

# 伊藤博文

伊藤之雄 著



## 創造近代日本之人

因為有這個男人 才有今天的日本 ——

伊藤博文其剛凌強直的一生歷經了冒著死罪出洋留學、討幕運動、條約改正、憲法制定、日清日俄戰爭、擔綱首任韓國統監，四度出任內閣總理大臣、首位樞密院議長、首位貴族院議長，本書道盡伊藤博文公爵波瀾壯闊六十八年的生涯。

# 伊藤博文(いとう ひろぶみ、1841年10月16日—1909年10月26日)

## 伊藤贈言

「不管看起來多麼剛強，在言行舉止上沒有餘裕及深意的人，成不了大事」

「即便是在此學業有成，自己的母國亡了，又是所為何來」

「真正的愛國心與勇氣並不是聳肩怒目這樣子的」

「恣意討論攸關國家存亡的外交，認為什麼皆能按照自己想法的人，大多是未經考驗的空論者」

「我們並無歷史。我們的歷史從現在開始。」（『ヘルツ日記』）

## 世人評價

「韓國人暗殺公一事，特別令人感到悲傷。何以這麼說，公乃是韓國人最好的朋友。日俄戰爭後，日本以強硬態度對待韓國，因而遭遇到無預期的反抗。陰謀及殺傷日本居留民的事件層出不窮。當時武斷派及東京的言論機關高唱應訴諸高壓手段，但只有公一人堅持平穩方針，不為所動。當時，韓國的政治態度徹尾腐敗。公透過時宜且正確的改革，讓韓國人體悟到，雖在日本統治下却幸福，以超過六十歲的高齡，接任統監這一艱難的職務。在歐州，有關韓國保護方面，許多人批評新統治的峻嚴。這些批評者卻完全無視於日本當局苦心經營的事實，例如創辦學校、改善農業、建設鐵路、開設道路、建設船舶及港灣，並且藉由日本人移民，向韓國國民示範了勤勉農夫、熟練工等的典範。我曾三次前往當地，目睹實際狀況，非常佩服。（略）當我在東京從公那裏聽到這些事時，就能夠清楚推知，公為了促進韓國及其人民的幸福，擁有著多麼令人尊敬的企劃，具有著多大的功績。」

——埃爾溫·貝爾茲 (Erwin von B lz) 德國內科醫生、人類學家

「雖然才疏學淺，但質樸不浮誇，余頗愛之」、「俊輔有周旋（政治）之才」。

——吉田松陰(明治維新的精神領袖及理論奠基者)

「即便伊藤所做的事有所過失，但卻無惡意，想到他是這樣公平為國，稱他為大政治家，應該也不為過吧。」

——尾崎行雄(擁有日本「議會政治之父」稱號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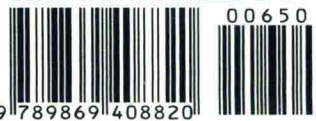
「伊藤公的死是日本的大損失」、「感嘆失去了明治維新的大功臣、憲法政治的大元首、冠絕古今的大偉人」

——宮武外骨(新聞史研究家、江戶明治期的世相風俗研究家)

建議陳列位置：  
近現代日本史、人物傳記

 讀書共和國  
www.bookrep.com.tw

ISBN 978-986-94088-2-0



# 伊藤 博文



創造近代日本之人

伊藤之雄 著  
李啟彰·鍾瑞芳 譯

# 伊藤博文

## 創造近代日本之人



作者 伊藤之雄(いとう ゆきお)  
譯者 李啟彰 鍾瑞芳  
總編輯 沈昭明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暨 曾大福  
出版總監  
出版 廣場出版  
發行 遠足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區民權路108-2號9樓  
電話 (02)2218-1417  
傳真 (02)8667-1851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E-Mail service@sinobooks.com.tw  
官方網站 <http://www.bookrep.com.tw/newsino/index.asp>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律師  
印刷 前進彩藝有限公司  
一版一刷 2017年3月  
定價 650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缺頁或破損請寄回〉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伊藤博文：創造近代日本之人 / 伊藤之雄著；李啟彰、  
鍾瑞芳譯。-- 一版。-- 新北市：廣場出版：  
遠足文化發行，2017.03  
面；15.5X23公分

ISBN 978-986-94088-2-0(平裝)

1.伊藤博文 2.傳記

783.18

106001696

<< ITO HIROFUMI KINDAI NIHON WO TSUKUTTA OTOKO >>

© Yukio Ito 2015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Complex Chines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AMANN CO., LTD. Taipei.

本書由日本講談社授權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廣場出版社發行繁體字中文版，  
版權所有，未經日本講談社書面同意，不得以任何方式作全面或局部翻印、仿製或轉載。

# 目錄

伊藤博文是輕佻膚淺的人嗎？——序言 002

兩種伊藤形象 002

為何沒有真正的伊藤傳記 003

時代左右的伊藤形象 004

本書的目的 008

## 第一部 青春篇

### 第1章

獲得木戶孝允的賞識——從東荷、荻到京都、江戶、英國

頑皮少年的成長 030

獲得來原良藏的賞識 033

與松蔭、木戶的相遇 034

吉田松蔭的影響 036

來原良藏的自盡 038

井上馨邀約偷渡至英國 040

在倫敦受到的衝擊 042

第2章 外交交渉場合の活躍——列強與薩摩藩

乘坐英國軍艦回國 045

負責長州藩的外交交渉 047

元治内亂的勝利 049

高杉與伊藤的暴走、木戶的出山 052

成功採購武器與薩摩藩 054

高杉、伊藤再度暴走 056

首任妻子すみ(sumi) 058

認識梅子、與すみの離婚 060

第3章 討幕之戰——不滿意的情報收集

超脫長州藩的意識 062

京都、大阪等方面的偵查 064

赴長崎出差 065

討幕戰前夕無所事事 067

維新政權的誕生與岡山藩兵的衝突事件 068

穩定新政府與列強間的關係 070

## 第二部 飛翔篇

### 第4章

與列強的交涉及知識的飛躍

——兵庫縣知事、大藏官僚

出任兵庫縣知事

074

建議廢藩置縣

075

木戶派的新進大藏官僚

077

推動實務與木戶的代理

081

美國考察更增添自信

083

女兒之死、家人移居東京

085

### 第5章

岩倉使節團的特命全權副使

——廢藩置縣、爭韓論的政變

理解到廢藩置縣的限度

088

絕望

090

木戶的好意

092

岩倉使節團的出發

093

與木戶間存在著若有似無的裂痕

096

與大久保、岩倉間的關係

098

征韓論政變的開始 101

「剛凌強直」伊藤的活躍 102

## 第6章 參議兼工部卿伊藤的實力——西南戰爭

三十二歲入閣 106

木戶對於出兵台灣（牡丹社事件）的憤怒 109

與木戶漸行漸遠 110

回應大久保的信任 112

大久保內務卿的代理人 113

斡旋大阪會議 114

對於恩人木戶的失望 117

島津久光與板垣的脫離 118

擁有超越木戶的權力 120

西南戰爭的指導角色 121

遭到怨恨 124



### 第三部 熱門篇

#### 第7章 開始建構伊藤體制——大久保利通的繼承者

就任參議兼內務卿 128

伊藤體制的形成 129

掌握陸軍 131

不流血設置沖繩縣 134

廢止參議兼任各省的卿 136

中止大隈募集外債 137

立憲政體的摸索 139

伊藤的立憲政體構想 141

對於元老院等的不信任 143

如何定位天皇大權 144

病弱的梅子夫人與生子 146

#### 第8章 對於大隈重信的憤怒——明治十四年的政變

熱海會議 148

大隈的背叛 150

「驚愕」 151

決心驅離大隈 152

右大臣岩倉等對於制定憲法感到焦慮 154

摒斥井上毅的意見 155

開拓使官有物出售問題 158

大隈包圍網的形成 160

政變與伊藤體制的確立 162

## 第9章 伊藤灌注在憲法調查上的熱忱——日本的傳統與歐化

「憲政政治」的抱負與重擔 165

罹患「神經症」 166

在柏林的辛勞與希望 169

遇見史坦恩 171

對憲法構想有了信心 173

引進君主機關說的構想 174

帶著自信回國 176

第10章 內治優先與日清協調——首任內閣總理大臣

- 甲申事件 178
- 自動請纓出任特派全權大使赴清 179
- 締結天津條約 181
- 發掘原敬 182
- 啟動大改革 183
- 建立近代內閣制度 185
- 培植新的官僚制度 187
- 主導宮中改革 189
- 決定陸軍改革的架構 190
- 關心修約 192
- 修約危機 194

第11章 確立日本的國家構造——大日本帝國憲法與明治天皇

- 擬定憲法草案 197
- 明治天皇的疑慮 199
- 塑造調停君主 200
- 成為首任樞密院議長 201

樞密院的審議過程 203

「欽定」憲法的公布 205

天皇對於君主機關說的評價 205

津田梅子眼中的伊藤 207

寵愛「貞奴」 209

成長中的女兒生子與嗣子勇吉 212

## 第四部 成熟編

### 第12章 出乎預料——大隈條約改正問題

與大隈重信合作 216

惡評如潮 218

天皇的深厚信任 220

放棄大隈外相 221

期盼山縣回國 223

山縣回國 225

猶豫不決的山縣 226

負起倒閣之責 227

黑田清隆等薩摩派的怨恨 229  
接受禮遇元勳的詔書 230

### 第13章 第一議會的困惑——憲法的運作與充實近代國家

以有秩序的進步為目標 232

修約新體制 234

青木外相的自尊心 235

首任貴族院議長 236

對井上毅的恩情與權力 237

阻止恢復神祈官 239

籌備第一議會 240

井上毅為伊藤鞠躬盡瘁 242

避免解散第一議會 245

### 第14章 守護明治憲法——第二次總選舉

對青木外相的不信任加深 248

天皇對大津事件的迅速因應 250

協助天皇 251

天皇的決斷 253

事件的結局 254

伊藤對組閣的慾望 255

對於政治的責任感 258

憲法停止的不安 261

掌握政權的企圖 263

守護憲法 266

與山縣間的「不愉快」 269

對修約考慮再三 271

親屬患疾 272

## 第15章 與民黨合作及條約改正——第二次伊藤內閣

「元勳總動員」內閣的成立 275

代理首相井上馨的負擔過重 277

療養中的伊藤親自出馬 279

以「和協」詔書守護憲法 281

告別井上毅 284

伊藤與陸奧搭檔開始進行修約交涉 286

修約的危機 289

伊藤的國際觀與「條約廢棄論」	291
「日本的命運就在我等的雙肩上」	294
憲法中止的危機	295
仰賴美國或英國	297
伊藤的愧疚	298

## 第16章 伊藤體制的興盛期——文官首相的日清戰爭

進入大本營參與軍事決策	300
正如預期	301
因應戰後的新體制摸索	303
前往廣島	305
在陸奧與井上馨協助下主導戰局	306
憂心山縣的健康問題	308
對旅順屠殺事件感到憤怒	309
解決山縣的困境	310
簽訂馬關條約	311
三國干涉	312
破格恩賞及對陸奧的關心	314
閔妃(明成皇后)殺害事件	316

對殺害事件感到震驚 317

建立日俄協商路線 319

與自由黨合作 322

鞏固日清戰後經營的方向 323

給自由黨的回報 325

陸奧啟程 326

急流勇退、伊藤內閣的結束 327

遷居、喜愛新屋 328

移建「滄浪閣」到大磯 329

兩個男孩的誕生與梅子夫人 331

## 第五部 夕陽篇

### 第17章 身為元老的強烈自尊心——第三次伊藤內閣

漫遊西日本紓解疲勞 334

對陸奧的失望 336

出席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大典 337

對伊藤的期待高漲 339



藉酒解悶 341

首席元老的權力與極限 342

第三次伊藤內閣、步履蹣跚的開始 344

對「憲法政治」危機的焦躁感 346

激進構想與精神疲倦 348

僅半年即陷入困境 351

倒閣、憔悴、錯亂 353

宮中改革的志向 355

十項宮中改革意見 356

伊藤體制的式微 358

伊藤博文的兩封遺書 361

## 第18章 休養與充電——清國遊歷、西日本演講遊說

隈板內閣的成立與清國之行 364

「憲法考試」結果「優等」 367

成立理想政黨的目標 370

準備創立政黨 372

再度提議宮中改革 373

日俄協商路線的動搖 375

義和團之亂與對山縣內閣的忠告 376

第19章 身體的衰弱與對於「憲法」政治的理想——創立立憲政友會、第四次伊藤內閣

創立立憲政友會 380

創立政友會的意圖 382

伊藤的政黨改造的實際情況 383

「勅許政黨」政友會 385

山縣首相的辭職 387

第四次組閣 388

山縣派官僚的反感 389

元老院制度、樞密院、貴族院的改革構想 392

財政方針的混亂 394

遞相原敬的活躍 396

元老們不願協助 398

壯志未酬的倒閣 400

第20章 國際協調與行政及國會間的和諧——致力於避免日俄對立

日俄協商還是日英同盟 401

英國的孤立與日本的不安 403

應先考慮日俄協商 405

伊藤渡歐與日英同盟的締結 406

日英同盟的內容與效力 409

日俄協商的可能性 410

希望桂太郎內閣「平安」 411

讓政友會不得不接受妥協案 413

## 第21章 與陛下之間的事不容他人置喙——日俄戰爭

俄國不履行第二期撤兵 416

默認強硬的日俄交涉 417

辭去政友會總裁之職 419

效率奇差的俄國決策 421

決定日俄開戰 423

被排除在大本營之外 425

受命為特派韓國大使 425

對韓方針 427

在戰爭上未能發揮積極的作用 429

成為西園寺公望內閣成立的證人 431

第六部 老境編

第22章

對韓國統治的抱負——伊藤韓國統監

- 簽訂第二次日韓協約 434
- 期待韓國的可能性 436
- 就任第一任韓國統監 437
- 伊藤的統治構想 438
- 也擔心滿州問題 442
- 第一年的展開 443
- 「合併」(併吞)是目標嗎？ 445
- 使用「合併」的理由 448
- 建立李完用內閣，以和諧為目標 449
- 獲得臣子的最高榮典 450
- 晚年的身體健康與家庭 451
- 與藝妓一起度過的晚年 454
- 與井上馨的友情 455
- 晚年與山縣、大隈、桂的交往 457
- 對已逝前輩的思念 460

第23章 「滄浪閣」之夢——韓國人與大磯町民

- 海牙密使事件 463
- 第三次日韓協約的締結 465
- 修改憲法體制失敗 466
- 韓國的宮中改革與韓國皇太子留學日本 469
- 韓國司法制度改革進展 471
- 與桂太郎合作 472
- 伊藤統監的辭意 475
- 韓國皇帝的南北巡幸 477
- 同意併吞，辭去統監之職 478
- 另一種的併吞 480
- 振奮精神，為司法權的委任而奔走 482
- 與大磯町民眾的接觸 484
- 沒有順道造訪的兩處故鄉 485
- 思鄉 488
- 到京都木戶孝允墓前祭拜 490

第24章 暗殺

關心遠東問題與滿州之行 491

在滿州決心追求和平 494

十月二十六日早上的哈爾濱火車站前 496

伊藤之死的衝擊 499

國葬 500

因伊藤被暗殺而改變的事 502

伊藤博文與日本、東亞——結語

政黨內閣與議會政治之父 505

從學習到創造國際秩序 509

「剛凌強直」的生涯 509

伊藤博文與安重根 510

後記 512

學術文庫版後記 515

註譯 517

主要參考文獻 551

伊藤博文

## 伊藤博文是輕佻膚淺的人嗎？——序言

### 兩種伊藤形象

伊藤博文，一八四一年（天保二二）九月二日生於長州，曾經擔任第一任首相等共計四任首相，其他還擔任過首任樞密院議長、首任貴族院議長等，是個擁有輝煌經歷的人。生涯中，他也曾經成爲擬訂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的主要人物，確立了日本的國家構造。最後，在辭掉首任韓國總監後，在一九〇九年（明治四二）十月二十六日，受到韓國民族主義者安重根的狙擊，六十八歲的生涯落幕（本書皆從實歲）。

近年來，每逢演講時，我常常以〈伊藤博文——創建近代日本〉爲演講主題，原因就是因爲這個主題很受聽衆的歡迎。但若是問到聽衆有關伊藤的印象時，多半會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印象。

其一爲，伊藤爲人輕佻淺薄，不具備做爲政治人物的風骨等，巧妙地遊走在長州出身的木戶孝允、薩摩出身的大久保利通，及公家出身的岩倉具視等人之間，進而躍登龍門、出人頭地。

而對於伊藤的評價則是，雖然以做爲制定德國式保守憲法的主要人物而聞名，但憲法的制定卻是受到佐賀出身的大隈重信等，以儘早開設國會及英國式政黨內閣制相逼，而不得不採取的作法。此外，明治憲法的擬定，實際上是得力於井上毅等法治官僚。與井上毅相比，伊藤並不太懂法律知識等。而爲了調查憲法，伊藤遠赴德國、奧地利達一年半，雖然有鍍金效果，但卻缺乏實質成果。

這一印象所以普及，主要還是拜著名歷史小說家的作品群所賜；而在學術圈中，雖然對法治官僚的井上毅



有高度評價，但卻也有不少著作不當貶抑伊藤。

另一個印象則是，第一任首相；制定保守反動憲法的中心人物，以致降低近代日本民主化的可能性；最後則是擔任韓國總監，彈壓韓國的民族主義，為安重根所殺的掌權者。幾乎所有國、高中的歷史教科書在談到伊藤時，都是採取類似上述的說法。大概在許多國、高中，就是以這樣的印象在上課吧。

此外，在這兩個印象之外，有不少人會對伊藤的另一個印象是沒有節制的女性關係。但那些被視為具有史料性質的根據，卻未必可信。將探討政治人物的女性關係與反權力的思想重疊在一起，這頗值得玩味。但在討論時卻必須要真正掌握何者為事實，然後將其與反權力的論述做區別。

### 為何沒有真正的伊藤傳記

在日本，伊藤博文是個有名的歷史人物。即便從中國、韓國等亞洲各國到日本來的留學生，大多也知道伊藤的名字及簡單的經歷。

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歷史學者或政治學者幾乎都不曾描述過伊藤的生涯。較知名者大致僅中村菊男《伊藤博文》（時事通信社，一九五八年）、岡義武〈首任首相——伊藤博文〉。<sup>2</sup>

兩本著作所引用的史料為，過去與伊藤有淵源的人物所編纂的春畝公追頒會編《伊藤博文傳》上中下卷（春畝公追頒會，一九四〇年）等，及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出版的傳記、回憶錄、政治評論等，俱為二手史料。

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圖書館等近代文書

館紛紛成立，其中不僅收藏了與伊藤相關的信件、日記、文書等，也有政治、外交、軍事方面的龐大新史料。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也出現許多運用一手史料所進行的有關伊藤生涯方面的政治、外交史的研究。

但儘管如此，目前卻還未出現任何著作，能夠活用這些新的一手史料或研究成果，在進行事實的確認後，描繪出伊藤的一生。

何以如此，最大的理由應該是，伊藤在一八七三年（明治六）三十二歲時即擔任參議兼工部卿，成為太政官制下內閣的一員，年紀輕輕即身居要職，此後直到一九〇九年（明治四二）六十八歲去世為止，一直處於政界中樞。因此，若是要描述伊藤的生涯，必需閱讀眾多領域的史料、理解新的研究。而隨著近年來日本近代史研究成果的增加，一個研究者要想完成這些，實有相當的困難。

### 受時代左右的伊藤形象

與上述史料問題也有所關連，伊藤博文的形象也深受時代的影響。

一九〇九年（明治四二）十月二十六，伊藤被暗殺後不久，在國民之間，伊藤的人氣相當高（見本書第二四章）。這是因為從自由民權運動以來，那些批評伊藤為藩閥權力者的人，當日本成為立憲國家、政黨勢力抬頭，並在日清戰爭及日俄戰爭也獲得勝利後，其中有許多人開始讚許伊藤的「業績」。甚至連當時的重要雜誌《太陽》也出版名為《伊藤博文公》的臨時增刊號。<sup>3</sup>

在《伊藤博文公》臨時增刊號的《伊藤公爵略傳》中，開頭處有段以下文章。其中不僅將伊藤的一生與近

代日本的發展重疊在一起，並認為伊藤是個擁有非凡才能的人物，痛惜其死。

那些評論舉世公認為「近世」（當代）政治家伊藤公一生事業的人，必定會聯想到「王侯將相寧有種」這句古語吧！（中略）伊藤克服了自己的境遇，進入到世界性的大舞台，受到歐美列強的注目。（日俄戰爭後）在東西文明融合，已逐漸形成一大潮流的現在，相信若伊藤公還在世應該能發揮其「非凡的能力」。

此外，列強也予以伊藤高度評價，例如，在伊藤擔任韓國統監時，英國外交官即讚賞伊藤在韓國統治期間，能與列強多方協調。<sup>4</sup>

二十年後，到了昭和初期，日本進入了政黨政治時代，所謂的明治熱潮高漲，因此對於日本的近代化與發展，特別是建立立憲政治的明治時代及明治天皇等，都加以理想化。在這段時期，哈爾濱豎立起伊藤的銅像、漢城則建立博文寺等，可見伊藤持續受到高度的評價。<sup>5</sup>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九月的滿州事變後，軍部抬頭，政黨政治時代結束，議會的權力也逐漸衰退。此時出現了一種現象，即藉由彰顯伊藤與明治天皇共同制定的憲法及「憲法政治」，來守護議會政治，以抑制軍部的專橫。前文曾提及與伊藤有淵源者所編纂的《伊藤博文傳》上中下卷（一九四〇年），其出版也與此有關。而馬場恒吾《伊藤博文》（一九四二年）及鈴木安藏《評價伊藤博文》（一九四四年）等書，其寫作意圖也是如此。

但當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戰敗後，伊藤的評價也有了大幅改變。其理由為，「天皇主權」的明治憲法被視為是太平洋戰爭的原因之一，因而遭到否定；取而代之的是強調主權在民等的新日本國憲法，而新憲法則於一

九四七年五月施行。

例如一九五三年出版的阿倍眞之助〈伊藤博文〉（《近代政治家評傳》）中，其對於伊藤所擬定的明治憲法，就有如下的否定性敘述。

伊藤「作為制定日本憲法之父」，在日本逐漸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被視為確立一個時代的人物，因而「不朽功績受到讚揚。但對於民主化這樣的事情，他卻根本不予考慮。」因為其本意就在於，盡可能保存「君主專制」的體制。「他為了調查憲法制度，受命前往海外時，卻無視於被稱為議會政治的祖國英國，一路直奔德國。當時的德國在威廉一世的統治下，為歐洲最強力行使君權的國家。國會雖有似無。從他取法德國這點即不難了解其意圖。」（一一四、一一五頁）

但阿倍書中卻刻意忽視一個事實，即在制定明治憲法之前，伊藤在歐洲進行將近一年半左右的憲法調查，他曾經在英國停留達兩個月（見本書第九章）。

此外，正如下述，阿倍也以極為嚴厲的口吻評論被安重根所暗殺的伊藤。

過去，對於韓國人成為伊藤韓國經營的犧牲者一事，我們從不加以反省。「我們是在戰敗亡國以後，才親身體驗到沒有獨立的民族是如何的不幸。」我們必須重新省思的是，伊藤在死時所說的「笨蛋的傢伙」，這個「笨蛋的傢伙」究竟是指暗殺者，還是為無止境征服慾望所遮蔽的日本人。（一〇〇、

因此，想把伊藤歸為壞人角色的阿倍，其筆下所描述的伊藤形象，爲了維持權勢「費盡心思」，「忠於君國的至誠、保護自身的狡猾、對於自己人的至情，與打倒敵人的冷酷」等等，「交集於心中」，無法理解「他的偉大」。再者，「即便對於女人，也是採取飢不擇食主義，不問美醜，只求儘早下手」，「傾向於利用在上位者的權勢」等，但其根據僅是阿倍所舉出來的事例，即是在偶然的機會裡遇到伊藤在統監時代的妾，問題是這一事例本身真相不明，內容也相當怪誕（？）。（同前九七、九九頁）

而阿倍筆下的伊藤形象，也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形成的伊藤形象的一種典型。<sup>6</sup>

在此之後，也曾出現像中村菊男《伊藤博文》（一九五八年）這樣的著作。他從下列觀點來評價伊藤。「若考慮到十九世紀後半到二十世紀初期日本所處的環境時，以一個政治人物而言，伊藤所建立的功績可說已經是最好的了。」

但從岡武義〈首任首相——伊藤博文〉（收錄於《近代日本の政治家》一九六〇年舊版，一九七九年新版）一文基本上是繼承阿倍的論調的事實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阿倍塑造的伊藤形象儼然成爲主流。

而以此伊藤形象爲根本，有如樹的分枝一般，本文一開頭所提及的兩種伊藤形象普遍流傳開來。

其他方面，美國學者所寫的伊藤論有喬治·阿基拉的《明治立憲與伊藤博文》（一九七一年）；而佐佐木隆《伊藤博文的情報戰略》（一九九九年）則將焦點放在伊藤博文的情報能力。但因為這些著作並未全面討論伊藤的一生，因此對伊藤的評價也未必是完整且公允的。

## 本書的目的

本書著重一手史料，包含伊藤本身，或與伊藤直接相關的政治人物、親屬等的信函、日記、文件等；此外，也留心這些人的回憶錄及當時的報紙、雜誌等的報導，藉此試著探尋伊藤的真實面貌。

而從這些史料爬梳出的結果為，伊藤是個有理念的政治人物，是個擁有「剛凌強直」（剛強、嚴正、真誠）性格的人。

「剛凌強直」一詞雖是幕末以來一直提攜伊藤的木戶孝允，在一八七三年（明治六）時對三十二歲的伊藤所給的評價，但它也是伊藤的立身處世之道，而貫通其中的信念即是：隨時都有連地位、性命皆可拋棄的覺悟；同時「剛凌強直」一詞也代表著維新時四處奔走的志氣，以及在這過程中，對壯志未酬的同志們的責任感。

伊藤大概從五十歲左右開始，亦即一八九二年八月成立第二次內閣以後，他的政治行為上較過去以來更加成熟。但正如他擔任韓國統監，勞心勞力，壽命都縮短所顯示的，終其一生，在其深處一直都存在著「剛凌強直」的特質。

此時正值伊藤沒後百年，本書想透過仔細追溯伊藤的生涯與其所處的時代，重新思考從明治維新以來激盪的日本近代，這也算是個以寬廣視野來考察現代改革的良機吧！此外，藉由伊藤有如戲劇般起伏跌宕的一生，我們也可以體驗人的成長、喜怒哀樂、親情、青春時期的希望、成熟期的自信與過度自信，以及面臨老境時的心中糾葛；這同時也算是個能夠反觀自我人生的機會吧！

# 目錄

伊藤博文是輕佻膚淺的人嗎？——序言 002

兩種伊藤形象 002

為何沒有真正的伊藤傳記 003

時代左右的伊藤形象 004

本書的目的 008

## 第一部 青春篇

第1章 獲得木戶孝允的賞識——從束荷、荻到京都、江戶、英國

頑皮少年的成長 030

獲得來原良藏的賞識 033

與松蔭、木戶的相遇 034

吉田松蔭的影響 036

來原良藏的自盡 038

井上馨邀約偷渡至英國 040

在倫敦受到的衝擊 042

第2章 外交交渉場合の活躍——列強與薩摩藩

乘坐英國軍艦回國 045

負責長州藩的外交交渉 047

元治內亂的勝利 049

高杉與伊藤的暴走、木戶的出山 052

成功採購武器與薩摩藩 054

高杉、伊藤再度暴走 056

首任妻子すみ(sumi) 058

認識梅子、與すみの離婚 060

第3章 討幕之戰——不滿意的情報收集

超脫長州藩的意識 062

京都、大阪等方面的偵查 064

赴長崎出差 065

討幕戰前夕無所事事 067

維新政權的誕生與岡山藩兵的衝突事件 068

穩定新政府與列強間的關係 070



## 第二部 飛翔篇

### 第4章

與列強的交涉及知識的飛躍

——兵庫縣知事、大藏官僚

出任兵庫縣知事 074

建議廢藩置縣 075

木戶派的新進大藏官僚 077

推動實務與木戶的代理 081

美國考察更增添自信 083

女兒之死、家人移居東京 085

### 第5章

岩倉使節團的特命全權副使

——廢藩置縣、爭韓論的政變

理解到廢藩置縣的限度 088

絕望 090

木戶的好意 092

岩倉使節團的出發 093

與木戶間存在著若有似無的裂痕

096

與大久保、岩倉間的關係 098

征韓論政變的開始

101

「剛凌強直」伊藤的活躍

102

## 第6章

參議兼工部卿伊藤的實力——西南戰爭

三十二歲入閣

106

木戶對於出兵台灣（牡丹社事件）的憤怒

109

與木戶漸行漸遠

110

回應大久保的信任

112

大久保內務卿的代理人

113

斡旋大阪會議

114

對於恩人木戶的失望

117

島津久光與板垣的脫離

118

擁有超越木戶的權力

120

西南戰爭的指導角色

121

遭到怨恨

124

### 第三部 熱門篇

#### 第7章 開始建構伊藤體制——大久保利通的繼承者

就任參議兼內務卿 128

伊藤體制的形成 129

掌握陸軍 131

不流血設置沖繩縣 134

廢止參議兼任各省的卿 136

中止大隈募集外債 137

立憲政體的摸索 139

伊藤的立憲政體構想 141

對於元老院等的不信任 143

如何定位天皇大權 144

病弱的梅子夫人與生子 146

#### 第8章 對於大隈重信的憤怒——明治十四年的政變

熱海會議 148

大隈的背叛 150

「驚愕」 151

決心驅離大隈 152

右大臣岩倉等對於制定憲法感到焦慮 154

摒斥井上毅的意見 155

開拓使官有物出售問題 158

大隈包圍網的形成 160

政變與伊藤體制的確立 162

## 第9章

伊藤灌注在憲法調查上的熱忱——日本的傳統與歐化

「憲政政治」的抱負與重擔 165

罹患「神經症」 166

在柏林的辛勞與希望 169

遇見史坦恩 171

對憲法構想有了信心 173

引進君主機關說的構想 174

帶著自信回國 176

第10章 內治優先與日清協調——首任內閣總理大臣

甲申事件 178

自動請纓出任特派全權大使赴清 179

締結天津條約 181

發掘原敬 182

啟動大改革 183

建立近代內閣制度 185

培植新的官僚制度 187

主導宮中改革 189

決定陸軍改革的架構 190

關心修約 192

修約危機 194

第11章 確立日本的國家構造——大日本帝國憲法與明治天皇

擬定憲法草案 197

明治天皇的疑慮 199

塑造調停君主 200

成為首任樞密院議長 201

樞密院的審議過程 203

「欽定」憲法的公布 205

天皇對於君主機關說的評價 205

津田梅子眼中的伊藤 207

寵愛「貞奴」 209

成長中的女兒生子與嗣子勇吉 212

## 第四部 成熟編

### 第12章 出乎預料——大隈條約改正問題

與大隈重信合作 216

惡評如潮 218

天皇的深厚信任 220

放棄大隈外相 221

期盼山縣回國 223

山縣回國 225

猶豫不決的山縣 226

負起倒閣之責 227

黑田清隆等薩摩派的怨恨  
接受禮遇元勳的詔書 229  
230

第13章 第一議會的困惑——憲法的運作與充實近代國家

以有秩序的進步為目標 232

修約新體制 234

青木外相的自尊心 235

首任貴族院議長 236

對井上毅的恩情與權力 237

阻止恢復神祈官 239

籌備第一議會 240

井上毅為伊藤鞠躬盡瘁 242

避免解散第一議會 245

第14章 守護明治憲法——第二次總選舉

對青木外相的不信任加深 248

天皇對天津事件的迅速因應 250

協助天皇 251

天皇的決斷

253

事件的結局

254

伊藤對組閣的慾望

255

對於政治的責任感

258

憲法停止的不安

261

掌握政權的企圖

263

守護憲法

266

與山縣間的「不愉快」

269

對修約考慮再三

271

親屬患疾

272

## 第15章

### 與民黨合作及條約改正

### 第二次伊藤內閣

「元勳總動員」內閣的成立

275

代理首相井上馨的負擔過重

277

療養中的伊藤親自出馬

279

以「和協」詔書守護憲法

281

告別井上毅

284

伊藤與陸奧搭檔開始進行修約交涉

286

修約的危機

289



第16章

伊藤體制的興盛期——文官首相的日清戰爭

- 伊藤的國際觀與「條約廢棄論」 291  
「日本的命運就在我等的雙肩上」 294  
憲法中止的危機 295  
仰賴美國或英國 297  
伊藤的愧疚 298  
進入大本營參與軍事決策 300  
正如預期 301  
因應戰後的新體制摸索 303  
前往廣島 305  
在陸奧與井上馨協助下主導戰局 306  
憂心山縣的健康問題 308  
對旅順屠殺事件感到憤怒 309  
解決山縣的困境 310  
簽訂馬關條約 311  
三國干涉 312  
破格恩賞及對陸奧的關心 314  
閔妃(明成皇后)殺害事件 316

對殺害事件感到震驚 317

建立日俄協商路線 319

與自由黨合作 322

鞏固日清戰後經營的方向 323

給自由黨的回報 325

陸奧啟程 326

急流勇退、伊藤內閣的結束 327

遷居、喜愛新屋 328

移建「滄浪閣」到大磯 329

兩個男孩的誕生與梅子夫人 331

## 第五部 夕陽篇

### 第17章 身為元老的強烈自尊心——第三次伊藤內閣

漫遊西日本紓解疲勞 334

對陸奧的失望 336

出席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大典 337

對伊藤的期待高漲 339

藉酒解悶 341

首席元老的權力與極限 342

第三次伊藤內閣、步履蹣跚的開始 344

對「憲法政治」危機的焦躁感 346

激進構想與精神疲倦 348

僅半年即陷入困境 351

倒閣、憔悴、錯亂 353

宮中改革的志向 355

十項宮中改革意見 356

伊藤體制的式微 358

伊藤博文的兩封遺書 361

## 第18章

### 休養與充電——清國遊歷、西日本演講遊說

隈板內閣的成立與清國之行 364

「憲法考試」結果「優等」 367

成立理想政黨的目標 370

準備創立政黨 372

再度提議宮中改革 373

日俄協商路線的動搖 375

義和團之亂與對山縣內閣的忠告 376

第19章

身體的衰弱與對於「憲法」政治的理想——創立立憲政友會、第四次伊藤內閣

創立立憲政友會 380

創立政友會的意圖 382

伊藤的政黨改造的實際情況 383

「勅許政黨」政友會 385

山縣首相的辭職 387

第四次組閣 388

山縣派官僚的反感 389

元老院制度、樞密院、貴族院的改革構想 392

財政方針的混亂 394

遞相原敬的活躍 396

元老們不願協助 398

壯志未酬的倒閣 400

第20章

國際協調與行政及國會間的和諧——致力於避免日俄對立

日俄協商還是日英同盟 401

第21章

與陛下之間的事不容他人置喙——日俄戰爭

- 英國的孤立與日本的不安 403  
應先考慮日俄協商 405  
伊藤渡歐與日英同盟的締結 406  
日英同盟的內容與效力 409  
日俄協商的可能性 410  
希望桂太郎內閣「平安」 411  
讓政友會不得不接受妥協案 413
- 俄國不履行第二期撤兵 416  
默認強硬的日俄交涉 417  
辭去政友會總裁之職 419  
效率奇差的俄國決策 421  
決定日俄開戰 423  
被排除在大本營之外 425  
受命為特派韓國大使 425  
對韓方針 427
- 在戰爭上未能發揮積極的作用 429  
成為西園寺公望內閣成立的證人 431

第六部 老境編

第22章 對韓國統治的抱負——伊藤韓國統監

- 簽訂第二次日韓協約 434  
期待韓國的可能性 436  
就任第一任韓國統監 437  
伊藤的統治構想 438  
也擔心滿州問題 442  
第一年的展開 443  
「合併」(併吞)是目標嗎？ 445  
使用「合併」的理由 448  
建立李完用內閣，以和諧為目標 449  
獲得臣子的最高榮典 450  
晚年的身體健康與家庭 451  
與藝妓一起度過的晚年 454  
與井上馨的友情 455  
晚年與山縣、大隈、桂的交往 457  
對已逝前輩的思念 460

第23章 「滄浪閣」之夢——韓國人與大磯町民

- 海牙密使事件 463
- 第三次日韓協約的締結 465
- 修改憲法體制失敗 466
- 韓國的宮中改革與韓國皇太子留學日本 469
- 韓國司法制度改革進展 471
- 與桂太郎合作 472
- 伊藤統監的辭意 475
- 韓國皇帝的南北巡幸 477
- 同意併吞，辭去統監之職 478
- 另一種的併吞 480
- 振奮精神，為司法權的委任而奔走 482
- 與大磯町民眾的接觸 484
- 沒有順道造訪的兩處故鄉 485
- 思鄉 488
- 到京都木戶孝允墓前祭拜 490

第24章 暗殺

關心遠東問題與滿州之行 491

在滿州決心追求和平 494

十月二十六日早上的哈爾濱火車站前 496

伊藤之死的衝擊 499

國葬 500

因伊藤被暗殺而改變的事 502

伊藤博文與日本、東亞——結語

政黨內閣與議會政治之父 505

從學習到創造國際秩序 509

「剛凌強直」的生涯 509

伊藤博文與安重根 510

後記 512

學術文庫版後記 515

註譯 517

主要參考文獻 551



有關本文中的記述，統一如下。

一、舊曆明治五年十二月三日爲陽曆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一月一日。考慮到若將舊曆改爲西曆時，年月日將會出現誤差，因此在記載方面，舊曆以日本的年號爲主，而在採用陽曆後的年月日則以西曆爲主。

一、清國及後來的中華民國所屬東北地方——「滿州」，僅稱之爲滿州。

一、當時，「朝鮮」、「韓國」等稱呼，混合使用，本文區隔如下：在一八九七年十月十二日改國號爲大韓之前，稱爲朝鮮國；之後，原則上稱爲韓國；而在日本併吞韓國後，則稱之爲朝鮮。

一、文中人物官職的註記，並不區別前任或曾任，一律記載爲前任。

有關所引用史料的記述方面，在讀者易讀爲第一的考量下，統一如下。

一、有關字彙方面，舊漢字或異體字等，原則上改爲常用漢字，艱澀漢字則附上假名。此外，除了常用的片假名外，全部統一爲平假名。

一、史料中，將適度加上標點符號。史料中的平假名，若有必要時，將改爲濁音。

一、史料中，史料作者的註記以（○）表示；伊藤之雄的註記則以（◇）表示。此外，在以現代文簡述史料的部分，也同此。

一、若錯別字或誤植等相當明確時，也可能不特別註記，即與訂正。



第一部

# 青春篇

## 獲得木戶孝允的賞識——從束荷、荻到京都、江戶、英國

### 頑皮少年的成長

天保二二年（一八四二）九月二日，伊藤博文出生在周防國熊毛郡束荷村（今山口縣光市），父親林十藏（日後改名爲重藏），母親琴（日後改名爲琴子），伊藤爲其長子。十藏夫婦結婚三年都還沒有小孩，因此便向村中的天滿宮祈願，之後生下第一個孩子伊藤博文。伊藤小時名叫林利助（日後改爲利介、利輔），出生日期若換算成陽曆爲西元一八四一年十月十六日，當時父親二十四歲，母親二十二歲。

十藏的本家林惣左衛門爲當時束荷村的「庄屋」，十藏則擔任協助「庄屋」的「畔頭」。但十藏名下的田產僅水田五段、旱地兩段及山林地六段，經濟條件談不上優渥。正如「五段（反）百姓」這句有著鄙視意味的說法，當時做爲自耕農要維持一般水準的生活必須要擁有五段的兩倍，約一町左右的耕地。

伊藤出生的前一年，英國與清朝發生鴉片戰爭；而在伊藤將滿一歲生日的前夕，英國獲勝，清朝將香港割讓英國。在伊藤滿十二歲的三個月前，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里率領軍艦來到浦賀。就在歐美列強入侵遠東的浪潮席捲而來之中，伊藤逐步成長。

在伊藤出生前十年之間，許多日後活躍於幕末維新時期的英才陸續出生。就其順序而言，吉田松蔭早伊藤十一年，木戶孝允早八年，井上馨早六年，山縣有朋早三年，高杉晉作早二年，久坂玄瑞（日後成爲禁門之變的指導者，自盡）早一年。這群英才主導維新與明治國家，年齡都極爲相近，伊藤則是他們的晚輩。

長門、周防兩國（現今山口縣）雖由萩藩與三個支藩共同治理，但除非特別必要，書中皆將其統稱為長州藩，該地的人則統稱長州出身。

弘化三年（一八四六），伊藤父親十藏因為發生「引負」而導致破產。所謂「引負」即是虧空，十藏擅自將農民繳稅的玄米，挪用他處。十藏身體健壯、頭腦靈活，處理事情乾淨俐落，而個性則十分好強。至於造成「引負」的原因究竟是為了幫助貧民，或是天災，還是因為海派的交際應酬所造成的結果，真相已不得而知。

與其破產，留在東荷村忍受屈辱，十藏選擇前往萩（現今山口縣萩市）尋求東山再起的機會。他將妻兒託付給同在東荷村的妻子娘家。這是伊藤五歲那年的事。

之後十藏隻身前往萩，在「足輕」伊藤直右衛門手下做事，十分獲得信賴。三年後，十藏將留在家鄉的妻兒接到萩一起生活。而伊藤直右衛門儘管即將八十歲，但卻沒有子嗣。於是在嘉永七年（安政元年）元旦，十藏成為伊藤直右衛門的養子，而伊藤母親即帶著十三歲的伊藤搬到伊藤直右衛門處。因為如此，原是農民的伊藤博文便升格為「足輕」的身分。<sup>2</sup>

少年時代的伊藤，個性如何？在東荷村和萩又是過著什麼樣的生活呢？

依據比伊藤大九個月，小時玩伴的林丑之助的描述，在東荷村時，兩人常常一起遊玩，比賽相撲、爬樹，到河邊釣魚、游泳等，伊藤體力較好，所以玩相撲時總是伊藤獲勝。此外，伊藤從小個性就非常好強，常常自稱是武士，撿拾木條或竹片插在腰間。伊藤和一般的農家小孩並不一樣。

這或許是因為伊藤認為自己的遠祖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紀後半的武將林淡路守通起。因為毛利氏家老的賞識，林通起成為熊毛郡內東荷村等五個村落的「目代」，並定居於東荷村，因此，據說林家歷代都擔任「庄屋」或「畔頭」的職務。

伊藤會回想，在八歲隨父母移居到荻之前，曾跟隨束荷村的教書先生三隅勘太郎學習識字。

之後，「十一、十二歲左右」成爲久保五郎左衛門的門下弟子，久保塾爲荻的長州藩子弟們的入門學校。當時久保塾有七、八十名學生，伊藤雖然表現良好，但就是無法勝過吉田稔磨（長州藩「土雇」〔準武士〕的長子，池田屋事件後，自裁）。吉田稔磨後來進入吉田松蔭的松下村塾讀書，是個與久坂玄瑞、高杉晉作並稱的人物。

伊藤會回想，塾長久保五郎左衛門是個學究型人物，雖然只是教授學生讀書、詩文、習字，但因爲熱心教導，因此對於長州藩子弟的學習，帶來良好的影響。<sup>3</sup>

回顧伊藤的少年時代，值得注目的事件爲父親的破產。由於父子共同度過這個難關，這對伊藤造成兩個影響。第一爲伊藤的命運自此展開。前往荻，成爲足輕之子，正因爲如此，伊藤才能進入好的私塾，進而能夠在學問上嶄露頭角；此外，這也開啓了日後伊藤以長州藩士身份參與維新之路。

第二爲隻身前往荻的父親，三年後能將妻兒接到身邊。這件事應該讓少年伊藤養成樂天的人生觀，即使面對困難，只要努力便能有所轉機，以及對於父親（人）的信任。伊藤原本就是在雙親殷切期待之下所出生的唯一一男丁，因此自然受到父母的百般疼愛。而新的養祖母也非常疼愛伊藤。甚至常常因爲擔心伊藤打瞌睡而感冒，特地到起居室來看伊藤。

日後伊藤能成爲一位極爲成功的政治家，能信任人並且樂觀的性格具有極大的幫助。往後的歲月中，伊藤獲得木戶孝允、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明治天皇等不同背景人的信任，並將井上馨視爲終生摯友，也得到陸奧宗光、西園寺公望、原敬等人的追隨。正如本書中將展開的具體描述，伊藤所以能夠吸引這麼多人，其魅力就在於性格誠實、眼光長遠，加上實事求是、靈活應對，以及堅持理念不輕易動搖。正因爲堅持理念，伊藤有時會有較激烈的行爲。但另一方面，伊藤也有著能夠信賴他人的優點，嚴厲與親切彼此互補，這也是伊藤的另

一種魅力。

### 獲得來原良藏的賞識

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培里率領艦隊來到浦賀。翌年，兩國締結日美和親條約，開放下田、箱館（函館）兩港。之後，德川幕府陸續與英、荷、俄、法等國，簽訂相同條約。其間，幕府命令各藩對於江戶灣、相模（現今神奈川）、房總（現今千葉）沿岸，進行警戒防備。

長州藩負責相模國鎌倉郡的部分地區及三浦郡。安政三年（一八五六）九月，伊藤十四歲，他以「手付」身份被分派到相模國宮田御備場，與三十四、五名同輩一同前往，並於當地搭建小屋駐守。所謂「手付」乃指身分地位較低者跟隨長官，協助長官執行事務。

翌年，安政四年二月，伊藤遇見在當地擔任「作事吟味役」的來原良藏，並成爲他的「手付」。來原良藏認爲伊藤有才能，便在執勤的小屋中教導伊藤讀書。

日後，伊藤回憶來原時，提到他是個「豪膽」且「具有相當的自制力，學識淵博，真正稱得上是個文武兼備的人」；並談到，日後自己再也不曾見過這般具有堅強意志的人。此外，在寫給父親的信中，伊藤也提到，跟著來原努力讀書，飯量大等，精神抖擻，生活充實。<sup>4</sup>

但因爲伊藤在相模的勤務爲一年，安政四年秋天勤務結束。爲了讓伊藤回到荻後也能夠跟著吉田松蔭進一步學習，來原寫了推薦信。因爲如此，回到荻後，伊藤獲准進入吉田松蔭的松下村塾。

## 與松蔭、木戶的相遇

松下村塾中，當年久保塾的同窗才子吉田稔麿也在。家中的書籍一旦讀完，稔麿便將其送給伊藤。當父親問起時，稔麿則回答，已經讀過的書，不需再讀第二遍，因此要以「無用之物」，「助有用之才」。<sup>5</sup>這段小故事不僅傳達出稔麿的心胸寬大，同時也凸顯出伊藤的坦率性格，伊藤敬愛比自己更有才能的稔麿，也獲得稔麿的惺惺相惜。

就在伊藤進入松下村塾的一年前，松下村塾便開始在荻城東邊活動，因為吉田松蔭主張親身實踐，加上其熱情與入塾不拘身分等，松下村塾廣受好評。

伊藤進入松下村塾的隔年，安政五年（一八五八）七月，長州藩要遴選六名青年到京都學習時勢。六人當中的四人是由吉田松蔭從塾生中挑選推薦。這四人分別是，伊藤、杉山松介（日後在池田屋事件中重傷，死亡）、伊藤傳之輔、岡仙吉。松蔭如此評論門下英才，杉山有「才」，伊藤傳之輔有「勇」，岡仙吉則「沉靜」而有「志」。

伊藤因為進入松下村塾而被選為四人之一，因為如此也被視為長州藩的青年才俊而受到注目。但吉田松蔭又是如何看待伊藤的呢？

同年六月松蔭在寫給門下弟子久坂玄瑞信中，如此評價：「利介（伊藤博文）又有所寸進，或許會成為周旋家」（伊藤的學問又有所進步，可能會成為出色的談判人才）。<sup>7</sup>

此外，同年十月，吉田松蔭如此描述伊藤：「雖然才疏學淺，但質樸不浮誇，余頗愛之」（才能不特別出眾，學識也還不足，但個性正直又簡樸，我非常喜愛這個弟子）。<sup>8</sup>

與同樣被派遣到京都，年齡較長的杉山松介等門生相較，在松蔭眼中，將年僅十六歲的伊藤評為「才疏學



淺」，並不奇怪。但吉田松蔭卻看出伊藤人緣好又善於交涉的特質，並喜愛其誠實正直的性格。

從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對於吉田松蔭用來評論伊藤時所使用的「周旋家」一詞，即有這樣的解釋，吉田松蔭並非指伊藤具有「英雄豪傑的資質」，而是「看出伊藤有著處事圓融的政治家資質」。有不少的著作也引用著名評論家馬場的解釋，來評論伊藤。但這是因為他們並未徹底讀過與伊藤相關的 firsthand 史料之故。松蔭所指的「周旋家」乃是指受人歡迎又善於交涉的意思，與本書開頭所提及的木戶評論伊藤時所說的「剛凌強直」並不矛盾。從幕末到維新初期，以西鄉、大久保、木戶和岩倉等人為中心，推翻了日本近世的舊體制。但舉例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亞洲、非洲等地，推翻舊體制，建立許多革命政權，但其中能夠落實議會政治，成功實現近代化的國家，卻極為罕見。由此可知，相較於維新第一代所擔負的工作，明治維新後，伊藤完成了重建日本為近代化國家的，更為艱鉅的工作。就這點而言，伊藤是個「英雄」。

另一方面，安政五年（一八五八）七月至十月初，被選為長州藩六位青年代表之一的伊藤，被派遣到京都。在那段期間，伊藤與同樣被選派到京都的山縣有朋（小介、狂介）開始有了密切交往。山縣較伊藤年長三歲，尚未進入松蔭門下。伊藤身高約五尺三寸（約一六〇點六公分），雖比當時平均身高略高，但卻比高個子的山縣矮約十公分。對於山縣的印象應該是，高個子、個性認真、不多話的男子。此後，直到伊藤過世為止，兩人維持了五十年以上的友誼。

從京都回來後，直到安政六年六月為止，伊藤與約二十人的同伴在來原良藏的率領下，作為其「手付」，

跟隨他到長崎，在此學習練兵及砲術等，生活十分充實。

之後，來原將伊藤託付給妻舅木戶孝允（桂小五郎），讓他得以在江戶進修。來原娶木戶的妹妹為妻。同年九月，伊藤擔任木戶的「手付」，從荻出發，自十月中旬開始與木戶共同住在江戶的長州藩邸。

木戶雖出生於長州藩醫（俸祿二十石）家庭，但在滿七歲前卻成爲中級藩士桂九郎兵衛的養子。桂家俸祿原爲一百五十石，但因爲不得不以木戶爲「末期養子（膝下無子嗣的家主因爲病重等緊急情況而臨時收養養子）」，因而被縮減爲九十石。但即便如此，若本身優秀，則可能於藩政中擔任要職，這是木戶於少年時代所獲得的機會。事實上，木戶不但「識大體，知分寸」，且「通曉和、漢學問」，<sup>10</sup>

在長州藩中，步步高升。而伊藤也因爲來原的介紹，受到木戶的注意，進一步擴大了未來的可能性。

此外，就伊藤而言，有件事其重要性並不亞於與木戶間的關係，那就是在江戶認識了他的終生好友井上馨（志道聞多），日後更結爲政治同盟。井上馨較伊藤年長六歲，生於中級武士家庭，雖然同樣住在荻，但因爲井上進入藩校明倫館學習，因而在這之前兩人並不認識。

## 吉田松蔭的影響

安政六年（一八五九）十月二十七日，就在伊藤跟隨木戶到江戶後還不到半個月的時間，吉田松蔭被幕府判處死罪，當天即在江戶小傳馬町（日本橋北邊）的牢房內執行。這是因爲吉田松蔭企圖偷渡至外國，以及批判幕府的緣故。

二十九日，伊藤隨著木戶和松下村塾的兩名弟子來到牢獄旁的小塚原的回向院領取屍體。

吉田松蔭的屍體被塞在木桶裡，全身赤裸，屍首分離，髮髻散亂，臉上有著血漬，伊藤等人見此，憤慨萬分。連忙將松蔭的髮髻重綁，用水洗去血漬，但當要用水勺把手接合屍首時，卻被幕府官員制止。於是便讓松蔭的屍體穿上木戶等人穿的襯衣與內衣，再用伊藤的腰帶繫上，將頭顱放在屍體上收到甕裡，暫時予以埋葬，而地點則在同月七日被處死的橋本左內（越前藩士）之墓的左方。<sup>12</sup>從上述行動可以肯定的是，吉田松蔭被處死後，十八歲的伊藤是非常尊敬松蔭的。

那麼，伊藤又從吉田松蔭身上學到什麼呢？因為伊藤本人並未特別提起，此處便試著將松蔭與伊藤兩人的思想、行動做個比較。

第一，否定既有的制度，爲了改革，認爲需有藩主或天皇這樣絕對性的角色。

松蔭主張對藩主要有絕對的「忠誠」。但這非指對於藩主毛利敬親的單純服從，而是要讓毛利敬親意識到「尊攘的大義」。也因爲如此，吉田松蔭敵視「俗論派」。所謂「俗論派」即是，服從幕府，相較於藩主的意見，更重視長州藩的延續及保全自己的身分地位。吉田松蔭的想法與其說是近代意識，不如說是從復古的封建意識中所衍生的。但與松蔭所謂的藩主——松蔭這樣直接的「忠誠」關係相對抗的「俗論派」的「家臣團」的這一構圖，與天皇——松蔭及與其對抗的「幕府」的這一構圖，兩者本質相同。<sup>13</sup>

正如後面將敘述的，從偷渡到英國後，伊藤便折服於西歐的近代文明，捨棄攘夷主張，逐漸地將「忠誠」的對象從長州藩與藩主轉換爲天皇，從明治初年開始主張廢藩置縣，以建立立憲國家（伊藤所謂的「憲法政治」）爲目標。捨棄攘夷，以天皇做爲「忠誠」對象，就這點而言，伊藤的主張異於吉田松蔭，但因爲有松蔭的存在，長州藩與藩士的身分地位的存續並非絕對必要的思想才能在長州藩內普及。伊藤在接觸西歐文明時，便以

此為指南，在思考捨棄藩意識，建立立憲國家上，才能更早適應。

伊藤從松蔭處學到的第二點是，他所抱持的態度並非單純服從天皇的指示，而是教育他，使其成為順應「世界情勢」，具有君王風範的天皇，在引導出天皇成為明君的資質後，便以與天皇的信賴關係為基礎，推動政治。

而沒有直接接觸西歐經驗的吉田松蔭，主要關心的是「日本的大勢」與藩主的關係。幕末的長州藩，在藩主的「意志」下，以木戶孝允等人所組成的「有司」團體來主導藩政。<sup>14</sup>除特別情況外，藩主並不會積極表示「意志」，而是由「有司」團體實質決定藩政方針。這個做法反映了松蔭的思想。對此，伊藤當然非常清楚。

正如本書將說明的，若無吉田松蔭的這一思想與「有司」團體的政治經驗，伊藤在構思限制君主干預政治的天皇角色，並將其反映在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上，這件事將會更加的困難。

近年來有學者認為，雖然在吉田松蔭的理念中，天皇是絕對的存在，但對於實際統治者的天皇，吉田松蔭的天皇觀卻極為接近天皇機關說，亦即將天皇視為國家的一個機構。<sup>15</sup>

### 來原良藏的自盡

此後，伊藤在江戶以木戶「手付」的身分與各地志士來往，交遊日漸廣闊。日後伊藤回想起這段期間，「自己受到的並不是一般（手付）的待遇。木戶公相當喜愛我，我們的關係比親兄弟還要親。<sup>16</sup>伊藤曾兩度隨木戶

前往京都，但直到文久三年（一八六三）五月為止，主要還是在江戶。

其間，伊藤想到海外學習的念頭似乎越來越強烈。萬延元年（二月七日（一八六一）一月十七日）在寫給來原的信中提到，「去年開始有著想要學習英學的念頭」；文久元年（二八六一）在寫給友人的書信中也提及想要去英國。<sup>17</sup>伊藤認為，要進行攘夷，應該要先徹底了解並學習習作爲攘夷對象的各國。

文久二年（一八六二）三月，掌握薩摩藩實權的島津久光率領約千名將士，離開鹿兒島前往京都。島津久光原本想藉由「公武合體」建立舉國一致的體制，但率兵上京的舉動，反倒使得日本國內尊王攘夷的聲浪急遽高漲。<sup>18</sup>從此時開始，伊藤將年少時期以來所使用的名字利助（利介、利輔）改爲俊輔（春輔、舜輔）。此外，這個時候伊藤也經歷了三件和三年前松蔭被處死一樣，留下鮮明記憶的事件。

其一，同年八月二十九日，恩師來原良藏在江戶藩邸的房間內自盡。一直以來，主導長州藩的長井雅樂（中老格）所推動的政策是，公武合體、開國，並向海外展現武威。來原也支持長井的想法。但因長州藩的方針已轉成尊王攘夷等，使得來原苦悶不堪。這或許是他自殺的原因。

伊藤曾對高杉晉作談到：「爲人處事之道，木戶或許勝過來原，但若說到學問、見識與人格，來原遠在木戶之上。」<sup>19</sup>日後，伊藤甚至曾表示，若是來原得享天年，維新後來原一定會成爲「真正擔負國家重任的政治家」。<sup>19</sup>伊藤將來原的頭髮做爲遺物寄送回荻，並將喪禮及墓地等事，向來原的妻舅木戶報告。<sup>20</sup>

日後伊藤認為，相較於來原，吉田松蔭「過於偏激。讓政府苦惱。有些事情，政府方面已經知道，但松蔭似乎並不清楚，還繼續在做」，對於松蔭的評價較低。<sup>21</sup>這並非是在松蔭活動的時代伊藤所做出的評價，而是伊藤在偷渡英國，捨棄攘夷想法後的思想，在無意識之間，參雜進去的結果。

其二，十二月十三日，伊藤聽說高杉晉作等人計畫燒毀剛落成的品川御殿山的英國公使館，立即加入行動行列。如此一來，伊藤也獲得高杉晉作的信賴，而高杉與木戶一樣，是個憑身分與能力可以進入藩政中樞的人。

其三，十二月二十一日，伊藤聽說幕府命令國學者塙次郎，就廢帝一事進行調查，便和山尾庸三（長藩藩士，後來和伊藤偷渡到英國，日後擔任工部卿）兩人埋伏在塙次郎的回家路上，伺機斬殺。<sup>22</sup>

當吉田松蔭等人被處死時，其所引發的不滿導致隔年三月在江戶城櫻田門外井伊直弼遭到暗殺；而就如同這個事件一樣，不僅是長州藩的伊藤的周遭，全日本都陷入一片血腥之中，甚至連二十一歲的伊藤也親自殺人。

### 井上馨邀約偷渡到英國

文久三年（一八六三）三月二十日，伊藤因「明辨尊王攘夷大義」，積極行動的功績，成為「準士雇」。所謂「士雇」乃是為了優待因士分沒有缺額而無法晉升為士族者所設置的階級，一但有缺額時，即可晉升為士族。而伊藤所晉升的準士雇身分，乃是在準士的士雇之下，換言之，伊藤的身分已經從足輕逐漸接近武士了。

從文久元年（一八六一）開始的二年間，伊藤以本身的尊王攘夷思想為背景，將江戶的情況寫信告知山縣有朋。<sup>23</sup>前文所提及的文久二年十二月燒毀英國公使館事件及暗殺塙次郎等的行動，都是尊王攘夷思想的呈現。同年十一月二日，幕府決定遵從天皇攘夷的教旨，在伊藤等人的周遭，一旦發起攘夷行動時，積極參與的氣氛

高漲。

另一方面，文久二年九月，爲了攘夷行動，長州藩收購了英國公司旗下的汽船，命名爲「壬戌丸」。井上馨成爲該艦的士官之一，但由於全員皆不熟悉航海技術，因而經歷多次失敗。此時，井上馨和前一年在箱館（函館）學習英學的山尾庸三、井上勝（野村彌吉，日後的鐵道廳長）等，共同向藩當局申請赴英學習海軍。

因爲當時幕府嚴禁日本人渡海到外國，因此文久三年（一八六三）四月十八日長州藩決定以給予五年休假的<sup>24</sup>形式，批准了他們的申請，藩主毛利敬親並賜予每人二百兩。換言之，即是偷渡。

稍早之前，井上馨曾積極勸說伊藤一起前往英國。但因爲伊藤已經加入實踐攘夷行動的有志之士行列，在與久坂玄瑞商量時，遭到勸阻，被久坂以唯有攘夷一途可行而說服。但從吉田松蔭被處死的一八五九年開始，伊藤便希望能前往英國，因此在四月十三日，伊藤便與井上馨約定一同前往。<sup>25</sup>

之後，長州藩決定以江戶藩邸的金子在橫濱購買實施攘夷行動所需的武器。伊藤受命負責購買，前往江戶。但伊藤雖然走訪了橫濱的外國商人，但對方表示，如果不發生戰爭，他們願意出售，但一旦發生戰爭，武器將會被英國「奪取」，因而無法順利購得武器。<sup>26</sup>

另一方面，井上馨等人從英國商人處聽說，滯留英國的費用每年每人高達一千兩，但三人手上的錢合計爲六百兩，連一個人一年份的費用都不夠，因此既震驚又爲難。

另外還有一個人名叫遠藤謹助（日後的造幣局長），也積極想前往英國。因此，井上馨便提議，從長州藩的武器購買經費中挪出五千兩，做爲包括伊藤在內五人前往英國的費用。伊藤同意，一行人遂決定於五月十二日乘坐英國船出發。出發前一天，由井上馨執筆，寫下告別信，最後由五人連署，收信對象則爲毛利登人等位居藩政中樞的四人，信中記載迄今爲止的事情經過。

伊藤則另外寫下請願書，說明與井上馨等人決定前往英國一事，懇求藩主許可。伊藤也寫信給父親，承諾在三年內必定回國。因為事出突然，伊藤出發前往英國時，只帶著一本日本人所寫，內容錯誤百出的英語字典，以及他非常喜愛的賴山陽著作《日本政記》。<sup>27</sup>

伊藤等人的行爲，即現在所謂的「侵占公款」。雖說是在幕末動盪的年代，但他們所以這樣做，應該是寄望於木戶孝允，當時他是長州藩政中樞的四人之一。另一方面，偷渡英國一事若被幕府發現，則死罪難逃，因此，相較於他們決心甘冒這一危險，「侵占公款」也就不是那麼嚴重的事了。

伊藤偷渡時所攜帶的字典乃是當時日本第一本英文字典，由堀達之助（幕府洋書調所教授方）在前一年所出版。當時日本的英語程度，大概就是這樣。但從他帶了賴山陽的『日本政記』可知，他非常喜歡歷史，伊藤具備理解大歷史變遷的眼光。伊藤這樣的資質再加上歷史的觀點，有助於他深度洞察西歐文明及其政治、制度。

### 在倫敦受到的衝擊

伊藤一行五人從橫濱出發，幾日後便抵達上海。當從甲板上看見數量多到幾乎無法計算的軍艦、蒸汽船、帆船後，井上馨對伊藤表示，攘夷是錯誤的；對此，伊藤認爲才剛離開日本幾天就改變攘夷初衷，是件可恥的事，因此並未認同井上馨的說法。

從上海開始五人分乘兩艘船前往倫敦。伊藤和井上馨所搭乘的是「飛馬號」(Pegasus)，約三百噸的小型帆船，或許因爲不通英文遭到誤解，因此受到的是船員而非乘客的待遇。其中最令他們困擾的是，船員並沒有專



用的廁所。出現腹瀉症狀的伊藤常常需要跨在船沿橫木上方便，此時，爲了不讓巨浪將伊藤捲走，井上馨使用繩子綁住伊藤，再將繩子的另一端綁在柱子上。

文久三年（一八六三）九月二十三日，伊藤與井上馨抵達倫敦。並與其他三人重新聚首，分別寄宿在兩個家庭，而首要之務便是學習英語。伊藤、井上勝及遠藤寄宿在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化學教授亞歷山大·威廉·威廉姆遜的家中。

伊藤等除了與英國學生來往，也參觀博物館、美術館以及海軍設備、造船廠與其他工廠。他十分欽佩英國文明的進步與國力的強大，很快地便捨棄了攘夷的想法。

依據會幫助伊藤等人渡海赴英的英國商人 Hugh Matheson 的敘述，伊藤一行抵達英國時，五人當中只有井上勝懂得一點英文。那是因爲井上勝曾在箱館（函館）學過一些英語。

此外，根據英國人 Mitford（日後成爲英國駐日公使館書記官）的敘述，伊藤「精悍，富有野性，就像隻隼鳥一樣」，喜歡冒險，非常開朗，一旦工作時則「精確」、「機敏」。<sup>28</sup>就這樣，伊藤具有很快能與外國人交好並獲得信任的才能。從少年時代的生活體驗中，伊藤養成了信任（日本）人的樂天性格，而二十一歲遠渡英國的經歷讓他有機會即使面對外國人時，也能自然地與其交往，不會自我設限。

倫敦大學學院的學生名冊中還留有五人的名字。他們主要選讀數學、地質學、礦物學、土木工程、數理物理學等理科課程。<sup>29</sup>這除了是因爲他們想要學習海軍外，也是因爲以他們的英語程度是不可能聽得懂法律、政治學、歷史學等文科課程。五人雖然對於英國的政治、經濟制度不是十分了解，但在親眼見到英國的建築、交通工具、機械等後，不需多久即體悟到攘夷是件不可能的事。

另一方面，文久三年（一八六三）五月十日，即伊藤五人從橫濱出發前往英國的兩天前，長州藩遵從天皇的

攘夷救旨，在下關發起行動，砲擊美國商船等。七月二日，薩摩藩也在鹿兒島灣與英國艦隊開始交戰。這是英國爲了要報復前一年在生麥村（現今神奈川縣）所發生的英國人殺害事件，當時護衛島津久光進行列的薩摩藩士斬殺了英國人。

在事情發生的幾個月後，伊藤等人才經由寄宿家庭的英國人告知報紙上刊載這些事件，他們也才得知消息。於是伊藤與井上馨決定讓其他三人繼續留在英國求學，而他們二人則先行回國，阻止長州藩的攘夷行動。當然，這是抱著必死的決心。

元治元年（一八六四）三月中旬，伊藤與井上馨從倫敦出發，六月十日抵達橫濱。兩人待在倫敦的時間不過只有短短的半年，但即便如此，兩人的英語程度已經能夠應付日常生活會話。<sup>30</sup>

## 外交交涉場合的活躍——列強與薩摩藩

### 乘坐英國軍艦回國

元治元年（一八六四）六月十日，當伊藤與井上馨自英國回到橫濱時，正值英國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與美、法、荷蘭的代表，就四國共同行動進行協議。六月十九日，四國簽訂共同照會，其中也包含軍事行動在內。

伊藤與井上馨前去面見阿禮國公使。兩人說到，因為接下來將回長州藩，並報告自身所見到的英國軍力量及富裕程度，欲藉此說服藩主，相信定可中止排外政策，因此，希望英國軍艦能盡可能將他們送到最接近山口的港口。事實上，英國等列強也希望能避免不必要的戰爭而能擴大通商。阿禮國於是接受兩人的請求，六月十八日，其本人親自乘坐軍艦パロッサ號，並由一隻砲艦護從，從橫濱出發，六月二十二日，將兩人送至國東半島北方的姬島（現在的大分縣），兩人承諾，前往山口，十二日內帶回答覆。這次航海中，伊藤與薩道義（Ernest Mason Satow）建立友誼。薩道義小伊藤兩歲，當時為英國駐日公使館的翻譯生。他在日清戰後成為駐日公使。能很快地與外國人建立友誼是伊藤的才能，而這也是因為伊藤人品好的關係。與伊藤同一時代的薩道義，來到日本僅一年，正認真地學習日文。相較於伊藤的英語，他的日語應該比較好。

本書引用薩道義的日記，而若以英國人所見到的幕末維新史而言，薩道義的日記堪稱佳作。

六月二十四日傍晚，兩人抵達山口，翌日被召喚到政事堂。兩人在家老等一千人面前說明西洋各國情形，建議停止攘夷，並同時將此事通告英法荷等四國公使。但藩方面的回答則是，藩主乃是受將軍及天皇之命而行動，打算前往京都勸說天皇，因而希望四國的軍事行動可以延緩三個月。另一方面，斬殺兩人的聲浪也在藩士之間高漲。

結果，伊藤與井上馨於七月五日回到姬島，向英方口頭說明名藩方面的回覆。<sup>2</sup>

其間，七月二日，伊藤被任命「接待外國艦隊」，並被賜予十兩（井上馨在身份上較伊藤為高，十五兩），作為英國之行的慰勞金。伊藤則將賜金與說明近況的書信寄給母親。<sup>3</sup>

而就在約一個月前，六月五日，新撰組襲擊京都池田屋旅館，薩長等的志士七人被殺，二十三人遭到逮捕。吉田松蔭的優秀弟子杉山松介也犧牲了。當消息傳到長州時，眾人激憤之餘，率兵前往京都的主張瞬間高漲。在前年八月十八日的政變中，因為薩摩、會津等公武合體派之故，長州藩在京都的勢力衰退，因此，長州藩也想趁此機會挽回劣勢。六月十五日之後，長州藩兵出發前往京都，久坂玄瑞（義助）、入江九一（杉藏）等，吉田松蔭門下的英才也名列其中。

正是在這樣的情勢下，伊藤與井上乘坐英國船隻回到山口，長州藩當然無法簡單地撤回攘夷行動。兩人的建言雖不被接受，但藩政府則命令伊藤等為「外國艦隊接待」，並賜予兩人英國之行的慰勞金，藉由公開認可兩人的行動與立場，以備日後與外國間的交涉。這一來，伊藤等「盜用公款」一事，也就不被追究了。

但對於未能達成回國的目的，伊藤有些氣餒。在給京都的木戶孝允的信中，有如下的旨趣。雖然自抵英以後，伊藤完全未與木戶取得聯絡，但信中的行文，傳達了伊藤對於木戶的高度信任。

因為剛從海外回來，想與您見面，想說的事情非常多，但應該從何說起，一方面您在京都，另一方面，也因未能貫徹回國的旨趣，不無遺憾，但卻也無想死的念頭。雖說迄今為止，虛度光陰，一事無成，有愧於世間，但心尚未死，因而不能就此了卻殘生，還望憐察。<sup>4</sup>

之後，七月一日，進京的長州藩兵以武力進逼御所，與支持幕府的會津、薩摩等於御所周圍諸門發生戰鬥。在這一「禁門之變」中，兵力不足的長州藩大敗，入江戰死，久坂負傷自殺。在京的木戶則逃到但馬（現在兵庫縣北部），藏身於此。二十四日，幕府獲得追討長州的敕命，遂命令西南二十一藩出兵。

### 負責長州藩的外交交涉

「禁門之變」失敗的消息剛傳到荻不久，長州藩便接到報告，英、美、法、荷所組成的聯合艦隊即將來襲。此時，長州藩當局派遣伊藤等與聯合艦隊方面進行交涉，希望以保障關門海峽的安全以交換免除戰爭，但接觸不順，交涉不成。

元治元年（一八六四）八月五日，四國聯合艦隊十七艘船艦砲擊馬關（下關），摧毀長州藩的砲台。六日，戰鬥更加激烈，聯合艦隊派遣陸戰隊登岸，打敗了以舊式武器應戰的長州藩，陸續佔領各砲台。

八月七日，長州藩當局任命媾和使節團，以高杉晉作爲媾和使，兩藩士爲副使，而以伊藤、井上馨爲翻譯。八日，高杉等在旗艦「ユウリアラス」號進行媾和交涉，以將大砲作爲戰利品交付聯合艦隊等爲條件，和

談成立。

其間也是伊藤首先隻身到「ユーリアラス」號，與薩道義見面，創造交涉的契機。先前從橫濱到姬島之間，伊藤已與薩道義建立起友誼。伊藤與薩道義不僅只是擔任兩方的翻譯，甚至攜手致力於達成交涉。<sup>5</sup>

結果，八月十四日，四國聯合艦隊與長州藩間締結媾和條約，內容如下。一、外國船隻通過馬關（下關）時，應盡心盡力對待。二、外國船隻可採購煤炭、食物、材薪、飲用水及其他必需品。三、風浪過強，船隻遭難時，允許上岸。四、禁止新設砲台或在現有砲台上新置大砲。五、儘管從馬關砲擊外國船隻，但因為四國並未行使燒毀馬關的權利，因此，日本方面應支付賠償金及軍事雜費，這點將另外在江戶決定。這一交涉，除家老等外，高杉及伊藤也參與（井上馨未參加）。

長州藩方面，特別是高杉，對於支付賠償金一事面有難色，理由為：一、攘夷一事，乃依朝廷及幕府之命進行，因此，賠償金應向幕府追討。二、長州藩並不具有支付龐大賠償金的能力；此外，若被強迫支付賠償金時，願意拋棄性命的志士甚多，而這恐怕連藩主都無法制止。伊藤將薩道義帶到甲板邊，說明藩內形勢，暗示應由幕府方面支付賠償金較好。<sup>6</sup>

之後，長州藩遣使到橫濱，遍訪四國代表，策畫減輕或免除賠償金。正使雖然是家老井原主計，但伊藤也在三人的隨員之中。漸漸地，每當長州藩面臨外交涉時，伊藤必定參與其中。雖然說伊藤的英語能力尚有不足之處，但相較於英語能力，長州藩主要還是看重的伊藤擅長與外國人打交道之故。

薩道義曾在日記中寫下兩件事情，印證了上述的說法。首先是，八月二十七日，四國艦隊中三艦的艦長爲了送家老井原等四人至橫濱一事，拜訪馬關時，伊藤爲了要以西式飲食招待薩道義，費盡心思。諸如「銳利到令人感到不舒服的長刀叉」等，雖然有些事讓薩道義感到驚訝，但蒲燒鰻及鰻做的燉菜，相當美味，讓薩道義

非常感動。

其次爲，八月二十九日薩道義爲了購物，請伊藤帶他逛馬關，後來因爲天色開始變暗，薩道義準備要回去時，伊藤則邀請他住下來。當時，薩道義因受邀赴軍艦晚餐，因而婉拒了伊藤的邀約。<sup>7</sup>

但透過這兩件事，薩道義應該可以充分感受到伊藤的好意\*。

另一方面，以家老井原爲正使，包含伊藤在內的使節團一行搭乘軍艦，九月十日抵達橫濱。但因爲四國已經讓幕府支付賠償金，因此一行人很快地又搭乘軍艦回到馬關。九月二十三日覆命時，四人皆有恩賞，伊藤被賜予金十兩。而在這之前的九月二十二日，幕府簽署協定，同意支付四國三百萬美元的賠償金。

\*推論應該是在這之後的數年內，伊藤寫給梅子（幕末維新期為梅）夫人的信中，提到下列事情。一、雖然非常在意梅子生病一事，但今晚受人之邀，沒辦法還是得去「國かめ」（料亭？），請勿掛念。二、明天將有「洋人」到來，請先整理家裡。三、伊藤與人交往，非常盡心，因而也有些自行其事的地方，但可知這不會是讓人討厭的性格，同時也可知道，從很早開始，他就招待外國人到家裡來了。

## 元治內亂的勝利

禁門之變的大敗後，再加上與四國聯合艦隊的戰爭也一下子就被打敗，此時長州藩內的「俗論派」抬頭，認爲應該對幕府表示恭順之意。對此，元治元年（一八六四）九月六日，山縣有朋與奇兵隊幹部共同向藩當局提

出建言書，表示應與幕府一戰，因為若表示恭順，則不僅防長兩國，同時也讓全國有志之士盡皆失去方向。

這是伊藤等四人爲了就賠償金與四國代表協商，出發前往橫濱後隔天的事。其他諸隊也表達同樣的態度。

但藩的動向卻已爲「俗論派」所主導了。九月二十六日，山縣有朋等所屬「正義派」的代表周布政之助（麻田公輔）以負起一連串政治責任的形式自裁。

長州藩的「正義派」雖是承襲過去以來尊王攘夷派的人，但伊藤及井上馨則不滿「俗論派」的抬頭，因爲若對幕府表示恭順，則日本的變革即無法期待。

此時，井上馨計畫利用與四國聯合艦隊交戰時，他所指揮的第四大隊及力士隊夜襲「俗論派」，給予「俗論派」一大打擊，奪回「正義派」的主導權。但此事爲「俗論派」所知悉，九月二十五日夜晚，當井上馨從藩的政事堂回家時，遭到「俗論派」襲擊，身負重傷，生命垂危。這一來，井上馨對於「俗論派」的反擊，自然失敗。

伊藤聽說井上被暗殺，馬上前往山口，此時，支持「俗論派」的聲浪正「蜂湧而起」。仍然活著的井上，拖著病體，懇請伊藤，「因爲此事，我或許會身死，但若你與我兩人皆死時，則變成暗夜無光」，因此，此處不能久留，儘早回去馬關，必須要有一人活下來。此時，伊藤也認爲馬關多少有些危險，因此向藩政府借調四十名左右的力士隊，而後向馬關出發。

另一方面，幕府正進行征討長州（第一次）的準備，十一月十八日，進軍長州的日期確定。在此之前，十一月十二日，長州藩爲了向幕府表示對於禁門之變的謝罪之意，命家老三入切腹，並斬首參謀四人。藩主毛利敬親父子也離開萩城，閉門思過（蟄居），以示恭順。

相較於此，十二月十五日夜半，高杉晉作在長府（現在下關市長府）功山寺，倚仗奇兵隊等爲後盾，舉兵起



事，企圖改變長州藩當局的方針。奇兵隊在乃文久三年（一八六三）六月，爲因應藩主父子的詢問，高杉所組建，而由有志一同者所組成的新部隊。半數爲足輕、仲間組等等的武士身份者，其餘半數則是農民、商人、漁民等，總數在數百人左右。繼奇兵隊之後，新部隊陸續編成，皆不受長州藩舊有軍事編制所拘束，被總稱爲諸隊。先前伊藤從山口所借調的力士隊，也是諸隊之一。

山縣有朋應是受到高杉的注目，得其拔擢，因此才能成爲奇兵隊的軍監。但奇兵隊中也有人認爲，高杉的起事恐怕無法成功，因此擔憂之聲，不絕於耳，甚至連山縣都未加入起事的行列。但伊藤則率領其所指揮的力士隊同志十數人，二話不說，立即參加。即便如此，最初的參加者合計僅約八十人，其中也包括游擊隊、奇兵隊的同志。<sup>10</sup>

高杉的性格單純。例如，當伊藤與井上馨從英國回來，倡議終止攘夷，正當兩人處於孤立無援時，他接受井上馨的說法，兩人甚至相互嘆息。對於高杉的舉兵立即響應的伊藤也是個秉性激烈的人，真有必要時死亦不足惜，同時也是個重友情的人。

十二月十六日黎明，高杉及伊藤的蹶起部隊進入馬關（下關），佔領藩的會所，解散官吏。「俗論派」的藩政府接到高杉等的舉兵報告時，十九日，將前田孫右衛門等「正義派」要人定爲斬罪。而因爲此事，更增添了奇兵隊與諸隊對於「俗論派」政府的反感。

到隔年元治二年（一八六五）一月五日爲止，奇兵隊的實質隊長山縣等堅定了與「俗論派」藩政府作戰的決心；六日，在他們出發前往荻途中，於秋吉台附近的繪堂、大田（現在山口縣美祿市）等地，擊敗具數量優勢的「俗論派」部隊。

之後，奇兵隊與諸隊持續獲勝，到一月底爲止，「俗論派」官吏全部遭到免職，二月初，停戰成立。到了

三月中旬時，長州藩方面，對內強化軍事，對外則對幕府表示恭順之意，藩內一致決定遵從救旨的方針。而這實際上即是與幕府的對決路線。而幕府也於慶應元年（一八六五，元治二年所改）四月十三日，命令諸藩，再度征討長州。

### 高杉與伊藤的暴走、木戶的出山

這段期間，「正義派」主導了藩政，而高杉則眾望所歸，但他卻表明「功名富貴」不是可以久居之處，反而勸誘伊藤出行海外。伊藤接受這一意見，兩人前往長崎，住宿在英國領事館，此時，原本即是舊識的英國外交官建議，與其在現階段遠赴海外，更應該致力於馬關的開港。兩人深表同意，遂回到馬關。依長崎代理領事 Abel A. J. Gower 的報告書記載，兩人曾談到，是否有方法讓馬關在不受幕府干涉下開港，與外國進行貿易。

兩人爲了讓開港一事更容易進行，曾考慮將長府與清末兩支藩在馬關所擁有的領地，全部編入荻藩。而交換的條件則是，將荻藩的其他土地給予兩支藩，遂開始與兩支藩進行交涉。當時井上馨身爲「外國應接掛」，駐留馬關，爲幫助兩人，也有所行動。但長府與清末兩支藩藩士則認爲，本藩試圖獨佔馬關利益，因而反對，並鎖定高杉、伊藤及井上三人，企圖將其斬殺。

面對這一形勢，高杉遠走四國，井上馨則藏身別府。伊藤雖然考慮去對馬，但仍暫時潛伏在馬關的商人家裡。結果，在面對幕府企圖再度長州征討的形勢下，爲了團結本藩及支藩，慶應元年（一八六五）四月二十二日，荻藩當局公開表示，並無馬關開港的意圖。”

雖然是受到高杉的勸誘，但這段時間中，伊藤的行動漫無章法，一點都不像伊藤原來的做法。究竟怎麼了。

伊藤的回想中，有此一段敘述：「攘夷論再度燃起，我們的想法即無法如願進行。」<sup>12</sup> 儘管以高杉、伊藤等爲中心，捨命打倒「俗論派」，建立了「正義派」的藩政府，但或許是勝利所帶來的激昂情緒，反而使得「正義派」中的攘夷論，進一步增強。

此外，前年伊藤與井上從英國偷渡回國時，雖然終止攘夷的意見不被接受，但對於兩人的意見，藩政的主導者還是給予尊重。而這些主導者，或者負起禁門之變的責任，或者遭「俗論派」殺害，都已經不在。因此，不論伊藤或井上，應該都絕望了吧！就這點而言，高杉無疑也是同樣的心情。

就伊藤等而言，剩下唯一的希望便是值得倚賴的指導者木戶孝允回到長州，掌握藩政的實權。伊藤知道木戶潛伏在出石（現在兵庫縣豐岡市）。此外，大村益次郎（村田藏六，之後任兵部大輔（次官））、野村靖（靖之助，之後任內務大臣）等，已經見過木戶。

而伊藤則與大村、野村共同與木戶取得聯絡，同時在探詢藩政府的意向後，請木戶的隨從傳達希望其回到長州藩一事。四月二十六日，木戶回到馬關，翌日伊藤隨即前往拜訪。而對於從出石回來的木戶，藩內的歡迎態勢有如「大旱之望雲霓。」

五月十四日，木戶在山口與藩主會面，並提出政策建言，二十七日被任命爲「政事堂內用掛」及「國正方用談役心得」。<sup>13</sup>

### 長崎成功採購武器與薩摩藩

就在木戶掌握長州藩政時，慶應元年（一八六五）五月十二日，幕府任命紀州藩主爲征長先鋒總督。這一來，長州藩則不得不面對幕府的長州再征，而這次則真的極有可能發生戰爭。

首先，木戶讓企圖暗殺伊藤的長府藩主要人物，到伊藤處謝罪；其次則是派人迎接高杉與井上。<sup>14</sup>藉此，木戶抑制了藩內的攘夷論。

此外，爲了與幕府的軍隊作戰，閏五月二十七日，木戶拔擢學習西洋軍事的大村益次郎，並委以軍事改革。此時長州藩正進行軍事改革，預計到明年五月爲止，將組成配備最新米尼步槍（Minié Rifle）的部隊。<sup>15</sup>

另一方面，自土佐藩脫藩的坂本龍馬及中岡慎太郎等，則策畫薩長兩藩的合作。薩長兩藩的藩士中，兩人舊識甚多。坂本在拜訪鹿兒島後，閏五月五日與木戶見面。

此時，伊藤向舊識薩道義（英國公使館翻譯官）詢問幕府軍隊的狀況及英國的態度。

薩道義在閏五月四日的信中，作出如此答覆：德川家的人已於五月十六日出發，人數僅五萬一千人，其中砲兵隊約千人左右，聽說野戰砲甚小，無法發揮太大的功能等。此外，信中也提及，之所以有一、二艘英國軍艦停泊在馬關港，並不是爲了要協助德川方面，而是爲了監視英國商船的武器販售等；英國對於兩方面都不協助等。

伊藤考慮到，若是與幕府開戰時，長州藩會面臨槍枝不足的問題。對此，他向前原一誠（彦太郎，政務座兼藏元役）提議，他想親自到上海、香港等地採購。此外，六月二日，伊藤也向木戶提到，在購買蒸汽船方面，依坂本龍馬及中岡慎太郎上京時所說，可借用（他藩）名義來進行一事，山縣有朋也已經同意，若是此事可以

實行時，（爲了斡旋購買）龍馬承諾到馬關來。<sup>16</sup>

伊藤原本就與坂本及中岡等有名志士相識，對於成爲武器採購負責人一事，相當熱心。此時，身爲奇兵隊軍監的山縣，一心想強化他所負責的馬關方面的軍備。而伊藤則因爲與列強的交涉工作已告一段落，目前無事可做。

七月十四日，伊藤及井上爲了採購武器，受命前往長崎。到了七月底，借用薩摩藩的名義，以約九萬二千兩，順利採購七千三百支槍（其中四千三百支爲新式）；此外，到八月上旬爲止，也決定採購一艘商船、兩艘砲艦。在薩摩藩的小松帶刀（家老）等的好意下，伊藤及井上僞裝成薩摩藩士，薩摩船則將槍枝送到馬關。就這樣，透過採購武器一事，伊藤等也對長州的軍事改革做出貢獻。另一方面，到七月底時，薩摩藩遭到幕府的懷疑。<sup>17</sup>

此次的長崎之行，伊藤也與薩摩藩的大久保利通（一藏）會面。此外，伊藤也將木戶以馬關奉行的頭銜介紹給外國公使。這是因爲他知道，在與外國人接觸時，每次一人但更換即不再受到信用之故。<sup>18</sup>因此，面對外國人，將木戶稱爲馬關奉行，企圖增加作爲木戶代理人的伊藤及長州藩的信用。

伊藤在偷渡階段，英文尚未十分熟悉時，他所見到的主要是物質面的倫敦。但回國後，藉由活用偷渡時的體驗及逐漸進步的英文，在與外國人僅一年左右的接觸過程中，伊藤即逐漸學會西歐的外交習慣。

以薩摩藩爲媒介，透過伊藤及井上，長州藩得以在長崎購買武器及船隻。而以此合作爲背景，到了秋天時，薩長合作的氛圍，更進一步加深。慶應二年（一八六六）一月二十一日，木戶與西鄉隆盛之間，薩長同盟的密約成立，內容爲：對於幕府再度征討長州一事，薩摩藩不予協助，並對長州藩採取善意態度。<sup>19</sup>

## 高杉、伊藤再度暴走

之後，伊藤爲了採購槍枝與船隻，滯留在長崎，這時他從英國商人哥拉巴（Thomas Blake Glover）處聽到，薩摩藩將招待英國公使巴夏禮到鹿兒島，企圖進行薩英結盟。慶應二年（一八六六）二月二十一日，他寫信給主導藩政的木戶，建議由高杉及他本人到鹿兒島去，表達加入薩英結盟的意願。二月二十七日，長州藩接受這個提議，並以高杉爲正使，伊藤爲副使，派遣兩人前往薩摩藩。木戶知道兩人能力極強，因此，明知長州加入結盟有其困難，但若進行順利也算是賺到，因而才爽快地將兩人送出去吧！

但對於薩摩藩而言，長州藩的要求過於突然。因爲如此，當三月下旬兩人來到長崎時，僅止於拜託當地薩摩藩邸留守居役轉呈藩主信函及禮物，此事便告結束。

這段時間，幕府也沒有出動長州征討軍的態勢，因此當高杉向伊藤提議海外視察時，因爲伊藤僅在倫敦待半年即回來，因此他也贊同高杉的提議，願意與他同行。此事也於三月十七日獲得木戶的同意。<sup>20</sup>

長州藩加入薩英結盟及海外視察計劃這兩件事，高杉與伊藤是同時在進行的。他們認爲若能順利加入薩英結盟，那麼當此事告一段落後，即能出訪海外。但不管怎麼說，這些都是臨時發想，缺乏長遠的計畫性。此外，只從英國商人處聽到薩英結盟一事，即有所行動，企圖加入，儘管當時長州藩處於相當的困難的環境中，這都只能說是動作迅速，但手法拙劣。

在長州藩中，外交交涉或採購武器等，舉凡在與外國人或他藩進行交涉上，高杉與伊藤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但當對外交涉告一段落後，長州藩內爲了與幕府軍隊作戰，竭盡全力準備時，卻沒有符合他們的能力且又有意義的事。特別是伊藤，身份雖低，但年僅二十二歲即以實質上的主要人物身份，參與四國聯合艦隊與長州

藩間的交涉等。因為曾有過非常燦爛及刺激的體驗，因而伊藤對於其他較不起眼的工作，已不再感到興趣。而這即是兩人暴走的原因。此外，正如下面所敘述，三月的這一時間點，伊藤與首任妻子すみ夫人正協議離婚，此事或許也對於伊藤的行動有所影響。

但到了四月，幕府軍將於近期內攻打長州的可能性增強。高杉及伊藤的海外視察，自然無疾而終。

長州再征之役，始於六月七日。幕府方面，諸藩合計兵力約十萬，十倍於長州藩。儘管如此，幕府軍卻紛紛於各地敗北，到了七月二十日，因為將軍家茂死去，幕府遂決定停止長州征討。幕府方面，權威盡失，要想維持舊有的統治方式，已變得困難。

這段時間，伊藤分析了兩件頗值得玩味的情報。

其一為，四月十八日，伊藤向木戶及井上提議，開戰後有無可能請英國船隻警戒馬關。<sup>21</sup>若這麼做，恐怕將會強化英國及其他列強對於日本的干涉。

六月二十四日，在與駐日公使巴夏禮會談時，木戶已明確提及，因為長州藩充滿自信且團結一致，因此不會尋求外國的協助。<sup>22</sup>木戶作為藩中要角，在與他藩的接觸或交涉上，經驗豐富，對於接受外國援助一事，直覺感到危險。相形之下，伊藤因為年輕，並未考慮到國與國間外交的嚴峻；此外，也因為他與薩道義等英國人，私交甚篤，因而有了這一危險的構想。

其二為，六月十八日時，他曾分析薩摩藩應不至於與幕府「開啓兵端」。伊藤如此評論：對於長州藩而言，此事非常不利，但這是因為幕府手腕高明之故；一橋慶喜（主導朝廷與幕府關係，半年後繼任二五代將軍），迄今為止（的行動），實在令人畏懼，是個不可欺慢的人物。<sup>23</sup>相較於觀察英國的眼光淺薄，伊藤對於國內情勢的掌握，則非常確實。

## 首任妻子すみ

雖然事情要回溯到數年前，但此處想談談伊藤的結婚。正如前述，文久二年（一八六二）十二月，二十一歲的伊藤博文（後輔）燒毀品川御殿山剛完工的英國公使館，又斬殺國學者塙次郎。

就在發生這一殺伐事件的時候，伊藤也有了婚嫁之談。伊藤的父親十藏在十二月二十二日的信中曾問到，何時回荻，有興趣娶妻嗎？對此，文久三年（一八六三）一月二十一日，伊藤答稱，目前無法回去，但娶妻一事，僅憑吩咐。

之後，伊藤父母親迎取了入江久一之妹すみ，作為伊藤之妻。入江久一為備受期待的吉田松蔭門人，日後，戰死於元治元年（一八六四）七月的禁門之變中。

長州藩內有所謂「御待受」風俗，即父母為遠在江戶或其他遠方的兒子先行娶妻，再待其返國，諸如此例，不在少數。伊藤與すみの婚姻也是如此，孝順的伊藤自然不會有所異議。

而伊藤即使知道すみの名字，也無特別的反應，在文久三年（一八六三）三月二十一日的信中寫道，萬事皆請すみ去做，「日常生活上（祖母及母親琴），也請盡可能安歇（暫停工作）」等，對於祖母及母親的孺慕之情，溢於言表。荻的伊藤家與入江久一、すみの家，相距約八百公尺；すみ是個什麼樣的女性，伊藤或許完全不清楚，又或者即使知道一些，卻也沒有甚麼特別想說的話。

之後，伊藤也未曾與すみ見面，同年五月十二日，伊藤便與井上馨等偷渡到英國去。原本預計三年。當時，伊藤曾於五月十一日（給父親）、二十五日（給父親，寄自上海）分別寫信，但信中卻沒有提到すみの事。

之後為了讓長州藩停止攘夷，倫敦的學習半年即告中止，元治元年（一八六四）六月，又與井上馨共同返



國，並立即趕赴山口，企圖說服藩幹部及藩主父子。六月二十九日，收到藩的回覆，表示目前藩當局並無意改變攘夷方針；之後，爲攘夷主義者視爲眼中釘，性命受到威脅，遂在井上的勸說下，休息一天，回到萩。此時，父親十藏正在京都出差。伊藤則向母親及養祖母敘說回國情形。此時，伊藤方才初次與すみ見面。而這已經是不久進伊藤家後，將近一年半的事了。

不久，因爲井上馨要到萩，伊藤讓井上帶去七月十七日すみの信。信中，伊藤拜託すみ照顧井上，如此寫道：井上此人，不僅長期以來受其照顧，也同赴外國，即使回來後，也「親如兄弟」，因此對其要更加殷勤，請以好酒好菜，「豐盛料理」款待等。

此外，當伊藤聽到すみの哥哥入江久一於禁門之變戰死的消息時，即於七月二十七日寫信給すみ，信中寫道，雖然すみ也很悲傷，但請好好安慰她的母親。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伊藤參與功山寺的起事，當事件擴大，成爲所謂元治內亂時，十二月二十三日，伊藤寫信給すみ，告知平安。<sup>24</sup>

結果，盡管已過半年，但伊藤似乎對すみ並沒有感到特別的情愛。正如後述，離婚時伊藤母親遲遲不同意，由此可見，すみ與伊藤父母的關係似乎不錯。就結論而言，伊藤似乎一直無法喜歡上すみ。大致來說，すみ是個認真的女性，努力做家事，盡心孝養公婆，但卻過度壓抑自己的真實感情；此外，對於伊藤的話語，也過於認真，因此，對於喜歡機智反應對話的伊藤而言，すみ或許是個沉悶、無趣的女性。

### 認識梅子、與すみの離婚

而這樣的伊藤終於有機會與梅子相識。正如前述，高杉、井上與伊藤等人，因為計畫開港而企圖將馬關全境畫歸本藩所有，因為如此，性命受到支藩長府藩土的威脅。據說，慶應元年（一八六五）四月或五月時，就是梅子藏匿被追殺的伊藤，助其度過危難。梅子生於嘉永元年（一八四八）十一月八日，較伊藤年輕七歲，此時十六歲。生父雖是海邊的搬運工，但梅子此時為藝妓屋的養女。<sup>25</sup>

自從與梅子相識以來，或許是對於妻子すみ感到內疚，六月二十五日的信中伊藤寫著，已給入江的嫂嫂送去裁製腰帶的布疋；十月二十日給すみの信中則提到，已送去她所要的髮簪。但信中內容有些冷淡，這是現存伊藤給妻子すみの最後一封信。<sup>26</sup>

慶應二年（一八六六）三月十四日，在給木戶的信中伊藤表示想與すみ離婚之意。依信中內容，伊藤曾與山縣有朋（狂介）、片野十郎、林有幸（半七、後任職樞密顧問官）等，商量結束婚姻一事。伊藤拜託木戶，請他直接向山縣等詢問此事，並給予他們指示；此外，也請求木戶能適當地開導自己的父母。<sup>27</sup>

因為すみ是入江久一的妹妹，因此，從木戶到山縣等，伊藤需取得他們的諒解才好進行離婚一事。此外，從木戶不得不特別開導伊藤的父母親來看，可見兩人並不希望伊藤與すみ離婚。

四月二十八日，伊藤在寫給木戶的信中，先是感謝自己母親到木戶家拜訪時所受到的好意款待，再者，感謝他，一直以「真誠」的態度憐察自己的「癡情」，並善待自己的母親。<sup>28</sup>若考慮此時正值幕府長州再征的前夕，便可以深切了解到木戶的熱心。

由於伊藤的母親喜歡すみ，因而並不希望伊藤與すみ離婚。即便是有木戶的開導，但也要到六月中旬，伊

藤母親的心情才回復平穩。<sup>29</sup>而在這之前的六月七日，幕府軍隊與長州藩間的戰爭已經開始了。

因為孝順，一開始伊藤想得很簡單，認為只要娶個父母喜歡的女性即可。但這是個多麼大的錯誤，伊藤應該刻骨銘心。就すみ而言，離婚是件不幸的事，但對伊藤來說他卻因此獲得一位共同分享心情的女性，得以共度此後浮浮沉沉的人生。

據說，日後在維新初期，すみ與名為長岡的人再婚，此人也是長州人，任職神戶稅關。對於すみの再婚，伊藤似乎在私底下也扮演著一定的角色。<sup>30</sup>

## 討幕之戰——不滿意的情報收集

## 超脫長州藩的意識

慶應三（一八六七）年元月五日，伊藤寫給木戶一封耐人尋味的信函，內容如下：

（一）京都的狀況，變化如何，之後甚為擔心。二、三天前，美國的軍艦從兵庫前往長崎途中，停泊（馬關）一天，曾向他們打聽「浪華風景」（大阪附近的狀況）。依其說法，德川慶喜聲稱絕不辭職，並打算親自進行「日本的政體改革」，已向各大名下達進京命令，希望匯聚眾人，進行協議，以做出決定。但僅有三、四藩聚集，其他各藩皆未前來，以這樣的氣勢，終究無法進行改革，因此，他似乎又說，自己必須再度執掌「大權」，以推動政治。雖說外國人的說法不足採信，但想想，或許真是如此也未可知。

（二）曾聽說加賀藩將率領大軍前來大阪，以幫助幕府。雖然加賀藩原本就是個弱藩，但天下人心傾向「勤王」者甚少，雖說視氣勢強弱以決定方向，但面臨這樣的「危急存亡之境」（日本的獨立危機），（日本人全體）卻態度優柔寡斷，冷眼旁觀，實在是要適可而止；想到就令人氣憤。

（三）與日本今日的狀況不同，當「美國獨立之時」，「本國（美國）的人民」中，即便沒有「兵權」的人（民兵）也同心打倒（英國這樣的）強敵，基於每一位國民想維持國家的「忠誠」，團結一致的結果，才有今日這等氣勢的美利堅合眾國。

（四）相形之下，幾千年來，日本一直擁戴「天子」，卻忘其「大恩」，（對於幕府等）阿諛諂媚，若因此而失

去機會，可以說根本缺乏真心。而我們又將如何面對那些被我們稱爲「夷狄」的美國人。如果這樣，我認爲根本就談不上「王政復古」，您覺得如何。

(五) 加上，想像一下長州藩的人心，要想「去私心回歸公平」非常困難。曾聽過，生爲長州人卻不視德川氏爲「仇敵」者非人等說法，但這卻不是今天的長州人應該說的話。而之所以會說出這樣的話（將其與關原之戰以來的長州藩的憤恨連結在一起），雖然可以說是出自於家臣與藩主間的心意相通，但我認爲這卻會失去「公論」的支持，正因爲天下人心不關心勤王，因此，若是我等不更加主張「公平至當的議論」，那就不是爲「天朝」著想了。

伊藤這封信中，有幾點值得注意。第一，在鳥羽、伏見的討幕戰開始的一年前，伊藤已經擺脫對於長州藩主的忠誠意識，轉而思考建立以天皇爲中心的近代國家（(四)、(五)）。

第二，以美利堅合衆國的獨立革命爲例，感嘆日本並未有這樣的國家主義（(二)、(三)、(四)）。由此可知，幕末時的伊藤對於美國已有相當卓越的理解。與此同時，伊藤認爲，要學習西歐的歷史及現狀以推動日本的改革時，其前提爲日本國民的意識革新及成熟是必要的條件。在慶應三年一月時，伊藤已經呈現出與日後一致的態度。

第三，從美國軍艦打聽大阪方面的情勢，由此事也可以確認幾件事，例如伊藤的英語能力、不畏懼失敗，及習慣與外國人接觸的行動力（一）。而伊藤所以能正確理解美國革命的本質也與其屢次接觸美國人等外國人，有著很大的關係。

## 京都、大阪等方面的偵查

慶應三年（一八六七）三月九日，伊藤從「準士雇」，升格為「士雇」，理由為，充分理解吉田松蔭以來的「尊王攘夷的正義」，並持續進行活動。終於成為準士身分，離正式武士身分僅有一步之差。同時晉升的還有，品川彌二郎（之後任內相）、野村靖（靖之助，入江久一之弟，之後任內相）等。

九天後，為了收集京都、大阪、神戶方面的情報，伊藤受命前往京都。

此時，伊藤正與前年春天結婚的梅子及前年年底出生的女兒貞，一起住在馬關（下關）。此外，因為母親生病，從慶應二年底到三年正月，伊藤前往荻照顧母親。荻住著伊藤的父、母親及祖母，之後其母親的病情也未見好轉。三月二十五日，伊藤在給父親信中寫道，貞很好，「相當程度變胖了」，請放心；一個月左右將會回來。<sup>2</sup>

長州藩所進行的情勢偵查最大的目的在於掌握幕府的動向，及薩摩藩是否與長州藩攜手開始倒幕；此外，也推動薩摩藩在討幕上有所動作。

出發前，伊藤曾寫信給木戶孝允，當時木戶為長州藩的大老級人物，同時也是伊藤的庇護者。從內容來看，伊藤野心太大了。因此木戶回信提醒，行事切不可「衝動」。對此，三月二十六日，伊藤回函，決不會有那樣的事，請勿掛念。<sup>3</sup>木戶非常了解目前並沒有適合伊藤的工作，因而他有些精力過盛。

隔天的二十七日，伊藤從馬關出發，四月十三日抵達京都，寄住在品川彌二郎處，品川從前年以來即已潛伏在薩摩藩藩邸。在京都時，與中岡慎太郎（土佐藩）、薩摩藩的大久保利通（二藏）及黑田清隆（了介）等見面，探詢朝廷與幕府間的關係，及各雄藩的動向；四月二十九日離開京都，回到山口。<sup>4</sup>

正當伊藤因偵查而滯留京都時，四月十四日，將伊藤視爲後進、提攜有加的高杉晉作卻因肺結核死去，享年二十七歲。

日後被問到此次的京都探查時，伊藤如此回想：「京都一地，品川彌二郎等已經在那裡，我們是繼其後而去」，「很快就回來了，僅短暫停留在京都即回來，當時曾與西鄉等見面，我始終堅持開國論，無論到哪裡，都會談到這個話題。」<sup>5</sup>

從伊藤對於京都的探查印象不深來看，可以說應該沒什麼成果。

這是因爲薩摩藩並未考慮立即出兵，但爲了預備將來不能不出兵，因而私下保持與長州藩友好的態度。長州藩已經與幕府（德川家）開戰，已別無選擇，但薩摩藩卻認爲還有其他可以不經戰爭而能改變體制的選擇。

就在伊藤離開京都約兩個月後，六月二十二日，薩摩藩與土佐藩秘密達成薩土盟約。內容爲，首先向繼任爲第十五任將軍的德川慶喜建議進行大政奉還，若其不允許，便起兵倒幕。薩摩藩還不想冒著可能敗北的風險與仍然擁有強大軍力的德川家作戰。

伊藤從山口到萩探望生病的母親，在停留四、五天後回到馬關，跟過去一樣，擔任與外國間的交涉工作。

## 赴長崎出差

慶應三年（一八六七）七月二十日，伊藤與木戶受命赴長崎出差，以偵查各國的情況。此行的另一個目的爲，與坂本龍馬等強化與薩摩藩間的合作。八月七日，伊藤與木戶離開山口，兩人在長崎與坂本龍馬等見面。

此外，伊藤舊識薩道義也於八月十五日來到長崎，停留一個月左右，兩人數度見面。在與伊藤及木戶談話時，薩道義暗示可以薩長土三藩合作，建立新體制，但木戶則鄭重回應，從未想過要打倒幕府。<sup>7</sup>透過薩道義，伊藤了解到英國對於薩長土三藩抱持善意，同時在見到木戶對於薩道義的應對時，伊藤應該也學到，當背負著國家或藩時，應慎重行事。

另一方面，八月中旬，即便在京都曾與薩摩藩的小松、西鄉、大久保，及長州藩的柏村數馬（直目付）等見過面，得知薩摩藩方面雖然想發動政變，但對於討幕一事卻沒有明確的說明。<sup>8</sup>

九月三日，木戶返回長州藩，而伊藤則再次前往京都，以偵查迫切的情勢。因為伊藤認識許多英國人，因此當木戶要求伊藤乘坐英國軍艦，往來橫濱、近畿、長崎間，以偵查幕府的策略及法國對於幕府的支持程度時，伊藤爽快答應。九月十三日，藩當局發出任命令給人在京都的伊藤，命其乘坐英國軍艦。

之後，長州藩爲了運送軍隊，進一步考慮到需要船隻，因此決定向外國購買或借貸船隻，因而派遣伊藤到長崎，擔任這一任務，同時也讓他從當地乘坐英國軍艦，藉此探索外國的情勢。

在九月二十六日出發前往長崎前的這段時間，伊藤與坂本龍馬見面，獲得土佐藩相關情況及熊本藩傾向於支持幕府等的情報。<sup>9</sup>但長州藩最想要的情報，如薩摩藩及法國與幕府間的情報等，卻無法獲得；此外，也無法掌握土佐藩的大政奉還活動。這一時期，伊藤未必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之後，伊藤一抵達長崎即與哥拉巴商會進行交涉，慶應三年（一八六七）十月四日，簽訂爲期二個月的契約，租借汽船一艘。<sup>10</sup>此時，或許因爲工作已告一段落，心情放鬆，六日，寄給梅子夫人一條腰帶，同時附上一封充滿感情的信。<sup>11</sup>



## 討幕戰前夕無所事事

慶應三年（一八六七）九月下旬時，長州藩希望利用薩摩藩船隻，將部分奇兵隊等諸隊的人員載運到大阪一帶，但到了十月，薩摩藩船隻依然沒有出現。即便看似支持長州藩的廣島藩也沒有任何動作。

十月十四日，第十五任將軍德川慶喜接納前土佐藩藩主山內豐信的建言，向朝廷提出大政奉還的請求，企圖藉此轉移討幕派的批評，並參與新政府掌握實權。對此，十五歲天皇（明治天皇）的祖父、中堅公家的中山忠能與岩倉具視商議，當天立即下達倒幕的「密詔」給薩長兩藩。

實際上，攝關家等有權參與重要決策的人，都沒有參與這個「密詔」的決議。換言之，「密詔」為岩倉與中山等擅自擬定的偽詔。而這個偽詔雖然對薩長兩藩以外的人保密，但卻已經足夠煽動薩長兩藩的藩士進行倒幕了。

十一月十七日，島津忠義（茂久，薩摩藩主）所率領的薩摩藩兵終於進入三田尻港，島津忠義與毛利敬親父子會合。

十一月二十五日，長州藩將奇兵隊等諸隊部份人員近五百人編成先遣部隊，分乘七船，表面上以廣島藩兵名義出發。二十九日，長州藩的先遣部隊到達西宮，之後，薩長的軍隊也陸續抵達。

正如前述，十月四日，在長崎的伊藤與哥拉巴商會簽訂租借商船一艘的契約後，即無事可做。此時，伊藤正好與醫學學生芳川顯正（賢吉，德島藩士，後任內相）相遇。伊藤雖然英語會話不錯，但閱讀能力卻感到不足，因此，便跟著芳川學習英文閱讀。

之後，伊藤從長崎乘坐英國軍艦出航，十二月上旬到達兵庫。<sup>12</sup>對於此次英國軍艦之行，伊藤如此回想：

當時，我到長崎去，遇到英國海軍司令官。「你要是沒甚麼事，要不要坐我的軍艦」，因為這樣，就登上軍艦，「從長崎到朝鮮的ケーロツパ島，繞了一圈，又進入下關海岸，然後前往兵庫」。<sup>13</sup>

回想的細節部分或許不完全正確，但毫無疑問地，儘管近畿方面情勢緊迫，可是伊藤卻無事可做，需要打發時間。

### 維新政權的誕生與岡山藩兵的衝突事件

抵達兵庫後，伊藤想加入長州藩的諸隊，但卻遭到隊長拒絕。此時，剛好過去曾有在三田尻設立英學校的計畫，召聘的美國人醫師ベデル來到兵庫，伊藤遂伴隨著他回到長州。也因為如此，慶應四年（一八六八）一月三日到四日間所發生的鳥羽、伏見之戰，伊藤未能有親身的體驗。

結果，伊藤在聽到鳥羽、伏見之戰，新政府軍獲勝的消息後，一月十日，順便搭上英國軍艦，十二日抵達兵庫。<sup>14</sup>

在伊藤抵達兵庫的前一天，十一日下午，發生一起日本人與外國人的衝突事件，即神戶事件。岡山藩家老日置帶刀所率領的部隊，奉新政府之命巡守西宮，因此通過神戶外國人居留地。事件的發端即是法國人不聽制止，強行穿越隊伍。隊伍中的瀧善三郎即以長槍刺向那名法國人。

在場的外國人即以步槍對準日置的隊伍，而日置的隊伍也應戰。此時，剛巧有外國公使團經過，認為這是

以公使、公使館及國旗爲目標的攻擊，因此，命令軍隊追擊，佔領神戸，並拿捕各藩的船隻等。

事件發生的隔日，日置到了京都，向新政府「參與」後藤象二郎報告此一事件。此外，十四日日置也以岡山藩主之名，向新政府提出報告。<sup>15</sup>

伊藤抵達兵庫，一知道這個事件時，便直奔「一直以來都很友善的」英國公使巴夏禮處。巴夏禮很生氣，認爲一直都把長州當朋友，如今發生這樣的事，「不得不認定，所有日本人全都是攘夷論者。」此外，巴夏禮也提到，正值幕府垮台、新政府取而代之的時候，新政府方面的人也不來打聲招呼，非常糟糕。

對此，伊藤指出，「三天內做一了結」，馬上前往大阪。大阪方面有外國事務取調掛東久世通禧駐守。伊藤首先談到他與巴夏禮公使見面一事，並建議首先應該向各國代表宣達王政復古的事實，接著再處理岡山藩兵的衝突事件。當下東久世馬上接受伊藤的建言，翌日十三日，任命他爲外國事務掛，讓他在新政府中任職。<sup>16</sup>因爲如此，一月十三日，新政府發布宣言，將繼承幕府所簽訂的各項條約（只是，日期爲一月十日）。

伊藤判斷，爲了贏得接下來與德川方面持續進行的戰爭，即戊辰戰爭，爭取外國公使團對於新政府的支持，是絕對必要的<sup>17</sup>，而木戶也支持這一方針。<sup>18</sup>

二月九日，依外國使節團主張，新政府承認岡山藩藩士無故襲擊外國公使及外國人，並加以道歉。此外，以負起所有責任爲名義，當天即命令瀧善三郎切腹。

對於岡山藩士這種與舊幕府時代的傳統無異的攘夷行動，伊藤應該是抱持著批評的態度。但對於外國公使團所採取的行動，他應該也見識到現實的嚴峻性。在事件解決後不久，二月一日，又發生了土佐藩兵與法國水兵的衝突殺傷事件，一般稱爲堺事件。因爲發生這兩件事，與伊藤相知甚深的木戶，在寫給伊藤的信中有下列一段文章，也可做爲旁證。

雖然說是「世界文明之國」，但也很難說彼此之間就沒有「粗暴之人」，一旦發生事故時，只要政府方面盡速採取「至當之所致」（最適當的措施），很自然地該國即能建立起威望，這也是萬國信守的道理。<sup>19</sup>

不管怎麼說，對於剛成立的新政府而言，神戶事件是個危機，但在處理上，伊藤發揮其實力，因而也建立起他在新政府中的地位。

### 穩定新政府與列強間的關係

慶應四年（一八六八）一月二十五日，伊藤就任「參與」，二月二十日，擔任「徵士參與職外國事務局判事」一職。當時新政府的組織分為三職（總裁、議定、參與）與八局。外國事務局相當於日後的外務省，以親王為督（最高長官），二至四人為輔（次官），有七至十一人的判事。而伊藤則因為神戶事件的處理能力受到認可，因而受命在新政府的外交部門中擔任要職。伊藤也參與前述堺事件的處理。

另一方面，在外交公使（大使）新赴任時，國王等國家元首必須允許其晉見，並接受到任國書。若依照這一外交慣例時，新政權成立，元首即為明治天皇，因此，天皇必須接見各國公使。

迄今為止，從未有過西歐人進入御所，更遑論有西歐人謁見天皇的前例。而就是因為木戶等人非常努力，方才得以改變這樣的習慣。<sup>20</sup>

終於，天皇允許在二月三十日（舊曆）接見英國公使巴夏禮、法國公使羅叔亞（Michel Jules Marie Léon Roches）、荷蘭公使ボルスブロック等。當天因為沒有翻譯，因此，伊藤受命為天皇的翻譯。但英國公使巴夏禮卻在前往御所途中，受到攘夷派的襲擊。當時後藤象二郎（土佐）、中井弘（弘三，薩摩）、五代友厚（才助，薩摩）等人為巴夏禮的引導者，跟隨在他身旁，遂與襲擊者奮戰，並將其斬殺。巴夏禮雖未受傷，但卻取消晉見，並寫信將事件告知法國公使。

伊藤從侍者手中接到巴夏禮公使的信，但卻靈機一動，對於已經進宮的法、荷公使等，隱瞞巴夏禮公使受襲擊一事，先順利完成晉見天皇的儀式。三月三日，天皇另外允許巴夏禮晉見。<sup>21</sup>

正如上述，三國公使得以順利完成晉見天皇的儀式，新政府不僅獲得列強的承認，同時也降低了天皇及其身邊的公家等對於西洋人的「過敏症」。

因為慶應四年一月到三月這二個月左右的活動成績，此外又有木戶的信賴，伊藤確保了在新政府中的地位，也鞏固了他在五月二十三日被任命為兵庫縣知事的基礎。兵庫縣知事為管轄神戶貿易港的要職，對於擅長與外國人交往、解決紛爭的伊藤而言，真正是個如魚得水的職位。



第二部

飛翔篇

## 與列強的交涉及知識的飛躍——兵庫縣知事、大藏官僚

### 出任兵庫縣知事

慶應四年（一八六八）四月十九日，伊藤被委任管轄神戶港外國事務。換言之，伊藤成了神戶港對外關係的全權負責人，可以發揮其所擅長的英語及與外國人的交涉能力。

就工作而言，例如，有關各通商港的貿易方面，依日本政府與列強交涉的結果，處理日本的金銀貨幣與洋銀的換算。因為兵庫被視為全國模範港，因此也需處理其他貿易港負責人的詢問。<sup>1</sup>

接著，五月三日，伊藤被任命為大阪府判事兼外國官判事，並管理兵庫、神戶兩港。府判事相當於現在副知事的職位。伊藤在成為舊幕府領大阪府副知事的同時，仍然是兵庫、神戶兩港的負責人。

二十天後，新政府在原幕府領地上設置兵庫縣，五月二十三日，伊藤被任命為兵庫縣知事。年方二六歲。與現在相比，當時的兵庫縣只是以兵庫、神戶兩貿易港為中心的狹窄區域，西邊的姬路藩、明石藩、赤穂藩等，東邊的尼崎藩等，北邊的福知山藩、出石藩、豐岡藩、宮津藩等，皆不包含在內。

但因為這個職位需要接觸各國人士，經常要做出外交上的決策，因而是地方官中最重要的職位。對於伊藤成為兵庫縣知事一事，好友井上馨在信中寫道，知事為「獨任」職位，民政及其他改革等，皆能依預期進行，因此深感羨慕。<sup>2</sup>

對於下級武士出身的伊藤而言，已具有等同於中小藩主的地位，並且實際上也擔任重要職務，因此其喜悅



應該終身難以忘懷吧！六月二十七日，他寫信給人在萩的父親，信中即表達得意之情及絕不忘「朝廷」「厚恩」的決心，這是因為擔任兵庫縣知事，有如「位列大臣」。早在一年半前伊藤即已經超越長州藩意識（第三章）。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此時，伊藤所忠誠的對象並非是仍然存在的長州藩藩主，而是朝廷。此外，信件之外，伊藤也寄給父親一百兩（約現在五百萬圓）。

而就在不久前，疼愛伊藤的養祖母於四月二十八日過世，儘管有此不幸事件，伊藤則與梅子夫人及長女貞子在神戸共同生活。貞子生於慶應二年（一八六六）年底，「活潑、健康」，此時約一歲半。此外，八月四日，梅子夫人生下次女生子。

在享受這樣的幸福生活之餘，作為兵庫縣知事，伊藤還是不得不處理貿易港的各樣事件。

### 建議廢藩置縣

舉例而言，曾發生過下列事件，即美國商船水手喝醉，拿小刀刺向警戒神戸港的德島藩士，之後闖入建設中的兵庫縣廳舍，並抵抗伊藤知事，最後遭到制伏。慶應四年（一八六八）九月八日改年號為明治，即明治元年（一八六八）九月八日，並決議，同一天皇在位時期不再更改年號。前述美國商船水手事件即發生在這個時期。之後，德島藩士因為傷重而死亡。

當時，政府位於京都。有關美國水手的處理問題，伊藤一方面與政府中負責外交交涉部門的外國官取得聯繫，一方面與美國領事及公使進行交涉。開港以來，外國人殺害日本人的犯罪事件，此為首例，也將成為前

例，因此伊藤希望對犯人處以死刑。但在不平等條約下，美國公使通知外國官，依美國方面的決定，水手被處以一年刑期，並遣送回國。外國官進一步要求美國政府應表達道歉之意，美國公使答應，事件遂告落幕。<sup>4</sup>

這次的事件，除了使伊藤心生不平等條約非改正不可的切身感受外，同時應該也深刻感受到「文明國」列強的蠻橫。

在發生這個事件前，慶應四年三月，盟友井上馨曾寫信給伊藤，內容如下：雖然說是小國，卻也是依公法與各國交往，但若是列強採取有違「公法」的行動時，我認為即使因開戰而亡國也不後悔，「實際上，外夷」非常傲慢。<sup>5</sup>

有關列強對日本的態度，不管是伊藤或井上似乎都對他們的傲慢強橫，感到憤怒。但在國力方面，特別是不具備軍事力量時，其實是無法有任何作爲的。因此，便有必要廢除各藩，建立近代化的中央集權國家，將軍事部門集中於政府。

到明治二年四月十日爲止，伊藤一直擔任兵庫縣知事，之後，因公家等保守派的反對，四月十二日被迫降職爲輔佐公家知事的判事（副知事）。

其間，伊藤因爲其改革思想，強化了與兩系統的人物及集團間的關係。

其中之一爲，在大阪府判事兼外國官判事時代，伊藤曾以書面向岩倉具視（議定兼輔相）提出「廢封建置郡縣」（廢藩置縣）的建議，因而受到賞識。岩倉則寫信給伊藤，並使用「過度讚美的言詞」，甚至稱「兄真乃吾師也」。

其次則是以長州藩的要角木戶孝允爲中心，井上馨、大隈重信（佐賀）、陸奧宗光（和歌山）等的集團。

與這個集團的交往愈深時，明治元年十月十七日，伊藤向東京的太政官出張所提出建言，建議將攻打會津

若松等自北方返回的將士編爲朝廷的常備隊。

此外，同年十一月，伊藤向太政官提出推動廢藩置縣的建言書，提議各藩將土地及人民歸還政府，並甄選藩士中「強壯」者爲朝廷兵員，有「吏才」者爲官吏等。其中，伊藤也主張，布告「天下列藩」（全國的藩），舉行「一大會議」，依「天下公論」來決定日本的基礎。而在提出這些時，依藤已有心理準備，將會受到新政府內部的強烈反彈。正如前述，爲此，伊藤不得不辭去兵庫縣知事一職。

除了上述伊藤的建言外，以木戶爲中心的集團，在言論上所受到注目還有，明治元年十月，伊藤對木戶提及：「（歐）字脫落？」洲式的協和政治難以模仿」。<sup>8</sup>

此外，翌年明治二年二月，井上馨寫信給伊藤，信中除了讚賞伊藤在論述將藩政歸還朝廷一事上，極其精采外，也提到看來有「幾分」符合「英國的國情」。

換言之，在明治元、二年的時候，包含伊藤在內的木戶集團已經將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及歐洲的共和政治列入日本近代化的參考模式中。但伊藤等完全不考慮立即將共和制或英國的立憲君主制導入日本。但毫無疑問的，他們是以極爲廣闊的視野來思考日本的未來。

### 木戶派的新進大藏官僚

明治二（一八六九）年五月十八日，伊藤升任會計官權判事（現在大藏省局長級），受命在東京工作。伊藤與木戶、井上等，共同由神戶港搭船，經橫濱港，五月二十九日抵達東京。

爲了訂定「商律」(商法)，伊藤的工作與以下商業、貿易、運輸等相關，擁有廣泛的權限。(一)指揮商人；(二)平穩物價；(三)設立金銀貨幣兌換處(兩替屋)；(四)促進金銀貨幣流通，掌控金銀貨幣市場；(五)促進貿易港的貿易進出口，指揮各項物品的買賣；(六)監督迴漕(船運)；(七)監督各商社及商稅等。<sup>10</sup>

但相較於會計官權判事的工作，伊藤最關心的卻是六月後成爲焦點的版籍奉還一事。在這場藩主將土地與人民歸還朝廷的改革中，成爲討論焦點的是，歸還後藩主是否就此世襲知事，或是任命新的知事。

正如去年所建議的，伊藤主張版籍奉還後，對於藩主授予爵位、給予俸祿，與公卿一樣，列爲貴族，並仿照列強的議會形式，將其列爲上議院議員，以及不拘泥於門閥，晉用人才。

木戶參與贊成伊藤的激進意見，卻強烈反對藩主世襲知事，但大久保利通(薩摩)參與及副島種臣(佐賀)等，卻認爲時期尚早，並不認同木戶的意見。結果，六月十二日的會議中大致決定，任命原藩主爲知藩事，並且可以世襲。

六月十三日，木戶在給伊藤的信中，寫下「無限痛嘆」的字句，並希望伊藤能與鳥尾小彌太(長州，前奇兵隊幹部)合作，向大久保及黑田清隆(薩摩，戊辰戰爭時的總督參謀)等進言。「伊藤馬上拜會木戶，翌日十四日，伊藤提出辭去會計官權判事一職的辭呈，井上馨(造幣局知事)也同樣提出辭呈。

對此感到震驚的岩倉及大久保立即拜訪木戶，尋求妥協方法，遂去掉「世襲」兩字。六月十七日，政府以許可各藩奏請版籍奉還的方式，任命二百六十二位藩主爲知藩事。此外，廢止公卿與諸侯(藩主)的稱呼，改稱華族。

另一方面，七月八日，政府進行制度大改革。新制度中，改行政官爲太政官，設置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納言，及參議數人，並以三職會議來決定國家的大政方針。同時新增神祇官，設置民部、大藏、兵

部、刑部、宮內、外務等六省，其長官稱爲卿。

木戶爲了推動改革，建議將大隈重信列爲「參與」（參議），但未實現，取而代之的卻是木戶所不喜的前原一誠成爲參議（長州，戊辰戰爭時的總督參謀，越後府判事）。木戶非常氣憤，便以體弱多病爲由，要求休假。<sup>12</sup> 最後，太政大臣、左大臣從缺，三條實美爲右大臣，岩倉具視及德大寺實則爲大納言，而木戶所不喜的副島種臣及前原一誠，以及大久保利通（七月三日）、廣澤眞臣（長州，大總督參謀，民部官副知事，七月三日）等皆被任命爲參議。

而木戶所期待的大隈，只不過在七月八日被任命爲大藏大輔（次官）。之後，大隈於七月二十二日轉任民部大輔，八月十二日兼任大藏大輔。伊藤於七月十八日被任命爲大藏少輔（次官級），八月十一日兼民部少輔。

七月七日時，木戶曾經向伊藤吐露悲觀的想法，說道「已經無能爲力了」；但到了八月七日，卻在信中向伊藤談到自己的意見，即便是「愚直」也好，只要是「誠懇」的人，都要很寬容地讓他進入「我黨」。<sup>13</sup>

木戶所以在八月上旬重新振作，大概是因爲已經可以預期伊藤與大隈能夠進入大藏、民部的中樞職位，這是兩個掌管財政及地方行政的最重要官署。木戶也認爲，早晚也要將井上馨弄進去。井上馨則在八月被任命爲造幣頭，十月被任命爲民部大丞（局長）兼大藏大丞的重要職位。

早在明治元年九月，木戶在隨同明治天皇巡幸關東時，就已經向天皇建言，推動公平政治，進用人才，並建議可以拔擢井上馨與伊藤博文。<sup>14</sup> 就這樣，木戶將大隈、伊藤、井上等三位心腹送進大藏、民部這兩個最重要的官署中，並分別擔任從次官到局長層級的中樞職位。

此外，藉由前述的版籍奉還及其後續的處理過程，木戶更加提高了對伊藤的信賴與期待，接觸也愈來愈深。<sup>15</sup> 而木戶之所以快速提高對於伊藤的評價，乃是因爲伊藤對於日本的將來，有個明確的藍圖之故。明治二

年八月上旬，在與伊藤見面後，木戶寫信給伊藤，其要旨如下。

「一夜之高論，實感佩服之至」，在萬國各自鼎立的世界中，若「人主」（領導人）沉溺於舊習，不改其統治方針時，人民也無法漸趨文明化，而日本也將捨棄文明，因此，上下絕不可採取此一態度。

但因為有長年的「舊弊」，不少人民因此獲得利益，因而聽聞上述說法而能理解者，萬人之中，幾乎不見一人。<sup>16</sup>

伊藤因為活用其英語能力及與歐美人士的交涉能力，以當時的日本人而言，可說是對歐美的政治與文明最具洞察力者；加上透過實務經驗，也了解到政治與行政的現狀。因此，對於伊藤考量之深，木戶也具有同感，因而有更高的期待。對於在遙遠的將來導入立憲制以及改革目標等方面，木戶與伊藤兩人有著共同的認知；此外，對於配合現在國民的程度，應該進行何種改革等，也有許多相似之處。

就這樣，伊藤成爲井上的上司。幕末的長州藩中，伊藤爲下級武士出身，相較於中級武士出身的井上，地位較低。但在維新後的新政府中，即便是在參與維新的人之中，舊藩的秩序也在逐漸瓦解。

此外，大隈也與伊藤一樣，不僅抱持激進式的改革態度，同時也具有行政能力。另外，大隈長伊藤三歲半，維新後爲佐賀藩的代表者之一，因此，其地位遠較伊藤爲高。就這點而言，在木戶派中，大隈爲僅次於木戶的有力人士。而伊藤在木戶派中，其地位不但僅次於大隈，也確保了作爲木戶能傾心相談、最親近心腹的地位。

## 推動實務與木戶的代理

明治二年八月到三年十月間，伊藤做爲大藏少輔兼民部少輔，首先與造幣頭井上馨協議，共同推動造幣寮的改組，交換外國人所持有的賈金幣，徵稅及大阪、河內、堺、奈良等各府縣的重新劃分等。

接著，推動東京橫濱間的鐵路鋪設計畫，明治三年六月一日，成功的在倫敦與英國東方銀行（Oriental Bank Corporation）簽訂合約，募集到一百萬英鎊（當時約爲四八八萬兩）的資金。其條件爲，票面一百英鎊，只付九十八英鎊，年息九厘，三年不還本息，十年分期償還。

之後，七月一日伊藤到關西出差，勉勵地方官，並就選定阪神間的鐵路路線，及設置車站所需土地等，擬訂計畫。此外，並與造幣頭井上馨及技師キンドル見面，就有關造幣法的改良方面，進行協議。<sup>17</sup>

其間，負責民政的民部省與負責財政的大藏省其大輔與少輔分別爲大隈重信與伊藤博文，而兼任兩省最高長官的卿則是伊達宗城，但兩人無視身爲卿的伊達宗城盡情展現權力，這即成了問題。這是因爲兩省爲最重要的官署，而行政大權卻幾乎皆歸於大隈與伊藤之手。

到了明治三年六月，三條實美（右大臣）、岩倉具視（大納言）、大久保（參議）等達成實施所謂民藏分離的協議，亦即將大隈昇爲參議，解除其兼任民部省與大藏省之職。但木戶（參議）的理想則是，將大隈列爲參議，讓其管轄民部、大藏兩省，儘早進一步推動改革。

對此，大久保、廣澤眞臣、副島種臣、佐佐木高行等四名參議以不能接受木戶構想爲由，提出辭呈，木戶妥協。結果，七月十日，民藏分離實施，大隈與伊藤則專職大藏省。此外，九月二日，大隈以原有的大藏大輔身分，升任參議。

民藏分離問題雖是在脫離少壯派官僚伊藤的掌控，由權力中樞的三職所推動而決定的，但大隈與伊藤卻以身爲木戶手下的年輕有爲改革派，而受到政府中樞的注目。四年後，在台灣出兵（牡丹社事件）的問題上，伊藤支持當時主導政局的大久保利通，但再過一年，大久保卻傾向於妨害木戶派的大隈與伊藤的改革行動。

另一方面，伊藤雖然身爲大藏民部省的少輔，但他不只對兩省的改革發揮實權，其他方面，例如他也介入兵部省的人事。

兵部省相當於日後的陸、海軍兩省。但廢藩置縣前，各藩各擁兵力，隸屬兵部省的陸軍僅有兩個大隊的長州兵，而其工作也僅是保衛皇居而已；換言之，並非重要官署。兵部省的實權則在三位文官手中，即公家的岩倉具視（大納言，兵部省御用掛）、長州派的木戶及薩摩派（海軍）的大久保。

兵部卿由有栖川宮熾仁親王等親王擔任，但主導權卻是在長州派的兵部大輔前原一誠手中。正如前述，前原也曾兼任參議，但在這之前的慶應四年九月，他與木戶的關係惡化。明治二年六月到三年八月間，木戶讓山縣有朋（長州出身，戊辰戰爭時任征討軍參謀）遊學歐美各國，並考慮讓他接任前原的兵部大輔職位。明治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山縣任兵部少輔；九月，前原辭去兵部大輔一職。<sup>18</sup>

明治二年八月，木戶向伊藤提到與前原的關係惡化。接著，三年二月木戶向伊藤問到，聽說從前原那裏傳出個令人非常不愉快的說法，若此事爲真，則不能置之不問，因此，亟欲知道山田顯義（長州出身，兵部大丞）等人的想法。<sup>19</sup>

另一方面，明治二年十月，伊藤甚至向木戶推薦兵部省的人選，例如他拜託木戶，希望他對於採用三浦五郎（三浦梧樓，長州出身，奇兵隊幹部）擔任奏任職官員一事，能夠盡力。<sup>20</sup>很快地，三浦即被任命爲兵部權少丞。

正如先前提及，明治二年七月十八日，伊藤成爲大藏少輔。伊藤似乎從這個時候開始便使用「博文」一



名，最早的例子為明治二年八月十四日寫給木戶的信。<sup>21</sup>或許是此時伊藤已經與大隈並列為木戶派最具實力者，相較於幕末以來的「俊輔（俊助、俊介）」或「春歌」的號，在推動改革之時，伊藤認為「博文」這一名字更加適合吧。

伊藤在回想中曾提到，「博文」這一名字乃是高杉晉作引用《論語》中的「博文約禮」，勸其使用的。<sup>22</sup>而伊藤之所以未在明治二年夏天之前使用「博文」一名，或許是考量到，那個時候的自己還年輕，而且也還不成熟吧。身為少壯官僚，深入並廣泛調查歐美情況，而後就日本的現況進行思考，繼而推動改革，這樣的伊藤正好符合「博文」這一名字。

### 美國考察更增添自信

明治三年秋天時，日本所流通的貨幣非常混亂，有舊幕府以及各藩所發行的各種貨幣，也有新政府為了應付眼前財政問題而發行的數量龐大的不換紙幣等。其中也混雜許多偽幣，因此物價波動非常劇烈，對於老百姓的生活及貿易也產生影響。

身為大藏少輔的伊藤已經研究過美國的國債償付法及紙幣條例等的書，認為其方法簡便並且合理，在推動的同時又能保存官民的權利。<sup>23</sup>此處，伊藤從幕末以來逐漸提升的英文讀解能力及實務知識發揮了作用。

十月二十八日，伊藤向政府提出建言，希望能去美國考察財政相關各種法令、國債、紙幣，以及匯率、貿易、貨幣鑄造等，以做為建立日本的制度的參考。

伊藤的建議立即受到採用，閏十月三日，伊藤受命赴美考察。隨員有芳川顯正（德島藩出身，因為伊藤的介紹，任職大藏省，日後出任內相等）、福地源一郎（櫻癡，之後經營《東京日日新聞》等政府系統報紙）等，共二十一人。十一月二日，伊藤等乘坐美國汽船（美國號），從橫濱出發，翌年明治四年五月九日，自美返國。

在美國期間，伊藤根據這段時間所作的調查向大藏省提出建議案，其中也包含採用金本位。另外，他也在回國後，六月二十三日前提出了大藏省官制改革案。在改革案中他主張，爲了實施獨立且不受其他所支配的政體，大藏省應該監督作爲這一巨大基礎的所有「財務」，因此大藏省應掌管全國財政，提供官署經費，改革稅法，訂定金銀貨幣的品位，募集公債，推動農業，獎勵商業等。企圖進一步擴大大藏省的權責，以推動日本的近代化。

此時，大藏省的最高長官卿從缺，主要官員則是木戶派的有力官僚，如大隈大輔、井上馨少輔、涉澤榮一權大丞等，而這些人應該也是支持伊藤的改革。

此外，在這次旅行中，伊藤也在華盛頓購買有關美國制定憲法的書籍。根據此書，當美國獨立、制定憲法之時，有二個人曾經協助華盛頓總統，即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約翰·傑伊（John Jay）。他們都是一流的學者，爲了讓美國成爲共和制國家，曾經對古今的共和政府的憲法進行調查。但過去以來，共和制僅在小範圍內施行，類似美國這樣的大國並無實行的前例，在「這樣大的國家」實施共和制，這打破了過去以來的例子，「這都是因爲那些人具有非凡手腕之故」。<sup>24</sup>

起初，伊藤赴美的目的僅是就大藏省實務與大藏省官制改革等進行調查，但在調查之餘他連美國憲法的制定過程也進行研究。透過美國這個成功的實驗，伊藤認識到以憲法來建構國家是多麼困難的事。

這次的美國之行，不僅是對於大藏省的改革，甚至在確定日本近代化的方向上，伊藤也擁有了很大的自

信。這點從明治四年六月二十日伊藤寫給木戶的信中，可以清楚看出。

信中一開始伊藤便提到，先前拜訪時，「種種激論」大大地觸怒您，深感抱歉；接著說道，因為木戶有容人擇善的雅量，因而不避忌諱，說出心中真正所想的事；進一步又說，每個人所想不同，這乃是上天有意如此，「現今文明各邦」並不會強要將其扭曲等。<sup>25</sup>

木戶與伊藤所討論的內容，實際上並不是很明確。可能是有關廢藩置縣及之後的制度改革，與將來立憲制度的導入等，伊藤的態度非常躁進，而木戶則加以抑制，結果伊藤便陳述「激論」。這不僅是因為伊藤的性格「剛凌強直」，也是因為伊藤已經對改革抱持極大的自信之故。

### 女兒之死、家人移居東京

明治二年七月，伊藤擔任大藏少輔，看起來即將開展一帆風順的人生之時，伊藤家卻遭遇極大的不幸。

那就是長女貞子，八月七日病死。一個僅僅只存活二年半的小生命。貞子與梅子夫人及伊藤母親一起住在神戶，是個非常活潑又健康的小女孩。相形之下，次女生子則身體虛弱，因此，據說伊藤在接到通知後曾說，病死的應該是生子吧！

木戶派的陸奧宗光（和歌山藩出身，兵庫縣知事），平日即多方協助伊藤家，因此，貞子的死訊也是由陸奧寫信通知伊藤。

九月底，伊藤爲了家人移居東京一事，來到神戶，同時也兼替貞子掃墓。之後，伊藤帶著母親、梅子夫

人、生子回到東京。此時，伊藤住在築地本願寺別院附近。

原本伊藤也打算接父親來東京同住，但十藏要收拾狹的房子及庭院，需要一些時間。但似乎也是在那年遷居到東京。<sup>26</sup>

當父親來到東京後，伊藤與母親、梅子夫人、生子等三代人，一同住在築地的家。後來，伊藤父母親在今戶租了一處類似小別墅的地方，兩人遷移過去。

之後，在赴美期間，伊藤又在高輪南町買了房子，梅子夫人、生子及父母親便移居此處。高輪寓所佔地面積廣大，伊藤回國後，又在裏頭另外蓋了小房子，以讓父母親頤養天年。十藏原本即喜歡農作，因此也在寓所空地上開闢農園，享受餘生。<sup>27</sup>

伊藤成爲大藏少輔，對於自己的地位有了自信後，將雙親接到東京，與梅子夫人、生子等共同居住。但隨著伊藤升任高官，因爲伊藤習慣西歐化的生活型態，在生活方式上，伊藤夫婦大概與父母親間有些難以契合之處吧。從在寓所內與雙親分開居住一事可以窺知，伊藤對於雙親及梅子夫人的體貼之情。

繼這之後，伊藤家的大事即是收養井上馨哥哥的兒子勇吉（之後改名爲博邦，繼承伊藤家）。勇吉原本扶養在山口，由梅子夫人於明治六年（一八七三）一月六日帶回東京，二十一日，以盛宴招待井上夫婦，並舉行祝賀儀式。<sup>28</sup>而此時正值伊藤擔任岩倉使節團的全權副使，赴歐考察之時（第五章）。

勇吉生於明治三年二月二日，被伊藤家收養時爲兩歲半多，伊藤女兒生子則爲四歲。

勇吉在母親過世後，由井上馨的母親，即勇吉的祖母撫育，但祖母病死。而之所以會收養勇吉，據說是因爲井上馨的母親生前曾經拜託梅子夫人照顧勇吉。收養勇吉一事，可在伊藤明治五年八月十九日的信中得到確認，<sup>29</sup>因此，有關於論收養一事應該是在這之前發生的。

伊藤於收到勇吉已經從山口來到伊藤家的信後，在給梅子夫人的信中寫道：「最近來到家裡，請好好撫育」，「一定要像原本就是親生小孩一樣，沒有隔閡地來教養他」等。<sup>30</sup>

這段時期，伊藤寫給梅子夫人的信中，漢字較少，以平假名居多。這是因為伊藤考量到梅子夫人的讀解能力，這也顯示出伊藤體貼的一面。但從一八八二年四月左右的信開始，漢字增多，已經有如一般的信件。這是因為梅子夫人的學識增長，從這裡也可以了解到她的上進之心。<sup>31</sup>

收養勇吉的發端是因為井上馨的母親喜愛梅子夫人，因而將孫子託付給她。由此也可得知，梅子夫人的溫厚性格。日後，勇吉在維繫伊藤與井上的政治合作上，發揮了作用。

但一開始時伊藤並不打算收養勇吉。勇吉被伊藤收養時，正是井上被木戶嫌惡，處於「若是被捨棄，也沒有辦法」的絕望中，可謂孤立無援的狀態。<sup>32</sup>事實上，五月時，井上不得不辭去大藏大輔一職。

儘管此時的井上處於危機之中，但伊藤仍然照預定計畫，收養勇吉。對於伊藤這般的為人處事及講義氣，井上深受感動，因而在兩人之間形成了終生不斷的政治同盟。

之後，儘管明治七年六月底到七月間，伊藤喜獲麟兒，但生下後不久，即告夭折。<sup>33</sup>從井上與木戶皆對男孩的夭折相當關切來看，這個男孩應該是梅子夫人所生。

前年十月，伊藤升任參議兼工部卿，成為太政官制下的內閣成員，權力進一步增大（第六章）。在克服失去期待已久的男孩的失意之餘，伊藤過著忙碌的生活。

## 岩倉使節團的特命全權副使——廢藩置縣、征韓論的政變

### 理解到廢藩置縣的限度

正如上一章所說明，明治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爲了確立財政制度，伊藤大藏少輔向政府提出建議，希望能赴美進行調查。

就在稍早之前的九月時，大久保利通（薩摩，參議）企圖推動廢藩，他首先獲得公家的主要人物岩倉具視的同意，其次也獲得三條實美（右大臣）的同意。考量到中央政府財政困難，因此大久保也認爲廢藩實乃不得已之舉。木戶方面，因爲伊藤也曾經如此主張，因此從一年前版籍奉還時開始，便認爲有廢藩的必要，因此當然也贊成。

要想成功廢藩，有兩大要因，第一，要讓回到鹿兒島的西鄉隆盛再度回到東京；第二，最重要的是以薩長爲中心的雄藩的團結。爲了要讓西鄉能夠回到東京，西鄉之弟西鄉從道（信吾，兵部大丞）十月十四日回到鹿兒島。伊藤也是因爲見到這些變化，才會提出赴美的建議。他希望在美國獲得新知識後，之後再試圖將大藏省轉換爲廢藩置縣後的中央政府的軸心。

翌年明治四年五月九日，當伊藤回國時，進行廢藩的主要準備工作已大致完成。六月中旬，從薩長土三藩徵調約八千名御親兵，向東京集結。

接下來的問題爲，誰將成爲政府的中心。當時，在公家方面，三條爲右大臣，岩倉爲大納言；舊藩士方

面，大久保、木戶、大隈等六人爲參議。這些人構成了三職，即太政官制下最高的政策決定機構。明治天皇年僅十八歲，政府的政策由內閣會議決定，除了與天皇本身有關的宮中事務外，對於內閣會議的決定，天皇幾乎照准。

正如前述，伊藤爲了監督新貨幣的鑄造等，六月二十四日赴造幣寮所在的大阪，就在那之前，他提出大藏省官制改革案。而這是因爲他將想法付諸實踐，亦即廢藩後以大藏省爲各官署的中心，推動近代化的改革（第四章）。

之後，六月底到七月中旬這段期間，以木戶爲首，井上馨（民部少輔）、山縣有朋（兵部少輔）、鳥尾小彌太等木戶派的人，爲了就廢藩進行最後的協調，與西鄉、大久保等薩摩有力人士進行交涉。但出差中的伊藤，則只是從大阪靜觀事態的發展而已。

七月十四日，廢藩置縣的詔書下達，十五日，由二百名舊藩主所擔任的知藩事，全數遭到罷免。就這樣，在沒有太大的混亂下，以薩長土所徵召而來的御親兵爲軍事後盾，廢藩置縣順利實施。

另一方面，到七月底的人事方面，三條爲太政大臣，岩倉爲外務卿（十月八日任右大臣），木戶、西鄉隆盛、板垣退助、大隈等爲參議。開始時，大隈兼任大藏大輔，但七月二十七日時則轉由井上馨出任；至於大藏卿則在六月二十七日，由大久保擔任。<sup>1</sup>

而薩摩的有力人士大久保之所以就任大藏卿而非參議，主要是爲了抑制木戶派，如大隈大輔、伊藤少輔、涉澤榮一權大丞等人，因爲他們以大藏省爲中心，推動激進的近代化。

對於伊藤而言，期待的廢藩得以逐漸實現，是件令人高興的事，但也有令人生氣的事，那就是親自赴美調查，並視爲日後推動近代化的大藏省體制，遭到新任大藏卿大久保的阻礙。大久保成爲大藏卿之日，盟友井上

馨被迫從大藏少輔轉任民部少輔。

在東京，有種說法廣泛流傳於朝野之間，即是有股暗流企圖讓大隈辭去大藏大輔一職，而岩倉已經開始產生動搖了；但因為井上的努力，這種說法逐漸沉靜下來。七月十三日，大阪出差中的伊藤從山田顯義（長州，兵部大丞）處得知此事。他寫信給井上馨，內容大致如下：大隈進到政府已經四年，經常相互討論「國事」，乃是個在「艱難危急」時共同肩負國家重大責任的人，但都已經過了四年，還不能判斷其人（大隈）的忠奸及有無才能，是應該覺得可笑，還是應該覺得可恨；此外，大隈在大藏省可以進行制度改革，因此不能簡單去職；（大隈被迫辭職）如果制度改革變得困難時，希望自己能就此轉任造幣寮，並請將此事適度告知木戶。<sup>2</sup>、

在職位上，造幣頭低於大藏少輔，伊藤因為大藏省的改革前景逐漸黯淡，有些自暴自棄，因此透過井上馨來獲得木戶的協助。

### 絕望

但伊藤的願望並未實現，大隈離開大藏省，專職參議，明治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井上馨任大藏大輔。井上馨為盟友，並同為木戶派，但相較於大隈，其推動改革的能力明顯較差。更有甚者，同日，伊藤以大藏少輔身份轉任租稅頭。顯然，伊藤遭到降職。

約一年前，大藏省的主要職位由大隈大輔、伊藤少輔，及井上馨大丞等佔有，明治三年十一月，井上馨升任少輔，與伊藤同等職位，儘管如此，但很明顯地，在美國的伊藤與大隈並列為領導大藏省的要角。這樣的伊



藤現在卻屈居井上馨大藏大輔之下。當然，這在伊藤與井上馨間不會存在任何芥蒂。伊藤將怒火轉向大久保大藏卿。

七月二十七日所公布的大藏省制度改革也傳到了出差到大阪造幣寮的伊藤處。對此，伊藤以強烈的口吻寫信批評，並於八月二日寄給大隈參議、大藏大輔井上馨、大藏權大丞涉澤等人，其旨趣如下。

「傳聞中有部份與我大藏省的創立有關，其內容與我的意見頗有差異，實在令人驚嘆，因此也不能不加以辯駁。」七月二十七日所公布的内容中，廢止大藏省監督司，新設統計司，但這與六月下旬（伊藤）擬定（大藏省創立概略）時，與諸君所討論的内容差異甚大。此外，在造幣寮的出差中，根據（大藏省創立概略）草案，大藏省將使用的簿冊已經設計完成，有部份則已經進行「（為印刷之用）雕刻」，若是這樣的制度改革，則簿冊已屬無用，無端浪費金錢及「心力之勞」。懇請將此書上呈廟堂（內閣），就大藏省設立法的良否進行討論，並請盡速回覆。<sup>3</sup>

這是給大隈等三人的信件，但信中並無閱後請「立即焚毀」的要求，可見伊藤並不介意外傳，因此，明顯是對於大久保的批判。伊藤個性好強，但這次或許因為絕望，因此有些流於意氣用事。

再者，有如屋漏偏逢連夜雨般，八月五日，伊藤被任命暫時兼任造幣頭。伊藤在七月十四日給井上馨的信中，因為自暴自棄曾寫下想轉任造幣寮一職，如今卻真的實現了。

## 木戶的好意

木戶擔心腹伊藤的狀況，八月十五日，他寫信給伊藤說明政府的內情。依信中所描述，原本這次改革時，以有必要任命人員爲由，因而提出將大藏省「全權」委任伊藤，此時隱隱然間，議論紛飛，其狀況甚至一時之間也難以用筆墨形容。此外，木戶認爲伊藤應該不預期地回到東京，並對此徵求伊藤的同意。但木戶也提到，有人強烈主張因爲大阪還有許多要事處理，希望伊藤暫時留在大阪，因而拜託伊藤能留任租稅頭兼造幣頭職位。<sup>4</sup>

木戶推舉伊藤爲大藏省的「全權」一事，意味著想讓大久保大藏卿擔任參議，而以伊藤爲大藏卿，讓井上大藏大輔成爲部下，進而推動改革吧。但此事應該是遭到大久保的反對，以致無法實現。

於是，木戶爲了讓伊藤擔任大藏大輔，便企圖讓井上馨擔任新設立的工部省的大輔，但又遭大藏卿大久保反對，因此也無法實現。<sup>5</sup>

因爲反對伊藤的風潮比想像中要來得強，木戶不得已，只好推動伊藤成爲工部大輔；九月二十日伊藤上任。工部省乃是爲了推動殖產興業而成立的新官署，當時工部卿懸缺，因而伊藤成爲工部省最高長官，總算暫時保住體面\*。

山縣爲兵部省大輔，因爲卿的職位懸缺，也是最高長官。廢藩置縣後的兩個月內，伊藤、山縣、井上等，分別成爲工部、兵部、大藏（大久保爲卿）等省的大輔，無論卿是否懸缺，若考量到官署的重要性時，三人幾乎可說位居同等地位。但若是考量到廢藩置縣前明治四年六月時的立場，如今三人之間，伊藤的地位可說相對較低。這是因爲伊藤過於躁進，因而招致大久保等有力人士的抑制。

兩年前版籍奉還之時，伊藤的目標爲廢藩，而這次則是以廢藩置縣爲契機，推動大藏省的制度改革及以大

藏省爲軸心的激進近代化政策。此時伊藤所期待的是木戶的政治影響力及井上馨等木戶派的官僚，但皆遭到大久保等的阻止。伊藤或許認爲，若不讓大久保理解近代化爲何物，要推動激進的近代化改革相當困難。因此，正如以下所見，藉由參與岩倉使節團這一契機，伊藤開始接近大久保。

\* 有關伊藤成爲工部大輔的理由，有以下各種見解：一、明治四年八月以後，省內興起對立，伊藤成爲工部大輔乃是爲了解決這一問題。<sup>6</sup> 二、因爲井上馨與三井財閥等「政商」，過從甚密，他對於官營企業有興趣，因而長州派迫使後藤象二郎工部大輔轉任左院議長。<sup>7</sup> 三、主要是因爲民藏分離後，山尾庸三等技術官僚的期望。<sup>8</sup> 四、因爲後藤象二郎工部大輔同意兵部省對於橫須賀造船所的移管要求，因此造成後藤與山尾庸三等技術官僚的對立，而爲了解決對立，因此讓後藤離開工部省。<sup>9</sup> 前述各種說法皆侷限在工部省的問題上，來檢討伊藤就任工部大輔的問題，因此，有其不足之處。真相則是，因爲無法達成木戶、伊藤等所希望的伊藤就任大藏省要職這一課題，因此在尋找適合的職位時，找到了工部大輔一職。一、三、四等點，也很合適，但皆非主要原因。

## 岩倉使節團的出發

當廢藩置縣的改革就緒時，明治四年九月，派遣全權大使赴歐美，以進行修約的氛圍，逐漸升高。安政五年（一八五八），幕府與美國締結修好通商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其中規定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也無關稅自主

權。而條約的改訂期限為即將到來的明治五年。

在這之前，赴美的大藏少輔伊藤等就已經強烈促請政府進行修約的準備。但日本尚未制定類似歐美的法律，因此還不是能夠締結有利新約的狀態。

因此，爲了與歐美各國就修約一事進行協議，政府遂決定派遣使節團。依據岩倉使節團的「事由書」，可以了解到使節團的態度爲，毫無隱瞞地向歐美各國說明日本的現狀與課題，並從這些國家學習國家改革的方針與手法。其中，也可以看到可說近乎天真的對歐美各國的依賴之心。包含伊藤在內，當時日本政府的要人，尚未充分培養出賭上國家利益、冷靜交涉的外交觀。<sup>10</sup>

在考慮使節團的中心人物時，以外務卿岩倉具視最受注目。日後，伊藤在回想當時情景時，曾如此敘述。

（岩倉作為特派大使的話題興起時）公（岩倉）首先找我，誠懇告知有關自己巡訪歐美一事，想讓我作為副使隨行，因為若是自己一人，做不了什麼事，請（我）一定要答應。我當然很樂意同行，但一想到視察結果要能實行時，即感到更需要有政府中的有力者同行，因此建議讓木戶、大久保同行。公當場立即同意（中略），（岩倉使節團回國後）日漸獲得公的信賴，直至公薨去為止，始終不渝。<sup>11</sup>

伊藤的回想中包含兩個重點。其一，儘管廢藩置縣時，對於大藏省改革的問題，伊藤異常激烈的批評政府，但從明治元年伊藤向岩倉提出廢藩的建言書以來，岩倉對於伊藤的信賴，持續不斷。而在回國後，這樣的信賴更加增強。正如後述，此事從征韓論改變時代代理太政大臣的岩倉的行動，及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的岩倉的舉措等，即可輕易看出。

其二，除了木戶外，伊藤也向岩倉建議讓大久保一起同行，大久保是廢藩置縣後妨害其進行大藏省改革的人，而事態的進展也如同伊藤的建議。伊藤藉由大藏省改革失敗的挫折經驗，反省自己的自傲；此外，伊藤也想藉由見識歐美的社會促使大久保改變，同時他也想藉此機會，使自己與大久保間的溝通更加良好。因此，伊藤才會建議，岩倉使節團不該是個由關係良好的改革派集團所組成，而是應該由那些已經考量到實行改革的人來組成。由此也知，伊藤的成長及其對於維新改革的責任感。

另一方面，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參議西鄉隆盛與板垣退助等，基於內政尚未整頓為由，反對木戶、大久保等有力人士離開日本。但在九月十七日這個階段，大久保對於參加使節團非常熱心，拜託岩倉說服西鄉、板垣。而木戶方面，最晚在九月十九日時，已經決定使節團成員為岩倉、木戶、大久保、伊藤、山口尚芳（佐賀、外務少輔）等，並聽取伊藤的意見，若伊藤同意人選，則託其告知岩倉。<sup>13</sup>

這一陣容與最後所決定的使節團成員相同。這或許是岩倉與伊藤兩人在決定大致的架構後，木戶感到不快，因此，岩倉改用向木戶諮詢的形式，讓整件事得以就此說定。此外，即便到了九月二十七日，板垣對於木戶的出行仍然嘖有煩言，但木戶、大久保、伊藤等則繼續推動此一計畫。<sup>14</sup>

十月八日，政府做出決議，為了協議修約，決定遣使赴歐美各國。當天，升任右大臣的岩倉被任命為特命全權大使使節團團長。此外，正如前述，木戶、大久保、伊藤、山口等被任命為特命全權副使。岩倉、木戶、大久保等三人並不諳外語，山口會英語及荷蘭語，而伊藤則不僅會英語，在與岩倉、木戶的人脈關係及身為官僚的經驗等方面，相對較好。因此可以預期的，伊藤將掌握使節團的主導權。

其他方面，佐佐木高行（土佐、司法大輔，之後任侍補，為天皇的近臣）、侍從長東久世通禧（公家）、山田顯義（長州，陸軍少將）等七人被任命使節團的理事官。成員中加入公家的侍從長東久世通禧，是為給宮中的改革帶來

刺激；而木戶派山田的加入則是爲了導入徵兵制等軍事改革。

此外，在木戶及伊藤這一派中，大隈（參議）、井上馨（大藏大輔）、山縣有朋（兵部大輔）等則留在國內。他們扮演者監督「留守政府」、向木戶通報的角色。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一點，岩倉使節團自大使以下四十八人，同行留學生五十四人，乘坐美國號，離開橫濱港，航向舊金山。留學生中有五名女子，其中一人爲六歲的津田梅子。日後，她結束在美國十一年的留學生涯，回到日本，有段時間曾以家庭教師的身分，住進伊藤家（第十一章）。

### 與木戶間存在著若有似無的裂痕

十二月六日（一八七二年一月十五日），岩倉使節團一行抵達舊金山，受到盛大歡迎。之後，在美半年，在英四個月，法國二個月，德國一個月，俄國半個月等，以一年半的時間，遍訪歐美各國。

抵達舊金山時，只有團長岩倉還維持傳統髮型及服飾，但在美國度過一個月後，他卻已經改穿西服。一八七二年一月十七日的紐約時報如此評論伊藤：「雖然只有三十歲左右，卻是個進步開明、前途有望的政治人物」。<sup>15</sup>

明治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使節團抵達首都華盛頓，二月三日開始進行修約交涉。但美國國務卿指出，日方並未攜帶全權委任狀，爲此，大久保及伊藤返回日本，在獲得委任狀後再度於六月十七日抵達華盛頓。<sup>16</sup>

兩人在返回日本取得委任狀的這段期間，岩倉及木戶等獲知訊息，美方將從日本方面取得衆多權益，亦即

美方打算在治外法權及關稅自主權方面稍做讓步，以換取自由地在日本國內旅行，獲得與日本人在商業上交易的權利，並讓日方承認美國人可以取得不動產等。此外，他們也了解到，依照舊條約的最惠國待遇條款，若與美國締結新約，則其權益也將自動賦與其他列強。<sup>17</sup>

對此，使節團向美方提議，召集列強代表在歐洲某地舉辦修約會議，但美方對此並未回應。因此，就在大久保及伊藤返回華盛頓時，日方向美國提出中止交涉，而修約談判也就此告終。<sup>18</sup>

在這一連串的過程中，木戶開始對他所設定為修約交涉要角的伊藤及森有禮（中辦務使（代理公使））抱持不信任感，特別是森有禮，木戶對其反感不斷加深，因為森讚揚美國風俗，卻貶抑日本的風俗。<sup>19</sup>

再者，大久保與伊藤回日本取得委任狀，花費不少時間，也讓使節團等了四個月以上，木戶認為這與當初的說法有異，「非常不適當」，因此，也對大久保抱持不滿。當六月十七日中止與美國的交涉時，木戶覺得「百餘日的苦心」及大久保與伊藤特地長途奔波回日本等，「盡皆歸於泡影」，也表示了失望之意。此外，木戶也自我反省認為，為國做事，開始時便非得「謹慎沉默」、「殫精竭慮」不可。

之後，木戶日漸自我嫌惡。例如，七月二日給杉孫七郎（長州，秋田縣令）信中即寫道，雖然我們是在「不熟悉」的狀況下，擔當此一大任，但實際上也難以卸責，這即是俗語說的「一知半解，自作聰明」等。此外，在九月十四日給井上馨信中也提及，歐美各國雖然進步，但卻非「一朝一夕」而成，其背景非常深遠，很多言必稱「日本開化」的人，不過只停留在「皮膚上（表面上）」的事物等等，木戶強烈感受到日本與西歐間的巨大差距。<sup>20</sup>

而讓木戶的憂慮更加擴大的是，自己不懂外語一事。從明治五年二月在華盛頓時開始，木戶因為不懂外語，無法詳知各地狀況，曾在信中提到，內外之事盡是些令人浩歎的事，儘管胸懷大志，但連一半都無法達

成；加上，成爲使節一事乃「一生之誤」，「即使現在後悔」，也無濟於事等等。<sup>21</sup>

性格上一板一眼的木戶，精神上受到壓迫，因而無法適應國外的生活。

這一來，原本長期以來關係良好的木戶與伊藤的關係，也隱約產生了裂痕。伊藤會如此回想：「我再度從日本來，從美國到歐洲，都曾與木戶公見面。但木戶公對我的態度有了變化，究竟是怎麼回事，我一點都不明白」。<sup>22</sup>

明治五年九月十四日，有關大藏省的經營等爭議，就連在日本的井上馨，都避不開木戶的怒火。翌年明治六年一月二十二日，井上馨在給盟友伊藤的信中提到，「若被木戶先生捨棄」，也是沒辦法的事，並不打算強作解釋（第四章），說明被逼到谷底的他已經有了覺悟。

### 與大久保、岩倉間的關係

另一方面，大久保與木戶一樣，也不懂外語，但大久保對於使節團的體驗，其態度卻是正面的。明治六年一月，他從巴黎寄給俄國留學中的西德二郎（薩摩藩）出身的信，即是其中一例。內容如下。

我也獲得機會來到歐美各國，得以充分見識到各式各樣的場所，有益之事不在少數。但無論到何處，「既盲又啞，有如木頭人」，實在令人極感困擾。（中略）請調查俄國的政體及地方官規則，並加以翻譯。此行不僅能夠廣泛地調查英美法等國事物，同時也了解到，「其進化程度，已高出數層，我



國各項事務遠不及（近代化程度已領先數個階段，日本無論如何都追趕不上，因而無法成為日本的參考）。因此考慮到，普魯士、俄國等可以成為「範例」之事，必定較多，因而特別留心兩國之事。<sup>23</sup>

在伊藤看來，大久保是個「沉毅」，富忍耐性的人。伊藤曾回想：明治四年，「身為使節一起到外國去以後，開始與大久保關係變得親近。之後，一直到大久保公身歿為止，諸事大概都會與我商議」。<sup>24</sup>

大久保與木戶不同，對於伊藤沒有留意到委任狀一事等，他認為這是此一時期日本整體文明程度的低落所造成的疏失，因此並沒有對伊藤生氣，也不會看輕自己。此外，首次出遊海外，廣泛見識歐美各國後，不但其過去以來的保守姿態已不復再見，並且也確立立場，企圖以德國、俄國等為模範。也因為如此，大久保與伊藤的關係逐漸親近。

就伊藤本身而言，偷渡到英國、以大藏官僚身份赴美進行半年的調查等，儘管他已經有逗留歐美的經驗，但英國的經驗是短暫而且是在不成熟的年輕時代；此外，當年的美國比起英法等國，相對是較落後的國家。因此，這次可說是伊藤第一次廣泛而又深入的認識到西歐各國。伊藤到十數年後，直到制定大日本帝國憲法為止，都以德國式保守立場為軸心，從這點即可充分說明，因為使節團之行，他再度震驚於歐美與日本間的差距，並受到極大的衝擊。

對於另外一位有力人士岩倉具視，伊藤的評價為：是個「豪邁、果敢、明敏」，「對於事情的是非得失，極為分明」的人物。而岩倉具視也在使節團後，與伊藤間的關係逐漸加深。<sup>25</sup>此外，岩倉也與大久保相同，對於使節團所發生的事情，冷靜接受，因而加深了與伊藤間的關係。

透過岩倉使節團的經驗，伊藤與木戶、大久保，及岩倉等，較過去更加了解日本與歐美間的文明差距\*。

不僅如此，更充分了解到，列強的外交官、政治人物等，表面上看來雖然對日本抱持善意，但骨子裡還是考量本國的利害關係而採取行動。<sup>26</sup> \*要與列強對抗，就必須腳踏實地勵行近代化。

此外，雖然伊藤也對木戶在國外的情緒性行動，稍感不解，但卻也獲得了對伊藤而言，過去以來一直是個妨害者的大久保的信任，同時也加深了與岩倉間的關係。明治六年九月十三日，伊藤與岩倉大使等共同回到橫濱。

\*在使節團巡訪期間，伊藤似乎大量購入他認為有助於實務等的洋書。依據山口尚芳在明治八年四月以前，任職外務少輔期間所寫的信件顯示，伊藤贈與關係親近的芳川顯正（德島、大藏省、工部省官僚，日後擔任內相）洋書五四〇冊。除此之外，也有部分與外國事務相關的書籍留在伊藤手中，有些則已經送到正院、外務省。<sup>26</sup> 透過閱讀洋書、深化所見所聞，正是伊藤對於西歐的洞察力的泉源。

\*岩倉使節團後，一八七三年十月到一八七九年九月間，東京流傳霍亂，此時日本政府規定，從地方來的船隻必須在長浦（現橫須賀市）停留十日，以調查有無患者。對此，伊藤認為，英國公使巴夏禮似乎要求縮短期間，但若是因為英國公使的壓力而縮短期間，則無法樹立政府的威信。因此，伊藤告知外務卿寺島宗則，他打算知會神奈川縣警視局，若船隻於航行中並無病患，檢疫醫師也認為安全無虞時，則停留五日以上也無妨。<sup>27</sup> 即便日本的規定完善，但身為舊識的英國公使巴夏禮也倚仗實力，採取粗暴的行動，因此，對於列強的恣意行為，伊藤應該感受甚深。

## 征韓論改變的開始

明治六年一月十九日，留守政府下令，要求使節團副使木戶孝允及大久保利通兩人回國。這是因為，在日本國內大藏大輔井上馨所掌管的大藏省與他省間，衝突不斷；此外，與俄國間的庫頁島領有問題、台灣及朝鮮問題也成爲重要課題。

大久保與木戶分別於五月二十六日、七月二十三日回國。留守政府內部認爲，朝鮮拒絕開國乃是對日本的侮辱，因而在木戶及大久保等回國前，贊成以武力爲後盾來做爲交涉手段的聲浪逐漸增強。

其間，在留守政府的內閣會議中，西鄉的主張獲得多數人的贊成。他提議，首先派遣全權使節至朝鮮，說服朝鮮開國，若朝鮮還是沒有回應，則將「其罪」公布天下，並進行征討。

木戶回國後，太政官制下的內閣會議成員有：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左大臣（缺員）、右大臣岩倉具視（歐遊中）、參議西鄉隆盛、木戶、板垣退助、大隈重信、後藤象二郎（土佐）、大木喬任（佐賀）、江藤新平（佐賀）等八人。大久保雖然擔任大藏卿的要職，但因爲並非參議，因此不是內閣會議的成員。

之後，受制於西鄉的決心，八月十七日，三條召開內閣會議，雖然決定遣使赴朝鮮，但附加條件爲：待岩倉回國後再進行評估。此外，三條也前往箱根，面見停留於此地的天皇，八月二十三日，天皇裁可內閣會議的決定。<sup>28</sup>

正如前述，九月十三日，岩倉與伊藤一起回國。岩倉、木戶與大久保等三大政治要角，基於使節團的體驗，認爲應優先推動日本的內政改革，反對遣使赴朝鮮。清朝一直將朝鮮視爲屬國，所以此舉可能會使日本與清朝發生戰爭。伊藤也是抱持相同的想法。

但岩倉、木戶與大久保等三人認為，現在已很難改變內閣會議的決定。木戶因病未出席內閣會議，大久保也不願意就任參議。大久保或許是想避免正面與同鄉的西鄉對決吧！

### 「剛凌強直」伊藤的活躍

一八七三年（明治六）九月二十二日，伊藤拜訪大久保，表達二十三日將與岩倉攜手打破僵局的意思。<sup>29</sup>二十四日，伊藤拜訪臥病的木戶，而黑田清隆（薩摩，開拓次官）也與岩倉見面。黑田向伊藤表示，若是大久保再與西鄉好好商議時，也並非沒有可能性。<sup>30</sup>就這樣，伊藤與岩倉開始積極行動。正如下述，兩人攜手合作這點直到政變後期，皆無改變。

首先岩倉想讓大久保出任參議，以改變現有的形勢。因此，自九月二十五日開始，在伊藤與黑田的協助下，正式有所行動。九月二十七日，岩倉告知伊藤，他與黑田商議的結果為，雖然目標是讓大久保就任參議，但萬一有困難，即以「西鄉」來取代。<sup>31</sup>由此可知，在征韓論改變的過程中，岩倉、伊藤與黑田對於西鄉隆盛有著深厚的信賴。因此若好好說明，西鄉應該能夠理解，三人對此寄與希望。

十月十日，大久保終於承諾就任參議，十二日上任。對此，木戶也感到高興。<sup>32</sup>

十月十四日，內閣會議召開。除了臥病的木戶外，大臣、參議全員出席。西鄉主張派遣使節，岩倉及大久保則反對，最後未能達成決議。翌日十五日，內閣會議再度召開，西鄉與木戶缺席。與昨日一樣，大久保主張延期派遣使節，但其他參議則認為，應該要順從西鄉的意思。結果，為了避免西鄉辭職，太政大臣三條立即決

定派遣西鄉赴朝鮮。大久保決心辭去參議一職，遂離去。

十月十七日，大久保向政府提出參議的辭呈並辭退位階，<sup>33</sup>右大臣岩倉具視也提出辭呈，另外，木戶也表達辭意。「慎微謹小」的三條再度動搖，十八日一早即派人赴岩倉處，託其代為上奏自己辭官一事，之後，突然發病，意識不明。

岩倉一知道三條的事後，十八日，立即寫信告知伊藤，今晚或明早七點前請來訪，若是今晚，十點以後也無妨。<sup>34</sup>由此可知，在決定自己行動時，岩倉選定了伊藤做為其最重要的商量對象。

之後，岩倉透過大久保，十九日，黑田藉由吉井友實（薩摩，宮內少輔），再透過宮內卿德大寺實則（公家）這一管道，遊說明治天皇，企圖讓岩倉代理太政大臣。明治天皇年僅二十歲，別無他法只能接受岩倉、大久保等人的謀略。

同一天，伊藤也向參議大隈重信說明大致的作法，並獲得支持。此外，在確認天皇也支持自己這邊時，伊藤在給木戶信中寫道：「即使火中也跳入」。<sup>35</sup>

隔天的二十日，天皇行幸三條宅邸，接著又臨時前往岩倉宅邸，並對岩倉提到，希望能代替生病的三條，協助天皇。<sup>36</sup>當天，木戶以伊藤性格「剛凌強直」，向岩倉推薦伊藤擔任參議。<sup>37</sup>至此，使節團時木戶對伊藤的不信任感，完全消除。

十月二十一日，伊藤拜訪岩倉，似乎提出相當激烈的意見。當天，即便是岩倉，也認為伊藤「過於短慮」。但之後，岩倉了解到，伊藤的真意是為不想讓岩倉犯下錯誤，乃是經過「深思」的「一片忠情」，因此，二十二日再度要求與伊藤見面。與伊藤會面後，為了回應伊藤這幾天來的「特別的善意考量」，他告知伊藤，決心「堅持不退讓」。<sup>38</sup>

十月二十三日，岩倉謁見天皇，上奏內閣會議的經過及結果，並提出自己所寫、有關朝鮮問題的「奏聞書」，同時也上奏：若現在遣使赴朝鮮，那麼恐怕在內治尚未完善之時，便會發生戰爭，因而反對。

岩倉此舉可說是從代理太政大臣的立場否定了內閣會議的決定，是個非常強硬、大膽的行動，同時在制度上也有問題。但毫無疑問的，這一行動的背後應是有著伊藤的建議。

依照先前天皇的命令，十月二十四日早上九點，岩倉進宮，被授予天皇親筆的詔書。其內容為：調理國政，恤養民力，以期功在久遠，依此，准奏。<sup>39</sup>

早在十月二十三日時，西鄉隆盛即稱病要求辭官，二十四日，板垣、江藤、後藤、副島等四參議即以生病為由，提出辭呈。

就這樣，這場征韓論的政變，最後由少數派的岩倉、大久保、木戶等獲得勝利，而這要歸功於岩倉的剛毅及韌性，以及擁有不遜於岩倉激烈性格的伊藤的建言\*。

另外，在西鄉表明辭意，經過約二十天的十一月十二日，伊藤寫信給大久保問道，在這之後，「西鄉先生」有否來信。<sup>40</sup>政變後，伊藤也不願一直與西鄉處於敵對的狀態。正因為如此，雖然要求岩倉要採取激烈的行動，但預期卻落空。

\*關於征韓論方面有了「新見解」。其說法為，西鄉隆盛雖然希望擔任使節前往朝鮮，但並未考慮征韓，而大久保也未必反對西鄉的使節派遣論。但最後會成為一大政變乃是，因為山城和助屋、尾去澤銅山等事件，長州派受到江藤新平及司法省的調查，陷入困境，木戶及伊藤等為了打倒江藤及司法省，因此將朝鮮使節問題轉換為征韓問題，進而加以利用。<sup>41</sup>但經由高橋秀直（征韓論政變的政治過

程）的綿密考證，這個說法已經遭到否定，高橋的論文再度顯示，朝鮮使節的派遣問題與征韓有關。正如後述，即便未因為征韓論而下野的薩摩派人士，在台灣出兵、江華島事件、壬午事件、甲申事變等，很多人也一貫主張強硬的對清、朝鮮政策。毛利氏並不考慮這些因素等，就對當時的相關人物視為因征韓論產生對立的政變，牽強地提出「新說法」。另外，本書也闡明了政變過程中，伊藤所扮演的角色。

## 參議兼工部卿伊藤的實力——西南戰爭

### 三十二歲入閣

因為征韓論政變之故，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等五人辭去參議，十月二十五日，工部大輔伊藤就任參議兼工部卿，海軍大輔勝海舟任參議兼海軍卿，二十八日，駐英公使寺島宗則接任參議兼外務卿，分別成爲太政官制下的內閣成員。

三人皆是大輔或公使（當時的日本爲小國，無法派駐大使，因此相當於現在的大使）等次官層級，地位在最高長官卿之下。特別是征韓論政變中，伊藤將岩倉具視推上政治舞台，並與木戶及大久保取得聯絡，暗地裡領導政變，可說是參議的第一人選。

但六月開始成爲陸軍卿的山縣有朋卻未能成爲參議。征韓論政變後，除了山縣陸軍卿與負責宮中事務、性質特殊的宮內卿外，各省長官卿全部兼任參議。但只有陸軍卿未能兼任參議，這不僅是對山縣，就連對陸軍省而言也是非常異常之事。

這是因爲山縣介意西鄉隆盛。一直以來他崇拜西鄉，並受其照顧，因此，征韓論政變時，並未站在木戶等人的立場，積極行動，因而木戶反對山縣升格參議。結果，山縣雖然未能升格爲參議，但卻獲得大久保、岩倉及伊藤等的支持，一直到翌年二月爲止，持續保有陸軍卿的地位。其間，因爲木戶體弱多病，伊藤獲得可稱之爲木戶代理人的地位。正因爲如此，在西鄉隆盛等辭職，陸軍內部產生動搖等時，伊藤也與木戶進行商議，因



而其影響力也擴大到陸軍。

另一方面，和歌藩出身的陸奧宗光，屬木戶派並與伊藤親近，歷任大藏省租稅頭，明治六年六月十七日被任命爲大藏少輔。但在大藏省內卻人事不合，因此，一八七四（明治七）年元月初，陸奧決心辭職。而伊藤則以「失去優秀人才，誠感遺憾」爲由，拜託木戶讓陸奧轉任其他適當的職位。

木戶向大久保推薦陸奧進入司法省，但參議兼司法卿大木喬任（佐賀）卻不同意，因而此事並不順利。<sup>2</sup>元月十五日，陸奧辭去大藏省職務。

由此可知伊藤並不拘泥於出身藩，而是以才能及膽識來評價改革派人物。之後，陸奧因參與西南戰爭而入獄，數年後出獄，立即在伊藤與井上的麾下做事。第二次伊藤內閣時，陸奧擔任外相與內相井上馨同爲支持首相伊藤的核心閣僚。而日清戰爭即發生在第二次伊藤內閣時期。

陸奧離開大藏省半年後的二月一日，佐賀發生不平土族襲擊銀行小野組佐賀出張所事件。佐賀之亂開始。三日，當佐賀情勢不穩的電報傳到內務省時，以內務卿大久保爲中心，開始進行應變。

大久保與三條、岩倉兩大臣及木戶參議等見面商談，自願前往九州。九日，大久保受命前往九州，十日，又被賦與鎮壓及賞罰的全權。

管理佐賀軍隊的是熊本鎮台，司令官爲谷干城少將（土佐）。二月十日，伊藤寫信給大久保，信中表示，谷干城背叛一事已經毫無疑問，而鎮台兵會依附哪方，難以預測；伊藤因此提案，可以命令谷干城回京，而大久保則帶去一名可以取代谷干城的將軍（野津鎮雄少將），進入佐賀時，即可讓他在熊本鎮台與谷干城交接；此外，若僅從大阪鎮台派出一大隊的軍隊，則可能會有危險，應派出兩大隊。接著，伊藤也寫道，請大久保多少控制一下「孤身直入」的勇氣，這也是爲國「珍重」等。<sup>3</sup>

伊藤對於谷干城有著強烈的不信任，但事實上谷並未加入叛亂的一方。伊藤與谷有些合不來。即便到了八八〇年代，在有關陸軍軍政改革與修約等方面的議題上，兩人持續對立。

儘管伊藤對於谷干城背叛一事的判斷有誤，但大久保卻也接受伊藤的建議。十二日，從大阪鎮台派出兩大隊，並下令熊本、廣島、大阪等三鎮台進行臨時召集的準備。大久保則依照陸軍大輔西鄉從道（陸軍卿從缺）與伊藤的建議，並且也和即將派到熊本鎮台的野津少將等進行商議，十四日從東京出發。

二月十九日，在大阪鎮台兩大隊兵力的伴隨下，大久保於福岡上陸，並在此地紮營。加入叛亂者高達一萬人以上。對此，政府軍以大久保為中心，對佐賀發動攻擊，三月一日，奪回佐賀城。四月三日，江藤新平（前參議兼司法卿）與其他首謀者遭到處刑。可以說，佐賀之亂乃是以大久保內務卿為中心，在「文民統制」(civilian control) 下受到鎮壓，而身為文官的伊藤也透過大久保影響作戰。

另一方面，廢藩置縣後的明治四年九月，伊藤就任工部大輔，但很快地，岩倉使節團的派遣計畫具體化，因而伊藤十一月又以副使身分赴歐，因此，他幾乎未曾參與過工部省的事務。

之後，再過兩年左右，征韓論政變後，伊藤就任參議兼工部卿，伊藤依照工部省技術官僚的方針，循著殖產興業事業由工部省積極推動的路線，開始有所行動。伊藤就任後，追認了東京長崎間電報線第三線架設工程，及通往生野礦山的新路線工程等，與先前相比，各項事業順利展開。<sup>4</sup>

正如前述，伊藤的工作並不限於工部卿所轄事務，作為體弱多病的木戶代理人，諸如陸軍的管理、人事、佐賀之亂的處置等，範圍非常廣泛。在工部省的事務上，伊藤的態度為，尊重技術系官僚們的專家意見，之後再進行合理的判斷。

## 木戶對於出兵台灣（牡丹社事件）的憤怒

對於政府而言，較佐賀之亂更加困難的問題爲台灣出兵問題。事情的起因爲，明治四年十一月琉球漁民五十四人漂流到台灣，卻被原住民殺害。日本企圖藉琉球爲日本所屬的形式，與清朝劃定國境，因而琉球漁民的殺害事件，不能置之不理。

對此，清朝表示台灣原住民爲領域外之人，與其無涉。因此，在征韓論告一段落的一八七四年二月六日，日本政府決定了處理方針，即一方面與清國進行充分交涉；另一方面出兵台灣，討伐原住民頭目。

而之所以在不到四個月的時間，反對征韓論的岩倉、大久保、伊藤等，決定出兵台灣的原因，主要是因爲擔心此事件會引起全國性的土族反亂，有如佐賀之亂。但參議木戶卻缺席二月六日決定出兵台灣的內閣會議。這是因爲木戶擔心可能會與清朝發生戰爭，因而反對出兵。

之後，因爲英、美等國抗議日本出兵台灣，政府對準備中的西鄉從道司令官（台灣蕃地事務總督，陸軍中將）下達延期出兵的命令。但五月二日，西鄉從道自行決定讓約一千名將士登上軍艦，出發前往台灣。西鄉從道的判斷是因爲他認爲，若延後出兵的話，將會發生較佐賀之亂更爲嚴重的問題。因爲西鄉已經派遣軍隊，政府遂不得不加以追認。

對於西鄉的行動，最感憤怒的是木戶。參議兼文部卿的木戶原本就反對出兵，四月十八日，以生病爲由提出辭呈。五月十三日，木戶的辭職被接受，但卻繼續被任命爲宮內省出仕，在宮中等的儀式時，席次並未改變。對於這位長州要角，大久保、右大臣岩倉、太政大臣三條等，無論如何都要把他留在政府內。

當參議兼文部卿的木戶，其辭呈被接受時，井上馨寫信給伊藤，請伊藤能秘密告知，今後伊藤將如何「因

應」。井上馨在前年五月被迫辭去大藏大輔一職，已經離開政府，因而並不了解政府內情，遂認為伊藤可能隨木戶一同辭職。

### 與木戶漸行漸遠

伊藤及山縣雖然批評西鄉從道私自派遣部隊前往台灣，但在這之後，兩人也支持大久保，對於已經出兵的事實，也不得不採取追認的態度。伊藤方面，因為木戶在使節團時期對伊藤及井上馨採取情緒性行動，因此對木戶感到失望；而山縣則是在征韓論政變後，因為木戶的怒火，導致差點在陸軍內部失勢，因而兩人都開始感到木戶這位做為政府指導者的侷限性。

因此，儘管木戶提出辭呈，但伊藤也只是向木戶告知三條非常擔心等，請其再三思考，本身並沒有盡全力說服木戶。<sup>7</sup>

這是因為，長年與木戶接觸的伊藤知道，只要不停止台灣出兵，木戶是不會那麼簡單地回到政府。此外，這也是因為與木戶漸行漸遠的伊藤，已經開始期待岩倉、大久保能成為政府的領導人。

此時，前往台灣的日本軍隊，在六月上旬時戰鬥已大致結束。其間，清朝抗議日本侵犯主權，要求日本撤兵。

但在台灣問題的前景還不明朗時，卻又發生另一個問題。而其起因則是，四月二十七日，島津久光（掌握舊薩摩藩實權的人物）被任命為原本懸缺的左大臣。

五月二十三日，島津久光提出包含八條意見的建言書，否定大久保、岩倉等的近代化路線。其內容包含，租稅復舊（反對地租改正），以及否定徵兵制等；此外，也要求讓西鄉隆盛、板垣退助等復職，罷免有「不當行爲」的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並將參議兼工部卿的伊藤降格爲大藏大輔。

島津久光並主張，若是大久保反對上述意見，則要求將大久保免職；而若是這些意見不被採納時，島津本身則將辭職。

佐賀之亂時，島津曾說服西鄉要其保持平靜。對於大久保等人而言，若考慮到防止舊薩摩藩藩士叛變，其上策是盡可能地將島津留在政府內，但島津的建言卻非大久保、岩倉及伊藤等人可以接受的。

二十五日，大久保與島津見面，說明其意見不適當，但島津並不接受。大久保因而提出辭呈。

對此，最明確支持大久保而有所行動的爲伊藤，在爲了因應島津建議書而召開的五月二十七日「集會」上，伊藤與近衛都督山縣合作，兩人明白表示，若大久保的主張無法貫徹時，天下之事將變得沒有目的，因此，島津的要求不能被接受。

結果，島津久光妥協，但其條件爲，在臺灣出兵問題解決前，暫不實行建言內容。六月六日開始，大久保再度復職，島津問題暫時被擱置。藉由這個事件，不僅加深伊藤與山縣的友誼，大久保也更加信任伊藤。此外，大久保也從此信任山縣。

因此即便違反木戶的意思，大久保也要讓山縣再起；當然，對此伊藤並無異論，同時也取得長州派軍人的同意。就在具有政治實力的大久保及伊藤的支持下，六月三十日，山縣再度回任陸軍卿。

## 回應大久保的信任

另一方面，六月上旬，台灣原住民的討伐告一段落，因此，政府面臨決定，是立即自台灣撤兵，還是暫時駐兵。對於出兵台灣，清政府已經有所抗議，若持續駐兵，則日清間恐怕將發生戰爭。

伊藤是個熱心的撤兵論者，對此有許多主張，例如，無論是否可能與清朝發生戰爭，若是撤兵則可以斷絕清朝的憂慮，也能以「無事」而告終。但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等則反對撤兵，認為若一旦撤兵，清朝可能趁虛而入，因此需等待與清朝交涉結束後，方可撤兵。<sup>10</sup>

此外，有關日清開戰一事，當大久保詢問陸軍卿山縣及各將官等八人的意見時，包含山縣在內有六人反對開戰，認為兵備尚未臻於完善。

但在七月八日的內閣會議上，為防範與清朝的交涉破裂，內閣決定進行備戰，九日，決定宣戰的公布程序。七月十三日，大久保向三條要求親自赴清交涉，以尋求免於戰爭之道。三條及岩倉則以國內不安定為由，加以拒絕。另一方面，駐清公使柳原前光負責與清朝交涉，但卻未見進展，七月十七日，清政府透過李鴻章再度向柳原要求撤兵。

大久保抱持強烈的危機感，二十六日以後，再度強烈要求三條與岩倉派遣其赴清，但即使到了二十九日傍晚，兩人也都未予答應。但因為三條與岩倉將於三十日早上與伊藤協商此事，因而，在那之前大久保寫信給伊藤，希望他能說服兩人。大久保如此懇切拜託。

去年十月以來，內外許多事情，無不與您商量，共同歷經「艱難」，以迄今日。我相信，為了國家即使意見不同，你也知道我心情，因此（有關遣使赴清，說服三條、岩倉一事），才會寫信拜託。”

大久保所以寫信給伊藤，是因為伊藤深受岩倉的信任。由此也可知道大久保對於伊藤高度的信任及期待。

此外，三條、岩倉就大久保的派遣問題與伊藤商議一事，也顯示了在木戶遠離政府的狀態下，以長州派而言，伊藤正逐漸成爲木戶般的存在。

七月三十日早上，在三條、岩倉與伊藤的會談中，伊藤應當強烈主張派遣大久保赴清。當日的「會議」中，內定由大久保赴清，八月一日，派遣大久保赴清的命令下達，身分爲「全權辦理大臣」。

### 大久保內務卿的代理人

八月二日，爲了因應木戶及征韓論改變後各參議的辭職，遂任命山縣及薩摩派中包含黑田清隆在內的兩人爲參議。伊藤則是承大久保之意，說服山縣就任參議。

包含山縣在內三人升任參議的人事，似乎並未與木戶協商，而是以大久保、伊藤爲中心，加上三條、岩倉等，所做出的決定。並且，八月二日當天也決定大久保赴清期間，由伊藤兼任大藏卿。受到大久保信任的伊藤，逐漸鞏固了作爲大久保繼承人的地位。<sup>12</sup>

半年後，在大久保的宿處，伊藤大醉。<sup>13</sup>此時兩人都不再是年輕人了，一般而言，醉酒醜態不會輕易讓人看見，但由此事可知伊藤與大久保的關係，已經到了如此意氣相投的地步，即使兩人的出身分別爲長州與薩摩。

另一方面，九月十四日，大久保開始在北京與清朝就台灣出兵一事，進行談判。一〇月三十一日，終於達成協議。內容爲：清朝承認日本的台灣出兵爲正當之舉，支付日本五十萬兩，以補償琉球漁民等。五十萬兩，

金額不多，還不足以彌補日本的出兵費用，但就避免與清朝發生戰爭、保全日本顏面等而言，上自明治天皇、大臣、參議閣僚，下至國民等，皆感到滿意。

在這之中，伊藤的決斷可說扮演一定的角色，例如，強烈主張自台灣撤兵及避免日清戰爭；在派遣大久保一事上，說服三條、岩倉等。

十一月十五日，對於大久保的成功，伊藤在信中是這樣向木戶傳達他的喜悅之情，伊藤說道：實屬意外，沒有比這個更好的「國家大幸」；大久保也是斂費苦心，終於得以免去「啓釁之憂」，實屬「大功」。此外，在信中伊藤也提到，或許您會介意，但趁這個機會，順便寫信給大久保，「讚賞」這次的「殊功」，若能將今後的看法毫無保留地向大久保說明，應該是再適合不過了。<sup>14</sup>

台灣問題以無事告終，正如下面所敘述的，三條、岩倉及大久保等也認為，是應該要拜託木戶回到政府來的時候了，因此，伊藤也積極開始有所行動。儘管伊藤與木戶的關係越來越疏遠，但伊藤受到岩倉、大久保的信任，也受到回歸政府的木戶的倚賴，因此，對伊藤而言，這是個相當理想的狀況。他認為藉此應該可以組成一個能夠對抗回到鹿兒島的西鄉隆盛等及全國不平士族，並且可以確實推動改革的政府。

### 斡旋大阪會議

一八七四年一月十七日，因征韓論下野的板垣退助、後藤象二郎、副島種臣等，向掌管立法的左院提出〈民撰議院設立建白書〉。接著，四月十日，板垣在高知成立推動自由民權運動的政治性社團——立志社。



儘管在野人士有這些行動，但正如前述，政府爲了處理台灣出兵一事，已經忙得不可開交。十月三十一日，因爲大久保的努力結果，日清間終於就台灣問題簽訂條約，自十一月開始，政府內外對於立憲政體的關心度，驟然提高。

木戶則從七月起回到下關時，也對立憲政體一事表達關心之意。十一月一日，伊藤向木戶傳達太政大臣三條的請託，即無論如何，都要請木戶回到東京。<sup>15</sup>

十二月十九日，伊藤寫信給木戶，信中一開始即提到，上次在下關見面，還沒有經過幾日，考慮到若是我再去，唯恐世間胡亂猜疑，因此託人陳述大意。接著，伊藤說道，大久保自清返國後，曾經聽過他大致的政治構想，與木戶的「宿論」並無太大差異，而大久保應該也急著想見木戶，好好商談。此外，伊藤也寫道，大久保甚至想前往三田尻（山口縣防府市）一帶，與木戶會談，但恐怕反而造成問題；幸好，木戶似乎也希望能到京阪神方面，因此是否以偶遇的形態，兩人就在大阪一帶見面，如何；十二月二十三日，大久保將會坐船到大阪，應該會在此等待木戶。<sup>16</sup>

爲了能讓木戶回歸政府，伊藤與大久保商議將兩人的會談場所設定在大阪。而伊藤所謂大久保與木戶的「宿論」並無太大差異這點，某種程度應該是「有如媒妁之言」，主要是爲了引起木戶的興趣。

十一月到十二月間，井上馨也與伊藤攜手推動木戶的大阪之行及之後的回歸政府，同時也策畫讓板垣退助前往大阪。<sup>17</sup>

一八七五年一月五日，當木戶乘坐的船進入神戶港時，在黑田清隆等的同行下，大久保在當地迎接。於是，大阪會議就此展開。一月七日、八日兩天，大久保與木戶進行會談，但木戶的態度卻無太大改變。

之後，伊藤自東京而來，二十三日與木戶見面；二十七日兩人又再度會談；二十九日，大久保、木戶，及

伊藤三人見面會談。當天，木戶似乎同意前往東京。

一月三十日，木戶與板垣等見面，談及未來的「立法會議」等事，雖有異同，但意見大致一致。之後，木戶在神戶與伊藤見面；二十四日，伊藤對大久保說明木戶與板垣間所達成的共識，並獲得大久保並無異議的回覆。木戶從伊藤處聽到大久保的意見，二月九日，木戶與伊藤一同拜會大久保，陳述設立「民會」等，逐步開展「國會的基礎」等的意見，並確認大久保也同意。

二月十日，在井上馨也出席的情形下，木戶與板垣等見面。在這之前，伊藤已經完成作為上議院的元老院，代替下議院功能的地方官會議及大審院（最高裁判所）等的構想，並告知了大久保及木戶。而木戶與板垣似乎就是以這個構想達成共識的。

二月十一日，木戶在料亭「加賀伊」招待大久保、板垣，伊藤與井上馨也列席。在征韓論政變後，這是大久保與板垣首次會面。這一來，木戶與板垣兩人遂回復了參議的身分。

木戶與板垣兩人分別於三月八日、十二日，再任參議。急著推動英國式立憲政體的板垣與大久保及木戶間的差異雖然還是很大，但四月十四日政府發布〈漸次立憲政體樹立之詔〉，設置元老院、大審院以及召開地方官會議。<sup>18</sup>

因為伊藤的努力，大阪會議獲得成功。此外，元老院及地方官會議的成員，則是由官方遴選。這是因為構想這些的伊藤在岩倉使節團後，強烈意識到西歐與日本在國民狀況方面的差異，因此對於太早設立民選組織，態度極為慎重。

## 對於恩人木戶的失望

正如前述，一八七五年（明治八）的政治發展，由大阪會議展開序幕。根據其成果，即〈漸次立憲政體樹立之詔〉，從六月二十日開始，舉行地方官會議，會期二十天。身為參議的木戶則以代表政府的形式，擔任議長。會議中否決了民權派的要求，決定府縣會（東京、大阪、京都等大都市）及區會議員並非由一般國民選舉產生，而是由區長及戶長所組成。會議由木戶主導，漸進論的伊藤也贊成。

此外，會議中也廢止過去以來太政官中的左院與右院，設置具上議院功能的元老院，並任命十三名議員。板垣所推薦的後藤象二郎等三人，及木戶所推薦的三浦梧樓（長州，陸軍少將）、陸奧宗光等三人，皆在其中。

五月三十日，元老院方面要求增補新章程，規定非經元老院決議者，不得成爲法律。對此，大久保與伊藤反對，板垣則贊成，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無法做出決定。即使還有新章程的增補問題，但七月十五日，元老院仍如期舉行開院式。

儘管透過設置地方官會議及元老院等，多少採納了民權派的意見，但另一方面，六月二十八日，政府卻制定新聞條例等，以箝制民權派對於政府的批判。

在這之後，有關元老院權限的紛爭，並未輕易獲得解決。對於板垣的舉動，木戶持批判的立場，甚至，對於自己在大阪會議上，充當大久保與板垣的和事佬，立場困難一事，感到後悔。而木戶也對於大久保與伊藤等，違反大阪會議的共識，袖手旁觀，使得自己一人被迫背負難題一事，感到失望。<sup>19</sup>

木戶的立場在激進的板垣與漸進主義的大久保之間，他希望伊藤能理解其立場，進行活動。<sup>20</sup>但伊藤卻決定與大久保合作。

再者，木戶自去年大病一場以來，一直沒有康復，深受「腦病」之苦。也因爲如此，九月二十七日，他甚

至向伊藤透露想辭去參議一職。<sup>21</sup>

儘管生病有所影響，但對於意氣消沉的木戶，伊藤的失望也更深吧。但正如下述，政府內部尚有左大臣島津久光的問題，此外又新發生江華島事件，因此，此時不可能讓木戶辭職。結果，直到翌年一八七六年三月二十八日，才讓木戶辭去參議一職。

### 島津久光與板垣的脫離

另一方面，左大臣島津久光對於政府持續感到不滿，到了一八七五（明治八）年八月下旬時，中山忠能（公家，明治天皇祖父）伊達宗城（前宇和島藩主，前外國官知事）等八人也與島津久光持同樣意見，打算就時事進行上奏。這些人在幕末以迄維新初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在這之後卻淪為賦閒，因而心生不滿。島津久光一事除了涉及薩摩的動向外，其可能造成的廣泛影響也開始出現。

此外，九月二十日，一艘日本軍艦接近朝鮮漢城附近的江華島砲台，艦上船員所乘坐的小艇遭到射擊，翌日，發生日方佔領砲台的事件。即江華島事件。若此事處理有誤，導致日本出兵朝鮮時，那麼在征韓論、台灣出兵等事件中，好不容易迴避的日清戰爭，將有再度發生的危險性。

但板垣開始強力主張內閣與各省分離，停止參議兼任各省的卿。這是大阪會議時所達成回任參議的條件。十月十九日，明治天皇召集大臣、參議做成決議，內容為，因為江華島事件之故，暫時不作更張，依舊規進行。這一決定應是依循三條、岩倉兩大臣及木戶、大久保、伊藤、大隈等參議的意見。

但儘管「聖裁」已下，當天，島津久光還是上書天皇，內容則是批評三條，主張若是不摒退三條，日本將淪為西洋各國的奴隸等。

二十二日，明治天皇召見島津久光，告知建言不予採納。這一來，島津久光與板垣分別提出辭呈。二十五日，內閣會議中決定島津與板垣辭官一事，後經天皇裁可，二十七日，兩人的辭職正式成立。<sup>22</sup>

有關江華島事件方面，十月二十七日，在三條寓所召開的大臣、參議會中，決定遣使赴朝，詰問「暴舉之事」。到了十二月，先是黑田清隆（薩摩，參議兼陸軍中將），繼而井上馨，分別被任命為正副使節。木戶則批評，選定黑田清隆的內閣會議，其所瀰漫的氛圍是，許多參加者都已經認定會發生戰爭。即便是正使黑田清隆也認為，恐怕會發生戰爭。<sup>23</sup>

木戶所期待的是，即使正使黑田清隆傾向開戰，但副使井上馨能和平解決；此外，他也拜託井上能將其想法轉達給伊藤及山縣。<sup>24</sup>而伊藤與山縣大致雖然認為避免戰爭較好，但仍考量到國內不平士族的不穩狀況，因此不像木戶是個徹底的避戰論者。

一八七六年一月八日，抵達釜山的黑田，因為當地情況尚不穩定，遂打電報要求派遣兩個大隊的軍隊。大久保與伊藤及山縣商量後，拒絕了這一要求。因為大久保及山縣判斷，若是派遣兩個大隊到朝鮮，反倒可能誘發戰爭。而木戶也抱持同樣想法；他們的方針也在內閣會議中受到追認。

結果，二月二十七日，黑田以軍艦威嚇，迫使朝鮮簽訂對其不利的不平等條約〈日朝修好條規〉，成功打開朝鮮的門戶。這一來，再度避免了由日朝戰爭發展為日清戰爭的危機。<sup>25</sup>

伊藤、井上及山縣等，在以和平方式解決江華島事件的方針上，雖與木戶相同，但同一時期，即便身為木戶心腹的伊藤與井上也對於想離開政府的木戶開始感到困擾。一八七六年一月，井上馨寫信給伊藤，首先問

到，木戶之事究竟要如何了結，之後又說道，因為「心中已充滿末路的思想」，此次「若有異樣」（提出想離開政府這樣的怪異要求），較好的方式為先讓其出差，最後則承認其辭職，讓其休養。<sup>26</sup>正因為伊藤與井上是盟友關係，因此對於上司木戶的處置，才有這樣的對話。

到了三月，對於木戶的行動，伊藤與井上已談妥由伊藤向木戶提出忠告，但伊藤還是無法下定最後的決心；對此，井上也表示諒解之意。<sup>27</sup>正如前述，三月二十八日，木戶辭去參議一職，成為內閣顧問。

### 擁有超越木戶的權力

當木戶辭去參議後，比起以前，伊藤與大久保間的關係似乎更加密切。此時，井上馨受命赴歐美考察，一八七六年（明治九）六月，出發前往美國。井上從舊金山寫信向伊藤提出下列忠告，他是因為期待伊藤才會寫出這樣的信。

伊藤重視大久保，倚仗大久保，但若雙方逾越限度時，其害甚多。因此需慎重考量每件事，只是，若不注意與大久保間的關係，將會失去以「英氣」「壓倒世人」的氣勢，還請留心。<sup>28</sup>

此外，在井上馨出發前，井上與伊藤間曾有協議，採取由井上馨發想的形式，並由他向木戶提出忠告，請木戶自重，因為若是長州派分為木戶與伊藤時，則問題大矣。

但一直到七月中旬，井上都還無法提出忠告。二十四日，木戶寫信給岩倉，希望能免去內閣顧問一職，同時希望能讓他出遊外國。<sup>29</sup>但或許木戶健康狀況不太好，九月時，木戶表示將取消外國之行。此時，井上自英國寫信給木戶，提出忠告，希望他跟伊藤間不要有機會產生「兩立」的狀態。<sup>30</sup>

一八七六年（明治九）時，在長州派中，伊藤已擁有木戶以上的權力，成爲團結長州派的存在。

## 西南戰爭的指導角色

同樣是一八七六年（明治九）的秋天，十月二十四日，保守士族神風連在熊本發動叛變。以此爲開端，二十七日，福岡發生秋月之亂；二十八日，以前原一誠（前兵部大輔）爲中心，發生萩之亂。而指揮鎮壓這些叛亂的是，具政治實力的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及參議兼陸軍卿山縣兩人。山縣向伊藤表示，若是叛變的鎮壓遲延時，他本人將到當地去。當十一月十五日前原一誠在島根縣被逮捕時，萩之亂即沉靜下來。前原一誠則於十二月三日遭處死。

其間，十一月七日，木戶在信中表示，大久保、伊藤、山縣等，獻身國家的想法與自己相同，改革的方向也大致確定，自己因爲生病，因此想從政府退下來。<sup>31</sup>原本就是人品良好的木戶充分接受了井上馨九月的忠告，即切勿與伊藤分立，以致引起長州派的混亂，因此當士族叛亂告一段落時，木戶開始認真考慮自己退隱一事。

之後，從十一月底到十二月，茨城縣、三重縣、愛知縣、岐阜縣、堺縣（現在大阪府）等，因爲地租改正之

故，稅負加重，因而造成農民反亂頻仍，社會持續動盪。此時，大久保建議減輕地租，翌年一八七七年一月四日，地租從當初政府所設定的百分之三降低為百分之二點五。

一八七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夜晚，在鹿兒島，部分私學校派的人擁立西鄉隆盛，並襲擊鹿兒島陸軍省的火藥庫，搶奪彈藥。私學校方面因此氣勢越發增長，連西鄉也無法控制。二月十二日，西鄉與桐野利秋（陸軍少將）、篠原國幹（陸軍少將）三人聯署，提出起兵的〈趣意書〉，其中提及，因為有事向政府詢問，因此帶領有意隨行的士兵出發。十四日至十七日間，約一萬六千名的將士由鹿兒島向熊本出發。

此時，伊藤正與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內閣顧問木戶孝允、參議兼陸軍卿山縣有朋等，隨同明治天皇來到京阪神一帶。目的則是爲了出席明治天皇的父親孝明天皇的十年祭及京都神戶間的鐵路通車儀式。

二月十二日，政府對近衛、東京鎮台、大阪鎮台等下達出兵命令，這些地方先前已經根據山縣的判斷，收到準備出兵的指示。接著，十八日，包含伊藤在內，三條、大久保、木戶、山縣等在京都見面。在這場可視爲內閣會議的會議中，決定將西鄉等視爲暴徒，進行討伐。十九日，在獲得天皇的裁示後，公布〈暴徒討伐〉令。

當天即在大阪設置征討總督本營，以大久保、伊藤兩參議爲中心，負責軍隊的動員、編制及整體的戰略。此外，有栖川宮熾仁被任命爲征討總督，山縣與川村純義（薩摩，海軍大輔，海軍中將）分別被任命爲參軍，負責指揮現地的陸海軍。

山縣在戰地的動向等，軍方的重要情報全部傳達給大久保、伊藤兩參議。大阪的大久保與伊藤雖是文官，但卻扮演著後來在戰時體制下由陸軍參謀本部所主導的大本營角色。

而在戰爭方面，西鄉軍隊包圍熊本城，並在北方的田原坂力抗南下的政府軍，一時戰鬥激烈。此時政府軍



想出的新作戰方法爲，新編別働第二旅團，從熊本南部登陸，自背後攻擊西鄉的軍隊。

大久保透過同是長州出身的伊藤及鳥尾小彌太中將，與山縣進行交涉。三月五日，山縣同意這個作戰方法。此外，他們也將山縣與別働第二旅團的指揮權切割開來，實際上委由黑田清隆（參議兼開拓長官，陸軍中將）指揮；此事大久保也是與伊藤攜手，由鳥尾小彌太中將告知山縣。三月十四日，內閣會議通過任命黑田爲征討參軍。就這樣，伊藤與大久保攜手，主導西南戰爭的人事及作戰方針。黑田的別働第二旅團在三月十八日到二十二日間，從熊本南方的八代（現在熊本縣八代市）附近登陸，往北前進，擊破西鄉軍隊。四月十五日，黑田率領主力部隊進入熊本城。西鄉軍隊開始敗退，十六日，自北方而來的政府軍也進入熊本城。

之後，西鄉軍隊持續在九州各地抵抗，最後僅少部分人回到鹿兒島，避居城山。九月二十四日，政府軍進行總攻擊，西鄉隆盛自殺，西南戰爭結束。<sup>32</sup>

就在這段期間，五月二十六日，木戶因胃病死去，享年四十三歲。由於木戶去世時正值西南戰爭期間，因此，伊藤並沒有時間來哀悼木戶之死，陷入感慨。

儘管如此，爲了溝通戰爭相關事情而寫給山縣的信中，伊藤寫道：「木戶之死，實令人哀痛之至」；並提到喪禮時，已經代替人在戰地的山縣，以山縣與品川彌二郎（長州藩出身、內務大書記官）兩人名義，在木戶牌位前奉上供品；對於木戶之死，在信中也只寫了一行而已。<sup>33</sup>

此時正值戰爭期間，伊藤在扮演重要角色之餘，對於木戶家的「家事」處理仍盡心盡力。<sup>34</sup>

木戶一死，頓時讓伊藤覺得死得非常「寂寥」。儘管他也有著無可奈何之嘆，但也對於自己在恩人晚年所做出的那些失禮的言行感到後悔，或許是作爲補償，因此伊藤才會在喪禮及「家事」的處理上，盡心盡力。

## 遭到怨恨

西南戰爭的傷亡人數，政府軍及西鄉軍合計戰死者約一萬一千八百人，負傷者約一萬九千二百人，兩者合計高達三萬一千人。戰費方面，兩軍合計高達四二九二萬元（約現在一兆五千億日元）。之後，政府深受通貨膨脹及財政窘迫之苦。特別是，對於薩摩而言，同鄉人相互戰鬥，失去衆多的人才，如西鄉隆盛、桐野利秋、篠原國幹、別府晉介等，就這點而言，其所受到的打擊，幾乎是無法回復的。

西鄉隆盛在城山自殺後不久，出身薩摩者之間，即使出現諸如下述的情緒反應其實也不奇怪，例如，爲何會發生這場戰爭；與其日本人、薩摩人間相互殘殺，倒不如征韓，即便與清朝發生戰爭，也要比這個好等等。實際上，即便政府中樞也受到這股情緒的影響，而怨恨的對象則是伊藤。下述一八七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太政大臣三條寫給右大臣岩倉的信，即呈現出這一現象。<sup>35</sup>

(一) 有「樞要一件」需商議、決定，本想您應會來訪，但似乎無法前來，因此寫信與您。

(二) 因為此事非常棘手，想來還是要與黑田參議「密商」。

(三) 伊藤降職為大輔（次官）一事，可以想像得到的是，其本人絕不會感到不滿，反倒希望如此，但木戶死後，長州派內佔有木戶之後地位者為伊藤。而且山縣為參議，若伊藤的地位降為「次官」時，則非常不適合；加上因為伊藤並非內閣閣員，將來有關「樞密」之事，也可能產生許多不便之處。

(四) 最希望大久保能晉升（右大臣等）。只是，不知世人的觀感及時勢等為何，因此，我還無法做出決定。

(五) 各種處置乃是極為重大的事，近日深感不安，寢食也受到影響。明天終日在家，若能光臨寒舍，屆時再談。

伊藤乃是與大久保同為指揮西南戰爭的最重要人物，而這封信卻提到一個衝擊性的構想，那就是想將伊藤降職為次官。此外，從字裡行間也可以了解，對於將伊藤降職為大輔一事，三條無法做出決定，而岩倉也未積極說服三條加以實施。由此可知，提議將伊藤降職者，應非三條及岩倉。

而有實力能夠向三條及岩倉提出如此大事的人，除了大久保外，別無他人。另外，三條提到此事還要與黑田參議「密商」，這也可以作為大久保是提案者的佐證，因為，在薩摩，黑田是僅次於大久保的人物。

或許，當西鄉隆盛死去，西南戰爭結束時，包含大久保在內的薩摩派人物間，對於付出如此慘痛的犧牲，在情感上爆發了想找出戰爭的始作俑者，加以責難的情緒吧。征韓論政變時，伊藤推舉岩倉、積極活動一事，無論是大久保、黑田、西鄉從道等，都非常清楚。因此，伊藤作為一個將政府一分為二的人，成了他們投射怨恨的對象，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薩摩派高喊追究戰爭責任的情緒中，即便是理性的大久保，因受到西鄉之死的衝擊，一時之間也採取了不像其原來行事作風的舉動。對於伊藤降職一事，岩倉並不支持，加上大久保的心理創傷也隨著時間逐漸恢復，此事即不再被提起。



第三部

熱門篇

## 開始建構伊藤體制——大久保利通的繼承者

### 就任參議兼內務卿

一八七八年（明治一一）五月十四日，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在前往太政官出勤途中，在東京麹町紀尾井下，受到石川縣士族六人襲擊，身死。這是西南戰爭結束八個月後的事，享年四十七歲。

大久保遭殺害的原因為，犯人對於藩閥「專制」的不滿。犯人所舉出的犯案理由第一即是，現在的日本，法令並非出自天皇的意向或人民的「公意」，而是部份身居要職的官吏獨斷獨行所制定。

伊藤博文則繼大久保之後成為政府中心。迄今為止，例如一八七四年大久保為了台灣出兵的後續處理，前往北京時，伊藤兼任內務卿代理；又如，西南戰爭時，他與大久保共同主導人事與戰略。就這樣，伊藤在大久保政權時期，便已經鞏固了僅次於大久保的地位（第五、六章）。

在大久保遭暗殺的翌日五月十五日，伊藤辭去工部卿，接任大久保的內務卿一職。伊藤雖然年僅三十六歲，卻已經實質上站在藩閥政府的頂峰。

為了補足因暗殺而欠缺的薩摩參議一人，伊藤與右大臣岩倉具視聯手，五月二四日，推舉西鄉從道為參議兼文部卿。<sup>1</sup>西鄉從道雖為陸軍的主要人物之一，但因擅自派遣軍隊前往台灣，及與山縣有朋不合，因此，在大久保的同意下，被降職為費城萬國博覽會的事務副總裁。<sup>2</sup>西南戰爭時雖回歸陸軍，但翌年四月被任命為駐義大利特命全權公使，再度遠離陸軍。

在薩摩中實力僅次於大久保的參議黑田清隆常說，西鄉從道的任用還有些早，但伊藤與岩倉，卻實際推舉西鄉為參議兼文部卿。之後，一八八五年十二月，西鄉從道轉到海軍，成為首任海軍大臣，負責海軍，以薩摩長老的身分協助伊藤。

而伊藤辭職後，懸缺的工部卿繼任者，即成問題。當時因為各省的卿兼任參議，因此，若成為工部卿，也將以參議身分成為太政官制下內閣的成員。

明治天皇希望以佐佐木高行（土佐）為工部卿。當時佐佐木為侍補，擔任天皇的「君德輔導」之職，明治天皇曾兩次催促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但內閣卻不為所動。大久保被暗殺後，佐佐木等宮中近臣（侍補），揭發天皇親政，要求內閣進行政治改革，天皇也以此為契機表現出進一步實質參與政治的意向。

若佐佐木入閣，無疑地將更增添天皇親政運動的氣勢。為此，伊藤及岩倉等遂拒絕佐佐木就任工務卿的提議。<sup>3</sup>

### 伊藤體制的形成

伊藤想讓盟友井上馨擔任工部卿，因為他想要強力推動日本的近代化。

但一聽到伊藤要讓井上入閣的說法，佐佐木侍補等宮中近臣，立刻從中進行阻止。不僅向三條、岩倉提出建言，甚至上奏天皇。天皇對於自己的佐佐木任用案遭內閣忽視，略有愠色，因此對於井上能否勝任，抱持懷疑。伊藤處境困窘。

此時，伊藤拜託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請他在七月十九日上奏任用井上一事。更進一步拜託參議兼陸軍卿山縣有朋，請他向三條及岩倉充分說明任用井上一事，若有必要，也請其上奏。<sup>4</sup>

結果，三條、岩倉兩大臣上奏，認為應該任用井上馨。七月二十九日，井上馨以參議兼工部卿身分，成爲內閣一員。就這樣，在大久保死後的兩個月左右，伊藤擊退侍補等的天皇親政運動，初步鞏固了推動近代化的權力基礎。

大久保被暗殺後，以伊藤博文爲中心的政治體制，便這樣開始成形。而其主軸之一，即是伊藤與右大臣岩倉的合作。

伊藤雖然在慶應四年（明治元年，一八六八）提出激烈的意見，即相當於廢藩置縣的「置郡縣」，但此與岩倉的觀點相同，此後，即深受岩倉器重。明治四（一八七一）年年的岩倉使節團時，岩倉也首先考慮以伊藤爲副使（第五章）。但岩倉生於文政八年（一八二五），長伊藤十六歲，時年五十二歲，就當時而言，已入老境，身體逐漸衰弱，容易生病。

另一主軸即是伊藤與盟友井上馨及山縣等的長州集團。而能夠順利推舉井上馨爲參議兼工部卿，這對於伊藤權力基礎的形成，無疑非常重要；約一年後的九月時，井上轉任外務卿，更進一步擔任要職。此外，伊藤與山縣分別對內務省及陸軍省擁有直接的影響力，可說幾乎掌握了國內的行政與治安。

在讓井上入閣一事上，大隈重信曾協助伊藤等，但之後與伊藤間的裂痕卻逐漸加深；在一八八一年十月的明治十四年政變中，大隈被迫離開政府。因爲在這場政變中大隈攻擊黑田清隆這位薩摩最具實力者，因而政變後，伊藤與西鄉從道、松方正義等薩摩出身的參議，關係加深，形成了由周邊來支持伊藤體制的態勢。而伊藤體制，也自此穩固。



此外，一八八一年七月至十月間，明治天皇在巡幸奧州、北海道時，曾批評黑田、西鄉從道及井上馨等參議，並說到只有伊藤參議能夠信任。<sup>5</sup>此後一直到一八八五年夏天為止，儘管因為明治天皇對於自己參與政治形式有所誤解，因而對伊藤也有過不滿，但很快地即變得極為信任伊藤。而這是伊藤另一個大優勢。

正如以下各章所見，在伊藤體制下，伊藤不僅介入憲法的制定及人事<sup>\*</sup>，包含軍事、外交、財政等方面，也逐漸發揮其影響力。另一方面，其他人對此的反彈也不少，一八八〇年代後半有段時期，「伊藤下台」的呼聲甚高。但從明治十四年政變到一八九六年第二次伊藤內閣總辭為止，伊藤體制持續十數年，不僅讓伊藤實現循序漸進的近代化，也讓「憲法政治」（立憲政治）逐漸紮根。

\* 正如本項及以下所敘述的，伊藤對於閣僚級官員的人事，具有很大的影響力。此外，對於小野梓擔任法制局兼務一事，司法卿大木喬任（佐賀）曾向伊藤尋求同意，而伊藤也爽快答應。<sup>6</sup>由此可見，伊藤超越其本身的職務範圍，影響力也及於官僚的人事。

## 掌握陸軍

伊藤繼大久保之後成為參議兼內務卿，三個月後，一八七八（明治二）年八月二十三日，發生竹橋騷動事件。事件經過為，駐屯在皇居竹橋門內的近衛砲兵大隊士兵叛變，殺害三名將校，並企圖赴天皇所住赤坂臨時皇居提出訴願，但在數小時後即遭到鎮壓。

這一事件之所以發生乃是因爲西南戰爭後，財政惡化，因此兵卒的待遇變差；另外，西南戰爭的恩賞對象中並無士官及兵卒。

參議兼陸軍卿山縣爲陸軍的負責人，也是擬定西南戰爭恩賞的主要人物，因此也被認爲要爲竹橋騷動一事負責。到了九月，受到這一壓力所苦，山縣罹患「神經失調症」，接受療養。

十一月七日，山縣終於又回到陸軍省。十四日，伊藤與右大臣岩倉就陸軍問題進行商討，結論爲參議西鄉從道由文部卿轉任陸軍卿，而以山縣爲陸軍參謀局長，企圖藉此轉移對於山縣的批判。

這是因爲內閣有力人士伊藤及岩倉判斷，竹橋騷動後，若山縣仍然留在陸軍卿的職位時，將難以統率陸軍。伊藤希望採用一種盡可能不要傷害到山縣的形式來處理此事。

只是，到目前爲止，參謀局長乃是由次官等級的鳥尾小彌太中將擔任，不適合讓身爲參議的山縣來擔任這一職位。此時伊藤似乎考慮，本身辭去內務卿一職，而讓工部卿井上馨轉任內務卿，其所空出的工部卿職位，或是目前西鄉從道所任職的文部卿，則考慮由山縣來擔任。

但太政大臣三條及岩倉皆認爲，伊藤辭去內務卿一事情節重大，因而無法決定。

從幾個月前開始，在陸軍將校間逐漸有聲浪要求擴大參謀局。這是基於對西南戰爭的反省，認爲有必要設置一個負責作戰、戰略的專責機構。早在同年六月時，右大臣岩倉即向大藏卿大隈提出增加陸軍參謀局經費一事，但大隈感到爲難，並未同意。<sup>7</sup>這應該是伊藤與岩倉取得共識，而由岩倉向大隈提出的。

此外，還有山縣的危機。此時，西鄉從道取代患病的山縣兼任陸軍卿，他再度向山縣提案，要求增加參謀局經費、充實組織。其所擬定的參謀局的職責爲平時調查地理狀態及政治情勢等，以備戰時所需；戰時則擬定戰略及作戰計畫等。這對山縣而言，當然也是求之不得的提案。到此時爲止，有關財政上的承諾，伊藤也都能

獲得來自大藏省的善意回應。

在山縣的危機之時，政府內最具實力的伊藤與山縣攜手，在胸懷建立近代國家的強烈意志下，支持山縣。此外，由此可知，伊藤對於陸軍相關的人事，也具有強大影響力。

大約十一月中旬以後，參謀局擴編為參謀本部，並自陸軍省分離出來成為獨立機構；而以山縣為第一任參謀本部長構想，應該是伊藤、井上及岩倉、三條間所獲得的共識。內閣會議上通過參謀局的擴編建議，並決議除了原有八萬元的固定經費外，另外提供二十五萬元，並讓參謀局獨立出來。

但何以伊藤等這些具有政治實力的人，在財政困難的這一時期，會積極認可參謀本部自陸軍省獨立出來？這是因為在當時的太政官制下，陸軍卿的人事安排實際上是由伊藤、岩倉等，具政治實力的文官參議、大臣來決定的，而新設置的參謀本部長，其決策模式也是如此；當時，具政治實力的文官閣僚對於重要人事無法置喙等，這是難以想像的。再者，伊藤信任山縣。

此外，西南戰爭時，伊藤與大久保同在大阪，指揮戰略、人員及物資的分配，因此，對於伊藤這位合理主義者而言，當然會認可設置擬定戰略及作戰的專責機構。

但對於將參謀本部獨立出來一事，卻有人提出異議。那就是二十六歲的明治天皇。因為天皇擔心，將來陸軍省與參謀本部可能產生對立。

對於伊藤與岩倉而言，受佐佐木等的天皇親政運動影響，年輕未臻成熟的天皇對於內閣會議所決定事項，提出異議等，並不在考慮之內。而對於這個問題，岩倉、伊藤及西鄉從道（參議兼文部卿，內定為下任陸軍卿）等已經議妥，讓內定為參謀本部長的山縣以參議身分留在內閣中，以藉此消除天皇的不安。

結果，十二月五日，參謀局被廢止，並訂定參謀本部設置條例。七日，與山縣關係良好的大山巖中將（薩

摩)任參謀本部次長；二四日，山縣辭去陸軍卿一職，以參議身分就任第一任參謀本部長。陸軍卿方面則是按原計畫，由辭去文部卿職務的西鄉從道中將擔任\*。

就這樣，伊藤藉由拯救陸軍卿山縣的危機，此後便以山縣等為媒介，掌握了陸軍。<sup>8</sup>

\*過去以來，有關參謀本部獨立、山縣擔任參謀本部長一事，有以下各種說法：(一)因為自由民權運動的快速發展及竹橋騷動之故，山縣等唯恐政治運動的影響擴及於軍隊，因而尋求將軍人與政治分離。(二)文官的伊藤將參謀本部長列入內閣成員，「企圖在兵權的運用上，達到文官優先」等。<sup>9</sup>

有關筆者對於上述的見解，請參照拙著《山縣有朋》(一七八—一七九頁)。

### 不流血設置沖繩縣

德川幕府時期，琉球雖受薩摩藩(日本)的支配，但與清朝維持朝貢、行臣下之禮的關係。琉球，可說是處於日清兩屬的狀態。

明治維新後，一八七二年(明治五)，日本改琉球王國為琉球藩，以國王尚泰為藩王，納入日本領土。之後，對於台灣所發生的琉球漁民殺害事件，日本在一八七四年讓清朝答應支付日本賠償金，因此在琉球所屬問題上處於有利的立場。

但琉球期待維持兩屬關係，因而日本無法在琉球進行廢藩置縣。一八七五年，日本政府要求法律顧問布瓦

索納德 (Gustave Emile Boissonade de Fontarabie) 就佔有琉球一事，提出意見書等，開始進行準備。<sup>10</sup>

伊藤爲內務卿，正如前述也掌握了陸軍，此時，他打算確定琉球所屬問題。一八七八年（明治二一）十二月二十七日，內閣會議上決議廢琉球藩改設爲縣，同時決定以內務大書記官松田道之爲使節。

松田的任務爲前往琉球，交付「通知書」與尙泰王，命其「因廢藩置縣之故，應移居東京」，並於一周內從尙泰王處獲得承諾的覆文。

伊藤也告知松田，先給予一周的期限，若要求延長時也可答應。此外，右大臣岩倉也認爲，事情儘可能圓滿處理。而最強硬者爲大藏卿大隈，他主張過了一周以後，連一小時也不得拖延。”

一八七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松田將「通知書」交給尙泰王的代理人等。但二月三日，尙泰王拒收「通知書」。翌日，松田離開琉球，十三日返回東京覆命。

三月十一日，敕命下達，廢琉球藩改設沖繩縣，尙泰移居東京，列入華族。松田在一百六十餘名警察及半個步兵大隊的陪同下，總計六百人，二十五日抵達那霸。

尙泰王稱病，拒絕前往東京。此時，松田便以迎接爲名派遣侍從，催促其前往東京，尙泰王遂在五月二十七日離開首里城，六月九日到達東京，十七日謁見明治天皇。早在四月四日時，鍋島直彬（佐賀藩主鍋島家的分支）即被任命爲沖繩縣令，至此，「琉球處分」結束。

當「琉球處分」大致可以預期待時，四月十七日，伊藤在給山縣中將（參謀本部長）的信中寫道：首先，至目前爲止，「未砍一頭，未流一滴血，誠屬大幸」。<sup>12</sup>

就這樣，在琉球處分方面，伊藤也在堅定的原則下，藉由採取柔軟的態度，不流血而獲得成功，初步解決了與清朝間的國界問題。

## 廢止參議兼任各省的卿

伊藤與大隈，分別出身自長州藩與肥前（佐賀）藩，維新後，兩人先是在木戶後在大久保之下推動改革，關係良好。

但一八七四年（明治七），成爲左大臣的島津久光，以參議兼大藏卿大隈「行爲不當」爲由，要求罷免。此外，參議板垣退助與島津久光也要求，停止參議兼任各省長官，內閣應該與各省分離。

這是對於大隈的反彈，因爲他以參議兼大藏卿身分掌握財政，對於各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對於板垣與島津等的要求，在岩倉等主流派大臣、參議的意向下，以時值江華島事件危機爲由，由天皇做出「聖裁」，斥退這一意見。板垣退助與島津久光遂離開政府。<sup>13</sup>

但此後，就如同對於大隈兼任參議與大藏卿的反感，要求內閣與各省分離的聲浪依然頑強存在。這使得成爲藩閥政府中心的伊藤也不得不處理這個問題。

伊藤在將山縣從陸軍卿轉任參謀本部長，結束山縣危機後，大約從一八七九年十二月開始便著手處理這一問題\*。

\*《明治天皇紀》第五卷記載，伊藤「認爲，參議諸省卿分任有其必要性，因此自客歲（一八七九年）以來，與大臣、參議就此問題進行商議」（二六頁）。

有關這個問題的處理，伊藤也是與右大臣岩倉及參議兼外務卿井上馨攜手進行。<sup>14</sup>

一八八〇年二月二八日，內閣廢止參議兼任各省的卿，松方正義（前大藏大輔，薩摩）被任命爲內務卿，而佐野常民（前元老院議員）等則被任命爲大藏卿。但因爲修約等重要外交問題之故，僅有井上馨仍然兼任參議與

外務卿。

此外，三月三日，參議以幾人一組的形式負責監督太政官所屬法制部、會計部、軍事部、內務部、司法部、外務部等六部；大隈則是太政官會計部主管參議，持續擁有對於大藏省的影響力。

### 中止大隈募集外債

一八八〇年（明治二三）五月，大隈爲了處理因西南戰爭而增加發行的不換紙幣，企圖募集五十萬元外債。募集外債爲積極政策，符合樂天的大隈的志趣。但以當時日本國力衰弱的狀況而言，這是個危險的政策，若經濟重建失敗，遭列強索取擔保時，恐怕將會殖民地化。

贊成大隈的閣僚有，黑田清隆、西鄉從道、川村純義等出身薩摩的三名參議。相較之下，最有力的參議伊藤則反對，並向太政大臣三條實美表示，即便是「政府全員の決定」，很抱歉，恕難從命。<sup>15</sup>如此一來，包含伊藤在內、右大臣岩倉、太政大臣三條、有栖川宮熾仁親王、山縣、井上、大木喬任、山田顯義等八人，皆反對。以伊藤爲中心的伊藤體制其核心成員伊藤、岩倉、山縣、井上等，盡皆反對。

對伊藤而言，此時對自己最有利的連佐佐木高行（宮內省御用掛）、侍講元田永孚等，也反對募集外債。這些人是天皇身邊的近臣，在天皇親政運動中，與伊藤等內閣方面對立。五月二十九日，他們將此一旨趣上奏天皇。

六月二日，內閣詳細上奏大臣、參議、各省卿的意見，仰仗二十七歲天皇的判斷（「聖裁」）。翌日，敕諭下達，募集外債一事，不予許可。<sup>16</sup>

但僅有年輕天皇的「聖裁」，並不足以平息動搖，因此，六月六日，伊藤與岩倉確立因應方向。<sup>17</sup>

七日，透過有栖川宮，天皇私下詢問伊藤，伊藤則將先前與山縣的談話內容，予以答覆。翌日，天皇透過有栖川宮，將命令書抄本交與內閣，其中表示停止募集外債，「以勤儉爲本」，訂定經濟政策，經內閣各省充分審議後，即行上奏。當時在有栖川宮所寫下的筆記中，有此記載：天皇命令大隈、寺島宗則、伊藤（皆是負責會計部參議）與佐野常民（大藏卿）調查經濟政策。伊藤則將先前與山縣談話的概要寫下，並以此回覆天皇。十日上午，岩倉拜訪伊藤，問到會計上的用途是否已經確立，伊藤答稱：已有大致的概算，雖說還是要尊重主事者的意向，但在歲出之外，每年將可有一千萬圓（約現在三千六百億圓以上）的餘額。<sup>18</sup>伊藤與山縣間的對話內容雖不清楚，但顯見兩人溝通良好。

七日，有栖川宮晉見天皇時，天皇還對經濟問題感到憂心，但到了九日卻覺得滿意。岩倉也向伊藤表示，對於能夠「貫徹初心」，感到非常高興。<sup>19</sup>

如此一來，大隈的外債募集問題終於解決了。從過程中可以發現，伊藤不僅與岩倉聯手，同時也在獲得山縣及井上的協助下，從而主導了整體事態的發展。而在解決問題上，此時的明治天皇還不具有發揮調停能力的威信，因此，其介入的程度也僅止於確認伊藤、岩倉等內閣主流派的決策，並依此解決問題而已。

剩下的問題爲，因募集外債遭到拒絕的大隈的心中創傷。從一八八〇年二月省卿分離到辭去大藏卿爲止的六年又四個月中，大隈以參議兼大藏卿身分，掌握實權，並且他也以身爲財政專家的參議，而感到驕傲。

六月七日，右大臣岩倉也對此感到憂心。在岩倉看來，儘管他可以理解大隈「遺憾不服之事甚多」，但形勢不得不如此，要說服大隈直到他能夠滿意爲止，雖非「一朝一夕」可以達成，但也只能仰賴伊藤的努力了。<sup>20</sup>

之後，以伊藤派參議爲中心，內閣中視大隈爲問題的情緒似乎逐漸升高。一八八〇年八月前，井上曾向伊



藤表示，參議間有聲音流傳，是否讓大隈轉任駐俄公使。伊藤將此事告知岩倉並提議，與其如此，不如讓他出任黑田現在所擔任的開拓使長官，這或許較好。<sup>21</sup>但不管哪個意見，皆未能實行。大概是因為岩倉不贊成吧！

在募集外債失敗後，大隈在伊藤、岩倉、山縣、井上等所主導的藩閥政府中，似乎逐漸感到疏離感。而這樣的情緒醞釀了九個月後的早期開設國會建議書，進一步讓藩閥政府產生極大的動搖（第八章）。

## 立憲政體的摸索

在野的國會開設運動，除了士族以外，參與者擴大到豪農、豪商等，勢力漸增，一八七九年（明治一二）時，此一運動已經擴展到全國。十一月，愛國社第三次大會在大阪召開，決定向天皇請願，要求開設國會。

對此，參議山縣有朋於十二月向天皇上奏有關立憲政體的意見書。其中說明下列構想。（一）確立「國憲」（憲法）；（二）「行政、議政、司法」，明確三權分立；（三）從皇族、官員所組成的元老院及府縣會議員中，選出賢能之士設置「特選議會」，令其審議「國憲」的條件，同時擔當立法工作；（四）「特選議會」的召集、解散等，開始時由政府決定，但議決事項未必須要加以實行等等。

之後，右大臣岩倉及太政大臣三條上奏建議，應該盡快讓各參議提出意見書，由天皇取決，進而決定憲法。此事獲得天皇的許可，遂讓各參議上奏意見。

以下就主要意見進行檢討。一八八〇年二月，黑田參議提出建議，認為開設國會，時期尚早。

七月時，井上馨參議上奏下列建議。（一）首先，制定民法及其他各種法規，接著擬定憲法，然後開設國會；（二）有關制定民法及擬定憲法等，從內閣中挑選若干委員，令其進行審訂，而後由「上議院」議決；（三）

關於「上議院」方面，廢止現行的元老院，設置取而代之的機構，從華、士族中選出一百名，但部分為選舉，部分為敕選，即便是平民，若學識優良，或有大功於國家者，也可以列入敕選；（四）「上議院」的審議項目為歲入、歲出預算以迄各項制度、法律等。

綜觀包含山縣在內的上述各項意見，若與下面將介紹的伊藤意見相比時，可以看出他們都沒有考慮到一點，即對照歐洲的發展情形，如何認知當下的日本。參議們的意見中，有的是在未經深思下，便將其稍微懂得的歐洲知識引用進來（山縣、井上）；有的則是未提出具體建言，便將其歸結為時期尚早（黑田）。這些建言書都缺乏某種緊張感，亦即，與歐洲相比，目前的日本處於何等階段，而以此為前提，何種程度的改革方才符合現在的日本。

正如前述，一八七一年時，伊藤已取得有關美國制定採用共和制憲法的洋書，而對於制定憲法方面，他也開始研究這些根植於各國歷史的制度規劃（第四章）。伊藤的英語能力及將近十年的研究，最終化為上述各意見與下述伊藤建議間的差距\*。

\* 稻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雖為實證且優秀的學術書籍，但在評價立憲政體的建議及憲法草案等方面時，因為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所制定的日本國憲法等民主憲法為基準，因此對於與這一旨趣接近的理想或建議等，傾向於給予較高的評價。例如，他評價山縣參議的上奏為，「與後來的山縣不同，以當時的藩閥政治家而言，他所敘述的意見相對比較進步」。<sup>22</sup>但山縣的上奏中雖提到三權分立要明確，但由府縣會議員所選出的「特選議會」，其召集、解散，開始時皆由政府決定，議決事項未必須加以實行等意見來看，不能說他已經完全理解三權分立的意義；此外，他也未考察「行政、議

政、司法」等三權與君權間，究竟處於何種關係；另外，他雖然說明了制定憲法與元老院、「特選議會」間的關聯性，但在論到與君權的關聯性時卻不明確。

## 伊藤的立憲政體構想

有關立憲政體的意見書，伊藤讓井上毅（太政官大書記官）起草，隨後提出的草案日期標示為一八八〇年十一月十九日。之後，伊藤與井上毅間，對此持續有所討論。<sup>23</sup>意見書完成後，十二月十四日，伊藤將其上奏。

其中，伊藤首先如此敘述，日本尚未培育出獨立的個人，在這樣的狀況下，產生了令人困擾的現象，亦即是匱乏吞棗法國大革命後，有關歐洲政治體制的新學說。（一）士族喜好談論政治，而平民只是受其影響而已；（二）歐洲約於一百年前發生法國大革命，各國皆受其影響，發生動亂，有些國家直到現在仍持續動亂，而有些國家則因為出現名君或賢臣，在混亂發生前，即讓國家安定下來；（三）但不管如何，盡皆捨棄專制之風，不可避免地與人民分享政治權力；（四）如今，歐洲文物逐漸進入日本，有關政治體制的新學說，也流傳在國民之間，幾乎已經到了無法壓制的程度，而有人卻不斷提出「紛言」，造成偏聽，「輕躁妄為」，也不知其是否為天皇的意向；（五）此時，政府有必要逐步追求進步，緩急適切，花費時日，逐漸習慣於某種「標準」。換言之，首先伊藤主張，要依日本的狀況進行有步驟的發展及近代化。

以下便檢討伊藤的具體構想。第一點：設立國會、達成「君民共治」的大局，此雖是期盼之事，但因為涉及「國體變更」，這種沒有前例的大事，絕不可在混亂之下急迫進行；換言之，即是不考慮立即設置國會。這是因為伊藤尚

未完全釐清天皇與國會間的關係等，例如有關天皇在憲法中的政治角色等。這也是在面對設置國會並採取行動時，伊藤認為需慎重不可的重要因素。

有關伊藤的立憲政體意見書的起草過程有兩種：（一）因為伊藤繁忙，因而向井上毅指示大綱，而由井上起草，再由伊藤與井上共同討論後完成；（二）因為伊藤不具備充分的知識，因而讓井上起草，其中多少加入伊藤的意見，繼而完成。而意見書的起草過程究竟是哪一種，在思考之後的伊藤與井上的關係上，非常重要。稻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中僅指出井上毅與擬定草案有關，但由誰主導，卻沒有明確論及。<sup>24</sup>

井上曾寫信給伊藤，對於草案曾如此說明，（一）因為起草時間甚短，內容極不完善；（二）鑒於文書如此重要，因此想重複進行修改，現階段先讓您過目；（三）若大致可以，或您覺得滿意，明日赴貴府拜訪，在接受您的指示後，另行擬稿。<sup>25</sup>而對於井上的草案，伊藤向井上提議，想加上一段文字，即「起草憲法與訂定設立民選議院的時期、方法等，俱出自聖裁一事，將以敕書公布」。<sup>26</sup>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一貫態度，亦即伊藤認為因為國民的自覺與自立不足，企圖藉由「聖裁」，並由行政權（政府）主導，以推動事務的進行。換言之，對於這份立憲政體的建議書，伊藤具有主導權，而他的意見也反映在內容上。

有關伊藤的立憲政體的具體構想第二點：在「歐洲立憲之國」，上下兩院有如車輛的兩輪，兩者相互牽制，以獲得平衡；而「帝王國」則設立「元老院」（上院），以護持國家為重。伊藤已有自覺，日本若是選定立

憲政體，非得設立上下兩院不可。

第三點：伊藤構思，在設立國會前，首先擴大現有的元老院，使其盡可能名實相符。而其計畫為元老院議員由「華、士族」中選出，或是從有功於國家者及學者中選出，成員為一百人，給予俸祿，訂定期間，召開會議。而元老院所審議的則是法律條文。

元老院議員之所以會由「華、士族」選出，主要是明治二年版籍奉還以後，舊公家及舊大名雖然成為華族，但因為伊藤、黑田、山縣等維新功臣仍然是士族身分，因此以兩者為對象。

擴大後的元老院，可說是為日後成為貴族院的準備及預習。

第四點：設置公設「檢察官」，人員則從府縣會議員中採用，作為檢察院的「員外官」，令其擔任會計檢查工作。在方針上，公設檢察官作為將來「公議」財政的起點，成為立憲政體的第一步，但卻不讓他們參與擬定財政政策的討論。公設「檢察官」乃是為日後設立下院做準備及預習。

第五點：在施行上述各項時，伊藤考慮藉由天皇的「聖裁」來實行。這是約九年後大日本帝國憲法作為欽定憲法（天皇所制定的憲法，未經民選機關審議）完成為止，伊藤的一貫想法。

### 對於元老院等的不信任

另一方面，自一八七六年（明治九）以來，元老院正審議被視為日本憲法草案的國憲案，這當然與大久保、伊藤、岩倉等政府領導階層的想法，有著極大差異。在位階上，元老院的成員較組成政府的大臣、參議等

低下，爲一群非主流的人。

在伊藤提出建議的五個月前，一八八〇年七月，元老院完成國憲第三次草案。這雖然可以說是元老院案的最終草案，但在元老院全體會議中，卻沒有獲得共識。

這一草案乃是從普魯士（德國）、比利時、荷蘭、義大利等四國，及奧地利、西班牙、丹麥等國的憲法條文中擷取部分，匯集而成。相較於日後完成的明治憲法，在天皇的大權、議會的組織與權限、財政、憲法修訂、皇室制度等方面，被評價爲民主色彩較爲濃厚。<sup>27</sup>

但問題爲，此草案內容是否具有一貫的整體性，是否適用於當時的日本。

伊藤曾如此回想：元老院案只是「翻譯各國的憲法，然後就哪個好，哪個不好，實際上全無用處」；此外，伊藤也調查過所有日本人所擬定的類似憲法之類的草案，但他認爲那些都是沒有價值的東西。

此外，從下述也可以看出，伊藤對於元老院及在野的言論表示了不信任感。「雖然有建言書提出（日本國民）希望能實施憲法政治，但所要求的與歐洲所實施的完全不同。而在日本，聲稱希望能實施憲法政治的人也不理解憲法政治爲何物。若是有人理解時，應該會出現較有水準的討論。似乎盡是一群完全不考慮日本國情，甚至連歐洲的憲法都不理解的人」。<sup>28</sup>

## 如何定位天皇大權

伊藤不僅認爲日本的「憲法政治」與歐洲的憲法論，旨趣完全不同，並認爲兩者的狀況也不同。其中之一

即是君權，「而對於不可分割的主權如何活用這點上，就作用而言，即是以委任方式進行。因此，設置立法部，就是爲了讓其參與立法。所謂參與，究竟參與甚麼，其實就是參與天皇的大權。行政也是如此；司法亦然。當然，因爲這些皆是「衍生」之權，因此主權可以剝奪這些權力，而規定不可恣意將這些權力剝奪者，即是憲法」。<sup>29</sup>

伊藤認爲，主權在於君主，將其以委任形式委任立法部、行政部、司法部，但在憲法中規定，君主不得恣意取消委任，亦即他主張制定一部制約君權的憲法。

伊藤之所以主張主權在於君主，主要是他想強調，若是「主權在民」主義時，國民可以任意廢棄君主，但若主權在君主時，即不得如此。<sup>30</sup>儘管如此，伊藤在制約君權這點上，有關君權的認知與當時歐洲最先進的君主機關說，在機能上並無太大差異。所謂君主機關說即是，主權在國家，而君主爲其中最重要的機關之一，且君權受國家制約。

當然，在一八八〇年元老院案提出的時期，有關日本與歐洲在憲法與君權關係的比較上，伊藤尚未有上述明確的想法。但當伊藤開始思考這個問題時，便了解到只待在日本，是無法解決這一問題的。

翌年，發生明治十四年的改變，政府決定一八九〇年開設國會，而爲了要從根本學習擬定適合日本的憲法，伊藤前往歐洲，進行憲法調查。

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伊藤批評元老院國憲案只熱衷於彙集西洋各國憲法，冷飯熱炒，模仿而已，完全未顧及日本的國體及人情等，因而向岩倉提議將其撤回。

岩倉也是同樣的想法，三條與岩倉兩人似乎也取得共識，亦即雖然形式上上奏，但實際上卻不予採納。這一來，元老院的國憲案遂被棄置，一八八一年三月二三日，元老院的「國憲取調局」正式被撤消。<sup>31</sup>

## 病弱的梅子夫人與生子

此處將概觀伊藤自一八七三年（明治六）結束岩倉使節團任務回國後，到一八八〇年代的家庭生活，其間也夾雜著西南戰爭。

正如前述，一八七七年的西南戰爭中，伊藤協助大久保在大阪進行戰爭的指揮工作，例如決定有關戰爭的人事、戰略等。此時，梅子夫人與生子也滯留在京都。這主要是因為梅子夫人的眼睛主治醫師為宮內省侍醫，為了配合天皇巡幸京都，因而前往京都。大致可以確定的是，最晚在一八七二（明治五）年梅子夫人即已經罹患眼疾，之後情況並未有所改善。

一八七五年底，末松謙澄已經認識伊藤，並於政府中工作。十三年後，末松與生子結婚。一八七七年六月中旬，他受命前往戰地，途中路過京都。此時，梅子夫人坐在有如暗室的房內，兩眼纏著繃帶。八月，梅子夫人與生子從神戶坐船回東京，較伊藤稍晚。

之後，兩人因為健康情況不佳，從一八七九年左右開始，往後的四、五年間，每年皆到熱海避暑療養。也因為如此，伊藤與梅子夫人分居東京與熱海兩地的時間增長。一八八〇年一月，連生子也罹患眼疾。<sup>32</sup>

一八七八年五月，繼大久保之後，成為藩閥第一的政治指導者伊藤，對於已過三十歲的梅子夫人及十餘歲的愛女生子體弱多病一事，甚感煩惱。

另一方面，一八七六年（明治九）二月，伊藤與梅子夫人以外的女性生下朝子。此時伊藤正協助薩摩的有力政治人物大久保利通，伊藤以長州的代表者身分，逐漸鞏固其作為大久保政權繼承者的地位。之後，有段時間並未明確決定應如何養育朝子。但自美國留學回國的津田梅子證實，已經七歲的朝子與十五歲的生子共同生



活在伊藤家。一八八三年底到一八八四年夏天，津田梅子住在伊藤家，教導梅子夫人及小孩英語並兼翻譯，但津田梅子卻完全沒有發現生子與朝子乃是同父異母的姊妹。<sup>33</sup>

正如後述，朝子在伊藤家與生子共同養育一事，相較於後來的文吉（一八八五年生）與真一（一八九〇年），在日俄戰爭前不能進到伊藤家，可說是件奇怪的事。這兩位同樣是伊藤與梅子夫人以外的女性所生的。其理由有二：

其一，朝子乃是伊藤與其他女性最先生的小孩，收養朝子有可能是或者出於無奈，但文吉之後，事情接續不斷，梅子夫人可能因此而拒絕收養吧。可以證實此事的是，伊藤在寫給梅子的信中，雖然會出現生子及養子勇吉（井上馨外甥）的名字，但在一八九四年九月以前，並未見到朝子之名。<sup>34</sup>而此時，朝子已是外交官西源四郎的妻子。伊藤或者考量到梅子夫人，因而不寫；又或者，梅子夫人有著讓他不得不如此做的感情。

文吉及真一無法養育在伊藤家的另一理由或許是因為，若將親生子女帶回家中時，恐怕會被誤會為長子勇吉的立場可能發生變化。伊藤與盟友井上馨乃是政治同盟，因此這樣的風險應該要避免。或許，梅子夫人也會提及此事，要求伊藤應有所節制吧。

## 對於大隈重信的憤怒——明治十四年的政變

### 熱海會議

正如前述，一八八〇年（明治二三）十二月十四日，伊藤上奏有關立憲政體的意見書，建議在設立國會前，擴大元老院、設置「公設檢察官」，藉此在某種程度上滿足在野的參政要求，避免政府與在野勢力正面對決；此外，不管是對於政府或在野勢力而言，面對即將設立國會一事，也可以有個練習的場所。

對伊藤而言，在野勢力所主張的「早期國會開設論」，並不具備現實基礎，只會招來混亂，但如果像薩摩有力人士黑田清隆參議所建議的，若以時期尚早為由，什麼事都不做，只會將問題往後推延，並非良策。此時，大隈尚未提出意見書。

一八八一年一月二日，伊藤一到熱海，便邀請大隈與井上馨兩參議來熱海；此外，黑田也來到了熱海。從一月中旬到下旬，四人就立憲政體進行會談，但這個熱海會議，卻無預期的成果。<sup>1</sup>

原因之一即是，大隈已經開始有了儘早設立國會的激進立憲政體構想。但儘管如此，他對於主張漸進論的伊藤及井上，實際上並未明確說明這點，只是適度敷衍一番。

福澤諭吉以弟子之名，從一八七九年七月到八月間，在《郵便報知新聞》上，連續十次展開國會論，引起一股在野國會論的旋風。<sup>2</sup>

根據福澤諭吉在一八八一年十月寫給伊藤與井上信函中的回想，從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下旬到一八八一年一

月，大隈、井上與伊藤拜託福澤發行報紙。此外，一八八一年一月，井上對福澤言及設立國會一事，並說伊藤、大隈及井上大家有志一同。再者，二月時，從熱海回來的大隈也向福澤說過與井上馨同樣的話。<sup>3</sup>

但與上述福澤在八、九個月後所寫的信函中的回想所不同的是，同一時期井上與伊藤的信件往返中，在伊藤的認可下，井上不僅與福澤諭吉有所接觸，有關發行報紙一事，井上也接觸發行政府系統報紙的福地源一郎，並也將此事告知大隈。<sup>4</sup>

此外，對於福澤的回想（辯解），井上在給福澤的信中提及，有關發行報紙的大概情形已如上述，但「所說的是以漸進方式發行」，<sup>5</sup>否定以激進的設立國會論為前提拜託福澤。

換言之，福澤的回想（辯解），亦即從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下旬到翌年二月間，伊藤、井上、大隈及福澤間，對於「早期國會開設論」取得共識一事，並非事實。伊藤與井上所考量的是，在設立國會前進行漸進式政治改革；但大隈在與兩人接觸時，卻不明確說明本身主張早期設立國會；福澤則是與大隈攜手，介入早期設立國會的政治活動，企圖進入政治圈。若這樣想時，自然就能夠理解伊藤一八八〇年十二月的意見書及對於元老院憲法草案批判的關連性\*。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與明治國家的形成》認為，福澤信件中的回想，大致為事實，「伊藤、大隈、井上等所謂開明派三參議」在熱海時曾經攜手，而伊藤「雖然積極地想要取得國會論的主導權」，但無法獲得黑田等薩摩派的讓步，遂告失敗。但僅有一八八一年十月十四日的福澤信函顯示熱海會議前後時期，伊藤、井上、大隈及福澤等對於設立國會，大家有志一同。並且，這是一封對於井上、伊藤等的辯解性回想信函，寫於十月十一日大隈參議被罷官後，此一信函主要是想說明自己並未與大隈連手介入陰謀，而是伊藤、井上也以設立國會一事來誘導自己，因而參與此事。

## 大隈的背叛

到了二八八一年（明治二四）三月十日，福澤將自己所寫的國會論以「時事小言」為名，送給大隈，信中提及，大致上與大隈所想的並無「齟齬」。<sup>7</sup>

另一方面，因為大隈並未有關立憲政體提出意見書，因此，明治天皇透過左大臣有栖川宮熾仁催促。三月時，大隈以不讓其他大臣、參議閱覽為條件，透過有栖川宮上奏。

其主旨為：（一）英國因為設立國會，消除了政府與議會之間的鬥爭，政黨的鬥爭只發生在議會內。（二）日本也應該採用立憲政體，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由天皇命令議會中多數黨黨首組閣（對於上院與下院的區別，並無特別明示）。（三）官吏分為「政黨官」與「永久官」；「政黨官」為參議、各省卿輔與局長、侍講、侍從長等，而「上層的政黨官」大致得以議員身份，列席上下院（大致仿英國之例）。（四）「永久官」為各官署的奏任官及屬官等，中階以下的職位，及「中立永久官」，如「三大臣」、「軍官、警視官、法官」等，為「公平謀求國益」的職位，不參與政黨。（五）憲法的制定則採欽定憲法模式，應於內閣中指定委員，儘速著手。（六）本年（一八八一年）制定欽定憲法，年底或翌年一八八二年公布，八二年底召集議員，希望能於八三年初召開國會等等。<sup>8</sup>

大隈的意見書並未考慮國情的差異及發展的階段性，只企圖導入英國的制度。此外，有關天皇的權力、角色等，也不明確，只提及命令議會中多數黨黨首組閣而已；甚至讓人認為議會可能可以更換天皇。

此外，若考慮到憲法、議院法、眾議院議員選舉法及貴族院令等相關法令，以及制定新的內閣制度、官僚制度，公布周知並實施等，大隈希望兩年後可以開設國會一事，基本上是不切實際的想法。

但對大隈而言，若事能像意見書般展開時，作為政府要員之一，可以取得開設國會的主導權，加上活用

與民權派的合作關係，則非常有可能成爲首相組閣。這是大隈對於以伊藤爲中心的藩閥政府的改變。

伊藤若見到大隈的意見書時，應該會震怒，因爲，迄今爲止在熱海等地的商議，究竟所爲何來，伊藤會對於自己的愚蠢感到生氣吧。但對於大隈在三月提出意見書一事，伊藤並不知情；同樣是三月時，伊藤向右大臣岩倉訴苦指出，對於立憲政體構想，大隈並不配合。

### 「驚愕」

左大臣有栖川宮熾仁打破與大隈間的約定，將三月大隈主張早期開設國會的建言書私下給太政大臣三條與岩倉閱覽。岩倉認爲其內容與其他參議的構想差異甚大，遂與大隈見面，詢問真意；大隈則回稱，建言書的構想與伊藤的想法並無太大差異。

在大隈提出意見書，經過三個月以上後，三條向岩倉說道，會私下將大隈上呈給天皇的意見書僅給伊藤一人看，並希望不要有任何異議，隨後，即將意見書給伊藤。

七月二日，三條拜訪岩倉，並提到伊藤的反應。伊藤在仔細閱讀過大隈的意見書後，非常「驚愕」。伊藤說道，迄今爲止，任何事情都會與大隈商議，就連有關元老院的建言書也曾交換意見，在這種狀況下，大隈居然不跟我們商量，便搶先上呈建言書，非常不恰當。依三條的說法，伊藤稱病不願任職，甚至已有辭職的心理準備。<sup>10</sup>

七月一日，伊藤在給三條信中說到，或許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嫌疑，但懷疑大隈的意見書並非僅大

限一人所爲，表示了對大限的不信任，並談到若情勢再這樣發展下去，將不得不考慮辭職。<sup>11</sup>在六月下旬，即大限提出建言書的三個月後，伊藤首次得知內容，因此對於大限充滿著憤怒以及強烈的不信任感。

七月三日，對於前來拜訪的伊藤，岩倉提到之後將與大限見面，聽取意見，因此希望伊藤能打消因私下看到建言書而提出辭呈一事。之後，岩倉一方面與三條取得聯繫，一方面於四日拜訪大限，勸其向伊藤解釋。

大限立即拜訪伊藤，回程途中順道拜訪岩倉，告知已經疑惑全消。此外，三條也向岩倉說過同樣的話。<sup>12</sup>有關七月四日大限拜訪伊藤時，兩人間的對話，三個月後，伊藤如此回想。(一)大限言及此次事件實屬粗暴，僅對此表達道歉之意。(二)當大久保被暗殺時，大限誓言，因爲本身力量微小，因此將盡力幫助伊藤直到「倒下」爲止。儘管如此，但建言書中之所以提出大膽的想法，且沒有隻言片語向伊藤說明原因，主要是因爲在討論建言書的是非對錯之前，伊藤說他對大限的行動最感不滿。(三)對此，大限只是道歉，並說到，他並沒有抱著自己一人的意見即能暢行天下的想法，還請諒解，說完即離去。<sup>13</sup>

## 決心驅離大限

翌日，一八八一年(明治一四)七月五日，伊藤回到崗位，並對大限如此說道：(一)因爲大限的建言書中建議從各省卿到「君側之官」皆爲民選，這是面對民權放棄君權之意，因此礙難同意。(二)既然想法如此不同，那麼即請大限掌理天下之事，我(伊藤)已無法再參與。(三)此次舉動與大限平常舉動不同，實在愚蠢，這樣的事情，即使內閣全員毫無異議，也還不能安心。(四)大限身居參議要職，居然做出「有如福澤代理人」

之事，實在可笑，福澤的憲法私案與你的建言書，並無二致。

大隈則回稱，並非是因爲建言書有實行的可能才提出，只是上奏個人的想法而已，有疑問是正常的事，但此事並未與福澤商議。

伊藤聽到大隈的辯解，頓覺「憤懣」不已，但考慮到若進一步討論時，反而將導致「決裂」，成爲「內閣的醜態」，因而就此停止。<sup>14</sup>

翌日，伊藤也要求井上毅，請其告知岩倉，七月四日與大隈的會面並沒有完全解決事情。<sup>15</sup>

岩倉則著手於勸解伊藤與大隈的對立，七月四日時，他以爲伊藤已經與大隈和解。但那只是伊藤顧及長期以來提攜自己的先進岩倉的顏面而已\*，在其心中並未原諒大隈。

伊藤認爲，大隈未與自己商議，即提出早期設立國會及政黨內閣制的意見書，並與福澤等在野勢力有所牽扯。此外，他也認爲自己一直以來曾屢次與大隈商議，兩人關係良好，而正是對於這種想法的反彈，伊藤已經對大隈感到絕望；伊藤認爲目前最主要的課題即是，捉住機會，在大隈沒有發覺下，將支持伊藤的井上馨、山縣等與岩倉、三條等大臣，以及薩摩派結合起來，組成聯合陣線。七月八日開始，伊藤再度回到崗位。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與明治國家形成》提及，一八八〇年以後到一八八一年間，『宮中』成爲擁有獨立政治意志的主體，逐漸嶄露頭角，成爲政治決策的中心。」此外，書中也論及，「天皇已不單只是形式上的裁決者，事實上已經成爲實質的決策者，宮中派也以天皇的非正式顧問身份，扮演重要的角色。」而以右大臣岩倉爲「宮中」的代表人物，強調岩倉等與「大隈、伊藤、井上馨」的對立。<sup>16</sup>

但在大久保被暗殺後所產生的佐佐木高行等的天皇親政運動，因受到大臣參議等內閣方面的抑制，

一八七九年秋天到八一年，實際上已經奄奄一息。<sup>17</sup>此外，以天皇親政運動為契機，二十歲後半的年輕天皇雖然表示出對於政治的意願，但幾乎無法對於實際政務有所影響，其影響力也僅止於被視為天皇周圍的宮中問題，如宮內卿的人事及儀式、授勳等。因為如此，一八八五年時，天皇曾為了表示不滿，因而拒絕履行政務。直到一八八九年明治憲法完成前的短暫時間，天皇才真正能夠介入實際的政治。即便如此，天皇原則上只在內閣等做出的決定遭遇困難時，才介入調停，在一般情形下仍然受到抑制。這是伊藤以奧地利史坦因所教授的學說為基礎，在日本所形塑的近代天皇的政治行為模式。

<sup>18</sup>坂本氏因為並未以長期的視野對於近代天皇的權力進行一貫性的考察，只從細微且少數的事實來推論，因而造成對於一八八一年時的天皇權力過度評價的結果。

再者，將大臣、參議這種內閣成員的岩倉視為「宮中」人物，也很奇怪。正如本書所敘述，舉凡立憲政體問題、外債導入問題、天皇親政問題等重要問題上，伊藤與岩倉經常攜手合作，若只從細微事件上的意見差異，就描繪出彷彿伊藤與岩倉處於對立的構圖，是錯誤的。

### 右大臣岩倉等對於制定憲法感到焦慮

一八八一年（明治一四）六月，右大臣岩倉要求精通法律的井上毅（太政官大書記官）提出有關制定憲法的意見書。之後，岩倉即根據井上毅的意見書，與太政大臣三條、左大臣有栖川宮熾仁等，就有關籌備制定憲法一事，進行商議。此外，六月下旬，井上毅向岩倉提議，也可以向伊藤告知此事；二十八日，岩倉回覆當然沒有



問題，同意此事。<sup>19</sup>

岩倉等三大臣之所以突然開始考慮籌備制定憲法，主要還是爲了對抗大隈的三月意見書中所主張的早期開設國會及英國式的政黨政治，而採取的措施。

六月二十八日獲得岩倉的首肯後，井上毅立即將憲法意見書交與伊藤。內容爲，即便設立民選議會，有關閣僚的任免及徵稅等，也並非像英國一樣受民選議會左右，而是類似德國，國王擁有極大的權力。

在看過井上毅的意見書後，伊藤雖然認爲與自己的想法並無太大差異，但對於何時開設國會一事，還無法判斷，因此也想詳細了解井上毅的想法，遂告知其明天整日在家，隨時恭候。<sup>20</sup>由此可知，伊藤表達了與井上毅見面的意願。

### 摒斥井上毅的意見

但到一八八一年七月四日爲止，伊藤與井上毅的關係似乎變得有些異樣。七月四日，井上毅向岩倉提出想商談「個人因素」一事。翌日，井上毅與伊藤會面，當井上毅談到「個人因素」時，伊藤認爲，對於如此重大問題，「書記官輩」並不適合參與其中，因此想推辭「私下委任之事」，乃是非常合理的事等；對於井上想抽身一事，視爲理所當然。<sup>21</sup>

其間，儘管伊藤已經從三條手中見過大隈三月上奏的意見書，但即便是因爲這樣而引起伊藤對於大隈的怒火，但這卻不是伊藤摒斥井上毅的直接動機。

有關制定憲法方面，伊藤摒斥井上毅的最主要理由為，井上毅太過急於制定憲法。伊藤認為：「設立國會較維新創業，更加艱難」。<sup>22</sup>

而井上毅則與伊藤的態度相左，七月二日給伊藤的信中，井上毅如此說明：（一）希望伊藤擔任憲法調查的大事，只是應由有栖川宮、岩倉等三大臣中的某位負責其事。（二）若第一方案不適當時，便離開（政府），私下「草擬私擬憲法」一份，希望能將其上奏。（三）上述兩方案，請一定要實施一種，若今天伊藤躊躇不前，而由他人佔了大業先機時，因為（井上毅等）已經無可期待，這陣子也為生病所苦，因此，將辭官回熊本，與同志們團結合作，表明為國效勞的寸心。<sup>23</sup>

伊藤為藩閥政府的最有力者，身為大書記官的井上毅（局長級），在沒有受命的情形下，提出上述的建議，誠屬失禮。而這是精通法律的井上毅，企圖透過伊藤，在制定憲法方面發揮自己的能力，但卻過於躁進的結果。

另外，摒斥井上毅的第二個理由為，雖然井上對於憲法的理解為當時日本人中的最高水準，但卻還遠遠達不到伊藤所要求的水準。

井上毅除了一八八一年六月中向伊藤提出憲法制定意見之外，以岩倉等三大臣為對象所提出者，如「欽定憲法考」等，至少留下八種憲法相關的意見書。<sup>24</sup>

但這些意見書皆是非常表面的意見書，有的是英、德的憲法、政治制度的概略介紹，有的則是因為英國的不適合，便改為模仿德國的。首先在模仿德國的這一大方向上，井上與伊藤的想法一致，而在知識方面，有部分也可以成為伊藤的參考。但伊藤在參考歐洲君主國的憲法之餘，卻還是以能夠適應日本的政治、文化為制定憲法的目標。以井上毅這種層次，加上匆促完成憲法，更遠遠無法達到這一目標\*。

例如，有關君主的政治權力方面，井上毅主張，英國的國王受制於議會多數黨，有如風中的旗幟，雖說國王與議會共同分享主權，但實際上主權卻在議會，國王只擁有「虛名」而已。

反之，在普魯士（德國），國王雖與議會分享立法之權，但行政之權卻在國王手中。國王可以不拘泥於議會政黨的議員人數多寡，選任「宰相執政」（首相或閣僚）。實際上，在人才任用上雖大多採用議會所要求的人選，但若解釋其權力範圍時，卻絕非對議會言聽計從。

由此可知，井上毅雖然評估了德國的君主制度，但迄今為止日本近代天皇的實際狀況，卻不像井上毅所說的有如德國國王一般，由天皇任命三大臣及內閣閣員。雖說如此，但日本的現況也不像英國，是以議會為中心由其決定內閣成員。

因此，便有必要前往歐洲，對於君主、行政、議會、司法等的實際情形充分理解，之後再制定一部符合日本的憲法。而井上毅連這點也不了解，急於求功，將匆促制定憲法一事，強加於自己（伊藤）的身上。制定一部符合日本的憲法，此事是多麼困難的事，連這點也不懂嗎？考慮到這些，伊藤摒退井上毅，讓岩倉等三大臣們近似於臨時起意的制定憲法籌備工作，畫下休止符。

\* 有關一八八一年六月時伊藤與井上間的接觸，憲法學家及歷史學家等的看法皆是，在制定憲法方面，相較於伊藤，井上毅要進步多了，例如，當井上毅對於近代憲法嘗試作出初步且基礎的解釋時，「可以了解到伊藤對當時的憲法認識的程度之低」。<sup>25</sup>而因為有上述的認知，也引發了這樣的疑問，即儘管一八八一年時，以井上毅為首，日本人對於憲法的理解已經達到相當的程度，但何以翌年伊藤卻非得率領大憲法考察團，前赴歐洲不可。這是因為研究者們並未根據一手史料，且沒有充分掌握近

代天皇的政治機能等的實際狀態，而與井上毅一樣，只就表面來討論憲法及制度之故。亞洲最早的憲法為鄂圖曼帝國憲法（Mikhat憲法），這部憲法在制定上幾乎不費任何的時間與努力，即於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公布，但僅一年二個月便告停止。伊藤雖未特別談到鄂圖曼帝國憲法，但他所擔心的應該是，這麼輕易地制定憲法及其可能造成的混亂。

伊藤認為，若單只是翻譯歐洲的法令及制度，並將其引進於日本的話，便不是一部合乎當時日本政治實情的憲法，而無法讓憲法在日本紮根。因此，他才企圖親自前往歐洲，希望實地了解其機能後，再將其修正為適合日本，而後制定日本自己的憲法。在當時的日本，能夠考慮到這一層次的，僅有伊藤一人。

### 開拓使官有物出售問題

一八八一年七月二十一日，參議兼開拓使長官黑田清隆申請出售開拓使轄下的北海道官有物。這一申請，於三十日獲得天皇的許可，八月一日公布。其間，從七月二十六日開始，自由民權派的《東京橫濱每日新聞》揭露開拓使打算以不當的賤價，將官有物售與政商五代友厚，因為該人與黑田長官同鄉，且同為薩摩出身者。因為這個事件，整個九月輿論對於政府的批判，持續延燒。

而在藩閥內部則蔓延著一股疑慮，那就是福澤諭吉以及與三菱的岩崎彌太郎等攜手的大隈參議，企圖乘著開拓使官有物出售問題，利用民權運動，以掌握政府的主導權。

首先，伊藤爲了與盟友井上馨間的聯繫更加緊密，他讓井上毅前往井上馨所在的廣島縣宮島。七月底時，井上馨也對大隈有著強烈的不信任感，在給伊藤信中便提及，您也很清楚，「那位人士（大隈重信），以得人望爲主，迄今爲止，並無定論」；此外，或許受到井上毅的影響，井上馨也主張早期開設國會，他認爲，以今日形勢而論，儘早模仿德國憲法，制定「細密」法令，也應該設立下院。<sup>26</sup>

八月六日，伊藤向井上馨表示，（一）一般並不曉得自己阻礙了三月的大隈建言書，因此，有關建言書一事，還請留心勿向他人洩漏；（二）萬一有事，自己將成爲「皇室之屏障」，決心犧牲。<sup>27</sup>這意味著將進行強硬政策，以便將大隈從政府中驅離等\*。此外，儘管井上馨加以勸告，但伊藤卻對於儘早制定憲法一事，無任何反應。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與明治國家形成》認爲，在一八八一年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間，儘早制定井上毅主張的普魯士型憲法的構想與伊藤的構想，兩者對立；而即使先不考量大隈所提倡的整體性導入英國的國家體制一事，兩者的對立主要還是在於伊藤並不像井上毅般敵視政黨內閣制；並進一步認爲，「伊藤與井上毅在爭取參議們的支持上，發生激烈的競爭」。<sup>28</sup>

藩閥政府中最具實力的伊藤與局長級的井上毅激烈競爭，這樣的論述其本身的發想即缺乏歷史及政治的現實感。此外，正如本書所敘述，這個時期伊藤並不敵視政黨內閣制的說法也與事實不符。

其間，大隈也曾向伊藤提及，將提議募集五千萬元公債，設立大中央銀行，進行紙幣整理一事，並聯名建言，八月一日受到採用。<sup>29</sup>而伊藤之所以採用這個建議，乃是爲了讓大隈鬆懈之故，並非是伊藤重視與大隈的合作關係。而大中央銀行的構想也在二個月後，即大隈離開政府時，即告中止。

伊藤雖然性格正直，但當遭到大隈背叛時，對於這樣的行動應該不會有任何猶豫。伊藤在給井上馨的信中，也曾表達出這樣的激動，這就是伊藤的強處。

## 大隈包圍網的形成

由於《東京橫濱每日新聞》對官有物出售的批判，而受到打擊的開拓使長官黑田清隆，乃是大久保利通亡後，薩摩最具實力的人。因為如此，之後薩摩派的有力者很自然地便向伊藤靠攏。一八八一年八月二日，內務卿松方正義表示，有關憲法調查一事，伊藤與松方、黑田、西鄉從道等已取得共識。<sup>30</sup>這意味著整體形勢已從對大隈的批判轉為支持制定德國式憲法，情勢對伊藤有利。

但現在的問題為，右大臣岩倉具視這個具有影響力人物的動向。因為岩倉長期有頭痛的毛病且有時會加劇，因此申請休假；七月六日岩倉自東京出發，前往京都療養。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因為憂心時局，八月下旬及九月上旬，兩次寫信，希望岩倉回到東京。

三條爲了瞭解岩倉的動向，派遣參議山田顯義到京都。九月十八日，山田與岩倉見面。<sup>31</sup>

從兩人的見面中能見到幾個特點：第一，強調大隈與福澤間的關聯性。山田告訴岩倉，大隈提拔自己的心腹矢野文雄（統計院幹事兼太政官大書記官，福澤門下前慶義義塾分校長），而矢野在夏季休假時，於九州進行巡迴演說，其中提到因爲日本尚未開化，目前天皇可以「便宜處置」。此外，山田也提及之所以設立統計院，是爲了就開設國會，進行調查。他並推論，從這些行動來看，大隈已經與福澤相互取得聯繫，事情已經到了這種地步

了；並舉出若干實例，例如大隈爲了辯解而赴伊藤住處一事，隔日即刊載在《東京橫濱每日新聞》。

第二，山田提到，內閣從太政大臣三條實美以下，團結一致，決不需要擔心；這說明了排除大隈的包圍網已經形成。

但對於排除大隈一事，岩倉卻未立即答覆，只回應天皇預定於十月十一日結束巡幸回到東京，在這之前將會回去與伊藤商議後，再作決定。明治天皇於七月三十日到十月十一日間，巡幸東北、北海道，自大隈以下，左大臣有栖川宮、黑田參議及松方內務卿等隨行。

關於排除大隈一事，對伊藤而言另外一個問題即是，就在伊藤等留在東京的參議們決心繼續推動開拓使官有物出售時，扈從天皇巡幸的左大臣有栖川宮、大隈及大木喬任兩參議等人已經下定決心，即使辭職也要要求中止出售。岩倉也對此表示不安，唯恐因爲這個問題，內閣意見分裂。<sup>32</sup>

或許是薩長關係正處於敏感之中，伊藤爲了確保薩摩派參議的支持，因而決定出售一事繼續進行，但若不能取得岩倉及有栖川宮兩大臣的同意，那就另當別論了。

到了十月初，伊藤開始與內務卿松方、西鄉從道等薩摩派參議及黑田，就中止出售進行協調。盟友井上馨及山縣有朋也予以協助。<sup>33</sup>

十月六日，岩倉回到東京，七日與伊藤見面。岩倉也以事屬無奈爲由，同意讓大隈辭職。而對於開拓使官有物出售一事，黑田雖不同意由他自行取消，但八日時則表示，若此爲天皇的命令時將遵從，實質同意中止出售。如此一來，排除大隈的計畫終於完成。

此外，到八日爲止，政府中樞似乎已就開設國會一事，達成共識。伊藤向右大臣岩倉提議，開設時期不應固執於一、二年內，若訂於「明治二三年」時，應「緩急得宜」。<sup>35</sup>對此開設國會，伊藤還是那麼慎重。

那麼，大隈方面對於排除大隈的行動，又掌握了幾分？即便是九月底到十月初間，大隈方面雖然知道以薩摩為中心的勢力企圖攻擊大隈，但卻未能掌握伊藤也是中心人物。<sup>36</sup>

在這場鬥爭中，伊藤同意發行大隈提議的公債，支持設立大中央銀行的構想，包含情報戰在內，無論是戰略或戰術的任何一方面，伊藤皆取得全面勝利。

### 政變與伊藤體制的確立

對於政府內有關排除大隈參議已取得共識一事，明治天皇完全未被告知。天皇大約只想到，大隈回到東京後，若是反對開拓使官有物出售時，將會被參議們「攻倒」；十月十一日，天皇照原定計畫回到皇居。

天皇一回來，大臣、參議全體上奏制定憲法、開設國會及罷免大隈等。對於罷免大隈，天皇態度消極，但因為是內閣的意見，因此全部同意。伊藤則接下勸告大隈辭職一事，西鄉從道同行。大隈接受勸告，承諾辭職。如此一來，上奏全皆獲准。<sup>37</sup>

十二日，公布了中止開拓使官有物出售、一八九〇年開設國會，及接受大隈辭官等事。此外，由政府中樞擬定憲法，經天皇裁可，以天皇所制定的欽定憲法公布一事，也成了大家心照不宣的共識。

十月十三日，爲了抗議大隈的辭官，史野文雄、犬養毅（統計院權少書記官，慶應義塾出身）、尾崎行雄（統計院權少書記官，慶應義塾出身）等，大隈派官僚們辭職，不久，小野梓等也隨之辭職。而不辭職的官員則遭到罷免，但在判斷是否與小野梓等有無關係上，伊藤卻擁有影響力。<sup>38</sup>



此外，十月二十一日，松方正義（薩摩，大藏卿兼任）、大山巖（薩摩，陸軍卿兼任）、佐佐木高行（土佐，工部卿兼任）、福岡孝弟（土佐）等四人被任命為參議。就任參議兼大藏卿要職的松方，在中止開拓使官有物出售問題上，說服了黑田，是個出身自薩摩而盡力協助伊藤的人物。此外，成為參議兼陸軍卿的大山，也是個與山縣攜手主導陸軍的人物。

另一方面，因為開拓使官有物出售問題，而受到民權派等攻擊的黑田，隔年，一八八二年一月十一日，辭去參議兼開拓使長官一職，轉任內閣顧問的閒缺。

就這樣，明治十四年的政變始於一八八一年三月大隈參議要求早期開設國會及政黨內閣的意見書，而止於十月的大隈免官及翌年一月參議兼開拓使長官黑田的辭官。政變的過程中，在政體構想上，伊藤忠於自己的理念，毫不动摇地行動，並且慎重而果斷的執行排除大隈的決定。結果，在兩種意義上，大久保死後所形成的伊藤體制終於確立。

其一，就結果而言，他潘出身能夠成為伊藤競爭對手的有力人士，例如大隈（佐賀）及黑田（薩摩），或者下野，或者受到極大的傷害。當然，從伊藤的性格來說，一八八一年前半時期，他也不希望他們下台。事實上，伊藤更希望可以跟他們聯手，遏止民權派攻勢，以有秩序的形態，建立立憲國家。

其二，透過政變的過程，薩摩的西鄉從道及松方正義等有力人士，了解伊藤的意思，積極活動，成為準伊藤派的存在。而正如前述，在大久保被暗殺後不久，伊藤即致力於推舉薩摩的有力人士西鄉從道為參議。此外，有關一八七八年一二月設置陸軍參謀本部一事，伊藤也考量到少數派的薩摩海軍，與西鄉從道商議，而後行動。<sup>39</sup>這些都有助於伊藤以一位公平的指導者身份，獲得西鄉從道及薩摩派的信任。

將勢力擴及到薩摩派這點而言，伊藤獲得了橫跨薩長的權力基礎，這有點類似過去大久保將勢力擴展到伊

藤、山縣等長州派的情形。

換言之，伊藤與有力人士石大岩倉維持良好關係，並鞏固了長州的盟友井上馨（參議兼外務卿）及山縣（參議兼參謀本部長）等長州派，再透過西鄉從道及松方，將其影響力擴及於薩摩派。

儘管如此，但薩長間的對抗意識仍然根深蒂固。到日清戰爭前為止，在某些事件紛爭中，若伊藤傷害到薩摩的有力人士時，薩摩派仍然有可能立即以黑田爲盟主，團結一致對抗伊藤。

## 伊藤灌注在憲法調查上的熱忱——日本的傳統與歐化

### 「憲政政治」的抱負與重擔

九年後，即一八九〇年召開國會，為明治十四年政變所帶來的結果。為此，政府便有必要制訂憲法及各項相關法令。因為憲法為根本大法，因此便有必要先到歐洲君主體制國家，實地考察政治情形，並檢討憲法與各法令間的關係，之後確立如何改變日本國家結構的未來展望。因為若不如此制定憲法，一旦付諸實施後，將會窒礙難行。

為此，一八八二（明治一五）年三月十四日，伊藤出發前往歐洲進行憲法調查，翌年八月三日回國。對於此次調查，伊藤曾如此回憶：

明治十五年我受命對立憲政體的運作與規劃進行研究，並接到共計三十一項研究項目的訓示，旋即遠赴海外。此為重大使命，能否不辜負聖明，實在不勝惶恐之至。但一旦受命，也只能下定決心竭盡心力，以報皇恩。<sup>1</sup>

正如前述，除了伊藤之外，包括大隈在內的大臣、參議，甚至連精通法律的井上毅等，都認為制憲是輕而易舉的事。但制憲並非只是將不同文化中所形成的憲法引進日本，加以制訂而已；更困難的是，憲法要如何實

際運作。對此，他們的思慮皆不及伊藤。而伊藤所以能意識到其中的困難之處，乃是因他對於西歐這一與日本迥異的文化，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之故。伊藤想要在日本確立「憲法政治」\*，而其中即包含憲法的制訂與運用。

\*從大日本帝國憲法制訂一〇週年的一八九九年左右開始，伊藤便很愛用「憲法政治」一詞，例如他曾提及，在「憲法政治」的考試上，日本已經及格等等。伊藤赴歐考察憲法時，曾於一八八二年向史坦恩（Lorenz von Stein）學習憲法，而在對憲法有了自信之後，他曾經提及，憲法只是個架構，不需耗費太多心力，但「施治」（憲法的運用）與「經濟」二者則攸關國家盛衰。此外，他也提出「帝家之法」（憲法）、「政府組織」及「立法府組織」等是「憲法政治」所不可或缺的。<sup>2</sup>伊藤早期使用「憲法政治」一語的例子，見諸於一八八二年一月三〇日寫給三條實美與岩倉具視的信，<sup>3</sup>以及一八八三年四月二七日寫給井上馨的信。<sup>4</sup>

但伊藤本身並未積極鼓吹赴歐進行憲法調查；此外，連政府內部也不認為伊藤的憲法調查是件理所當然的事。原因為何？以下便就其過程進行考察。

## 罹患「神經症」

一八八一年十一月六日寺島宗則（元老院議長）向右大臣岩倉所做的建議促成了伊藤的赴歐之行。<sup>5</sup>

對於伊藤赴歐考察憲法一事，當時的參議中至少有佐佐木高行、山田顯義、大木喬任等三人抱持懷疑或反對態度。開始時，右大臣岩倉的態度似乎也非非常消極。在這種氛圍中，伊藤赴歐之議得以付諸實行，應該歸功於井上馨參議的遊說，因為他說服了山縣、大山、西鄉從道等有力參議。

根據佐佐木高行的日記記載，井上馨曾於一月三日邀請佐佐木、大木、福岡孝弟等三位參議到他官邸，希望他們同意伊藤赴歐，其情形如下。

設立「國會」為一大要事，因此眾人都把「立憲政體的美事」當成話題，但卻聽說也不乏許多弊病。因此政府想派伊藤去歐洲一年，進行徹底研究，以便回國後制定各項法令。我（井上馨）因為吉田（清成）公使已經回國，因此被任命為駐美公使，我會盡可能探討（美國的制度），即便成果有限，也希望（對憲法制訂）有所助益。況且，「伊藤最近極為痛心，因而引起神經症狀，每晚都睡不著，總要喝一升酒後，才好不容易入睡。」現在的「情形」相當不好。若是如此，讓他去歐洲一年，豈不「善哉」？

從以上可知，就連伊藤的盟友井上馨也不是僅就憲法調查本身的必要性來談這件事。井上想把伊藤的赴歐利用於自己的赴美，並藉此讓伊藤可以療養「神經症」。

而主要報紙，例如政府派的《東京日日新聞》，或是在野的《東京橫濱每日新聞》、《朝野新聞》、《郵便報知新聞》等，也同樣對伊藤赴歐調查憲法一事感到懷疑。

若從本書已經提及的史實來理解這一時期的伊藤的狀況時，可以發現，當明治十四年政變將大隈逐出政府

的這一重大事件結束、眼前的難題一旦消失時，很快地伊藤便開始對於憲法的調查與制訂，以及讓「憲法政治」扎根於日本等課題，感到實際的沉重壓力。況且，此次的調查重點並不在英語圈，而是在德語圈，而伊藤並不懂德語。此外，包含盟友井上馨，幾乎無人理解憲法調查的重要性，甚至連伊藤本身也不具備足夠的知識，能夠向他們說明，讓他們理解憲法調查的意義。

就是因為這般焦慮，伊藤遂罹患「神經症」，酒喝得比平常兇。或許正是如此，他失去自己本身率先積極提出進行憲法調查的機會。

一八八二年三月三日，敕令下達，派遣伊藤赴歐調查各立憲國的組織與實際狀況。調查項目，舉凡憲法與其實際狀況，皇室制度、內閣制度、議會制度、司法制度、地方制度等，涵蓋三十一項，極為廣泛，其中更著重在考察各組織間相互關係等實際運用的情形。而這一想法乃是伊藤個人所獨有，因此調查項目可說是反映了伊藤的意向。

三月十四日，伊藤搭乘英國船隻「葛立克號」從橫濱啟程赴歐。隨員有山崎直胤（太政官大書記官）、伊東巳代治（參事院議官補）、河島醇（大藏權大書記官）等。

隨員中還有三十二歲的參事院議官補西園寺公望，他後來成為伊藤的接班人，並擔任伊藤所創設的正式政黨立憲政友會第二任總裁。西園寺曾在法國的巴黎大學等留學九年半，學習法國的法律知識，約一年半前回到日本。明治十四年政變後不久，西園寺因著伊藤的推薦，經三條、岩倉同意後，任職於為處理開設國會而設立的參事院，才剛開始在政府內工作而已。而讓西園寺與伊藤結合在一起的是岩倉具視。<sup>7</sup>

此外，與西園寺同樣是參事院議官補、右大臣岩倉的嗣子岩倉具定（後為宮內大臣）也是隨員之一；岩倉的女婿戶田氏共也自費隨行。這是出於伊藤考慮到岩倉的關係而同意其隨行。出發前幾天，岩倉曾帶著美酒佳餚

到高輪的伊藤邸拜訪，爲伊藤餞別；啓程當日，岩倉也特地到橫濱港送行。<sup>8</sup>就在伊藤回國兩週前，岩倉去世，因而此次的送行也成了死別。

### 在柏林的辛勞與希望

一八八二（明治一五）年五月五日，伊藤一行抵達拿坡里，十六日到達柏林。三天後，拜會格耐斯特（Heinrich Rudolf Hermann Friedrich von Gneist）（柏林大學教授），洽談憲法課一事。格耐斯特似乎將上課一事全權交給他的學生莫希（Albert Mosse）負責；莫希從五月二十五日開始爲伊藤等上課，直到七月二十九日。

此時，普魯士首相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Fürst von Bismarck-Schonhausen）在柏林。當時他正爲菸草專賣法而與議會對立。伊藤認爲，與其拜會政務繁忙的俾斯麥等政治家，不如跟著學識淵博的老師仔細詳談，收穫更多，因此，即使伊藤已經來到柏林兩個月了，卻不會與俾斯麥晤談過，對此，甚至連青木周藏公使都感到擔心。

但伊藤既不會德語，也沒學過德國學，因此開始時對於上課感到困擾。在寫給盟友井上馨的信中，他誠實的表露自己的心情，提及特別是在調查德國的憲法或行政時，有很多「技術性」詞彙，得參酌英語後，才能了解其意，覺得非常困難。

儘管如此，「講論（憲法的）優劣得失，已經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伊藤也從中發現了樂趣。伊藤認爲，對於法條，若僅止於理解文意，則無法領會法的「精神和實際（的運用）」。

若只做學問上的分析，而未徹底闡

明其（實際的）情形」，則將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接著，伊藤說到，將盡可能深入探討其「根本」所在，希望多少能獲得「（有關日本的憲法制訂）的功効」，爲此，正積極學習中。

此外，當格耐斯特教授預計八月上旬要到奧地利的溫泉地避暑時，伊藤也想一道去奧地利，以拜訪該國知名的史坦恩（Lorenz Von Stein，維也納大學教授），向其請益。<sup>10</sup>

不諳德語和德國學的伊藤，雖然辛苦，卻能在短時間內便有所收穫，其理由在於：第一，伊藤具有實際的行政經驗。之前伊藤歷任過內務省、工部省、大藏省等不同官署，由中堅官員升任到最高階的職位，具有實際的行政歷練。因此儘管德、日制度不同，但伊藤仍可以推想到德國的政治或行政的實際情形。

第二，伊藤曾藉由英語學過美國憲法與制定憲法的歷史，以及英國的國制（憲法）的形成等歷史，因此也了解法律或行政學問上的關鍵重點。

第三，在直到明治十四年政變的過程中，伊藤曾檢討過井上毅的憲法意見及民間憲法草案等各種私擬憲法案，其中的爭議點也都深入腦海中，這應該有助於理解德國憲法等。

事實上，並非每個憲法調查團隨員都清楚伊藤的憲法調查意圖，因此，憲法調查團本身未必合作無間。<sup>11</sup>這是因爲他們對於制定憲法的理解不夠充分，因此沒有人像伊藤一樣，對於憲法調查的課題，有非常深刻的認識。此外，伊藤本身也將全副精力放在理解德國法和德國學上，已無餘力去教育、指導隨員。

但伊藤還是從憲法調查團的隨員中，發掘出得以成爲其心腹的人才，並給予他們學習的機會，其中以西園寺公望爲首，其他還有日後協助擬訂憲法的伊東巳代治等。而這是伊藤的憲法調查的附帶收穫。



## 遇見史坦恩

一八八二（明治二五）年八月八日，伊藤到達維也納。到達當天他馬上就去會見史坦恩（維也納大學教授）。在聽了史坦恩的學說後，伊藤翌日立即寫信給岩倉具視，寫下他的感動。但這封信並未寄出。<sup>12</sup>

信中要旨如下：（一）英國人說，政府（行政）由國會中佔多數的黨派首領來主政；法國人說，政府為國會多數意見的家臣；德國人說，政府雖採用多數意見，但仍擁有「獨立行為之權」。（二）此外，（在德國）君主親自掌握立法、行政大權，凡未得君主許可者，皆不能成為法律；未得君主許可，無一能夠「施行」。（三）由此可知，有可能「邦國（國家）」即「君主」、「君主」即「邦國（國家）」，但其政治並非（君主）專制；在「君主立憲國家」，立法的組織（議員）、行政的組織（各大臣的協同）以及一切「政治」皆遵循一定的「組織紀律」來運作等等。

在與史坦恩教授的談話中，伊藤所以受到感動，原因有二：第一，雖然已知德國為君主專制國家，但君主還是會採用國會的多數意見；此外，當國會與政府相持不下時，最後仍由君主做出決定。對於德國這種政治與君主間的關係，伊藤有著整體性的了解（一）、（二）。

第二，他進一步，將德國的例子一般化，將雖然是君主國家，卻非君主專制的此種實際狀態，理解為：在立憲國家，包含君主在內，立法、行政等一切「政治」皆依一定的「組織紀律」來運作（三）。

這種想法即是，君主乃是由國家所制約的一個機關，即便是君主，有時仍會受到立法府或行政府的制約（即君主並非可以完全無視立法府或行政府的意思，完全自由行動）。這是為了否定君權神授、君主可以專擅的觀念而興起的思想，而這一君主機關說即是當時歐洲關於君主制的最先進學說。伊藤透過與史坦恩的談話，了解了該學說的主旨。為此，伊藤很高興，因為如此一來，對於歷來沒有實施過天皇專制（天皇親政）的日本，在制定合乎

其實情的憲法之方向與可行性上，似乎已經隱約可以看到頭緒\*。

\*在運用伊藤這封信時，坂野潤治只引用了(一)的部分，指出：「我很懷疑，(伊藤)到底是為了要研究什麼，要跑到歐洲去。因為這種程度的東西，早在明治十四年政變以前井上毅、福澤諭吉、中江兆民等人的憲法論戰中，已經十分清楚了。」因而認為，伊藤是「為了披上權威的外衣，才到歐洲當地學習憲法。」<sup>3</sup>

但伊藤從史坦恩處學到的重要事情為(三)的部分，即政治並非君主專制，在立憲君主國家，立法、行政以及一切政治皆依一定的「組織紀律」來運作；換言之，這即是君主機關說的想法。另一個則如後述，見諸伊藤八月一日寫給右大臣岩倉的信中所提及的，君主的地位與憲法制訂或國會並無關聯，而是歷史上即受到保障。

但一八八二年四、五月間，井上毅將自己所擬的憲法草案寄給仍在德國的伊藤，草案中強烈主張天皇親政，例如「內閣為天皇親臨，萬機親裁之處」(三三條)等。另一方面，皇位繼承需透過「內閣提議」或「元老院(上議院)決議」(二三條、二四條)；此外，在設置攝政時，其條件也相同(二六條、二七條)。由此可知，在皇位繼承上，就無法認定存在著排除臣民參與的皇室自律觀。<sup>4</sup>

井上毅的憲法草案缺少了伊藤從史坦恩處所學到的根本部分，因而無法滿足伊藤。況且，明治十四年政變以前憲法論戰中的井上毅、福澤、中江等人，伊藤向史坦恩學習到的知識不可能已經非常清楚了，這部份與坂野的說法有異。

## 對憲法構想有了信心

一八八二（明治一五）年八月十一日伊藤再度寫信並確實將其寄給了岩倉。<sup>15</sup> 信中，伊藤首先提及，他在德國跟著格耐斯特與史坦恩兩位名師學習，對於國家組織的概略情形，已經有所了解；在鞏固皇室基礎，讓（天皇）大權不墜的重要目的上，也有完整的想法，字裡行間充分顯示出他的自信。此外，他也談到，對於那些只將「英、美、法的自由激進論者的著述」奉為「金科玉律」，並過度相信、企圖顛覆國家的人，已經獲得挽回的「理論和手段」，「竊以為死得其所矣」。

此外，他在八月九日寫給岩倉，但不曾寄出的信中曾提及即便是君主國，但也有些國家也並非君主專制，這段容易引起誤解的文字並未見諸此次八月十一日的信中。反之，他卻提到，若是「君主立憲政體」，則「君位、君權居立法之上」，強調「君位君權」。

伊藤的意圖在於當政府與議會對立時，即使議會通過了法律，若政府不同意，則君主將不會批准公布，法律即無法成立，他這是援引君權以強調政府的權力（行政權）。這符合當時日本的實際狀況。但在理論上，這卻是行政權制約君權，只是這點在信上沒有明講。

此外，在其他強調君權的方面，伊藤還提到，有關君主的地位方面，並非在制訂憲法、創設國會時才獲得承認為君主，而是在歷史上已經獲得保障。

最後，伊藤主張，對於因策動參加西南戰爭而入獄的陸奧宗光等人，應予以減刑。明治維新後，陸奧也會與大隈、井上馨等人一起出入木戶孝允家，彼此論及未來。如今，陸奧因策動戰爭而入獄，而大隈也因為提倡早期開設國會與政黨內閣制等，與伊藤理念不和而離開。因此對於現在的伊藤而言，能一起建立近代國家的有力人才，能多一個就是多一份力量。

正如瀧井的研究所示，伊藤自從與史坦恩會晤後，就完全被史坦恩所征服。會面十九天後，伊藤在寫給參議兼內務卿山田顯義（長州）的信上，表達了想邀請史坦恩去日本的意思。

八月二十八日，人在柏林的伊藤獲邀參加德皇威廉一世的餐會；三十日，他在巴黎與前赴俄國參加俄皇即位大典的左大臣有栖川宮熾仁會面；之後，九月十八日伊藤開始接受史坦恩的指導課程。在此之前，伊藤曾向政府申請延長在歐停留時間。<sup>16</sup>可見遇見史坦恩一事，給了伊藤非常大的刺激。

伊藤還邀有栖川宮等人一起聽講；十月，有栖川宮與伊藤一起成為聽講生。此外，伊藤在十一月提出邀請史坦恩到日本的建議，但遭到史坦恩以年事已高推辭。<sup>17</sup>十一月五日伊藤離開維也納，十四日起在柏林上莫希的課。

### 引進君主機關說的構想

在歐洲的憲法調查中，伊藤從史坦恩處所受到的影響最大。史坦恩的講授內容有三：（一）行政權應居於優越地位，但最理想的狀態是：行政權、君權、議會權限等三權處於緊張關係（三權皆屬重要，即便是君權也應接受制約）；（二）憲法應該反映該國固有的歷史；（三）由於歷史不斷在變化，因此很自然地，憲法的運用或制度也應該不斷的變化等等。

亦即，透過史坦恩，伊藤將在憲法之下，漸次限制君權的思想引進了日本。這種思想又被稱為君主機關說，乃是受到十九世紀前半歐洲市民革命的影響而出現的憲法理論，為當時歐洲最先進的思想。<sup>18</sup>約三〇年後

東京帝大法科教授美濃部達吉（憲法學）所主張的天皇機關說，也可視為是這一思想的延伸。

早在赴歐前，伊藤便思考著要以德國憲法為範本，並將其修改以適合日本的實際情況。因著與史坦恩的遇合，伊藤對此方針更加有信心。正如前述，伊藤想以憲法上君主雖然具有主權，但其大權則委任於各機關無法輕易收回的這種根據日本傳統的說明來限制君權。如此一來，在限制君權的意義上，伊藤便實質上將君主機關說的思想引進了日本。

由於伊藤遇見了史坦恩，因而在德、奧進行的憲法調查取得豐碩的成果。正如前述，原訂一年的憲法調查，在伊藤申請延長後，獲准延長到一八八三年六月中旬時再回國。

一八八三年二月十九日，伊藤離開柏林，取道比利時布魯塞爾，三月三日抵達倫敦。為研究英國的憲政運作，伊藤一行滯留倫敦約二個月，直到五月上旬。<sup>19</sup>

有關英國之行，伊藤在寫給盟友參議兼外務卿井上馨時，曾說：「二個月的時間，幾乎天天都進行調查，覺得已經「徹底」窮盡要點了，但愈學卻愈覺得「憲法政治」一事是件「難事」。<sup>20</sup>伊藤認為，英國這一憲政模範真的非常重要，並將其視為將來日本政治應該發展的典範。

正如前述，明治四（一八七二）年時，伊藤已對美國憲法及近代世界第一個共和制國家之成立，感到興趣，並閱讀了相關的英文著作。而相較於井上毅等其他主張德國憲法者，在綜觀大局上，伊藤稱得上是較為優秀的，其原因之一就在於：伊藤不僅研究德國憲法和德國憲政，同時也不排斥去檢討，並嘗試理解可說是與其正好相反的英國國制（憲法）與憲政。

換言之，一八八二年到翌年的憲法調查期間，伊藤必定已經考慮到，當未來日本憲政成熟時，以英國的憲政方式來運作即將制訂的這部憲法的時候也將到來。屆時只需要天皇（君主）抑制本身的政治參與權，並且也

接受行政部門尊重立法部門的決議所形成的一套制度（政黨內閣制）即可。

正如後述，日清戰後，伊藤便志在與政黨合作，因而在約十八年後，創立了心目中的理想政黨立憲政友會，以圖完成「憲法政治」，此事並非伊藤的失算，而是他邁向實現理想的一大步。

### 帶著自信回國

一八八二年，當在德、奧的憲法調查告一段落時，伊藤即遍訪德國各地，同時也思考著歐洲的情勢。

而伊藤的結論是：如同英國將埃及、法國將越南置於支配下一樣，歐洲各國的殖民地擴張政策正再度興起，不管表面上如何，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對日本寄予同情。伊藤認為，這與日本是否為基督教國家有關。因此，他認為，日本爲了要捍衛獨立，必須充實軍備，絲毫不放鬆警戒。<sup>21</sup>可見在這個階段，伊藤還存在著從基督教出發，將西歐視爲整體的不成熟外交認識。

一八八三（明治一六）年一月三十日，伊藤與普魯士（德意志）首相俾斯麥見面，並得知俾斯麥在修約上對日本態度友善。此外，對於邀請合適的行政學學者代替史坦恩去日本一事，俾斯麥也願意幫忙斡旋。<sup>22</sup>

再者，也因爲有伊藤和駐德公使青木周藏的奔走，德國將私下斡旋修約，向各國發出了通知。<sup>23</sup>

此次赴歐，伊藤不只學到有關憲法制定或其運用上的根本思想，也親身感受到帝國主義時代列強對亞洲各國的嚴苛態度。此外，在歐洲的最後期間，伊藤也了解到即便在這種狀況下，無論是否爲基督教國家，若是以本身的近代化爲背景，合理的、不屈不撓的進行交涉，也會有類似俾斯麥一樣，對日本表示友好的領導人。

換言之，伊藤已經了解到，列強彼此間也有矛盾，若能透徹理解列強的行動規範，依此進行合理的交涉時，即可能開啓一條新的道路。對此，伊藤有了自信。

一八八三年八月四日，伊藤與隨員等乘坐法國船隻「塔奈斯號」回到橫濱。儘管船在離開上海後，風浪甚大，但伊藤卻「精力越發旺盛」。<sup>24</sup>只是，一直支持伊藤的右大臣岩倉卻已在伊藤返日前兩週去世了。

回國後，明治天皇遣人送酒食到伊藤家，以撫慰其辛勞。六日，伊藤進宮謁見天皇，上奏渡歐見聞等，並與太政大臣三條實美、左大臣有栖川宮、山縣參議、福岡孝弟參議等，一起接受天皇的午餐賜宴。<sup>25</sup>

同一天，政府系報紙如此評論：伊藤應該會名列參議首席，掌握「首相」實權，屆時的政策，會是像德國的俾斯麥？還是與英國的格萊斯頓一樣？眾說紛紜。<sup>26</sup>可見在政府系報紙方面對伊藤的期待很高。正如前述，伊藤把未來可能實施英國式的立憲君主制也納入了考量，而目前則先在日本制定將德國模式修改過後的立憲君主制，這點也隱約被人注意到了。

到了八月下旬，出獄後的陸奧宗光（前大藏省租稅頭、元老院副議長）拜訪伊藤，兩人暢談。幾天後，伊藤也造訪陸奧。<sup>27</sup>如此，爲了建立「憲法政治」，伊藤與陸奧開始再度攜手合作。

## 內治優先與日清協調——首任內閣總理大臣

### 甲申事件

明治維新後，推動近代化的日本與老大帝國清朝間，雖在有關琉球的國界問題上互相對立，但正如前述，一八七九（明治一二）年，在參議兼內務卿伊藤的主導下，琉球被改爲沖繩縣，納入日本領土（第七章）。

一八八〇年代，日本企圖援助朝鮮近代化的行動變得更加積極。這是因爲朝鮮雖是清朝屬國，但國勢一直衰弱，日本唯恐俄國勢力進入，因而開始扶持朝鮮的親日派。

因此，在朝鮮國內，高宗的王妃閔妃（明成皇后）一族即在日本的援助下推動近代化改革。而軍事制度的改革也是其中一環，一八八二（明治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對此不滿的舊式軍隊發動叛變，因開國而導致生活困苦的人民也加入其中，遂在首都漢城（首爾）襲擊日本公使館等。此即壬午事件。

此一事件發生時伊藤正在歐考察憲法，而當時病弱的右大臣岩倉具視也無力處理此事。政府內遂以井上馨（外務卿）與山縣有朋（參事院議長）等爲中心，取代岩倉具視處理此事。兩人成功抑制黑田清隆等薩摩派的強硬主張，與朝鮮於八月三十日簽訂濟物浦條約，避免了與清朝發生戰爭的危機。換言之，伊藤體制的中心人物解決了這一事件。

壬午事件後，又歷經二年四個月，一八八四年十二月四日，金玉均等朝鮮激進開化派與日本公使竹添一郎及日本駐軍聯手發動政變，是謂甲申事件。金玉鈞等人擁戴朝鮮國王，一時之間掌握政權，但隨即遭到與朝



鮮親清派關係良好的清軍反擊；六日，政變失敗。在這場混亂中，三十多位日本僑民遭到殺害，日本公使館也被燒毀，金玉鈞等人逃亡日本。

十九日，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決定今後的對朝方針。內容爲以參議井上馨（外務卿）爲特派全權大使，遣赴朝鮮，但爲了避免對清開戰，只能消極干涉朝鮮。與伊藤一樣，井上馨也想避免與清朝發生戰爭，以便推動制定憲法等日本近代化工作。

此時又與壬午事件時相同，黑田清隆因爲受到薩摩派中對清強硬論者的支持，希望能夠擔任朝鮮特使。黑田爲當時薩摩派最有力人士，但僅任職內閣顧問的閑差。但伊藤與井上馨等，卻堅持派遣井上馨，否決了黑田的自薦。

井上馨在兩個大隊（約一千二百人）護送下，進入漢城；翌年一八八五年一月九日，日本與朝鮮締結漢城條約。內容爲：朝鮮向日本賠罪，賠償日方的損害等。<sup>2</sup>

### 自動請纓出任特派全權大使赴清

日朝間雖然締結漢城條約，但清軍依然控制著漢城。朝鮮雖是清朝屬國，但一直都只進行朝貢等，有有限度地服從而已。但若清朝持續駐兵時，那麼將會造成清朝實質上控制朝鮮的狀況。因此，無論如何都必須進行日清談判。

與甲申事件時相同，此時伊藤與井上馨兩人雖然仍想避免對清開戰，但薩摩派將領則高唱對清開戰論，農

商務卿西鄉從道（前陸軍卿）與海軍卿川村純義也受此影響。此外，福澤諭吉所經營的知名報紙《時事新報》，也察覺到政府內部的對立，大肆倡議對清開戰論，更增添了薩摩派開戰論者的氣勢。

到了一八八五（明治一八）年一月中旬，位居閑職的黑田清隆又再度請纓，願以特使身分前往清朝。二月底，伊藤決定先由薩、長參議商量事件的處理方法，而後再邀黑田與會，進行協商。最後，爲了不讓黑田本人及薩摩派因二度被拒而感顏面盡失，權衡之下決議派遣最有權力的伊藤赴清交涉。

因此，在二月七日的內閣會議上，經長時間討論後，最後決定派遣伊藤赴清，要求清朝撤軍並懲處造成日清兩軍衝突的清方軍官。三十二歲的明治天皇也親臨此次內閣會議，並諭令「宜與清國和平解決此事」，遂決定了前述內容，這實屬特例。可見天皇也想避免與清朝開戰。<sup>4</sup>

這或許是因爲伊藤與井上馨等獲得了長州派的山縣、山田顯義與天皇近臣親政論者的佐佐木高行參議等人的支持吧！但也有可能是松方正義（大藏卿）或是與山縣在陸軍方面合作的大山巖（陸軍卿）等薩摩派參議也不主張開戰。

伊藤與井上馨等也不是不能強行通過自己的主張，但舉凡制定憲法、建立近代內閣制度等，內政上尙有許多課題還需要與薩摩派合作，因此他們希望能在不讓薩摩派忿恨下，解決與清朝間的問題。正如前述，甲申事件是日方參與朝鮮激進開化派的政變計畫而發生的，但儘管如此，卻要求懲處在日清兩軍衝突上負有責任的清方軍官，這或許是爲了安撫主張日清開戰的薩摩派將領或者受到他們影響的參議而提出的。

二月二十四日，伊藤受命爲特派全權大使，前往清朝；此外，另外由敕旨決定參議西鄉從道也一起同行。<sup>5</sup>有關伊藤擔任全權大使、西鄉同行一事，井上馨與山縣、西鄉從道等人也曾進行過商議。<sup>6</sup>

薩摩派中就屬西鄉從道與伊藤最爲親近。正如前述，大久保死後推薦西鄉成爲參議的並非是成爲薩摩中最

有力者的黑田，而是伊藤與岩倉。三月六日早上，在前往清國途中，伊藤從長崎寫信給內閣成員，提及他擔心或許清朝會拒絕自朝鮮撤兵一事。<sup>7</sup>因此，讓西鄉從道同行或許是考慮到若與清朝談判不遂時，薩摩派將不致於懷恨伊藤。派遣伊藤赴清一事，可說是伊藤體制的核心人物所主導的。

### 締結天津條約

一八八五（明治一八）年三月十四日，伊藤抵達天津，之後一度先赴北京，再回天津；四月三日起與清政府實力派人物李鴻章（北洋大臣）展開交涉。英國駐日公使普蘭凱特（Francis Richard Pinkett）向日方告知清朝打算同意撤軍，此事似乎也轉知伊藤。因此，伊藤認為，交涉的目標應聚焦在清朝的將官懲處。交涉時，伊藤強烈要求將官懲處及賠償。

這當然遭到李鴻章的拒絕，七日的第三次會議中，交涉幾近決裂。九日，伊藤發電報給井上馨提及，若李鴻章還是拒絕時將讓談判破裂。<sup>8</sup>

約十年半前，參議大久保利通抱著與清國決裂的心理準備進行嚴峻的牡丹社事件交涉，最後清朝讓步，支付賠償金。這一來，日本不僅避免了與清朝開戰，也保住了面子，並短暫修復了藩閥政府內部的裂痕。此時在伊藤的想法中定然有著大久保的這一行動。

對於伊藤的強硬要求，清朝的方針為，不接受懲處將領，但對於賠償要求，擬由朝鮮支付「撫卹金（慰問金）」（清朝負擔費用）方式予以妥協。駐清英國代理公使爲了避免日清交涉決裂，也考慮到妥協案，即設置調查

兩軍衝突事件委員會。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以外務卿井上馨名義發來電報，指示致力於和平解決。

結果，四月十八日，伊藤與李鴻章簽訂天津條約。條約中，日清達成協議，兩國自朝鮮撤兵，若兩國要再次派兵時需彼此先行照會。有關清朝將官懲處及賠償方面，在李鴻章保證，若查明事件當時清軍有不法行為時將予以申飭的條件下，獲得妥協。

伊藤的目標在於避免對清開戰，不讓簽約結果造成國內的不安或讓薩摩派懷恨。在這個意義上，伊藤的清國行可說極為成功。

### 發掘原敬

此次清國之行，伊藤發掘二十九歲的天津領事原敬，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附帶收穫。此時原敬已和中井弘（滋賀縣令）的女兒貞子結婚。中井雖然出身薩摩，但並不喜歡薩摩閥，而與伊藤、井上馨等人關係良好。對於好友中井的女婿，伊藤至少應該知道原敬的名字。

一八八五年三月十四日，伊藤一行抵達天津。除了三月十七日到北京，四月二日返回天津的這段時間外，伊藤都住在天津領事館。四月十九日伊藤動身回國，因此約有二十天時間與原敬互動密切。<sup>10</sup>

不僅如此，在駐清公使榎本武揚的指示下，原敬於三月二四日會見李鴻章時，很高明地否定了日本打算和清朝開戰的流言。榎本公使很佩服原敬的能力，並將原敬的報告書拿給伊藤看。在天津條約的締結上，原敬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八月十日，伊藤隨著明治天皇巡幸到神戶，而原敬也前去神戶拜訪，此時原敬正從天津回國，途中與滋賀縣令中井弘一家遊覽大津等地。翌日，原敬再度拜會伊藤。<sup>12</sup>藩閥中最有權勢的伊藤竟接連兩天會見一個領事級人物，可知伊藤已經認定原敬是個人才。

伊藤擔任樞密院議長完成憲法的制定後，甚至想任用原敬為秘書官，但此時原敬已任職於農商務省，他考慮到農商務省大臣井上馨的情分，而暫緩。<sup>13</sup>

## 啟動大改革

伊藤完成憲法考察，於一八八三（明治一六）年八月回國時，其所面對的課題大致有三：第一，制定規範日本憲政的憲法與議院法、眾議院議員選舉法、貴族院令等憲法附屬法令，及規範皇室制度架構的基本法（後來的皇室典範）。

第二，建立符合新憲法的近代內閣制度與官僚組織，及構成上議院成員的貴族（後來的華族）。另外，也有必要將內閣與宮中區隔開來。

第三，改革宮中制度與儀式以期能順應憲法，並符合同時在制定的皇室基本法（後來的皇室典範）\*。有關這三大課題，在制定憲法與皇室典範前，以伊藤為中心已經著手處理第二、第三課題。在此，做一簡單瀏覽。

\*因調查憲法而赴歐期間，伊藤仍持續關心宮中改革的調查。一八八三年一月，伊藤曾與新任德國駐日公使多諾霍夫（Otto Graf von Dönhoff）伯爵夫婦見過兩、三次面，因為他們熟稔德國宮廷習慣等，因此伊藤寫信給右大臣岩倉等人，告知其人適合擔任日本的宮中改革顧問。<sup>14</sup>

憲法調查回國後翌年的三月十七日，伊藤為籌備制定憲法而設置制度調查局，本人兼任該局最高長官。此外，他也從憲法調查團的隨員中，任命伊東巳代治（參事院議官補）與岩倉具定（參事院議官補）二人為制度調查局兼職；非隨員者，則任用了包含井上毅（參事院議官）在內的十五人為該局兼職。伊藤也特別讓井上毅、伊東巳代治、金子堅太郎（太政官權大書記官，哈佛大學法科畢業）三人負責憲法調查。

井上毅自認是德國憲法專家，就連對伊藤都有著自以為是的舉動，伊藤為了不使憲法調查陷入既定觀念的危險，因此未讓井上毅同行赴歐。但井上在法律與文章方面具備鬼才；而伊東則在憲法調查團中，被伊藤認為最懂得德國法、德國學；金子堅太郎則是藉由英語來了解英美法與政治。因此伊藤回國後，一進入籌備制定憲法的階段時，他便將這性質相異的三人組合起來。

伊藤本身也學過美國建立第一個近代共和制國家的歷史與制憲過程，及英國的國制（憲法）與歷史等，並已經掌握到本質，也企圖將其運用在以德國為範本的憲法制定與「憲法政治」的實現上。而他在選定負責籌備憲法的三人上，也顯示出相同的意向。伊藤的擅長之處在於廣泛理解不同的文化，並將其與日本傳統相調和，進而建立能根植於日本的憲法和政治制度。

伊藤除了兼任制度調查局長官外，也有意兼任宮內卿。這是因為在確立近代內閣制度的同時，他也想真正推動宮中改革。

但在此之前，日本並無大臣或參議等內閣成員兼任宮內卿的前例，因而很多人感到「驚愕」，宮內省內部也產生懷疑。天皇雖然愛伊藤的「才幹」，但也擔心伊藤會不會因為「愛好洋風，而把洋風也引進宮中」，因此，未必贊成伊藤的任命。

因為伊藤不可能自己遊說兼任宮內卿之事，因而請盟友井上馨參議（兼任外務卿）進行遊說工作。最後天皇也同意了。就在兼任制度調查局長官四天後的三月二日，伊藤也兼任宮內卿。<sup>15</sup>

## 建立近代內閣制度

在伊藤的指導下，制度調查局制定了華族令，並於一八八四（明治一七）年七月七日頒布。到七月中旬為止，共公布了五百零四位分別被授予公、侯、伯、子、男等爵位者的姓名。最高階位的公爵與侯爵授予公卿或德川家、舊有力藩主；伊藤與同屬長州的山縣及井上馨，薩摩的黑田、松方、大山巖等人，都被授予伯爵爵位。就爵位而言，已與過去中階藩主居於同等地位。在爵位授與的選定上，薩摩派方面，伊藤曾與黑田清隆商議等，也與太政大臣三條攜手進行；<sup>16</sup>由此看來，伊藤似乎也擁有實權。

繼華族制度後，接著就是要將太政官制下的舊內閣制度改革成以首相為中心的近代內閣制度。關於此事，最遲在一八八五年的二月初就已經開始研議。伊藤與井上馨先是獲得山縣的同意，之後再試圖獲得薩摩的西鄉從道等參議、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的同意。<sup>17</sup>

正如前述，這段期間，在甲申事件的善後處理上，清軍自漢城撤兵一事成了一大問題。薩摩派將領中許多

人主張對清開戰，薩摩派參議中也有受其影響者。

伊藤、井上馨、山縣等長州派參議及薩摩的西鄉從道等最後藉由簽訂天津條約，避免了與清朝間的戰爭，確立了重視內政改革的路線。受此影響，伊藤體制的中心人物也開始著手建構近代內閣制度。

十一月十四日，伊藤讓薩摩最具權力的人物黑田清隆擔任右大臣，希望可以緩和他的不滿，同時作為啓動近代內閣制度的先期準備；黑田此時仍居閑職，而右大臣一職則在岩倉死後一直懸缺。此案獲得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的同意，之後上奏天皇，獲准。但因黑田堅持不就，此案遂撤回。黑田之所以堅持不就，是因為近代內閣制度一旦成立，由伊藤擔任首任首相一事，便成了一條既定的路線，此事在伊藤結束憲法調查工作回國時，連政府系報紙都已經評論過。

就這樣，以伊藤等薩、長參議為中心，推動建立近代內閣制度的工作。十二月二十二日，太政官制遭到廢除，新的內閣制度成立。

伊藤就任首任首相。山縣任內務大臣，井上馨任外務大臣，松方任大藏大臣，大山任陸軍大臣，山田顯義任司法大臣，各人所擔任的職位大多與過去太政官制下的參議兼卿時相同。值得注意的是，西鄉從道（前農商務卿）這位僅次於黑田的薩摩派實力人物成為海軍大臣。至於文部大臣之位，則是由森有禮（前駐英公使）擔任，因為伊藤賞識他，認為他是個人才，能夠擔負起教育的近代化，因而拔擢他。

伊藤內閣是以伊藤體制的核心人物如長州派的井上馨、山縣，以及與其有合作關係的薩摩派西鄉從道、松方、大山等為重要閣員，再加上伊藤、心腹森有禮所組成的內閣。

此外，藉由將陸軍出身的西鄉從道（前陸軍卿）轉任到海軍，也確立起陸軍以山縣為中心，由山縣、大山兩人領導的體制，而山縣與西鄉從道也因此得以共存。從大久保成為內閣的中心以來，山縣與西鄉從道的相處並



不融洽。<sup>18</sup>藉由此一安排，讓伊藤體制少了一個不安因素。

另一方面，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出缺）等職位則與參議一併廢除。與此同時，太政大臣三條轉任爲輔佐天皇而新設的內大臣，左大臣有栖川宮熾仁親王則擔任參謀本部長。兩人都在伊藤體制圈外，與過去相較，制度上的權限被縮小，因而進一步失去影響力。

此外，宮內省從近代內閣制度分離出去，宮中與府中（政府）做了區隔。但總理大臣伊藤卻依舊兼任宮內大臣，真是一個奇特的開端。這是因爲宮中改革還未完成之故。諸如此類，比起形式，伊藤更重視的是實際上必要的事情。

## 培植新的官僚制度

新內閣制度成立四天後，伊藤首相經由內閣會議指示了整理各省事務的綱領。其要點爲：（一）各省決定省內局、課的設置，限定官吏人數，向內閣會議提出有關節省經費與削減人員的意見，使各省組織大致相同；（二）因爲官吏選拔任用之法尚未確定，可能會有酌情任命的情形，因此要訂定任命之法，其任用、升遷則依考試而定；（三）對於公告的法律有需要說明之處應附加說明，使無疑問；應設定公文收發、往返的期限；此外，局、課會議議決之事等，應設置監察之法，使事務處理更有效率；（四）各省應節省不必要的人事經費等，以節約費用；（五）要強化官吏紀律，等等。

伊藤不只創建近代內閣制度，對於支撐內閣的官僚組織，也訂定方針，將過去受藩閥人情所左右的組織轉

爲依據法律、規則及考試制度的有效率近代組織。

爲實現這個目的，伊藤決定培養具備專門知識的高級官僚以取代藩閥官僚。爲此，一八八六（明治一九）年三月二日帝國大學令公布，將東京大學改組、充實後，設立爲帝國大學。並在一八八七年七月制定官吏任用法「文官考試試補及見習規則」。並據此建立任官體系，即是將文官考試分爲高等考試（高等官）與普通考試（判任官）兩種來進行，及格者分別任命爲試補、見習，經過三年的事務實習後，試補以奏任官任用，而見習則以判任官任用。此時，奏任官之上的敕任官雖然尚未有相關的規定，但由奏任官升任敕任官這一高階官僚的採用、升遷的架構可說已經逐步成形。<sup>19</sup>

此後經過約二十年，日俄戰爭後，帝國大學出身的官僚高升至各省的次官、局長等敕任官，逐漸取代藩閥官僚。

另一方面，在近代內閣制度成立的前後時期，明治天皇陸續親臨各參議（閣員）的宅邸。首先爲高輪的伊藤宅邸（一八八五年七月七日），其次爲麴町富士見町的山縣宅邸（同年十月十九日）、三田四國町的黑田清隆宅邸（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麻布鳥居坂的井上馨宅邸（一八八七年四月二十六日）、芝三田綱坂的松方正義宅邸（同年十月十四日）。<sup>20</sup>

這個巡幸計畫不可能與首相兼宮相的伊藤無關。其意義在於向社會大眾表示，以伊藤爲首，山縣、黑田、井上馨、松方等五人，皆是蒙獲天皇巡幸個人宅邸的特別人物，亦即他們的地位已經等同於三條實美、岩倉具視或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等人。而其目的則在於增加新內閣的威信。

此外，伊藤、山縣、黑田、井上馨與松方，這個順序也代表了藩閥內的序列。西鄉從道本應是在黑田與井上馨之間，或是與井上馨同時蒙受天皇的巡幸，但考慮到兄長西鄉隆盛的問題，西鄉或許私下辭退了。

天皇巡幸伊藤家時，晚宴上，在皇族、太政大臣三條、參議共計二十七人陪席下，伊藤的父親十藏受到天皇召見，並獲賜酒杯。<sup>21</sup>對孝子伊藤而言，這是足以讓他忘卻長年辛勞的榮耀一刻。

## 主導宮中改革

一八八八（明治一九）年二月四日，在首相兼宮相伊藤的主導下，制定了宮內省官制。結果，宮內省也與各省一樣，宮內大臣以下，設有次官、書記官、秘書官（奏任官以上）及屬（判任官）。省內則分設二課（內事課、外事課）、五職（侍從職、式部職等）、六寮（內藏寮〔財務〕、主殿寮〔宮殿的維持、安全管理〕等）、四局（御料局〔皇室財產〕、侍醫局等）等，並有皇族職員，以處理皇族家事。

其中，五職、六寮、四局各設有長官，其地位相當於各省局長。例如式部職長官為式部長官，但負責財政的內藏寮長官則使用內藏頭的名稱。總之，伊藤在部、局的名稱上，也保留宮中的傳統稱呼，以避免造成對急劇改革的反感，而這一來，宮內省也與各省類似，組織漸趨合理化。

另一方面，從一八八五年到翌年七月，陸軍雖提出了急進的軍備擴張計畫，但後來修正為實際可行的計畫。此外，陸軍雖以德國陸軍為模範推動近代化，但其組織卻與德國不同，而是符合日本的習慣，以陸相為中心。正如下述，文官的首相伊藤也與這些改革有很大的關係。

## 決定陸軍改革的架構

陸軍方面，一八八〇年代前半，山縣有朋與大山巖兩位出身長州與薩摩的參議，在陸軍卿與參謀本部長等職位上，致力於改革與擴充，使日本陸軍的戰鬥能力能追上英、法等列強的水準。

一八八四（明治一七）年二月到翌年一月，以陸軍卿大山爲團長的軍事視察團赴歐視察。對於大山視察團的派遣，伊藤相當熱心協助。<sup>22</sup>視察團返國後，大山等於一八八五年五月所擬定的鎮台條例中，便計畫要在一八八九年前將戰時陸軍兵力擴充到現有兩倍，達八萬人。

但因爲要實現這個計畫的預算沒有著落，因此八月時伊藤便就此問題與其他參議及太政大臣三條進行商議；伊藤的盟友參議井上馨（外務卿）代表去說服被視爲代表陸軍的山縣參議（當時兼任內務卿和參謀本部長）。對此，山縣表示理解，並且基本上他會與支持伊藤體制的其他參議採取共同行動。

在長州的伊藤、井上馨、山縣與薩摩的西鄉從道、大山等人商議下，八月底，山縣辭去兼任的參謀本部長一職，目的則在於避免山縣成爲陸軍內部批判的標的。之後，到十月爲止，參議們歷經討論後似乎找到了妥協點。最後，陸軍的擴張計畫由當初的目標，即一八八五年到一八八八年度間建構六個師團及近衛師團，延後到一八九三年度完成。

一八八五年到翌年八月間，有關陸軍組織一事，陸軍內部發生嚴重對立，甚至連天皇都被捲入。事情的開端大致有二：其一，在一八八五年鎮台條例修訂的同日，監軍本部條例也進行修改，決定在全國設置直屬天皇的三個監軍部，各監軍平時進行軍隊的檢閱與將校的升遷考核，戰時則成爲軍團長，率領二個師團作戰等。其二，一八八五年三月來日的德國人梅克爾（Klemens Wilhelm Jacob Meckel）少校所擬訂的日本陸軍軍制改革案中建議，全國設一個監軍部並置監軍一人，而有關軍官等的人事異動等重要事項，則在請求天皇批准前，由陸相、

參謀本部長、監軍等三人先做檢討。

支持前者的是與山縣、大山等陸軍主流對立的三浦梧樓中將（東京鎮台司令長官）等人，及明治天皇。支持後者的，在一八八六年七月時則有，有栖川宮熾仁參謀本部長（大將）、曾我祐準參謀次長等，以及山縣已經辭去職務的參謀本部，另外，天皇也表示同感。

山縣與大山等陸軍主流則對兩者皆不贊同。山縣等人一直以來即想貫徹以陸軍卿（陸相）及陸軍省為中心的統制體制，因此就他們而言，對於前者，他們不希望三浦等非主流派的人擔任監軍，插手將校的升遷人事。而對於後者，陸相對於重要人事的權限會遭到參謀本部長、監軍瓜分，只剩三分之一，因而也不妥當。

結果，前者方案在未任命監軍下修改，一八八六年七月被修改成山縣、大山等人也支持的陸軍的檢閱條例等兩個條例，並得到天皇的批准。此外，在這兩個條例中，有關重要人事方面，也肯定了由陸相、參謀本部長、監軍等三人共同檢討的提議，明示陸相中心主義。此外，也對明治天皇做出妥協，即設置一個監軍部（一位監軍），但未任命專任的監軍，而是由山縣與大山等人交替兼任監軍。

可知，即使天皇介入，山縣、大山等人還是像這樣採取強硬態度，因而得以繼續維持陸軍主流派的地位。而這也是因為他們獲得伊藤和內閣的支援。在太政官制下，即使是關乎陸海軍的重要人事，也是在文官居多的內閣（大臣與參議）會議上實質決定，經天皇批准而正式生效。因為這個傳統，到日清戰爭前為止，即使陸、海軍相關的重要人事，文官中的有力人物也可以強力介入。<sup>23</sup>

相對於海軍，佔有優勢地位的陸軍，即使是在其統制方面，伊藤體制也發揮了功能。

## 關心修約

對於修改條約一事，伊藤也一直很關心。一八七六（明治九）年當聘雇的英國人法律專家回國時，伊藤也請他順便調查埃及新成立的「列席裁判」（外國人也參與的審判），並也將報告書交給外務卿寺島宗則。<sup>24</sup>接著，正如前述，一八七八（明治二）年七月伊藤讓井上馨以兼任工部卿的職位就任參議，更在翌年九月十日解除其工部卿兼任而改兼外務卿。這是因為伊藤希望由盟友井上馨來完成修約工作。翌年一八八〇年七月，外務卿井上馨將條約修訂案等送交列強，並告知在東京召開協商會議，但經過近一年卻都還未能決定。

到了一八八一年六月時，伊藤也曾召來修約主要對手國英國的駐日公使，詢問英國政府的意見等，親自介入修約交涉。<sup>25</sup>但七月時英國政府拒絕了日本的修約案。

之後，自一八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到七月二十七日間，日本與列強代表在東京的外務省，召開二十一次修約預備會議。

爲了這個會議，日本政府於三月五日決定了甲乙兩案。

甲案乃是以山田顯義參議的提案爲基礎，內容爲：若外國人民同意完全遵守日本的法律，則允許其（在本國內）於居住、營業及通商等方面，與日本人一樣。亦即，企圖以開放內地來交換廢除治外法權。

相對於此，伊藤參議所提出的乙案就軟弱多了，內容爲：「收回涉及行政規則、警察違警罪相關的審判，及恢復所有民事裁判權，如此則允許內地通商。」伊藤的主張未能恢復全部法權，卻允許內地通商，顯示其對列強的態度相對和緩。<sup>26</sup>這或許是因為伊藤非常清楚列強與日本在近代化程度上的差距，加上他的注意焦點在憲法制定上，因而未能在條約修訂上多加深思吧。

三月八日的內閣會議上，決定採用伊藤所提的乙案。儘管如此，山田與大木兩參議還是反對。大木表示，若有「宸斷」（天皇的批准），只好「痛哭流涕」地服從，但此事可能會引起輿論的物議。山田的態度爲，即使有「宸斷」，但這是誤國大事，所以拒絕再承擔與修約有關的責任。右大臣岩倉認爲，伊藤、井上馨（外務卿）兩參議及法律專家井上毅（內閣書記官長）的意見，與大木、山田、佐佐木高行參議的想法，雙方差異太大。此外，岩倉還認爲，若山田離開內閣，在社會上到處宣稱「百年國害」之類的言論時，事態的嚴峻必然超過明治十四年的政變，因此，遂求助於已非閣員的前外務卿寺島宗則。<sup>27</sup>伊藤和外務卿井上馨的合作，雖對修約也有其影響力，但因爲天皇的權威還未充分建立，在修約上要達成內閣意見一致，相當困難。

三月十四日，伊藤爲了調查憲法出發前往歐洲。之後在伊藤不在的這段期間，井上外務卿爲謀求內閣的內部和諧，遂以山田的甲案爲基礎擬訂新案，獲得山縣、大木、山田的同意。<sup>28</sup>

六月一日，在與列強所舉行的第十一次修約預備會議上，井上依照新案提議，若日本得以恢復裁判權，則開放日本全國。井上並提議，爲了外國人的審判，可以任用外國人法官，並設置由日本人與外國人的兩名法官所構成的混合法院。但到了七月十七日，因爲英國公使巴夏禮（Henry Smith Parker）反對日本的提案，會議遂於二十七日結束。

任用外國人爲法官的井上修約案，後來雖在日本國內遭到批判，但連這種程度的條件，英國也不接受。可見就如伊藤所觀察的，列強與日本間的程度差距非常之大。

## 修約危機

一八八四年四月，當新的英國公使普蘭凱特公使到任後，英國方針有所改變，對日本的態度也較以往更具善意。因此，八月四日井上馨將修約備忘錄傳閱列強公使，想將其作為修約基礎。但之後與列強代表實際在東京外務省召開修約會議卻是在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已經過了二年以上。從此時到翌年一八八七年七月十八日為止，修約會議共舉行二十七次。<sup>29</sup>

這段期間，伊藤並未以參議或首相身分積極介入修約，似乎完全交給外務卿井上馨（後為外相）。這或許是因為修約中的個別爭議點具專門性，不投入相當時間，很難充分了解。比起修約案，伊藤應該是專注於憲法制定與宮中改革。而井上馨，不僅對伊藤，就連對其他閣員也沒有知會相關訊息，僅以自身及外務省為主來進行交涉。

井上馨的問題，由下列事例也可充分了解。當井上馨的修約遭受強烈批判時，一八八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伊藤首相進謁天皇，天皇曾說過一段話，而後由伊藤轉告井上馨。

雖然完全能體諒外務大臣事務繁劇，難有閒暇，但除涉及機密事務外，若能盡量讓（閣員）也知道時，大家就會非常放心吧。<sup>30</sup>

就在這個事件約二年半後，對於井上馨的性格，伊藤曾說：「非常性急」，難以忍受和優柔寡斷的人共事。<sup>31</sup>井上馨會採取強硬的外交談判其實就是他的性急性格所帶來的反面效果。

一八八七年五月上旬，對於井上的修約批判聲浪也傳入首相伊藤耳中。因為內閣聘雇的法律顧問布瓦索納



德 (Gustave Emile Boissonade et Fonaradic) 對於採用外國人法官與編纂西式法律作為交換條件的新條約，抱持危機意識，因而展開反對運動。對此，井上毅（內閣書記官長）也贊同；及至六月時，反對運動擴展到元老院及鳥尾小彌太、三浦梧樓、曾我祐準等將領。此外，對於首相伊藤兼任宮相的批判也變得猛烈，薩、長也可能因此而被離間。因此，五月二十九日伊藤一度提出辭呈，但遭天皇退回。

此時，伊藤遂向天皇請假，從六月一日起帶著「重要資料」到近郊僻靜之處，仔細研讀、綿密思考。<sup>32</sup> 伊藤大概是在詳閱有關修約的資料吧。

之後，危機還是接踵而來。六月二十三日，谷干城（農商相）自歐洲考察回國；七月二日他向內閣提出意見書，反對修約。如此一來，內閣和宮中都捲入修約問題的漩渦中。批判與井上合作的伊藤的聲浪，自然也高漲起來。伊藤也批評谷干城變成「民權論者」，他嘗試與黑田清隆（內閣顧問）這位薩摩最具實力者做好意見溝通，以圖度過危機。<sup>33</sup> 但卻無法完全阻擋批判聲浪，七月十八日，伊藤說服井上馨，決定將修約會議延到十二月。

最後，七月二十五日谷干城遭到免職，二十九日通告修約會議無限期延期，修約紛爭方才平息。如此一來，修約工作也實質終止了。<sup>34</sup>

此事的背後除了修約問題外，還有薩摩派、政府內部的反主流派及非主流派等對於首相伊藤掌權的反彈。因為井上馨於九月一七日辭去外相，因此伊藤暫時兼任外相，但同一天他則先辭掉同樣遭受批評的宮相兼職。

而伊藤之所以兼任外相，是想讓大隈重信擔任外相入閣，除了懷柔大隈派的在野勢力外，同時也想進行修約。翌年二月一日，盡管內相山縣有朋反對，但大隈還是進入內閣擔任外相。<sup>35</sup>

過去，伊藤曾因為看了一八八一年三月大隈所提出的早期開設國會意見書而感到憤慨。但就結果而言，開

設國會的爭議，在後來的過程中，提高了國民對於立憲制的意識。而對伊藤來說，歷經歐洲的憲法調查，並將制定憲法列入目標，此時的他對於大隈的憎惡已經付諸流水，而將他視為共同推動日本近代化的一人，重新迎接他進入政府。

而伊藤將大隈引入政府的企圖之一，卻成功了。改進黨及其相關派系雖然主張擴大政治參與，但在政策方面對於政府的態度則變得較為和緩了。<sup>36</sup>

## 確立日本的國家構造——大日本帝國憲法與明治天皇

### 擬定憲法草案

伊藤在建立近代內閣制度及官制改革告一段落後，一八八六年（明治一九）五月時，對於井上毅、伊東巳代治、金子堅太郎等三人，就欽定憲法主義及兩院議會制等憲法草案的原則，做了指示。因為如此，翌年一八八七年三月下旬，完成規範皇室制度的皇室典範草案；四月下旬至五月，擬定了甲、乙兩憲法草案。此外，九月初及中旬時也完成議院法與貴族院令的草案。

憲法草案則先在六月一日至八月間，由伊藤等人在神奈川縣夏島集中商議，日後稱之為夏島草案。以此草案為基礎，十月在東京高輪的伊藤邸再次檢討等，這即是翌年一八八八年四月二十七日上奏的憲法草案。<sup>1</sup>

這些立法作業皆集中於一八八七年五月至九月間，而此時正值伊藤遭遇政治上的危機，例如，因首相同時兼任宮內大臣而遭受攻擊；外相井上馨因條約改正一事受到批判。儘管如此，伊藤仍專心致力於推動立法作業，由此可見伊藤堅忍的毅力。

過程中，在擬定憲法草案上，貢獻最大的人即是井上毅。但因為前往德國等地進行憲法調查，伊藤已具備相當的憲法知識，因而並未全然受到井上毅的牽引，對於井上毅所擬定的甲、乙兩案，伊藤也曾以自身的觀點出發，提供許多意見。在一八八七年五月二十三井上毅寫給伊藤的信中，其開頭處就顯示了二人的這種關係。<sup>2</sup>

伊藤參考法律顧問勒斯勒爾（Karl Friedrich Hermann Roeder）的草案等，修改甲案，這即是八月的夏島草案。<sup>3</sup>對於這段時期擬定憲法草案的情形，伊東已代治曾如此回想：

當時在夏島，以伊藤公為首，我們的共同商議非常辛苦。每早九點，當井上君從旅館過來，四人到齊後，便開始討論，很多時候連中餐也沒吃，持續討論到晚上，而晚上也大多討論到十二點左右，（中略）經常不只一、兩次直接反駁伊藤公的意見。<sup>4</sup>

與首相伊藤相較，三人中最年長的井上毅（宮內省圖書頭）也不過是個局長級官員而已，但儘管如此，卻能夠進行這樣的討論，這全是因為「伊藤公下令，有話儘管說」之故。

上述過程中，伊藤所添加或有異議的部分，主要是主張君權與行政權優先等偏向保守的內容。

即使到了一八八七年二月，伊藤也曾對新聞記者說：雖然目前無法預測國會的反應，但「若是有激進的空論或黨派間的鬥爭，或是悖離國家的福祉等情況時，便不得不解散國會，而因為解散國會，短時間或許會造成部分騷亂，但若是認為國會的決議對整體國家有害時，就政府而言，解散國會一事」是「政府的正當職責」等。<sup>5</sup>

伊藤會這麼說，主要是對於議會抱持著強烈的不信任感，因為將來召開國會時，或許會出現許多舊民權派政黨的議員。

在憲法草案的形成過程中，伊藤之所以採取保守的姿態，主要是因為他的構想為，初期時先設定強勢的君主權，待未來在野勢力不那麼激進後，再將君主權以委任的形式，讓君主權受到行政權與立法權的抑制。

伊藤盟友井上馨因為條約改正案受到批評，一八八七年九月辭去外相一職。面對即將召開的國會，為了對抗舊民權派，井上馨開始召集工商業者與穩健派地主，籌織自治黨，陸奧宗光也是主要成員，受到眾人期待（坂野潤治《明治憲法體制的確立》十至二十一頁，御廚貴《明治國家形成與地方經營》一七九至一八二，一九五至二〇〇頁）。井上馨也曾構想讓陸奧擔任眾議院議長，藉此掌控初期議會（陸奧致井上馨書信，一八八九年三月二日，井上馨文獻）。而井上馨所以如此做，主要是因為他與伊藤皆不信任舊民權派之故。

## 明治天皇的疑慮

在歐洲進行憲法調查時，伊藤不僅學到憲法知識，更認識到爲了運作憲法，必須創造出符合憲法運作的君主（天皇）。而所謂符合憲法的君主，並非專制君主，而是在一般情形時可以收斂對於政治的介入，必要時，又能夠調停藩閥（行政權）內部的對立。此外，當議會中的在野勢力成熟後，也期待他能調停內閣與議會的對立。這一理論背景即是君主機關說，即君主受到政府或議會等國家的制約。伊藤利用日本傳統中天皇將大政委任將軍統治的思考模式，企圖實際實現君主機關說。伊藤運用在歐洲向史坦恩等所學得的知識，將維新以來並未掌握多少實權，且並非專制君主的天皇現況加以理論化。

但實際上，被教導要「總攬萬機」的明治天皇卻開始感到不滿，因爲過了三十歲仍未被賦予政治實權。他覺得自己是否被當成傀儡對待？於是，對伊藤參議等內閣閣員逐漸起了疑心。

爲此，天皇在三二、三三歲，即一八八四（明治一七）年、一八八五年時，或者稱病拒絕出席「御座所」（天

皇執行公務之處，譯者注），即使出席，也僅短暫停留，甚至曾有內閣閣員想上奏國事，卻無法見到天皇。換言之，天皇怠於執行政務。最後，因為伊藤的忠告等，天皇雖再次表現出對於執行政務的意願，但伊藤認為天皇有必要徹底學習史坦恩憲法學的中心論述，確實理解君主的職責。<sup>6</sup>

### 塑造調停君主

於是，便讓備受天皇信賴的侍從藤波言忠（公家出身）赴歐，以學習史坦恩憲法。藤波與天皇年紀相仿，並且從少年時代起即侍奉天皇。

一八八五（明治一八）年八月，在負責口譯的新山莊輔隨行下，藤波出發前往歐洲。伊藤寫信給史坦恩，希望他能想辦法讓藤波能聽課。藤波的專長為馬匹，雖然不懂憲法及外語，但伊藤認為，藤波最適合為天皇進講。<sup>7</sup>

因應伊藤的委託，在維也納，史坦恩在藤波與負責口譯的新山面前，就如同親自為明治天皇講課一般，用英語熱心授課。而其內容則不限於憲法，更涉及政治、教育、宗教、產業等方面，甚至及於立憲國家君主應有的學養，及皇室應有的作為。<sup>8</sup>

藤波與新山在結束史坦恩的課程後，一八八七年十一月回到睽違二年三個月的日本。不久後，藤波即兩、三天一次，在晚上九點半到十點半的時段，將從史坦恩處習得的知識為天皇與皇后進講。

天皇與皇后熱心聽講，天皇一旦有疑問時，便詢問藤波。藤波的進講時數多達三十三小時，直到隔年一八

八八年才結束。毫無疑問地，天皇已建立起君主機關說式的思考模式，理解到除宮中事務外，應抑制介入行政及立法的政務。就這樣，伊藤培育出符合運作憲法的君主（天皇）；就其意義而言，公佈憲法的籌備工作，又往前推進了。

此外，伊藤在一八八七年九月辭去兼任宮相的四個月前，曾聘請德國人莫魯（Otto von Mohl）夫婦來日。他們被任命為宮內省顧問，其職責為仿照德國等歐洲君主立憲國，改革日本的宮中儀式及制度。

到一八八九年三月為止，莫魯夫婦以大約兩年的時間，致力於宮中改革。他們改良了新年朝拜儀式、勳章佩用法、宴會的出餐及桌飾、皇族的謁見儀式、晚午餐的接待方式等，奠定了沿用至昭和初期的宮中儀式與制度的基礎。

這些改革主要是針對與外國人的接觸，換言之，即是為了外交所進行的外在可見的宮中改革。儘管伊藤進行這一系列的宮中改革，但對於與外國人無涉的傳統儀式等，則未加著手。這雖然帶有避免引起強烈反彈的意圖，但也反映出伊藤重視日本獨特性的思想。

### 成為首任樞密院議長

一八八八（明治二一）年四月三十日，樞密院成立，目的為審議憲法與皇室典範等重要法令，伊藤辭去首相，成為首任樞密院議長。而繼伊藤之後的首相則由薩摩最具實力者黑田清隆擔任，全部閣員均無變動。此外，伊藤作為班列大臣（現在的無所任大臣），得以繼續出席內閣會議。

自前一年開始，對於伊藤擁有強大權力一事，不僅在野勢力，薩摩以及反主流派等的批判聲浪逐漸升高，是到了應該辭職的時候了。但伊藤不只能出席內閣會議，三個月後，盟友井上馨以農商大臣的身份入閣，山縣也一直居於內相的職位，此外，薩摩的松方正義（藏相）與西鄉道（海相）等也都留在閣內。伊藤體制持續存在。從下章中大隈外相的條約改正事業最後在伊藤的決定下中止，即可看出伊藤體制的持續運作。

再者，伊藤可以以樞密院議長身分，對於憲法制定負起最後一階段的責任。協助伊藤、致力於擬定憲法案的井上毅成爲樞密院書記官長（兼任法制局長），晉升至次官層級，而伊東巳代治、金子堅太郎等則成爲樞密院書記官，並兼任議長秘書。五月八日，在天皇親臨下，舉行樞密院開院儀式。

但開院儀式前一天卻發生了激怒明治天皇的事件。直到開院前一天，樞密院議長伊藤才經由土方久元宮相交付開院式所宣讀的書面稿予天皇（「敕語案」），如此一來，已經三十五歲的天皇即沒有時間斟酌修改代表天皇話語的書面稿，彷彿只是單純讓天皇朗讀而已。

對此，天皇甚至脫口說不出席開院儀式，將書面稿還給伊藤的話。只是，天皇終究還是調整心情，出席了開院儀式。當土方宮相告知前日所發生的事時，伊藤深感惶恐，立刻請求謁見，對於沒有親自入宮詳細上奏一事，向天皇謝罪，並鄭重宣示，今後將不會再發生類似的情形。由於伊藤坦率承認錯誤，在這之後，天皇對於伊藤的信賴絲毫未見動搖。<sup>10</sup>



## 樞密院的審議過程

另一方面，一八八八（明治二年）年五月二十五日，樞密院開始審議皇室典範草案，六月十五日結束。憲法草案的審議則從六月十八日開始，七月十三日結束。六月十八日開始憲法草案的第一讀會議，會上伊藤說明擬定草案的大意。<sup>11</sup>

首先，伊藤談及歐洲的「憲法政治」，「千餘年」前開始形成，不僅「人民」已經熟悉制度，更有「宗教」，並以此為「主軸」，深入浸透人心，使得人心齊一；但在日本，連宗教的力量都很薄弱，因此並無一個可以成為國家主軸之物。伊藤指出日本與歐洲的相異之處，強調日本在施行「憲法政治」時，其條件之惡劣。

第二，在日本，應該成為「主軸」的只有「皇帝」（天皇），憲法草案中也提及「尊重君權，盡量致力於不加以束縛」，說明爲了以天皇爲主軸，使萬衆一心，應該盡可能不對天皇權力加以限制。

第三，雖然有人認爲，君權過於強大時，恐有濫用之虞，但若有如此狀況，「宰相」（首相）將負起責任；此外，也並非沒有其他防止君權濫用的方法，因此，只擔心君權被濫用，試圖「限縮君權的範圍」，這一說法毫無道理。

伊藤上述發言中的深意乃是考慮到，樞密顧問官中的保守派懷疑是否以憲法來制約天皇的大權，也曾經出現對於伊藤的情緒性反對。因而，伊藤想化解他們的疑慮，讓樞密院的審議更加具有內涵。在此同時，伊藤對於在野勢力也持續抱持不信任感，因爲他們並不十分了解歐洲的情形或歷史，只會空談理想；此外，對於他們可能佔有多數席次的衆議院，也帶有強烈的警戒心。

因此，伊藤的考量爲：在憲法的規定中，盡可能強化天皇大權，隨後因應情勢的發展，採取將其委任於其他機關的形式，使其不得行使。伊藤大致如此認爲：在過去，日本有大久保利通、岩倉具視等有力閣員擁有實

權，並無天皇濫用權力一事；再者，明治天皇已經建立起史坦恩君主機關說式的思考模式，因而對此完全不用擔心，反而應當警戒眾議院的「權力濫用」。

在樞密院的審議也可以再次確認，伊藤所考量的憲法為君權受制於行政權或議會權限的君主機關說憲法。

六月十八日，針對憲法草案第四條中，「天皇作為國家元首，總攬統治權，依憲法規定施行之」一文，山田顯義法相（長州）等提出意見，想刪去「作為國家元首」與「依憲法規定施行之」等。

對此，伊藤反駁，認為若無「實施憲法政治時，不得無限制君權」這條，則憲法便失去「核實」。而表決結果，二十四票對二票，原案獲得多數承認通過。就君主必須遵從憲法這一意義而言，伊藤維護了以憲法限制君權這個理所當然的原則。

同日，針對草案第五條「天皇經由帝國議會的承認，施行立法權」中，有關「承認」一詞，發生激烈的爭議。曾經推動天皇親政運動的元田永字批評，承認一詞帶有下對上請求許可之意，天皇與議會的位階顛倒。

同樣的詞彙也見諸於其他條文中，每次都產生類似問題。伊藤不得不尋求妥協之道。井上毅再次查閱，將憲法中「承認」一詞，統一改為「協贊」。「協贊」一詞即隱含著削弱議會權限之意。

但伊藤認為，不管是「承認」或「協贊」，若議會不通過，天皇即無法行使「立法權」，因此，兩者實無權限上的差別。由此可知，伊藤全然無意讓議會只作個裝飾品。

其他方面，六月二十三日的審議中，樞密院副議長寺島宗則（薩摩，前參議兼外務卿）雖然提出締結條約應經由國會審議的主張，但伊藤以條約屬「君權」為由，駁斥寺島的意見。<sup>12</sup>這應該是因為伊藤不願意見到，推動修改不平等條約時，在野勢力將實質介入吧。

## 「欽定」憲法的公布

樞密院的憲法草案審議於一八八八年（明治二二）七月十三日結束。在完成皇室典範及憲法的審議後，一八八八年九月中旬，樞密院又開始審議議院法及會計法等憲法附屬法案。

之後，從一八八八年底到八九年初，伊藤與井上毅、伊東已代治、金子堅太郎等再次全面審視，並於八九年一月再度審議憲法草案。<sup>13</sup>

對於所有樞密院的審議，明治天皇皆親自出席，雖然並未發言，但有修正條文時則命人以朱筆寫成提出，有不解之處則召喚樞密院議長伊藤說明。明治天皇除了接受君主機關說式的天皇形象外，並相當理解新憲法的制定，也關注整個審議過程。就這個角度而言，對於天皇來說，明治憲法也是「欽定憲法」（天皇所訂定的憲法）。

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發布，同時也一併公布議院法、衆議員選舉法、會計法、貴族院令等憲法附屬的各項法令，同日也制定皇室典範（公佈手續不詳）。

## 天皇對於君主機關說的評價

大日本帝國憲法反映出伊藤學自史坦恩的君主機關說，如同伊藤在樞密院審議時的發言，條文上限制了天皇的權限。

例如，雖然大日本帝國憲法中規定由萬世一系的天皇統治（第一條），但另一方面，在樞密院的審議中這項條文也產生問題，於是加上了天皇的統治依憲法規定進行這項限制性條文（第四條）。

當然，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中也列出保障天皇維持政治權力的著名條文，如天皇批准法律，並命其公布與實施（第六條）；訂定行政系統的官制及文武官員俸祿，任免文武官員（第十條）；天皇統帥陸海軍（第十一條）；定訂陸海軍編制與常備兵員額（第十二條），宣戰、媾和及締結條約之權（第十三條）等。

但議會也制約了天皇的行為，例如天皇須透過貴族院與眾議院所組成的帝國議會的協贊才能行使立法權（第五條，第三十三條）；所有的法律皆須經過帝國議會的協贊（第三十七條）；每年預算必須經過帝國議會的協贊（第六十四條）；每年召開帝國議會（第四十一條）等。

此外，各國務大臣具有輔弼天皇之責，法律、敕令及與國務相關的詔敕等，皆須國務大臣副署（在天皇署名的左邊簽名）（第五十五條）。如此一來，國務大臣也能制約天皇的行為。

即便在司法方面，因為是以天皇之名，依循法律在法庭進行之故（第五十七條），天皇幾乎沒有任意介入的餘地。

至於天皇神聖不可侵犯（第三條）這一有名的條文，乃是指在法律與政治上，天皇不被問責，並非意味著君主能自由地干涉各項事務。<sup>14</sup>

再者，立憲君主制中，伊藤所以在憲法中規定強大的天皇大權，主要是因為他認為就長期展望而言，目前將大權委任於政府（行政部），但隨著在野勢力熟悉「憲法政治」後，將會逐步擴大對於眾議院（立法部）的委任。

由此可知，伊藤考量到若不以將官為陸海軍大臣，保持「立憲君主制度」主義，而令「大權下移」時，則「國家公權力的兵權」將變成「議會或政黨玩弄的對象」。由於對專家的期待與對當前政黨勢

力的不信任，因此伊藤支持陸海軍大臣武官制（伊藤博文〈關於陸海軍大臣資格意見書〉，《伊藤博文文獻》國  
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經由制定憲法一事，明治天皇對於伊藤的信賴與評價已是堅定不移。這點從憲法發布當日，天皇將新制定的旭日桐花大綬章僅授予伊藤一事，即可得知。過去以來，授予官員最高等級的勳章為旭日大授章，而旭日桐花大綬章則較其更高一等。

內大臣三條實美與賞勳局總裁柳原前光，兩人考量薩、長間的平衡，向天皇奏請將勳章授予伊藤與黑田二人。此時，明治天皇認為，黑田的功勳無法與伊藤相比，若授勳予黑田，便也必須授勳予山縣，而若授勳予山縣，則又不得不授勳予西鄉從道，如此一來，完全失去重新制定勳章的意義，因而並未採納兩人的意見。

正如下述，對於伊藤而言，這一年的四月，自一八八一年以來費盡心血的結晶——憲法終於完成，並且體弱多病的二十歲女兒生子也與心腹末松謙澄（內務省縣治局長）結婚。此時，伊藤四十七歲，這在當時是被視為初老的年紀，但伊藤仍然充滿活力。一八八九年二月到四月為止的這幾個月，應是伊藤人生中最幸福的時期之一吧！

## 津田梅子眼中的伊藤

正如前述，當津田梅子赴美留學，於一八八二（明治一五）年回國後，從八三年底開始約半年間，伊藤讓她

住在家中，擔任梅子夫人與孩子們的家庭教師兼翻譯（第七章）。

津田梅子在寫給養育她十一年的拉曼（Adeline Lannan）夫人信中曾提及：「目前住在寬敞優雅的宅邸，身邊有眾多的傭人並與心胸寬大的友人們一同渡過非常美好的時光，真是值得高興的事啊。身為老師，受到尊敬，就我的年紀來說，是不是有些太幸運了？」津田梅子相當程度滿意她在伊藤家的生活。

但她對伊藤的女性關係，標準相當嚴格。她也曾對拉曼夫人說到：「雖然有著西歐的思考方式，但他本人並不遵守道德規範。在東京的家裡，他住在洋館的二樓。我雖然在洋館，對他的狀況並不很熟悉，但似乎常常外宿。（中略）對我來說，最不能忍受的是長期以來男性結婚擁有妻子，另外卻還認為包養情婦為理所當然」\*。15

\*津田梅子會有這種看法，主要是因為她受到拉曼夫妻十一年的養育，年僅十九歲，尚未有充分的社會經驗。拉曼一家是美國東部篤信基督教的中產階級家庭，他們的生活圈中大概沒有像伊藤一般「不符合道德標準」的人吧。不過，即使在以基督教為中心的美國社會中，例如羅斯福總統或甘迺迪總統，他們以促進美國民主化而獲得極高的評價，但他們同時也因為擁有多位情婦而聲名大噪。

之後，津田梅子創立女子英學塾（現今的津田塾大學）等，累積相當的人生經驗，到了四十餘歲後，似乎才能更公允地看待伊藤。伊藤被暗殺後，她會回想過去兩人接觸的情形：

伊藤公對人性極感興趣，不管對方身份為何，對於擁有訴說能力之人的話語，他都願意傾聽。不管是僕役或是女童（中略），他曾說：「不管是生或死，對我（伊藤）而言，都一樣。我從不恐懼未來可

能發生什麼事情」，他雖然認定自己沒有宗教信仰，但要讓我來說時，對於他，該怎麼說才好，他相信未知的力量（生命的？）。他的許多言行中，有些是異想天開如同神明附身般的舉止，對於這些往往讓人想冠上信仰之名。<sup>16</sup>

### 寵愛「貞奴」

此時受到伊藤寵愛的「奴」，日後成爲新派戲劇川上音二郎之妻，並以川上貞奴之名，夫妻一同巡迴歐洲表演等，成爲日本第一位舞台劇女演員。「奴」（本名貞，在藝伎見習時代稱作「小奴」），明治四年（一八七二）七月十八日出生於東京日本橋經營金融業之家。因爲父親經商失敗，於是變成東京葭町濱田屋的龜吉（本名龜）的養女，濱田屋爲藝伎屋。一八八三年冬天，十二歲時成爲濱田屋的見習藝伎。<sup>17</sup>

成爲見習藝伎的「小奴」，皮膚白皙，鼻子高挺，擁有細長深邃的眼眸，面貌完全不像個日本人。此外，也有著不服輸的個性。<sup>18</sup>

一八八四年七月時，正是伊藤自憲法調查回國後將近一年。伊藤在忙碌的公務中仍然充滿活力，正處於推動制定憲法與改革政治、官僚制度的準備階段。正是因爲這樣的自信，才讓才華洋溢且個性好強的「小奴」感到魅力吧。

另外，此時的伊藤與禮儀見習生的女性生下了文吉，或許因爲如此，他與梅子夫人約法三章，承諾今後不與「一般」身份的女性交往。此後，伊藤身邊未曾發現「一般」女性的身影\*。

四年後的一八七七年，伊藤與小奴共度春宵，於是見習藝伎「小奴」變成藝伎「奴」。此時伊藤為首相，小奴正滿十六歲（也有著作認為是在一八八六年）。「奴」獲得伊藤庇護的那一年，伊藤正在夏島別墅與井上毅等人就憲法草案的檢討，耗費精神。

「奴」住在神奈川縣夏島別墅，並在海裡游泳，這是當時女性少見的行爲。雖然伊藤與「奴」在一起，但「奴」平常仍持續著藝伎的工作，也接受伊藤的金錢資助，只要在伊藤需要時赴會即可。因為有伊藤光環的加持，「奴」也得到了井上馨、黑田清隆、西園寺公望、井上毅等貴客的賞光。<sup>19</sup>

三年後，伊藤讓「奴」獲得自由，之後「奴」曾與幾位恩客有過交往，最後與川上音二郎在一起，並以舞台女演員「貞奴」的身份，在美國與歐洲等地巡迴公演。在伊藤的最後時光，「貞奴」在大阪市北濱設立大阪帝國座，打算做為表演據點，而她最有力的資助者即是伊藤。而大阪帝國座舉行落成典禮之時，已是伊藤被暗殺約四個月後。<sup>20</sup>伊藤擁有如此寬厚的胸襟，雖然與掌權者的魅力屬於不同的層次，卻很受藝妓們的歡迎。

\*傳聞四月二十日（一八八七年）在伊藤首相於官邸所主辦的化妝舞會上，伊藤強姦了岩倉具視女兒戶田氏共伯爵夫人，這一傳聞是根據當時的新聞報導而來的。這些報紙就如同現在的大眾週刊，專門刊載一些空穴來風的事件。但前田愛《幻景的明治》等，卻把「伊藤強姦戶田夫人事件」說得彷彿真有其事一般（一一一—一三六頁）。

而其根據除了當時的報紙報導之外，還有以下幾點：（一）秘密偵探上呈三島通庸警視總監的五月三日報告書中提到，伊藤強姦「停職」「書記官」的女兒。（二）秘密偵探上呈三島通庸警視總監的報告書中記載，曾詢問過犬養毅，他證實此事並非強姦，過去伊藤即曾與戶田夫人私通。（三）秘密偵



探上呈三島通庸警視總監的報告稿中記錄，若伊藤與戶田伯爵夫人私通一事為事實時，華族之間出現應否上奏天皇的爭議，鳥尾、曾我、三浦等三中將，強烈支持上奏。(四)五月四日，戶田伯爵從公使館參事官(奏任官四等)，榮升至辦理公使(敕任官二等)；六月四日發布人事命令，他擔任駐奧地利全權公使，赴海外就任。這是「前所未有的榮升」，應該是作為解決伊藤事件的酬庸。

前田氏雖然以上呈三島警視總監的祕密偵察報告書(《三島通庸文書》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具有可信度為前提進行論證，但這些資料與當時報紙所刊載的那些空穴來風的內容並無太大差異，從對這些資料都未加檢證這點來看，才令人更覺得可疑。三島警視總監連在野勢力的傳聞都予以收集，這可能是因為他想藉此評估在野勢力對於主流勢力反感的程度吧。例如，上述五月三日的報告中記載(一)：「先前薨逝的久宮(靜子內親王。明治天皇第五皇女，生於一八八六年二月十日，一八八七年四月四日去逝。母為園祥子)，本為伊藤伯的私生子，決非陛下之子嗣。久宮生母在擔任宮中浴場雜役時，曾一度幸運地蒙獲聖上臨幸，遂照伊藤的策略，將其作為陛下之子嗣」；「又有傳聞，伊藤伯曾與皇太后(明治天皇之父孝明天皇的正室)私通」等等，報告書中甚至連這些荒唐無稽的記述都有。而其他諸如此類有關伊藤的報告，不乏其例(《三島通庸文書》五三七—一五、一六、三〇)。這只不過是因為伊藤權力過大，引起不同派系人物的反感所致。前田氏所舉的犬養毅之例(二)，不過是顯示民權派對伊藤的不滿；而鳥尾、曾我、三浦等三中將的說法(三)，則顯示出政府內反主流派對伊藤的反感。

關於(四)，戶田並非「奏任官四等」，而是「奏任官一等」的公使館參事官，五月四日晉升為敕任官二等的辦理公使，不過只晉升一職等而已(《官報》一八八六年四月二十七日，一八八七年五月六日)。去年開始，駐德國公使品川彌二郎(長州)即因身體不適，希望回國(品川致伊藤書信，一八八六年十二月一日，

《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五卷），回國後的品川被任命為宮中顧問官。六月四日，駐奧地利公使西園寺公望轉調為德國公使，同時，戶田氏被任命為駐奧地利公使，以上任命均無可議之處。因為擔任全權公使，因此才會將敕任官二職等昇為一職等。正如前述，西園寺與戶田分別為伊藤憲法調查的隨從人員與自費的隨行者（第九章），兩人皆是伊藤所期盼的人材。此外，戶田還是伊藤恩人岩倉具視的女婿。

### 成長中的女兒生子與嗣子勇吉

從一八八二年（明治一五）三月，爲了進行憲法調查而前往歐洲以來，伊藤即與梅子夫人透過信件，來傳遞彼此的近況。他曾在同年四月一日的信中寫道，不要讓小孩生病，並要梅子夫人向孩子說：「好好學習吧！」<sup>21</sup>正如信中所顯示的，伊藤所關心的是，十三歲的生子與剛滿十二歲的勇吉（井上馨兄長之子）兩人的健康狀況與學習進展。

五月七日，伊藤收到生子的日記。伊藤似乎非常喜歡這本日記；六月六日在給梅子夫人的信中，請她告訴勇吉，要他也寫日記；七月五日的信中也寫梅子夫人告訴「小生與勇吉，還是要把日記與信件寄給我。」

伊藤從梅子夫人六月四日的信中得知生子生病，八月三日的信中便提到擔心生子的病情。九月十三日與十月二十七日的信中，伊藤提到，生子與勇吉的日記已經寄達，並很高興兩人既健康又用功讀書。

十月二十七日的信中，伊藤告知梅子夫人，已託人送給生子小紙盒及勇吉畫具；十二月一日的信中則寫道，各送給生子與勇吉一支金錶。十二月二六日的信中則寫下對於孩子的思念，提到：我正想像生子與勇吉收

到金錶當晚，高興到睡不著的樣子呢。此外，十一月一五日的信中寫著：「正等著收到生子與其他人的照片，但大錯特錯，非常失望」，透露出思念家人的心情。<sup>22</sup>

此外，正如前述，一八七六年十一月與梅子夫人之外的女性所生的朝子（後與外交官西源四郎結婚），此時正好六、七歲，是最可愛的年紀，但在伊藤的信中卻完全不會出現。

在憲法調查期間，梅子夫人似乎沒有生過大病，但是到了一八八〇年代中期後，卻變得經常生病。住在伊藤家，擔任英語家庭教師兼口譯的津田梅子，在一八八四年二月十一日給拉曼夫人的信中提到：「還在熱海。伊藤夫人、孩子們（勇吉與朝子）、伊藤小姐（生子）等相繼生病，夫人特別嚴重，因風溼關節炎，臉漸漸浮腫，非常嚴重。（中略）夫人的臉腫脹到甚至有一隻眼睛都無法睜開的程度」，接著又寫道，二、三天前，伊藤與醫生一起到來，夫人的病情也有起色了。

對於伊藤及梅子夫人與孩子間的關係，津田梅子在二月二十六日的信中有著以下的觀察：

伊藤夫人是個對孩子非常好的母親。這是一個幸福的家庭，孩子很聽母親的話，年紀較輕的女孩（朝子）其個性單純的程度，我覺得美國的小孩大概都會覺得不好意思吧。（中略）他們很尊敬父親，父親的話就是法律，父親即使有過錯或是道德不完滿，都不是太大的問題。

關於生子，津田梅子寫到：「是個危險的小老鼠，有點任性，對於下人非常嚴厲。爲了讓她心情愉快、獲得滿足，僕人們相當辛苦，但她卻把他們當作玩物」，她觀察到伊藤家對於生子過於溺愛。<sup>23</sup>

大概是因爲梅子夫人尊敬伊藤，平時便以伊藤爲尊，因此孩子們才會將伊藤的話當作「法律」吧。此外，

伊藤因爲長期四處奔走，內心感到愧疚，因此特別疼愛生子，甚至不曾責罵過。因爲如此，在津田梅子看來，這養成了生子不尊重下人，非常任性的性格。

第四部

成熟編

## 出乎預料——大隈條約改正問題

### 與大隈重信合作

正如前述，伊藤將條約改正一事託付給好友井上馨，但因為外國人法官任用問題，井上不得不辭去外相一職。身為首相的伊藤，從一八八七年（明治二〇）九月十七日起兼任外相，但伊藤卻還有制定憲法這項更重要的工作。

同年十月，反對井上馨修約的團體發起大同團結運動，提出減輕地租、言論集會的自由及刷新外交（反對對日本不利的修約）等三項要求。十二月時，各縣的有志之士與總代表帶著寫著這三項要求的建言書，陸續在東京集合。

對此，十二月二十五日，伊藤內閣在山縣內相的主導下，公布並實施保安條例，利用警察及憲兵的力量壓制大同團結運動。

第三天，伊藤首相邀集薩摩最具勢力的黑田清隆，要求會見大隈重信，到翌年一八八八年（明治二一）一月中旬為止，彼此曾有過一、二次的會談。伊藤首相預計讓大隈入閣，並打算將政權移交給黑田。山縣在一月二十五日前得知此事，雖然強烈反對，但伊藤並未接受他的意見。

正如前述，在憲法調查的過程中，伊藤學習了包含英國在內的歐洲歷史。發生如同團結運動這樣的國民民主化運動，乃是時代發展的趨勢，因此，他判斷不可能持續壓制下去。

於是，伊藤打算與改進黨的實質黨魁大隈合作，企圖分化屬於大同團結運動團體一員的改進黨。此外，伊藤也考慮將外相一職讓給大隈，以便讓停滯不前的條約改正事業得以有所進展。<sup>1</sup>

結果，一八八八年二月一日，大隈擔任外相，進入伊藤內閣，四月三十日伊藤辭去首相一職，在原有內閣成員幾近全數留任下，黑田清隆內閣成立。伊藤將條約改正一事委託大隈，本身則以樞密院議長身份，將全力投注於憲法及皇室典範等重要法令的審議（前章）。

而大隈外相則在伊藤與井上的條約改正案基礎上做進一步延伸，擬定大隈條約修正案。過程中，大隈外相也與伊藤、井上及黑田首相等，進行討論。到了同年秋天，完成大隈案。內容為：日本爲了實施新關稅以增加稅收，及廢除治外法權，應該建立完整法令，未來若是被告爲外國人時，大審院（相當於現在的最高法院）將任用外國人法官。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將大隈案交給第一個交涉對象，駐日德國代理公使。<sup>2</sup>

之後，黑田內閣便以大隈案爲基礎，翌年二月二十日及六月十一日，分別與美、德等，成功簽署修正後的通商航海條約。而大隈外相爲了促成其他列強同意簽署條約，考慮做出讓步，即對已簽約的國家開放可以進入日本內地，並任用外國人法官，廢除治外法權。相較於已簽約的國民可以進入日本內地通商，拒絕進行條約改正國的國民，則只能照舊，依然只能在外國人居住地內進行通商，如此則變得極爲不利。此外，爲了進一步促成締約，更向美、德保證，只要還有國家適用舊關稅，將不會實施稅率較高的新關稅。如此，大隈外相透過個別交涉，與列強逐步進行修約工作，但他似乎也私下考慮，若是以這些條件，還是有國家不願意簽約時，將採取廢棄現有條約作爲要脅的強硬手段。<sup>3</sup>

## 惡評如潮

反對大隈修正案的高漲聲浪，主要是以大審院任用外國人法官爲主。首先，一八八九年（明治三二）六月六日，法制局長官井上毅批評條約案指出，憲法規定政府官員必須是日本人，因此大審院任用外國人法官將與憲法造成矛盾。

因爲井上毅的意見，山田顯義法相也注意到條約案的問題點，在七月十九日的內閣會議中主張制定「歸化法」，讓大審院所任用的外國人法官得以取得日本國籍。經由井上毅及與山田顯義有著密切關係的元田永孚（天皇近臣，樞密顧問官）等人的熱心遊說，藩閥內最有勢力的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及井上馨也都贊成制定「歸化法」，並同意要求自美、德等已簽約國撤回公文。這是因爲，伊藤及井上都理解修約一事問題重重，但也堅定認爲，即便再如何困難，也必須進行修約。兩人在二十六日說服了大隈外相。另一方面，對此，山田法相要求召開內閣會議。

內閣接受山田的提議，八月二日召開的內閣會議中，決定以下的因應策略。<sup>4</sup>

- (一) 制定「歸化法」，大審院所任用的外國人以取得日本國籍爲條件。
- (二) 對於已經完成簽約的美、德兩國，將說明因由，尋求諒解。
- (三) 對於尚未簽約的各國，撤回先前的修正案。
- (四) 明年二月，或是在那之後的半年間，乃是以大隈案爲基礎的新條約的實行期間，這段期間中，對於那些不承認新約的列強，是否廢棄現行條約等，屆時再行審議。

因爲樞密院議長伊藤同時兼任班列大臣（不分擔及管理特定行政事務的大臣，譯者註），因此也出席了八月二日的內閣會議，要求大隈外相延期（中止）實行條約。正如前述，伊藤及井上與大隈合作共同擬訂大隈案，兩人



雖然贊成其內容，但因為已經注意到上述問題點，因此想讓大隈重新進行修約交涉。

但大隈外相雖然同意制定「歸化法」，讓外國人法官取得日本國籍，但卻不同意延期修約交涉。大隈因為擁有黑田首相的支持，因此得以強勢主導內閣會議的進行。大隈的結論態度相當強硬，主張對於未簽署新約的列強，不排除廢除現行條約。

對此，即便是出席內閣會議的閣員，隨後也湧現種種疑問與批判。主要有以下幾點：

A 已經完成簽約的美、德兩國，是否會接受新的追加條件，即大審院所任用的外國人法官應取得日本國籍？

B 尚未簽約的英、法等列強，是否會接受增添新條件的大隈修正案？

C 新約中加入外國人得以擁有日本國內的土地或礦山等所謂內地開放的項目，但若依照現行條約中最惠國待遇（自動獲得他國良好條件的特權）的規定，新約不也能適用於尚未簽署的國家嗎？

D 若發生C項的情形，將來若日本要求進行更有利條件的修約交涉，例如無條件廢除治外法權、回復關稅自主權等時，將完全失去與列強談判的籌碼。

E 爲了預防此種狀況發生，若日本對於未締結新約的列強，單方面宣布廢棄條約，則列強恐怕將訴諸戰爭，但日本並無足夠軍力來對抗列強。

F 新條約的施行日期爲翌年一八九〇年二月一日，自新條約施行日起，二年內要完成法典的編纂及公布，但閣員們不認爲在如此短暫的期間內能完成此項目標。

G 若新條約實施後的二年內無法完成法典的編纂並公布時，自公布起的三年間，治外法權將持續有效。日本雖給予列強開放內地的特權，但卻變得連大審院任用外國人法官這種附加條件的治外法權都無法廢

除的窘境。

正如上述，大隈案存在諸多問題。原來性格就較為強勢的大隈，此時變得更加乖張，爲了急於達成修約，甚至不惜以廢棄條約來要脅列強。

## 天皇的深厚信任

對於一八八九年（明治三）八月二日的內閣會議，農商相井上馨感到極度失望。翌日在寫給樞密院議長伊藤的信中，井上提到：「昨天的閣議中，黑田首相並未明確表達意見與結論，事到如今我才感到驚訝，似乎像是在嘲笑自己的愚昧」。井上以生病爲由，決定辭去農商相，但若是與伊藤同時辭職將產生「猜疑」，因此他計劃在伊藤上奏反對條約修正案前提出辭呈，遂詢問伊藤上奏時機。<sup>5</sup>

有關修約一事，天皇已於七月二十四日召見過伊藤，上午十點到十二點間，伊藤晉見天皇，並仔細陳述自己的意見。<sup>6</sup> 即便是在修約方面，天皇仍然相當信任伊藤。

但在八月二日的內閣會議後，伊藤並不像井上馨那樣，立即放棄大隈，並打算採取上奏反對或提出辭呈等強硬手段。而是盡可能地等待大隈自我覺醒，進而改變方針。而伊藤所以這麼做，主要是因爲大隈是在他與井上的提攜下成爲外相。此外，因爲伊藤也預期，黑田清隆爲薩摩派最有勢力的人，他的內閣若被長州出身的伊藤與井上等強勢倒閣時，日後將導致長州與薩摩更容易因各種細故而產生嫌隙，也會對下屆的政權運作產生很大的影響。

隨後在八月八日，大隈外相與俄國成功簽署新約。但列強中與日本貿易量最大、利害關係深遠的英國，在交涉締結新約方面卻進行得不順利。大隈遂上奏天皇，表示若英國拒絕日本的修約要求時，除了廢棄現行條約，別無他法。天皇大概對於大隈外相過於激進的作法，強烈感到不安，遂透過宮內次官吉井友實，將此事「極機密」地讓伊藤知曉。

## 放棄大隈外相

一八八九年（明治二二）八月十八日，伊藤在寫給井上農商相信中中提到，若是廢棄條約一事洩漏出去，將「傷害」到英國政府的「感受」，能夠成功的事，也將失敗，此時就只有「恐懼」兩字了。為國著想，伊藤不得不感到「憂慮」，「要將國家自危險中救出」，似乎無法仰仗「一般」的手段，僅能默默地任由形勢發展，只希望千萬不要讓國家「淪於」不幸。伊藤會這麼說，已經顯示他對大隈的條約廢棄論感到危機感，但如何是好，當下卻也無法找出解決之道，只能對此現狀感到嘆息。此外，在信中伊藤也另外提及，大藏大臣松方正義也「極度擔心」，正致力於先決定政府方針，以因應英國若是不同意改為新約時的狀況。<sup>7</sup>

伊藤在得知大隈確實打算實施傳聞中的條約廢棄論後，最後決定放棄大隈\*。薩摩派的有力人士松方也非常憂心條約廢棄論。他們與天皇均對此感到不安。

\*大石一男《條約修正交涉史》利用國內外第一手史料對大隈修約進行分析，為一本優秀的著作。

但該書卻誤解一八八九年八月十八日伊藤寫給井上馨的信，導致以下結論：「伊藤並未像井上馨一般，對於廢棄條約手段的『魯莽性』感到憂慮」（八二頁），並且對於大隈的條約廢棄論，如此論述：「在明確顯示出此一戰略的有效性上，大隈等人是成功的」（九九頁）。但即便在一八八九年四月時，伊藤也曾對大隈表達，不應進行類似條約廢棄論這樣的「暴舉」（伊藤致大隈書信，一八八九年四月十八日，《大隈重信關係文書》（早）一卷）。此外，實際上，因為條約廢棄論之故，長州的有力者井上馨，加上最具權力的伊藤，甚至連薩摩派的有力者松方等，都已經開始要放棄大隈。由此可知，大隈的條約廢棄論乃是最後造成大隈修約失敗的原因。至於井上馨方面，他甚至懷疑九月初時大隈為了隱瞞修約失敗一事，提倡條約廢棄論，而若是閣員不贊成，便批評內閣膽小，企圖以此作為辭職的理由（伊東已代治致伊藤博文書信，一八八九年九月四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二卷）。因此，認為在顯示條約廢棄論的有效性上，大隈等人獲得成功，這樣的評價可以說並不正確。

及至八月中旬以後，大同俱樂部等在野勢力中，中止修約論高漲。谷干城（前農商相），三浦梧樓（學習院院長，前東京鎮台司令長官）等人，及閣員級人物也都加入中止修約運動。黑田內閣的閣員中最早採取強硬態度的即是農商相井上馨。九月一日，井上以移地療養為名，前往山口縣三田尻，凸顯了批判內閣的態度。

此時，伊藤正為每日早晨的腹痛所苦。對於修約問題的不安，或許是造成一向健康的伊藤身體不適的原因吧。

另一方面，黑田首相在九月十八日寫給松方藏相的信中提到，（一）有關修約方面，在內閣會議上充分討論，若有天皇的「聖裁」，也只能立即辭職；（二）無論如何，只有請樞密院議長伊藤「奮勇往前」，已無其他

因應對策了（黑田清隆致松方正義書信，一八八九年九月十八日。

伊藤最晚應在九月二十三日前得知上述一事。過去以來，伊藤自知，若是因為修約問題，導致黑田內閣垮台，則自己必須接任，以為其善後，因此態度慎重。但在得知上述黑田首相的心聲後，為了不讓薩摩派最有勢力的黑田留下強烈恨意，伊藤再度認為，目前應採取等待的態勢，等待大隈外相自動提出辭呈，中止修約工作。

但在九月二十日，天皇因為過於擔心修約一事，除了詢問大隈外相有關修約情形，同時也派遣元田永孚前往人在小田原的伊藤住處，詢問伊藤有關修約的意見。伊藤回覆，新條約的外交照會中所提及的大審院任用外國人法官一事，即使制定「歸化法」，也仍然與憲法有所矛盾，因此應該撤回送交列強的照會，延後條約的實施期限。此外，伊藤也回覆，雖然並不希望因為自己提出反對意見或辭職而造成倒閣，但若黑田首相與外相大隈辭職時，首先可以迴避眼前的危機，然後或許可以找出修約的因應對策。翌日二十一日，元田進宮，向天皇奏聞伊藤的回覆。<sup>10</sup>

伊藤的回覆中雖然提議應該撤回照會，但並未提及此事該如何進行。因此，無法完全去除了天皇的不安。

### 期盼山縣回國

因為如此，天皇以閣員人數太少無法「提出充分的意見」為由，考慮是否就修約一事，詢問樞密顧問官的意見，並由天皇將結果告知黑田首相。因此，天皇命令身兼樞密顧問官的元田就有關詢問樞密顧問官一事的可

行性，詢問樞密院議長伊藤。

但九月二十三日，伊藤以書面回覆元田，其中寫道，雖然天皇考慮讓閣員與樞密顧問官同時列席，就修約一事正進行諮詢，但仔細思考後，對於如此重要的問題，由於無法預測結果，因此無法給予確切的回覆。加上，若閣員與樞密顧問官同時列席討論時，恐怕會產生分裂，因此首先應僅限內閣成員間的彼此討論，較為妥當。而天皇則再次透過侍從長德大寺實則，向伊藤詢問元田曾問過的問題。對此，伊藤依然做出相同的答覆。<sup>11</sup>

另一方面，元田於二十二日與內大臣三條實美會面，他提及受天皇之命到伊藤處的過程，以及應該取消照會，中止修約，另尋他途。此外，也說道，如此一來，勢必有部分閣員辭職，因此三條暫代首相，接著應該由伊藤再次擔任首相。對此，三條並未特別表示異議。<sup>12</sup>由於元田隨侍在天皇身邊，因此，繼黑田之後最後還是由伊藤收拾殘局的想法，或許也是天皇的想法吧。

正如上述，天皇還是憂慮修約一事，即便面臨此一危機，他仍然對伊藤極度信任。但伊藤卻想避免因自己的緣故造成強制倒閣的情況。

九月二十三日，伊藤與大隈外相會面，想確認大隈的動向。伊藤觀察到，修約談判或情勢並無特別變化，眼前的形勢讓人「頗為憂慮」，大隈外相目前處於進退維谷的狀態。但伊藤卻預定在二十四日傍晚回到小田原的別墅。伊藤在信中雖然使用「戰戰兢兢」或如履「薄冰」的「心情」等字眼，但卻完全未見有積極的動作。<sup>13</sup>因為他正等著山縣有朋的回國。

同樣九月二十三日這天，天皇派遣侍從長德大寺到黑田首相處，要求黑田就以下各項先在內閣會議中進行充分討論，而後回報天皇，例如，取消新條約的照會一事；即使有「歸化法」及法院「組織法」，但任用外國人法官一事仍有問題；有關與英國間的交涉，其進展如何等。翌日二十四日，元田進謁天皇，問及前一天的命

令一事。天皇提到，黑田首相說修約可期；大隈外相似乎也認為照會一事「輕而易舉」；至於與英國間的修約交涉也未提及有何困難之處，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元田大驚，向天皇言及，照會與新憲法互相矛盾，這是足以引發天下騷動的大問題，大隈外相竟然說「輕而易舉」，這當中究竟有怎麼樣的隱情。

九月二十五日，元田寫信給伊藤告知上述情形，並寫道，在山縣回國前，應該是「靜觀其變吧」。<sup>14</sup>

## 山縣回國

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山縣從日本出發，這已是他第二次赴歐。目前已自美國啓程，預計一八八九年（明治二二）十月二日抵達橫濱港。因修約所造成的對立，在還無法找出解決之道的狀況下，各界高度期待山縣能打破僵局。品川彌二郎（樞密顧問官，前駐德國公使）在九月二十六日寫給山縣的信中，表露出他的期待。品川為山縣的同鄉，並娶山縣的養女為妻，與山縣關係親近。品川在信中提到：（一）有關修約一事，山縣「一言足以決定勝敗之勢」，希望能有這樣的心理準備；（二）伊藤與井上都處於「刀折矢盡」，無法再有「一言半句」的狀況；（三）朝野間均流傳著，黑田的後任首相只有山縣別無他人。

十月二日，當山縣一抵達橫濱後，提出中止修約論的藏相松方、海相西鄉從道（兩人均是薩摩）與法相山田顯義（長州），便率先與山縣會面，陳述意見。松方與西鄉主張更迭同是薩摩出身的黑田首相，力勸山縣執掌政權。

二日傍晚，山縣回到東京，住進「椿山莊」，除了五、六兩日到橫濱外，直到七日傍晚均留在「椿山莊」。其間，三日曾進謁天皇，報告訪歐成果。此外，也與品川、野村靖（樞密顧問官，前遞信次官，與山縣是少年玩伴），及法制局長官井上毅等人會面，聽取有關修約的問題。

伊藤可說是以「一日三秋」的心情等待山縣的回國。伊藤誤以為山縣會到神奈川縣大磯的別墅「小淘庵」休養，一洗旅途的疲憊，因此，十月四日，難得離開小田原的別墅，前往大磯拜訪山縣，但此時山縣正在東京，兩人並未會面。於是，伊藤寫信給山縣表示，引頸企盼山縣回國，配合山縣的方便，隨時均可到府上拜訪。信中傳達出期待與山縣見面的心情。<sup>15</sup>

### 猶豫不決的山縣

在拜訪山縣之前，十月四日，伊藤陪伴天皇一同午膳。當天奉召的官員雖然有伊藤、首相黑田、外相大隈、宮相土方久元、侍從長德大寺及宮內次官吉井友實等人，但黑田以「腹瀉」為由辭退。<sup>16</sup>之所以會安排這次午膳，主要是因為天皇想藉著山縣回國的機會，敦促伊藤、黑田、大隈等人，針對修約問題達成共識。而土方、德大寺、吉井等宮中相關人士，則是因為理解天皇中止修約的想法，因而透過元田樞密顧問官等人，盡力推動此事。儘管這次午膳，因為黑田沒有出席，無法達成當初的目的，但伊藤應該感到天皇的不安及其對自己的信任，並且再次感受到有責任作出相對的回應。

但山縣並未積極回應伊藤的信，反而在十月七日前往大磯的別墅「小淘庵」，並暫留此處。<sup>17</sup>出乎伊藤的



預期，山縣採取了更謹慎的行動。

即便山縣回國，狀況仍無改變，天皇遣人至黑田首相處，數度指示，要黑田立刻與伊藤協商，召開內閣會議。<sup>18</sup> 因為，山縣縱使回國也不積極行動，因此天皇認為，打破僵局的人選並非山縣，而是伊藤，因此更加升高對於伊藤的期待。

黑田首相也折服於天皇的數次催促，讓海相西鄉代替自己前往小田原拜訪伊藤。

過去以來，儘管伊藤已經說過很多次，但黑田首相或大隈外相對於修約卻看法樂觀，強勢的態度並未鬆動。此外，山縣雖然回國，但本身並未有負起責任，採取積極態度的跡象。伊藤似乎判斷，即便再與黑田、大隈等人商議，也僅是浪費時間，毫無意義。

### 負起倒閣之責

伊藤決定辭去樞密院議長一職，十月十一日，前去拜訪山縣。山縣反對伊藤立即提出辭呈，勸其先向黑田明確表達意向，但伊藤並未接受，仍向黑田首相提出辭呈。<sup>19</sup> 在沒有別的辦法能打破僵局的狀況下，即使會招致薩摩派最有實力者黑田的怨恨，伊藤也決定犧牲自己，逼修約交涉延期（中止）。

黑田對此感到震驚，要求大隈說服伊藤撤回辭呈。十二日，大隈與伊藤見面，但進展並不順利。大隈與伊藤一起到大磯拜訪山縣，大隈與山縣兩人嘗試說服伊藤，但伊藤並未改變決定。<sup>20</sup>

於是，黑田上奏天皇，表示他將親至小田原拜訪伊藤，說服其撤回辭呈，希望天皇不要批准伊藤的辭呈。

天皇出席十五日的內閣會議。即便如此，當大隈在會議上說明修約的經過時，遞相後藤象二郎以將近兩個小時的時間，詳細陳述反對意見等，爭論相當激烈。<sup>21</sup>當事態緊迫至此，天皇更期待伊藤能夠擔任協商或收拾殘局的角色了。

即便到了十月十五日，即伊藤提出辭呈的四天後，天皇仍在考慮是否強迫伊藤留任。這天傍晚，得知天皇意向的元田永孚，代替伊藤說出無法留任的心情，並建議最後是否讓山縣執掌政權。元田永孚的談話如下：

(一) 伊藤明白，若是自己提出樞密院議長的辭呈，黑田首相將因無法推動修約而辭職；(二) 憑藉自己一句話即讓首相下台，這並非伊藤的本意，因此決定自己也將辭職；(三) 因此，無論天皇如何勸說伊藤，希望留任，但他應該不會接受；(四) 在大幅更迭內閣大臣後，到了適當時機，伊藤應該也會再度任職吧；(五) 這次因為伊藤、黑田及大隈的對立，導致三人辭職，後續可由山縣或內大臣三條暫代首相，若是三條時，可以依循天皇的意旨，擇定時機，讓三條將首相一職讓給山縣；(六) 但若是繼續進行修約交涉時，馬上會讓人心「動盪」，引發「內亂」，內閣垮台，大臣將「自身難保」，也可能產生重大的「變亂」。<sup>22</sup>

元田對於伊藤無意留任樞密院議長的看法是正確的，對此天皇也不得不信服。

伊藤提出辭呈一事，帶給修約交涉及政局決定性的影響。此時農商相井上馨也從山口縣三田尻郵寄辭呈給省內的局長，並透過電報，命令將此事緊急通知伊藤、內相山縣、藏相松方、法相山田等人。(辭呈於二十一日送交黑田首相)。

十月十八日，山縣也寫下要求延期修約的意見書，上呈黑田首相。同日，外相大隈遭到反對修約人士投擲炸彈，身負重傷。

翌日十九日，山縣、山田、西鄉、大山巖(陸相)及松方等五大臣決定延期(中止)修約，而若是黑田首相

無法接納這一意見時，他們將抱著辭職的心理準備，來說服黑田。於是，黑田與內相山縣共同上奏延期修約一事，及至二十二日，黑田將自己的辭呈連同其他閣員辭呈一併上奏（大隈外相在身體復元之後，十二月十四日提出辭呈）。這一來，黑田內閣垮台。

### 黑田清隆等薩摩派的怨恨

十月二十一日，天皇派人就有關內閣總辭一事，詢問黑田、松方、大山等三位薩摩派有力人士的意見，三人回覆：「辭職乃不得已的事，可以由山縣繼任首相」。這正如天皇的預測。翌日二十二日，首相黑田上呈全體閣員的辭呈，並建議由山縣擔任首相。次日，他拜會山縣，勸其就任首相，但山縣並未答應。到了二十四日，松方、山田、大山等閣員雖然也期待由山縣擔任首相，但山縣還是沒有答應。<sup>23</sup>

正如九月時伊藤所預料的，因為他的決定造成倒閣，導致黑田等薩摩派的有力人士對其產生怨恨。也因為如此，黑田等人遂轉而期待由山縣擔任首相。

但因為山縣不願組閣，天皇不得已只能任命內大臣三條實美兼任首相，閣員則不予變動，就以這樣的形勢，新內閣成立。這不管怎麼說僅是臨時內閣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一次山縣內閣成立。山縣兼任內相，外相則由山縣的心腹青木周藏（長州，前外務次官）擔任，至於其他的閣員則幾乎與黑田內閣時期相同。

伊藤爲了讓充滿危機的大隈修約交涉中止，犧牲自己，但卻招致薩摩派對他的怨恨，以致最後無法組閣。從伊藤爭強好勝的性格來看，他應當是想主導首次的總選舉與議會，因為兩者是依照他費盡苦心所訂定的大日

本帝國憲法與附屬法令所舉行的，但這個機會卻被山縣給奪走了。

### 接受禮遇二元勳的詔書

天皇應該相當能夠理解伊藤的失意與前首相黑田的怨恨。三條內閣時期的十一月一日，頒發了相同內容的詔書給伊藤與黑田，內容為：

朕宮中顧問官從二位勳一等伯爵伊藤博文（黑田的詔書中則是「樞密顧問官陸軍中將從二位勳一等伯爵黑田清隆」），特以大臣之禮待之，茲以昭禮遇元勳之意。<sup>24</sup>

這項詔書日後被視為「元老」的法令依據。所謂「元老」，並非是由憲法或法令所規定的「機關」，而是在重要國務方面，接受天皇諮詢的習慣性「機關」，例如，向天皇推薦後繼首相人選，並實質上做出決定等。只是，此時的詔書並不具有將二人視為元老等的特定意義。<sup>25</sup>

但僅僅只是禮遇元勳的詔書，並無法消除黑田的憤恨，因為他背負著修約失敗的「污名」，並且被人從首相的職位給拉下來。十二月十五日，爛醉如泥的黑田突然來到井上馨住處，對於接待的下人數次口出惡言，例如，「今日乃是爲了誅殺明治政府的奸賊而來」等，所幸井上並不在家。儘管黑田在酒醒後似乎對於自己的作爲感到後悔，但這次風波卻不能只以黑田「發酒瘋」爲由就能平息，井上強烈抗議。<sup>26</sup>事實上，黑田醉後想發

洩怨氣的對象，說是井上馨，其實是伊藤。但即使是黑田，對於性格剛強且是藩閥政府最具權勢的伊藤，他也無法做出任何「發酒瘋」之舉，井上不過是做了伊藤的替死鬼罷了。

同一時期，在三條內閣下，十二月十三日，日本方面以準備不及為由，通知已經完成修約的美、德、俄三國，將延後實施新約的日期。伊藤自己挺身而出，所進行的倒閣之舉，終於有了意義。

另一方面，在三條內閣執政的最後一天，也做了一項讓伊藤失望的政治決策。十二月二十四日，內閣官制遭到修改，首相雖然仍是大臣的「首席」，但在法律上卻喪失了內閣制度成立之初，制定內閣職權時所賦予首相的強大的權限。

伊藤的理想是「大宰相」主義，由像德國卑斯麥一樣，擁有強大權限的首相領導內閣並協助君主。根據這一理想所制定的內閣職權中，首相「率領」各大臣，並於法律、詔令等所有公文書上與主管（負責）大臣共同副署。如此一來，首相藉由拒絕副署要脅，即能對陸、海軍省，以迄其他各省發揮影響力。

有別於伊藤的構想，首相的權限所以被削弱，或許是因為身為首相擁有強大權限的黑田，支持外相大隈，並不接受其他閣員的意見，因此在修約上造成極大的混亂。但伊藤與井上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因修約所造成的混亂上，似乎並未深刻意識到官制修改的影響所造成的軍方的獨立性。這或許是因為他們認為，只要分別透過山縣、大山巖及西鄉從道等陸軍及海軍的長老級人物來控制軍方，即無問題，對於陸、海相的人事也可以照原有方式進行干預吧。<sup>27</sup>

## 第一議會的困惑——憲法的運作與充實近代國家

### 以有秩序的進步為目標

正如前章所述，第一次山縣有朋內閣成立，在其任內舉行首次眾議院議員總選舉及召開帝國議會幾乎已成定局。但在山縣內閣成立未滿二十天時，伊藤卻在給好友井上馨的信中，表達出他的不滿，指出：更迭地方官員一事，表面上看來似乎「頗為果斷」，但所派人選並不適當，這反而得不到好評。<sup>1</sup>

山縣內閣在組閣當天，及兩天後的十二月二十六日，共更換警視總監及知事等，多達二十名。其中，任命田中光顯為警視總監及白根專一為愛知縣知事等，任命兼任內相的山縣所喜好的人物擔任要職，這都是為了總選舉所做的準備。在上述給井上馨的信中，伊藤也寫下有如將放棄山縣內閣的內容，他寫道：往後若不阻止其誤判內外諸事，恐怕棘手問題將會持續不斷。這主要是因為伊藤對於山縣政權的作為感到不滿，以及對於自己失去組閣的機會仍然心存芥蒂所致。

那麼，伊藤與山縣的感覺究竟差在哪裡呢？一八九〇年二月，面對即將召開議會，對於議院書記官一事，伊藤曾對其下屬法制局長井上毅提到，一下子完全改成「洋式」並不好，必須「有秩序的進步」。<sup>2</sup>在伊藤看來，山縣過於保守，看似刻意壓抑「有秩序的進步」。

此外，對於修約及召開帝國議會等，明治天皇也感到不安，而且比起首相山縣，他更信任伊藤博文。

山縣也察覺到這一點，因此，在有關修約一事上，當外相青木周向天皇上奏日本政府的照會時，山縣也

奏請天皇召見伊藤，詢問其意見。因此，一月二十九日天皇召見伊藤，並聽取意見。此外，三十一日，天皇要求青木外相，修約一事應該在與伊藤討論過後，才可以提出到內閣會議中討論。

及至一八九〇年春天，山縣以無法勝任繁忙的首相職務為由，要求伊藤擔任首相。而山縣所以有此舉動，主要是因為他感到伊藤對於自己組閣一事，仍然無法釋懷，但伊藤卻看穿這並非山縣本意，因此沒有答應。最後山縣上奏天皇表示，伊藤應該擔任首相一職。

而未能看透山縣本意的天皇卻同意這一建議，並於五月一日下詔，命伊藤組閣。天皇在詔書中提到，明治維新以來，建立明治政府根基的是木戶孝允與大久保利通，但兩人皆已亡故，獨伊藤一人位處樞機「十餘年」，功不可沒。天皇將伊藤與木戶、大久保並列，加以肯定。詔書中接著命令伊藤出任首相，「輔佐」天皇。但伊藤卻不為所動，此事就此落幕。結果，伊藤與天皇也都接受了山縣內閣繼續存在的事實。<sup>3</sup>

七月一日，山縣內閣在揭糞「不偏不黨」的超然主義下，舉辦了第一次眾議院總選舉，在並未引起太過混亂的情況下，選舉順利結束。此時，當選者的黨派所屬並非是固定的，三百席議會席次中，舊自由黨系統的三派取得約一百個席次；此外，立憲改進黨約占五十個席次。除此之外，也有當選的議員是偏向批判政府的，因此，政府向議會所提出的預算案或法案，能否在眾議院中順利通過，情況並不明朗。

七月二十五日，山縣內閣公布集會及政社法，企圖抑制政黨活動。這是將原有的集會條例，配合議會的設立，加以修正而來的。內容上，一方面簡化政治性集會和結社等的申請手續等，放寬取締；但另一方面則制定了新規定，例如在帝國議會召開期間，禁止在議院三里（約十二公里）以內的戶外進行集會或示威遊行等。至於禁止「政社」（政黨）設置分社，或與其他「政社」結盟等，則與原有的集會條例相同。

對於山縣內閣所公布的集會及政社法，伊藤並未特別表示意見。總選舉後，改進黨等民黨派的報紙，在討

論伊藤與山縣間的關係時，其報導內容往往有如企圖離間兩者。<sup>4</sup>因爲如此，爲了不與山縣對立，伊藤可能就避免對集會及政社法表示意見。但更有可能的是因爲，對於這個首次出現的議會，今後進展如何，伊藤自己本身也無法預測，因此對於以較慎重態度來完善取締規定一事，其反感並不是很強烈。

### 修約新體制

正如前述，修約才是伊藤最重視的課題之一。但因爲伊藤將心力完全投入於制定憲法與皇室典範，以及建立立憲國家與改革宮中制度等，因而把修約一事託付給井上馨及後來的大隈重信，但兩者卻都失敗。此處，再次將主題拉回大隈修約後，檢視後續的修約交涉。

大隈修約失敗後，首相三條實美任命井上馨（農商務大臣）負責重新擬定修約方針。並且，也獲得身居內閣之外的伊藤博文（宮中顧問官）的協助，稍後也與預定就任首相的內相山縣有朋等進行協商，之後在內閣會議中確定了方針。這一方案被稱爲「未來的外交政略」，並於一八八九年（明治三二）十二月十日的內閣會議中通過，翌日批准。其特色如下：

- (1) 大審院不聘用外國籍的法律專家。
- (2) 不承諾盡早訂定法令並公布。
- (3) 在領事裁判（治外法權）未廢除前，將不賦予外國人擁有不動產所有權。
- (4) 有關外國人的對待上，在某些情況下，經濟或法律上將設有「特殊限制」。<sup>5</sup>



其中，(一)是考慮輿論對於大隈修約的批評，及與憲法的一致性；(二)是考量到民法、商法等法典編纂的困難性；此外，(三)所提及的土地所有權，對列強來說是最大的回饋，但在完全廢除治外法權前，暫不賦予此一權益；其他方面，(四)是對外國人設立「特殊限制」，這部份則是企圖作為談判完全恢復關稅自主權時的籌碼。伊藤、井上馨及山縣首相、閣員等，從大隈修約的失敗中汲取教訓，更慎重地設定了明確的目標。

### 青木外相的自尊心

十二月二十四日，山縣內閣成立，就在青木周藏剛就任外相的這天，天皇便親手將「將來的外交政略」交給青木，並要求他在這一規範內著手進行修約工作。青木立即在十二月二十七日，在外務省內與英國公使弗雷澤 (Hugh Fraser) 展開修約談判。

之後，對於修約方針，青木更於一八九〇年一月，在內閣會議中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其中提到，在條約的實施上，爲了獲得議會的協助，將提出「稍做修改」的修正案，這是青木意識到新設立的帝國議會所採取的措施。這份「方案」在內閣會議中經過修改，並且也諮詢過五、六位有力人士，而後才交給英國公使，雙方並進行了數次協商。而所謂有力人士，毫無疑問地，應該也包含伊藤。

其間，山縣首相也曾奏請天皇召見伊藤，對於天皇的垂詢，伊藤於一月二十九日回覆，對於修約一事，詳細陳述自己的意見。一月三十一日，侍從長德大寺實則銜天皇之命拜訪青木，並轉述天皇的話，說道：修約一事先與伊藤商議，而後再提到內閣會議，進行充分討論。<sup>7</sup>

伊藤在辭去樞密院議長一職後，轉任宮中顧問官。在政治運作上，表面上這一職位並無明確的權限，但伊藤即使未居要職，其對重要政策的影響，甚至超過主要閣僚，有如日後的元老。這主要是因為背後有明治天皇的信任。而基於這樣的特殊立場，伊藤也對於青木的修約影響甚深。反之，由於青木曾歷任駐德公使與外務省次官等，外務省的歷練豐富，並且對於修約充滿幹勁，再加上自尊心甚強，因此對於伊藤的干預應該會感到不快。正如後面天津事件一節中所說明的，對於伊藤在京都強烈介入該事件，青木感到自尊心受到極大的傷害。而由此事也可得知，在修約問題上，青木對於伊藤是抱持著什麼樣的心情了。

### 首任貴族院議長

在第一議會即將召開前，山縣首相與其他閣員們都對伊藤只擔任宮中顧問的閒職，有些過意不去。因此，山縣懇請伊藤出任貴族院議長一職，但伊藤並未同意。明治天皇得知此事後，七月一日試圖說服伊藤，說道：「若是不想當貴族院議長，那就當樞密院議長吧。但伊藤還是予以婉拒。」<sup>8</sup>

之後，因為天皇仍然希望伊藤出任樞密院議長，因此伊藤便於七月四日拜會黑田，就天皇及有兩三閣員希望自己出任樞密院議長或貴族院議長一事，與黑田商議，而黑田則像是受到天皇的囑咐一般，予以勸進。翌日，黑田甚至到伊藤在小田原的別墅拜訪，力勸伊藤能夠遵照天皇的意思。但伊藤覺得黑田的這一番話有些「不實在」，他不認為黑田已經毫無怨念。因此，伊藤告訴黑田，面對國內外的危機，無論是否位居要職，身負國家重任的人都應該同心協力，自己與「少壯輩」不同，不打算爭奪眼前的小「功名」，但對於是否出任

一事，伊藤則並未明言。

儘管如此，山縣還是認爲不能就此放任伊藤擔任閒職。在取得天皇更有力的協助下，終於讓伊藤承諾將出任貴族院議長一職。這一來，伊藤終於在十月二十四日就任首任貴族院議長。

帝國議會由衆議院與貴族院兩院組成。雖然預算案必須先向衆議院提出，但預算案與法案則必須在兩院都通過才能成立，兩院地位對等。衆議院方面，雖然候選人與選舉人（有權投票者）均有納稅額的限制，但卻是投票方式選出，具有國民代表的特性，對於藩閥政府也是採取批判的立場。相形之下，貴族院方面，代表華族及藩閥官僚的色彩強烈，也較傾向支持藩閥政府。<sup>10</sup>

對於藩閥政府而言，在阻撓衆議院法案的意義上，貴族院相當重要，但貴族院受制於藩閥勢力卻也是事實。因此，相較於首相或樞密院議長的要職，貴族院議長稱不上重要。而伊藤因爲被要求出任職務，因此他大概認爲，若是擔任較不重要的貴族院議長一職，黑田等薩摩派的抵制應該也會比較少吧！

### 對井上毅的恩情與權力

一八九〇年（明治三三）六月，伊藤的心腹法制局長井上毅肺結核病情惡化，他已經有了恐怕無法痊癒的心理準備，因此在七月十一日要求移地養病；此外，也因爲在憲法施行上剩下的工作已大致完成，因此他向伊藤表明欲辭去法制局長一職。<sup>11</sup>

七月十六日，伊藤得知井上毅提出辭呈一事。翌日，伊藤不但接受井上的辭呈，並隨即寫信給侍從長德大

寺實則以及在宮中具有影響力的樞密顧問官元田永孚兩人，信中提及，若是能以樞密院顧問官或宮中顧問官的身分任命井上爲貴族院勅選議員時，將來必定有所貢獻。

信中，伊藤給予井上極高的評價，並闡述了推薦井上的理由：（一）自一八七五（明治八）年以來，井上毅不僅受到岩倉具視（右大臣）與大久保利通（參議院內務卿）的信任，並經常負責「機要事務」，「十餘年」間，約有七到八成的「軍國大計相關」機密文件由井上起草。（二）大久保與岩倉死後，伊藤繼之，受到井上協助之處，難以計數。（三）尤其是「立憲組織」的計畫，及草擬憲法等重大事項，一字一句，可說盡皆灌注了井上的「心血」。（四）當然，天皇也非常清楚井上的功績。<sup>12</sup>對於在起草法律與重要文件等，爲日本與伊藤效力的井上，伊藤給予了合理的評價。由此可知，伊藤對待部屬是公平公正的。

而井上毅也因此於七月十九日被任命爲樞密顧問官，但辭去法制局長一職卻未得到允許，於是，樞密顧問官一職只得變爲兼任。井上的辭呈是在七月十三日由內閣上奏天皇，但因爲天皇並未同意，因此井上立即承諾繼續擔任法制局長的職務。此外，十八日山縣內閣又向天皇上奏有關井上兼任樞密顧問官一事，天皇同意，遂於十九日發布。<sup>13</sup>

或許內閣在十三日上奏井上的辭呈時，也寫道希望天皇不予同意吧！因而天皇並未依循伊藤與井上的想法，未同意井上的辭呈。此舉乃是依循內閣的意見，可說是君主機關說式的行動。

但另一方面，山縣內閣依照伊藤的意思推薦井上爲樞密顧問官，井上因而被委派該職。法制局長爲勅任官，但樞密顧問官則是親任官，相當於閣員的職位。換言之，井上的「功績」已形同得到充分的認可。由此也可以窺知，就算未居高位，伊藤的政治權力是如何的強大了。

## 阻止恢復神祈官

伊藤影響力之大，也可從十月上旬所發生的恢復神祈官問題看出。神祈官設置於明治初年，是個負責祭祀和行政的機構，也是個祭政一致的復古主義的象徵性官署，明治四（一八七一）年八月廢止。

但山田顯義法相（長州）、樞密顧問官吉井友實（兼任宮內次官，薩摩）、樞密顧問官佐野常民（佐賀）、貴族院議員海江田信義（薩摩）等建議，希望在召開國會之前可以恢復神祈官。這個舉動，主要是企圖為皇室與藩閥政府收攬全國的神官與敬神黨的人心。

十月二日，儘管內閣會議中已作出「決議」，但土方久元宮相（伊藤派）卻上奏天皇，對於有歧異的事件，應該請教伊藤的意見。於是三日，元田便去信向伊藤請教此事。由於元田本身也贊成恢復神祈官，因此在信中懇請伊藤能夠盡早「明確答覆」贊成此事。<sup>14</sup>

翌日，對於恢復神祈官一事，伊藤寫信回覆元田，希望元田轉達土方宮相與吉井次官，其主旨為：有關內閣會議中決議制定官職一事，「當局已有原議」，非「局外之小臣」所應置喙。<sup>15</sup>事實上，因為伊藤認為尊崇神祈官乃應當之事，因此認為沒有必要再次表達「愚見」，遂拒絕答覆土方及吉井。再者，他也提到在內閣進行「深入討論」後，就應請天皇做「宸斷」（天皇的判斷）。<sup>16</sup>

伊藤以不回答的方式，表明了反對恢復神祈官的意思。結果，儘管內閣會議中已經決定，但恢復神祈官一事，後來卻未進行。

## 籌備第一議會

日本最早的議會是第一次帝國議會，一八九〇年（明治三三）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集，並於十一月二十九日舉行開院典禮。過去，亞洲並沒有議會的傳統，這可說是一八八〇年代以伊藤為中心所推動的憲法制定作業的總結。

憲法可分為公布與實施兩種日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日本國憲法，一九四六年（昭和二一）十一月三日公布，翌年一九四七年五月三日實施，因此五月三日為憲法紀念日。而正如前述，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於一八八九年二月十一日公布。在天皇的「上諭」中曾寫道，以一八九〇年帝國議會開議之時為「憲法生效」之日，因此，明治憲法的實施日為帝國議會開院典禮之日，即十一月二十九日。

帝國議會是實施憲法的重要部分。伊藤非常重視要在第一議會中做充分的審議，才通過預算案等重要法案。因為第一議會是個重要的機會，它展示非歐美人的日本人也有足夠能力施行憲法與運作議會。若議會自始自終一團混亂，甚至將影響到修約。這是伊藤等藩閥政府與相當數量議員的共同想法。

但問題就在，藩閥政府與民黨互相讓步到什麼程度？是否能找到彼此要求的妥協點？正如後述，即使在藩閥政府方面，伊藤也認為藩閥與民黨對於日本的獨立與近代化等理念可以產生共識，因此，極力避免訴諸解散國會、干涉選舉等高壓手段。

此外，伊藤不僅只尋求與民黨共有理念，並極力減少各種可能點燃藩閥與民黨對立火苗的要素。第一步就是要先好好處理憲法第六十七條的解釋等。對此，伊藤讓精通法律的優秀人才法制局長井上毅與伊東巳代治進行調查與檢討。

憲法第六十七條乃是為了要防止政黨為了獲得減輕地租的財源等，在眾議院中從預算案刪除官員的人事費

用等。正如下述，官員的人事費用等乃是基於「憲法上的大權」與「法律的結果」，或是「法律上屬於政府義務的歲出」，在未獲政府同意下，不得於帝國議會中「廢除或削減」。

第六十七條 基於憲法上大權之既定歲出，及法律的結果，或者法律上屬於政府義務的歲出，非經政府同意，帝國議會不得廢除或削減之。<sup>17</sup>

問題在於，例如，在眾議院若是政黨將官員的薪俸等這些基於「憲法上大權」的經費自預算中刪除，而政府又不同意時，那麼，那些剩餘預算到底成立與否等。<sup>18</sup>若不建立一套足以說服政黨方面的明確解釋時，預算審查將「混亂不堪」，可以預期勢必將導致解散國會。<sup>19</sup>對此，議期中的一八九一年二月中旬，伊東巳代治向伊藤報告，不會因為政府的同意與否，整體預算便不成立。

面對議會的召開，伊藤的第二步就是要掌握政黨的動向，在發生問題時，能夠有人脈管道。伊藤有兩條人脈管道，分別是伊藤派官僚農商相陸奧宗光及井上毅、伊東巳代治等。

和歌山藩出身的陸奧，明治維新後雖曾擔任神奈川縣令、大藏省租稅頭等職務，但因其非藩閥出身，心中有所不滿。之後，因為他企圖協助西南戰爭，被判處五年徒刑。陸奧出獄後，並未加入民權運動，而是在伊藤與井上等的協助下，一八八三年到八六年間，赴歐美遊學。返國後，也在伊藤等的協助下進入外務省，一八八八年擔任日本駐美特命全權公使（即現今駐美大使）。

陸奧應用在美國實地觀察政黨政治的心得，在面對第一次總選舉時，整合了和歌山縣自己的地盤，而陸奧也成為和歌山縣所選出，唯一一位擁有眾議院議員身分的閣員。另一方面，他也集合其他四位和歌山縣所選出

的議員，形成了所謂陸奧派。<sup>20</sup>

而陸奧的政治勢力的依仗除了陸奧派之外，自由黨幹部星亨則更為重要。星亨曾師事陸奧，為陸奧的學生，為了因應議會的召開，曾赴歐美視察一年半，一八九〇年十月五日返國，二四日便加入了重建的立憲自由黨。<sup>21</sup>

### 井上毅為伊藤鞠躬盡瘁

大約在帝國議會召開的一個半月前，井上毅的肺結核病情再度惡化。在此之前，只有左肺會抽痛，後來連右肺也痛了起來。再這樣下去，他覺得恐怕無法承擔「繁忙職務」，不僅如此，神經變得越來越「敏感」，有時晚上也無法入眠。他曾向山縣首相訴苦說，現在的他，憂慮與憤恨的情緒交雜，也曾經踢踹枕頭「狂叫」，因此要求希望能夠休息靜養。<sup>22</sup>但山縣並未同意井上的「靜養」要求，伊藤的態度也與七月時截然不同，並未提議讓井上「靜養」。這主要是因為第一議會開會在即，時間上不允许之故。

儘管如此，井上毅還是效忠伊藤。一八九一年一月至三月間，井上向伊藤提出有關憲法第六十七條的解釋及政黨各派動向的訊息，雖然部份是與伊東已代治聯名提出，但井上毅在地位還是較高。<sup>23</sup>

當憲法第六十七條的解釋成了議會的焦點後，井上毅馬上將其解釋密奏天皇。明治天皇雖然獲得精通法律的井上毅的解釋，但仍然感到憂心，便在一八九一年二月十九日派遣土方久元宮相向伊藤尋求解釋。就在同一天，伊藤回覆天皇表示，井上的解釋與自己並無不同。<sup>24</sup>



身為法律專家的井上毅，在同一時代的人當中，其才能可以說出類拔萃。但天皇看的並非只是才能而已，他希望給予建議的這個人，不但要了解法律的本質，也要能夠顧及藩閥與政黨勢力的動向，並且最後能夠做出決斷。而具備這種能力的人只有伊藤而已。

這個由井上毅草擬並獲得伊藤支持的第六十七條解釋，究竟內容為何？以下先就伊藤與井上所思考的第六十七條的前提條件，做一說明。

- (1) 日本與美國這種共和國不同，在君主立憲的國家，官制組織屬於「君主大權」，議會不得介入。
  - (2) 議會審查預算時，常利用刪除所有預算及過度刪減預算等這類「脅迫手段」，以表達議會對於政府的不信任，這類事例在歐洲歷史上屢見不鮮，即使今天，在學者的著作中也還留有這樣的議論。
  - (3) 但近年來，歐洲的「文明諸國」幾乎已見不到以抵制預算為手段來脅迫政府了，因此，過去的情況已成爲「歷史的事件」。
  - (4) 其理由在於，各國憲法中的道德已經逐漸達到「高尚的程度」以及各國的財力增加，每年的歲入已超過歲出之故。
  - (5) 但在剛開始實施憲法的國家或國家財力尚未增強的國家等，則常發生「廢除或削減必要預算」，以迫使政府「陷入窘境」的情況。
  - (6) 因此，在憲法第六十七條中明確記載預算審查的規範，以防止容易發生的衝突。
  - (7) 若立憲的基礎已經「穩固」，且行政與立法間已形成順利運作的慣例後，毫無疑問的，即使沒有第六十七條，議會也會事先與政府委員協商，「再三討論」後才做出決議。<sup>25</sup>（井上毅對憲法第六十七條之意見\*）
- 正如前述，在調查憲法時，伊藤從史坦恩身上學到的憲法觀爲，歷史是變動的，因此，很自然地憲法的運

用與制度也會變化。井上毅即是以此大方向爲前提擬定解釋。身爲法律專家的井上毅，與其說他是扮演伊藤老師的角色，不如說他是接受了伊藤的大方向，然後在個別條文的擬定上，扮演了伊藤助手的角色。

\*井上毅的這一意見書，在經過若干修改後，即是「憲法第六十七條意見」（一八九一年二月二十日），並以井上毅之名印刷、發行（《井上毅傳史料篇》二卷，三二九、三三三頁）。因此，二月十九日伊藤上奏給天皇所提到的，與井上毅的意見並無不同，即是指這一意見書。

接著，井上毅進入第六十七條的解釋，意見書的後續如下。

(8) 議會因受限於第六十七條而無法「自由決定」，因而企圖解釋第六十七條，目的在於減弱其效力，此爲「一種異常」的情形。

(9) 議會減弱第六十七條效力的方法爲，將尋求政府同意放在後面的階段，先在衆議院與貴族院中自由地廢除或刪減預算，待獲得決議後，上奏天皇，之後再交由政府行使同意或不同意權。

(10) 若將其解釋爲，一旦政府不同意，且天皇又不批准，結果預算將全數不成立時，雖然根據第七十一條，可依照上一年度的預算來執行，但如此一來，第六十七條將形同虛設。

(11) 第六十七條的意思爲，首先透過事前協商，在取得政府同意後，才能廢除或刪減預算，因此在確定表決前，必須先與政府進行協商。<sup>26</sup>

換言之，有關憲法第六十七條的解釋方面，伊藤與井上主張各院在表決廢除或刪減預算前，必須先與政府進行協商，這一解釋在日後的第一議會中，取得多數的承認。正如前述，這一條文與其解釋，並非是藩閥政府

用以拒絕議會監督預算的手段，而是爲了讓藩閥政府與議會能夠進行協商，增進彼此的理解，以形成通過預算的慣例。因爲伊藤天性樂觀，因此他相信與立場對立者也可能進行交涉。此外，他從西歐「文明國家」的歷史經驗中，也相信有可能形成這樣的慣例。而井上毅也是順著伊藤的方向去做這樣的解釋。

儘管伊東已代治已經報告了山縣首相、井上馨與內閣對於憲法的解釋與修約等的動向，但即使議會開議後，與政黨的關係仍然不強。但從一八九一年一月左右，伊東已代治開始向伊藤與井上馨報告政黨的動向。<sup>27</sup>

### 避免解散第一議會

山縣內閣向第一議會所提出的預算案，歲入約八三一萬四千圓（較前年度約減少一九五萬六千圓），歲出約八三〇七萬五千圓（較前年度約減少一八二萬七千圓）。其中雖然包含陸海軍的擴張費用，但另一方面卻沒有列入民黨（在野黨）方面所期待的減輕地租。

對此，十二月二十七日，衆議院預算委員會作成削減約八〇六萬圓（約一成）的「查定案」。其中包含減少官員人數，削減百分之五的地租，並將地租調爲地價的百分之二（減百分之零點五）。但山縣首相與內閣均反對連官員都要刪減的查定案。推測伊藤應該也持相同的看法。<sup>28</sup>

事實上，山縣首相爲了安然地度過第一議會，早在四個月之前就開始收買自由黨的激進派議員。但到了隔年一月中旬爲止，衆議院中支持查定案的議員越來越多。一月十八日，陸奧宗光與板垣退助兩人透過與板垣親近的竹內綱（高知縣選出）相互取得聯絡。陸奧農商相乃是山縣爲了應付政黨而讓其入閣，而板垣在當時的自由

黨內則具有相當於黨魁的地位。<sup>29</sup>

同樣在一月中旬，伊藤認為，山縣內閣應該對議會發表演說，說明爲了要達成獨立與近代化的目標，目前無法削減地租，但將來若有替代財源時，則會加以考慮。這一考量是爲了提升衆議院的政府支持度，但山縣首相與藏相松方卻未予回應，因此伊藤與他們之間的距離也越來越遠。<sup>30</sup>

伊藤認爲即使是民黨，在謀求日本的獨立與近代化這點上，彼此應該可以擁有共同的理念。因此，他不像山縣那般過度期待戰術，而是主張應該揭棄理念，尋求理解。

到了二月，前述憲法第六十七條的解釋在衆議院成爲一大爭議點。有關爲了要刪除官員薪俸等基於「憲法上的大權」所編列的既定歲出等，尋求政府同意一案，(一)應該要解釋爲，先在衆議院、貴族院通過，確定了議會的意思後，再尋求政府的同意；(二)還是在議會做出決議前，必須先取得政府的同意。民黨等查定案支持派贊成(一)的解釋，但山縣首相等則採取(二)的立場。若是(一)的解釋時，政府對於兩院通過的議案，很難表示反對，有強化議會權限之意。

另一方面，到了二月時，山縣內閣中也隱約浮現了不排除解散國會的強硬勢力。此時，樞密顧問官野村靖(長州出身，前遞信次官)曾經一、兩次往返小田原，就解散國會與否，向正在休養中的伊藤探詢意見，這是爲了不要讓伊藤與山縣正面衝突。野村爲山縣的兒時玩伴，也是主張解散議會的強硬派。但伊藤卻以山縣未表明決心，因此自己也無法陳述意見爲由，未明確表示意見。

同一時期，二月七日，山縣首相拜訪傾向支持解散論的松方藏相，要求松方自重。由此可見，儘管內閣中強硬派的言論高漲，但山縣還是較希望能與政黨妥協。

理由之一爲面對民黨，山縣沒有自信能夠讓藩閥政府團結一致。特別是，藩閥中最有勢力的伊藤及與其關

係親近的井上馨（前農商相）等，是否支持山縣內閣的強硬政策並不明朗。

另外一個理由為，在考慮修約等時，希望能夠讓歐美列強見識到日本的議會運作能力。而同為長州出身的井上馨與樞密顧問官品川彌二郎（前駐德公使），也希望第一議會能夠圓滿落幕。<sup>31</sup>

對於解散感到不安的山縣首相而言，伊藤並未表態是否支持解散一事，具有決定性的影響。

而從二月十九日到二十日之間，事態有了急遽變化。在二月二十日眾議院全體議員出席的大會中，針對憲法第六十七條的解釋，支持政府主張的（二）且要求與政府進行協調的臨時動議，以一三七對一〇八票通過了。贊成者為大成會等支持政府的黨派，及立憲自由黨的二十四名議員。他們推崇土佐出身的板垣退助為盟主，且其中許多領導人也是土佐出身，因此不久後便被稱為「土佐派」。山縣透過陸奧與板垣等接觸，已見到了成效。

這個事件被稱為「土佐派的背叛」。而其主要原因在於，山縣內閣提供了收買的資金。但連被視為激進的民權派植木枝盛都積極加入「背叛」的行列，這顯示出，相當數量的民黨派議員們也有共識，希望第一議會能順利落幕。

之後，政府與眾議院達成妥協，削減六五一萬預算，而預算案也在三月二日以一五七對一二五票通過；貴族院則在三月六日通過。就這樣，當初議會要求刪減約八〇六萬元，最後山縣內閣同意削減約百分之八一，做了大幅度的妥協。

由上述可知，山縣首相以謹慎的態度來因應第一議會。因為伊藤沒有明白表示同意解散國會，因此山縣也認同伊藤的想法，以妥協為目標。也因為如此，第一議會得以在三月八日順利舉行閉幕典禮。

## 守護明治憲法——第二次總選舉

## 對青木外相的不信任加深

第一次山縣有朋內閣期間，外相青木周藏以有關修約的青木「提案」為基礎，開始與英國交涉，一八九〇年九月，英國提出了政府建議案。在青木的建議下，九月十六日任命西鄉從道內相與後藤象二郎遞相（土佐出身，前自由黨黨魁）為修約全權委員。這一來，青木、西鄉與後藤三人成為修約負責人，形了成將伊藤與井上馨排除在外的狀態。在將英國政府建議案作為基礎，提到內閣會議討論時，閣員們提出許多異議，十月，遭到內閣會議的否決。

此時伊藤最關心的是如何安然度過第一議會，他已經沒有餘力再直接介入修約了。而山縣內閣本身也是如此。之後，當一八九一年三月二日，預算案在眾議院通過時，翌日三日以後，青木修約交涉的可與否，即成了內閣會議中的一大問題。

三月中旬時，青木交給英國公使的條約修正案，要點如下：

- (1) 在大審院也不聘用外國人法官的情形下，廢除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但同意條約實施後有六年的緩衝期。
- (2) 雖然無法恢復關稅自主權，但關稅從百分之五增加至百分之十一。
- (3) 刪除日本實施一年新法典為實施條約的條件。

(4) 在廢止治外法權之前，爲了讓英國人能進入日本內地旅行，將發行適用十二個月的「護照」。<sup>2</sup> 對此，三月二十四日，弗雷澤公使要求，這次青木所提出的新條約案能具有「某種程度的永久性」，以及不能刪除實施新法典一年的條件（同前）。若一旦接受弗雷澤公使的提案時，日本雖然能夠廢除治外法權，但卻可能長時間受到沒有關稅自主權的條約束縛。此外，當時民法、商法尚未實施，若這些新法典的實施延遲時，那麼條約的實施時間可能將再延後一年以上。

正如上述，青木外相持續與英國進行艱鉅的交涉，但與大隈交涉時相比，特別是在治外法權的問題上，獲得了成果。而英國對日本如此讓步的原因在於：①爲了避免德國提出新的方針，主導對日交涉；②因日本將召開議會，爲了避免政府因被議會牽引而宣布廢棄現行條約等。<sup>3</sup>

換言之，英國認爲爲了享有對日貿易的利益，有必要適當的讓步。正如前述，弗雷澤公使想盡可能延長日本無關稅自主權的新條約，便是最好的佐證。

但到五月初爲止，伊藤的盟友井上馨認爲青木的條約交涉應該中止，他在五月二日寫給伊藤的信中，表達了這一意見。井上也同時向同爲長州出身的法相山田顯義、駐法公使野村靖（赴任巴黎前），以及已經被認爲是下任政權接班人的松方正義等，表達了這個想法。而井上所以這麼做，應該是因爲他感覺到青木舉動的危險性，亦即在四月四日內閣會議定案前，青木外相便會專斷獨行，開始與弗雷澤公使進行交涉。<sup>4</sup>

山縣內閣的條約交涉過程應該是透過陸奧農商相或井上毅、伊東巳代治等，轉達給伊藤與井上馨。因此，伊藤與井上馨當然知道弗雷澤公使提案對於新條約加上「某種程度的永久性」一事，他們唯恐青木外相會同意，因此應該坐立難安。因爲，若是如此，全面性的修約機會將遙遙無期。

## 天皇對天津事件的迅速因應

山縣首相已決定在第一議會後卸任。儘管擔任首相不過僅僅一年三個月，但首次召開的議會已經順利結束等，應該做的都已經完成。山縣已經奠定了藩閥第二的地位，僅次於伊藤。

山縣首相與明治天皇都期待伊藤（貴族院議長）能夠繼任成爲下屆首相，但伊藤並沒有接受。正如後述，伊藤並非不想掌握政權。但因爲曾與井上馨一起批評大隈修約案，致使黑田內閣倒閣，考慮到會引起薩摩派的反彈，因此他覺得下任首相應該由薩摩派出任。

因爲如此，五月六日，薩摩出身的松方正義（前藏相）出任首相，第一次松方內閣成立。雖然山縣內閣的閣員暫時留任，但因爲組閣的松方並不像長州的伊藤、山縣，或薩摩的黑田等藩閥的有力者，因此對他組閣一事，也出現了對其領導能力感到不安的聲音。

此時，俄國皇太子尼古拉於四月二十七日抵達長崎，將進行日本之旅。五月九日傍晚，當尼古拉到達京都時，街上充滿歡迎聲浪，尤其是皇太子下榻的常盤飯店（現在京都大倉飯店所在地）附近，圍觀人潮衆多，非常混雜。此外，爲了歡迎尼古拉，當天晚上八點三十分開始，舉行東山的「大」字，及其他山上的「妙」、「法」、「船形」、「左」字等的特別點火儀式。<sup>5</sup>

但到了五月十一日下午，過了一點三十分，當尼古拉在大津町（現在滋賀縣大津市）觀光時，被正在執勤中的警察津田三藏以配刀砍傷，此即爲天津事件。尼古拉立即返回京都的常盤飯店接受治療。

自一八八〇年代起，日本國內普遍對俄國是否會從朝鮮侵略日本保持警戒。但因爲此事，歡迎尼古拉的氣氛一變，俄國是否會對日本發動戰爭的恐懼感，在明治天皇、政府首腦及國民的心中蔓延開來。當時的日本並不具有與大國俄國一戰的實力。



這個突發狀況的電報一送抵皇居，天皇爲了要召見伊藤，便派遣侍從職幹事岩倉具定公爵（前右大臣岩倉具視之子）到伊藤位於小田原的別墅「滄浪閣」，但不巧伊藤當時在箱根的塔之澤溫泉。但當伊藤聽到此事並且接到入宮的命令後，隨即啓程前往東京。

事件發生後，松方首相、西鄉從道內相及青木周藏外相等均入宮，天皇在聽取他們的建議後，於翌日十二日搭乘早上六點三十分的特別專車，從新橋出發前往京都。此外，並發出電報慰問尼古拉。<sup>6</sup>

## 協助天皇

伊藤於十二日凌晨一點抵達新橋車站，宮中派來的馬車已經在外等候，伊藤乘坐馬車入宮，但天皇卻已經就寢。

一聽到伊藤到來，天皇馬上將伊藤召喚到寢室，聽取意見。而當伊藤退出，與閣員見面並聽取事件經過時，已經是凌晨三點了。清晨六點，伊藤赴新橋車站爲天皇送行。就在火車要出發之時，天皇透過土方久元宮相要求伊藤搭乘下一班火車前往京都。<sup>7</sup>由此可知，在處理大津事件上，天皇是多麼依賴伊藤這個參謀。

接著，伊藤與黑田清隆（前首相）一同前往首相松方的官邸，與閣員們商討如何處置犯人津田。當時的日本刑法中，關於對外國皇族的犯罪並無特別的規定。若是導致對方受傷時，最高可處無期徒刑。伊藤與閣員們均一致認爲，應該避免出現與俄國發生戰爭的最壞的情形。在刑法上，對於日本皇室的犯罪規定有死刑，因此將比照皇室罪，將犯人津田處以死刑。伊藤甚至表示，若異議衆多時，可發布戒嚴令。<sup>8</sup>

有許多法官認為，只要日本是個法治國家，就應該謹守法律的規定，比照皇室罪有其困難。這不僅只是法律的問題，部分也是因為這些法官受到具有幕末攘夷思想傳統的對外強硬派思想與民族主義影響之故。現實主義者的伊藤以避免與俄國開戰為第一優先，他所考慮的是，如何在目的與法治國家的原則間取得平衡。最後考量的結果，便是以比照皇室罪的法律解釋來因應\*。

\* 正如前述，制定明治憲法時，伊藤所重視的是嚴謹的整體性與論理性。但伊藤卻討厭重視法律條文甚於現實的感覺。除大津事件外，日清戰爭期間，之所以選擇在大本營所在地、天皇駐蹕的廣島召開帝國會議，就是因為他認為不能「凡事墨守成規」，有時也有不得不之舉（伊藤致黑田清隆書信，一八九四年九月一六日，〈黑田清隆文書〉、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在帝國主義時代，現實的一面即是國際政治容易因軍事力量等而變動。另一方面，爲了要修約，日本的另一個課題即是必須將日本已是法治國家的印象深植在列強的腦海中。而伊藤就在這進退維谷的兩難中做出了決定。正如後述，明治天皇也支持伊藤的判斷。

話說回來，伊藤爲了趕往京都，在即將出發前往品川車站前，後藤象二郎遞相與陸奧宗光農商相來訪。兩人表示，對於比照皇室罪一事，法官們面有難色，建議不如將津田暗殺，之後對外表示津田乃是病死，反正在俄國也不乏其例。但伊藤覺得怎麼能夠用如此非法的手段處置，便冷淡地拒絕。伊藤雖然企圖在法律解釋的範疇內將津田處死，但對於暗殺這種非法手段，他則認爲若是建立法治國家的領導人們喪失了運用法治的道德時，是無法建立真正的法治國家，因此伊藤強烈反對。伊藤因爲與黑田及閣員們商討對策，因此較明治天皇晚

了五個半小時才搭上中午自品川車站開出的火車，離開東京前往京都。

## 天皇的決斷

但實際上尼古拉皇太子的傷勢並非想像中的嚴重。此外，天皇花了將近十五個小時直奔京都夜訪尼古拉的誠意，也得到俄國方面的肯定。

在天皇抵達的九個小時後，五月十三日清晨六點，伊藤與黑田清隆聯袂抵達京都。在所下榻的祇園中村樓用過早餐後，馬上會見俄國公使，隨後前往京都御所謁見天皇。之後，天皇也很快地前往常盤飯店探訪尼古拉，並於十二點前返回。<sup>11</sup>其間，伊藤與黑田等也被召進天皇與尼古拉會面的房間中。<sup>12</sup>

在那個人生不過五十年的時代，當時的伊藤已經四十九歲，即將邁入老年的年紀。但儘管前天開始幾乎沒怎麼睡眠，並且花了十八個小時遠赴京都，與俄國公使見面，謁見天皇，而且還伴隨天皇探訪尼古拉等，可說拚了老命。

但對於伊藤在京都介入事件的處理，人在京都的青木外相卻感到不快，因為伊藤的行動有如身兼外務與內務兩大臣職務。青木外相與西鄉從道內相覺得他們的權限受到蔑視，甚至商議待事件結束後即辭去職務。<sup>13</sup>這是因為原本就居於藩閥領導者地位的伊藤秉承天皇的意思，在行動上有如日後的元老之故。

另一方面，尼古拉變更行程，決定五月十九日啓程返國，並邀請天皇登上俄國軍艦「阿佐瓦」號（Pamiat Azova）午餐。

在御所內聽到尼古拉的邀約，從伊藤到黑田、西鄉及青木等，都非常吃驚，無法做出結論。因為擔憂天皇會遭到綁架。約七年前甲申政變時，清朝將軍逮捕韓國的大院君，並以輪船將人送到清國。伊藤等憂心重蹈覆轍。當時停泊在神戶港的「阿佐瓦」號軍艦約六千噸，在日本並無足以對抗的軍艦。

但天皇在聽到尼古拉的邀約後，毫不擔心地馬上回覆說：「走吧！」。聽到天皇這句話，德大寺實則侍從長及在侍從長房間內等待的土方宮相等，大家都哽咽哭泣，非常惶恐，卻又萬分感動。<sup>14</sup>伊藤一直試圖培養符合明治憲法運作的君主，當他聽到這句話時，其感動的程度應該在德大寺與土方之上吧。

十九日，天皇登上「阿佐瓦號」，在融洽的氣氛中享用了午餐，然後回到京都。而尼古拉所搭乘的「阿佐瓦號」也在當天傍晚，出發前往海參崴。當前的危機也就此解除了。

二十一日，天皇搭乘上午九點三〇分的火車離開京都返回東京。而伊藤、黑田與西鄉等，也搭上同一班列車回到東京。<sup>15</sup>

## 事件的結局

其間，伊藤、黑田與井上馨等藩閥有力者及閣員們爲了以防萬一，想比照皇室罪將津田處以死刑，而天皇也支持這個做法。因此，自五月十二日開始，松方首相、西鄉內相及山田法相等，直接向大審院長兒島惟謙及法官們施壓，要求將津田判處死刑。<sup>16</sup>

此外，十六日，伊藤也聽到俄國公使判處犯人死刑的要求，<sup>17</sup>因此伊藤擔心，若是沒有將犯人處以死刑，

俄國將會有何種反應。但大審判長兒島惟謙與法官們並未改變一開始即反對適用皇室罪的態度。

五月二十五日，在大津地方法院開始進行大審院的審判；二十七日，犯人津田三藏並未被治以皇室罪，而是以刑法中殺人未遂罪的最高刑責判處無期徒刑。

據說天皇原本也以爲會判處死刑，因而對此感到吃驚。而俄國皇帝也對津田未被判處死刑感到意外，似乎稍感不滿，但也未再進一步追究。<sup>18</sup>

這個判決反映出了兒島等人的意志，而從俄國方面未再做出特別的舉動來看，兒島等人維護「司法權獨立」的行動看來似乎是正確的。

然而兒島等人在五月十九日向松方首相與山田法相提出的意見書中，曾經提到：「我方自行枉法裁判一事，不亞於彼（俄國）之暴力侵襲」（日本扭曲法律這件事所造成的傷害，勝於俄國以暴力進攻）。<sup>19</sup>兒島等人的舉動是站在對外強硬派思想與民族主義的立場，只考慮「司法權獨立」一事，儘管是帝國主義時代，但並未完全考慮皇太子的受傷程度或俄國的動向。

伊藤等藩閥方面的因應則是考量到緊張的國際情勢，想極力減少戰爭的風險。在這個意義上，這個考量也可以說是身爲政府領導人考慮可能發生不測之事，所抱持的正確考量。

## 伊藤對組閣的慾望

另一方面，在大津事件審判開始之日，即五月二十五日，人在山口縣的井上馨寫信給伊藤。雖然內容稍

長，但因為這是推論伊藤想法的重要史料，因此將要點介紹如下：

(1) 在伊藤返回東京後，毫無疑問地松方內閣的更迭問題迫在眉睫。但就這麼讓松方首相卸任並非「上策」，首先可以僅只於更迭西鄉內相從道與青木周藏外相。

(2) 儘管五月二十四日收到盡速返回的電報，但與伊藤攜手合作共組內閣，這對內外而言並非良策。

(3) 詳細內容已經轉達給野村靖（長州，駐法公使），我想你應該問過他了。但因為我自己（井上）內外宿敵不少，我擔心這反而會為伊藤增添困難。

(4) 即便與黑田清隆共同組閣，儘管情況還不是非常清楚，但大概也可以推測出「薩連」即西鄉（從道，內相）、松方等始終對我們敬而遠之的深意。

(5) 儘管已經試著再三考量所有情況，但若是目前讓「薩人」完全執政，最後宣告徹底失敗時，那麼就會實施「半戒嚴令」，如此一來，十年左右將會「內政與法律實質連結」（內政依法律來施行），若不以縝密的心思來推動政務時，不過是逞一時之快罷了。

(6) 「薩人」因失敗而停滯不前時，不僅只是「內閣諸省」，若是宮內省及其他省也不鞏固培養「接班人」（成為伊藤、井上等維新世代的繼承人）的根本，最後（近代）「國家」將無法維持下去。<sup>20</sup>

從這封信可以看出，第一，若松方內閣因負起天津事件責任而辭職時，伊藤考慮組閣，屆時井上將成為重要閣員。但井上認為伊藤再次組閣的時機未到，而且他也意識到薩摩派對自己（井上）的抗拒，因此意願不高（(一)、(二)、(三)）。

至於井上在內閣的職務方面，正如後述，由於井上在第一次山縣內閣與松方內閣時，都曾與伊藤對修約一事做過檢討，因此可能擔任外相。但因為井上在修約上曾經失敗過一次，因而印象不佳。因此，若要避開此

事，那麼以擔任執掌內政或以治安爲主的內相爲佳，然後再考慮以有力閣員的身分參與修約。

第二，伊藤與井上爲了減少薩摩派的反感，考慮讓薩摩派最具實力者黑田入閣，但井上認爲，西鄉與松方並不會積極協助伊藤內閣（4）。伊藤與井上鬥垮黑田內閣所造成的芥蒂，很難在一年半消除，這已經成爲伊藤體制的傷口。

第三，可以理解到，井上認爲，目前先讓薩摩派執政，在其徹底失敗前密切注意，等到其失敗後，爲了要建立法令與內政實情吻合的近代國家，即應該要以伊藤等長州派爲主，長期執政（5）、（6）。

所謂法令與內政的實際情況不符的國家狀態，這點可以從海軍的薩摩派看到，亦即使專業知識不足，但只要薩摩出身，就可以成爲將官或高階將領，並且其比例很高。伊藤與井上所希望的是，由畢業自帝國大學且具備法律等專門知識的官僚，或出身陸、海軍軍官預備學校的人，打破藩閥意識，成爲維新世代的「接班人」。

伊藤考慮到組閣的可能性，但其好友井上則判斷有其困難。其間的差異應該是，伊藤繼大久保之後一直都能公平執政，對此也頗爲自負，加上獲得天皇的信任，因此樂觀地認爲，儘管藩閥政府中多少有些立場對立的人，但終究還是會支持自己吧。只是隨著大同團結運動方興未艾等，在政黨勢力抬頭下，一八八八年以後，伊藤與山縣，及伊藤與薩摩派間，在處理政黨問題上，意見開始產生分歧。而因爲大隈修約問題，裂痕更爲加深。對於這一實際狀況，井上比伊藤更能正確地感受到。就這點而言，對人較沒有猜疑心的伊藤，他的這種性格反倒造成判斷上的錯誤。

最後，連井上都不支持伊藤再次組閣，期待伊藤組閣的聲音也並不多，因而松方內閣得以繼續存在。

六月一日，伊藤以貴族院議長身分被任命爲樞密院議長。儘管伊藤在大津事件中發揮了影響力，但主要還

是考量到，藩閥中最具權勢的伊藤沒有擔任要職，實在太不正常。七月二日，伊藤辭去貴族院議員，也同時辭去了貴族院議長一職。

儘管擔任樞密院議長，但伊藤對於無法組閣，心中仍然留下遺憾。因此，六月六日，伊藤在寫給井上的信中，批評了松方內閣的施政，他認為，「政府威信」已經掃地，政黨或熱衷政治的人，日漸「窘迫」，特別是自大阪事件以來，總覺得人心帶著「殺氣」，在治安這部分讓人頗為擔心。更進一步表現了他的自負指出，自由與改進黨認為閣政府氣數已盡，因而意氣昂揚，覺得不應該放棄這一機會，並將焦點似乎全集中在伊藤身上。<sup>21</sup>

而松方內閣方面，五月二十九日青木外相（長州）因大阪事件引咎辭職，取而代之的是榎本武揚（幕府的家臣，前文相）。此外，六月一日，井上曾經提過應該要辭職的西鄉內相（薩摩）與山田義顯法相（長州）、芳川顯正文相（德島）等同辭職，而大山巖（薩摩）則早在五月十七日就已經辭職。如此一來，松方內閣中，松方首相原本就不是藩閥領袖，現在就連閣員中也沒有薩長的有力人士，因此松方內閣成了次等內閣。

### 對於政治的責任感

正如前項所述，大阪事件是青木辭職的決定性原因，而伊藤與井上則連手進一步促成此事。但因為薩摩第一人的黑田清隆的餘恨未消，因而伊藤無法組閣。

另一方面，第一次山縣內閣後期及松方內閣初期，在處理修約與大阪事件上，讓同屬長州出身的伊藤與青



木關係惡化，使得青木更加靠向山縣。而其背後原因則是，青木於明治二（一八六九）年赴德留學，並娶德國女性為妻，是德國式思想的信奉者。但伊藤則是以有秩序的進步為目標，從初期議會開始，伊藤與青木在思想上的分歧愈見顯著。

一八九一（明治二四）年五月，松方內閣成立，伊藤的心腹農商相陸奧留任。伊藤的課題有二：第一，以陸奧為核心誘導內閣，讓松方內閣適度與政黨妥協，以促進伊藤所謂有秩序進步的目標；第二，先與黑田和解，跟薩摩派和諧相處。如此一來，便能整合薩長勢力，在不久的將來組成強而有力的第二次伊藤內閣，著手推動「憲法政治」（立憲政治）與進行修約的課題。這是伊藤對於日本及明治天皇的責任感。

八月左右，伊藤委託伊東已代治起草有關修約的意見書。而伊東已代治也曾受到井上馨委託，兩者基本上相同。<sup>22</sup>

此處就井上馨八月的修約意見書做一檢討，其中較值得注意的內容如下：（一）即便在國際法上，若其中某國內政發生巨大變化，與締約時已大不同時，則條約可以視為無效；（二）因此，在從英、美、德等大國取得同意日本廢除條約後，則進行「和平排（廢）棄」，實現日本所要求的條約修正；（三）廢除條約後，實施必要的法律，力求不會對列強造成不便，但若有國家發生任何的示威運動時，則必須要有不辭一戰的決心；（四）但是我們相信，不需要擔心為了廢止條約而導致戰亂等等。可知是種以毅然決然的態度，倡導實現廢除治外法權、恢復關稅自主權（但是訂有特別的約定）的修約。<sup>23</sup>

儘管井上所使用的詞彙為「廢棄條約」，但卻是經過英、美、德等主要國家同意後的「廢棄」。換言之，伊藤與井上的方針與大隈重信在根本上並不相同，因為井上等並非是以廢棄條約之名威脅英國，以達成修約的目的。

此外，另一方面，即便在完成立憲政治這點上，伊藤、井上馨、山縣首相以及松方等有力閣員，也達成共識，將成立直屬首相的新組織——政務部。可以預期到了下次的第二議會時，民黨將進行大攻勢。而這個組織可以調查、檢討各種策略，調整閣員的答辯，集中管理機密費，也可以一元化運用政府系統的報導機關等，藉此因應上述狀況。<sup>24</sup>

至於政務部長，則任命伊藤、井上等所屬意的陸奧農商相擔任。但閣員與各省廳，特別是內務省，根本不願協助將業務移交給政務部，導致政務部無法運作。而陸奧也因此於九月十六日辭去政務部長一職，仍為農商相。但因為陸奧與代山縣保守思想的品川彌二郎積怨加深，因此，看起來在十月底前，陸奧已經決定在有關政黨與議會的因應對策上，放棄為松方內閣竭盡心力。<sup>25</sup>

十一月中旬，陸奧曾經拜訪伊藤，但伊藤感到陸奧這段時間以來「鋒芒」未減，因此在寫給井上的信中，請井上要好好開導陸奧。<sup>26</sup>因為伊藤擔心陸奧會妨礙到與山縣、松方等的和諧關係，因此對於陸奧的激進性格似乎感到有些棘手。

另一方面，從十月下旬到十一月這段期間，井上馨與松方首相取得聯繫，試圖打開伊藤與松方、山縣、黑田等人之間的溝通管道。井上並提醒伊藤，在與三人會面時最重要的是舉止「平穩」。<sup>27</sup>但正如下述，伊藤、井上的理想卻因第二議會的解散與第二次總選舉的混亂而大大地動搖了。

## 憲法停止的不安

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十一月十四日，伊藤自小田原的「滄浪閣」出發前往山口。表面上的理由是因為舊藩主的紀念事業一事，因而希望伊藤能回到山口。這段期間，東京的政情則由處於伊藤樞密院議長之下、書記官長地位的伊東已代治傳達，井上毅則做補充。直到隔年一月六日，伊藤才回到睽違五十三日的小田原。而伊藤所以長期留在山口縣，除了想在故鄉靜養之外，最主要的目的恐怕還是爲了要獲取下屆政權而遠離政治中心，靜待松方內閣的垮台。

其間，第二議會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召開。松方內閣已經體悟到要與自由黨及改進黨等衆議院的民黨正面對決。因此，對於民黨所要求的擴大政治參與及削減經費等並不妥協，並向議會提出預算案，將上次會期中因爲預算遭到削減所多出來的六百五十萬日圓的大部分充作軍事預算。

正如前述，爲了要讓列強認識到日本議會的運作能力，民黨方面也盡量避免讓第一議會走向解散，他們認爲，第二議會才是向藩閥政府展現民黨力量的時機。十二月二十五日，衆議院大幅削減預算，而松方內閣則立即解散議會。

因爲憂心松方內閣與民黨間的對立，天皇因此要德大寺侍從長寫信給留在山口的伊藤，傳達以下事項。

- (1) 第二議會已經遭到解散，但因伊藤遠在他方無法諮詢，深感遺憾。
  - (2) 若是同樣的議員再度當選時，恐怕將反覆發生解散議會的情況，已數度督促松方首相留意，同時並命令各地方長官注意，盼望未來的議會將由「良民」的議員所組成。
  - (3) 對於上述各項，希望伊藤密奏。
- 天皇極爲擔心議會將再三解散，無法召開，這將導致憲法運作實際停止的狀況。<sup>28</sup>

另一方面，十二月二十七日，品川彌二郎內相對同爲長州出身的杉孫七郎宮內省內藏頭表示了犧牲自己的精神，品川提及雖然並不希望屢次解散國會，但已有解散的決心，透過我個人的努力，建立一個藩閥政府有力人士所期待的世界。<sup>29</sup>品川誤會了天皇的本意，期待與宮中（天皇）合作；此外，他也沒有看出伊藤與山縣對立的關鍵，並誤以爲伊藤也會讚許自己的行動。

正如前述，一月六日伊藤一返回小田原，翌日天皇便派遣德大寺侍從長再次詢問有關總選舉等的事宜。<sup>30</sup>

伊藤的回覆如下：

- (1) 若辭去樞密院議長、成立政黨時，可以獲得的議員人數大約與大隈的改進黨相仿，因此只要稍加運作，就能對政府有某種程度的幫助。
- (2) 若此事不能獲得天皇的許可，那麼便希望能夠受命前往外國，與各國政府談判修約一事。
- (3) 或者派任爲駐清國大使或公使，在李鴻章還健在時，與其商議東亞問題或朝鮮獨立等。
- (4) 若這樣也還不行時，那麼希望能出任宮內次官。
- (5) 若以上各項都無法獲得許可時，希望能歸隱故里度過餘生。

伊藤聽聞，近期內松方首相有意與山縣、黑田、井上馨及伊藤等人進行會談。因此，考慮屆時一一提出自己的想法，在與其他入交換過意見後，再請求天皇許可。<sup>31</sup>

(1) 及(4)的目的爲，「憲法政治」的完成、「條約修正」、朝鮮問題等日清關係的穩定，及近代的宮中制度的完成，皆是伊藤平日就亟欲解決的重要問題，此時則將具有緊急性的這些課題，依序排列出來。

此外，第(4)點中提及想要擔任宮內次官一事，但要伊藤這樣的大人物擔任如此微職是不可能的，因此這不是伊藤的一種暗示罷了，他不希望以內大臣的形式進入宮中。有關內大臣一職，在近代內閣制度建立時，曾

任大政大臣的三條實美即曾經擔任過這一地位尊崇的職務，是個在天皇身邊輔佐天皇的要職。但三條擔任內大臣這件事其本身就意味著，原則上已經形成不能直接公開干涉政治的慣例。

在三條於去年二月十八日去世後，內大臣一職懸缺，由德大寺侍從長實際代為處理相關事務。而伊藤所以會這麼暗示，主要是因為伊藤抱持警戒態度，深怕薩摩派等不希望伊藤主導政局的有力人士會以內大臣一職，強將伊藤封鎖在宮中。

伊藤透過天皇的使者德大寺所回覆的五個意見，在天皇的指示下，透過土方宮相密傳給松方首相。天皇此舉一方面是反對伊藤成立政黨，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預防伊藤在松方、黑田、井上馨、山縣等藩閥有力者前，突然提出這意見時，松方會感到狼狽，進而做出不適切的舉動。<sup>32</sup>

一月二十二日，伊藤自山口縣回來，第一次謁見天皇時，便再三向天皇表明，希望能夠成立政黨，協助內閣。<sup>33</sup>同日，伊藤拜訪病中的松方首相，並談及上述構想。<sup>34</sup>

### 掌握政權的企圖

何以伊藤會辭去樞密院議長一職，突然說出要組黨呢？這個有名的事件，歷來都被視為伊藤在八年八個月後正式成立立憲政友會前的一段插曲。

但若是觀察伊藤至今為止的言行舉止即可了解，這個舉動意味著，若成立與藩閥內閣能夠相互提攜的政黨，而松方內閣又早些垮台時，即可以此政黨為盟友成立第二次伊藤內閣。伊藤大概認為，藉此不僅可以順利

通過總選舉後的第三議會，完成「憲法政治」，也可以真正進行修約，一舉解決至今未能完全處理的懸案。

第二議會解散時，眾議院定額三百名議員中，各黨派所屬議員人數為自由黨（彌生俱樂部）九十二名，改進黨（議員集會所）四三名，以上為主要在野黨（民黨）；另外，大成會四十六名，自由俱樂部三十三名，則是較可能支持政府的主要黨派；其中，自由俱樂部乃是從第一議會時與政府妥協的舊自由黨中的土佐派所衍生出來的。

若根據三月中旬天皇的說法時即是，伊藤有意「集合大成派等人，成立政黨」，協助內閣，因而與大成會幹部元田肇取得聯絡。<sup>35</sup>此外，二月下旬時，在伊藤的心腹伊東巳代治（樞密院書記官長）所經營的報紙上曾經刊出一則報導指出，板垣退助將視伊藤所成立的新黨狀況來表示贊成或反對。這則報導顯示，在附帶條件下，自由黨對伊藤釋出善意。再者，自由黨幹部星亨與陸奧宗光交情匪淺，星亨從第一議會開始，就表示出和解的態度，認為若藩閥政府能對自由黨做出讓步，也未嘗不可與其攜手合作。

由這些跡象可以看出，以大成會為中心，伊藤大概期待和歌山縣的陸奧派與無黨派者的加入。而擁有四十至五十名的伊藤新黨，在總選舉過後，若是能與自由黨和自由俱樂部合作時，就有可能獲得眾議院過半數席次。而以此為背景，再獲得藩閥、眾議院中的政黨及貴族院的支持，伊藤即可組成強而有力的第二次伊藤內閣。

但正如前述，明治天皇反對伊藤組黨；加上，因為第二次總選舉時品川內相干涉大選，使得伊藤的組閣構想經歷了一個複雜的過程。而干涉選舉一事，不僅危害到伊藤的構想，也可能危及到「憲法政治」的根本，因此伊藤當然不可能視而不見。儘管以取締民運人士為目的的「予戒令」（以取締妨害集會等為目的的法令，譯者注）才剛於一月二十八日實施，但總選舉時，內務省也將其適用於一般的縣議會或村議會等的選舉。當伊藤對此表

示不滿時，品川相當激動，甚至表示，若伊藤成立政黨並發表「激進的言論」時，予戒令也將適用在伊藤身上，這也激怒了伊藤。<sup>36</sup>

從元月底開始，內務省強化了對包含自由黨在內的民黨候選人的限制，以高知縣爲中心，流血衝突往外擴大，死者共二十五名，受傷者達三十八名。品川已經有所覺悟，認爲衆議院至少連續三次解散也無妨，這反映出山縣的意向。<sup>37</sup>

在這一情況下，伊藤將陸奧視爲同志，寄予厚望，並希望能與陸奧見面；二月一日他寫信給陸奧，希望在近期内見面「吐露心聲」，進行商議。<sup>38</sup>

松方首相也感受到伊藤的怒氣，因此不得不讓品川於二月四日前去職，屆時，也只能讓井上馨擔任內相。他將這一訊息告知伊藤，並得到伊藤的同意。<sup>39</sup>

但在藩閥勢力中卻完全沒有人贊成伊藤成立政黨。連井上馨都在二月四日向陸奧表示不贊成組黨。其他，諸如山縣、黑田、松方首相及與自由黨保持聯繫的後藤象二郎遞相等，都表示反對。支持伊藤的只有西鄉從道與心腹陸奧而已。

二月十五日的總選舉結果，果然還是民黨佔有優勢。爲此，十七日伊藤表明，想辭去樞密院議長，成立政黨，而西鄉也已同意，將讓陸奧積極進行此事等。松方首相爲了聽取其他藩閥有力者們的意見，二十三日，在首相官邸召開會議。出席者有薩摩出身的松方、大山巖、黑田、西鄉與長州出身的伊藤、井上馨、山縣等七人，其中閣員只有松方一人。世人將此會議稱爲「元勳會議」。

會議中，除了西鄉的立場與伊藤較接近外，並無其他人支持伊藤。因此，當日伊藤便稱病向天皇提出樞密院議長的辭呈。但天皇認爲，伊藤不過是因爲組黨一事未能得到藩閥有力者的支持，因而「鬧彘扭」，提出辭

呈」。但伊藤提出辭呈一事，卻是基於更深層的思考。<sup>40</sup>

### 守護憲法

正如前述，伊藤爲了實現「憲法政治」與修約，所期待的是內政與外交都能有秩序地開展；並認爲唯有自己才能實現這一理想，顯現出強烈的執政欲望。

此時，可能是陸奧農商相或是其親信寫在農商務省的用箋上，應該是要向松方首相所提出的資料中，有以下的批判：在松方內閣與民黨勢力對立下，甚至連「應停止施行憲法」的論調都出現了，對於這樣的狀況，藩閥政府應該要改變其「專制獨裁命命式的策略」，改採「協商式的方針」。<sup>41</sup>伊藤也因爲藩閥勢力與民黨的合衷構想完全沒有進展，因此想以此爲手段，成立政黨。但這個提議卻被薩長有力者所否定，甚至天皇也不贊成，他擔心若長此以往，因爲議會連續遭到解散，恐怕將造成明治憲法的運作實質上停止。因此，伊藤只好訴諸最後的手段，亦即辭去樞密院議長一職。

伊藤總是感覺到天皇對自己的信任，因此他相信天皇不會同意辭去樞密院議長一職。此外，他也認爲，藩閥有力者也是好友的井上馨，在面臨是否走向憲法停止之路的分歧點時，還是會跟隨自己的。

只是，對伊藤而言，很可惜的是因爲給予松方內閣重大打擊之故，與黑田清隆等薩摩派的合衷政策將完全化爲泡影，而這是一直以來持續努力的；此外，也可以預見，與山縣有朋的關係將會惡化，因爲山縣是支持品川。



約二年四個月前，即一八八九（明治二二）年十月的大隈修約問題時，自歐洲返國的山縣，出乎伊藤意料地並未有什麼動作。因此伊藤採取強烈手段，辭去樞密院議長一職，創造出中止修約交涉的契機，導致黑田內閣垮台的結果，也因此遭到怨恨，失去了掌權的機會。

而這一次，爲了要守護憲法，又不得不再次扮演不討好的角色嗎？在前述二月二十三日首相官邸的「元勳會議」前，伊藤大概曾經這麼自問過，也作出了決斷。並沒有和井上馨或其他人商量。對於日本而言，何者才是真正必要的，在以寬廣的視野、歷經邏輯性地深思後，一旦有了結論便會勇往直前。這就是伊藤的氣概與自信心。

二月二十四日，就在伊藤提出樞密院議長辭呈的第二天，松方首相原本想要謁見天皇，但因天皇感冒而作罷。天皇的感冒一直持續到三月六日。但在二月二十五日松方立即謁見天皇，天皇並不接受伊藤的辭呈，並要求松方轉達，從今日起伊藤應爲修約之事，盡一己之力。可見天皇也極爲苦惱。<sup>42</sup>天皇二十四日感冒是事實，<sup>43</sup>但他沒有接見松方的原因恐怕是，天皇也不知道應該如何處理伊藤提出辭呈一事，因此暫緩一天，好好思考吧！

二十六日，德大寺實則侍從長受天皇之命，赴小田原「滄浪閣」拜訪伊藤，並退回伊藤的辭呈。翌日，黑田拜訪伊藤，轉達了天皇的痛心，並勸伊藤打消辭意。雖然伊藤並未否定再次提出辭呈的可能性，但總算暫時把辭呈留在手邊。此外，伊藤表示，完全沒想到後藤象二郎遞相與陸奧農商相會要求品川辭職，在議會結束後讓品川繼續任職，之後再圓滿地決定讓井上馨繼任內相；並拜託黑田將這個想法傳達給松方。

有關伊藤對於品川內相辭職一事的談話，不能就字面上這樣接受了。原因在於，就黑田和松方首相看來，伊藤煽動陸奧與後藤，企圖動搖內閣；此外，品川一事恐怕將引發伊藤與山縣的對立。因此，伊藤將自己不贊

成陸奧與後藤舉動的想法傳達給黑田和松方，希望獲得松方的協助以逼迫品川下台，然後有秩序地謀求藩閥政府與議會的融洽關係，及改革藩閥內的動向。看不到伊藤或井上馨積極阻止陸奧或後藤的舉動，就可以了解上述伊藤談話的深意了。<sup>44</sup>

民黨或企業界對於伊藤的行動是有好感的，例如，主要讀者群為大阪企業家等的大報《大阪每日新聞》（現《每日新聞》的前身），二月二十八日的報紙中要求，政府與民黨要對先前的議會及選舉進行反省，並提及日本出現政黨內閣是遲早的事，但僅就現在的民黨或民黨方面的政治家來看，卻尚未有足夠的實力，而伊藤的組黨則有助於政黨內閣的形成。

對於伊藤此舉，藩閥內反對態度最明顯的是品川內相（長州）、樺山資紀海相（薩摩）與高島鞞之助陸相（薩摩）等，這些都是相當於藩閥中有力者（「元勳」）級的人物。<sup>45</sup>

但是當三月一日松方首相向伊藤表達辭意時，伊藤卻建議松方等夏季的議會結束後再辭職。<sup>46</sup>因此，在三月四日前，松方與黑田確立了方針，亦即讓品川自動去職，以井上為內相，藉此獲得伊藤、井上馨等的協助，以渡過危機。

即便如此，樺山海相還是對品川說，要有中止議會的心理準備，並認為應該要二次、三次強行解散議會。但山縣只對品川說，可否將內相一職做到第三議會，但未對解散議會一事表示支持。

結果，三月十一日品川辭職，當天，伊藤就奉天皇諭令，撤回樞密院議長的辭呈。這封諭令的下達，與井上馨、山縣、黑田等及松方首相有關，由擅長文章的井上毅草擬，但並非由天皇親筆所寫，而是以德大寺侍從長代筆的「宸翰」的形式，寫就下達。<sup>47</sup>儘管天皇希望伊藤留任，但天皇未能充分理解伊藤舉動的深意，因此才會以代筆的形式表達對伊藤的不滿。

此外，陸奧方面，儘管伊藤、松方首相與井上馨均予以慰留，但還是在三月十四日辭去農商相一職。伊藤的目標為下任內閣將是藩閥一體的內閣，因此，對於陸奧的辭職大概有些生氣。但他對於非藩閥出身，且重視與自由黨等民黨間溝通管道的陸奧的立場也能夠理解。若要成立新黨時，陸奧定是個可靠的人等等。考慮到這些，伊藤默許了陸奧的任性行爲，之後也將陸奧當作心腹，繼續重視他。

無論如何，與薩摩派或山縣間產生裂痕，不利於下次組閣一事伊藤已有覺悟，因此才會刻意提出樞密院議長的辭呈，以挽救憲法停止的危機。

### 與山縣間的「不愉快」

在伊藤辭去樞密院議長的過程中，松方首相向伊藤表示辭意，但伊藤建議應該任職到夏季的議會爲止，松方雖然因此留任，但很顯然地松方內閣的命運不久了。

再者，一八九二年（明治廿五）五月二日所召開的第三議會中，儘管選舉受到干涉，但自由黨、改進黨的民黨勢力還是佔了一百三十席，逼近定額三百個席次的一半。此外，受到陸奧影響的新會派、獨立俱樂部也有二十五名議員。於是自由、改進黨與獨立俱樂部一起形成批判松方內閣的共同陣線。至此，在第三議會即將召開之時，松方內閣的前景已可預見。

不過，就伊藤而言，他希望成立一個與政黨也能和平相處且是藩閥勢力盡出的內閣，而這就需要面對兩大問題。

第一，與松方首相、黑田等薩摩派間的關係。三月二十日土方宮相會對佐佐木高行表示，因為過去以來，無論大小事，松方都有依賴伊藤的傾向，因此薩摩人把松方叫做「伊藤的跟班」，但最近松方與伊藤的關係惡化，伊藤批評松方為：「松方是個笨蛋，什麼都不懂」；而松方也說：「伊藤是個窩囊廢，真要發生事情時，一點用處都沒有」。<sup>48</sup>

就在伊藤遞出樞密院議長辭呈時，松方內閣的命運就已經到頭了，而伊藤與首相松方的關係也跌到了谷底。正如前述，在這個問題的處理過程中，薩摩的重鎮黑田清隆（前首相）爲了協助松方而有所行動。但因爲松方內閣的前途已可預期，因此讓剛剛開始有些改善的伊藤與黑田的關係，可說又回到原本交惡的狀態。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即伊藤與山縣的關係惡化。即使在第一議會時山縣也避免與伊藤正面衝突，但因爲品川內相的干涉選舉與辭職，兩人的關係更形惡化。此事從一八九二年六月，好友井上馨向伊藤所提出的下列忠告，即可清楚得知。「目前要留心與山縣間的關係，彼此面對面談話時，較不會產生不愉快，但對『身邊人』或不相干的人，在笑談之間，言及對方的缺點時，往往在加油添醋後，傳達給對方，因此應當慎重；一想到這『三十年來』的事業時，最重要的是，今後應與山縣密切聯繫共同行動」。<sup>49</sup>

兩人關係交惡的原因在於彼此對政黨等的認知有所落差。加上，在處理大隈修約與品川內相干涉選舉等事件上，拜山縣之賜，伊藤總是不得不扮演犧牲者的角色，對此伊藤感到不滿。再者，在此期間，山縣以首相之姿順利結束第一議會，因爲有此成績，也獲得了自信，因此不需再像從前那般以部屬的姿態對待伊藤。

但自從大久保利通去世之後，伊藤便以藩閥領袖身分主導國政，頗爲自負；加上，對於數次將山縣自窘境

中救出，他也有著優越感。這樣的山縣堅持自我主張，妨礙立憲國家的建設，伊藤才會對此感到憤慨，於是就在與他人的談話中，不經意說出山縣的壞話。而這些傳到了山縣的耳中，兩人的關係就更加僵化了。

### 對修約考慮再三

大津事件後，當青木周藏外相一辭職，一八九一年（明治廿四）五月二十九日，榎本武揚即就任外相。榎本原為幕府舊臣，投降官軍後進入明治政府，曾歷任駐俄及駐清公使等，也擔任過遞相、文相等職，對於修約態度積極。榎本打算以青木案為基礎進行交涉。

但松方首相對於重啓條約交涉態度消極。正如前述，與過去的伊藤、黑田、山縣等內閣相比，松方內閣較為弱勢。因此，對松方而言，他大概認為，能夠安然度過議會已是困難重重，更遑論交涉修約了。

即使如此，待品川內相辭職及干涉選舉問題告一段落後，一八九二年四月十二日，榎本外相便馬上設置由閣員與樞密顧問官所組成的條約改正案調查委員會。伊藤也以樞密院議長的身分成為七人小組中的一員。只是委員會僅開過一次會議，五月底便結束運作。<sup>50</sup>

其間，伊藤於三月五日提出「有關條約改正案的第一討論案」，五月六日提出「關於廢除條約案」。兩案中提出了以下的交涉策略。

- (1) 與歐美列強展開個別談判，以「對等」性較高的條約為目標。
- (2) 對於與日本關係深厚的主要大國，盡可能妥協，但若有抗拒到底的小國，則保留廢棄條約的手段。<sup>51</sup>

在弱勢的松方內閣後期，何以伊藤會對修約燃起如此的熱情呢？這是因為伊藤認為自己將執掌政權，希望以首相身分與外相攜手完成修約。而伊藤的構想則類似去年八月井上馨的修約構想（兩人的起草者皆是伊東巳代治）。其內容為，首先與日本有重大利害關係的英國等主要國家進行交涉，在「對等」性較高的條約上，取得共識，而後一鼓作氣完成修約。正如前述，大隈所採取的危險戰術是以廢約要脅英國等強國，以實現修約，而這也是伊藤構想與大隈最根本的差異。

### 親屬患疾

接著，便即將視角轉向一八八九年（明治二二）夏天到一八九二年夏天間的伊藤私生活，亦即大隈外相的修約開始成爲問題，一直到伊藤第二次組閣前。

一八九〇年，伊藤在小田原建造別墅，因爲可以眺望太平洋的浪濤，因此命名爲「滄浪閣」。自從一八七八年以來，伊藤便於東京高輪建有宅邸，並在神奈川縣的夏島擁有別墅。但在「滄浪閣」建好後，生活的重心便移到小田原的「滄浪閣」。這或許是因爲已經完成憲法，感到安心，因此才移居到氣候溫暖且四周被大自然所環繞的小田原吧。

正如前述，這個時期的伊藤，不僅憂煩政爭，並且也爲家人，包含自己在內相繼患病而苦惱。

首先，就在大隈的修約案與憲法有所矛盾等，導致諸多問題時，一八八九年七月十六日夜晚，伊藤得知正在歐洲留學的勇吉（井上馨外甥，日後繼承伊藤家成爲伊藤博邦公爵）罹患「肺疾」，並於七月十四日自馬賽搭乘日本

郵船公司的船隻啓程返回日本。不過，眼下並沒有立即的危險，只是受到醫生的勸告，才離開歐洲。不巧的是，梅子夫人也在生病，伊藤擔心她若得知此一消息，會感到「震驚」，因此拜託生子的丈夫末松謙澄（內務省縣治局長），妥善地轉達這個消息。<sup>52</sup>

一八八九年八月二十二日，勇吉順利抵達神戶港，之後便在神戶療養。但忙碌的伊藤卻無暇前往神戶探望勇吉。十月十一日，伊藤因反對大隈修約而辭去樞密院議長後，他告訴勇吉，待辭職獲准後，得空便會前往神戶。<sup>53</sup>

在回國數月後，勇吉表示病況已稍有好轉，幾次要求回到東京。伊藤打算先讓勇吉搭船回到小田原，接受橋本軍醫總監等的治療，待其痊癒後再讓他出洋留學。<sup>54</sup>

但伊藤後來得知勇吉的病況並未恢復到足以返回小田原療養的狀態，結果，一直到同年十二月前，勇吉都待在神戶療養，後來終於回復到井上馨描述為「氣色良好」的狀態。<sup>55</sup>

之後雖然經過五年半的時間，勇吉的身體似乎都還未完全恢復。一八九六（明治二九）年八月，娶了伊藤女兒的心腹末松謙澄（法制局長）寫信給伊藤表示，勇吉來東京之後，生活「非常愉快」，此地氣候宜人，也不會太熱，希望可以「允許」勇吉再多待上一兩日。此外，並附帶提到是否也可以請您考慮讓「令夫人」（梅子）在接（勇吉）之餘，順便到東京一遊。<sup>56</sup>從與伊藤親近的末松的書信可以看出，伊藤非常在意勇吉，並且主導著家中要務。

此外，一八九〇年六月時，嫁給末松的生子也生病了，伊藤也極為操心，生子的病似乎是精神方面的問題。

據末松的描述，或許是因為生子尚不習慣「世事」，所以雖然有相當任性的一面，但「內心」卻非常堅強，

有許多值得稱許的部分；並且，所謂的任性，有不少是生子習慣依賴末松，只要假以時日相信這方面的問題就能有所改善，生子也沒有胡思亂想，敬請放心。而梅子夫人則是受到伊藤之託，不時前往末松住處照顧生子。末松則因為妻子生病，而對岳父伊藤感到萬分抱歉。

及至八月，平日元氣十足的伊藤似乎也病倒了。八月十二日拜訪伊東已代治的人告知伊東，從一兩天前開始伊藤就罹患重病。<sup>57</sup>此外，在這之前，伊藤即有「胃病」宿疾，一八九二年三月下旬時，因為這個「胃病」之故，感到「些許不適」，遂取消前往東京的行程，在家中休養數日。<sup>58</sup>

正如前述，梅子夫人在七月得知勇吉因病自歐洲返國時，自己也在生病。末松也只當梅子夫人是體質虛弱而已（前載，末松致伊藤書信，一八九〇年六月）。同年十二月，梅子夫人氣管出血，井上馨勸告梅子轉往馬關（現在的下關）等溫暖處療養。到了翌年八月，梅子的眼疾再次復發。<sup>59</sup>眼疾已是梅子夫人自明治五年以來的宿疾了。

一八八九年夏天到一八九二年夏天，乃是伊藤政務繁忙且承受許多壓力的時期，而這個時期的伊藤卻還要操心兒子勇吉、女兒生子、女兒梅子及自己的「胃病」。但即便如此，作為一個政治人物，伊藤卻絲毫沒有顯露出疲態。此時的伊藤約四十七到五十歲左右。就當時所謂人生只有五十年而言，已稍稍步入老境，但伊藤卻仍然精力充沛，公私兩方面皆過著成熟的生活。



## 與民黨合作及條約改正——第二次伊藤內閣

### 「元勳總動員」內閣的成立

一九八二年（明治二五）六月時，松方內閣明顯即將結束。而伊藤則是最有希望的繼任人選。問題是，品川內相干預選舉導致伊藤辭掉樞密院議長之職，伊藤與松方首相及薩摩派、山縣等人產生嫌隙，並且逐漸擴大。伊藤透過心腹樞密顧問官伊東巳代治與女婿末松謙澄（衆議院議員）來收集情報及作為聯絡人，想盡辦法致力於成立藩閥有力者、「元勳」總動員的內閣。好友井上馨也試圖修補與同為長州出身的山縣之間的關係等，藉此幫助伊藤。而伊藤則期盼成立有力內閣，完成立憲國家及達成修約等。

但伊藤的構想卻未能充分傳達給「元勳」們。六月二十九日在松方首相官邸內的「元勳」會議中，山縣雖然強烈主張伊藤應該成立「元勳」總動員內閣，但卻以自己入閣反倒有害為由，拒絕入閣。之後，經過四天，山縣稍作讓步，透露出肯定井上馨入閣之意，但也預言井上應該維持不了幾個月，態度終究消極。這樣的情勢，之後也未見改變，伊藤越來越有危機感。

七月三十一日，憂心未來的伊藤向井上馨提到，若是這一情勢持續下去，二、三年內藩閥政府或將垮臺，情況即變得無法收拾。此外，伊藤也言及在藩閥政治家各自「固守」「小城壩」、充滿猜疑的現狀中，不要說是處理外交問題（「外憂」），即便藩閥內部（「帷幕」）也陷於無法判別敵我的情勢中；此時，應排定優先順序，確立大致的方向，而當務之急在於去除眼前的憂慮，接下來才考慮其他。亦即伊藤認為，尋求藩閥的團結才是

最爲重要的。<sup>2</sup>

在此之前，與松方同爲薩摩出身、對松方施政不滿的高島陸相及樺山海相辭職，在後繼無人的狀況下，松方首相第二次提出辭呈。

結果，八月八日，第二次伊藤內閣成立。內閣成員有長州的山縣有朋（法相）、井上馨（內相）、薩摩的黑田清隆（遞相）、大山巖（陸相）等，可謂「元勳總動員」內閣。沒有人閣的「元勳」僅有前首相松方及西鄉從道二人。

自春天以來一直籌備伊藤組閣的井上馨可說相當於副總理。此外，因爲伊藤身負修約的重責大任，因此啓用心腹陸奧宗光爲外相。陸奧與陸奧派及自由黨幹部星亨關係匪淺，陸奧的起用也有政黨對策的目的在內。此外，伊藤也起用在舊民權派中對自由黨有影響力、土佐出身的後藤象二郎擔任農相。

其他方面，雖然不是閣僚，但卻讓心腹伊東巳代治擔任內閣書記官長，女婿末松謙澄爲法制局長官。在酬庸的同時，也是爲了作爲今後情報、聯絡、草擬法案及立法機能等的核心。

此外，關於法律的擬定方面，伊藤心腹中最有能力的井上毅則並未擔任新職，仍然是樞密顧問官兼文書秘書官長。先前，松方首相原本想起用井上毅爲法相，但井上毅以健康因素爲由回絕了。

井上毅的真正考量除了健康因素外，還有就是松方內閣的思想與他不同，即使入閣也無法完全伸展長才。

<sup>3</sup>伊藤雖然稱許井上毅的貢獻，也了解他的想法，但考慮到松方的面子與藩閥一體的大義，也就不太可能讓辭退法相不到一個月的井上毅進入第二次伊藤內閣了。

這個時期，伊藤與井上毅關係良好，溝通無礙。舉例來說，八月一日到二日間，當伊藤的組閣命令實際下達時，二日，井上毅在給伊藤的信上寫著：「這回終於」面臨需要「承接明治政府的負債」，可以想見「您的

難處」。<sup>4</sup>

對此，伊藤在八月八日組閣後給井上毅的信上寫到，自從松方再次辭職以來，一時之間「紛擾」不堪，現在終於告一段落了。至於組閣一事，他也向井上毅提到，已經有無法置身事外的心理準備，誰叫抽中「下下籤」。<sup>5</sup>

正如前述，伊藤繼黑田內閣之後組閣，希望能推動第一次總選舉及召開第一議會。對於執掌政權興致勃勃。但在處理大隈修約及品川內相的選舉干涉上，讓組閣的基礎發生裂痕，而就在修復的這段期間，松方內閣下政治的混亂卻日漸加深。對於應該有此感覺的伊藤而言，井上毅的信說明他「深知我心」，應該覺得心情舒暢。七個月後，儘管井上毅因結核病還在療養中，伊藤仍然任命他為文相，以回報井上迄今為止的努力。

### 代理首相井上馨的負擔過重

讓與自由黨關係深厚的人士入閣，並且批判選舉干涉的伊藤終於組閣了。民黨對於第二次伊藤內閣又有怎樣的反應呢？

第二次總選舉後，最具實力的民黨自由黨看見藩閥勢力內部動搖後，遂加強攻勢。另一方面，板垣退助總理（黨魁）及星亨等幹部已經決定，若第二次伊藤組閣能夠顧全自由黨的面子而有相當的讓步時，與政府妥協、合作亦無不可。這也是一八八九年底以來星亨的路線。自一八八九年起，星亨曾到歐美視察一年半，對於英國的政黨政治印象特別深刻，回國後更加堅定這樣的想法。<sup>6</sup>

另一方面，雖然說是民黨，但也只有自由黨的百分之四十左右的眾議院議員而已。第一議會後，僅是眾議院第三大黨的改進黨爲了凸顯其存在感，對於藩閥內閣一直採取強硬態度；即使面對第二次伊藤內閣，改進黨也企圖以自由黨與改進黨爲軸心，組成民黨聯合，在即將到來的第四議會上，向國民及藩閥勢力顯示其存在感。<sup>7</sup>

但就在第四議會開院典禮的前二日，一八九二年（明治二六）十一月二十七日，伊藤首相因爲馬車事故，身負重傷，人在大磯療養。翌日起至隔年二月六日爲止，由井上馨內相代理首相。

幸運的是，在伊藤發生事故前，預算與施政方針都已經在內閣會議中決定。代理首相井上在議會上所揭示的施政方針，內容爲：考量到「未來長久的利害」，在培養國力及因應列強擴充軍備上，軍備的重點在充實海軍，經過再三思考，其目標在追求「自衛之道」。

先前松方內閣的財政方針爲避免增稅，在財政剩餘的範圍內，進行小規模的軍備補強及治水事業。這一方針反映了兼任藏相的財政專家首相松方的財政健全路線。

但第二次伊藤內閣的財政方針爲積極實施增稅，爲了根本滿足海軍的要求，將推動總額高達二千萬的大規模造艦計劃；再加上，積極推動產業振興與災害救助政策，例如增加治水經費，舉辦國內博覽會，補充歉收準備金，以及提供水災土木費補助等。伊藤內閣的財政政策反映出性格樂天且積極的伊藤首相及井上馨內相的意向。

伊藤對於自己也有些過度自信。面對星亨影響力增強的自由黨，伊藤大概期待有著陸奧外相對自由黨的影響力，再加上可以補陸奧不足の後藤農商相的影響力，若是再結合藩閥派的國民協會時，應該可以讓眾議院也支持伊藤內閣。

因此，對民黨而言，伊藤內閣向議會所提出的預算是非常強勢的。而對自由黨的讓步也僅是對部分地區有減稅效果的地價修正案而已。軍艦建造費方面，新增二艘軍艦的經費，地租減收的部分則透過增加酒稅、煙草稅及所得稅等來補足。新戰艦於數年後完成，即日俄戰爭中的主力艦「富士」等，那也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的戰艦。

面對幾乎沒有任何「交換條件」的強勢預算，自由黨也逐漸傾向於反政府的立場。衆議院的預算委員會刪除了戰艦建造費等，將政府所提出的八三七五萬圓預算，刪除九百萬圓，約占全部預算的百分之十一。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二日，衆議院全體議員出席的會議上也通過預算委員會審定的預算。

### 療養中的伊藤親自出馬

在這段期間，療養中的伊藤眼見衆議院將通過預算委員會的審定案，一八九三年（明治廿六）一月八日，他寫信給山縣、黑田及代理首相的井上馨，提到一個值得注意的建議。伊藤一方面贊成政府對預算案採取不妥協的態度，另一方面也提議，就取締上而言，停止發行報紙的期限只需二週即可。亦即伊藤提議，廢除禁止發行的規定，藉由放寬新聞紙條例作爲與民黨的交換條件。

新聞紙條例是取締報紙批評政府及皇室等的法令，爲取締自由民權運動而於一八七五年制定（第六章）。之後條例本身也曾做過修改，其中規定行政權（內務大臣）與司法權（司法大臣）得以禁止或停止報紙的發行，民黨方面從第一議會開始即要求廢止或放寬該條例。

即使在這次的第四議會過後約一年左右，自由黨最高幹部的要求也就是廢除禁止發行，以及將停止發行的期限設爲一週而已。新聞紙條例歷經日清戰爭，一八九七年首度放寬，廢除行政權得以禁止或停止報紙的發行。相較之下，伊藤提議廢除禁止發行及停止發行僅二週一事，就藩閥方面的提案而言，反倒更爲激進。

同樣在一月八日的信中，伊藤提及民黨的態度有許多問題，但卻也感到藩閥勢力僅將注意力放在與民黨的對抗上，卻把國民給忘掉，因而主張政府應當對民黨做出讓步。

由這些可知，伊藤試圖與民黨妥協的熱情。同時也能再度確認伊藤是個現實主義者，爲了實現立憲國家的完成這個偉大的理想，他可以提出嶄新的妥協案。

儘管伊藤做出建議，但對於放寬新聞紙條例，政府內部甚至不見討論的跡象。此外，雖說代理首相井上馨爲內相，但要井上說服保守派的山縣及黑田，壓下內務官僚的反對來放寬新聞紙條例，不管就其力量或可能性，伊藤似乎也沒有太多的期待。

在政府對於民黨並未有類似放寬新聞紙條例的具體交換條件下，當一月十六日，代理首相井上馨不同意衆議院的預算修正案時，民黨的態度漸趨強硬。井上在十八日給伊藤的信中提到，因爲伊藤受傷，政府與衆議院的對立更形激烈，本身才能不足，無法勝任代理首相之職，想必您應該有所不滿。在第二議會以後的議會運作方面，民黨致力於對抗藩閥，不只是松方，連作法強勢的井上馨也面臨困境。正如前述，其原因就在於井上馨有著性情急躁的缺點。

在收到井上來信的同一天，伊藤回信鼓勵井上，寫道：反對政府的黨派其目的在於打倒政府，因此無論政府如何讓步，也不可能獲得妥協（「和衷協同」），因此政府只能照著自己的信念，經營這個國家。伊藤認爲，因爲自己受傷，井上代理首相，卻陷於奮鬥與苦戰之中，無論做得好不好，都應該鼓勵、支持自己的好友。也

因爲伊藤有這樣的人情義理，因此即便井上馨等許多人有時遭到伊藤以嚴厲的言詞直接批評，但卻還是願意跟隨伊藤。

### 以「和協」詔書守護憲法

到了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六）一月二十三日，衆議院一百四十二名議員聯名，由河野廣中（自由黨）、犬養毅（改進黨）等三派三人作爲提案人，企圖表決上奏案。其中批判政府，認爲政府對衆議院的預算修正案不予同意，因此立法與行政無法達到「和衷協同」的地步。

一月十八日伊藤給井上的信中及二十三日衆議院的上奏案中都使用了「和衷協同」（同心合力）一詞，這就有些耐人尋味。有關這個時期的目標及妥協點方面，雖說伊藤與民黨有相當的出入，但若兩者各退一步，妥協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對於民黨議員向衆議院提出上奏案一事，代理首相井上馨的內閣則命令衆議院停會十五天，直到二月六日爲止。其間，內閣一方面確認堅持預算案，另一方面爲了與民黨對抗，則離間陸奧外相下面的紀州組衆議院議員（五名）等。但衆議院的情況並未改變，二月七日，衆議院再度召開會議，以一八一對一〇三的巨大差距通過上奏案；八日，衆議院議長星亨進宮謁見天皇並提出上奏案。星認爲最理想的狀況爲民黨，特別是自由黨與藩閥政府取得妥協，但只要藩閥方面沒有明確的讓步，則無計可施。

在這樣的狀況下，二月六日，伊藤回到首相崗位上。早在二月二十二日，井上毅便期待伊藤能早日回到崗

位，他寫到：

(1) 今日乃「治亂之機」，可以是「惡機」，也可以是「良機」。

(2) 若想以非常之舉來力挽狂瀾時，最重要的是伊藤回京、進謁天皇，向「大眾」顯示自己的「健康」，而後親自「處理大事」。

(3) 自己（井上毅）雖然「愚拙」，但希望此時能效「犬馬之勞」。

(4) 若政府坐視不管而錯失時機，或敷衍了事時，則立即辭官，返回故里務農。<sup>12</sup>

早在約一年前，當品川內相的選舉干預問題如火如荼之時，井上毅即曾寫信給伊藤，建議能夠發佈敕諭。敕諭的內容為：天皇考量國防不可一日懈怠，因此縮減宮中費用，今後十年間將帝室費的十分之一提撥國庫，以充作國防計畫的財源。藉由敕諭，團結人心，使眾人得知國家急務，也就不會再支持地租減輕論等了，等等。<sup>13</sup>這就是井上毅對於整體情勢的看法。在藩閥與民黨彼此皆已無退路並且對立也已經陷入危機的狀況下，井上毅的建議雖然未獲實行，但作為因應對策之一，應該是留存在伊藤的腦海中的。

另一方面，一八九三年一月下旬時，代理首相井上馨的內閣認為只有三個選項，（一）接受審定案；（二）內閣急流通退；（三）解散眾議院。<sup>14</sup>（一）、（二）面對民黨的攻勢，內閣完全屈服；（三）是採取強硬論，要有停止憲法的心理準備，二者只能擇一，別無他法。

回歸政務的伊藤，首先在二月七日與山縣法相就民黨的因應策略進行商議。山縣甚至說出想將政權讓給民黨之類的话。伊藤在二月八日寫給山縣的信中提到，無論將政權讓給民黨或解散眾議院，兩者都不切實際。儘管山縣並無意將政權讓給民黨，但卻說方法只有將政權讓給民黨或解散眾議院，言下之意應該是要促使伊藤解散眾議院。而伊藤則對此表示否定的立場。



九日，伊藤希望天皇能下詔給衆議院，至於是要衆議院與政府「和協」議事，或是逕自解散衆議院，則全憑聖裁。<sup>5</sup>伊藤與明治天皇是對明治憲法最感驕傲的日本人，因為憲法是他們完成的。此外，對於一年前伊藤的言行，天皇應該還是記憶鮮明。從這些看來，伊藤一方面深知天皇並不傾向於可能造成憲法停止風險的解散，但爲了不讓山縣等心存不滿，便以這樣的形式，仰賴天皇的判斷。

二月十日，天皇下詔，以六年爲期，自內廷費中撥出三十萬元（內廷費的百分之十），加上官員俸祿的一成，用以補助造艦費用，要求議會與內閣應探尋「和協」之路。正如前述，這個想法源自於一年前井上毅的構思。此外，二月九日井上毅也向伊藤報告，已立即將先前的意思轉達給土方宮內大臣。<sup>6</sup>可以說，在上述「和協」詔書的下達上，井上毅與伊藤兩人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之後，二月十三日，貴、衆兩院通過了遵從詔書的奉答文；二十六日，在妥協下，預算案成立，相較於原案，歲入增加四十三萬餘圓，歲出減少二六二萬圓。在這個妥協下，伊藤內閣承諾在第五議會前，將進行人事的調整以節省經費，特別是在海軍方面，要儘速進行大改革。

第四議會會期延長，二月二十八日順利休會。當天，井上毅寫信給伊藤說到，今天「得以告一段落」，最重要的是伊藤面面俱到的結果。<sup>7</sup>「和協的詔書」正是伊藤採用井上毅的建言，而與明治天皇聯手實現的。因爲如此，伊藤得以迴避自前年以來可能發生的憲法停止危機。

## 告別井上毅

一八九三（明治二六）年三月七日，就在第四議會休會後約一週左右，井上毅被任命爲文相。此時井上四十九歲。正如前述，爲了完成立憲政治及振興產業，伊藤非常重視培育嫻熟法律的官僚與具有工商業專門知識的實業家。因爲如此，以帝國大學及專門學校爲頂點的高等專門教育便非常重要，思想性的國家主義、復古教育等則不受歡迎。而文相因爲是研擬教育制度、灌輸新式教育思想的要角，因而備受重視。

第一次伊藤內閣的文相選擇有名的啓蒙思想家森有禮。森爲薩摩出身，歷任駐英公使等外務省要職，也是個具備廣闊視野的少壯外交官。包含先前「和協的詔書」等在內，伊藤對於井上毅的盡心協助，深表讚許，因而將文部省託付給井上。此外，伊藤大概也期待，當再度發生危機時，井上能超越文相的立場，助其一臂之力吧！

但井上在見到一八九一年十二月第二議會的情形後，在寫給山縣有朋的信中說到，（身爲法制局長官）到去年爲止，「內閣中」的「民權家」井上毅，若今日突然變成「王權家」時，請您笑著說「世人百百種」。可知井上毅已經對民黨失望了。<sup>18</sup>而從就任文相開始，井上毅對於民黨的絕望也逐漸加深。

例如，一八九三年三月一三日，井上毅寫信給伊藤，內容大致如下：（一）「去年以來的歷史只是沒有任何意義的政黨競爭；（二）政府所倡導的實業教育、培養海軍實力等，爲何進展如此緩慢，見不到有效的推動；（三）在這種狀況下，根本難以獲得已經失去的人心，挽回傾倒的大勢。」<sup>19</sup>

換言之，即使勉爲其難地度過第四議會憲法停止的危機，但井上毅已經對民黨絕望。而對於井上毅這樣的變化，伊藤不可能沒有感受到。

另一方面，三月十一日，開始時就沒有入閣意願的山縣，辭去了司法大臣。山縣也批評第四議會的民黨及

伊藤的因應對策。在思想上，晚年的井上毅趨近於山縣。

同年，井上毅以當時師範學校所教授的教科書「憲法之大意」不合適為由，在與穗積八束（東京帝大法科教授）討論後，進行新教科書的編寫，並於八月二十五日將此事通知伊藤。井上毅說到，他相信若是穗積所寫的論點，在「大原則」上不會有錯誤，因此若將來廣泛使用於中學校等時，將對國家有益。<sup>20</sup>

伊藤曾前往歐洲視察，因而學習到歐洲當時最先進的憲法學說——君主機關說。井上毅也了解這點，並協助制定明治憲法（第九章、第一章）。穗積八束雖在伊藤之後留學歐洲，但所學習的卻是比君主機關說更古老的學說——君主主權說，他在回國之後也對此信奉不渝。

對於井上毅的變化，伊藤應該有些灰心。此外，鑒於與木戶孝允間的經驗，考慮到井上毅的結核病病情正在惡化，雖然是個難得的人才但因為生病而變得精神不太穩定，這大概也讓伊藤興起了同情心。因此，在重要事件上，伊藤不再與井上毅商議，也不再重視他的建議，就這樣，伊藤與井上的關係漸行漸遠。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日本軍艦「千島號」與英國船隻相撞沉沒，日本提起訴訟要求賠償，但翌年一八九三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的英國高等法院遭到敗訴。因此，日本向其上級法院，即英國樞密院提起上訴。

「千島號」事件雖是日本海軍的問題，但因為涉及國際法，文相的井上毅希望能參與。因此，同年十一月八日，井上向伊藤說明意見，翌日也提出書面建言。井上不贊同以天皇為原告，而在英國樞密院中，於英女王名下接受審理。<sup>21</sup>井上毅的態度與他信奉君主主權說有關。

但伊藤則對此反應冷淡，十一月十日，伊藤向井上說，有關於於裁判的「高見」，請和海軍負責人海相西鄉從道「討論」，若透過我傳話，意思無法完整傳達，若有需要，也可向海相要求要跟Montague Edward Smith會談。<sup>22</sup>可知伊藤甚至拒絕將井上毅的意見轉達給西鄉。

當天，井上毅回信給伊藤，(一) 先前「不厭其煩地」提到「許多事情」，反倒給您增添許多麻煩，深感抱歉；(二)「逾越本分，古人戒之」，因此對於「千島號」相關事件的處理，今後會小心介入，甚至想加以拒絕，因此，請勿再與海相談及。<sup>23</sup>

有關「千島號」事件，在井上毅提出建言前，伊藤已經對陸奧外相做過指示。其內容為，與海相合作，一方面與金子堅太郎（貴族院議員，法律通）商議，另一方面檢討上訴到英國樞密院之事。<sup>24</sup> 可以說，井上毅已不再是法律相關為中心的伊藤的最高智囊，他已經被排除在協助伊藤做決策的團體外了。

儘管過去以來井上毅積累了相當的功績，但僅僅不到十個月的時間，伊藤對井上毅的態度卻急劇轉變。與自己理念不合的人即予以摒棄。這是山縣所沒有的伊藤的嚴厲之處，也是創造出近代國家的信念與熱情。

如此一來，儘管井上毅是第二次伊藤內閣的文相，但在一八九三年秋天，雖然婉委卻實質上宣告分手。之後，井上毅的病情更為惡化，翌年八月二十九日辭去文相一職，半年後一八九五年三月去世。

另一方面，同年九月十九日，英國樞密院對於「千島號」事件做出判決，承認日本方面的主張，事情告一段落。

### 伊藤與陸奧搭檔開始進行修約交涉

正如前述，伊藤從成立第二次內閣前開始，即對修約有強烈的企圖，因此以陸奧宗光為外相，期待修約得以實現。但在第四議會召開前夕，伊藤身負重傷，加上民黨方面的強烈攻勢，因而並非籌備修約的時機。

另一方面，日朝間過去以來即有防穀令事件的爭議。所謂防穀令事件即是朝鮮方面以歉收爲由，發佈防穀令，禁止向日本輸出穀物，日本方面則要求撤銷該令並賠償日本商人的損失。

第四議會後，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六）五月，對於這起約三年半前發生的事件，伊藤內閣得到清朝方面的協助，獲得十一萬圓賠償金（約現在三千億圓），解決方法對日方有利。伊藤內閣基於一八八五年的天津條約，繼續維持日清協調路線。<sup>25</sup>

之後，七月五日，陸奧外相在內閣會議中提出修約方針，十九日得到天皇的裁可。主要內容如下。

- (1) 廢除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及簽訂「相互對等原則」之通商航海條約。
- (2) 新的進口稅目、實施期限及外國人居留地等相關事項，另以議定書規定。
- (3) 條約簽訂後，經一定年限的準備而後實施。
- (4) 先與英、德、美進行交涉，而後俄、法等。<sup>26</sup>

上述方針雖然得以實現廢除治外法權，但要完全恢復關稅自主權則相當困難，因此，爲了緩和國內對外硬派的批評，條約本文根據對等原則擬定，而對列強妥協的部分則另外以議定書規定。至於關稅方面，相較於之前青木、榎本兩外相的改正案，從保護國內產業的原則出發，依個別品項訂定，企圖朝自己有利方向設定。再者，更重要的是對於青木案，英國曾經提議讓新條約能具永久性，相形之下，這次則明確規定在一定期限後，能夠締結完全對等的條約\*。這點繼承了之前的伊藤及井上馨的修約構想。而這個提案能夠在內閣會議中提出，其本身應該也已經獲得伊藤及井上馨的認可了。

\*有關陸奧案方面，有研究認爲，在考慮廢棄條約這點上，大隈或伊藤、陸奧等態度皆相同，例

如，「一八八九年八月二日的內閣會議中，與過去大隈外相所言相同，是否決定廢棄條約應個別審視，端着對方的態度。與伊藤的決心相比，（陸奧）雖然發言較為慎重，但畢竟隱含著不捨棄廢棄條約這一選項。」（大石一男《條約改正交涉史》頁二六九—二七一）。但這樣的見解過度解釋了「廢棄條約」這一用詞。大隈試圖以廢棄條約作為要脅與列強交涉，最後遭到伊藤及井上馨放棄一事，已在前面說明過（第二章）。

即便在一八九三年七月八日的內閣會議中，陸奧也有以下的說明：雖然有不少人主張廢棄條約，但目前卻無法由日本來發起。何以如此，依迄今為止的發展，反對論並非起於外國，而是源自於日本國內。（中略）今後會演變成外國拒絕日本提案的結果，若內閣會議決定廢棄條約時，雖然可以宣佈廢棄現行條約，但現今應無提起廢棄說的理由。而聽到這一說法的伊藤，則有以下的發言。「現今主張廢棄無疑是欠缺考慮的。若無一方首先開砲，就不會開啟戰端。在我致力於協商，而協商還是破裂時，屆時才應該提起廢棄論。」（中田敬義記《條約改正事件日記》第一冊「陸奧宗光文書」）。上述的發言不過是「毅然決然的態度，表示徹底交涉的意圖而已；換言之，將以條約廢棄論作為修約手段的說法斥為「欠缺考慮」的發言，而應該是在致力於修約交涉後，也無法與對方取得妥協時，才提起廢棄條約。

此外，外相陸奧以駐德公使青木周藏在外相時代有與英國交涉的經驗，因此在七月二十五日的信中要求青木探尋英國的態度。這封信是陸奧在與伊藤首相、井上馨內相商議後所寫，也給樞密院議長山縣有朋看過並獲得同意。<sup>27</sup>就這樣，有關推動修約一事，也是由伊藤、井上馨、山縣及陸奧等，伊藤體制的中心人物負責主導大方向。

之後，對於與日本修約一事，德、美並未積極回應。因此，從一八九三年九月開始，與英國進入預備交涉，十一月下旬，日本政府決定只與英國進行正式交涉。<sup>28</sup>

### 修約的危機

但在日本國內卻開始出現了危害到伊藤與陸奧修約的情事。這就是同年十月一日，對外硬派的跨黨派組織大日本協會的成立。而且，最積極參加大日本協會的是國民協會的眾議院議員，這些議員一直以來都支持藩閥政府，被稱爲「吏黨」。而這與先前因爲選舉干涉問題，使得品川彌二郎（前內相）與伊藤首相關係惡化有關，因爲品川爲國民協會的指導者之一。

加上，十月前後開始，國民協會高唱「條約勵行論」，要求政府在日本國內要嚴格執行條約，並且逐漸與改進黨形成合作關係。例如，條約規定外國人只能住在外國人居留地，但也有外國人嫌居留地太窄小，而住在居留地外。「條約勵行論」即是要藉由嚴格執行條約，對於外國人造成不便，以將其作爲修約的契機。<sup>29</sup>

但對外硬派的這個運動卻招致列強的抗議，恐怕將導致修約交涉停滯。再加上，這一來也從根本威脅到伊藤的對議會戰略；伊藤的想法爲，透過星亨與陸奧外相的管道建立起與自由黨的合作關係，再利用「吏黨」國民協會，以獲得眾議院的多數。

第五議會一開始，十一月二十九日伊藤內閣提出預算案，歲入九〇六七萬五千圓（較去年增加二六二萬九千圓），歲出八五四七萬二千圓（較去年增加三六二萬四千圓）。其中，政府會進行人員組織的調整，俸給等減少了一

百七十萬圓，但與自由黨及改進黨的要求還是有所落差。

同樣在十一月下旬，發生了英國人遭日本人施暴，但在附近的警察卻佯裝沒有看到的事件。這一事件，特別讓在日外國人女性感到恐懼。而英、德、法等國公使也特意詢問外務省的因應做法。對此，伊藤嚴肅看待，十一月二十九日，伊藤向天皇報告這一事件，並上奏，認為不得不依保安條例處分。<sup>30</sup>

至於在議會的戰爭，首開戰端的並非是預算，而是對眾議院議長星亨的攻擊，星亨乃是伊藤內閣與自由黨合作的軸心人物。攻擊的材料則是，在相馬家的內部紛爭中，星以律師身分，手段恐有不正当之處；此外，在通過法案的相關問題上，也有收取股票交易所賄賂之嫌。結果，十二月三日，星不得不退出自由黨，十三日，更被眾議院除去議員之名。

其間，國民協會及改進黨等在十二月八日向眾議院提出現行條約勵行建議案。陸奧外相認為，建議案將會成為修約交涉的一大阻礙。因此，在內閣會議中陸奧徵詢，在建議案列入議事行程當天，命令眾議院休會，待休會期限結束，內閣宣告撤回建議案，若眾議院不答應時則奏請解散。<sup>31</sup>

此時若是解散眾議院的話，考慮到星已經失勢的自由黨的狀況，眾議院一再解散，則很有可能造成憲法停止的情形。陸奧要求伊藤應在完成立憲國家與修約的二大目標中做一選擇。伊藤雖然與陸奧商談數次，但似乎無法作出決定。或許受到伊藤這一情緒的影響，內閣會議無法決定是否採取強硬政策，因為這可能會造成議會的休會或解散。因為如此，十二月十一日，陸奧向伊藤提出辭呈。

伊藤與陸奧間的往返信件通常省略客套部分，直接切入正題，極為簡短。即便這是因為考慮到陸奧體弱多病，寫長信有其困難之處，但也可看出二人深厚的信賴感與良好的溝通。伊藤已實質上失去了井上毅，此時不能再失去陸奧。



當天，伊藤寫信給陸奧，要求陸奧撤回辭呈，因為「淺慮性急」以致無法決定當前大事一事，迄今為止已經商議過數次了。<sup>32</sup>

數日後，伊藤向天皇上奏議會的狀況與陸奧的提案。天皇也憂心議會的情形。十二月十九日，在國民協會及改進黨等擁有眾議院多數席次的對外硬派六派的支持下，將條約勵行建議案列入議事日程時，天皇即依伊藤的奏請，命令休會十天。

但對外硬派六派卻不願撤回建議案，因此，天皇順應伊藤內閣的方針，在休會期限結束的十二月二十九日，下令再休會十四天，並於三十日解散眾議院。如此一來，伊藤內閣不僅面臨修約危機，還面臨憲法停止的危機。

### 伊藤的國際觀與「條約廢棄論」

即使解散眾議院，伊藤內閣也必須提出足以抗衡條約勵行建議案的說法。因此，伊藤在伊東巳代治（內閣書記官長）所經營的《東京日日新聞》中，對「條約勵行論」加以駁斥。《東京日日新聞》在一八九四年（明治二七）一月七日及十一日曾提及，「與其勵行這個不完正的條約，倒不如加以修改或斷然廢棄還來得有魄力且有利」等，以強烈的論調主張要有廢棄條約的心理準備來面對修約。

對於這些報導，一月十三日，陸奧寫信給伊藤，請他依伊東所要求的費用支付。<sup>33</sup>可知報導本身是在伊藤與陸奧兩人取得共識下所刊登的。但報導畢竟是針對國內，因此並非意味伊藤、陸奧等將採取「條約廢棄戰

術」。

當然，這個時候日本的軍事力量，特別在海軍軍力方面的強化，與四年多前大隈修約時，已不可相提並論。大隈修約時的日本海軍主力艦不過只有三六五〇噸巡洋艦「浪速」、「高千穗」兩艘而已，但現在最新式的巡洋艦「嚴島」（四二二〇噸，一八九二年九月竣工）、松島（同前，一八九二年四月竣工）及「吉野」（三五〇〇噸，一八九三年九月竣工）已經加入戰鬥行列，不久還有「橋立」（四二二〇噸，一八九四年六月竣工）及「秋津洲」（三二五〇噸，一八九四年三月竣工）也將加入。

日本的條約交涉國英國也充份意識到日本軍事力量的強化。依據英國外務次官補Bacon 一八九四年一月十二日的備忘錄，若日本實際上廢棄條約時，從區域性觀點來看，並無法強迫要求現行條約的權益；這時的日本幾乎擁有著可與中國匹敵的海軍；海岸防衛措施大致已經完成，陸軍也由七萬名裝備良好、訓練精良的軍隊所組成。<sup>34</sup>

伊藤、陸奧及也負責與英國進行修約交涉的駐德公使青木周藏，應該都不知道上述英國的情報。但即使伊藤在偶然的情形下獲得這些情報，他應該也不會真正推動「條約廢棄論」。面對「廢棄條約」的日本，即使英國無法單獨應付，但若德、法、俄等予以協助時，日本也不得不屈服。事實上，一年半後，日本在日清戰爭中獲勝，從中國取得遼東半島，對此，俄、德、法等三國聯合進行干涉，要求將遼東半島歸還中國，日本也接受了。

但伊藤、陸奧以日本國內為對象，在《東京日日新聞》刊登「條約廢棄論」一事，卻產生了他們意料外的影響。那就是英國將其解釋為日本暗喻「條約廢棄論」以「威嚇」英國。一八九四年四月二日第一次正式日英交涉時，英國提起此事，詰問青木公使。而這是受到英國駐日代理公使布松二月十四日的報告所影響的。報告

中寫道：外相陸奧曾說與英國的談判若喪失希望時，是否要轉向他國，或是爲了確認日本所堅信的固有權利，將採取其他手段；換言之，陸奧暗示了「條約廢棄論」。<sup>35</sup>

對於英國所指稱的「條約廢棄論」，伊藤大爲震驚，似乎問了陸奧。陸奧雖然臥病在床，但四月六日回信給伊藤。信中陸奧說到，「敝人曾對布松言及廢止條約等等，應該完全是個誤會。」因此，關於此事，近日將派遣林董（外務次官）請其調查布松公使的記錄。<sup>36</sup>

若在對英交涉上，伊藤與陸奧間有著使用「條約廢棄論」這一戰略的共識時，理應不會出現這樣的書信\*。正如前述，無論日本接受與否，伊藤的國際觀的出發點其前提爲，以列強爲中心所形成的國際秩序。因此，一旦日本破壞這個規則，即使短期內達成某事，也無法長期維持，因此對日本而言，這些行動最後所獲得的是苦果。這就是現實主義。而若是從這一思考邏輯來看，是不可能出現「條約廢棄戰術」。

\*大石氏指出，伊藤與陸奧使用「條約廢棄戰術」來與英國進行交涉（大石一男《條約改正交涉史》頁二九一—二九九），但正如本書對於大隈修約交涉以來的伊藤態度的說明，一直以來伊藤即否定廢棄條約一說。此外，也無史料顯示，在這個時期伊藤與陸奧等政府核心已經對使用「條約廢棄戰術」一事取得共識。

結果，四月十六日，陸奧以Burnsong誤解發言，要求青木公使加以辨明。此外，翌日日本政府也遞交「照會」給駐日英國公使佛雷澤（Hugh Fraser），說明日本政府將以現行條約中所「明定」的方法來進行修約，這一事件遂告塵埃落定。在這樣的問題上與世界最強國英國相爭，即使修約停滯不前，日本也得不到任何好處。

## 「日本的命運就在我等的雙肩上」

就這樣，一八九四年（明治二七）七月十六日，在英國外務省，日本在當初所設立的目標範圍內，得以與英國締結新條約。其內容已如前述，第一，廢除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第二，包含附屬議定書的規定在內，關稅從百分之五開始，個別品項則從百分之五到十五間（其他，銻板、鐵板等爲例外，更低）進行協商。這些修改使得日本獲得作爲獨立國家的驕傲，同時相當程度保護了國內的產業。

第三，儘管仍然限制外國人不得擁有不動產等，但並不限制外國人住居及旅行等，即所謂承認內地雜居。這是以對等國家身分，列強間彼此賦予的權益，此外，也是做爲實現第一、第二的交換條件。

第四，新條約的實施期限設定爲十二年。三年多前，青木外相與英國交涉時，英國希望新條約儘可能永久持續；陸奧外相等當初所期望的七年短期也未能實現，但與青木時代相比，日本的軍事力量增強，因此才得以設定爲十二年的期限，而非永久持續性的條約。

其他方面也做出幾項讓步，例如，與條約期限相同，十二年間單方面允許英國在日本沿岸進行貿易，以及新條約實施前，發給英國人一年期限的內地旅行證明等。

對伊藤與陸奧而言，考量到當時日本的國力，這一條約可說令人十分滿意。新約簽署二天前的晚上，伊藤寫信給陸奧說到，從現在開始十六小時之間，若無任何「意外」時，將締結新約，這有如行百里之路，只剩一里之感，「我等雙肩」正肩負著「日本的命運」。<sup>37</sup>

此時，朝鮮半島已經發生農民反亂的甲午農民戰爭，日本已在六月出兵。伊藤怎麼樣也不想讓修約這條大魚溜掉。

依原訂計畫，新約於七月十六日簽署。其主旨則由青木公使在十七日以電報傳回日本，在上奏天皇時，天

皇大悅。接著，青木得到英國外相的同意，將條約抄本交與德國駐英大使與美國駐英大使。之後，美國大使祝福日本能夠獲得非常滿意的結果。二〇日，日本政府也從青木的電報中得知此事。<sup>38</sup>

美國駐英大使則對日英新約樂觀其成，而不只是美國，與其他列強的修約前景也變得樂觀。對此，伊藤向陸奧表示，青木的電報令人「大為安心」，「逐步邁向成功」，真乃國之大幸也，透露出高興之意。<sup>39</sup>

殘留的課題則是，讓主張徹底修約的日本國內對外硬派接受這一新約，以及與美、法、德等國，進行與英國一樣的修約。

### 憲法中止的危機

正如前述，一八九三年（明治二六）十二月，條約勵行建議案列入眾議院議事日程時，伊藤首相奏請解散眾議院，眾議院因而解散。這是爲了優先與英國進行修約交涉，而承受憲法停止的風險。此外，因爲伊藤也不能失去陸奧外相，考慮到若稍作拖延也許會出現解決方法，因此才會毅然決然選擇解散眾議院。

一八九四年三月一日第三次總選舉的結果，自由黨席次大增，約占有眾議院百分之四十的席次。而以條約勵行論攻擊伊藤內閣的硬六派中，因爲國民協會少了近半數的席次等，即便與改進黨合計，也不過只佔眾議院中約百分之三十的席次。

面對五月十二日召集的第六特別議會，陸奧及內閣書記官長伊東已代治或運用人脈，或試著對議員們以建設鐵路誘惑，以及進行收買工作等，企圖培養親政府派議員，但差一點就成功，最後還是失敗了。爲此，五月

三十一日，硬六派所推動的反伊藤內閣的上奏案，以一五三票贊成對自由黨等一三九票反對，通過決議。

六月一日，衆議院議長將上奏案上呈天皇，二日，天皇透過宮相下達上奏案不予採用的口諭。當天，衆議院再度解散。

反政府上奏案通過後的因應方面，完全在伊藤的預料當中。見到這一情形，六月一日，山口縣知事原保太郎（京都府出身）向井上馨內相提議，若無法處理衆議院問題時，「請陛下以敕諭發佈命令，至明治五〇年爲止，停止憲法」，這段期間中，「維新政府」取得政績，明治五〇年時再度實施憲法。<sup>40</sup>原保太郎有留美經驗，也不是與山縣及品川關係親近的藩閥官僚。而連原保太郎都有這樣的想法，可知藩閥官僚間對於第六議會的絕望感，其漫延之廣。這是嚴重的憲法危機。

但即使到了這一地步，伊藤與陸奧等並沒有像原保太郎這樣的強烈危機感。是否要與清朝開戰另當別論，這大概是因爲伊藤等人想利用朝鮮問題來度過憲法危機吧。正好，在朝鮮問題上，以福澤諭吉爲首，各界認爲日本應該干預的聲音逐漸高漲。

在這之前的三月二十八日，朝鮮親日派指導人金玉均在上海遭到暗殺，日本與朝鮮，或是被視爲朝鮮後盾的中國之間，在有關屍體送還之事上，產生了對立。四月二十六日，東學教徒及農民集結於白山，甲午農民戰爭（東學黨之亂）揭開序幕。<sup>41</sup>

## 仰賴美國或英國

一八九四年（明治二七）六月二日，伊藤內閣決定派出混成旅團（數千兵力）到朝鮮，五日出發。此時，陸奧雖然考慮與清朝開戰，但伊藤卻打算與清朝協調，維持自天津條約以來近十年的一貫政策。<sup>42</sup>

對於日本出兵朝鮮一事，六月十日，清朝告知日本，朝鮮乃中國屬邦；日本則由陸奧外相回覆，指朝鮮爲獨立國家，因此不承認清朝的通知。十一日，伊藤與樞密院議長山縣見面，對於現在的情況與未來的進展，交換意見。兩人均認爲，此後日清關係可能將變得棘手。<sup>43</sup>

六月十五日，伊藤內閣決定方針，即使清朝不同意，日本也將獨自改革朝鮮；今後，清朝若對日本干預朝鮮一事作壁上觀時，即不會有日清戰爭，反之，即是戰爭。伊藤內閣的這一決定也意味著，若有必要，開戰也是不得已的事。

但這不只是清朝要如何採取行動的問題而已，即便對於列強的動向，伊藤也沒有十分的把握。六月下旬，陸奧問及「有事」（對清開戰）時，哪個國家可以協助。六月二十七日夜，伊藤回稱，對於陸奧未雨「綢繆」的周詳考慮，深感佩服，並指出美國爲第一優先。伊藤認爲應該避開英國與俄國。因爲這兩個國家所抱持的是「兩個極端」的「不同意見」。伊藤繼續說到，如果陸奧認爲美國不適合時，德國爲第二優先，其他的就不必考慮了。<sup>44</sup>

從封信可以知道，即使出兵朝鮮已經將近一個月，但伊藤仍然無法確信是否與清朝開戰。此外，日本正與英國進行修約交涉，幾乎已經到了即將簽署的階段，由此可知，伊藤將修約與東亞的國際政治分開考量。

當時，運輸與通信方法尚不發達，列強駐北京公使們的判斷相當程度左右了東亞的國際政治。翌日，伊藤告知陸奧，有必要對美國駐北京公使進行了解。<sup>45</sup>

結果，六月三〇日，在看過從北京日本公使館發來的電報抄本，並經過「思索」後，伊藤做出結論，日本「採取依賴」英國的「傾向」也並非不智之舉。<sup>46</sup>

七月一日，伊藤向陸奧提議，要求英國讓停泊在橫濱的英國艦隊取消回航函館的預定行程，儘可能促其航向朝鮮近海或就此停在橫濱。而薩摩出身但得到伊藤青睞的參謀次長川上操六（陸軍中將）也數次向伊藤提出同樣的事情。此外，翌日，伊藤也提醒陸奧，勿讓俄國公使有批評日本的藉口。<sup>47</sup>

七月初，日清開戰之時，對於仰賴英國、警戒俄國一事，伊藤、陸奧與軍方之間達成了共識。如此一來，日本所推動的修約與東亞的國際政治方針，在依賴英國一事上獲得一致。

在自己的內閣期間，伊藤與陸奧面對憲法停止的危機，以日本國力增強為背景，認為對清戰爭應可獲勝，並認為只要能獲得英國的支持，與列強的關係應該不至於惡化，遂走上了戰爭之路。

### 伊藤的愧疚

雖然伊藤自認為做出增加日清戰爭可能性的選擇是無奈之舉，但似乎也自覺在國際間並無法充分主張其正當性。因此即使到了七月中旬，對於日本強行推動日清開戰一事，伊藤仍感到愧疚與猶豫。

例如，七月時，針對日本的行動，清朝向駐清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遞交「照會」，對此，陸奧對小村的回覆彷彿是要誘使與清朝開戰。小村回答，目前日清兩國並非交戰國，因此，無法遵從發出如此命令的陸奧外相。



七月十六日，伊藤提起此事，也說道若是陸奧身邊有良策時，並不會堅持自己的想法，委婉地促使陸奧再次思考。<sup>48</sup>

七月十九日，日本政府得到清朝增兵朝鮮的情報，遂對聯合艦隊與混成旅團下達命令，若清朝增兵時，即予以攻擊。這是面對日清開戰邁出一大步的判斷。

原本陸奧及在漢城現場指揮的駐朝鮮公使大島圭介期待能包圍朝鮮王宮，但內閣會議並不同意。這是因為伊藤與明治天皇仍然企圖與清交涉，避免開戰。其他的閣僚也支持伊藤的方針。

但漢城當地的大島公使與混成旅團長大島義昌少將（長州）卻自作主張調動軍隊，七月二十三日早晨占領漢城王宮，控制朝鮮的行政中樞。<sup>49</sup>接著二十五日，日本海軍在豐島海上擊敗運送增援部隊前往漢城的清朝運兵船及其護衛艦。於是，日清戰爭就此展開。

## 伊藤體制的興盛期——文官首相的日清戰爭

### 進入大本營參與軍事決策

一八九四年（明治二六）六月五日，就在混成旅團出兵朝鮮的隔日，日本政府在參謀本部設立大本營，作為指揮軍隊的最高作戰指導會議。

在這之前，維新後規模最大的西南戰爭中，軍事相關事務由京都御所的行在所主導，大阪則設置征討總督府本營，由大久保利通與伊藤博文等負責軍事的動員、編制以及重要人事等整體戰略。不久後，即使征討總督府本營移至九州，也是由大久保與伊藤等在大阪指揮主要戰略方針及重要人事。

因此，這是大本營首次設置。其根據則是同年五月所公佈的戰時大本營條例，參謀總長為幕僚長。過去，太政官制下的大臣、參議等所組成的內閣會議為戰爭指導中心。西南戰爭時，賢能的大久保與伊藤以文官身份在戰爭指導中扮演著實質、最重要的角色。而這次依照明治憲法中「天皇統帥陸海軍」（第十一條）這一統帥權獨立的規定，組織做了變更。

七月十七日的大本營首次會議乃是以天皇臨席的御前會議形式召開。列席者有參謀總長有栖川宮熾仁親王、大山巖陸相、西鄉從道海相、陸軍當局，及陸軍長老、也是陸軍大將的山縣有朋樞密院議長等武官。

之後，當與清朝開戰的可能性逐漸升高時，天皇在七月二十七日上午的大本營會議中，召來伊藤首相，指示其今後出席大本營會議。這主要是因為天皇考慮，不只是出兵經費，為因應外交交涉，伊藤首相也必須熟悉

軍事作戰計畫。七月二十六日，伊藤接受天皇的命令。<sup>1</sup>因為伊藤是藩閥勢力中最具實力者，又深受天皇的信任，因此天皇允許其以文官身分參與戰爭作戰指導。

就明治憲法的條文而言，天皇這一決定雖屬例外，但正如前述，在一八八〇年代即可見到伊藤、井上馨等文官參與軍備計畫及軍事人事等重要事務。此外，即使明治憲法發佈後的一八九三年三月，關於仁禮景範海相（薩摩）的繼任人選方面，伊藤首相（文官）、山縣法相（大將）、田清隆前首相（文官）、井上馨內相（文官）、大山陸相（陸軍大將）等薩長的文官也參與其中，最後選出西鄉從道（薩摩）為海相。<sup>2</sup>

伊藤列席大本營一事，可說是依循維新以來文官參與軍事的慣例。此外，因為有力文官中僅同意伊藤一人列席，這就像過去在處理大津事件中所見到的，再次肯定了伊藤的特殊地位。而這同時也顯示憲法制定後，文官逐漸難以介入軍事決策。

### 正如預期

日清戰爭中，日軍與清軍的首戰為一八九四（明治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的豐島海戰。這場海戰中日本海軍的勝利捷報在七月二十七日傍晚至二十八日傍晚間傳到大本營。因為情報顯示，被擊沉的運輸船上有兩位英國人，並且掛著英國國旗，因此，伊藤首相立即就此事向西鄉從道海相確認。<sup>3</sup>伊藤首相總是結合外交觀點來考量軍事行動，以較寬廣的視野來進行督導。

接著，日本陸軍二十九日佔領成歡，三十日牙山。八月一日，日本向清朝宣戰。這些戰果每日躍上各報的

新聞版面，《大阪朝日新聞》（現《朝日新聞》）將此戰評為「王者之兵的文明之戰」（八月一日），日本國民沉醉在改革朝鮮以讓其得以脫離清朝而獨立的「大義」中。

早在七月十六日已在倫敦簽訂廢除治外法權的新約，八月二十日，條約本文及附屬議定書送達日本。條約在二十四日經樞密院審查、表決後，獲得批准。隔日二十五日，陸奧外相在外務省與英國公使進行條約的互換批准儀式，二十七日公佈。對外硬派雖然對於新條約略有不滿，但並未發起條約反對運動。這是拜開戰後勝利之賜。

另一方面，在軍事作戰的修正等最重要事項方面，明治天皇也大為倚賴文官的伊藤首相。舉例而言，第三師團的朝鮮出兵問題。八月十三日，大本營已經決定除第五師團派往朝鮮外，再加上第三師團。

此事經過上奏後，天皇認為，以現狀而言第五師團的兵力已經足夠。第三師團還是會出兵到其他有需要的地方，也能節省經費，因此，命令伊藤首相，希望他能告知川上操六中將（參謀次長、薩摩），暫緩第三師團的出兵。<sup>4</sup>依據當時的制度，有栖川宮熾仁乃是位居陸海軍之上的參謀總長，而川上則是陸軍作戰的最高指揮官。

天皇或許對近代國家的首次對外戰爭感到不安吧。這樣說也許太過頭，君主機關說下的天皇行動，只有在政府難以做出決定的困難時期，才調停性地介入政治，而這時候的天皇的行動已經有些超出這一範疇了。正因爲天皇也有這樣的自覺，因此並非以大元帥的身份直接命令川上參謀次長，而是命令伊藤。

因爲伊藤對此遲遲未予回覆，八月二十三日，天皇透過德大寺侍從長要求伊藤回答（同前）。對此伊藤如何因應？目前並不清楚。恐怕伊藤認爲天皇的行動已經超出君主機關說的範疇，儘管向私人關係不錯的川上參謀次長轉達天皇的意思，但也許提到，不需改變作戰方針吧！

在不更改作戰方針下，八月下旬由第三師團部分人員所組成的支隊登陸韓國東北部的元山，第三師團本隊則在九月中旬登陸距離漢城不遠的仁川。而在這之前，大本營將第五師團與第三師團編成第一軍，八月三十日，天皇任命山縣有朋大將為第一軍軍司令官。

之後，日本陸軍在九月十五日至十六日的平壤戰役中、日本海軍在十七日的黃海海戰中，均獲得壓倒性的勝利，日本的勝利已經指日可待。此外，在大規模戰役中日本的大勝更進一步強化了國民對於戰爭的協助與對政府的支持。就實現條約改正與解除憲法危機等而言，正如伊藤首相的預期。<sup>5</sup>

### 因應戰後的新體制摸索

正如前述，一八九四年（明治二七）九月中旬的平壤之役與黃海海戰，日軍大獲全勝，鞏固了戰爭勝利的基礎，天皇也大為放心。伊藤首相也與陸奧外相、渡邊國武藏相等在處理外交、經濟方面的問題之餘，開始有餘裕整建戰後的內外體制。

早在八月二十九日時，井上毅以病情加重為由辭去文相，由山縣的心腹芳川顯正法相兼任。伊藤打算起用年輕人入閣。此外，伊藤也考量，毫無疑問地日本「將來需要逐步邁向文明化」，而在推動這一工作上，他非常重視文相。

因此，伊藤與盟友、副總理級的井上馨內相商議。伊藤認為，儘管駐俄公使西德二郎（薩摩）在教育上是最適合的，但現在正值條約改正交涉期間，加上因日清戰爭之故，與俄國的交涉也頗為重要，因此，無法要求

其回國，遂推薦西園寺公望（公家，樞密顧問官，前駐德國公使）。

西園寺比西德二郎年輕二歲，當時四十四歲。伊藤最早在大政官制下擔任內閣成員的參議是在三十二歲時，之後近代內閣制度成立，伊藤出任第一任首相是在四十四歲時。相形之下，西園寺的入閣並不算太早。伊藤等人及其稍後的同輩長期持續佔有關僚的職位，因此關僚的年齡年年提高。因為如此，伊藤深思熟慮，起用年輕世代，當數年到十年後，即使自己的世代進入退休潮時，也能夠順利地進行世代交替。眼光長遠經常能預見數年到十年後的情形並採取行動是伊藤的強項。

西園寺從二十歲到三十歲中有九年半的時間留學法國，學習法律，回國後為伊藤所拔擢，成為伊藤憲法調查團的成員前往歐洲，之後成為外交官長期駐在歐洲。西德二郎在二十多歲時曾留學俄國數年，畢業於聖彼得堡大學法政科，任職外交官長期派駐歐洲。因為伊藤擅長英文，自己本身也從留學英國（倫敦）以來，有著豐富的西歐經驗，因而偏好擁有類似經歷，並想讓日本社會能夠漸進、有次序地進步的人物。

在這一時期，有關未來的構想方面，伊藤首相也擔心「朝鮮改革」。伊藤與陸奧為了維持憲法、完成立憲國家，也為了壓制對於條約改正的批評，利用了偶發的韓國問題（前章）。日本政府向列強表示，日清戰爭的開戰「理由」為「朝鮮改革」。因而伊藤考慮，若不作出「幾分」「成績」時，攸關「國家之威信」。

當時駐朝鮮公使為大鳥圭介（兼駐清公使）。為了瞭解朝鮮的實際情形，伊藤派遣心腹兼女婿末松謙澄法制局長官前往調查時，認為改革相當困難，處於無法可施的狀況。因此，伊藤首相向井上馨內相訴苦，在挑選大鳥公使的繼任人選時，難以尋獲人材。伊藤的言外之意在於希望井上馨能從內務大臣降級擔任駐朝鮮公使，以首相級的公使身分進行「朝鮮改革」。

伊藤對於朝鮮現狀的觀察是，現在的朝鮮政府不管說什麼，將來能否兌現，問題重重，軍國機務處與大院

君相互傾軋，地方則處於連命令都無法執行的困境等。因而此時正需要具政治實力且能幹的井上馨。

十月十五日井上馨辭掉內相，成爲駐朝鮮公使。三日後，陸奧外相寫信給井上說到，朝鮮問題已經成爲歐州各國「舞臺要角」，「一流演員」在此磨練演技。井上公使也倍受各國公使的矚目。<sup>10</sup>伊藤首相的大膽人事安排，看似成功。井上公使企圖以明治維新以來的近代化過程爲範本，推動朝鮮的內政改革。<sup>11</sup>

正如前述，在軍方面，伊藤得到文官井上馨的協助，與同爲長州出身的山縣有朋聯手，得以統制陸軍。因爲海軍乃是扮演輔助陸軍的角色，因此山縣可說是執掌軍方的中樞。

日清開戰時，山縣大將五十六歲，在被稱爲人生五十年的當時，已步入老年。此外，山縣還患有胃病、支氣管炎、痔瘡等。

但日清戰爭一開始後，山縣希望能夠出征朝鮮，八月八日內定第一軍司令官，三十日正式受命。伊藤寫信給山縣，有感於山縣特意前赴戰場，想起了中國的詩句：「莫嫌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兩人自大隈條約改正以來開始的心結，至此得以打開。當山縣於九月四日率領第一軍司令部從東京移駐廣島時，伊藤送行到神奈川縣的國府津。<sup>12</sup>

## 前往廣島

從九月十三日開始，大本營移至廣島，因爲廣島更接近戰場，爲主力部隊的出發地。同一天，天皇也搭乘火車前往廣島，十五日傍晚抵達廣島大本營。

根據伊藤寫給梅子夫人的信，伊藤也於十三日伴隨天皇，乘坐同一列車前往廣島。但因為在車上吃了不少大山巖陸相與西鄉從道帶來的西式便當，之後又吃了「相當」份量的日式便當，中午過後身體開始不舒服。車到名古屋時，感覺有點發燒，在宿舍中量了體溫，約三十八度六。心想，喝二、三杯酒的話應該會好吧，但半夜突然發高燒到三九度九。儘管已經快五十三歲了，但伊藤在病倒前仍然食欲旺盛，而即使生病了還想以酒來治療，從這些來看，還真是好強。

在名古屋時天皇得知消息，便派遣待醫局長前去看診，並讓伊藤休假，留在名古屋休養。伊藤的身體很快便恢復，但十四日，皇后命貝爾茲（Erwin von Bais，德籍醫師，僱傭外國人，譯者注）從東京前來看診。經貝爾茲確認已經恢復後，伊藤十六日從名古屋出發，十八日抵達廣島，翌日謁見天皇。<sup>13</sup>因為這次的生病，伊藤應該深刻地感受到天皇與皇后對於自己的事情是多麼關心吧。

九月十六日晚，平壤大捷的消息傳到大本營；二十日凌晨一點過後，黃海大捷消息傳入大本營。伊藤應該又變得更有朝氣了吧！

### 在陸奧與井上馨協助下主導戰局

有關戰時外交方面，伊藤相當倚重陸奧外相與駐朝鮮公使井上馨。伊藤與陸奧、井上三人可說是伊藤內閣的核心人物。

舉例而言，井上在出發前往朝鮮前，就面臨著英國提議調停日清和平問題。陸奧外相與伊藤首相在數次討



論後，回絕了英國的提議。因為伊藤拜託陸奧將此事告知井上，因此十月二十六日陸奧寫信給井上，並附上自己寫給伊藤的信件抄本。<sup>14</sup>

六日後 伊藤也寫信給井上公使，告知以下狀況，即對於英國的動向，其他歐洲各「大國」以「時機尚未成熟」為由，未予贊同，而英國看起來也是「暫且放棄」的態度。伊藤認為，清朝似乎不會輕易議和，因此有必要拿下旅順，對天津進行大規模攻擊。並提到，也會將此事告知負責「軍務」的人。信件最後也說到，已指示陸奧外相，朝鮮相關事務應先與井上商議。<sup>15</sup>

換言之，戰時外交是伊藤在獲得陸奧與井上馨的支持下所展開的。除此之外，即使成功地達成與英國間的條約改正，決定了仰賴英國的方針（第五章），但日本也擔憂一旦讓英國有機可趁，英國將會起而擴大利益。伊藤一直以小心謹慎的態度來與英國進行接觸。再者，由此也可了解，列席大本營的伊藤也對日本的軍事戰略提出意見，這頗耐人尋味。

另一方面，上述信中，陸奧也對井上提到，山縣有朋大將（第一軍司令官）過去以來便對外交交涉事務感到「苦惱」，因此，若井上有機會寫信給山縣時，也可以告知與英國間的交涉狀況。<sup>16</sup>伊藤、陸奧、井上馨等核心人物與山縣間的合作關係，已經達到可以共享外交交涉中的重要機密的程度。就伊藤與井上馨而言，拉攏山縣，不僅在軍方的統制上，在說服薩摩有力者時，都是個可以仰賴的存在。

## 憂心山縣的健康問題

山縣以第一軍司令官的身分渡韓，在仁川上岸，由陸路經漢城（首爾）前往平壤。一八九四年（明治二七）十月下旬，第一軍渡過中朝邊境的鴨綠江，進入中國。

但山縣在仁川上岸後，即苦於支氣管與腸胃疾病，十一月初胃病惡化，身體變得甚為衰弱。而朝鮮與南滿（中國東北地方之南部）時序即將入冬的寒冷及顛簸難行的路途，都使得五十六歲山縣的身體更加不堪負荷。

伊藤因為擔心山縣的健康，似乎因此向明治天皇奏請讓山縣回日本。十一月二十九日，頒下敕語：十二月八日，敕語傳到人在鴨綠江旁朝鮮境內義州的山縣。翌日，山縣將第一軍指揮權交給野津道貫中將（第五師團長），隨即前往天皇所在的廣島大本營。

對於回國一事，山縣相當不滿。途中，在抵達仁川時，井上馨公使與山縣見面。井上在見過山縣後，向伊藤提議，唯一的辦法即是奏請天皇任命回國後的山縣為大本營御用掛，輔佐有栖川宮熾仁參謀總長。井上馨接著提到若不如此，看起來山縣將會以被解除第一軍司令官為理由，從陸軍引退。<sup>17</sup>

十二月十六日山縣到達宇品港（今廣島港）。伊藤首相與土方宮相及陸海軍將官等共同搭乘小型蒸氣船前去迎接。<sup>18</sup>這是伊藤所表現出來對於山縣的體貼。

同日，伊藤寫信給井上馨，內容如下。爲了因應帝國議會的召開，自己必須在一、二日內前往東京，但山縣的職務不能定案，令人無法放心，因此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只好暫緩出發等等。<sup>19</sup>伊藤與井上憂心山縣的前途，打算介入軍方的人事。

## 對旅順屠殺事件感到憤怒

在同一封信件中，伊藤也提到第二軍第一師團在占領旅順時，屠殺清朝軍隊與旅順居民的事件。此事自從十二月十二日由美國的報紙「New York World」報導後，引起歐美國家的注意。陸奧外相也曾於十二月十七、十八日，在美國各報刊登澄清聲明，之後，歐美各國批評日本的聲浪逐漸沉寂下來。<sup>20</sup>伊藤告訴井上馨，「旅順屠殺等一事」，使得列強「觀感」甚差，將盡量提供資金，努力辯白。

旅順一淪陷後，因為美國出面調停，陸奧外相與伊藤首相遂開始就取得遼東半島等的和談條件進行檢討。<sup>21</sup>因為如此，伊藤與陸奧對於列強，特別是美國對於事件的報導相當敏感。

之後，關於旅順屠殺一事，大本營對第二軍的「非法作為」以「當下失策」為由，並不予追究。<sup>22</sup>伊藤長期以來都會留意到帝國主義時代的國際規範，一方面對於陸軍的不在意態度感到憤怒，另一方面則對於這起事件，努力向歐美解釋\*。

\*正如旅順屠殺事件引起列強新聞媒體的關心所象徵的，十九世紀末，殺害非戰鬥人員與俘虜為非「文明國家」的行為的規範已逐漸形成。但即使是在美國，印地安人戰爭期間，一八九〇年重裝備的騎兵隊殺害了包括婦女、兒童在內約二百名的蘇族人，史稱「傷膝河大屠殺」(Wounded Knee Massacre)。由此可知，規範意識仍然不足。而這就是對日本的批判何以會沉寂下來的背景。

## 解決山縣的困境

一八九四年（明治二七）十二月，天皇頒發「優詔」，免除回國後的山縣其樞密院議長與第一軍司令官的職務，改任監軍。監軍爲陸軍中的閒差，畢竟這只是暫時作法而已。此外，十二月二十日山縣第二次獲頒「元勳優遇」的詔書。伊藤與黑田僅獲得一次，這是對於山縣的破例優待了。而這無疑是伊藤與明治天皇的考量結果。<sup>23</sup>

十二月十八日，伊藤搭乘上午十一時五十分的火車，離開廣島返回東京。<sup>24</sup>而這是在山縣一事的處理告一段落後的出發。

回國後的山縣再度出席大本營的軍議，但與川上操六參謀次長（陸軍中將，薩摩）等後輩軍人的相處關係並不融洽。而其背景爲有關作戰上，第一軍司令官山縣對於川上等大本營的作戰方針並非心悅誠服之故。

其間，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五日，有栖川宮熾仁參謀總長因病過世（公布的死亡日期爲一月二十四日）。當時的參謀總長位在參謀次長（陸軍）及軍令部長（海軍）之上，統率陸海軍的作戰方針擬定。這正是個適合山縣的職位。

伊藤首相與井上馨朝鮮公使聯手運作企圖讓山縣擔任參謀總長。但川上參謀次長及樺山資紀軍令部長（海軍中將，薩摩）表面上雖然看起來贊成伊藤的意見，但私下兩人卻考慮，只要山縣一成爲參謀總長便辭職。因爲與有栖川宮熾仁擔任參謀總長時不同，山縣一旦就此職，可以想見將會強硬推動自己的想法。

因此，一月二十五日伊藤決定了推舉小松宮彰仁親王（陸軍大將）爲參謀總長的方針，並勸說山縣擔任目前由西鄉從道海相所兼的陸相。戰爭時期，陸相一職重要性相對較低，第一軍或第二軍司令官，及參謀總長等乃是名分較高的重要職位。

伊藤深知山縣失掉面子之痛。應該是在山縣無法當上參謀總長後不久的事，伊藤寫下舊作七言絕句一首，

贈與山縣，並附上寒梅一枝；詩中吟詠寒梅的清新及春天的氣息。

結果，三月七日，山縣以兼任監軍身份就任陸相。即便如此，山縣卻將被任命為陸相一事視為「復職」，大感欣慰。想必也是因為有感於伊藤友情吧。<sup>25</sup>

### 簽訂馬關條約

就在山縣職位一事持續紛擾中，一月二十七日，御前會議上審議日清戰爭的講和條件。出席者有明治天皇、伊藤首相、陸奧外相、山縣大將（監軍）、西鄉從道海相兼陸相、樺山資紀海軍軍令部長、川上操六參謀次長等。會議前，陸奧與伊藤商議，就基本媾和條件擬定方案。陸奧提議割讓遼東半島及賠償軍費，因為出席者並無異議，因而天皇裁可。但天皇似乎認為不該在一開始即要求割讓遼東半島。<sup>26</sup>

之後，二月二日，日軍佔領清朝最強的北洋海軍根據地、山東半島的威海衛。這一來，三月二十日伊藤首相與陸奧外相擔任全權代表，與清朝全權代表、最有實力的政治家李鴻章在下關的春帆樓，開始議和。四日後，發生李鴻章被槍擊的事件，受其影響，清朝方面拒絕日本的談和條件。

伊藤最擔心的是俄國的動向。三月中旬伊藤得到情報指出，即使獨力而為，俄國也打算進行干涉。<sup>27</sup>

簽訂條約的二天前，伊藤得到密報，俄國對於遼東半島割讓給日本等領土分割，抱持不同意的態度已經非常清楚；此外，俄國也打算與法國海軍聯手阻止日本佔領澎湖群島。英國看來則是作壁上觀。而即使有關朝鮮之事，顯然俄國也會插手。

但即使處在艱困的國際關係下，伊藤仍然打算貫徹和談的基本條件。就在此時，陸奧的病情惡化，僅剩伊藤一人處理問題。<sup>28</sup>

馬關條約的最後草案也是以伊藤為中心所擬定，經陸奧作最後的確認而成。<sup>29</sup>

四月十七日，馬關條約於下關簽訂，其中承認朝鮮獨立，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群島，賠款二億兩（約三億一千萬圓）。日本最早雖然要求賠款三億兩（約四億六千五百萬圓），但作出讓步。即使如此，相較於日清戰爭二億圓的戰費，日本獲得了約一點五倍的賠款。

四月十九日，伊藤寫信給陸奧，信中提及有關條約的簽訂，過去以來的「（陸奧的）苦心」，終於「出現」一些「成績」，這都歸功於陸奧的「盡力」；這全是為了國家，深受感動無法忘懷；昨晚至今仍在發燒，在這個時候，務請保重。伊藤非常關心陸奧的身體。<sup>30</sup>

雖然伊藤對於馬關條約相當程度感到滿意，但仍警戒俄國等列強的干預，相較於與英國簽訂新約時，此時並未放開懷盡興。儘管如此，對於為結核病所苦，從戰爭指導到締結條約都扮演著重要角色的陸奧，伊藤的給予的讚賞勝過於自己。伊藤雖然相當自負，但卻有著率直公平的精神，對於心腹的行動能以充滿感謝的心情予以肯定。這點在井上毅身上也可以看到。

### 三國干涉

俄國一得知馬關條約的內容後，隨即聯合德國、法國於四月二十三日勸告日本，將遼東半島歸還清朝。英

國也接到俄國的邀請，但並無回應。

在清朝於日清戰爭中敗給日本之前，俄國即使對於中國東北的滿州都沒有積極政策，更遑論朝鮮。這是因為俄國對於自己在東亞的陸軍沒有自信之故。在一八八六年時，俄國的遠東派遣軍僅有一萬五千人，其中大部分駐屯在海參崴附近。但清朝敗於日本後，俄國開始對進入滿州抱有野心。<sup>33</sup> 遼東半島的旅順為俄國想得到的不凍港，對俄國而言，日本佔有遼東半島即是種阻礙。

另一方面，日清戰爭中英國見識到日本的國力，在遠東發生戰亂等時，爲了維護英國的利益所尋求合作的對象已非清朝，而是考慮日本了。因此，不加入干涉行列。<sup>32</sup>

但若特別考量到海軍實力時，日本並無能力可與三國對抗。伊藤首相在檢討三國干涉的對策時，相當重視山縣陸軍大臣及陸奧外務大臣的意見。<sup>33</sup> 伊藤認爲，俄國如今已不可能讓步，即使單獨也會進行干預。<sup>34</sup> 因此在五月四日的內閣會議中決定接受三國的建議，放棄遼東半島。

八天後，伊藤寫信給東京的梅子夫人。其中寫道，與其現在開始戰爭，殺死數萬人，不如返還獲得的土地較好；況且，天皇也有這樣的想法，因而做此決定。另外也寫道，日本人中應該也會有不明事理的人在說三道四、議論紛紛，但就我而言，爲了日本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因此請放心。<sup>35</sup>

對於屈服於三國干涉一事，伊藤應該也不會甘心。但這就是現在日本的國力，儘管對俄國有成心，但日本也無計可施，這也許就是伊藤真實的感慨吧！

## 破格恩賞及對陸奧的關心

依照馬關條約，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因此日本派遣近衛師團接收台灣。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六月七日該師團攻下台北，逐步佔領台灣。如此一來，日清戰爭的戰後處理也告一段落，八月五日公布首次戰爭恩賞。

文官首相伊藤敘大勳位並授與菊花大綬章。皇族以外的日本人，伊藤是首位被授與大勳位菊花大綬章者。在恩典方面，一直以來伊藤都被賜與身為臣子的最高榮譽。

長州與薩摩中最有權勢的軍人山縣有朋（第一軍司令官，後為陸軍大臣）、大山巖（第二軍司令官）與西鄉從道（海軍大臣兼陸軍大臣）被授予武官中等級最高的功二級金鷄勳章（年金一千圓（現在約二千萬圓））及旭日桐花大綬章。伊藤早在明治憲法頒布時，就已經獲得旭日桐花大綬章。

接著，伊藤與山縣、西鄉、大山等從伯爵晉升為侯爵。儀式時的序列，如宮中席次基本上由現職與勳等決定，僅憑爵位序列無法往前。伊藤被授與的大勳位菊花大綬章，其等級較現職中序列最高的首相還要更高。亦即，在所有官方儀式中，伊藤已經獲得身為臣子的最高席次。

另外，依天皇特旨，賜予伊藤十萬圓（現在約二十億圓以上），山縣、西鄉、大山則分別被賜予三萬圓。雖然山縣等三人分別有金鷄勳章年金一千圓，在金錢方面，伊藤仍是享有破格的待遇。

這個時期在賞賜給藩閥最有力人士勳章一事上，一般而言，較重視首相及藩閥最有力人士等的建議，再由天皇決定。由此慣例來看，身為首相且是藩閥第一人，又深受天皇信賴的伊藤，應當可藉由向天皇提出建議，進而掌握決定勳章的實權。但因為此次與伊藤及藩閥最有力人士等相關，因而天皇似乎並未與伊藤等人商議，而是與宮內大臣或侍從長等宮中相關人士商量後決定。下述伊藤給陸奧的信中即顯示此事：「恩賞一事，小生



也被列入初期名單中，頗感困擾，因而先行辭退」。<sup>36</sup>

正如上述，儘管伊藤辭退恩典，但天皇卻不予同意。授予恩典當日，伊藤也以生病為由先行報告無法出席，但卻因「種種事由」不得已而入宮謁見天皇。<sup>37</sup>

對於陸奧的恩典被列入後期一事，伊藤也特別提到「會感到不悅吧」，因而對陸奧說到，因為發言未傳達，遂造成時期有所差別的結果，請原諒我的行事不周。<sup>38</sup>

因為伊藤一直堅持辭退恩典，八月九日、十日時，天皇分別派遣土方久元宮內大臣、黑田清隆（樞密院議長）傳達「內諭」，要他接受恩典。及至十四日，天皇召見伊藤，加以勸說；並讓土方宮內大臣交付傳達天皇意向的「御沙汰書」，其中表示，以「日清交涉事件」為首，其他功績也甚為顯著，因而晉升勳章與爵位，並不得辭退。於是伊藤接受了恩典。<sup>39</sup>

伊藤之所以頑強地採取辭退恩典的行動，主要也是考慮到陸奧。正如伊藤在給陸奧信中所提及，陸奧並未出現在八月五日首次公布的名單中。第一次名單中除了伊藤、山縣、大山、西鄉等大人物外，也不乏樺山資紀大將（軍令部長，台灣總督）、川上操六中將（參謀次長）等人。因為伊藤肯定陸奧有著與自己同等的功績，也非常了解陸奧的自負，因而擔心若是名單上沒有陸奧時，會傷害到陸奧的感情。

陸奧的名字登上八月二十日第二次恩典名冊，授旭日大綬章，由子爵晉升為伯爵，獲賜二萬圓。

伊藤之所以如此顧慮陸奧，乃是因為陸奧以外務大臣身分協助身為首相的自己，對於陸奧的這一功績，抱持著感謝的心情。伊藤有著將自己與心腹的功績分開，並肯定其功績的度量及良善。此外，也可能因為有所期待，即今後兩人一起穩固日本的「憲法政治」，在遵守國際規範的同時，開展謀求日本發展的外交。

## 閔妃（明成皇后）殺害事件

另一方面，繼三國干涉後，法國公使甚至建議有關朝鮮事務不妨與俄國攜手行動。有鑑於此，六月三日，陸奧外相向伊藤提議，應該要重新檢討日本的朝鮮政策。其大意爲，迄今爲止日本一直單獨推動朝鮮的內政改革，但卻沒有成功，即使如此也要繼續維持這一政策？抑或是有有限度干涉？對此應進行檢討。但內閣會議上卻無法決定明確的政策。

在這種狀況下，爲了挽回日本在朝鮮的立場，八月十七日任命三浦梧樓取代井上馨擔任朝鮮公使。三浦生於一八四七年，父親爲長州藩士，參加過奇兵隊。明治維新後，曾晉升到東京鎮台司令官（陸軍中將），但因爲陸軍改革問題與山縣對立，遭到降職，隨後離開陸軍。之後，歷任學習院院長、貴族院議員，而後自政界引退。

三浦一接任公使後即提出意見書，詢問政府的朝鮮政策，但在沒有獲得明確的答案下，即動身前往朝鮮。這是因爲伊藤內閣無法完全掌握以英、俄爲中心的列強動向，因而無法決定朝鮮政策。

三浦一就任後，由明成皇后（閔妃）掌握實權的李朝王室即要求三浦承諾，解除由日本將校所訓練的軍隊及訓練隊的武裝。其目的爲進一步削弱日本對於朝鮮的影響力。三浦公使遂擁戴國王之父大院君，決定發動政變。

十月七日晚上到八日清晨，依照三浦公使之意，訓練隊保護大院君，此外再加上日本的守備隊、部分武裝的公使館員與領事館員等，進行政變。參加政變的日本人穿著朝鮮人的服裝，闖入漢城（首爾）的景福宮，並殺害明成皇后等人，爲當時在王宮的俄國人與美國人所目擊。天亮後，一般朝鮮人也目睹穿著異樣的日本人從王宮撤回。如此一來，明成皇后遭日本人殺害一事，遂逐漸傳開。<sup>40</sup>

## 對殺害事件感到震驚

有關明成皇后遭殺害一事，近年來韓國出現了伊藤博文或閣僚等曾經介入的見解，但這卻是誤讀史料所引起的錯誤。

此事可以從伊藤十月八日寫給井上馨的信中，得到證實。十月八日即是事件結束當天。當天上午六點三十分，新納時亮少佐從漢城發電報向樺山資紀軍令部長報告，訓練隊擁戴大院君，闖入王宮。伊藤透過該電報得知事件後，立即向井上馨徵求意見；他提到，「日本士官所訓練的軍隊干犯大闕（王宮門），事態嚴重」，您的「看法」為何？<sup>41</sup>這是給好友的信，並非以公開為前提，由此明顯可見，伊藤對於這一事件全然不知。

再者，事件發生的十三天後，伊藤提出對於事件的上奏意見書。其中認定，三浦公使以下諸人的犯罪，「證據顯然」，並提到，必須要避免讓列強批評日本，認為日本無視於朝鮮的獨立。此外，也言及，原本要在井上公使回國的同時，向俄國告知日本對朝鮮方針與撤兵，以及將採取的其他措施等，但出乎意料外突然發生像這樣的事件。而伊藤也說到此間的情形，即經過此一事件，日本在朝鮮的「地位，為之翻轉」。<sup>42</sup>這封上奏意見書也證明了伊藤事前與事件並無關聯\*。

\*韓國知名報紙《朝鮮日報》於二〇〇五年十月六日曾刊載一則伊藤博文涉及殺害明成皇后（閔妃）的報導，轟動一時。該報導<sup>43</sup>提出芳川顯正法相於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寫給陸奧宗光外相（與山縣有朋）的信，其中寫到：（一）「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發現了證明一八九五年明成皇后殺害事件與日本總理大臣伊藤博文及閣僚有關的史料」；（二）芳川曾對駐韓公使井上馨提及：「（向伊藤總理）強力勸說斷然放棄彌縫辦法，採取堅決進行的方針」；（三）「芳川在信上寫到：『在試探

過（井上的）心意後，似乎沒有反對，因此應該會依這邊的要求而行動」。此外，報導中也引用幾則談話以為佐證，例如首爾大學教授李泰鎮：「有關明成皇后殺害一事，內閣層級應該進行過討論」；漢陽大學名譽教授崔文衡：「這是明確暗示伊藤介入殺害明成皇后的資料」。

信件出自於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收藏的〈陸奧宗光文書〉中，甚至還有目錄，因此不能說是「發現」。

此外，正如我的著作《立憲國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中所敘述，並且之前也曾討論過的，信中所謂「堅決進行的方針」乃指進行政策大轉換，即放棄日本單獨干涉朝鮮的政策方針，與俄國聯手等。明成皇后殺害事件為四個月後發生的事。只要閱讀其他史料，並就當時的政治外交的趨勢進行考察時，便很容易明白這並非指明成皇后殺害事件。另外，此時伊藤最關心的事並非外交政策的轉換，而是他認為，大藏大臣松方正義會因為財政政策的對立而企圖讓伊藤內閣垮台，對此應該如何因應。<sup>44</sup>

再者，對於六月二十日的信件解讀，也有錯誤。原文為：「當（芳川對井上）反覆談及，與春政伯（伊藤博文）晤談時，請強力勸說其務必斷然放棄彌縫辦法，應當採取堅決進行的方針，當時（井上）答稱，完全知悉。（芳川）體察其意，（井上）看來並無不同意，我想應該會依要求而行動。」換言之，其意思為：「芳川認為，井上大概會依照山縣或陸奧的要求而對伊藤加以勸說吧」；這不過敘述芳川對於井上行動的一種主觀預測而已。《朝鮮日報》的報導中解讀「應該會依這邊的要求而行動」為，這是暗示政府內部已經形成共識，明顯有誤。

此外，對於同是收信者之一的「含雪將軍」（含雪為山縣有朋的號）一詞，報導的作者不知是無法判讀或是無法理解，遺漏了這個更為重要的山縣，該信遂變成只寄給陸奧。

儘管這一事件的結果爲，三浦被免去公使一職，其他公使館相關人員則革職處分，但在廣島所進行的審判，參與者全部皆因證據不足而無罪。伊藤首相對於事件偏離列強的國際標準而感到憤怒。此外，伊藤的心腹西園寺公望外務大臣臨時代理，在約十天後寫信給陸奧宗光提及「朝鮮一事」恐將變成「一大案件」。<sup>45</sup>但之後伊藤卻沒有嚴懲相關人員，這似乎是因為藩閥內部強烈不願他這麼做。

伊藤非常明白不可再發生這樣的事件。例如，翌年一八九六年五月五日，《中央新聞》以「朝鮮即將發生政變」爲題，報導親日派「開化黨」幾乎已經恢復勢力。報導一刊登後，伊藤即希望陸奧外相，若沒有收到駐朝鮮公使小村傳來的任何「訊息」，則請陸奧以電報詢問。因爲伊藤認爲，若「又再度發生晴天霹靂之事」，事情就麻煩了。<sup>46</sup>伊藤擔心又會有像明成皇后殺害事件般的政變計畫。

### 建立日俄協商路線

明成皇后（閔妃）殺害事件後，朝鮮國內成立親日內閣。但朝鮮國民對於該事件強烈反感，因而反對內閣的聲浪蔓延全國，高倡排除日本干預朝鮮的義兵，也以游擊隊方式開始活動。此外，國王高宗也對日本沒有好感，擔心自己也會被害。

利用這種社會氣氛，俄國駐朝鮮公使韋貝爾讓俄國軍艦上二百一十多名部隊進入漢城（首爾），並與親俄已故明成皇后的宮臣們商議，遂於一八九六年（明治二九）二月十一日，將高宗與其世子（皇太子）帶到俄國公使館。高宗等建立了新的親俄政權。此後一年間，高宗與世子便留在俄國公使館，並於此處處理政務。

朝鮮曾爲清朝屬國，但在日清戰爭中日本驅逐清朝，欲使朝鮮獨立，並企圖將其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這個意圖看似在戰勝後與馬關條約中達成，但隨即陷入困境。

即使朝鮮國王已經進入俄國公使館半個多月，但伊藤內閣仍然無法決定要選擇，日本獨自將朝鮮納入勢力範圍；或是與列強協議，以因應朝鮮的情勢；還是利害關係最爲密切的日俄兩國締結協定來因應。<sup>47</sup>

俄國方面，預定五月時舉行皇帝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的加冕典禮。早在去年十一月，伊藤首相即打算將首相一職讓給同爲長州出身的山縣大將或薩摩出身的黑田清隆或松方正義，親自出席加冕典禮並順道前往歐洲。他想想就朝鮮等的問題，與俄國、列強首腦進行會談，尋求解決之道。

但即使向明治天皇提出前往歐洲的要求，天皇也不同意。據說，陸奧外相反對，山縣也從西園寺公望（外務大臣臨時代理）處聽到陸奧的想法，遂轉而反對。而井上馨也沒有認真看待伊藤的俄國之行，因而似乎持反對意見。<sup>48</sup>

那是因爲從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到隔年三月預定召開第九議會，其中將決定日清戰爭後的軍備擴張及戰後的經濟政策等日本的未來方向。從日清戰爭前開始，衆議院中，自由黨、改進黨等政黨勢力逐漸擴張。爲了在議會通過日清戰後經營所必需的預算，必須得到與伊藤內閣關係深厚的自由黨的協助，因而希望伊藤內閣持續存在。<sup>49</sup>

但在第九議會進行中，正如前述，當朝鮮國王進入俄國公使館後，伊藤強烈希望在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禮中出任全權大使，以皇族隨從人員身分出席。就在朝鮮國王進入俄國公使館的約一週前，衆議院大會通過戰後經營的預算，第九議會平安落幕已可預期。

議會結束後的政權運作雖然也有一定程度的辛苦，但若是俄國態度強硬時，與俄國的交涉也將變得極爲困

難。極爲自負的伊藤經常選擇困難但認爲應該做的工作。與處理大隈條約改正問題、品川內務大臣的選舉干涉問題時相同，這次也不例外。

但陸奧外相及元老等反對，二月二十日的內閣會議中決定了此事，天皇也出席，氣氛嚴肅。內閣會議前，山縣大將因爲對自己的健康沒有信心，認爲與其成爲全權大使去俄國，不如成立山縣內閣，應該讓伊藤成爲全權大使前往俄國。但因爲內閣會議中伊藤並未堅持前往俄國，因此決定任命皇族伏見宮貞愛親王與山縣爲全權大使。<sup>50</sup>

這個結果讓山縣非常不滿，並將此事告知伊藤。而伊藤與山縣間未必良好的溝通，造成了反效果。伊藤認爲自己背負著苦難，但卻被山縣視作逃避，因而爆發憤怒。二月二十九日，伊藤在給山縣的信裡寫道，「絕非本意」，自己將接受派遣至俄國的任務。接著伊藤宣洩激動的情緒說到，若不是這樣時，打算辭去公職，國家的未來將託付給山縣、元老及其他有力人士，也不再多費唇舌，還請諒解。<sup>51</sup>

上述信件所以留在井上馨手中，大概是因爲山縣收到信後感到驚訝，於是與伊藤的好友井上馨商量吧！毫無疑問地，井上大概會居中平撫伊藤的情緒。伊藤繼續當首相，而山縣則在三月中旬以全權大使身分前往俄國。

其間，高宗等進入俄國公使館時，日本雖然曾經探詢列強的意向，但包含英國在內，列強並未表態支持日本介入。另一方面，駐日俄國公使向伊藤首相、西園寺外務大臣臨時代理遊說日俄協商。因此，日本以日俄協商爲方向，與俄國進行交涉，六月九日山縣—羅巴諾夫（Aleksander Pavlovich Romanov）協定成立，而其主旨則是，日俄政治地位對等。雖然協定中並未明確劃分日俄兩國在朝鮮的勢力範圍，但大致北半部（漢城以北）屬俄國勢力範圍，日本則是南半部（漢城以南）。<sup>52</sup>

日俄協商路線爲伊藤首相與內閣、山縣全權大使所共同促成的。對伊藤而言，日俄關係非常費神，甚至打算自己要親自與俄國交涉，但結果卻出乎意料，非常容易達成妥協。而其背景則爲，俄國的遠東政策爲權宜措施，並未有一貫的方針，以及俄國主要關注巴爾幹等歐洲方面，等等。

### 與自由黨合作

日清戰爭時，在第七臨時議會（一八九四年一〇月）、第八議會（一八九四年二月～一八九五年三月）上，衆議院態度配合，全院一致通過軍事相關預算案及相關法案，一八九五年年度預算也大致原封不動地通過。

但締結馬關條約後發生三國干涉，當一八九五年五月四日政府決定接受時，當日在包含自由黨在內的政黨之間，出現了追究伊藤內閣的動作。而其要角則是尾崎行雄等改進黨派系的衆議院議員，由九個黨派組成對外強硬派團體。

對外強硬派或許會將日本導向不必要的排外，因而伊藤不能讓其勢力擴增。因此，對於多達四十一家報紙作出從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之間停止發行的處分，因爲他們就有關三國干涉一事，追究內閣的責任。六月十九日，對於組成對外強硬派的九派的團體，禁止結社，之後也解散對外強硬派的集會等，毅然持續鎮壓。

另一方面，日清戰爭中，伊藤的心腹內閣書記官長伊東巳代治，及自由黨土佐派幹部林有造，強化了內閣與衆議院第一大黨自由黨間的合作關係。因而對於追究三國干涉責任的對外強硬派的行動，自由黨全體並沒有積極支持。



及至一八九五年六月，林有造甚至依伊東書記官長的要求，擬定自由黨的方針。對於反對黨攻擊自由黨一事，林有造向伊東書記官長提議，希望伊藤內閣能任由政黨互相競爭，而非取締反對黨的集會、演說。伊藤首相將此事委派野村靖內務大臣（長州，山縣的童年玩伴）。<sup>53</sup>伊藤並非只是要心腹伊東書記官長將自由黨培養成支持內閣的政黨，因此回應了自由黨的提議，以緩和彈壓的形式，期待健全的政黨發展。

之後，內閣與自由黨的合作行動也在持續中，十一月二十二日自由黨甚至向伊藤內閣提出合作宣言。而伊藤內閣對於自由黨的回報則是：（一）議會結束後讓板垣退助總理（黨魁）入閣等，政治上接受自由黨的意向；（二）資助維持自由黨機關報的費用；（三）擴大政治上的自由，等等。

交涉過程中，自由黨似乎也提出首相加入自由黨等的條件，因而伊藤提防自由黨方面所要求的合作條件將會變得過分。<sup>54</sup>正如前述，因為朝鮮問題，日俄對立加深，伊藤必須獲得山縣大將等藩閥內保守派的協助，以確定日本方針。在審議日清戰後經營預算的第九議會的衆議院中，即使組成支持內閣的多數派，及促進政黨發展等極為重要，但卻必須避免失去山縣等人的支持。

### 鞏固日清戰後經營的方向

當十一月二十九日，將於第九議會中提出的預算在內閣會議中獲得共識時，伊藤便說道爲了療養將會暫時待在神奈川縣大磯的「滄浪閣」別墅。內閣會議後，伊藤謁見天皇，表達辭意，翌日隨即前往大磯，直到十二月十五日回到東京爲止，在大磯停留約一個月。

謁見天皇時，伊藤表示，山縣有朋或松方正義都適合繼任首相。但天皇不欲伊藤辭職。十一月十六日，天皇召見黑田清隆（樞密院議長）與山縣大將垂詢，二十一日告知伊藤，不同意辭職，要他休養到第九議會開會時。伊藤也回稱，將會留任到第九議會閉會時為止。

在預期將遭遇困難的第九議會開議前，伊藤藉由表達辭意以確認藩閥官僚內部是否支持伊藤內閣。

但伊藤內閣成立後，其間發生過日清戰爭，而伊藤執掌政權也有三年以上，身體惡化也是事實。三個月後，伊藤告知陸奧，伯爾茲說他的宿疾逐漸惡化，很難恢復了。<sup>55</sup>

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九議會開議。伊藤內閣提出一八九六年的年度預算，歲入約一億三千八百萬圓（約前年度的一點五倍），歲出約一億五千二百萬圓（約前年度的一點七倍）。預算中包含爲了對抗俄國的龐大軍備擴張，及部分實業獎勵。在眾議院中，改進黨等對外強硬派五黨派則提出大幅修正案，如行政費削減一成，陸軍擴張費減半及海軍擴張費倍增等，以對抗內閣。

於此相較，自由黨與藩閥派系的國民協會則贊成政府的預算案，最後幾乎照原案通過。自由黨已經宣告與伊藤內閣合作，國民協會則因爲山縣之故，轉而支持伊藤內閣。三月五日，貴族院也依照眾議院的修正，通過預算案。如此一來，不只是日俄協商路線，伊藤內閣也鞏固了日清戰後經營的方向。

另一方面，當伊藤與自由黨進行合作之時，薩摩的有力人士松方正義（前首相）與大隈重信（前外務大臣）的合作也在進行中。松方爲伊藤內閣的大藏大臣。但主張健全財政的松方與伊藤卻合不來，因爲伊藤不像松方那麼強調健全財政，因此八月二十七日松方辭職。<sup>56</sup>結果，一八九六年三月一日，以改進黨爲中心結合對外強硬派的各黨派組成進步黨。加入的議員人數合計一百零三人，可以匹敵第一大黨的自由黨了。

## 給自由黨的回報

對於在第九議會中協助通過預算的自由黨而言，能夠從伊藤內閣那裡得到多少回報極為重要。議會結束後，四月十四日，自由黨總理板垣退助就任內務大臣。並且土佐派中有兩人被任命為高級官僚，分別為縣治局長以及內務大臣秘書官。

對於板垣就任內務大臣一事，乃是伊藤與伊東已代治慎重討論所推動的結果。即使進入四月，其他知道此事的人也只有好友井上馨、心腹陸奧宗光，及薩摩的有力人士黑田清隆（樞密院議長兼班列大臣）。而山縣則是因為參加俄皇的加冕典禮前往歐洲，因此沒有特別被告知。

對於伊藤內閣與自由黨的合作，或是松方與大隈合作以舊改進黨為中心成立進步黨等，藩閥官僚們都甚為反感。因此從一八九五年十一月至隔年，他們將山縣視為盟主有所期待，並以內務省為中心逐漸形成山縣派官僚集團。<sup>57</sup>

但對伊藤而言，當前的問題並非是進步黨或山縣派官僚集團的形成，而是自由黨方面並不滿足於板垣成為內務大臣等，打算要求更多的官職。到了七月下旬，已經是板垣入閣後經過三個多月，為了回應自由黨的人事要求，知事的人事更迭開始成為真正的問題。到一九四七年為止，知事為內務官僚，內務大臣握有實質的人事權。

為了回應部分的要求，板垣內務大臣、林有造等與伊東內閣書記官長協商，八月時有位自由黨員就任群馬縣知事。伊藤並不希望，只因為支持自由黨，遂讓自由黨方面的官職要求等再度膨脹\*。

\*從第九議會開始，伊藤對於為了與自由黨合作，「犧牲行政權，約定條件，紊亂憲法政治基礎的

事」，就無法同意，因此不贊成起用自由黨員為地方官。但若是「人物適任且無不妥」，只要任命自由黨員為知事並非合作的條件，則考慮妥協任命一人為知事。<sup>58</sup>因為伊藤還無法信任自由黨員能否公平運用行政權。

## 陸奧啟程

這段期間，陸奧的結核病惡化，一八九六年（明治二九）五月三十日辭去外相一職。早在去年八月陸奧即因生病為由提出辭呈，但被伊藤慰留。但這只是表面上的理由，陸奧是因為判斷伊藤內閣難以持續，方才提出辭呈。<sup>59</sup>伊藤在給陸奧信中提到，允許陸奧辭職是因為希望他恢復健康後能再次為國家效力；此外也說到，原敬外務次官近日被任命為公使，前往朝鮮赴任，希望能多方注意等等。<sup>60</sup>

儘管伊藤對於陸奧的辭職，心中感到寂寞，但大概也希望他不論是否為外務大臣，都能協助自己吧。此外，明成皇后殺害事件後，為了不讓這種事件再次發生，正如前述，伊藤一直對於朝鮮的情勢繃緊神經。伊藤大概無法充分信任小村壽太郎公使，才以陸奧的心腹原敬作為公使吧。從一八八五年左右開始，伊藤便知道原敬這個人，甚至在樞密院議長時代還企圖讓原敬擔任秘書官，<sup>61</sup>可見伊藤相當肯定原敬。原敬就任朝鮮公使四年半後，受伊藤之邀，加入伊藤所創設的立憲政友會，擔任幹部，十八年後成為政友會的內閣總理大臣。

陸奧在主治醫生伯爾茲的勸告下，為了進行「海氣治療」，六月二十六日啟程前往夏威夷，在略為恢復後，於八月十六日回國。此時，陸奧的心腹原敬等人認為，陸奧單純以外務大臣等閣僚身分協助伊藤的階段，

已告結束。原等人開始認為，陸奧的目標應該是掌握自由黨並以首相身分執掌政權，而其手段則是應該與伊藤合作。陸奧本身的態度應該也是如此。陸奧與原敬甚至對於伊藤是否是長州出身的藩閥一員，都不是太認同。儘管伊藤對陸奧、原寄予期待，但在伊藤未察覺下，他們開始以離開伊藤、獨立自主為目標。

### 急流勇退、伊藤內閣的結束

伊藤內閣辭職的序曲，從一八九六年（明治二九）七月下旬開始。在松方辭去大藏大臣後，繼任者為渡邊國武（前大藏次官），但因為他不是松方這樣的大人物，因此在銀行等實業界沒有人望，無法募集國債。為此，下一年度的預算編列變得困難，因而渡邊大藏大臣提出辭呈。井上馨則建議，以大隈為外務大臣、松方為大藏大臣以強化內閣，伊藤同意。

伊藤有些過度自信。不僅是藩閥勢力，他也想統率網羅自由黨、改進黨等主要政黨的有力人士的強大內閣，穩固「憲法政治」，確立外交路線。而另一個意圖則是讓大隈的進步黨與板垣、林的自由黨互相競爭，阻止自由黨的求官。如此，山縣與山縣派官僚的信賴看來似乎就能維持住。

八月十七日，伊藤首相召集黑田清隆（樞密院議長、班列大臣）、大山巖（陸軍大臣）、西鄉從道（海軍大臣）等四位薩摩派閣僚，及板垣內務大臣到位在東京市伊皿子的自宅，討論內閣的去留問題。結果，（一）板垣以外的閣僚贊成松方、大隈入閣；（二）板垣支持松方入閣，但表示若大隈入閣，他將辭職。此外，同一天，松方以大隈入閣作為自己入閣的條件。

結果，板垣與松方、大隈的入閣問題，協調無功。八月二十七日，伊藤首相提出辭呈，三十一日天皇同意。擔任首相已有四年以上，其間還發生日清戰爭，而正如前述，宿疾也在惡化中，因此是辭職的時候了。<sup>62</sup>

## 遷居、喜愛新屋

末松謙澄於一八七五年（明治八）認識伊藤，一八八九年與伊藤的女兒「生子」結婚，切身見聞伊藤的爲人與生活。<sup>63</sup>這樣的末松會回想起，因爲伊藤屢次遷居，建造新屋，甚至被人說是喜愛新屋。也寫到，速成一直是伊藤新屋的必要條件，只管快速建造，幾乎不會在意木材的材質或房屋的精巧等。<sup>64</sup>正如下述，伊藤數次遷居，建造了許多樸實的房屋。

首先，明治四年（一八七二）伊藤在東京高輪起建宅邸，但在一八七四（明治七）年秋天出售，不久後又在位於芝的赤羽小山町建造新宅居住。但一八七六年又出售赤羽的宅邸，暫時住在靈南坂下的小官舍，而一八七八年秋天又再度買回高輪邸。其後十餘年間，家人主要居住在高輪邸，而伊藤則是官舍或高輪邸。父母也移居到高輪邸內的別邸，全家齊聚。<sup>65</sup>

一八八六（明治一九）年，伊藤在神奈川縣夏島興建別墅。但因爲一八八九年夏島開始建造砲台，因此同年夏天伊藤開始將夏島別墅移建到小田原綠町，十月完成。此處則作爲父親十藏的住所。此外，從同年十二月開始，以小田原爲根據地，隔年在小田原十字町建造自己的別墅，命名爲「滄浪閣」。除此之外，一八九二年在神戶的諏訪山也擁有小別墅。<sup>66</sup>從諏訪山上可將神戶港一覽無餘。而且也靠近湊川，伊藤所憧憬的對象楠木正

成正是在此過世。

另一方面，一八八九年將高輪邸賣給岩崎家。之後，在一八九二年購入位於伊皿子的宅邸，為父母在附近的高輪租屋，作為父母的養老之所。一八九六年三月十九日，在這處高輪寓所，父親十藏結束了七十九年的人生。<sup>67</sup>

### 移建「滄浪閣」到大磯

伊藤從東京到小田原往返途中，開始下榻在神奈川縣大磯車站附近的旅館「招仙閣」、「群鶴樓」。伊藤中意大磯平穩的氣候、交通也便利，日清戰後的一八九六年（明治二九）五月十三日，大磯的宅邸竣工。五月二十四日，皇太子嘉仁親王也親臨此地。<sup>68</sup>伊藤也將其命名為「滄浪閣」，這與小田原邸相同，之後搬離小田原，並將家財全數運來，將其作為主要住處。梅子夫人與伊藤的母親琴子也住在「滄浪閣」。<sup>69</sup>一八七九年十月更將籍貫從東京遷來，大磯成為名符其實的主宅。同年冬天，出售東京的伊皿子邸。<sup>70</sup>

大磯「滄浪閣」占地五反四畝二十九步（約五千五百平方公尺），面積廣大。其中建有日式平房，屋頂鋪著茅草，及磚造的兩層西式建築，上鋪屋瓦，建坪各為八十七坪、七十坪。

德富蘇峰評論「滄浪閣」看起來像是鄉下的郡役所或町役所，<sup>71</sup>這也呈現出伊藤生性喜好樸實的性格。

「滄浪閣」之北有東西向的道路，往南方經過沙地的丘陵可以到達海邊。「滄浪閣」東側第二棟為大隈的別墅、第三棟為陸奧的別墅、第四棟則是山縣的別墅「小洵庵」。最早興建別墅的是山縣，建於一八八七年。

接著陸奧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購入土地，建造別墅。

日清戰後的三國干涉，在尚未決定朝鮮政策時，伊藤首相、陸奧外務大臣、山縣有朋等利用彼此是別墅鄰居，而在大磯商議。

此外，在伊藤的介紹下，一八九九年十一月西園寺也在「滄浪閣」東側建造別墅。陸奧死後，西園寺成爲伊藤最有力的心腹。兩人的親近程度由此可知。<sup>72</sup>

另一方面，伊藤將「滄浪閣」從小田原遷移到大磯的理由之一，因爲大磯交通便利，因而想過著以「滄浪閣」爲主宅的生活；想在海岸的自然景色中療癒包含日清戰爭在內，執政四年多的疲累。

但正如下章所述，之後又出現各種問題及課題，即使伊藤已經邁入老年，也沒有實現在大磯長期過著悠閒生活的願望。因此，伊藤不得不過著這樣的生活，即輾轉於東京永田町首相官邸、靈南坂宮內省官邸、鳥居坂租屋處及帝國飯店，除了因病長期療養外，偶爾才回大磯。<sup>73</sup>

大磯「滄浪閣」可說是住宅兼別墅，但一八九六年底伊藤也開始在神奈川縣金澤建造別墅，隔年一月落成。<sup>74</sup>

正如上述，伊藤積極興建住宅與別墅並反覆遷居，而這段時期也是大久保利通被暗殺後伊藤建立伊藤體制，引領日本近代化的時期。因爲兼具紓解政治上的壓力，因而伊藤才會一發現中意地點就興建住宅、別墅。

神奈川縣金澤的別墅於一八七九年一月落成，之後，伊藤就不再像以前那般頻繁興建，更多日子留在大磯「滄浪閣」，慢慢消解疲勞、養精蓄銳。就算是在遷居或建築方面，伊藤也都已經邁入老年。



## 兩個男孩的誕生與梅子夫人

正如前述，伊藤博文收養了盟友井上馨的姪子勇吉（博邦，之後繼承伊藤家）作為養嗣子。但在一八八五年（明治一八）十二月十五日，文吉誕生，這是伊藤第一個親生的男孩子，當時伊藤四十四歲。文吉的母親並非梅子夫人，而是東京多摩附近人家的女兒，爲了禮儀見習而在伊藤家工作。<sup>75</sup>

文吉出生後被送到梅子的哥哥木田幾三郎（前山口藩士）處，並在此成長。在家譜上爲木田的孩子，之後則以收養方式，成爲伊藤的養子。

而文吉首次見到生父伊藤博文，則是在伊藤交涉馬關條約的時期。據說是被人帶去參觀下關的春帆樓。<sup>76</sup>當時伊藤五十三歲，而文吉九歲。伊藤大概也想將這麼可愛的男孩留在身邊教養。但此後文吉仍是居住在梅子夫人的娘家。

文吉極爲優秀，之後分別畢業於舊制山口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進入農商務省。梅子則持續寄錢支付文吉的生活費及學費。

不將文吉領回，壓抑想見面的心情，這是伊藤對於梅子的顧慮；相對的，將文吉托給娘家、寄錢、細微的照料等，則是梅子對於伊藤的體貼與自尊心。

三十五歲以前的文吉在不知道自己親生母親的情形下成長，突然收到生母的信後，才得知母親的事。據說當文吉生母自己的兒子成爲岡山縣農業學校校長，前去赴任時，她也同行。<sup>77</sup>文吉生母大概認爲，這是有生之年見到文吉的最後機會吧！兩人是否見面並不清楚。文吉生母大概還無法完全忘掉失去文吉的悲傷吧！但從她有農業學校校長的兒子這點來看，想必她後來應該與別人結婚，過著不錯的生活。也可能生母出生於富裕家庭，因爲若家庭不富裕，體察伊藤感受的梅子大概也會施以援手吧！

繼文吉之後，一八九〇年七月一日，眞一出生。母親爲新橋的藝妓「歌」。後來，「歌」與宮內省高官杉孫七郎（長州，皇太后宮大夫〔局長〕）的「家扶」堀某結婚，眞一也被這對夫婦撫養。眞一也很優秀，就讀當時東京市最難進的府立第一中學，接著，伊藤強力建議他考舊制高校中最難進的第一高等學校，但眞一沒有考上。之後，進入第二高等學校（仙台）、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sup>78</sup>

傳聞伊藤除了梅子所生的生子等以外，還有很多親生孩子，眞一本人也在八十七歲時證實：「博文的孩子很多，養子、不然就是藝妓或女傭的孩子，我也是其中之一。」但此時眞一因爲高齡，記憶相當混亂。被確認爲伊藤的親生孩子的只有梅子夫人所生的貞子（幼時死去）、生子，以及其他女性所生的朝子、文吉、眞一、澤子（作爲末松的養女，撫養在末松謙澄、生子夫婦身邊）。

正如前述，伊藤與其他女性所生的第一個孩子朝子，最晚在七歲時梅子已經將她帶到伊藤家，但之後所生的兩個男孩則都撫養在別處。因此，文吉、眞一在日俄戰爭前都不是成長於伊藤家，但儘管如此，兩人都受過當時最好的教育。這是因爲伊藤重視教育的方針，及支持其方針的梅子的心意。

而朝子後來則與長府（現在山口縣下關市）出身的外交官西源四郎結婚。

此外，根據眞一與伊藤之孫清子（西源四郎、朝子的女兒）兩人的談話，據說伊藤與梅子夫人都曾疏遠澤子。因爲她會到處喧鬧，把棉被踢開或是坐在櫃子上等等。<sup>79</sup>而澤子也在文吉的介紹下，一九二〇年五月與大藏官僚大竹虎雄（東京帝大法律系）結婚。<sup>80</sup>在伊藤死後，因爲伊藤家的威望，子孫也受到一定的待遇。

第五部

夕陽篇

## 身為元老的強烈自尊心——第三次伊藤內閣

## 漫遊西日本紓解疲勞

對於第二次伊藤內閣的繼任首相人選，明治天皇曾垂詢山縣有朋、黑田清隆、井上馨、松方正義。他們是除了伊藤之外，薩摩、長州的有力者。進步黨黨魁身分的大隈重信與松方已經建立合作關係，工商業者及新聞界等也表示對兩人的高度期待。順著這一趨勢，松方被選為首相，一八九六年（明治二九）九月十八日第二次松方內閣成立。

內閣成員如下：首相松方兼任大藏大臣，大隈擔任外務大臣，另外還有三位薩摩派、兩位山縣派，以及不屬於任何派系者兩位，其中沒有一人是來自伊藤的派系。<sup>1</sup>伊藤暫時遠離政壇，重新充電為下次機會作準備。問題是，在板垣成為內務大臣後的短短四個月，伊藤卻拋下政權，這引起自由黨內部的強烈不滿。一八九六年十月左右，伊藤透過伊東巳代治提供相當的金錢作為自由黨的活動資金。<sup>2</sup>伊藤準備當下次再度執掌政權時，也將重視與自由黨的合作關係。

十一月十日，伊藤從大磯出發，開始了西日本的漫遊之旅。在伊藤出發旅行前的十月十五日，《二十六世紀》雜誌刊載了〈宮內大臣論〉，內容攻擊伊藤自一八八五年兼任宮內大臣以來，指使繼任的土方九元宮相等人，專橫跋扈、藐視天皇。<sup>3</sup>土方宮相要求懲處，並交送書面資料給首相松方與內務大臣、法務大臣。儘管內閣會議上紛擾不休，但清浦奎吾法相、田中光顯宮內次官等山縣派官僚卻與土方聯合起來，主導支持懲處。十

一月二十四日，《二十六世紀》與十一月九日轉載該文的《日本》，分別受到禁止發行與禁止販賣的處分。<sup>4</sup>雖然伊藤自己遭到攻擊，但正值旅行中，似乎並未與二十六世紀事件有太大關聯。

伊藤前往奈良、舞子、廣島、宮島、下關，十二月二十三日抵達福岡縣三池時，接到消息告知，住在東京的舊藩主病重，隨後返回東京。以下透過他寫給陸奧宗光的信，來看看旅行的狀況。

伊藤滯留在神戶附近時，除了故友來訪外，也遇到了山縣。十一月二十九日搭乘夜間火車前往廣島。在廣島受到地方官、軍人等的歡迎，飲酒談笑間度過了一夜。隔日拜訪宮島（嚴島）並在當地停留，除了拜訪與弘法大師有深厚淵源之地外，也前往景色優美處玩賞。<sup>5</sup>

之後，海軍大臣西鄉從道因為要出席廣島縣江田島海軍兵學校（海軍將校培訓機構）的畢業典禮，邀伊藤同行，因此，十二月十一日出席典禮。當晚與西鄉一同回到廣島，一如往常，在「沉醉中」聽聞許多事情。<sup>6</sup>此時，伊藤五十五歲。總是喝到「沉醉」的程度，可見其酒量之大。正如前述，日清戰爭初期，伊藤跟隨天皇前往大本營所在的廣島時，吃了西餐與和食兩餐分量的便當後就生病了。綜合來看，即使到了當時算是老年的五十五歲，伊藤仍然有大吃大喝體力。

在上述十二月十五日的信中，伊藤也寫道，「雲煙千里之外，夢寢恍惚之間，偶遇尊容」。如前述，此時陸奧在未被伊藤察覺下，採取脫離伊藤的自主行動。伊藤對此則毫無察覺，仍然對陸奧難以忘懷、抱有期待。

面對列強，伊藤常以嚴峻的眼光來判斷狀況，但在面對盟友、心腹、身邊人時，則天真爛漫、過於相信他人，這是伊藤的長處，也是弱點，卻也是其魅力所在。從年輕時代開始，伊藤便以這種性格待人接物，從而贏得天皇以及許多人的信賴。這是伊藤與山縣有朋的最大不同之處，因為山縣無法輕易與人交心、猜疑心重。

伊藤在養精蓄銳後回到東京，與陸奧共同進一步推動日本的改造事業，其中也包含扶植政黨在內。

## 對陸奧的失望

一八九七年（明治三〇年）二月二十日，伊藤再次寫信給陸奧。內容大致爲，近來可好？天氣寒冷，很困擾吧。自己也有些感冒，喉嚨發炎；接著伊藤向陸奧問到東京的局勢，雖然應該與報紙的消息沒有太大出入，但要是聽到什麼事情，請通知我，讓我知道；據說你要和河野廣中（前自由黨最高幹部）見面，應該是謠傳吧？<sup>7</sup>

這封信顯示，雖然兩人在大磯的住處相隔不遠，但其溝通情形並不太好。此外，伊藤已經注意到，在自己不知情下，陸奧與前自由黨最高幹部已經進行接觸。

在這段時間，自由黨並不平靜，到二月十五日爲止就有身爲幹部的河野廣中等，多達十五位衆議院議員脫黨。這是因爲與伊東已代治合作的林有造等土佐派推舉板垣爲總理（黨魁），並壓制河野等的自由黨的改革運動。而自由黨改革運動的推動者們則企圖在政策或條件符合時，與第二次松方內閣或執政黨進步黨一起合作。

之後，被迫負起造成混亂的責任，板垣與林等人所屬的土佐派對自由黨的控制，在二月下旬後崩壞。松田正久成爲實際上唯一的最高幹部，爲了重建自由黨，三月九日請求陸奧加入自由黨，並就任總理。陸奧立即讓心腹衆議院議員岡崎邦輔（和歌山縣陸奧派的中心人物，陸奧表弟）及幕末海援隊時期以來的朋友中島信行（貴族院勅選議員，前自由黨幹部）入黨，以作爲自己入黨的準備。<sup>8</sup>再者，陸奧的心腹、自由黨關東派的有力者星亨，當時爲駐美公使，學習美國的政黨政治及公共事業，一般都期待，有必要時他應該會回國協助陸奧。

肺結核病情惡化中的陸奧，正思考著自己所剩餘的時間。他想在過世前以總理身分率領自由黨成立政黨內閣。但伊藤應該不會同意以陸奧爲主體來組閣。伊藤所能允許的應該只是爲了將來伊藤能成爲政黨總裁，讓陸奧充當先鋒加入自由黨。但陸奧已經決心，不願再做一個只是追隨伊藤的人。

對於加入自由黨一事，陸奧曾與西園寺公望（前外務大臣，文部大臣）商議。他曾向西園寺說過，政黨領袖若不行時，就不會有人追隨，他想確認，當他辭職時是否還會有人跟隨他。陸奧比西園寺年長五歲，兩人已有十年的友誼。當西園寺代替生病的陸奧擔任臨時外務大臣代理時，陸奧曾給予西園寺各式各樣的建議。西園寺欽佩陸奧，並受益良多。但西園寺也是伊藤的心腹，而且也欽佩伊藤。陸奧大概也想讓西園寺入黨成爲自由黨幹部。並沒有跡象顯示這個計畫是由陸奧告知伊藤的，可能是由西園寺告知伊藤。

再者，讓板垣辭掉自由黨總理轉由陸奧擔任的幕後活動被《大阪朝日新聞》（《朝日新聞》的前身，三月十六日）及《國民新聞》（三月十九日）等揭露，因此伊藤不可能不注意到此事。

伊藤視陸奧爲心腹，若是爲了改造政界而設立政黨時，他期待陸奧能成爲掌握自由黨的核心人物。再者，從伊藤對於年輕一輩中，最看重陸奧來看，若健康狀況許可，陸奧可說是伊藤的接班人首選。但這樣的陸奧在未與自己商議下，便進行成爲自由黨黨魁的行動，對此，伊藤應該非常失望。五個月後陸奧過世，這段時期沒留下一封伊藤與陸奧間的往來書信，這點即可說明伊藤的沮喪。

### 出席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年大典

一八九七年（明治三〇年）四月二十二日，明治天皇命令有栖川宮威仁親王參加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年周年大典，並賜予三萬元（約現在六億圓）。有栖川宮認爲此行責任重大，要求伊藤也能以隨員同行，以增添一行的威信。天皇似乎不喜歡伊藤遠離東京，遲遲不肯許可，直到五月四日才同意。七日，天皇賜予伊藤三萬

元，當天伊藤也從橫濱出發。對伊藤而言，這是自從憲法調查以來相隔十餘年的第四次歐洲之行。也許想見見睽違已久的歐洲，轉換一下對陸奧的失望之情吧。

到了五月二十五日，天皇命令伊藤，在出席維多利亞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大典後，不需再充當有栖川宮的隨員，轉而巡視法、德、俄、奧地利、義大利等國。此外，也另外賞賜特別補助費三萬元，這與先前合計共五萬元。這是因為大隈外相上奏，讓伊藤單獨巡訪歐洲各國有助於日本外交，日後執掌政權時也會有所助益。大隈之所以如此提案，也許是考量到讓伊藤長久待在歐洲時，自己就能主導松方內閣。

伊藤經由美國，六月六日抵達巴黎，之後前往英國。六月二十一日典禮第一天，伊藤跟隨有栖川宮前往白金漢宮，謁見維多利亞女王，當晚出席晚宴等，活動直到二十八日才結束。之後，跟隨有栖川宮前往巴黎，七月十三日有栖川宮從巴黎出發回國，伊藤的隨行任務遂告結束。

於是，伊藤轉而視察英、法、義大利、奧地利等四國。但正接著要訪問德、俄等時，伊藤接到消息，因為日本國內政情發生變化，需要伊藤回國。遂於八月七日踏上歸途，九月五日返抵國門，七日進宮上奏跟隨有栖川宮的情形及歐洲情勢。<sup>12</sup>

至於所謂促使伊藤回國的消息，則是由伊東已代治所傳達，內容大致為：

(一) 第二次松方內閣不得人心，首相兼大藏大臣的松方及外務大臣大隈皆感到疲累不堪。

(二) 岩崎彌之助男爵曾對伊東已代治說過：將赴歐時，自己曾說最後只能將國事託付給伊藤、大隈、松方等人，此時伊藤並沒有特別拒絕，因此無論如何希望實現「大和解」。

(三) 六月二八日，井上馨與外務大臣大隈也秘密會面，集合「一流政治家」組成「最強的內閣」，進行財政改革或推動外交的聲浪持續高漲。



(四) 伊東已代治與板垣兩人依然友好，對於重要問題，板垣通常也會向伊東徵詢意見。<sup>13</sup>

根據這些消息，伊藤大概考慮，回國後想組成以藩閥官僚、自由黨、改進黨等爲主的「舉國一致內閣」，藉此確立「憲法政治」的發展及外交政策。連福澤諭吉也加入這個策畫行動。與明治十四年政變前相同，福澤仍對政治抱有野心。<sup>14</sup>

就在伊藤回國途中的八月二十四日，五十三歲的陸奧去世。伊藤與陸奧間的精神連結已漸趨薄弱，伊藤的回國，與其說是他對陸奧的死感到悲痛，不如說他對新政權滿懷抱負。

從歐洲回國後，伊藤就馬上知道這個合作計畫有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儘管有伊東已代治或岩崎彌之助的協助、情報分析、以及對於伊藤的期待，但大隈對於推動以伊藤爲首相的內閣一事，卻態度消極。

### 對伊藤的期待高漲

第二次松方內閣爲了解決財政困難，打算加徵地租，但加徵地租會引起農民的強烈反對，對選舉不利，因此進步黨的推動意願不高。此時，松方內閣爲了討進步黨歡心，相較於第二次伊藤內閣任用四位自由黨員，一八九七年（明治三〇）時，包含外務大臣大隈在內，加上局長、知事等，任官者有十一人，約爲三倍。

儘管如此，這樣的程度並無法讓進步黨滿意。於是大隈及進步黨方面認爲，松方或薩摩派對於進步黨所釋放的誠意不夠，因而反對松方內閣加徵地租，十月三十一日終止與松方內閣的合作關係。

此外，儘管伊藤想在藩閥之外，也獲得自由黨及進步黨兩黨的協助以組織強力內閣，但自由黨與進步黨卻

處於對立的狀態。九月中旬，板垣催促伊藤組閣，並表明態度將支持增稅，但由於他也提防伊藤與松方、大隈合作，因此伊藤無法積極回應板垣的要求。

儘管伊藤放棄德、俄之旅，滿腔熱情地回國，但周遭的政黨狀況毫無改變。在極其失望之餘，伊藤也只能旁觀政局的發展。

之後，當進步黨斷絕了與松方內閣的合作時，松方內閣便開始進行與自由黨的合作談判。但自由黨要求讓星亨入閣，並增加兩百位眾議院議員名額，達到總數五百位等，內閣無法同意，十一月下旬談判中止。

如此一來，到了十一月下旬時，松方內閣就必須在未獲得眾議院兩大黨的進步黨與自由黨任何一方的協助下，安然度過第十一議會。此外，因為陷入財政困難，但又爲了推動軍備擴張計劃等，無論如何都必須通過加徵地租案。

另一方面，同年十月，韓國（一〇月一六日朝鮮國改國號爲大韓帝國）聘請俄國士官訓練軍隊一事曝光，這引起松方內閣與藩閥的緊張。大約一年半前，當山縣——羅巴諾夫協定簽訂時，山縣等日本方面並不同意這點，於是便決定另行協商。若此事成真，俄國單方面派遣士官時，日俄的協商體制將可能瓦解。

再者，十一月十四日，德國佔領膠州灣；十二月十五日，俄國艦隊駛入旅順港等，列強瓜分中國的跡象越趨明顯。藩閥勢力，特別是山縣派官僚抱持著危機感。十二月二十三日，山縣的親信平田東助（樞密院書記官長）認爲日本可能會在列強中處於孤立狀態，松方內閣並不可靠，甚至向山縣提出倒閣的建言。

十二月二十一日，第十一議會召開。二十五日，進步黨與自由黨提出內閣不信任決議案。松方內閣已無力因應問題。松方上奏解散眾議院，並提出辭呈。<sup>15</sup>

眾議院被解散。可以預見的是，進步黨與自由黨等將會在總選舉中獲得多數。因此，只要不下定決心停止

實施憲法，天皇與藩閥所能期待只是新登場的政權能夠集結藩閥勢力，並能與兩黨，或至少其中之一取得合作。而能做到這一點的，似乎只有伊藤。

### 藉酒解悶

關於善後處置一事，明治天皇垂詢黑田清隆樞密院議長。十二月二十七日，黑田回覆：選擇伊藤或山縣皆可。當晚，天皇命令土方宮內大臣發電報給人在大磯「滄浪閣」的伊藤，要求隔天進宮謁見。

對此，伊藤則以自去年離職以來不諳內外情勢，並有眼疾爲由，請求暫緩謁見。<sup>16</sup>以伊藤的性格而言，他不會在困難的狀況下逃避。他思仔細釐清嚴峻的情勢，在構思新體制的同時，確認藩閥有力人士的支持。

之後，天皇又派黑田樞密院議長前往大磯，要求伊藤入宮謁見。二十九日上午，伊藤從大磯出發，入住帝國飯店。下午三點左右入宮，天皇責成伊藤組閣。當日伊藤也請求能給予一、兩天的緩衝時間。<sup>17</sup>天皇同意，並將此事告知黑田與山縣這兩位僅次於伊藤的薩、長有力人士。三十一日，黑田拜訪山縣與山縣的親信芳川顯正（前法務大臣），並說服他們讓伊藤出馬。對於首相人選未能決定一事，天皇深感苦惱。<sup>18</sup>如此一來，伊藤鞏固了黑田的支持，並製造出山縣不得不協助的環境。

但此時的伊藤精神狀態卻未必良好。盟友井上馨在擔心伊藤的眼疾與感冒之餘，也說道，對於酒要特別節制，「基於友情無法漠視」。<sup>19</sup>對於政黨缺乏自律，只想謀官等追求利益的狀況，讓以完成「憲法政治」爲理想的伊藤強烈感到不滿，或許如此，若不喝酒，便會覺得鬱悶難以疏解吧！

## 首席元老的權力與極限

十二月三十一日，在松方提出辭呈後，伊藤二度謁見天皇，並就已經對閣員人選進行洽談、受命組閣，及其構想與狀況等，進行說明。

伊藤的閣員構想為：陸軍大臣桂太郎中將（山縣派）、海軍大臣山本權兵衛少將（薩摩）（本人辭謝，希望西鄉海軍大臣留任。洽談中）、大藏大臣則為渡邊國武（伊藤派）或芳川顯正（山縣派）、法務大臣為板垣退助（堅決辭退）、農商務大臣大隈重信（堅決辭退）、文部大臣為末松謙澄（伊藤派，其妻為伊藤長女生子）、遞信大臣則是伊東巳代治（伊藤派）、內務大臣芳川顯正（山縣派）、外務大臣西德二郎（薩摩）或西園寺公望（伊藤派）（未定）；此外，也提出台灣總督人選可能仍是兒玉源太郎中將。接著，連非內閣閣員的宮內大臣，伊藤也建議以井上馨取代土方久元，但卻遭天皇告誡指出，「參謀本部與宮內省」應之後再談。<sup>20</sup>

伊藤構想的特色，第一，將會任第二次伊藤內閣閣員的山縣、井上、黑田、大山等長州、薩摩的元老級人物從內閣成員中排除，起用少壯人才為閣僚，而不拘其是否為長、薩派。最具代表性的例子為，任用僅是少將的海軍省軍務局長山本為海軍大臣。山本深受海軍大臣西鄉的信賴，儘管在西鄉麾下時，已經實質扮演海軍大臣的角色，但這仍然是非常嶄新的人事安排。

第二，讓板垣與大隈這兩位分別是自由黨與進步黨的實質領袖，擔任內閣中職位相對較輕的法務大臣與農商務大臣職務，企圖藉此獲得兩黨的協助。

第三，伊藤不僅只是針對內閣進行考量，還包含宮內省、陸軍、海軍、台灣總督等，這是從宮中到軍方、殖民地等的大改革。土方宮內大臣雖是伊藤派，但從伊藤想進一步以盟友井上馨為宮內大臣一事來看，可知他

對於宮中改革的熱忱。

對伊藤而言，以皇室典範來規範宮中改革的方向，其重要性不下於以憲法來推動政治改革，並且兩者互有關連。

但這裡卻有個陷阱。自從征韓論政變後，伊藤即成爲最年輕的參議兼工部卿，此後，一路平步青雲。也因爲如此，伊藤並無法完全體會那些長期以來協助伊藤的盟友，以及居於劣勢的先進們，其內心的不平衡。伊藤有種過於強烈的想法，亦即自己捨棄私心，爲了讓日本更好而奮鬥，他們也了解到這點，一定會跟隨自己。

例如，若井上馨成爲宮相，就年齡而言，之後井上想成爲首相，在政治舞台上留名的機會幾乎微乎其微。長期以來，在支持伊藤、建設近代國家的過程中，井上馨感到人生的意義，雖然他是藩閥中最有力的人士之一，但受伊藤之託甚至擔任朝鮮公使。但在井上看來，連身份地位在自己之下的松方正義（薩摩）都已經二次成爲首相了，因此，自己也成爲首相一次，伊藤則退居幕後支持自己，要求這樣的機會，應該也不過分吧。正如後述，井上逐漸有了這種想法。

大隈與板垣皆比伊藤年長，前者早他三年、後者早他二年成爲參議，因此兩位皆是前輩。兩人雖說身處藩閥之外，但日清戰後也分別曾就任外務大臣與內務大臣的風光職位；此外，兩人的身分地位相當於衆議院兩政黨的黨魁，行動備受黨員關注，若在內閣中擔任重要性較低的職位時，可能會在黨內失去威信。對於這樣的兩人，要求他們以重要性較低的農商相及法相身分入閣，在意義上，即便可以減緩藩閥內部對兩人入閣感到不快的反對勢力的反彈，但對於兩人立場可以說非常欠缺考量\*。

\* 據說自由黨要求板垣擔任內務大臣；進步黨則是要求讓大隈成爲內務大臣，進步黨要求獲得

陸、海軍之外的三個重要大臣職位。<sup>21</sup> 大津淳一郎為一八九七年底進步黨的眾議院議員，之後成為憲政會幹部。《大日本憲政史》於一九二七年出版，正值日本政黨政治展開之時。

因為他是從政黨勢力勢必抬頭的立場出發，因此即便對於與第三次伊藤內閣的合作條件方面（後來合作失敗），在說明一八九七年底進步黨與自由黨的要求上，特別是關於進步黨的部分，他傾向於將其描述為最強硬、理想式的要求。而在自由黨方面，據說一八九七年一月八日，板垣曾向伊藤提出妥協案，讓一、兩位黨員入閣，或在伊藤兼任內相的內務省，以林有造為次官。<sup>22</sup> 因此，若是伊藤以大隈為外務大臣、板垣為內務大臣，但提出條件，抑制進步黨與自由黨的謀官要求時，也是有可能達成協議。此外，即使與大隈或進步黨達成妥協有困難，但卻也有與自由黨合作的可能性。

### 第三次伊藤內閣、步履蹣跚的開始

最後伊藤還是沒有與大隈、板垣達成妥協。一八九八年（明治三一）一月十二日，在沒有眾議院兩大黨的協助下，伊藤的第三次內閣開始了。首相伊藤之外，閣員如下：陸軍大臣桂太郎（山縣派，與當初提案相同）、海軍大臣西鄉從道（薩摩，當初的提案為山本）、大藏大臣為伊藤盟友井上馨（因為有天皇的提醒，撤回井上擔任宮內大臣一事）、法務大臣曾禰荒助（與長州派及伊藤、山縣等，關係良好）、農商務大臣伊東巳代治（伊藤派）、文部大臣西園寺公望（伊藤派）、遞信大臣末松謙澄（伊藤派）、內務大臣芳川顯正（山縣派）、外務大臣西德二郎（薩摩，外交官）。若不計入法務大臣曾禰，伊藤內閣為包含首相伊藤在內，以五位伊藤派為中心，加上職掌陸軍、內務等軍事、

治安的山縣派兩位，及薩摩派有力人士西鄉。但這個內閣並非是伊藤所期望的獲得政黨協助的「舉國一致內閣」，不過是個以伊藤派官僚為中心的內閣而已。

在組閣的過程中，當伊藤了解到無法獲得進步黨與自由黨任何一黨的協助時，伊藤即奏請召開御前會議。會議於一月十日舉行。出席者較過去更多，而人選則由伊藤決定。根據伊藤的奏請，天皇要求的出席者有六人，即伊藤、山縣、井上馨（以上為長州）及西鄉從道、黑田、大山（以上為薩摩）。這六人若是再加上松方，可說就是被視為具元老身分的七人了。而所以未召集松方（薩摩）乃是因為他剛辭去首相不久。關於元老的人選，自從一八九二年夏天第二次伊藤內閣成立時，天皇親自選定人選並詢問善後處置以來，主導權一直掌握在天皇手中。而此處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會議卻是由伊藤來掌握元老的人選。<sup>23</sup>

只是，即使舉行可視為元老會議的御前會議，但因為元老也無法控制政黨的動向，因此伊藤內閣的前景可謂多災多難。

此外，一月十日的御前會議上，伊藤也談到前年的歐洲之旅時，曾與英國首相與法國外交部長討論到遠東的情勢。首先，伊藤談及列強瓜分中國的態勢並表達對此的危機感。而所謂列強瓜分中國即是，俄國從滿州進逼中國，企圖佔領遼東半島、大連、旅順，而法國對雲南，英國對長江口，德國則對膠州灣、山東省等，分別具有佔領意圖。

接著伊藤又談到，英國軍艦停泊在韓國仁川港，若英俄間發生糾紛時，日本要協助英國與俄、法、德三國為敵？或是支持俄國，「疏遠」英國？對此還無法做出判斷。最後他作出結論，目前日本的現況為軍備不足、財政困難，因此無法對抗強敵，只能維持「局外中立」，以謀求國家安全。

對於伊藤的意見，山縣等元老並無異議，天皇也沒有特別表示意見。<sup>24</sup>

正如前述，伊藤懂得列強間的國際規範，一直以來皆藉由遵守該規範以維護日本的安全。但伊藤認為，遠東地區因為列強瓜分中國等，形成以武力對決之勢，導致國際規範混亂，因而無法充分因應。這是因為他並未高估日本的國力，因而沒有自信。

### 對「憲法政治」危機的焦躁感

一八九八年（明治三一）一月十五日，第三次伊藤內閣開始後經過三天，俄國駐日公使向外務大臣西德二郎要求進行新的日俄協商。日方認為，儘管俄國在朝鮮擴大影響力一事失敗，但英國因為華北問題無心干涉俄國，因此日本必須獨自面對俄國。

對此，伊藤首相與西德外相等支持協商。四月二十五日，透過西—羅森協定，伊藤內閣再次與俄國相互確認先前山縣—羅巴諾夫協定，其中也決定日俄兩國在韓國境內的政治上的對等。此外還確認，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發展工商業的事實，並且不會加以妨礙（第三條）。第三條是俄國回報日本默許其在三月二十七日向中國租借旅順、大連一事。

此外，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四日，伊藤內閣與清朝締結協議，清朝承諾不會將福建省及沿海一帶割讓或租借他國。日本在日清戰爭中獲得台灣，而福建省即在台灣對岸。帝國主義時代，列強競相在清朝擴大勢力版圖並從中得利，此時若日本不跟著這麼做，將會被列強欺壓；對於這點，不僅是藩閥領袖，許多日本人也是深信不疑。



包含山縣及山縣派官僚在內的藩閥官僚暫時對於西—羅森協定及福建省的不割讓感到滿意。這是因為他們認為，即使是在東亞地區，與列強相比，特別是俄國，日本的國力（兵力）仍然薄弱。<sup>25</sup>如此一來，第三次伊藤內閣在外交方面也獲得一定的成就。

另一方面，由於松方內閣在總辭職前已經解散眾議院，因此三月十五日舉行總選舉。這次選舉是第一次總選舉以來過程最為平靜的一次。<sup>26</sup>因為伊藤內閣以敕令禁止競選人員攜帶可能殺傷他人的利器。

自從民權運動以來，日本盛行有人持刀或藏著刀的手杖，活躍於與反對派或政府的抗爭中。伊藤正在等待時機，以去除選舉運動中的舊武士的要素，使得選舉能更接近「文明國」的形式。這也反映出伊藤想讓自由黨與進步黨成爲更具理性政黨的期望。

但問題就在於總選舉的結果能否如伊藤所期待的，那些能夠依據現狀做出合理判斷的議員獲得當選，使得政黨體質進行蛻變。

總選舉的結果如下：能夠出席第十二次特別議會的議員人數，自由黨九十八人、進步黨九十一人、山下俱樂部四十八人、國民協會（藩閥派系）二十六人等。自由黨的席次增加了約一點二倍，進步黨的席次則減少若干。但與伊藤關係深厚的自由黨即使與藩閥派系的國民協會合作，席次也不過半。

儘管如此，自由黨幹部林有造（土佐派）卻偏好過去以土佐派爲主和伊藤內閣合作的路線，而非選擇與進步黨合作。三月底，林向伊藤要求讓板垣入閣，但伊藤卻未積極回應，因此，四月中旬林又再度催促此事。而當四月十五日伊藤拒絕讓板垣入閣後，自由黨即於十八日表明態度將與內閣對決。<sup>27</sup>

在四月十四日的內閣會議上，伊藤會對政黨的現狀做出批判，內容如下：自從憲法頒布以來，本人曾費盡苦心要讓憲法「順利運作」，但這樣的「政黨情勢」其結果如何，令人不得不「憂慮」。<sup>28</sup>對於自由黨與進步

黨看起來只熱衷於謀官等追求利益的現況，伊藤開始有了焦躁感。

在上述內閣會議中，伊藤還提到，此時不如將政府全部讓給板垣等人，試著讓他們可以自由「執政」，如何？換言之，伊藤甚至說出要將政權讓給板垣等人的話。

另一方面，山縣派的芳川內務大臣在聽了伊藤的發言後說道，是不是將政權交給政黨，若不這麼做，當政府與議會起衝突時，將只能再三重複解散議會，直到出現結果為止。翌日，黑田樞密院議長對芳川說，若有需要，「即使暫時中止憲法」，也應該要集中精神「經營」的國家未來。<sup>29</sup>

在伊藤看來，在政黨主要是追求官職等利益的狀況下，藩閥有力人士間的憲法停止論又再度出籠了。面對這一狀況，伊藤感到憤慨，因為儘管從牽領憲法調查團赴歐以來已歷經十數年，但現在「憲法政治」的前途卻岌岌可危。就是這樣，伊藤才会有情緒性的發言，想讓出政權給政黨，讓他們知道運作政權的困難度。

對於上述伊藤的發言，藩閥官僚幾乎沒有人支持，而伊藤所以在內閣會議上做出這種發言，主要是因為精神上的疲乏，也是被逼到了牆角了。但伊藤的發言有一半卻是真心的。他所以會有這種想法，乃是因為四月中旬時西——羅森協定極有可能成立等，對於東亞局勢的危機意識有所減退之故。

### 激進構想與精神疲倦

總選舉後的第十二次特別議會於一八九八年（明治三一）五月十四日召開。此次議會中，伊藤內閣提出地租加徵案，調漲百分之四八地租，將原本為地價百分之二點五的地租調高到百分之三點七。

第十二次議會為特別議會，因此地租加徵案也可以在下屆第十三次議會中提出。井上馨藏相即不打算在特別議會中提出，但伊藤卻主張應該提出。據說伊藤甚至對閣員明言，若不通過就不斷解散議會，視情形而定，即使「中止部分憲法」也一定要通過；此外，伊藤也在樞密院公開這麼說。<sup>30</sup>

「中止部分憲法」這不像是伊藤會說的話。此時，對於政黨方面的不負責任主張，伊藤已經感到焦躁。對於三國干涉一事，政黨方面至少還和政府感受到相同程度的屈辱，因此第九議會上，自由黨與進步黨也分別主張擴張軍備。而擴張軍備需要財源，沒有財源卻反對加徵地租，甚至連替代方案都沒提出，等等。對於伊藤而言，政黨方面非常不合情理。或許就是因為對於這些的焦躁感，才導致了「中止部分憲法」這種言不由衷的發言。此外，在眾議院中沒有強大的執政黨，又在特別議會中過早提出地租加徵案這種困難的法案，這也不尋常。伊藤對政黨方面已經動了肝火了。

此時的伊藤與兩年多前領導第二次內閣的伊藤有著明顯的不同。這是因為精神上的疲倦。但山縣與山縣派官僚、薩摩派的黑田與松方都支持地租加徵案。這個法案發揮了團結藩閥內閣與藩閥官僚的作用。

而伊藤也提出眾議院選舉法改正案作為議會的重要法案。所謂選舉法改正案即是，由於日清戰後產業革命持續進行，工商業者與都市地區的經濟比重提高，因此從他們參與政治的角度出發，打算對選舉制度進行改革。

法案中將所有的「市」當作獨立選區，並將原本只占全體眾議院議員人數百分之五點七，以都市工商業者為基礎的都市地區選出的議員人數，一舉提高到百分之二三點九；此外，選舉人的納稅資格則從地租十五元以上降低為地租五元以上，或繳納所得稅或營業稅三元以上，滿二十五歲以上的男性（年齡只限男性這部分與原先

的規定相同），企圖讓選舉人數擴大五倍以上。其他諸如，原則上選舉區由小選區制改為大選區制（郡為府縣單位的大選舉區），投票則為單記、無記名制。

地租加徵案與選舉法改正案兩者皆帶有伊藤改變體制的激進意圖。而這是爲了因應產業革命的發展，藉由加重農業部門的稅負，擴大都市地區工商業者的參政權，以促使日本從農業國家轉換成工商業國家。

若兩案能夠成立時，地主階級從農業獲得的利益不只可以再投資農業，也可以率先投資工商業。此外，過去政黨主要是以地主爲基礎，但藉由增加以都市工商業者爲基礎的議員人數，政黨的體質與立法方向也會隨之改變。

當伊藤內閣提出選舉法改正案時，工商業者對此沒有抱持太大的興趣。因爲伊藤的構想走在時代的先端。<sup>31</sup>但對於伊藤的選舉法改正案大幅擴大選舉權一事，山縣派官僚們則感到驚訝，也對其幾近普通選舉而感到憂心。

另一方面，儘管對於擴大選舉權這點，自由黨與進步黨沒有太大異議，但卻對增加「市」所選出的議員數一事，態度消極。這是因爲兩黨的基礎皆以地主階層爲中心，並且黨的領導人對於新時代並未有明確的構想。<sup>32</sup>因此，選舉法改正案並無助於地租加徵案的通過，並且也不像地租加徵案那麼引人關注。伊藤的體制改革想法淪爲空轉，而由於分散精力到兩個重要法案，因此伊藤無法集中全部精神在通過地租加徵案上。

另外，爲了讓地租加徵案能在衆議院通過，伊藤內閣也企圖利用近畿、中國地方等，農業先進地區高漲的修正地價的要求。一八七〇年後半到八〇年代初期所實施的地租改正中，在決定課稅基準的固定地價時，東北地方等農業生產力較低的地區，被設定爲低地價。但因爲農業技術的提升，原本被設定爲低地價的地區其農業生產力提高。因此，近畿、中國地方等當初設定爲高地價的地區，地價相對過高而引起不滿，於是發生了降低

地價的運動。

伊藤內閣所期待的是，會出現相當人數的議員認為，若修正地價，則未嘗不可接受加徵地租。若是如此，即可瓦解地租加徵反對派，藉由修正地價來做交換，即可實現地租加徵。但實際上他對此也不是那麼有把握。

### 僅半年即陷入困境

對於伊藤內閣的地租加徵案，進步黨與自由黨盡皆反對。於是伊藤讓眾議院從六月七日到九日休會三天。六月十日，眾議院全體議員所出席的會議中，對於將地價修正建議案列入議程的臨時動議，以贊成一百二十七票、反對一百六十五票遭到否決。許多地價修正派的議員感到失望，轉而反對地租加徵，地租加徵案遂以贊成二十七票、反對二百四十七票的巨大差距，遭到否決。伊藤誤判了眾議院的動向，不得不解散眾議院。當時伊藤不應該提出選舉法改正案，應該只集中在地價修正與地租加徵案才是正確的。若是以前的伊藤應該會這麼做。

之後，伊藤打算在涉澤榮一、大倉喜八郎等工商業大老的協助下，集合藩閥派系的國民協會、要求修正地價的眾議院議員以及工商業者等籌組政黨，以因應總選舉後的特別議會。

六月十三日，爲了取得籌組政黨的共識，伊藤召開內閣會議，並請身爲元老的山縣有朋也出席。但山縣、盟友井上馨大藏大臣，及其他元老們都不支持伊藤。井上勸告伊藤，將政權讓給政黨一次，等到國民對政黨感到失望時，再次組閣較好。

山縣及其心腹平田東助（樞密院書記官長）等反對組成政黨內閣，由伊藤這位藩閥最有力人士成爲政黨領袖，並讓閣員入黨。山縣擔心若日本組成政黨內閣，將來的命運會像西班牙或希臘一樣。

十五日，平田拜訪國民協會最高幹部，並批判政黨內閣，同時勸他不要加入伊藤的新黨。此外，因爲工商業龍頭的三井、三菱並不打算加入伊藤的新黨，因此大倉也猶豫是否參加。結果，在帝國飯店所舉辦的第一次組織協議會，參加人數不過數十人。

如此一來，繼一八九二年二月那次後，伊藤的籌組政黨計畫再度失敗。失望之餘，伊藤上奏天皇，提議召集元老垂詢善後對策。十九日，伊藤離開東京，回到大磯。<sup>33</sup>

其間，自六月七日起，自由黨與進步黨展開了合併的動作，六月十日衆議院解散後更是加速進行。六月二十二日，自由黨與進步黨合併，憲政黨成立。

但新黨黨魁要選擇自由黨的板垣還是進步黨的大隈，委實難以決定，因此並未設置黨魁。此外，因爲不過兩星期就達成合併，因此過去以來即處於競爭狀態的舊自由黨與舊進步黨間，甚至連經濟等重要政策都無法達成基本共識。但毫無疑問地，在下次總選舉時憲政黨將會有壓倒性的勝利。<sup>34</sup>

面對這一狀況，藩閥方面所能做的事，第一，團結一致，抱持中止憲法的決心，不斷解散衆議院，以誘導衆議院支持藩閥政府。第二，將政權交予憲政黨的板垣或大隈。

## 倒閣、憔悴、錯亂

天皇憂心局勢，六月二十四日，召集伊藤、黑田、山縣、西鄉從道、井上馨、大山巖等元老，要求他們協商相對策。松方正義因為來不及從兵庫縣御影的別墅返回，無法出席。

御前會議上伊藤言及，若不推舉一位元老執掌政權，就只能讓憲政黨的大隈、板垣組閣。山縣反對成立政黨內閣，並提到只能動員所有元老入閣以因應難局。但因為西鄉與大山同意伊藤的意見，因此山縣遂提議等松方來後再決定，於是便在未有結論下，暫停會議。在無可奈何下，伊藤首相向天皇提出辭呈。<sup>35</sup>

對於伊藤在會議中的情形，山縣曾如此回想：不論自己如何反對政黨內閣，「伊藤一概不同意」，幾乎「不等人別人結束發言就開始辯解」，爭論非常激烈。對於山縣始終不改自己的主張，據說伊藤曾說出：「既然如此，那你自己何不挺身而出」。<sup>36</sup>

為了守護憲法政治，伊藤認為也只能讓大隈、板垣來做了。這個判斷是妥當的。但儘管伊藤已經身居政府高位二十餘年，也已經五十六歲了，對於無法理解其想法的山縣，在應對上還是意氣用事。

之後，伊藤受到天皇的召見，遂在善後政策還未決定下，無可奈何地遞出辭呈。接著，伊藤再次被召見，天皇詢問是否能只讓自由黨執掌政權。伊藤回答，除了讓大隈、板垣兩人執掌政權外別無他法，他並認為天皇也是在這種不得已的狀況下，同意此事。<sup>37</sup>

但若根據平田樞密院書記官長的回憶，天皇誤解伊藤的意思，以為是加入大隈、板垣後由伊藤組閣。在二四日下午重新召開的御前會議中，天皇作出裁決，讓大隈、板垣入閣，而後由伊藤組閣。<sup>38</sup>

在讓大隈、板垣執掌政權一事上，認為獲得天皇同意的伊藤，此時是處於什麼樣的心境呢？當天伊藤從天皇面前退下後，松方曾與伊藤見面。對於伊藤的樣子，松方頗為震驚，曾如此描述：

神色憔悴，怎麼也不像是認真的樣子（中略），總之，你還是早點回大磯，好好休養吧！說到這裡，伊藤便頻頻說他要穿上僧衣成為和尚。我說，就算你剃了頭穿上僧衣，若是心裡沒有出家的念頭，也是沒用，說完我就笑了。在說這些話時，因為伊藤的神情仍然無法平靜，於是我一直勸他去大磯。<sup>39</sup>

繼任內閣依其意見來決定，雖屬不幸中的大幸，但伊藤還是感到不滿意。伊藤感到極度疲憊，心中也產生動搖。就松方看來那就是精神上的異常。

這大概是因為對伊藤而言，在毫無預期下，憲政黨成立了，而自己的內閣則在短短的五個半月就垮台，成了目前為止最短命的內閣，這讓伊藤感到屈辱。此外，伊藤爲了完成「憲法政治」的目標，迄今爲止竭盡心力，因此大隈與板垣是否真能繼承這一精神，讓政府順利運作，或許也感到強烈的不安吧。因此，伊藤開始思考，若是結果爲停止憲法或與列強之間發生重大問題時該如何處理，而在這種極度緊繃的精神狀況下，即使是伊藤也不免說出想成爲僧侶的話。

翌日，六月二十五日，在天皇派遣侍從職幹事岩倉具定拜訪伊藤後，天皇才知道誤會了伊藤的意思。天皇大感震驚，立刻召集伊藤等元老，讓他們進行討論，同時特地找來山縣，要求由他組閣。因爲慌亂，天皇此舉已經逸脫了君主機關說的原則。

但在這之前，伊藤已經私下將御前會議的結果及天皇「同意」大隈、板垣組閣一事，告知大隈、板垣。山縣辭退組閣，他說：如果由自己出面組閣，將會讓政黨找到攻擊的藉口，說自己欺騙天皇以取得政權，而這恐怕也會連累到天皇。於是天皇便依照伊藤的建議，命令大隈、板垣組閣。



## 宮中改革的志向

正如前述，一八九六年秋天，《二十六世紀》雜誌批評伊藤博文及土方久元宮內大臣藐視皇室。對此，松方內閣的清浦法相與田中宮內次官等山縣派官僚與土方聯手主導內閣對《二十六世紀》雜誌等做出停止發行的處分。

在《二十六世紀》事件中，儘管清浦法相等對於雜誌等做出停止發行的處分，但這也不能說宮內省內就沒有腐敗風氣，因此他們也認為，應尋找適當時機更換宮內大臣土方；並向向薩摩的有力人士西鄉從道（海軍大臣）談及此事，建議由山縣採取行動。<sup>40</sup>

隔年五月，伊藤找來山縣商議，準備開始推動宮中改革，而井上馨也參與其中<sup>41</sup>。即便在這個時候，也是透過伊藤、井上與山縣的合作，亦即是伊藤體制的做法來推動宮中改革。

\* 國立國會圖書館憲政資料室《井上馨關係文書目錄》中，推測信件的年代可能為一八九八年，但正確為一八九七年。<sup>42</sup>

有關伊藤想任命盟友井上馨為宮內大臣，作為推動宮中改革軸心的構想，已於前文中做過說明。當伊藤第三次組閣，向天皇提到內閣人選時，天皇曾說：宮內省與參謀本部的問題留待日後，並未同意。最後，井上馨成為大藏大臣，而在宮內大臣這位推動宮中改革的主要人物方面，最後伊藤也放棄了由重量級人物出任的想法。

結果二月九日，就在第三次伊藤內閣成立約一個月後，雖然對宮內省最高幹部的人事進行更迭，但卻無法建立能夠推動大改革的新體制。主要的人事更迭爲：（一）被視爲伊藤派、受到批評的土方宮內大臣於二月九日辭職，當日即由山縣派官僚田中光顯宮內次官接任；（二）繼田中之後的宮內次官則由與山縣派無關的堤正誼（前宮內省內匠頭）接任；（三）而負責財政的重要職位內藏頭則由伊藤派的渡邊千秋留任等。

## 十項宮中改革意見

同樣在二月九日，伊藤也向明治天皇上奏包含十項問題的意見書。<sup>43</sup>

意見書的主旨，首先爲：（一）皇族的「婚嫁」方面，從皇族、華族中，取「門閥、血統」兩者皆爲最高地位者；（二）除上流階級的交際外，皇族不介入「民間普通事業」等；（三）皇族的經濟方面，應避免持有民間企業的股票等，將其逐漸轉換爲國家公債或持有不動產等兩種；（四）即便神社或寺院等請求賞賜金錢等，也要本於維新的「國策」，皇室應處於宗教之外，聽憑國民自由信仰，盡量避免介入等。

以上主要是爲了讓皇室、皇族對於民間或宗教保持中立，以維護威信。

此外，其他的建議爲：（五）由於財源有限，關於教育、美術等的獎勵或天災等的救助，應依一定的標準進行；（六）若是要對皇族或有功勳官僚進行賞賜，及命令內閣舉行國葬時，其經費應由國庫負擔，而非以內廷費支付；（七）「敘爵」（授予爵位）及「陞爵」（晉升爵位）爲宮內省的專管事務，內閣不可擅自干涉；（八）對於各國外交官等在宴會、園遊會時的接待，應建立一定準則；有關外國交際之事，應與宮內大臣、外務大臣

進行充分討論，對於其中的重要事項，首相也應該加入討論等。

這些提議的目的爲限縮內閣、宮內大臣及宮內官僚等，恣意介入皇室、皇族活動的餘地。

此外，伊藤還主張，（九）由於皇太子體弱且罹患重病，以致學業落後，因此盡量以「簡便」的方法，使其能熟悉政治及陸海軍。爲此，從皇族或臣下中選任一定數量的「伺候」，並選取數名陸海軍士官，讓其兼任宮內省東宮職，以進行進講或談話。

這一提案是配合皇太子的實際狀況，對於政治或軍事，以簡便卻實際的形式讓皇太子能習得重點。

最後則提議，（十）過去以來帝室經濟會「總管」宮內大臣對於皇室經濟的工作，但之後則要成立新組織，並將其職掌範圍擴大到皇室或皇族的冠婚葬祭、皇族待遇、皇族與功臣的賞賜，以及國葬、敘爵、陞爵等。

這意味著，目前爲止伊藤等以元老身分，即使對於宮中問題也能指揮宮內大臣逕行處理，但今後則盡量以制度上的機構來進行。雖然伊藤作爲最有權力的元老積極介入種種事務，但他同時也尋求「憲法政治」的持續發展。但儘管如此，爲了使「憲法政治」得以成熟，遂考慮建立完善制度以減少元老介入的必要性。

因爲伊藤身爲首相忙於地租加徵案、選舉法改正問題等，加上宮內省內並未有強力領導人，能接受伊藤建議而採取行動，因此上述伊藤的十項宮中改革建議並未完全具體化。正如前述，在加徵地租之餘還要同時實現選舉法改正這樣的重要問題，僅是如此已經是冒險了。而在這之外，伊藤還提出宮中改革的建議。只能說，伊藤因爲過於自負以致於已經無法覺察到有無可能實現以及其手段了。

伊藤的建議中，立即被推動的是皇太子教育機構的改革。提出建議的九天後，中山孝麿侯爵（前東宮侍從長）被任命爲專責皇太子事務的東宮大夫，而元老大山巖則就任新設的東宮監督一職。而在一個月後的三月二十二日，天皇任命有栖川宮威仁爲皇太子「賓友」，並任命伊藤與松方兩元老及前宮內大臣土方久元爲皇太子伺

候，同時命令他們在皇太子停留赤坂離宮期間，一周晉見兩次。賓友與伺候的設置是參照伊藤的建議。但之後，皇太子不論是學問還是其他學習，進展依然遲緩。因此，在接受伊藤等的建議僅一年多後的隔年五月，便廢止東宮監督及東宮伺候。<sup>44</sup>至此，唯一一個只實現一半的建議，也轉而成空。

### 伊藤體制的式微

正如前述，從一八七八年大久保利通被暗殺到一八九六年第二次伊藤內閣垮台為止，伊藤維持伊藤體系，主導政府，並逐步落實「憲法政治」。而所以能夠如此，主要因為：（一）得到明治天皇的信任，性格開朗，甚至能夠與薩摩派系有力人士進行協調；（二）英語能力、對於西歐規範的理解，以及對於法律、經濟或歷史等具有深刻的洞察力，甚至能引用中國、日本的古典作品等對其加以印證；（三）具有從現實主義立場來處理內政、外交的實務能力，以及出自於「剛凌強直」性格的政治決策能力等。

但短短五個半月第三次伊藤內閣即宣告垮台，此事說明伊藤體制顯然沒有發揮作用。而為什麼持續將近二十年的伊藤體制會走向沒落？

首先因為政黨抬頭。

伊藤所期望的「憲法政治」（立憲政治）乃是讓更多國民能夠接受教育，促進國民的自覺，而後逐漸擴大國民的政治參與。而伊藤認為最後的結果應該是，政府（行政）與議會（立法）進行合理討論，使其能反映出已經自覺且較大多數國民的意見，進而決定為國策。政府與議會會協和，這即是伊藤視為理想的體制。而伊藤也認

爲，這不僅能夠作爲增強國力的泉源，並且也能成爲向列強誇耀日本作爲文明國的成績，有助於修約等的外交談判。

從初期議會以來，伊藤即對日本的政黨狀況抱持不滿，但爲了上述目的，與政黨（議會）妥協，也盡可能接受其要求。此外，也阻止政府以暴力方式壓制政黨。

因爲如此，政黨逐漸穩固其力量，日清戰後，自由黨、進步黨先後成爲執政黨，分別實現了板垣退助與大隈重信的入閣，並讓黨員就任高官。自由黨與進步黨這兩大政黨在信心大增後，對與藩閥政府合作的交換條件上要求更多，漸漸地已非伊藤所能控制的了。

曾是伊藤心腹的陸奧宗光，所以開始在精神上與伊藤漸行漸遠，除了陸奧的病情發展外，政黨勢力的抬頭更是重要因素。

伊藤體制沒落的第二個原因爲在因應政黨實力的抬頭上，藩閥內部意見對立，各個勢力開始獨立。其中最大的事件爲，以山縣有朋爲盟主的山縣派官僚集團在日清戰後形成。

直到一八八〇年代爲止，山縣在同爲長州藩出身的伊藤、井上馨的支持下，與薩摩的大山巖聯手主導陸軍，並推動近代化。但山縣的目標爲，盡量在不受政府干涉的形式下，做爲專家集團的陸軍能夠獨立自主。因爲日清戰爭的獲勝，陸軍的威信提高，也強化其獨立自主，以至於在日清戰後連伊藤也無法再介入人事等重要事務。

此外，自從初期議會以來，每當藩閥政府與政黨對立時，伊藤向政黨所展現的溫和態度也促成了山縣派官僚集團的形成。一八九二年第二次總選舉時品川內務大臣的選舉干涉問題，以及日清戰後第二次伊藤內閣與自由黨的接近，都使得內務官僚集結在山縣之下。

不僅如此，薩摩派也與伊藤漸行漸遠。

因為伊藤譴責品川干涉選舉，加上又促成薩摩派閣員眾多的松方內閣垮台，因此，松方等薩摩派的有力人士與伊藤的關係變得冷淡。例如，在那之前松方雖是薩摩出身，但卻追隨伊藤，甚至被稱為「伊藤跟班」。但在第一次內閣垮台後，松方即逐漸脫離伊藤，即使在第二次伊藤內閣時，也因為財政上意見相左，僅擔任五個多月的大藏大臣，隨即辭職。此後，轉而與大隈合作，也不回應伊藤再度入閣的邀約，並成立被稱為松隈內閣的第二次松方內閣。

此外，大久保過世後，伊藤也與薩摩最具實力者黑田清隆維持相對良好的關係。但一八八九年伊藤爲了中止大隈修約，因而推倒黑田內閣，此後伊藤也與黑田有了隔閡。再者，黑田原本就對政黨抱持否定的態度。因爲這點，伊藤對於薩摩派有力人士的影響力即變得僅止於海軍的長老西鄉從道。

而盟友井上馨也向伊藤強調自己的主張，並想加以貫徹，就這點而言，也意味著他開始脫離伊藤而獨立。一八九八年一月，就在加入第三次伊藤內閣時，井上與伊藤對立，導致伊藤甚至寫信向山縣有朋求助。<sup>45</sup>井上身爲大藏大臣，並以副總理資格入閣，但因為過去板垣曾想以「違法事件」促使井上上台，自此以後他即與板垣關係交惡。到了同年四月，這一情緒爆發，甚至表示若板垣入閣，他即辭去大藏大臣一職。<sup>46</sup>

到這一時期爲止，藩閥的有力人士幾乎都有組閣經驗。而尚未組閣的，除了西鄉從道因兄長西鄉隆盛的關係責任而一再推辭外，只剩下井上馨了。而從年齡來考慮，也差不多是到了井上也想組閣的時候。即便是重要的閣僚職位，但若是純粹只爲了幫助伊藤而入閣，井上卻也已經感覺不到以前那樣的價值與意義了。

如同上述，伊藤的權力，換言之即伊藤體制，已經逐漸在衰退，但儘管如此，伊藤卻無法充分了解這點，在第三次伊藤內閣時採取相當強硬的做法來推動政策。而這反倒更加速了伊藤體制的沒落。

伊藤所以採取這樣的做法，主要是因為他以確立「憲法政治」為目標，而他所具備的分析現狀、構思未來的洞察力卻又過於充足之故。因此，遂造成他企圖改革現狀的想法愈來愈強烈，但對於如何將其具體化這點，則變得有些過於樂觀。就當時而言，伊藤已邁入老年，體力也大不如前，容易疲累，處於無法做出充分判斷的狀況。儘管如此，但「剛凌強直」的性格反而浮現，使得他作出適得其反的判斷。

無論如何，在伊藤體制衰退的狀況下，伊藤又要立足於藩閥勢力，同時又要讓政黨也能追隨他，藉此尋求確立「憲法政治」一事，其本身已越趨困難了。爲了要確立「憲法政治」，必須設立政黨從根本做起。對於伊藤而言，要出現這樣的想法，還需要點時間。

## 伊藤博文的兩封遺書

正如前述，第三次伊藤內閣時伊藤以相當強硬的做法推動政策進而導致失敗，但這未必就是因為伊藤過於自信的緣故。而從一八九八年二月十三日伊藤寫下遺書一事，也可以確認這點。此時伊藤五十六歲，已逐漸邁入老年，也感覺到身體出現過去未有的異狀，因而開始意識到身後之事。

以下即以簡明易懂的方式說明遺書主旨。「第一號」的內容爲有關財產的分配。

- (1) 軍事公債證書面額爲十萬日圓（現在約二十億圓）。這部分目前寄存在毛利家，年息百分之八，因此一年應該可以獲得八千圓（現在約一億六千萬圓）利息。本息皆爲梅子夫人終生持有，至於日後贈與或分給親屬等皆爲夫人的自由。

(2) 十五銀行股票二百股、小野田水泥公司股票四百股、日本鐵道公司舊股票一八三股及新股票一一八股。這些皆轉讓給繼承人勇吉（即後來的博邦），歸其持有。

(3) 四萬圓的「整理公債」中，三萬圓（現在約六億圓）贈與生子，歸其所有；剩餘一萬圓（現在約二億圓）則贈與朝子。

其他，存款部分由親屬協議，視家中情形，依梅子夫人指示處理。<sup>47</sup>

遺言的特徵爲，伊藤家僅是公債就有十四萬圓（現在約二十八億圓）的財產。這些財產以梅子夫人爲主，另外分別贈與勇吉（二七歲）、生子（二九歲）與朝子（二一歲）等。生子所繼承的公債爲朝子的三倍之多，這大概是因爲伊藤與生子間感情較深，以及生子爲梅子夫人所出，而朝子則爲其他女性所生之故。至於文吉與眞一可能是因爲年少，因此並未分得財產。伊藤或許期待，待兩人成年時，梅子夫人大概會以朝子所分得的財產作爲基準，從自己所分得的財產中至少分給兩人等同朝子的金額。伊藤與梅子夫人之間是有這樣的信賴關係的。

另外一封遺書則是一九〇七年（明治四〇年）七月一日，伊藤任職韓國統監時，寫給勇吉的信\*。

信中先是對勇吉說道：（一）若自己發生不測之事時，因母親（梅子夫人）多年來對祖父母（伊藤的父親十藏、母親琴子）「善盡孝養之責，並與余浮沉與共，體察其助余一事業的堅貞之心，因而贈與十萬元（現在約十三億圓）以作其隱居之費」，對此還請知悉；（二）目前言及此事或許稍嫌過早，但請諒解這是考量到發生萬一的情形；（三）先前曾在母親（梅子夫人）面前提及此事，爲了不致誤會在此重申，還請諒察。最後則寫道：請代我向「玉子（勇吉之妻）及小孩們」問好。

更重要的是，伊藤在信紙開頭的空白處補寫著：「也請向末松出示此信，凡事商量」爲佳，請謹記在心。換言之，即是婉轉告知勇吉要將書信出示與生子丈夫也是伊藤心腹的末松謙澄，並與其商議。<sup>48</sup>



在一八九八年二月的遺書中，伊藤也提到要贈與梅子夫人十萬日圓的軍事公債。但在過了將近十年後，伊藤家的經濟狀況也有所變化，因此再次叮囑勇吉要將十萬圓交給梅子夫人，並打算讓末松當保證人。這封作為遺書的信可以再次確認伊藤對於梅子夫人的愛與信賴之深。

此外，伊藤所以在信中透漏或許有不測之事，除了健康問題外，更重要的是他考慮到在處理海牙密使事件上，必須採取強硬的對韓政策，而其反抗勢必波及到伊藤。正如後述，五月二十二日，就在寫信的一個多月前，伊藤得知韓國皇帝高宗暗自提供鉅額活動經費，派遣密使前往荷蘭海牙和平會議，企圖讓列強確認《日韓保護條約》無效（第二、三章）。

\* 此信雖無標示年代，但推測為一九〇七年。因為文中寫著：「小子赴任不久，公務繁多，特別是不在時，宮廷之紛擾及韓兩地方之暴動等」，目前尚未全面平息。這些敘述符合伊藤在一九〇七年三月二〇日返回漢城（首爾）後，所面對的諸多問題，例如從一九〇六年秋天到隔年，義軍蜂起進行抗日游擊活動，以及韓國宮廷（高宗）的海牙密使事件等。

此外，一九〇一年五月，伊藤想將所持有的中山道公債委託杉孫七郎子爵（長州藩，樞密院顧問官）處理，以償還日本銀行的借款（伊藤致杉信函，（一九〇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萩博物館收藏）。杉任職「內藏頭」（局長）等，負責宮內省的財政。內藏頭為了宮中的財政運作，得以從大藏省等處取得最新的經濟資訊。這點不管是曾經任職者或宮內省高官都一樣。伊藤家的金融資產似乎以相當安穩的方式在進行操作。

## 休養與充電——清國遊歷、西日本演講遊說

## 隈板內閣的成立與清國之行

一八九八年（明治三二）六月二十五日晚上，伊藤首相邀請大隈重信（舊進步黨）與板垣退助（舊自由黨）至官邸，告知兩人：他已向明治天皇推薦由兩人接任下一任內閣，若隨後天皇下令時，希望二人能接受。二十七日，天皇指示由大隈與板垣組閣；六月三十日，第一次大隈內閣（隈板內閣）成立。

第一次大隈內閣的閣員中，除陸海軍大臣外，皆採用憲政黨員。當時，憲政黨為眾議院多數黨，因此第一次大隈內閣可說是日本最早的政黨內閣。閣員中屬於舊進步黨的有大隈首相兼外相、尾崎行雄文相等四人，而隸屬舊自由黨的則是板垣內相、松田正久藏相、林有造遞相等三人，亦即舊進步黨比舊自由黨多了一人。

有關由大隈或板垣誰來擔任首相方面，板垣因為不熟悉外交上的儀式典禮而選擇內相，因此大隈接任首相並無太大爭議。當時更大的問題為舊進步黨和舊自由黨內部中，競相進入政府任職的求官潮高漲。例如，以大隈兼任的外相為首要目標，一直到次官、局長、知事、道府縣的幹部、郡長等，憲政黨的黨員們高度期待這些職缺，甚至還形成舊進步黨與舊自由黨競相爭取這些職務的狀況。

但上述求官問題一時之間還未表面化，在七月時所能了解到的，憲政黨已經在三十七個道府縣設立三十九處支部與一二處出張所。

之後伊藤回到大磯，在徐徐的海風與浪潮聲中，療養政變所帶來的身心疲憊。伊藤性格中最好的一項特質

是，即便受到再大的打擊，也不會自怨自嘆，在稍作休養後，便能重新出發。伊藤雖然也憂慮第一次大隈內閣的前途，但因為七月時憲政黨的地方黨部逐漸設立，也有了一定成果等，這讓伊藤得以放心。

七月十三日，伊藤從大磯回東京，下榻帝國飯店，當天即與大隈首相見面，翌日也與板垣內相會晤。此外，伊藤似乎也向記者透露，將啓程遊歷清國，預計從北清南下到長江流域。<sup>2</sup>

旅行的目的則是，實地見聞列強分割中國的狀況，及了解清朝的內政動向等。在清朝方面，同年六月十一日，年輕的光緒皇帝下詔變法，開啓了政治上的大改革。此外，此行的另一個目的爲，伊藤興趣不多，其中之一爲寫作漢詩，想遊歷中國，爲將來執掌政權而養精蓄銳。此行伊藤僅帶幾名隨員，相當簡單，但成員中包含了漢語翻譯與精通英語的人各一名；此外，漢詩人森泰次郎（槐南）也陪同前往。根據森泰次郎夫人的回想，自一八八五年伊藤擔任第一任首相以來，森泰次郎就長年追隨在伊藤左右。<sup>3</sup>

七月二十六日，伊藤終於從大磯出發，途經京都、大阪等地，八月十六日由神戶港啓航，十八日抵達長崎，之後則經由韓國仁川，二十五日到達漢城（今首爾）。<sup>4</sup>

途中，伊藤順道遊覽了以避暑勝地知名的岐阜縣養老溪谷與京都的宇治、嵐山等風景名勝。伊藤在給梅子夫人的信中寫道：今年夏天特別熱，感覺上比兩年前去過的台灣還要炎熱。在長崎時，伊藤也在郵政公司的引領下，參觀了新船的試航，結束後則參加了五十人左右的熱鬧宴會。

抵達仁川時，一名皇族受命迎接伊藤。在漢城停留期間，伊藤幾乎是每晚受邀出席盛宴。韓國天氣也相當熱，「汗如雨下」，「幸好雖然每日奔走其間，卻也未見疲勞、衰弱」。伊藤也在信中向梅子夫人提到：在晚會與宴會上所受到的韓國王室與韓國政府的款待，可是至今爲止誰也有沒獲得過的高規格款待。<sup>5</sup>

在旅途各地所受到的這些款待，似乎大大地滿足了伊藤的自尊心，因此他逐漸忘掉改變時所受到的屈辱，

心境也逐漸好轉起來。

九月八日，伊藤一行從仁川啓程，十一日抵達天津，十四日進入北京，二十九日又從北京出發，十月五日抵達上海，在訪問漢口、南京後，十月二十二日又返回上海。

即便是在天津，伊藤也受到清朝上下「筆墨不能詳盡的款待」，日夜忙於出席宴會，也有許多中國客人絡繹不絕登門拜訪，希望伊藤能為中國盡一份心力。

在北京時，九月二十日伊藤被允許謁見光緒皇帝，受到幾乎前所未有的禮遇；但翌日二十一日，清政府發生政變，慈禧太后重新執政，而一度失勢的李鴻章也重回政府中樞。之後，伊藤也受邀前往參加英國公使館與清政府所舉辦的晚宴。

而從伊藤寫給梅子夫人的信中也可知，當伊藤遊歷至上海時，不僅是清朝官吏，連學者與商人也紛紛登門造訪，除了表達歡迎之意並款待伊藤。伊藤也在信中提及當時清朝的政情。<sup>6</sup>

從上述內容可知，在日本國內「伊藤體制」雖然已經崩壞，但在清朝與韓國，伊藤作為明治維新以來改革日本，使日本得以成為近代國家的領導人，以及他仍然是當時日本少數的掌權者之一，因此，在兩國伊藤本人的聲望與對他的期待仍然非常地高。這些應該都使得伊藤的心境得以轉好。而從伊藤在酷熱的漢城（今首爾）也能優游於日夜舉辦的宴會來看，伊藤也恢復了對於本身健康的自信；此外，從伊藤寫給梅子夫人的信也可得知，在伊藤心中，梅子夫人不單只是一位能操持家務的妻子，也懂得政治，還是一位在內心深處能夠溝通的對象。

另一方面，在第一次大隈內閣（隈板內閣）下，作為執政黨的憲政黨，其內部中的舊進步黨與舊自由黨間的對立，依然激烈。舊自由黨的星亨辭去駐美大使一職，八月中返國，十月上旬著手進行倒閣準備，他與板垣退

助內相攜手領導舊自由黨，準備展開行動。

星亨的作法爲，與山縣派官僚合作，成立山縣內閣，而以舊自由黨爲執政黨，藉此他得以刷新舊自由黨，並擴大其勢力。這是因爲他認爲與其與舊進步黨的人合作，維持著一個不完整的政黨內閣，不如與山縣派合作才能更快、更早落實政黨政治。由於板垣等舊自由黨的閣僚已經提出辭呈，到了十月三十一日，大隈首相與舊進步黨閣僚也不得不提出辭呈。<sup>7</sup>

十月底，當大隈內閣與憲政黨內的鬥爭惡化時，天皇命令德大寺侍從長發電報給滯留上海的伊藤，要求伊藤返國。因應這一要求，伊藤立即從上海出發，踏上返國之途。

### 「憲法考試」結果「優等」

當大隈首相提出辭呈後，天皇即向黑田清隆樞密院議長詢問善後對策。而黑田與松方正義、西鄉從道、大山巖等四元老都認爲，應該由山縣有朋依其本身意向，自由組閣。這是因爲他們怕伊藤返國後會有異議，因此急於想讓天皇下令由山縣組閣。

天皇也察覺到，以元老爲首，部分藩閥官僚也對山縣有所期待，因此不待伊藤返國，即於一八九八年（明治三一）十一月五日下午由山縣組閣。而伊藤雖然在十一月七日抵達長崎，但對於這樣的趨勢卻也無能爲力。儘管先前因爲伊藤的強勢作爲，使得第一次大隈內閣得以成立，但也僅僅維持四個月，不但未見成果，並在激烈的內鬥下垮台，這使得伊藤在推薦繼任首相方面，威信低落。

十一月八日，六十歲的山縣有朋完成第二次組閣。新內閣是由元老山縣（首相，長州）、松方（藏相，薩摩）、西鄉（內相，薩摩）等擔任主要閣僚，其他職位則由山縣派官僚，如桂太郎（陸相，長州、留任）、清浦奎吾（法相）、青木周藏（外相，長州）等人，及藩閥官僚的山本權兵衛（海相，薩摩）等人擔任。

十一月二十九日，由星亨所率領的舊自由黨所重新成立的憲政黨與山縣內閣達成合作協議。由美國回來的星亨，其所提出的政治合作課題與向來有所不同，他並未要求入閣，反而要求推動鐵道國有、擴大選舉權等政策，展現了一番新氣象。

山縣內閣最大的課題在於必須在十一月七日召集的第十三回議會（一八九九年三月閉會）通過地租增徵案，因為這項法案是政府預算的財源。當時眾議院各黨派的議員人數，最大黨憲政本黨（舊進步黨）擁有一百三十一名，雖然是在野黨，但相較於憲政黨（舊自由黨）一百一十三名，國民協會（藩閥派）十八名等的執政黨，在席次上佔有優勢。

當初，山縣內閣試圖將地租調漲一點六倍，從原來地價的百分之二點五調漲至百分之四。但對於如此大幅增稅，憲政黨擔心將引起地主階層及農民等主要支持者的反彈，因此內部意見無法統一。於是，憲政黨幹部即著手進行修正，將地租漲幅僅提高到百分之三點三，相當於原來地租的一點三二倍；並且增稅期間也限定為五年，從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三年，如此一來，憲政黨內部總算有了共識。

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地租增徵案在憲政黨（舊自由黨）、國民協會與無所屬議員等的贊成下，以一百五十五票對十五票的差距順利通過（憲政本黨（舊進步黨系）中途退場，未參加表決）。十二月二十七日，地租增徵案也在藩閥派佔多數的貴族院中正式通過，法案成立。<sup>8</sup>

另一方面，地租增徵案之所以通過，乃是因為半年前伊藤主張將政權交給大隈與板垣，而隈板內閣也因此

得以成立之故。這也是因爲舊自由黨以限板內閣及進步黨與自由黨所合作成立的憲政黨之失敗爲戒，已經不再考慮與舊進步黨攜手合作。如此一來即意味著，從初期議會以來，自由黨與改進黨（之後成爲進步黨的主要成員）之間，每當有機會時便會被提起的民黨（政黨）聯合路線，現階段實現的可能性極低。

此外，比起伊藤，山縣是個清楚自己能力上有限的人，他實現政黨方面所要求的地方制度改革，以作爲地租增稅的回報等，謹慎維持與議會間的關係，而這也有助於地租增徵案的通過。結果，一直是複選制的府縣會議員與郡會議員選舉被改爲由選民直接選舉。所謂複選制即是，府、縣會與郡會議員並非由市、町、村民直接選出，而是只有市會、町會、村會等的議員才有選舉權，由這些議員們所選出。另外，也廢止了以往將郡會議員名額的三分之一保留給擁有地價一萬元以上的大地主間互相選出的制度。

一八九九年的二月十一日，正值第十三回議會的會期中，也舉行了憲法公布十週年的慶祝大會。在帝國飯店所舉辦的慶祝會演講上，伊藤讚許山縣的貢獻，說到：「最初議會時的首相是山縣，現在又同樣是山縣，」以現在的態勢來看，也沒有必要解散議會，因此不得不說山縣真正善盡其職務。」

接著，伊藤提到從一八八九年至今的十年間，可說是「日本憲法的考試期」；對其結果，我在此可以毫無忌憚地斷言說，大致上「憲法的考試，成績優良。」高度評價了「憲法政治」的成果。而這是因爲，在第十三議會時，政府藉由憲政黨（舊自由黨）的協助，順利讓地租增徵案通過之故。

對於伊藤而言，第十二特別議會是讓自己所組成的第三次內閣倒閣的原因，因此當時伊藤對於政黨非常失望，並對於憲法政治的前景深感不安。對於山縣能相對簡單地通過自己推動失敗的地租增徵案一事，伊藤並不嫉妒，反而對於「憲法政治」的確立，感到高興。

除了「憲法政治」的確立外，五年前與英國所締結的新條約也將於本年七月十七日施行。確立立憲國家與

實施條約改正乃是明治維新以來的兩大目標，如今已逐漸落實，面對這一狀況，伊藤應該相當滿意吧！

### 成立理想政黨的目標

對於第二次山縣內閣能夠通過地租增徵案，並順利推動政務，伊藤真心感到高興。這也是因為伊藤已經切實感受到憲政黨發生了變化，對於自己所期待的完成憲法政治這點而言，已經具備了良好的條件。因為條約改正的實施，日本已經達成與列強並駕齊驅的條件；在這之外，爲了完成憲法政治，伊藤開始積極展開創建自己理想中的政黨。

早在第三次伊藤內閣垮台時，伊藤心腹之一西園寺公望文部大臣就會經很熱切地向伊藤提出請求，希望將來能組織新黨。當時，西園寺正在神奈川縣的葉山靜養，當他得知倒閣的消息時雖然非常震驚，但在仔細考量後，卻認爲這是伊藤的「真知灼見」；並說，反對派的慌張樣子真是可笑，高度評價了伊藤的行動。

接著西園寺又寫到，雖然有人主張伊藤應與板垣退助（舊自由黨）、大隈重信（舊改進黨、進步黨）組成三角同盟，但此案並不值得考慮；過去以來伊藤即懷抱志向，願意將目前爲止所獲贈的「勳位顯爵」返還天皇，這點對於日本的「國民開化」影響很大，雖然困難，也請排除萬難加以實行。〃

伊藤所獲得的勳章等的恩典，在大臣當中，無人出其右。換言之，擁有這般身分的伊藤向西園寺表示其志向，願意將恩典全數返還天皇，成爲「平民」，組織新黨。這或許是因爲伊藤認爲，若能夠率領新黨參加總選舉，成功組閣時，日本的憲政將會發生巨大的改變吧！



當時伊藤正處於倒閣的失意中，對於這個引發他內心深處共鳴的西園寺的建議，伊藤應該深深感到高興吧！

之後，在第二次山縣內閣成立當天，西園寺寫了一封信給剛從清朝返國的伊藤博文。信中，西園寺提到：雖然舊自由黨和舊進步黨都希望伊藤之下達成合作，但雙方是否會遵從伊藤的政策，卻還未可知；不過，壞的事情過後，反而會迎來好的結果，天下的情勢是歡迎「有條理、能治理」的內閣等。西園寺所期待的是，將來可以出現符合伊藤以政黨為基礎成立內閣的環境。<sup>12</sup>

先前所提及的伊藤在紀念憲法公布十週年的演講，其背景就是伊藤開始確信，西園寺所期待、也是伊藤自己所希望的狀況正逐漸在形成中。

就在伊藤發表演說的同一天，在憲政黨祝賀會上，憲政黨指導者星亨也公開表示了成立政黨內閣的意願。而星亨下面所屬的憲政黨關東團的準機關報也開始委婉地要求，希望伊藤加入憲政黨為政黨改革效力，同時也希望能讓貴族院議員及工商業者入黨。<sup>13</sup>

二月底，當伊藤在橫濱與西園寺不期而遇時，伊藤邀請西園寺到大磯「滄浪閣」，當晚西園寺即入住「滄浪閣」。就這樣，五十七歲的伊藤與四十九歲的西園寺很快地逐漸變得親近。甚至後來西園寺還在伊藤的介紹下購入「滄浪閣」旁的別墅用地，十一月時別墅落成。<sup>14</sup>

正如前述，伊藤應當對於兩年前，陸奧在精神上與他漸行漸遠，並在數個月後病死一事，感到相當失望。而就如同要彌補這塊空白一樣，伊藤與陸奧心腹之一的西園寺變得親近，而西園寺也成了伊藤繼承人的有力人選。

## 準備創立政黨

地租增稅案成立後，一八九九年（明治三二）二月，第二次山縣內閣向第十三回議會提出選舉法改正案，其內容基本上與第三次伊藤內閣在第十二議會時所曾提出的內容相同。

其中包含大幅擴大選舉人資格，例如將地租繳納調降至五元以上者（原本規定為一五元）；此外，市部選出議員的比例增加到百分之二二（原本為百分之五點七）等，其中有部分內容卻是山縣及山縣派官僚所不樂見的。

山縣之所以提出這樣的內容，主要是爲了避免與伊藤博文等的直接對立，而在貴族院將進行修正爲前提所提出的。在貴族院的委員會時，在山縣派的主導下進行許多保守性的修正，例如將選舉人資格調整爲地租十元以上；市部選出議員的比例調低爲百分之十四點三等。<sup>15</sup>

但這樣的修正卻不爲想創立新黨、改良政黨的伊藤博文所接受。三月九日的貴族院全體議員出席會議上，平常不大出席的侯爵議員伊藤，罕見地以議員身分出席，發表演說支持政府方案。

伊藤指出，日本擁有四千萬以上的人口，但擁有參政權的人卻僅有四十餘萬；亦即伊藤認爲，這意味著衆議院無法充分發揮作爲國民代表的角色。因此，伊藤提出訴求以五圓的稅額爲基礎，讓一百七十至一百八十萬人獲得選舉權；此外，爲了能與列強爲伍，有必要增加工商業者之代表。演講的結果，伊藤的心腹末松謙澄（前遞相，女兒生子的女婿）等人陸續提出恢復政府原案的意見，最後在被修正爲幾乎接近政府原案的狀況下，表決通過。<sup>16</sup>

儘管貴族院內山縣派官僚的勢力持續擴張，但伊藤合理訴求的主張，其影響力也很大。對於貴族院的這一結果，伊藤大概感到欣慰吧。

但衆議院卻不同意貴族院的修正案，因而選舉法改正案依然無法成立。政黨方面雖然贊成擴大選舉權，但

因爲原本就有相當多的議員是以農村爲地盤而當選的，因此他們反對大幅增加市部選出的議員比例。

第十三回議會結束後，同年四月十日，在長野市以訴求創立新黨的演說爲起點，伊藤在全國各城市開始展開遊說活動。到六月爲止，伊藤遍訪大阪、神戶、下關、大分、福岡、山口、廣島、名古屋等地，受到各地官民的盛大歡迎，他以政治、經濟、外交、教育等爲題，進行了二十多場演講。而伊藤所以在各個都市受到歡迎，其原因就在於選舉法改正案等，伊藤展現出重視都市工商業者的新態度。

## 再度提議宮中改革

伊藤在進行創設新黨的遊說演講時，也明白若要完成「憲法政治」，目前的宮中改革仍然有待加強。其中之一爲皇太子（東宮）嘉仁親王的教育進展並不理想，從學問到各方面都進展遲緩。

四月二十三日，皇太子的「賓友」有栖川宮威仁親王召集伊藤等皇太子的「伺候」，商討皇太子的教育方法等。伊藤提議，教育方面必須要統一，即便天皇也不適合介入，完全交由負責人全權處理；並建議由有栖川宮擔任負責人。衆人皆同意伊藤的意見。<sup>17</sup>

當時，明治天皇雖然幾乎不曾與皇太子接觸，但對於皇太子的教育卻有很強的控制慾。這主要是因爲明治天皇基於爲君者的責任感，使得他極爲自制，不輕易在臣子面前接觸兒子，以及他對於體弱多病的兒子的關愛，只是這卻是個大問題。<sup>18</sup>

天皇雖然並未立刻接受伊藤的建議，但在有栖川宮的催促下最終同意。五月八日，廢除「東宮監督」與

「東宮伺候」這兩個專為皇太子教育而設的宮中職務，取而代之的是將原來為「東宮賓友」的有栖川宮改任命為「東宮輔導」，成為皇太子教育的最高負責人。而有栖川宮除了週日以外，每天都到東宮御所，擔當起皇太子的教育工作。

此外，伊藤、元帥大山巖、土方久元前宮相、田中光顯現任宮相等五人則被任命為東宮輔導顧問。

在做這個決定前，天皇曾派遣德大寺侍從長拜訪有栖川宮及人在大磯的伊藤，傳達此意。此外，天皇並特別囑咐，目前為止由伊藤為皇太子所進行的政治講話，仍照舊進行。<sup>19</sup>

皇太子等皇室子女的教育一事，雖然有其公務性格的一面，但作為天皇家內部問題的層面更強。因此，天皇相當程度介入，而一般也認為，這未必要受到政治上君主機關說式的行動規範所約束。對於君主過於介入皇室內部問題的情形，即便在立憲君主制比日本發達許多的英國，也非常常見。<sup>20</sup>

考慮到上述狀況時，天皇對於伊藤的信賴非比尋常，兩人間的關係已經超越君主與有力元老的身分與立場了。兩者的關係或許發展到近似於友情了。對於想以明君來增添威信的明治天皇，伊藤甚至隱約建議，天皇對於皇太子的教育並未有整體性的想法，因此，介入反而有害，不如自我克制，將教育的工作交給有栖川宮與我們大家。而能夠對天皇說出這樣話的人，僅有伊藤一人。

到了八月二十四日，天皇在宮中設置帝室制度調查局，命其調查、審議有關朝儀典禮、皇族皇室財產及其他皇室相關事項。此外，伊藤則被任命為帝室制度調查局總裁，並決定了十二項調查項目。二十九日，伊藤謁見天皇，上奏副總裁以下的人選。

九月五日，土方久元（前宮相，伊藤派）被任命為帝室制度調查局副總裁，伊東巳代治（前農商相，伊藤的心腹）等則被任命為御用掛。

九日，帝室制度調查局設在伊藤曾經利用過，赤坂靈南坂的宮內省官舍內。帝室制度調查局的設置可以回溯到前年二月時，伊藤會對宮中改革提出包含十項的建議書，而在十二月從清朝遊歷返國後，伊藤又再度提案設置調查機關。<sup>21</sup>在制定明治憲法時雖然也同時制定皇室典範，但那只不過是個綱要準則而已。因此，帝室制度調查局將就十二個項目進行檢討，進一步確定當中的細節。

正如後述，日俄戰爭後，帝室制度調查局透過制訂公式令，讓首相得以代為執行憲法條文上所賦予天皇的主要權限。這是因為日俄戰爭後，面對陸海軍，特別是陸軍勢力的抬頭並逐漸獨立化，伊藤想藉此加以抑制。但在一八九九年的這個時候，這個項目並沒有被單獨列進去。

### 日俄協商路線的動搖

就在伊藤爲了籌備新黨而開始進行國內各都市的遊說活動，並對於皇太子的教育體制不健全而再度提出建言時，一八九九年五月，俄國海軍試圖佔據朝鮮半島南岸的馬山浦作爲自己的據點。這是因爲去年十月上任的俄國駐韓公使巴甫洛夫想將俄國勢力範圍推展到馬山浦、木浦等朝鮮半島南岸的良港，而開始有所行動之故。巴甫洛夫此人，即使用當時帝國主義時代的標準來看，也算是個強橫、好謀略的人。

巴甫洛夫的行動已經威脅到西——羅森協定的精神，因爲協定中規定在韓國國內日俄政治上對等。隔月，陸軍大佐田村怡與造（參謀本部第一部長）以身爲陸軍作戰立案部門的負責人的立場出發，發出警訊表示若俄國真的佔有馬山浦時，日本將變得無法做什麼事。田村所擔憂的是，一旦日俄發生戰爭時，日軍在朝鮮半島的登陸

作戰將會遇到阻礙。<sup>22</sup>

十月十一日，山縣首相也提出相同內容的意見書，極力主張不應無視這一狀況。山縣的意見書中主張，應該重新檢討日清戰後由伊藤與山縣等聯手建立的日俄協商路線，視情形而定，也應該下定決心考慮對俄開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對俄國的態度上，伊藤與山縣不同，仍然抱持著日俄協商路線的想法。<sup>23</sup>

事實上，在軍部與外務省的高官中，另外有一群人對於俄國所抱持的不信任感，更甚於山縣；他們認為，俄國總是企圖南下，想要將滿州到朝鮮半島納入勢力範圍。相形之下，伊藤則抱持著一種現實主義式的哲學。他認為，不應該對某些小事過度反應，當事情具體化時，再與當事人俄國協商討論，而若交涉不遂時，再做出最後決定即可。

### 義和團之亂與對山縣內閣的忠告

另一方面，在清國自從一八九九年，義和團就在山東省開始擴展勢力。到了一九〇〇年六月，開始形成了從天津、保定等地孤立北京的形勢。六月二十日，義和團殺害德國公使，並開始與清軍聯合，對被圍困在北京城中的各國公使館館員、士兵、居留民等展開攻擊。即使合計各國公使館的駐軍及由居留民所組成的義勇隊，全部還不到五百人。

各國雖然已經派遣援軍，但因為清國遙遠，不僅耗時，人員也有限。七月五日，英國駐日代理公使懷海德告知日本，已經接到首相索爾斯伯利 (Salisbury) 的命令，而各國也都不反對，希望日本派遣援軍到清朝。<sup>24</sup>

此時元老伊藤已經判斷事態嚴重，便在首相官邸集合山縣首相、西鄉內相、松方藏相等三元老及青木外相、桂太郎陸相、山本海相等主要閣員，進行商討。會中伊藤指出，因為還不清楚局面將如何發展，因此日本不應輕舉妄動，以致消耗國力；對此，各大臣也同意。其中，山本海相還特別詳細描述事件經過，認為伊藤的意見符合當前的事態處理原則，全面支持伊藤。<sup>25</sup>

當時伊藤雖是元老的一員，但卻非山縣內閣的閣員或擔任樞密院議長等特定要職。即便如此，伊藤卻能召集主要閣員、主導會議，並讓閣員們接受對於義和團之亂應該慎重行事的主張。由此可知，即使當時伊藤體制已經崩壞，但因為明治天皇不改對他的信任，因此伊藤作為首席元老，具有特別的地位。

由於義和團之亂可能會為清朝與在清列強的秩序帶來很大的變數。因此，七月五日早上，在山縣謁見時，明治天皇要求山縣，有關對清問題應與元老伊藤商議。之後，伊藤受命進宮，傍晚五點謁見天皇時，天皇向伊藤詢問有關對清問題的意見，並要求伊藤對閣員提供建言。<sup>26</sup>

隨後，日本為救援北京，派遣二萬二千名軍隊，為列強中派兵人數最多者。俄國則派遣四千名軍隊，人數僅次於日本；但在這之外，俄國卻又另外派遣軍隊，八月時，南下佔領滿州。另一方面，八月十四日，包含日本在內的八國聯軍進入北京，達成聯合出兵的目的。除去滿州不論，當時日本在列強中派遣人數最多，增強了在列強中的存在感。

看到聯軍佔領北京後，八月二十二日，伊藤認為出兵的目的已經達成，便勸告山縣首相與青木外相，應該在各國中率先提議撤兵。伊藤也指出，遣清日軍在形式上由德國的總指揮官所統率，這會有統帥權上的問題。

<sup>27</sup>伊藤此舉可說是針對對於統帥權問題相當神經質的山縣，所進行的促成撤兵的「作戰」。

山縣與青木看似同意伊藤的勸告，但即使到了三十一日，仍然沒有進行撤兵，反而俄國率先提議從北京撤

兵。而對於俄國方面的提案，山縣內閣也未立即回應。對此伊藤感到憤慨，認為日本已經失去作為撤兵提案者的地位與名譽，甚至也不願意爽快答應撤兵；因此，伊藤向天皇上奏致歉。<sup>28</sup>

這是因為山縣等考慮，透過在北京周圍駐兵，增加日本的發言權，視狀況發展，進一步擴大日本在大陸的勢力範圍。對此，伊藤感受到現實的殘酷，因為即使有天皇的命令，自己對於山縣等人的影響力卻也低落至此了。

到了七月中旬，俄國駐日公使伊茲沃利斯基與駐韓公使巴甫洛分別向元老伊藤與日本駐韓公使提案，若義和團之亂的戰火從滿州延伸到韓國時，便在韓國內劃分日俄兩方的勢力範圍。對此提案，伊藤與井上馨兩位元老認為應該接受，並進行交涉。但山縣首相卻反對在韓國國內劃分日俄勢力範圍，他認為應依據滿韓交換的原則，以將韓國全境列入日本勢力範圍為目標。而外務大臣青木態度更是強硬，甚至主張不惜對俄開戰。但因為義和團之亂並未蔓延到韓國，因此在韓國劃分勢力範圍等提議，也就沒有更進一步的發展。<sup>29</sup>

八月下旬，發生廈門事件。這是由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山縣派官僚，陸軍軍人）等人的謀略所引發的事件，趁義和團之亂時故意燒毀位於台灣對岸廈門的日本本願寺布教所，企圖趁機佔領廈門。當時台灣與福建之間，人與物可以自由移動往來。兒玉等認為，為了台灣統治的安定，希望能夠將台灣對岸的福建省納入勢力範圍。伊藤並不知道這一事件的真相。山縣應當也不知情。山縣內閣從事發當初就抱持慎重態度，避免事態擴大。但是當當地有了出兵要求後，山縣內閣認可了佔領廈門，並決定派出以步兵一個大隊（約數百名）為主的小規模兵力。派兵一事也獲得天皇的許可，首先由海軍陸戰隊兩個小隊由廈門上岸。

但以英國為首的列強立即要求日軍從廈門撤出。兒玉等人雖然執拗地希望佔領廈門，但得知真相後的伊藤則強烈要求撤兵。山縣內閣與軍部也同意伊藤的要求，日軍撤退。<sup>30</sup>



與義和團之亂時情況不同，這次因爲伊藤與山縣意見一致，因此立即撤兵。與伊藤相比，山縣雖然並不積極與列強協調處理清朝問題，但基本上仍避免與列強強硬對立。而這對於伊藤來說，算是保住了面子。只是山縣內閣也了解到很難透過與列強協調，來建立東亞的秩序。

## 身體的衰弱與對於「憲法」政治的理想——創立立憲政友會、第四次伊藤內閣

## 創立立憲政友會

話題回到國內問題。舊自由黨的憲政黨以星亨為領導人，與第二次山縣有朋內閣維繫了一年又數個月的合作關係。結果，憲政黨因為同意地租增徵法案，收到了複選制、廢除大地主議員等回饋，得以在府縣制與郡制中擴大了政治勢力（第十八章）。此外，在一八九九年秋天的府縣議員選舉中，憲政黨擴大勢力，強化了黨的基础。

但星等憲政黨領導人認為與山縣內閣的合作乃是為了實現政黨政治的過程之一，因此不能一直持續這種沒有黨員入閣的合作。加上，一九〇〇年（明治三三）五月十九日，山縣內閣修改陸軍省與海軍省官制，限定陸、海軍大臣唯有現役上將或中將才得以擔任。雖然一直以來並未出現過文官的軍部大臣，但這官制的修改卻在法律上設了限制，可說是個對憲政黨不友好的舉動。

五月三十一日，星等向山縣首相要求，讓山縣內閣的閣僚加入憲政黨或是讓憲政黨人入閣，兩者擇一。這是因為星等要決定未來的方向，或者促成山縣大幅讓步以繼續合作關係，或者請求伊藤成為憲政黨的黨魁。

山縣已經感受過身為首相的成就感，也在考慮是否該是辭職的時候了。五月二十四日，山縣向天皇表達辭意。當然，厭惡政黨的山縣拒絕了星亨的要求。<sup>1</sup>

因此，六月一日，星等爲了請求伊藤擔任憲政黨黨魁之事而訪問伊藤，但伊藤卻先提出了組織新黨一事。

對星亨而言，爲了實現政黨內閣而與伊藤合作是一年多以來所企求的事，因而星等立即決定加入伊藤的新黨。伊藤的新黨構想在這時突然具體化，這便是之後立憲政友會的由來。

伊藤雖然尋求山縣等人的認同，但山縣既未表示強烈反對，也未積極支持。山縣雖然反對伊藤成立新黨，但卻不明確表示。

伊藤也了解這種的情形。七月中旬，伊藤與心腹伊東巳代治及星亨等人就黨組織等進行商議。伊藤爲了使官僚及實業界較容易加入新黨，考慮將本部與地方組織的關係，以俱樂部形式，組成較鬆散的團體；但對此星及伊東認爲，若是如此將難以管理，因而反對，最後決定採用本部與支部的關係。

因爲「和協的詔敕」所帶來的妥協，一八九三年四月公佈集會及政社法的修正，政社（政黨）之下可設支部（支部）。此後，舊自由黨系統及舊改進黨系統依該法廣設支部，黨員人數大爲增加。向具有政黨支部活動經驗的政黨人提議不設支部，這是因爲伊藤已經失去了洞察時勢的眼光。

八月二十五日，在東京市的芝公園紅葉館，伊藤招集了西園寺公望等十三人擔任創立委員，發表設立新黨的旨趣及綱領。但伊東巳代治認爲未受到伊藤相當的重視，與伊藤產生嫌隙，並未加入創立委員。約在二年八個月前，第三次伊藤內閣組閣時，伊東巳代治惹怒伊藤，兩人關係幾乎破裂。而這是因爲，伊藤私下告知伊東將被任命爲遞信大臣，但實際上卻是任命爲農商務大臣等這樣的瑣碎小事，伊東遂表示不欲入閣之意。

此次也有部分是因爲年紀的關係，伊藤的脾氣變得更怪，因而伊東巳代治與創立政友會一事，保持距離。<sup>2</sup>

九月十三日，憲政黨解散，黨員自動加入立憲政友會。兩日後，九月十五日，一千四百多名出席在帝國飯店舉行的立憲政友會成立大會，伊藤成爲總裁。帝國飯店成了伊藤從大磯到東京時的「固定住處」。

## 創立政友會的意圖

從八月二十五日以伊藤名義所發佈新黨創立宗旨和演說，以及九月十五日伊藤的演講中，可以看出伊藤創立政友會的目的。

第一，透過政友會使更多地方有力者的意見可以反映到政治上，藉此完成立憲政府（「憲法政治」）的目標。<sup>3</sup>

第二，伊藤認為政黨發展尚未成熟，因此，儘量避免政黨干涉閣僚的任免及內閣政策。為此，伊藤制定了總裁權限強大的政友會會則。

會則中並未提及總裁的任免及任期，總裁有權選任最高幹部的總務委員及擔任庶務會計的幹事長、幹事等黨幹部。此外，總裁決定總務委員的人數，每年一次在東京召開黨大會，在議會開會期間及必要時得以召開議員大會。

此外，會則中也提及避免讓有莽撞舉動的無產者入黨，建立一個有秩序與規律的政黨。<sup>4</sup>

伊藤想設立一個有擬訂政策與執掌政權能力的真正近代政黨。早在一八九九年二月的演說中，伊藤已經指出，要以英國的「黨派政府」（政黨內閣）及花上七、八百年從事政治改革所獲得的成果為目標。<sup>5</sup>伊藤的想法大致是先以一個模範政黨的形式創立政友會，而受到這一刺激，將來又有另一個近代政黨成立，於是便形成有如英國的兩大政黨制。

第三，伊藤想讓政友會熟悉列強的國際規範，期待政友會能夠支持自己長期以來所推動的協調外交，及與國防取得平衡的產業振興政策\*。

\* 伊藤重視產業振興，認為若「憲法政治」發展得宜時，將會有合理的政策決定，而這有助於產業的振興。伊藤的「憲法政治」一詞雖然與立憲政治意思大致相同，但「憲法政治」意義較廣，例如包含合理的政治制度改正及產業振興等。正如前述，伊藤對選舉法改正的熱情即是一例。

此外，第二次伊藤內閣讓官營八幡製鐵廠的設立預算在第九回議會通過，一八九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公佈製鐵所官制（四月一日實行）。之後，伊藤訪問即將完工的八幡製鐵廠。在第一高爐前，與幹部們合拍記念照（照片上的日期是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三十日）。伊藤將詠嘆憲法制定的有名漢詩「萬機獻替廿余年，典憲編成奏御前」寫成掛軸，送給八幡製鐵廠（新日鐵住金高見俱樂部所藏）。從這裡也看出「憲法政治」與產業振興的關聯。

政友會綱領包含九項綱目，外交相關的有一項，即「重外交，敦厚友邦之誼，以文明之政，令遠人得以倚安（安心與信賴），成就法治之國的名與實」，倡導與列強協調及遵守條約等。另一項雖然提倡「充實國防」，但「應伴隨國力的發達，使其能充分防護國權國利」，亦即國防的發展應配合國力的發達，而非無限制擴增。

## 伊藤的政黨改造的實際情況

伊藤總裁指定十三位最高幹部的總務委員來協助自己。其中，伊藤派官僚等以西園寺公望（前外務大臣，文部大臣）、末松謙澄（前遞信大臣，伊藤女兒生子的丈夫）、金子堅太郎（前農商務大臣）等七人為中心。而造成第四次

伊藤內閣垮台的渡邊國武（前大藏大臣，遞信大臣）也在其內。至於政黨人士中，有憲政黨（舊自由黨）的星亨（前駐美公使）、松田正久（前大藏大臣）、林有造（前遞信大臣）等三人，此外還有尾崎行雄（前文部大臣，舊改進黨、進步黨）等人。在迅速決定黨的政策上，十三位稍嫌過多，但若盡可能集合許多有力人士創立強大的政黨時，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此外，政友會創立後約一年，領導政黨的是原敬（前外務次官，駐朝鮮公使）。他在陸奧過世後也與伊藤、井上馨保持接觸，並在兩人的勸說下打算入黨，但因爲辭去大阪每日新聞社社長的交接延遲，因而無法參加政友會的成立典禮。最後終於在十一月下旬宣布從大阪每日新聞社辭職，十二月十九日就任總務委員兼幹事長。<sup>7</sup>

此時幹事長的地位，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自民黨等的幹事長相比，極其輕微。即使第四次伊藤內閣已經成立，但原敬因爲無法入閣，因此對伊藤非常不滿。暫且先不論原敬的能力與自尊心，原敬在入黨時並沒有閣僚經歷，在伊藤派官僚中可說位居末座，因而伊藤也只能這樣處理。

此外，舊憲政黨員（舊自由黨）自動加入政友會。伊藤要想實現政黨改造，必須尋求舊憲政黨員以外的人加入。因此八月二十六日以後，在政友會的成立典禮前，伊藤向有力人士廣爲發送入黨邀請函。這些人爲無黨派議員、無黨派前議員、市長、副市長與市參事會員以及市會議員、商業會議所會長與副會長、各公司董事長（資本額五萬圓（約現在七億五千萬圓）以上）、高額納稅人、府縣會議員、郡會議員、律師、銀行董事長（資本額十萬圓以上）、其他各府縣有希望的人士。

此外，也將政友會成立宗旨送給皇族以外的貴族院議員，委婉邀約入黨。

但伊藤卻沒有對與憲政黨同爲衆議院兩大政黨的憲政本黨（舊改進黨，進步黨）黨員，發送入黨邀請函。因爲憲政黨黨員爲核心成員，若邀請與憲政黨對立的憲政本黨黨員，這是對憲政黨黨員的一種不友好舉動。

儘管如此，伊藤暗自離間部分憲政本黨。給予憲政本黨幹部尾崎行雄一萬圓（約現在一億五千萬圓），誘使他帶領相當數量的憲政本黨黨員入黨。但最後只有尾崎一個人入黨。

另一方面，以山縣派官僚閣為背景，與伊藤齊名的實力派人物山縣有朋，其內心是反對伊藤創立政黨。因此，三井、三菱、住友等大型工商業者，為了不捲入政治鬥爭，與伊藤、山縣雙方都保持中立，幾乎都不參加政友會。至於貴族院的加入者，也以西園寺公望、金子堅太郎等伊藤派官僚為中心，少數幾人而已。

九月十五日政友會創立時，有一百五十二名眾議院議員屬於政友會。如此一來，眾議院三百個席次中，政友會就單獨佔了過半數。但屬於政友會的眾議院議員中，約百分之七十三即一百一十一名來自舊憲政黨。從自由黨到憲政黨，再到政友會，可說一脈相承。

只是，正如和歌山的例子所顯示的，選舉法改正展現了伊藤對於工商業者及都市部的重視，這引起地方都市有力工商業者的共鳴，加上他們期待積極的公共事業，因此似乎相當踴躍加入政友會。和歌山也像許多地方一樣，既沒有縱貫縣內的鐵路，也沒有像樣的道路，甚至連和歌山港也未興建，因此迫切需要完善的基礎建設。<sup>10</sup>從以地主階級為根基的政黨轉變為有力工商業者也加入的政黨，就這一點而言，伊藤達成了部分的構想。

### 「勅許政黨」政友會

立憲政友會創立以及營運的政治資金，其來源為何？

爲了設立政友會，擔任總裁，九月十一日，伊藤提出帝室調查局總裁與東宮輔導顧問等皇室相關職務的辭呈，十四日受到認可。明治天皇下賜二萬圓（約現在三億圓）及紅白縮緬布各一匹。<sup>11</sup>

依據負責下賜事務的田中光顯宮相表示，若是將宮中賜金拿來做爲設立政黨的費用一事外洩時，宮內省的政治中立性將受到質疑，恐怕會累及皇室，因此表面上的理由爲「禮遇功臣」。但伊藤似乎一點都不在意這個私下的約定，甚至公然對政友會會員說，今後若有必要，不管多少錢都讓宮內省出。似乎暗地裡以受到天皇的期待而自傲，對宮內省展現勢力。<sup>12</sup>

田中宮相雖是山縣派官僚，但他所以瞞著山縣做這樣的處置，只能說天皇認可伊藤設立新黨，此外沒有其他可能的理由。在隈板內閣將成立前，伊藤表示將設立政黨時，天皇似乎反對；到一八九八年六月爲止，天皇都反對藩閥官僚設立政黨。亦即，四十七歲的這位頑固的天皇終於被伊藤說服了。

此外，從伊藤公然宣稱宮內省拿出錢來，不管都少都可以讓他們出錢，也可以窺知，原本強勢的伊藤對於初次嘗試設立政黨，內心還是相當不安。此外，也可以了解，伊藤極力想吸引黨員並對此感到焦慮。即便考慮到這樣的心情，但伊藤體制的凋零，接近五十九歲的年齡，以及長年位居權力中樞的疲憊等，政治家伊藤的精神逐漸弛緩，卻已是不爭的事實。

此外，在政友會的設立資金方面，根據政友會設立時負責與元老井上馨及星亨、原敬聯絡事務的野崎廣太的說法，據說深受財界信賴的井上馨另外籌措了三十萬圓（約現在四五億圓）。<sup>13</sup>

再者，龐大的政治資金從天皇流向伊藤，是在伊藤設立新黨後一個月，組成第四次內閣後的事，依照田中宮相的說法，金額高達二〇萬圓（約現在三〇億圓）。據說伊藤利用這筆資金分別給予星亨、尾崎行雄各一萬圓，渡邊國武外遊旅費一萬五千圓，至於用到政友會上的不到三萬圓。據說內閣垮台時，伊藤手邊還留有十五萬左



右的資金。<sup>14</sup>

而從明治天皇對於伊藤設立新黨及帶領這一新政黨的第四次伊藤內閣提供金錢援助一事來看，私底下，政友會可以說是以「勅許政黨」的形式而成立的。<sup>15</sup>

### 山縣首相的辭職

另一方面，當鎮壓義和團之亂，政友會的設立正在進行中時，從一九〇〇年（明治三三）八月底到九月初山縣首相向伊藤表達辭意，並希望由伊藤接任。但伊藤並未接受。山縣見到伊藤籌組新黨，便企圖在伊藤籌組完成前轉移政權，讓第四次伊藤內閣與新黨盡皆失敗。

山縣不單只是因為權力慾而企圖打擊伊藤，而是因為山縣的信念使得他相信，有力政黨對國家有害。另一方面，因為伊藤抱持爲了「憲法政治」（立憲政治）的健全發展，真正的近代政黨有其必要性的信念，因此創立新黨，避開山縣的潛在性妨害，並打算在萬全準備後接掌政權。<sup>16</sup>第三次伊藤內閣不到半年即宣告垮台，自尊心極強的伊藤應該抱著強大的決心，絕不讓這樣的事情再度發生。

天皇雖然應該非常了解伊藤的心情，但山縣執掌政權近二年，曾解決地租增徵問題及義和團之亂等事件，如今表明辭意，一直不讓他辭職，也是一件困難的事。此外，大概也有這樣的心思，即因為義和團之亂，俄國出兵滿州，持續駐兵，面對這一狀況，將外交託付給以伊藤爲首相的內閣，也較能夠安心。不管如何，在伊藤與山縣兩巨頭的想法直接對立，元老制度無法充分發揮機能的狀況下，天皇本身不得不出決定。

九月二十四日，天皇打算以伊藤接替山縣，因此命令松方正義及井上馨兩元老充當說客。二十六日，山縣聽聞井上拜訪伊藤，遂提出辭呈。即便如此，伊藤還是不願組閣，但因為天皇又再度讓井上、岩倉具定待從職幹事（公爵，過去為岩倉具視家的繼承人）及松方等，前去說服伊藤，因此，十月六日，伊藤承諾組閣。這一來，伊藤在還沒有完全掌握政友會、準備不周的狀況下，不得不出面組閣。

#### 第四次組閣

一九〇〇年（明治三三）十月十九日，第四次伊藤內閣成立。此時已逐漸形成慣例，即在陸相與海相外，外相也希望由不是黨人的專家擔任。除了首相伊藤、桂太郎陸相（留任）、山本權兵衛海相（留任）、加藤高明外相（前駐英公使，陸奧宗光的心腹）等外，出身政黨的閣員有承繼了從舊自由黨到憲政黨這一系統的松田正久文相、林有造農商相、星亨遞相等三人。

相較於伊藤，加藤高明更親近大隈，但拔擢四十歲的加藤擔任外相要職的卻是伊藤的意志。伊藤期待加藤的剛直與外交手腕。<sup>17</sup>伊藤認為，日本的政治已經成熟，到了可以引進英國模式的時候了，正因為這點而言，伊藤中意喜歡英國的加藤。

伊藤派閣僚有渡邊國武藏相、末松謙澄內相（伊藤女兒生子丈夫）、金子堅太郎法相、西園寺公望（班列大臣）等四人。伊藤之所以沒有讓西園寺就任特定閣僚職位，主要是因為考慮將他作為自己的接班人培養。伊藤早從組閣之前就身體不適，當十月二十七日以西園寺為臨時首相代理後，翌日即返回大磯，從十一月三日開始便前

往熱海溫泉。此外，因為黑田清隆樞密院議長去世，西園寺在被任命為臨時首相代理的同時，也就任樞密院議長一職。

第四次伊藤內閣同時也是藩閥官僚最有力者的伊藤成立新黨所組成的內閣，但因為除了陸、海、外相之外，皆是政友會會員，因此，在形式上也可以稱為政黨內閣。此外，內閣成立後，舊憲政黨黨員、伊藤派官僚及其下屬等，共十四名政友會會員分別就任內閣書記官長（現在的內閣官房長官）、總務長官（次官）、官房長、大臣秘書官等中央的職務。而這比起第一次大隈內閣時總數四二人的中央職位，及知事等地方官的任官者相比，已經做了相當程度的抑制了。<sup>18</sup>

但因為伊藤在創立政友會不久，即不得不組閣，因此在組閣過程中，黨的分歧便顯露出來。例如，伊藤打算以盟友井上馨為藏相時，政友會創立委員長渡邊國武（前藏相）即以伊藤受到星亨等的操縱為由，表示脫黨之意，並告知新聞界。而渡邊國武之所以這麼做，主要是因為他自負能夠擔任藏相之故。伊藤向渡邊忠告，若欠缺一致的行動，則無法達成黨的目的，「立憲的要訣，就在於不可忘記讓步一事」。<sup>19</sup>

儘管其他的政友會幹部對於渡邊的任性感到憤慨，但伊藤也不得不任命渡邊為藏相。因為他不想在新黨剛創立後不久，即有最高幹部脫黨。渡邊的問題對於內閣的將來投下了一片陰影。<sup>20</sup>

## 山縣派官僚的反感

伊藤為首任的貴族院議長，到創立政友會為止，即使對於貴族院也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但因為伊藤以政黨

爲背景而組閣，不僅是山縣派官僚，即便在貴族院內，對於伊藤或伊藤內閣、政友會的反感逐漸升高。

首先貴族院將其做爲攻擊對象的是，舊憲政黨的有力者星亨遞信大臣。雖然星亨被謠傳在橫濱填土造陸的醜聞等中，收取賄賂，但當一九〇〇年（明治三三）十二月發生東京市會疑獄事件時，對於掌握市會實權的星亨的懷疑，急遽增強。

此時，第十五回議會即將召開，十二月十七日，在山縣派的主導下，貴族院核心的六派的幹部，向伊藤首相進行勸告，內容如下：（一）若星亨仍然位居遞相之職，則無法保有內閣威信，希望能採取措施；（二）慎重選官吏，嚴肅官箴；（三）不得混淆國務與黨務等等。結果，十二月二十二日，星亨辭職，原敬繼任遞相。

雖然伊藤欣賞原敬的能力，但閣僚被貴族院逼迫辭職，這只能說是一種恥辱。有如對此的一種反彈，在一九〇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政友會的議員大會中，伊藤公開表示將進行行政、財政的整理，二月十三日，也在貴族院進行同樣的演說。

伊藤的主張有：（一）目前爲止，有關行政的大規模修改，是在一八八五年冬天到隔年所進行的，之後則只進行枝節的修改，是到了有必要進行根本修改的時候了；（二）從去年以來就希望進行充分的調查，推動行政改革，想以半年或一年爲目標，加以實現，希望能夠協助；（三）也同樣想實現財政整理，等等。

正如前述，伊藤在一八九八年時就曾構想大幅修改一八九〇年通過的選舉法。同樣地，也考慮對於一八八五年到八六年所確立的官僚制度，進行大改革。

伊藤考慮以盟友井上馨爲財政整理的中心，而行政整理則由心腹伊東巳代治（樞密顧問官）進行。之後，因爲伊藤內閣約三個月左右即垮台，因此，伊藤的行政、財政整理的構想，其內容並不十分清楚。井上馨曾寫下有關行政、財政整理的意見，推測其時間點應是同年六月第一次桂太郎內閣成立的前後時期。從中，可以推

論出某種程度的改革規模。

井上的意見如下：第一，藉由行政、財政的整理，捻出剩餘經費，再加上預定進行的增稅，推動鐵路事業等積極政策。由此可知，即使不透過公債及新稅，也可以達成積極政策。

爲此，第二，考慮修正各省之間及各省內的局處等的本位主義，減少文武官員的人數，精選人員，提高行政效果。

第三，軍方相關的工廠，或是移轉給民間，或是統合，縮短現行服役三年的時間，逐步減少憲兵，廢止地方的幼年學校等，陸海軍相關的整理，及內務、司法、文部、外務、遞信、農商務省等，各省的組織或制度的修改。

伊藤的這一態度，在他一九〇一年一月底公開表示對於行政、財政整理的意向之前，似乎已經被山縣派官僚所察覺到。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山縣的心腹清浦奎吉（貴族院議員，前法相）即曾寫信給山縣，信中警戒性地提到，伊藤將對於文官任用令及分限令進行修改，可能會從較大的範圍中來選用人才。

山縣派官僚或貴族院對於伊藤及伊藤內閣的反感，繼對於星亨的攻擊後，也表現在義和團事變費用的填補預算上。在義和團事變時，伊藤內閣從軍艦水雷艇補充金中，臨時支用約兩千九百萬圓（現在約四三三〇億圓）。爲了要填補這部分，在第十五議會上，提出增加酒類及關稅等的增稅法案。法案雖然在衆議院通過，但在二月二十五日遭到貴族院特別委員會的否決，而在貴族院全體議員出席的會議上，也流動著一股似乎會遭到否決的空氣，因此，內閣要求議會從二月二十七日到三月八日停會，並又再度延長到十三日。

停會中，伊藤拜託山縣、松方、西鄉，及井上等元老出面調停，但進展不順。因此，伊藤與其他元老即想藉由詔敕來度過難關，三月十二日，詔敕下達，要求貴族院應「廟謨翼贊（協助朝廷與天皇）」。如此一來，三月

十六日，貴族院遂通過衆議院議決的各項增稅法案。<sup>22</sup>

### 元老院制度、樞密院、貴族院的改革構想

其間就政府而言，因為貴族院並未停止進行不近情理的行動，因此，三月十一日，伊藤向其他元老表示改革貴族院的決心。伊藤擬定上奏草案，並獲得多數閣員的贊成。

伊藤的腹案爲：（一）增加樞密顧問官，將其人數增加一倍，共約五十人，人選則從貴族院中選取，而只在諸如內閣更迭等的重大問題時，才諮詢樞密院；（二）貴族院中的有爵議員不予更動，敕選議員則訂爲約一百名，訂定任期，廢止敕選議員的終身任期制等等。<sup>23</sup>

伊藤早在第二次伊藤內閣職辭後即構想，將樞密顧問官的名額增加一倍達到五十人，並接受天皇對於下任首相的垂詢；此外，從一八九九年一月左右到一九〇〇年七月間，似乎也構想修改貴族院令，削減貴族院議員的特權。<sup>24</sup>

因為貴族院的干擾而具體化的樞密院與貴族院的改革構想，將會對於從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〇年前半期所形成的憲法體制帶來大幅的修正。

這意味著，第一，元老擁有的繼任首相推薦權，將會被轉移到經過強化的樞密院，藉此，將目前慣例式的元老制度予以法制化。

第二，並非是由數名到七名的元老來推薦繼任首相，而是將其擴大到包含元老在內的五十名有力者，透過

種作法，儘管只有一點點，但希望盡可能可以接近英國議會內閣制下的繼任首相推舉制度。再者，藉由限定樞密院的功能，相形之下，即可提高議會的地位。這點在背後有著伊藤的企圖，即是設立政友會，將其做為理想政黨，而後以眾議院為中心，讓其在帝國議會紮根。

第三，藉由訂定敕選議員的任期，不僅可以強化對於內閣中敕選議員的控制，也企圖防止山縣派官僚的敕選議員集團控制貴族院。敕選議員之所以在貴族院中逐漸佔有重要地位，主要是因為，依他們身為官僚的「功績」，很多人擁有伯、子、男等爵位，他們在伯、子、男等相同爵位的貴族院議員選舉中，也擁有投票權。而擁有伯、子、男等爵位但非敕選議員者，若想成為貴族院議員時，必須在各自爵位的選舉中獲得當選。因此，對於擁有爵位的議員而言，那些本身不須要出馬競選貴族院議員，而又擁有爵位的敕選議員的票，就變得很重要，而這是敕選議員集團對於貴族院影響力增加的一個原因。

伊藤首相及許多閣僚連貴族院都打算進行改革一事，在增稅各案的通過上，應該對於山縣派官僚的貴族院造成壓力。正如前面所見，三月十二日的詔敕使得十六日的增稅案在貴族院通過，毫無疑問地促成進貴族院實質上屈服於伊藤內閣。

但正如伊藤內閣或許會推動包含文官任用令、分限令在內的行政改革，讓山縣派官僚感到緊張，同樣的，因為貴族院的改革構想，進一步強化了山縣及山縣派官僚對於伊藤內閣的不合作態度與反感。此事一旦在內閣產生糾紛時，將逐漸成為帶來倒閣的要因。

換言之，在修改選舉法、行政改革之外，又要推動貴族院的改革等，伊藤企圖大幅修改一八八五年到一八九〇年代前半所形成的政治體制。伊藤的構想有兩種意義，一是當初的政治體制不過是實驗性質的嘗試而已；其次，若考慮到產業革命真正在進行中的日清戰後的新狀況時，這是個走在時代先端的合理措施。但在權力基

礎尚未完全建立，支持階層尚未聚集，以及壓制反對派等的準備也還不充分等的狀況下，一旦提出可以預期將遭遇強烈反對的艱難改革構想時，反而會逐漸削弱伊藤的權力基礎。在人生被視為五十年的時代，此時伊藤五十九歲，長年處於權力中樞的疲憊，在心神耗弱下，因為自己的自負，遂先汲汲於「憲法政治」的完成這一理想。

### 財政方針的混亂

三月二十四日，第十五回議會順利結束。但第二次山縣內閣時通過地租增徵法案，一八九九年度開始實施；儘管如此，一九〇〇年時，發生恐慌，稅收惡化，政府的財源困境，愈發嚴重。

伊藤在先前所提及的行政、財政整理之外，早就考慮最晚要在一九〇〇年十二月引進外債，並且已經上奏。伊藤首相的構想為，派遣財政通的元老松方正義與井上馨到德、英、法等國，就借外債一事進行商議。<sup>25</sup>但借外債一事並未具體化。

此時，一九〇一年四月九日，伊藤首相寫信向山縣訴苦，信中提到，即便將各種鐵路建設、製鐵所及電話等事業中止，只能削減兩千萬圓而已，全部還不足七千五百萬圓（現在約一兆二五〇億），公債的募集也無法預期，看不到內閣可以繼續維持的前景。伊藤還打算也與松方、西鄉、井上三元老商議。<sup>26</sup>十一日，伊藤首相向山縣等元老說明，去除義和團事變時的軍事費用等，還有三千萬圓左右（現在約四千五百億圓）的財源不足。<sup>27</sup>

另一方面，第十五回議會結束後，渡邊國武藏相向伊藤首相提出意見書，認為應該將所有以一九〇一年度



公債爲財源的政府事業，全部中止。政友會中的許多黨員都對於公共土木事業等積極政策的實施，抱持期待，但渡邊藏相的意見書卻與這一希望相反。

儘管如此，伊藤首相也只向接班人西園寺公望一個人提到他的看法，即暗示更換渡邊藏相，而以井上接替，<sup>28</sup>並沒有明確地採取否定渡邊意見的行動。

伊藤之所以採取有如默認渡邊意見書的態度，第一，主要是因爲他並未完全認識到，以揭發公共事業的新理念來取代抑制就官一事，對於政友會的發展是多麼重要。

或許是因爲第十五回議會的疲憊，伊藤的健康狀態不佳，即使山本海相勸伊藤，應該自己擔任行政整理委員會總裁，伊藤也以沒有「體力」爲由，沒有答應。<sup>29</sup>即使考慮到議會的疲憊，若是數年前全盛時期的伊藤，是不可能無法了解政友會的期待，及自己不負責重要事項等。這是因爲伊藤意識到自己已經年邁，平常會誠懇地聽取政友會主要幹部的意見，設定目標，迅速因應，但這樣的自覺已經變弱了。此外，伊藤持續處於國政中樞且長期主導的自負，也在能夠有這樣的行動上，成了障礙。

第二，或許是因爲第十五回議會中，當貴族院反對與義和團事變相關的各項增稅時，一開始元老就一直不強力支持伊藤吧！對於借外債等財源問題，伊藤已經失去自信了。

在身體逐漸衰弱下，伊藤未能完全且充分地處理自己的自負與不安。

## 遞相原敬的活躍

批評渡邊國武藏相行動的中心人物，即是伊藤派官僚原敬遞相。正如前述，去年十二月，政黨人派最有力人士星亨辭去遞相一職時，由原敬繼任。一九〇一年四月七日，當內閣會議中的討論傾向中止公債事業時，原敬甚至暗示要辭職，最後以將事業延期到下一年度以後，才獲得妥結，也避免了事業的中止。<sup>30</sup>

四月九日，伊藤首相向元老山縣要求協助，想跟山縣討論國家存續的手段，但山縣並未積極回應。接著，在有關於財政困難方面，伊藤企圖獲得各元老的協助，因此，四月十一日，伊藤召集山縣、松方、井上，召開元老會議。伊藤在說明財政困難的同時，並表明若元老們不分擔國家重責，只能丟下內閣，別無他途；但儘管如此，卻沒有元老說要積極協助。<sup>31</sup>

伊藤徹底失望了。因為如此，四月中旬以後，關於是否要因應政友會幹部的要求，藉由募集外債等，維持下年度以後的公共事業；或是採用渡邊藏相的意見，中止下一年度的公債事業等事，伊藤未必有著一貫的言行。

首先，四月七日的內閣會議後，渡邊藏相向伊藤提出意見書，其中甚至否定一九〇二年度的公債事業，挑戰之前談妥的公債事業延期政策。四月十五日，伊藤在內閣會議召開前找來原敬，說明他採取批判渡邊的態度，要原敬與其他閣僚應對於渡邊的方針充分反駁。內閣會議上，因為伊藤反對渡邊的意見，因此渡邊撤回意見書。但原敬並不滿足於只撤回書面，詰問渡邊藏相的財政方針曖昧不明，因而內閣會議上，爭論激烈。

其間，政友會內部巨大動搖正在擴大中，例如，部分議員對於一九〇一年度事業費延期一事，決定召開議員總會等。因為如此，四月十三日，伊藤召開最高幹部會的總務委員會，決定委由內閣會議調查，不召開議員總會，勉強維持對於政友會的統制。<sup>32</sup>

而伊藤視爲接班人、寄予期待的西園寺公望（班列大臣）及內閣外的有力人士星亨也與原敬攜手有所行動。但渡邊藏相卻再度向伊藤提出將中止一九〇二年度公債事業的意見書。四月二十五日，當原敬遞相拜訪伊藤時，伊藤指出一九〇二年度的公債事業不得不中止。原敬反駁伊藤，當天傍晚，原敬與西園寺、星亨會面，決定方針，若渡邊不接受原敬等的意見時，即便是內閣總辭，也不讓步。

二十六日以後，原敬等獲得松田文相、加藤外相、林農商相、末松內相等的支持，在內閣中，渡邊逐漸受到孤立。<sup>33</sup>

另一方面，伊藤將行政整理的總裁委託伊東已代治一事，在內閣會議上受到反對，因此，四月下旬，伊藤自己成爲負責人，並讓奧田義人法制局長官擬訂計畫。此外，在四月二十七日之前，伊藤曾就行政、財政整理一事，幾度上奏天皇。之後，很快地，奧田即向伊藤提出行政、財政整理的構想。其中似乎列有改革陸海軍政、節約軍費，及對於文官分限令與任用令加以適當修改等。<sup>34</sup>奧田的行政整理構想究竟向山縣等傳達到何種程度並不清楚，但這一構想對於山縣及山縣派官僚，卻是種不友好的行動。

此外，日期並不清楚，但伊藤曾告知山縣，行政整理中，將會對文官任用令與分限令等進行修改。當時，山縣並未發言，但伊藤卻知道山縣是反對的。<sup>35</sup>若是希望山縣等元老協助，企圖推動借外債及進行行政、財政整理時，伊藤就不應該提起體制改革。

另一方面，五月二日，伊藤收齊閣僚的辭呈，以內閣不一致爲名義，向天皇提出辭呈。但若只是內閣不一致，其實只要要求渡邊藏相提出辭呈即可。伊藤的本意爲，藉由提出辭呈來取得其他元老的支持，重新組建伊藤內閣。

## 元老們不願協助

當伊藤一提出辭呈時，天皇說道，有關一九〇一年度的預算方面，已經在內閣會議中決定延期政策，也已上奏獲得同意，因此，執行上應該沒有問題。此外，天皇也提議，若是內閣對於一九〇二年度的預算計畫不一致這樣的理由時，因為除了渡邊藏相以外，其餘閣僚意見一致，因此可以讓渡邊去職，而若無適當人選，也可以讓井上馨接任藏相。對此，伊藤回稱，因為井上並非政友會成員，因此不適合接任；這一回答給予天皇奇異的感覺。

這是因為天皇知道，伊藤的辭意並非本意。另一方面，伊藤則期待，與其因為天皇的慰留而讓內閣持續，不如召開元老會議，以後繼首相無人為由，讓包含山縣在內的所有元老向伊藤要求協助。因此，伊藤以一個不是理由的理由要求辭職，並拒絕了打算讓井上接任的天皇的好意。

五月四日，天皇任命西園寺樞密院議長（班列大臣）為臨時首相代理，並就善後處置一事，垂詢山縣、松方、井上馨、西鄉從道等四元老；此外，也讓西園寺參加這次的元老會議。這是因為天皇考慮到，山縣等元老與伊藤的關係未必融洽。為了讓伊藤的想法可以反映到元老會議上，遂讓非元老的西園寺以準元老的資格，參加元老會議。

五月五日，元老們與西園寺在宮中舉行元老會議，決定勸告伊藤留任。但伊藤派遣使者傳達堅決辭職之意。

之後，五月八日，在西鄉宅邸召開了元老與西園寺皆出席的元老會議。儘管井上馨的神態多少顯示出想接任首相的意願，但卻沒有任何一名元老說出想接任首相。他們懷疑伊藤的辭意，認為在沒有聽過伊藤的期望後，無法做出決定。

此時，西園寺則說明他自兄長德大寺實則侍從長兼內大臣（因為德大寺的身分尚不足以擔任內大臣一職，因此內大臣並非本官職務）處所聽到的訊息。德大寺曾以個人身分寫信詢問伊藤，如果擔任首相期間不能參加元老會議，那麼辭去首相，參加元老會議，如何？對此，伊藤寫信回覆，若有天皇的旨意，也可以參加元老的善後對策的審議。

山縣一聽到這些，馬上批評德大寺專斷獨行，因為即使德大寺是以「個人身分」進行，但伊藤大概也會認為是天皇的「內敕」吧！但井上馨則表示出強烈的不安，因為，若是伊藤參加元老會議時，恐怕會與山縣有大衝突。<sup>36</sup>

此時值得注意的是，總是考慮到伊藤的心情、幫助伊藤的井上馨，已經讓人感受到他變成爲繼任首相的野心。到這個時間點爲止，除了西鄉從道因爲兄長西鄉隆盛的關係，辭退首相以外，井上以外的藩閥有力者都已經有過首相經歷。考慮到年齡，這次是自己能夠組閣的最後機會了。自己應該也可以有一次當首相的機會吧！抱持這種想法的井上，這次幾乎不會協助伊藤了。

此外，儘管德大寺明顯地是因爲考慮到天皇的意向而採取行動，但從山縣對於德大寺的行動期以爲不可來看，可以了解山縣對於伊藤繼續擔任首相一事，極端嫌惡。這是因爲山縣對於伊藤成立政友會，及因爲行政、財政整理，削弱了陸軍、內務官僚等山縣派官僚的基礎等，抱持戒心之故。

在這之後，天皇還是期待伊藤能再度組閣。並派遣德大寺於五月十一日、十四日分別拜訪山縣及松方，言外之意在於催促，元老會議上儘快決定由伊藤再度組閣，並向天皇推薦。

但元老會議上卻整體一致採取態度，不要求伊藤組閣，也不予以協助。取而代之的是，推薦井上馨爲繼任首相；十六日，天皇命令井上馨組閣，但井上卻因爲無法獲得期待的閣僚人選，二十三日，辭退組閣。

## 壯志未酬的倒閣

五月二十五日，元老會議上推薦山縣派官僚桂太郎為繼任首相。桂太郎從一八九八年一月開始歷經四任內閣，擔任將近三年的陸相，因此，遂被視為山縣的繼承人。

二十六日，桂太郎的組閣命令下達<sup>37</sup>。

元老們藉由推薦桂太郎組閣，抹滅了伊藤再度組閣的希望。之後，桂太郎雖然會要求伊藤再度組閣，但若是無元老們整體一致提出要求時，伊藤應該是不會接受的。如此一來，五月三十日，天皇再度命令桂太郎組閣，六月二日，第一次桂太郎內閣成立。

桂太郎內閣是個以山縣派官僚充任內閣中樞的內閣，原敬在日記中如此寫道：「山縣與伊藤兩派的隔閡，因此更加明確」。<sup>38</sup>

主要閣僚，首相桂太郎之外有外相小村壽太郎（從九月一日起，前駐清公使）、藏相曾禰荒助（山縣派，也親近伊藤）、陸相兒玉源太郎（山縣派）、海相山本權兵衛（薩摩派）、法相青浦奎吾（山縣派）等。十人閣僚之中，山縣派就有七人，比起第二次山縣內閣時的六人還要多。

儘管伊藤在設立政友會及對於以完成「憲法政治」為目標，充滿著強烈的熱忱，但僅只七個月，在沒有太大的成果下，即不得不放棄內閣。伊藤應該有很強烈的壯志未酬的挫折感吧！

## 國際協調與行政及國會間的和諧——致力於避免日俄對立

### 日俄協商還是日英同盟

正如前述，日清戰後，當時的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陸奧宗光（臨時外相代理西園寺公望）與山縣有朋等人合作，將外交路線定調在爲日俄協商爲中心的列強協調（第十六章）。

第四次伊藤內閣負責處理義和團事件平定後的外交。加藤高明外相與清國以雙方能接受的條件，締結議定書，日本與列強迅速撤兵以避免清朝陷入混亂或遭到分割。對此，伊藤首相也是同樣的意見。<sup>1</sup>

問題在於俄國的滿州撤兵。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一八九一年開工）支線——東清鐵路正在施工中，因爲義和團之亂遭到人員與物品的損失。東清鐵路是由西伯利亞鐵路分出，穿過滿州南下直達旅順。

在帝國主義時代，列強之間對遭受這類損失有其處理慣例，那就是受害國獲得領土或利權、賠款；此外，並取得今後同樣事件不再發生的保證，然後撤兵或獲得一定的駐兵權。

俄國爲了獲得這些權利而向清國施壓，清國則慫恿其他列強進行干預以抗拒俄國的要求。中俄交涉沒有交集，因此俄國繼續駐兵滿州。

對於俄國的駐兵問題，一九〇一年（明治三四）二月前日本帶頭與英、德、美等國一起警告清國不要接受俄國的要求。雖然這屬於間接向俄國抗議，俄國卻沒有改變政策。但對於俄國的滿州駐軍，日本與列強的合作也只到此爲止。這是因爲英、德、美等國對於俄國占領滿州，不像日本那樣感到強烈的利害關係。相形之下，日

本認為若默認俄國占領滿州，則俄國將支配韓國，如此一來將危害到日本的自衛。

因此，在三月到四月間，針對俄國想與清國締結中俄協約，日本單獨兩次做出抗議。協約中包含承認以保護鐵路爲主的俄軍將維持滿州治安，以及承認新的鐵路利權，並限制清國將滿州的利權給予俄國以外的其他國家等；這是個保障俄國實質統治滿州的協約。

結果，在日本第二次提出抗議的前一天，俄國在政府公報上宣布撤回中俄協約，並在宣布的三天後通知日本。這是因爲俄國外交大臣拉姆茲多夫（Vladimir Lambort）與財政大臣威特（Sergo Witte）唯恐會與日本開戰。雖然並不清楚俄國內部情形，但俄國撤回協約，伊藤首相和明治天皇都感到滿意。只是俄國的滿州駐兵卻依然如故。

自一九一〇年春天以來，在日本國內有關對俄政策方面，必須採取某些手段的看法逐漸擴張開來，手段大致有二：一是，延續過去以來的日俄協商路線，與俄國交涉以緩和日俄間的緊張；二是，與英國等國結盟來對抗俄國的方式以謀求日本的安全保障。

前者的日俄協商路線存在著幾點疑問，例如作爲交涉對象的俄國，可以相信到什麼程度；俄國會不會從滿州一路南下韓國等。但其優點則是，若能因爲日俄協商取得妥協與勢力均衡，即可避免日俄開戰。元老伊藤與井上馨便是站在這個立場。此外，衆議院第一大黨的政友會也對此表示理解。

伊藤等人的外交構想背後存在著一種俄國觀，即是認爲在有關利害關係的爭議上，基本上俄國是個會進行合理外交的國家，是個可以交涉的對象。此外，他們也直覺認爲對於英、德等國而言，滿州並非是個具有重大利害關係的地區，因此若發生日俄戰爭，日本很難從這些國家獲得真正的援助，將會付出巨大的犧牲與背負龐大的負擔。這樣的看法應該是伊藤等人透過第四次伊藤內閣的外交過程而認識到的吧。



而那些認為應該捨棄日俄協商路線，不辭與俄國決一死戰，也要與英國結盟的人則認為俄國一貫志在南下，即使締結協商等也會毀約，對於俄國抱有很深的不信任感。在日清戰爭結束後不久，日本國力弱小，對於日本的結盟試探，英國根本不予理會。之後，爲了能在遠東地區與俄國相抗衡，日本強化軍事力量，因此有些人便期待，現在英國應該也會考慮以日本爲同盟對象了吧。支持這一立場的有主導第一次桂內閣外交的桂太郎首相、小村壽太郎外相，以及伊藤、井上以外的元老們，例如山縣有朋等，此外還有陸、海軍首腦等。

換言之，因爲財政問題的爭議，山縣等元老的不協助態度與政友會內閣造成伊藤內閣垮台，桂內閣成立；而內閣的交替成了日本外交路線由日俄協商轉爲日英同盟的基礎。<sup>2</sup>

## 英國的孤立與日本的不安

一八九九年（明治三二）英國殖民地南非爆發波爾戰爭（Boer War），造成英國龐大的犧牲與負擔。以此爲契機，英國國內出現議論，認爲是否應該修正向來不與他國結盟等的孤立政策。這是因爲有些人深感不安，認爲英國雖是世界第一強國，但在國力相對衰退的現況下，長此以往，難保不會發生對英國造成重大打擊的事件。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蘭斯敦侯爵（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FitzMaurice）就任英國外交部長，首先便開始檢討是否要與德國或俄國締結協商或同盟。因爲在這個時期，德國在歐洲、而俄國則在伊朗與印度問題上與英國對立，若能緩和與主要對手德或俄其中一國的對立，在防衛英國本土及殖民地的安全上，就會變得較爲容易。

但在與俄、德兩國進行有關協商或同盟的交涉上，因爲兩國態度消極，以致沒有任何進展。因此，在同年

八月底，英國外交部長蘭斯敦侯爵決定回應日方在春天時所提出的日英同盟提議。

對英國而言，相較於俄、德協商或同盟，日英同盟的缺點在於若是在歐洲或伊朗、印度等地發生危機時，日本無法直接發揮作用。但若是因為日英同盟而與日本海軍合作時，英國就能夠維持其傳統政策，亦即維持足以對抗其他二強國海軍的強大海軍力量。而這不僅是在遠東地區，也能在更重要的歐洲地區強化英國的立場。但英國並不會因為日英同盟，而對滿州的關心強烈到採取行動讓俄國停止駐兵滿州。<sup>3</sup>

換言之，對英國而言，日英同盟是在與俄、德的協商或同盟無法達成時，退而求其次的辦法。英國不願在遠東過度捲入日俄間的糾紛。但英國的這一真正想法，卻不是包括伊藤在內的日方所能知道的。

一九〇一年二月，德國駐英大使館參贊（代理公使）艾卡爾德斯坦（Eckstein）告知日本駐英公使館館員，英國有意與日本結盟，若此事可以成立，德國也將參加。但這是艾卡爾德斯坦專斷獨行的行動，英國政府或德國政府並沒有這個構想。不過駐英公使林董則對此有興趣。

同年四月中旬，第四次伊藤內閣的加藤高明外相也指示林公使，要林以個人身份向英國外交大臣蘭斯敦侯爵等人確認英國的動向。而山縣有朋元帥也對此事感到興趣，四月下旬寫信給伊藤，建議為嚇阻俄國南下避免戰爭，宜與英、德結盟。

之後，伊藤內閣垮台，當桂內閣一成立，首相桂太郎就以締結日英同盟為方針，並作為內閣重要工作之一。八月四日，元老伊藤到葉山拜訪桂首相，聽取日英同盟的進展說明，並交換意見。對於日英兩國締結協約一事，「原則」上兩人達成了共識。<sup>4</sup>

## 應先考慮日俄協商

正如前述，在修約或日清戰爭的外交指導上，若有機會時，伊藤對於與英國合作並不會覺得不妥（第十五、十六章）。

在第四次伊藤內閣垮台後，伊藤相對健康，一方面與接班人西園寺公望（樞密院議長）或原敬等人合作，一方面處理政友會黨務。當原敬由井上馨推薦將出任在大阪的北濱銀行總裁時，伊藤擔心原敬可能一去便不再回來，因此略有慍色。原敬知道後，逕赴大磯拜訪伊藤，說明他會以從東京偶爾出差到大阪的方式來處理這件事。

此外，當政黨有力人士星亨在六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左右被刺殺後，前一天就到川崎友人別墅的伊藤，在傍晚時就趕到星亨家弔唁，在二十六日的喪禮上也朗讀悼詞。<sup>5</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四次伊藤內閣時，原敬成了抨擊邊藏相財政政策的急先鋒，甚至還和首相伊藤有過對立，但伊藤還是對作為政友會幹部的原敬給予極高的評價。伊藤從原敬擔任外交官時就對他讚譽有加，但更加看重他在第四次伊藤內閣末期，因渡邊藏相問題所揭發的政友會的發展理念及領導黨的能力。因此，對於原敬這位在遵守列強外交規範上，理念明確，以及對黨的經營具領導能力的人，伊藤所寄予的厚望，並不下於西園寺。

之後，美國耶魯大學在創校二百週年紀念典禮上，將對各國有力人士贈與榮譽博士學位，日本方面伊藤為獲選者之一，獲得邀請。這也顯示，伊藤是日本政治家中很突出、為西方社會所知悉的人物。當時，在舒適的季節乘船旅行，呼吸海上空氣被認為有益健康，因此伊藤決定趁此機會周遊美國。

井上馨在知道此事後，八月二十六日與桂太郎首相連袂赴大磯「滄浪閣」拜訪伊藤，勸他取消美國之行，

改去俄國訪問，進行首腦會談。當天，在桂太郎回去後，井上還是繼續與伊藤討論，傍晚井上寫信給桂太郎。信的主要內容爲：（一）英國雖然提議日英德三國同盟，但其態度曖昧。（二）現在正是有力人士去俄國考察，相互了解彼此意圖的好時機。（三）伊藤應該取消因耶魯大學贈與榮譽博士而赴美，改爲從歐洲巡迴西伯利亞的名目前往俄國，與俄國進行會談。（四）在伊藤出發前必須決定政府方針，因此請桂設法在下個月七八日左右把山縣召回東京。<sup>6</sup>

早在一九〇一年一月，俄國外交部長拉姆茲多夫便接到可稱之爲實質首相的財政部長威特的指示，要求透過俄國駐日公使向日本提議，由列強共同保障韓國的中立。元老的伊藤首相、井上馨等都對此表示歡迎。<sup>7</sup>這是因爲二人都抱持著先與當事國進行交涉的現實主義外交觀。

包含上述一事在內，若從迄今爲止的過程來考量時，可以說即使到了一九〇一年八月下旬，井上所主張的優先考慮日俄交涉的意見，其實是反映了伊藤的意向。在與韓國相關的滿州問題上，日俄對立加深，但日本卻不與俄國進行充分的交涉，反而急著與英國這個與滿州沒有直接強烈利害關係的國家進行同盟交涉；面對這樣的狀況，伊藤應該感到不安吧！

### 伊藤渡歐與日英同盟的締結

表面上，桂太郎首相向井上表現出對日英同盟，或日俄協商都不偏袒的態度。伊藤也知道了桂太郎的這一態度。伊藤則決定經由美國到歐洲，再到俄國遊歷，而除了外交工作外，也想爲外債探路。但若是根據兒玉源

太郎陸相告知山縣元帥的內容來看，桂太郎卻想將伊藤的美歐之旅的目的限定在外債問題上。兒玉源太郎爲長州出身的山縣派官僚，與桂太郎關係密切。

一九〇一年（明治三四）九月十三日，桂太郎在自宅舉辦小型宴會爲伊藤餞別。這當中甚至出現一幕情景，那就是因爲山縣和桂在席上發言希望伊藤不要獨斷專行，惹惱了伊藤，使得井上需出面充當和事佬。

早在兩天前，對於日本應該獲得介入韓國政治的行動自由與權利一事，伊藤與桂太郎便大致有了共識。儘管如此，但權利中是否也包括軍事方面，此外，對於俄國在滿州的權利擴張要承認到何種程度等，這些日俄交涉的基本條件卻都還沒有談妥。而更重要的是，連伊藤美歐之行的任務也不明確。這是因爲山縣與桂太郎有意讓這些事情含混曖昧，以利他們透過外務省途徑來推動日英同盟。

九月十八日，伊藤帶著都筑馨六（其妻爲井上馨之女，前外務次官），乘坐加賀丸由橫濱港啓航。十月二日抵達西雅圖，二十日到達華盛頓，並會見了美國總統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二十三日出席耶魯大學二百週年校慶典禮，接受頒發榮譽法學博士（LL.D.）學位，十一月四日抵達法國，會見法國總統及外交部長。

十一月十四日，伊藤在巴黎聽取駐英公使林董說明日英同盟交涉的情形。之後，伊藤前往俄國，抵達聖彼得堡，二十八日謁見沙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

十二月二日、四日，伊藤與外交部長拉姆茲多夫會面，三日則與財政部長威特會面。在這些會見中，伊藤提到日本想將韓國納入勢力範圍，但會有些條件限制，例如不將韓國做爲戰略使用等；而對俄國的回報則是承認俄國在滿州能擴大一定程度的權益，例如駐紮軍隊以保護東清鐵路的安全。伊藤認爲，日俄協商有成功的可能。

但十月以後，日英同盟的交涉，進展迅速。十一月二十八日，桂太郎首相在內閣會議上決定日方的修正

案，也確認山縣、西鄉從道、松方等元老皆贊成。之後，三十日，外相小村知會英國駐日公使館，說明日本已決定在對英國提案做些修正後予以同意。伊藤一得知此事，馬上表示不滿，認為「過於倉促」。

井上馨雖然沒有對日英同盟回答贊成與否，但在十二月七日召開的元老會議上，對於山縣、松方、西鄉等元老與桂太郎首相、小村外相的促進日英同盟主張，卻也沒有表示異議。

但隔天的八日，伊藤從柏林發出的長篇電報送達，內容爲：（一）在日俄兩國不以韓國作爲「戰略目的」使用的條件下，俄國有可能承認日本在韓國的「工業上、商業上、政治上以及軍事上」的獨占性自由行動（不過，軍事性動作僅限於鎮壓叛亂、暴動）；（二）俄國的要求則是俄國在滿州擁有實質上的自由行動；（三）在確認與俄協商是否可能，並在排除有損德國感情的疑慮之前，日英同盟的締結以延期爲上策等。

天皇雖然已經批准七日的元老會議的結果，但爲了慎重起見，命令桂太郎就伊藤的電報再次諮詢元老會議。因此，翌日十日，松方、井上、桂太郎、小村在松方處會合，就伊藤電報召開了小型元老會議。但結論還是和七日的元老會議相同。至於山縣、西鄉兩元老之所以沒有參加，大概是因爲他們兩人原本就極力贊成推動日英同盟。如此一來，將確定締結日英同盟。

之後，十二月十四日伊藤在柏林從俄國駐德大使處收到俄國外交部長拉姆茲多夫作爲日俄協商基礎的信函。伊藤相信，如果開始進行日俄協商，將可以簽定所有細節都能令日本滿意的協定；十二月十七日，他將這個意思以電報告知桂太郎。但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伊藤在倫敦接到桂太郎發來的電報，要求實質中斷日俄交涉；交涉也因此而中止了。

這一來，伊藤的日俄協商交涉未見成果即告結束。英國提防日俄合作一事，背離了伊藤的意圖，也促成了日英同盟的締結。

一九〇二年一月三十日，第一次日英同盟協約在倫敦簽訂，二月十二日通告各國，但別款除外。<sup>8</sup>

## 日英同盟的內容與效力

日英同盟的特色在於：第一，有關下述日英利益的防護方面，當日英任一國與列強發生戰爭時，另一方則嚴守中立；但當他國加入對同盟國的作戰時，另一同盟國則提供援助，協同作戰（第二條、第三條）。換言之，這反映出英國不願捲入遠東戰爭的想法，若是日俄開戰，英國並不會產生參戰的義務，但卻可以藉此同盟嚇阻法國等協助俄國。

第二，基於英國政府的希望，將韓國與清國同等看待，主張維持其「獨立與領土保全」，以及各國工商業者機會均等（前文）。

第三，日英兩國承認，英國主要在清國，日本則除了在清國之外再加上韓國，兩國擁有「政治、商業及工業上的顯著利益」，因此，若是列強採取侵略行動，或清、韓發生騷亂時，得採取必要措施（第一條）。如此一來，韓國作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以及包括出兵權在內的現有權益的維持，皆獲得英國的承認。此外，日本也不須擔心捲入英國從歐洲到印度等地的戰爭。

另一方面，俄國完全沒有察覺到日英同盟的交涉，因此外交部長拉姆茲多夫對於日英同盟通告感到「驚訝」。之後，因為日英同盟的壓力，一九〇二年四月八日俄國與清國締結自滿州撤兵的《交收東三省條約》。

而俄國雖然實施了第一期撤兵但自滿州的第二、三期撤兵卻沒有實際執行。因此，日英同盟最重要的目

的，亦即讓俄國從滿州撤兵，以確保韓國成爲日本勢力範圍，實際上並未達成。

此外，爲了避免日俄戰爭而在一九〇三年八月以後所展開的交涉上，俄國開始交涉時的態度，其強硬的程度並不亞於前述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伊藤與財政部長威特、外交部長拉姆茲多夫交涉時的程度。因此，日英同盟對於日俄交涉也沒有發揮多大的效力。

### 日俄協商的可能性

正如後述，二年後，日本獨自進行日俄戰爭，雖然勉強獲勝，但卻犧牲慘重。並且在日俄戰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即所謂「天佑」發生爲止，日本經濟凋敝，龐大的外債負擔也使得日本陷於破產邊緣。

若是以必定發生日俄戰爭爲前提，則可以將日英同盟視爲是贏取戰爭的必要手段。但實際上，正如後述，因爲俄國政府的妄自尊大與奇差的效率，日俄戰爭的爆發卻是以爲俄國會先發動戰爭的日本，對俄國發動了先發制人的攻擊。

若是能像伊藤所主張的，對滿州加上某種程度的限制，讓它作爲俄國的勢力範圍，對韓國也加上一些限制，讓它作爲日本的勢力範圍，進而達成日俄協商時，日俄戰爭是有可能避免的。此外，俄軍在歐洲方面與德軍對峙，而在印度、伊朗則與英軍對峙。即使日俄協商成立後，若是日本維持能夠與遠東俄軍對抗的軍力，則俄國將兵力移動到遠東來發動日俄戰爭的可能性，應該也不高。

就這一意義而言，把元老伊藤與井上要推動的日俄協商當作只是歷史上一段失敗的插曲，並不恰當。反倒



是在當時的國際規範下，紛爭當事國面對面尋求解決問題的可能這點上，應該要予以正面的評價。這件事應該可以看成是伊藤爲了扮演一個公平的元老，未能取得國內的領導權所導致的失敗案例。

正如前述，老奸巨滑的英國外交，先是尋求與發生紛爭的當事國協商或同盟，當明白不可能之後，才會答應直接利害關係不大的日本的結盟要求。伊藤、井上的外交態度可說比較接近於英國所進行的正統派外交。

### 希望桂太郎內閣「平安」

接著將話題轉到桂內閣成立那年的內政問題上。桂內閣爲應付財政困難問題，以藏相曾禰荒助爲負責人，企圖推動行政、財政整理。曾禰的方案並不像第四次伊藤內閣那麼積極，那時候甚至還修改文官任用令、文官分限令，而他卻只以削減三五〇萬圓爲目標，但即便如此也引起各省官僚的抵抗，甚至引發同是閣員的山縣派官僚間的對立，最終失敗。此外，也計畫與第四次伊藤內閣同樣發行外債，尋求在美國發行五千八百萬圓（約現在八七〇〇億圓）外債的可能性。但最後在一九〇一年十一月時，外債募集已經明顯失敗。

在一九〇一年九月時，行政、財政整理失敗，外債募集也不見進展，桂內閣陷入困境。因此除了決定將事業延後外，也決定利用辛丑條約成立，從清朝獲得的五千萬圓的義和團事變賠款。桂內閣將賠款債券以面額的百分之八十賣給大藏省儲金部，獲得三千八百萬圓，順利編成一九〇二年度預算（歲入總額一億七八三五萬圓，歲出總額一億七五七五萬圓）。<sup>10</sup>

與第四次伊藤內閣相比，桂內閣在面對財政困難問題，政策上並未有特別成功之處。只不過是將事業往後

延期、利用庚子賠款才勉強編出預算。伊藤如果不在一九〇一年五月丟出政權，而是讓渡邊藏相去職來因應時，內閣也是可以廢續的。如此一來，新的日俄協商就有可能成立。

原敬在看到桂內閣在行政整理、財政整理及外債募集都失敗後，就在伊藤總裁動身去美歐遊歷前，他便思考著要扳倒桂內閣，建立政友會內閣，因此便與伊藤及西園寺會談。到此時為止，原敬和黨人派的松田正久一起領導著政友會。

伊藤雖然要求原敬與松田能讓接下來的第十六回議會能「平安」結束，但原敬等人主張：（一）若不進行行政、財政整理，則不得不反對。（二）到明年一九〇二年時，距離上次的國會解散已達四年，將舉行大選，最好是由政友會內閣來辦理大選。<sup>12</sup>雖然第四次內閣以失敗收場，但伊藤從身為最有力元老的立場出發，表示了對桂內閣的關心，因而要求原敬等人慎重。

但等到伊藤一離開日本，政友會就在第十六回議會上以桂內閣不得不以庚子賠款編列預算一事為焦點，與桂內閣展開對決。對此，伊東已代治策反部分政友會議員，達成政友會與桂內閣間的妥協，讓預算得以成立。雖然桂內閣承諾一定會在隔年進行行政、財政整理，但原敬卻認為，這次的預算攻防，是政友會單方面的敗北。<sup>13</sup>伊東已代治的策動之所以能夠成功，背後存在著伊藤與井上馨兩位元老反對倒閣。

如此一來，桂太郎首相與其內閣達成日英同盟，順利渡過第十六回議會，威信因而大增。

## 讓政友會不得接受妥協案

桂內閣在第十六議會與政友會的妥協條件是要進行行政、財政整理，因此一九〇二年（明治三五）三月十五日，桂內閣設立辦理行政整理的政務調查委員會。由桂太郎親自指揮，而擬訂計畫的主要人物則是法制局長官奧田義人。

奧田方案在七月上旬完成。其特色在於，不僅計畫大幅裁減官吏，甚至企圖介入天皇的統帥權或陸、海軍省的組織進行整理，同時並考慮放寬文官任用令。

但奧田案遭內閣閣員的強烈反對，八月時桂太郎放棄這一方案。

在這段期間，五月中旬，桂太郎爲了確保海軍擴張計畫的財源，企圖將到一九〇三年就五年期滿的加徵地租案，在一九〇四年以後也繼續實施。

另一方面，九月時，成功地在倫敦發行了面值五千萬圓（約現在七五〇〇億日圓）的公債，擺脫了眼前的財政困難。

但對於桂內閣在上屆議會中承諾的行政、財政整理幾乎都無法完成，卻還想向下屆議會提出繼續加徵地租法案一事，從九月開始，政友會內部的批評聲浪便很猛烈。而政友會已經在八月十日舉行的大選中確保了過半數的席次。

十月底，伊藤總裁與原敬之間就下屆議會方針，大致達成一致，方針的內容爲，因爲行政、財政整理沒有充分進行，因此繼續加徵地租及以此爲財源的第三期海軍擴張計畫全都反對。

同樣是十月下旬，海軍的實力派人物山本權兵衛海相確認元老山縣有朋也支持海軍擴張計畫。<sup>13</sup>十一月底，衆議院第二大黨的憲政本黨（舊進步黨，大隈重信爲實際上的黨魁）也承諾，將與批評桂內閣的政友

會提出同樣的決議。

但在日俄緊張狀態持續下，連伊藤與政友會或是大隈與憲政本黨都不反對海軍擴張計畫。儘管如此，但像這樣眾議院（立法院）與內閣（行政府）正面對決的情形，卻不是伊藤總裁「憲法政治」的理想。此外，在帝國主義的時代，即使是爲了避免日俄對決，伊藤應該也想確保必要的軍備，以促使俄國讓步吧。

爲了實現第三期海軍擴張計畫，繼前年之後，伊藤總裁決定再次尋求妥協之道。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六日，當眾議院委員會否決繼續加徵地租案後，伊藤就在桂太郎的請求下，在一九〇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讓桂太郎、山本海相、曾禰藏相與原敬、松田（政友會）以及犬養毅、大石正巳（憲政本黨）等得以見面會商。會談中，有關繼續加徵地租案一事，桂內閣提出了將地租由地價的百分之三點二調降到百分之三的妥協案（若不繼續加徵，則會恢復到地價的百分之二點五），但政黨方面拒絕了這一提案。<sup>14</sup>

行政、財政整理是政友會拿來作爲口號，並最爲重視、長期標榜的，但桂內閣在缺乏行政整理的方針下，還想繼續加徵地租；面對這一狀況，就算是伊藤，也難以找出妥協的空間。十二月二十八日，眾議院解散。

翌年一九〇三年一月二日，伊藤到葉山御用邸謁見皇太子時順道拜訪住在附近別墅的桂太郎，兩人開始進行協商。一月底以後，山縣也加入，在二月二十四日前，伊藤與桂內閣間達成妥協的密約，內容爲：（一）桂內閣將在下屆臨時議會提出繼續加徵地租案，但視狀況也可能予以撤回。（二）海軍擴張經費由行政整理籌出六百萬圓（約現在九百億圓），鐵路事業則以發行公債來進行等。<sup>15</sup>

伊藤也沒有向政友會幹部告知此事，直到三月一日大選後，特別議會召開前的四月二十五日他才模模糊糊的向政友會最高幹部的總務委員透露妥協的條件。伊藤所說的妥協條件爲內閣不會堅持繼續加徵地租，也不會另起新稅，而會用其他方法取得擴張海軍的財源。翌日，總務委員們決定接受妥協案。這是因爲政友會的黨幹

部們認為，政友會無論如何都需要伊藤總裁成爲下屆首相人選。

五月二十日，政友會與桂內閣的妥協案決定。其內容爲：不以繼續加徵地租作爲擴張海軍的財源，改以鐵路相關財源來填補，例如鐵路計畫延期約取得四百五十萬圓、挪用鐵路經費的財源約五百五十萬圓等。

從這一妥協案來看，儘管行政整理只得約一百萬圓，非常不夠，但卻從政友會的積極政策上所必需的鐵路財源中挪用高達約一千萬圓（約現在一千五百億圓），因此政友會方面讓步較多。因爲如此，政友會內部反對妥協案的氣氛濃厚，從五月十九日起狀況持續緊張。

桂太郎首相甚至懷疑伊藤對於政友會的統率能力，甚至還考慮萬一妥協案作廢時要再次解散國會。<sup>16</sup>再次解散可能造成再一次的解散，因此可以說，桂太郎甚至考慮不惜讓議會（憲法）事實上停止。

而讓政友會勉強接受妥協案的最大功臣則是伊藤總裁。伊藤在五月二十一日甚至向黨員暗示將辭去總裁一職，藉此壓制反對妥協案的行動。負責議會工作的原敬不得已只好接受伊藤的意思，讓政友會內部達成同意妥協案的共識。如此一來，五月二十四日的議員大會上通過了妥協案。

翌日，桂太郎請求明治天皇賞賜一萬圓（約現在一億五千萬圓）以慰勞伊藤在妥協案上的努力。伊藤除了收到賞賜外，天皇還下達旨意，要伊藤留在東京繼續效力。

賜給伊藤的錢，相信應該還包含爲了妥協案而遊說議員的工作費。而政友會與桂內閣達成妥協，也是天皇的意思。

但伊藤卻因爲這個妥協案，導致他在政友會內的威信低落；現在掌握政友會的，與其說是伊藤，不如說是原敬與松田正久，其中原敬更是主要人物。<sup>17</sup>在推動、進而達成妥協案的角色上，伊藤的身分與其說是政友會總裁，更像是最有力元老，但其代價之大卻超乎想像。

## 與陛下之間的事不容他人置喙——日俄戰爭

### 俄國不履行第二期撤兵

正如上一章所看到，在日本，正當桂內閣與政友會因第三次海軍擴張預算爭議而持續對立時，俄國則重新檢討了遠東政策。沙皇尼古拉二世疑心很重，一直害怕被暗殺或被部下奪走權力，因此對於財政大臣威特的勢力坐大相當提防，而爲了壓制威特遂漸重用貝佐布拉索夫（Aleksandr Mihaylovich Bezobrazov）。

威特一直主導對日和解政策，但貝佐布拉索夫則有將滿州與朝鮮半島一體化的開發構想。因此俄國不願履行應從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六）四月八日起執行的第二期撤兵，並對清政府提出新的要求，例如限制清國在滿州的行政權或限制他國進入滿州等。而到了五月，俄方買下流經滿、韓交界的鴨綠江在韓國河口這邊的土地，並整地著手建造房屋等，開始在韓國境內設立據點。

對此，四月二日，元老山縣與伊藤、桂首相、小村外相等四人在山縣位於京都的別墅「無鄰庵」聚會，討論對俄方針。但會議的情形與日俄戰後經過潤飾所寫成的《桂太郎自傳》的敘述有所不同，會議上並沒有決定日俄開戰的方針，而是只談妥，若俄國不自滿州撤兵時，就由日本主動開始展開交涉，以及在朝鮮問題上要讓俄國承認日本的優越權等而已。

之後即使到了四月底，除了桂首相（陸軍大將）之外，其他如寺內正毅陸相、大山巖參謀總長、山本權兵衛海相等陸、海軍首腦對於開戰，態度還是很慎重（元老、海軍長老的西鄉從道一九〇二年七月去世）。這是因爲，相較

於俄國在遠東的海軍，日本海軍雖然略占優勢，但若加上在歐洲的俄國艦隊，則俄國的兵力將近日本的二倍，日本海軍處於劣勢，在考慮對俄開戰時，沒有十足把握的勝算。

之後，也不見俄國有撤兵的動靜。因此在六月十七日，桂首相到大磯「滄浪閣」拜訪伊藤，出示有關日俄談判的備忘錄，徵詢伊藤意見。對此，伊藤提議先召開元老、閣員參加的御前會議。<sup>2</sup>

到此時為止，陸軍主要負責作戰計畫的參謀本部的部長級（少將或大佐）人員之間，主張對俄開戰論高漲。大山巖參謀總長雖然對俄開戰態度消極，但在御前會議的前一天，即六月二十二日，以大山參謀總長之名向內閣提出意見書，倡議在日本居戰略優勢的現在是解決韓國問題的大好機會。

### 默認強硬的日俄交涉

翌日二十三日，御前會議召開，出席者有，伊藤、山縣、大山、松方、井上等五元老，以及桂太郎首相、小村外相、寺內陸相、山本海相等四位主要閣員。

小村在與桂太郎商量後於御前會議上所提出的意見書，其特色為：第一，立場看起來好像採取所謂滿韓交換論，但卻將俄國在滿州的利益限定在鐵路經營，而日本則擁有「專權」等得以改革韓國內政，強調日本在韓國的「優勢利益」。第二，俄國不得妨礙日本將朝鮮鐵路延長到滿州南部，以銜接中東鐵路及山海關到牛莊線等，這是企圖讓日本的經濟勢力也能進入滿州南部。

即便已經考量到外交談判上可能的討價還價，但桂、小村這個交涉方案，其內容之強硬，甚至已經脫離滿

韓交換論的原則。

但在二十三日的御前會議中，對於意見書，除了井上提出異議，質疑是否合理外，「沒有太多爭議就決定了」。<sup>3</sup>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伊藤爲了交涉日俄協商而出示的方案爲，對於日本在韓的勢力範圍加上某些限制；而俄國在滿州勢力範圍的權益則限制在鐵路與部分新獲得的權益上。但爲何伊藤在經過一年半後會默認如此強硬的交涉方案呢？

這或許是因爲伊藤在政友會與桂內閣的妥協問題上，出乎意料的未能掌控政友會，喪失威信，因而一時之間變得有些退縮。因此，在日俄交涉的過程中，他只想透過建言內閣，將其導向妥協，其他問題則先不管，才造成這種結果。

之後，御前會議的結果在內閣會議上幾乎未加修正就通過了。一九〇三年八月一二日，桂內閣將交涉的基本條件透過駐俄公使栗野慎一郎提交給俄方。相較於御前會議與內閣會議的決定，日方的第一次提案，其內容在下列二點上，企圖進一步強化日本在韓國的占有權。

第一，明白記載，日本有「專權」，得以爲了韓國的「改革」及「善政」而給予建議與提供援助，且「專權」內包含軍事援助。

第二，刪除內閣會議決定中原有的條件，即「彼此約定不在韓國沿岸設置阻礙朝鮮海峽完全自由通航的軍事設備。」這個條件保障俄方船艦能在旅順港與海參崴軍港間做最短航行，對俄國而言，是必要條件。因此，對於第二點，曾經訓令栗野公使，若俄國外交部長拉姆茲多夫要求將其加入協定中時，就讓該款復活。<sup>4</sup>

不論如何，桂太郎與小村所以採取強硬手段，主要是因爲兩人在開始與俄國交涉前，就對俄國強烈不信



任，因此開始認爲日俄衝突無可避免。

### 辭去政友會總裁之職

從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六月二十三日御前會議決定日俄交涉方針，到八月十二日，將較原來略爲強硬的方案提交俄方的這段期間，對伊藤個人而言，發生了另外一件大事，那就是伊藤不得不辭去政友會總裁一職。正如前述，桂太郎在伊藤的協助下，與政友會達成妥協案，順利渡過第十八回議會。盡管如此，六月初時，以桂太郎爲中心，山縣派官僚們與其盟主山縣有朋等開始暗中行動，想藉由某種方式讓伊藤辭去政友會總裁，瓦解政友會。

在六月二十三日的御前會議前，伊藤已經知悉此事。當天，當桂太郎向伊藤提議想在次日與他見面時，伊藤明白回絕，最後還以激烈的言詞說，我已經完全知道你們的陰謀了，因此「我不會上你們的當！」在另一個房間，山縣也勸伊藤不妨與桂太郎見面，但伊藤沒有答應，並離開房間。此外，據說山本權兵衛也銜桂首相之命，希望與伊藤見面，但伊藤向山本強烈表示，自己決不可能如桂所願退出政友會。<sup>5</sup>

最後，伊藤答應在山縣與山本見證的條件下，與桂太郎見面。翌日，兩人在首相官邸見面。桂太郎說明貴族院的態度以及衆議院以伊藤爲對抗對象的情形等，表明要丟出政權。此時，桂太郎表面上並沒有提出希望伊藤退出政友會的條件。

對此，伊藤、山縣兩人認爲，桂太郎沒有辭職的理由而不同意，會談破裂。其實桂太郎只是看到伊藤因爲

妥協案在政友會中威信低落，情況混亂，估計伊藤不會接手組閣，因而擺出要辭職的姿態而已。

六月三十日元老山縣謁見天皇指出，桂內閣繼續執政有其困難，但伊藤又不太可能接手組閣。山縣的目的在於想獲得天皇命令伊藤擔任樞密院議長的旨意。若伊藤被任命為樞密院議長時，依照慣例必須辭去政友會總裁職務。對桂太郎或山縣而言，這將是瓦解政友會的機會。

七月一日，桂太郎以生病為由向天皇提出辭呈，其他閣員也跟著提出辭呈。當伊藤與山縣這兩位最有力的元老對立時，元老會議就無法發揮功能，因此明治天皇便不得不親自做決定了。

七月二日，天皇以此時正值與俄國就滿州、韓國問題開始談判的困難時期，不准桂太郎辭職，命令桂養病；同樣的，也沒有批准其他閣員的辭呈。

最晚在七月二日以前，山縣應該就上奏請求讓伊藤擔任樞密院議長一職。德大寺實則侍從長在寫給山縣的七月三日信上提到，天皇對於應否將伊藤與政友會切割開來感到猶豫。伊藤爲了實現「憲法政治」，將心力貫注在創立、培養政友會上；而天皇則深深理解伊藤對於政友會的感情。

即便如此，山縣還是在七月四日對德大寺施加壓力，說到若天皇不當機立斷，一旦錯過時機，情勢可能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因此在當天，德大寺勸天皇做出決斷，天皇也總算同意了。

七月五日為星期天，因此六日伊藤受命前去謁見天皇。天皇說道：（一）因爲即將開始與俄國就滿州、韓國問題展開談判，接下來的談判最爲重要。（二）因此想讓伊藤留在身邊就近諮詢，因而想任命伊藤爲樞密院議長。伊藤回稱，想好好思考，因此要求給予數日的寬限，隨後退出。

伊藤擔心政友會的前途，因此不想擔任樞密院議長。從宮中退出以後，伊藤「深陷憂慮之中」，只和接班人西園寺公望商量。西園寺勸伊藤拒絕。而七日從西園寺那裡聽到此事的原敬，也持相同意見。

結果，七月八日，伊藤以桂內閣不再提辭呈爲條件，私下同意擔任樞密院議長一職。對於此事，政府一分爲二，一邊爲陸、海軍與松方、山縣兩元老及桂首相、山縣派官僚閣；另一邊則是，元老伊藤與井上及原敬等的政友會。伊藤之所以接受樞密院議長一職，乃是因爲天皇權衡種種狀況後，希望伊藤到樞密院之故。

對於松方或盟友井上兩元老所提有關此事的意見，伊藤說，「我自己與陛下之間的事不容他人置喙（插嘴）」，「請勿過問」等，拒絕第三者提供意見。

七月十三日，伊藤出任樞密院議長。同一天，山縣、松方兩元老也被任命爲樞密顧問官，形式上地位在伊藤之下。此外，比較七月八日下達給伊藤的諭旨與十三日下達給山縣、松方的諭旨時，可知後者的內容較爲簡略。這是因爲天皇對伊藤辭去政友會總裁而擔任樞密院議長的遺憾，給予最大的關懷與安慰。

接任第二任政友會總裁的是伊藤所推薦的西園寺公望，他於七月十五日就任。出乎桂太郎與山縣等人的預料，到七月二十日時，希望因爲伊藤的辭職，而發生能夠讓政友會瓦解之類重大危機的可能性，幾乎已經不存在。

### 效率奇差的俄國決策

此處再回過頭來談日俄交涉。日方強硬的第一次提案在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八月十二日提出時，俄國方面的貝佐布拉索夫與威特都在同一個月下台。這是因爲沙皇尼古來二世猜疑心重，擔心手下的有力人物掌握超過皇帝的權力，因而反覆無常地更換大臣。

此外，實際上尼古拉二世的立場也是滿韓交換論，只要日俄雙方互相承認俄國在滿州或日本在韓國的權益就可以了。但他也不願被日本認為俄國懦弱。

因此，日本的第一次交涉案，激怒了俄國。只是俄方做出回答竟然耗費五十天以上，而所以如此是因為俄國是個效率奇差的國家，做出決策需要耗費很長時間。並非是爲了完成南下韓國等地的戰爭準備而有意拖延。但到了九月底，連平常態度慎重的山縣有朋都對日俄交涉感到悲觀了。

十月三日，俄國駐日公使終於提出俄方的第一次回覆，但內容卻與日方第一次提案差距很大。俄國將滿州排除在日俄交涉範圍外，關於韓國則只承認日本在民政上的指導權，而且還將北邊的三分之一劃作中立地帶，排除在日本勢力範圍外。這對日方而言，是個很難令人滿意的答覆。

但伊藤不僅沒有立即與山縣等人討論俄國的回覆，甚至在十月五日還離開東京到大磯「滄浪閣」別墅。他說，因爲從九月十日以來一直待在東京，因此想去大磯待個四、五天。<sup>7</sup>此時，伊藤母親琴子的病情惡化。十月七日，八十四歲的琴子去世。之後爲了服喪，伊藤暫時留在大磯。從伊藤行動如此從容來看，可知他對打開日俄間的僵局還不太悲觀。

另一方面，桂太郎則抱持期待，他根據外相小村與俄國駐日公使的會談認為，只要日方在滿韓交換上將要求限定在韓國，則有妥協的可能。十月三十日，日本提出第二次提案，撤回進入滿州南部發展經濟的要求，並將日本的要求限定在韓國的軍事、民生兩方面的統治上。

俄方的第二次回覆同樣遲緩，經日本數次催促後，才在十二月十一日提出。日方認為，俄國是在爲戰爭準備而爭取時間，越發不信任俄國。但俄方回答延遲的原因是，因爲皇后生病，俄國政府很難開口向愛家的尼古來二世提及回覆之事，決策因此更加沒有效率。

俄方第二次的回覆內容基本上與第一次相同，但刪除滿州及其沿岸在日本利益範圍外的這些強硬字眼。這乃是擔心日本或許真的要與俄國開戰，因此俄方自尼古來二世以下，首次發出讓步的訊息。英國外交部長藍斯敦則注意到俄國的這一變化。

## 決定日俄開戰

但桂太郎及包括伊藤在內的元老們卻都沒有注意到俄國已經表示讓步，對於俄方大失所望。日本方面，腦海中充斥著與大國俄國戰爭的危機意識，因而缺少一份從容。

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六）十二月十六日，元老與主要閣員聚集首相官邸開會。桂太郎與小村外相等人認為，先要求俄國重新考慮，若不行時則以滿韓交換論做最後的談判。對此，山縣主張試著以滿韓交換論做最後的談判，若不成功就應該開戰。

而調停兩者之間意見歧異的是伊藤。在十二月二十日寄給山縣的信上，他主張因為兒玉源太郎參謀本部次長（長州）希望在與俄國斷交前，多少能有一些準備戰爭的時間，爲了因應此一要求，便有必要向俄國表現出優柔寡斷的態度，而陸、海軍則進行協議與準備，一鼓作氣行動。

因爲明治天皇也對開戰態度謹慎，之後的日俄交涉也還是在桂、小村的主導下進行。十二月二十三日，日本交付第三次提案，對此，俄方則於一九〇四年一月六日進行回覆，但內容與上次並無太大差異，還是將韓國北部的廣大範圍設定爲中立地帶。因此在一月十六日，日本提出最後提案，其中再次要求將韓國全境作爲日本

的勢力範圍。即使到了這個時候，日本也是還沒有贏得戰爭的信心。

但俄國的回答卻遲遲未來。二月四日，伊藤等五位元老與桂、小村等五位主要閣員舉行御前會議，決定對俄國開戰。於是，翌日下令戰時動員，八日戰爭開始，十日向俄國宣戰。

另一方面，因為日本已經認定俄國會發動戰爭，已經有了戰爭的覺悟並逐漸進行戰爭準備，這種緊張氣氛也感染到俄國。因此，原本就不希望開戰的尼古拉二世及大臣們態度軟化了。

一九〇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俄國決定了第四次回覆案內容，其中刪除設定中立地帶的條件，附加條件則是日本不得將韓國領土作為軍事目的使用。這個回覆大致能符合日方要求的滿韓交換條件。但是這回覆案在得到尼古來二世批准，又好不容易送達俄國駐日公使手上時，卻已經是二月七日。翌日八日戰鬥已經開始，因此這個回覆最終沒有交給日方。

若俄方的第四次回覆能早幾天送達，趕得上二月四日的御前會議時，伊藤、井上兩元老應會主張勉強接受，而元老山縣也會支持吧。假定即使桂、小村等人因為不信任俄國而主張開戰，但因為明治天皇的「聖裁」，戰爭非常可能得以避免。

若是如此，則日本只要能維持在遠東與俄國抗衡的軍力時，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為止，日本都不會與俄國發生戰爭吧！日俄戰爭中，僅日軍方面即有八萬四千人死亡，四十四萬人受傷。此外，因為戰爭導致疲敝，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景氣變得大好之前，日本經濟停滯，爲了償還外債面臨破產邊緣。

當考慮到上述這些時，首先，伊藤並沒有陷入過度的對俄不信任中，而將俄國視爲可以談判的對手；此外，伊藤從應該先與對立的鄰國達成談判以避免戰爭的現實主義外交觀出發，企圖在日英締結同盟前與俄國締結新協議，這些事情在今日也還是深具意義。

## 被排除在大本營之外

當二月四日的御前會議決定對俄開戰時，伊藤便召來貴族院議員金子堅太郎（前農商相，法相）這個心腹，請他去美國活動，讓美國輿論友日。金子與美國總統老羅斯福是哈佛大學校友。

此外，同為伊藤心腹，也是伊藤之女生子丈夫的貴族院議員末松謙澄（前遞相，內相）也被派遣到英、法兩國。末松曾到英國劍橋大學留學。

金子與末松努力平息由德皇威廉二世所散布的黃禍論。<sup>10</sup>所謂黃禍論為將來黃色人種國家將聯合起來，對白色人種的列強造成威脅的論調。

金子與末松則反駁，日本人教育中國人使其成為「文明之民」，這不只是對日本有益，對於在遠東擁有利益的各國也是如此。因為如此，到了一九〇五年四月初，黃禍論已不再是一個問題了。<sup>11</sup>日本協助清、韓進行近代化，則貿易等將增加，這不僅對日本有利，對列強也是如此；這個觀點，其實也是伊藤的看法。

另一方面，二月十二日，日俄戰爭最高指導機關的大本營成立。成員只有參謀總長、陸相、海軍軍令部長、海相等軍人，與日清戰爭時不同，文官的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未能成為其中一員。這是因為軍方已經逐漸確立獨立行使憲法的統帥權獨立規定（第十一條）了。

## 受命為特派韓國大使

而交給伊藤的任務則是讓韓國國方面理解日本的方針以配合日本的行動。

在韓國方面，駐韓公使林權助首先在二月九日已經讓韓國政府同意日本派兵進入韓國；接著，二月二十三日，林公使與韓國政府簽訂日韓議定書。內容爲在規定日本保障韓國之獨立與保全領土下，日本在與俄國進行戰爭時，能夠徵用韓國國內戰略上的必要地點。

三月七日，伊藤被任命爲慰問韓國皇室的特派大使，十三日從東京出發，在神戶搭乘輔助巡洋艦「香港丸」，十七日由仁川進入漢城（首爾）。伊藤在十八日、二十日兩天，接連晉見韓國皇帝（高宗李熙）。

二十日當天，伊藤提到下列各事：（一）維持東亞和平的意義在於，日、清、韓三國各自增進本身「文明」，走上與歐美各國同樣的道路，以期能夠自立。（二）但爲了維持東亞和平、鞏固自立，並非就是要排除人種或宗教上的異種，合併同種以「對抗歐美文明」。（三）爲了謀求國家生存，即便是「風俗習慣」，只要是有害國家生存的，便有必要「加以改良」或拋棄。（四）這是日本採行「三十多年」的原則，也奠定了日本自立的基礎。（五）若清、韓兩國與日本採行「同一原則」謀求自立時，則彼此相互扶持，不違背歐美文明的宗旨而調和並存，進而思考「自強之道」，並付之實行，如此則可以讓「東亞人民」存續下去。（六）假如違反上述宗旨，而以「固有的頑強排外主義」爲國家方針時，則不管是東西洋國家，都會因此而滅亡等等。<sup>12</sup>

伊藤向韓國高宗皇帝提議，實施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所採行的近代化改革以及日本的援助，而若能如此，則韓、清即能維持國家的獨立。此外，也聲稱，這一原則並非排除不同人種或宗教的偏狹做法，也不是與歐美文明進行對抗。

伊藤的主張並不是併吞韓國，並且將日本文明強加在韓國之上，而是一方面尊重韓、清的人種或宗教，另一方面則像日本一樣，取法西歐推動兩國的近代化。

伊藤的理想或許是由日本來主導聯合近代化後的韓清兩國一事吧。但這是個寬鬆的區域性聯合，也不排除



與西歐各國的貿易等。

此外，伊藤也暗喻若是韓國抗拒日本的提議，不選擇進行近代化的道路，將只有亡國一途。由此，也可以說伊藤鑒於帝國主義時代的嚴苛，若近代化沒有進展時，也不是沒有併吞的可能。

表面上韓國皇帝接受伊藤的建議，並授與伊藤大勳位金尺大綬章，以酬謝其遠道前來的功績。三月二十六日伊藤離開漢城，由仁川再次搭乘「香港丸」。二十九日停靠佐世保，視察海軍重要軍事據點之一的佐世保鎮守府，四月一日回到東京。伊藤立刻進宮向明治天皇報告謁見高宗的情形。

## 對韓方針

五月一日，日軍渡過韓國與滿州（中國東北地方）交界的鴨綠江，占領九連城。這場勝利一經外國報導，正在英國進行的外債募集工作才順利展開。這第一場戰爭的勝利，正如前述，是因為俄方沒有料到會實際發生戰爭，因此沒有做好充分的準備所造成的。

接著，八月十日黃海海戰勝利，九月四日占領遼陽，十月十日到二十日的沙河會戰勝利，翌年一九〇五年一月一日旅順的俄軍也投降。此外到十二月中旬為止，由地面發動的砲擊讓旅順港的俄軍受到重大打擊。如此一來，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可以看出日本將贏得這場戰爭了。

其間，在一九〇四年五月三十日，日本召開伊藤等元老的會議，次日召開內閣會議，決定「對韓方針」。其中，開宗明義就清楚記載，日本對於韓國，在政治及軍事上取得「保護之實權」；在經濟上則更進一步謀求

日本的「利權的發展」。

此外，「對韓方針」中並提及韓國的政治及人心腐敗，「顯然無法長久維持其獨立。」更進一步主張，因為韓國問題，結果日本與俄國開戰，爲了讓日本站穩在韓腳步，去除將來再生糾紛的憂慮，不得不穩固日本的「自衛之道」\*。<sup>13</sup>

\*有些傳統的見解以「對韓方針」為依據，認定日本在此時已經決定要併吞韓國的方針了。<sup>14</sup>此外，這種見解也是現在韓國人普遍的認知。但該方針不過是說因為韓國無法長期獨自保持獨立，因此為了保障日本安全必須有所行動。未來則有兩種可能性，（一）將韓國作為保護國，加以某些限制，但維持其獨立；或是（二）朝併吞韓國的方向進行準備。此外，即使實施（一）的方針，但若中途發現有困難時，也有可能轉成（二）。但不論如何，卻不能以「對韓方針」為依據，推論日本在一九〇四年五月起就決定要併吞韓國。方光錫的〈明治政府的韓國統治政策與伊藤博文〉可以反映出現在韓國學界的普遍性見解。文中認為，就任統監後的伊藤，其對韓政策並沒有脫離日本政府的方針，他一直抱持併吞的可能性。

依照「對韓方針」，八月二十二日，日韓締結第一次日韓協約，也因此韓國政府聘用了由日本政府所推薦的日本人財務顧問與外國人外交顧問各一名。財務顧問由目賀田種太郎（大藏省主稅局長）於十月就任。

而桂內閣將韓國作為保護國的這一方針，其實就是締結日英同盟時將包括軍事面在內的韓國全國作為任意勢力範圍的目標的延長。

而這個方針也獲得美國的支持。美國雖然主張滿州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但最晚到六月下旬，老羅斯福總統已經認為日本不須要被限定在戰前的日本所提出的要求上，韓國全境作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也無不可。八月，他也同意韓國成為日本的保護國。<sup>15</sup>

### 在戰爭上未能發揮積極的作用

在一九〇四年（明治三七）十一月時，伊藤有著在日俄戰後將滿州中立化的想法。美國總統老羅斯福也抱持有將滿州中立化，在列強指導下由中國人總督來統治的想法。但在一九〇四年七月時，小村外相就已經提出意見書，主張重點在擴張滿州的權益，反對中立化。

一九〇五年三月一日到十日的奉天會戰，是日俄戰爭中最大規模的地面戰鬥。這場戰爭由日本獲勝。但日本卻已無餘力趁勝追擊，對敗逃的俄軍給予重大打擊。也是元老的山縣有朋參謀總長、大山巖滿州軍總司令等軍方最高幹部間，高度傾向結束戰爭，而首席元老的樞密院議長伊藤也向桂首相、小村外相建議可以講和。

因此在四月十七日，桂首相、小村外相、山本海相、寺內陸相等先行商量議和的預定條件後，十九日伊藤、山縣等四元老與前述四閣員會合審議，接著在二十一日的內閣會議上通過，並獲得天皇的批准。

其內容為：除了日本可以任意支配韓國，俄國需自滿州撤兵，及日本取得遼東半島的租借權等過去以來的條件外，還加上以讓渡中東鐵路哈爾濱支線作為絕對必要條件（但普實茅斯和約中，實際上並未讓渡哈爾濱與長春間的鐵路）。此外，視狀況而定，賠償軍費、割讓庫頁島等則作為可以爭取的條件。

因三月奉天會戰勝利的結果，日本方面提高議和條件的氛圍高漲，伊藤以前所主張的滿州中立化論已經無法再提起了。此外，從和談條件的決定過程來看，以桂、小村爲中心的主要四閣員已經掌握了主導權。

但俄皇尼古拉二世寄予希望的波羅的海艦隊已經由印度洋經過新加坡外海朝日本而來，因此俄國並不打算立即進行和談。五月二十七日到二十八日之間，日本海軍與波羅的海艦隊在日本海交戰。在連一艘主力船艦也未曾損失下，日本將俄方八艘主力戰艦，擊沉或擄獲，獲得超乎日本預期的大勝利。

波羅的海艦隊一被殲滅，議和行動便快速有了進展：到了六月，俄國接受老羅斯福總統的議和調停。當決定要在美國東岸的普資茅斯舉行講和會議時，桂首相等希望由伊藤出任日方全權代表。但政友會的有力人物原敬反對。他不認爲因爲伊藤前去，議和條件就會變得非常有利。再者，對於前總裁伊藤所締結的和約，即使講和條件不夠理想，政友會也不得不贊成，而這將失去與桂內閣討價還價的重要籌碼。

最後，伊藤並未答應元老與主要閣員以他和小村外相擔任全權大使的提案，到了六月二十日遂決定只派遣小村一人爲全權大使。伊藤大概也已經意識到自己的能力界限，期待政友會在戰後能夠一如原敬所判斷的成長，因而才會拒絕擔任全權大使吧。但無疑地，伊藤大概也認爲日俄戰爭的外交是在桂首相、小村外相的主導下所展開的，他們必須要負責到底。<sup>16</sup>

九月五日，日俄普資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在普資茅斯簽訂，十月十五日批准，翌日公布。結果，日本獲得韓國保護權、遼東半島租借權、北緯五十度以南的庫頁島、中東鐵路長春至旅順口段、俄國濱海邊疆州的漁業權等。這幾乎實現了自元老伊藤以下的日本政府首腦的要求內容。

## 成為西園寺公望內閣成立的證人

正如上述，對日本而言，日俄戰爭是以大國俄羅斯為對手的艱苦戰爭。即使日本戰勝，基於與俄國、列強間的關係，賠款等媾和條件未必能夠符合國民的期待，而桂內閣恐怕也因此失去對於政治的掌控。

因此，一九〇四年（明治三七）十二月八日，當預見能殲滅旅順的俄國艦隊，戰勝的可能性某種程度提高時，桂首相便與眾議院第一大黨政友會內的重要人物，如原敬、松田正久、總裁西園寺公望等，談妥密約，將於日俄戰後將政權移交西園寺，而其回報則是政友會協助現階段的桂內閣。這個密約也對其他政友會幹部保密，而桂內閣方面也只有桂首相、曾禰藏相、山本海相等三人知悉，並未告知桂內閣的支持者元老山縣有朋。

但在十二月中，原敬卻將密約告知元老伊藤、井上。他想以此作為桂太郎不履行承諾時的反制力量。

因為桂內閣與政友會最高幹部間密約成立，因此第二回議會順利展開，十七日，增稅案與預算案相繼通過。

就在議和會議還在普資茅斯進行中的一九〇五年八月十四日，桂首相與原敬見面，下屆內閣由西園寺組閣，而其交換條件則是，原敬保證無論簽訂的和約內容為何，政友會都會率先贊成。到了八月二十二日，桂太郎向原敬談及，爲了西園寺組閣一事向山縣派官僚與內閣的疏通情形。

之後，當普資茅斯條約的內容明朗化後，從九月五日到六日，東京市及其鄰近地區發生反對和約的暴動，經由實施戒嚴令，騷亂才逐漸平靜。八月三十一日開始約一個月的期間，各地所舉行的反對和約集會高達一百六十五件。因爲日本國民只被告知有關日本戰勝的各項訊息，卻不知日本內部的難處，以致於對議和條件期待過高。對於反對講和運動，眾議院第二大黨的憲政本黨（舊改進黨、進步黨）積極參與，但因爲眾議院第一大黨政友會的最高幹部提出自制方針，因此政友會並沒有積極採取同樣的做法。

結果，在未召開元老會議下，便決定了由西園寺組閣的方向，次年一九〇六年一月七日新內閣啓動。

第一次西園寺內閣，政友會有西園寺（首相）、原敬（內相）、松田正久（法相）等三人入閣。因伊藤的要求，阪谷芳郎（前大藏次官）成爲重要閣員之一的藏相。陸相由寺內正毅（山縣派官僚）留任，海相則由山本權兵衛推薦的齋藤實就任。其他閣員方面，或者考慮到元老山縣有朋與松方正義，或者應桂太郎的舉薦，分別決定。<sup>17</sup>

西園寺內閣，其成立並不是以伊藤爲中心，而是以政友會爲核心勢力所產生的內閣；此外，實力人物原敬也就任內相這個重要職位，這兩者所具有的意義是非常重要的，政友會因此真正脫離伊藤而自力發展了。

第六部

老境編

## 對韓國統治的抱負——伊藤韓國統監

### 簽訂第二次日韓協約

正如前述，在美、英等國事實上承認韓國成爲日本的保護國後，在普資茅斯條約中又獲得俄國承認日本對於韓國的保護國權。

這一來，日本便需要與韓國締結有關這一利權的條約。小村外相等人到大磯「滄浪閣」拜訪伊藤，希望他擔任遣韓特派大使，伊藤欣然答應。

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八）十一月五日，伊藤啓程前往漢城（首爾）。當天早上，伊藤寫信給元老松方正義表明決心，他寫道，韓國之事將會盡棉薄之力，「平穩處理」，但因為韓國政情不穩，若發生無法預期之事時，會與元老或政府進行討論。伊藤雖然希望能平穩地締結條約，盡可能在不與韓國人對立下推動韓國的近代化，但他也考慮到事情無法如預期般發展時，所可能出現的最壞情況。

伊藤在十日抵達漢城，十一日、十五日謁見韓國皇帝（高宗）。並於十五日提出第二次日韓協約草案，要求將韓國外交委任日本。

對此高宗態度抗拒，認爲若是將外交委任日本，則日韓關係將與奧地利皇帝兼攝匈牙利國王的奧、匈關係一樣，或者是列強之於非洲的關係，則韓國即成了最劣等的國家等。而伊藤則反駁說，因爲日韓兩國各有君主，維持獨立，因此韓國不會成爲被奧國併吞的匈牙利或被列強殖民地化的非洲。



此外，伊藤雖然不直接點名高宗皇帝，但卻批評韓國的現狀，他指出，韓國人民「幼稚」，不諳外交，也不明瞭「世界大勢」，但卻有些人支使人民去進行沒有意義的反日行動。<sup>2</sup>伊藤的信念為接受這個時代的國際外交規範，在意識到這個規範下讓國家生存下去，進而謀求富強；而從這個基準來看時，他才會認為包含皇帝在內的韓國人，行為極端不成熟。

當天，韓國方面對於締結新協約拖延不做決定。因此兩天後的十七日，日方也施加壓力，要求韓國儘速締約。伊藤在韓國駐屯軍司令官長谷川好道伴隨下入宮，在謁見高宗後，積極說服大臣們接受締約。最後，伊藤同意將日本保證維持韓國皇室的「安寧與尊嚴」一項加入條文中；此外他也同意修改前文，在其中加入「當認為韓國已臻富強時」等暗示條約期限的一段文字。就在伊藤於十八日凌晨零時二十分退出王宮後，凌晨一點，林權助特命全權公使與朴齊純外部大臣簽訂協約。

協約內容：第一，韓國的外交由東京的日本外務省負責，由日本公使、領事等保護在外國的韓國人及其利益等；換言之，由日本執行韓國的外交權（第一、二條）。

第二，置統監 (resident general) 一人作為日本在韓國的代表。因為統監「主要在管理外交相關事項」，因此駐紮漢城，有私下謁見韓國皇帝之權。此外，在韓國的各通商口岸及其他日本政府認為有必要的地方設置理事官 (resident)，其職掌與過去日本駐韓領事相同（第三條）。

此外，正如前述，還有接受韓國政府要求而修正的保證維持「韓國皇室的安寧與尊嚴」（第五條）。

## 期待韓國的可能性

第二次日韓協約是以日本執行韓國的外交權為主。但將統監的職務定為「主要在管理外交相關事項」，在條文的意涵上加以模糊化，藉此得以介入外交以外的事務。

締約後，十一月十二日，伊藤到水原八達山打獵，回程時座車被人丟擲石塊，伊藤則被車窗玻璃碎片割到，略有受傷。這說明了韓國人對於第二次日韓協約非常反感。<sup>3</sup>

二十八日，在漢城及仁川由日本官民所舉辦的歡迎會上，伊藤做了以下的談話，會中他依自己的想法來解釋協約的精神，並特別加以強調。(一)即使現在韓國人「尚未開化」，但加以侮辱、「欺騙」，這都不是天皇的「本意」。(二)應該教導韓國人謀求發達；因為「列國環視」，若有侮辱韓國人之舉時，將立刻失去日本的「國威」，將對日本造成很大的傷害。(三)我將會毫不遲疑地去執行新條約，同時對於韓國人的處境，「心中」真是充滿「萬觔(大量)」的淚水。<sup>4</sup>

上述的發言，因為其對象為在韓日本人，因此伊藤表露出心情，那就是對於韓國的可能性寄予希望，想幫助韓國推動近代化；此外，他也強烈意識到列強在觀察日本如何統治韓國；再者，他也試著去理解韓國人在外交權被奪走後的悔恨。

在這個時期，伊藤應當已經決定要擔任首任韓國統監之職。此時，伊藤已經六十四歲，正如前述，從幾年前開始體力就逐漸衰退。相較於來到冬天酷寒的韓國，若是伊藤擔任樞密院議長，就此留在日本時，即便高齡也無妨，又是榮譽職，可說輕鬆多了。但爲了要抑制山縣派官僚的陸軍軍人等，實現上述理想，他決定只有自己親自來做了。

十一月二十九日伊藤從漢城出發，由仁川搭乘軍艦，十二月三日抵達下關，出席當地的歡迎會，並就日韓

關係做了一場演講。

在這裡他也和在漢城、仁川歡迎會上的演講一樣，表示了對「外交權及國防權」讓予日本，獨立也變成有名無實的韓國國民心情的同情。另外，他也表示不應將韓國人與美國黑人、非洲「土人」、「南洋馬來人種」等同樣看待，他讚揚韓國人擁有三千年文化，深厚的文學造詣。並希望馬關（下關）市民應該善待韓國國民，互相親善敦睦，「同臻進步，享受文明恩惠」。這是伊藤出使韓國回到日本後的第一場演講，他應該意識到，這將會被刊載在報紙上傳遍全國吧。

伊藤在第二天出發，五日返回大磯，八日進宮，詳細向天皇做了報告。

## 就任第一任韓國統監

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八）十二月二十一日，伊藤就任首任統監。之後，翌年一月十四日，明治天皇召見寺內正毅陸相與大山巖參謀總長，親手將敕語交給兩人，因為賦予統監有調動韓國守備軍之權，因此要求兩人在不影響國防用兵計畫下，應予配合。這是因為陸軍省及參謀本部內已經出現批判陸軍接受文官統監命令的聲音，爲了壓制這一聲浪所採取的措施。

就像這樣，天皇積極協助擔任統監的伊藤進行韓國統治。

正如前述，過去在太政官制下，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兩位文官參議是西南戰爭的戰爭指導中心。明治憲法制定後，到日清戰爭爲止，伊藤也列席戰爭指導中樞的大本營，同時也介入軍方的主要人事（第六至十六

章)。包含天皇的深厚信任在內，伊藤利用自己所擁有的特殊立場，爲了實現理想，以負責任的態度進行韓國統治。

作爲統監，同時也因爲獲得對駐韓日本陸軍的命令權，伊藤經常從駐韓憲兵隊獲得治安情報。即使從一九〇八年二月起，伊藤不在韓國的這段期間，代理統監所收到的治安情報也還是送到伊藤處。<sup>7</sup>

對於伊藤統監的這種權力，在韓國的一家日本報紙曾經形容：即使伊藤不在韓國，副統監以下若不一一以電報獲得伊藤的許可，幾乎什麼事都無法決定。這是因爲伊藤在統監府內握有絕大的權力之故。

當要在韓國南岸的鎮海灣設置軍港時，齋藤實海相曾經徵詢伊藤，可否讓宮岡直記少將兼任鎮海防備隊司令官。當伊藤探詢宮岡本人的意思時，宮岡回答，他遵從齋藤海相的命令。於是伊藤回信給齋藤，宮岡的任命「極為適當」，隨時都請進行。九月九日宮岡被正式任命為司令官。由此可知，只要是韓國國內的事，伊藤連海軍人事也可以介入。

### 伊藤的統治構想

三月二日，就在以政友會爲執政黨的第一次西園寺公望內閣成立約二個月後，伊藤以統監身分踏入漢城之地。伊藤的韓國統治構想的輪廓在（一）去年十一月十八日與韓國皇帝的會見上；（二）就任統監後首次在日本各報記者招待會上的演說（二月三十日）等，就已經明確宣示。

此外，漢城赴任後，(三)三月九日私下謁見高宗時；(四)三月一十三日召集韓國閣員所舉行的統監與大臣的會議上(第一次韓國施政協商會議)；(五)三月二十一日的相同會議上(第二次韓國施政協商會議)，也都曾經說明過。<sup>10</sup>

構想內容大致爲：第一，日本駐軍韓國所需的費用以及爲了韓國的「施政改善」，所需要的越來越多的經費，應儘可能由韓國人民負擔。第二，伊藤認爲，當前所需的資金中，相當的金額應透過借款以應一時急需。伊藤預估，借款金額爲一千萬圓(約現在一千三百億圓)。伊藤統監與財政顧問目賀田種太郎考慮以關稅收入作爲借款擔保；此外，也決定即使擔保不足也要實施。

正如第一所述，伊藤重視韓國人爲了韓國的近代化而自己負擔經費的自立心。但對於當前所需要的資金則認爲應由日本負責。爲了確保韓國統治的財源，伊藤在一九〇七年度預算確定前，派遣書記官前去東京的阪谷芳郎藏相處，並讓其帶去自己的信，其中寫到：請書記官前去說明韓國統治的預算，請多多關照；藉此施加壓力。<sup>11</sup>正如後述，最有力元老伊藤的影響力非常強大，財源因而得以確保。

另一方面，到了一九〇六年十一月時，爲了確保稅收，對於在韓國外國人課稅一事，逐漸成爲問題。但因爲只要治外法權還存在，此事即無法推動，因此一九〇七年秋天以後，伊藤熱心推動韓國的司法制度改革，廢除治外法權也是目標之一。而這也意謂著，也將廢止在韓日僑的特權。

第三，伊藤考慮將借款所得資金先用於提高農業生產力、造福農民的事業上，例如農業改良、道路政策、排水、灌溉、種樹造林等。這是因爲韓國工業尙未成熟，因此認爲將有限的資金投資在農業方面較具效果。

第四，借款所得資金也將用於簡易教育上。伊藤說明，因爲教育必須從年幼兒童開始實施，因此時間長、負擔重，當務之急是先在大型村落設立學校，只是這一來校舍建築，及教師、教科書等皆需要經費；但目前不

可能馬上像日本一樣，由政府、地方及人民共同負擔，因此只能先由政府提供經費設立學校，而後逐步推展，此外別無他法。伊藤也提到，施以教育後，兒童自然能理解爲什麼國民必須負擔租稅的道理了。

由第三與第四可知，伊藤認爲，對於韓國而言，農業與初等教育比起工業或高等教育更爲重要，他重視現階段韓國發展的實際狀況，因此想先奠定近代化的基礎。此外，伊藤也重視藉由教育的力量來教導負擔租稅的意義，以培育韓人的自立心。

第五，應該擴充警力以維持治安。伊藤認爲，日本軍隊主要應該用於國防目的，平時加強訓練，以備突發事件，而治安工作則讓警察負責\*。

\*近來有關統監府時代到殖民地時代警察的研究有所進展。松田利彥的《日本的朝鮮殖民地統治與警察：一九〇五—一九四五年》為代表性成果之一。

第六，修改治外法權下的領事裁判制度與監獄制度，以減輕韓國人的負擔，同時使其接近列強的司法制度。例如，向來有關日本的領事裁判的上訴必須向長崎控訴院（現在的高等法院）提出；但領事制度因第二次日韓協約的簽訂而取消，因此，理事廳判決取代了領事判決。而對此判決的上訴，伊藤的構想是將其改爲向設在漢城的統監府法務院提出。近代司法制度與監獄制度是廢除治外法權的必要條件，伊藤一開始就將廢除治外法權也放到整體的規劃中\*。

\*近來關於統監府時代的司法制度改革或廢除治外法權的研究，也有很大的進展。主要成果有淺野

豐美、松田利彥編《殖民地帝國日本的法律構造》第三部、李英美《韓國司法制度與梅謙次郎》、淺野豐美《帝國日本的殖民地法制——法域統合與帝國秩序》第二編、伊藤之雄、李盛煥編著《伊藤博文與韓國統治——關於第一任韓國統監百週年的檢驗》第二部等。

其他還有，區隔韓國皇室與政府，明定地方官的權限，調整地方官俸祿使其收入合宜，嚴明官吏的紀律等等。伊藤在一八八〇年代的日本建立區隔宮中與府中（政府）的制度；此外，也將明治天皇教育成接受君主機關說的天皇，這些都獲得一定的成果（第九至十一章）。他也想在韓國宮中實施這些作法，同時也抑制高宗的權力運用。

此外，對於已有一定發展的韓國各城市，他也將推動都市改良事業，以達到近代化的目標。例如，在作為漢城貿易商港的仁川興辦自來水事業，以利衛生、工商業的發展。這是因為城市是行政、流通的中心，若發生霍亂等傳染病時，則城市機能恐怕將陷入麻痺狀態。

而對於上述近代化事業，伊藤知道開始時韓國人中定會有人有不平之鳴；但他堅信，當三到五年後實際效果顯現時，他們必然感到欣喜。

一九〇七年五月三〇日，伊藤對韓國李完用新內閣成員發表演講，其中非常露骨、坦白的表達出他對近代化的看法，其內容如下。

無論哪個國家，都不會願意為了別國提供本身的財力與國民的生命。若有，那也是先為本身著想，其次才會想到他國。大凡國家欠缺自我獨立要素時，僅依賴他國是無法生存下去。若韓國還是保持現

狀不願改變，那滅亡韓國的將不會是他國，而是韓國本身。<sup>12</sup>

換言之，儘管伊藤最先考量的是韓國的近代化對日本帶來的利益，但他卻相信這也會為韓國帶來利益，因此雖然認為會遭到韓人的抗拒，但還是加以推動。<sup>13</sup>

### 也擔心滿州問題

日俄戰後，即便已經是普資茅斯會議後的第二年，日本陸軍依然占領清朝領土的南滿。考慮到與列強或對清關係，伊藤也憂心此事。

因此，在一九〇六年（明治三九）二月十六日，就在伊藤擔任統監後第一次前往漢城，而要從大磯啓程的四天前，忙碌之中伊藤邀請山縣與井上兩元老、西園寺首相、加藤高明外相以及大山巖元帥（前滿州軍總司令官）、兒玉源太郎大將（前滿州軍總參謀長）等到大磯「滄浪閣」，針對陸軍對南滿的態度進行討論。

三月三十一日，英國駐日大使向伊藤統監指出，日軍在南滿對歐美人所採取的行動，比俄國占領時更加封閉，因此要求對此妥善處理。此時正值伊藤在漢城舉行韓國施政協商會議等，對韓國的近代化工作下達指示並做檢討的時候。而清國也對日本繼續實施軍政非常不滿。<sup>14</sup>

在此同時，陸軍凱旋閱兵典禮預定在四月三十日於青山練兵場舉行，明治天皇特地要伊藤來陪同觀禮。閱兵典禮有超過三萬名官兵參加，儀式規模盛大。<sup>15</sup>天皇大概是想藉此向伊藤表示感謝之意，因為他以高齡之驅



出任韓國統監，任勞任怨；同時，天皇也想加強伊藤對軍方的威信吧。

爲了出席閱兵典禮，伊藤四月二十一日由漢城出發，從仁川搭軍艦「浪速」到神戶，二十四日回到大磯。

伊藤一回到日本後，便命令外務省擬定滿州問題解決方案。也是元老的伊藤統監要求西園寺首相於五月二十二日召開「滿州問題協商會議」。出席者有伊藤、西園寺，及山縣有朋、松方正義、井上馨等元老與大山巖元帥，以及寺內正義陸相、齋藤實海相、阪谷芳郎藏相、林董外相、桂太郎大將（前首相）、兒玉源太郎總參謀長、海軍長老山本權兵衛（前海相）等共十三人。

會議上，伊藤比西園寺首相發揮更大的主導權。會議中決定將南滿軍政中心的關東總督改爲平時組織，並依序廢除軍政署等。西園寺內閣利用元老伊藤等人的協助，廢除南滿的軍政，得以緩和來自列強或清國的批評。

六月二十日，伊藤從大磯出發，二十三日抵達漢城。之後停留了五個月，而爲了在日本過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離開漢城回日本。任職統監的第一年，伊藤是如何展開韓國統治的呢？以下將作一概觀。

## 第一年的展開

統監府讓韓國與日本興業銀行間簽訂一千萬圓的貸款契約，其中五百萬圓立即交付韓國政府，剩下半數則在日後有需要時，另行提供。扣除利息實際上約九百萬圓（約現在一千二百億圓）。此外，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八）韓國政府還發行以第一銀行及日本政府爲承購機關的六百五十萬圓國債。若與前述借自日本興業銀行的五百萬

圓合計時，一九〇六年底韓國國債總額爲一一五〇萬圓。這大約爲韓國政府一九〇六年稅收（土地稅、關稅等）五六〇萬圓的二倍，是個非常龐大的金額。<sup>16</sup>

這些經費在一九〇六年約只支出一二五萬圓。主要用於補助農工銀行約一百萬圓、擴充學務約十萬圓、仁川自來水約十萬圓。伊藤統監雖然充滿熱忱，第一年也財源充裕，但卻無法利用國債推展各項事業。這是因爲推展事業必須先調查實際狀況、訂定計畫，而在這方面耗費了超乎預期的時間。

而一九〇七年則使用二九一萬圓，大約爲前一年的二點三倍。主要用於仁川自來水約四十五萬圓、補助農工銀行約四十三萬圓、道路工程約三十五萬圓、擴充學務約三十五萬圓等等。一九〇六年八月普通學校（相當於日本的小學）令等法令公布，因此訂定計畫，將用於擴充學務的五十萬圓，其中三十四萬圓用於普通學校的新建、改建工程。伊藤所重視的初等教育改革，開始有了一定的進展。

而關於警力的擴充方面，第一期警務擴充於一九〇六年六月開始。其成果則是，在十三道觀察府所在地設置警務顧問支部並配置警視，並於韓國全國設置二十六處分遣所、一二二處分派所，配置日本人警察。韓國方面除了設置十三道警務署外，還有二十六個警務分署、一二二處分派所。

但以韓國全國面積來看時，將近二十平方公里的地方只有一名日本人巡查、每四平方公里只有一名韓國巡檢，因此當一九〇六年秋到次年間義兵蜂起時，警力便明顯不足了。<sup>17</sup>

在區隔皇室與政府方面，伊藤相當不喜歡高宗聽信排日主義儒者的意見，因此在一九〇六年七月七日頒布宮禁令，在通往皇宮的六宮配置日本人巡查，對其出入進行管制。此外，同年十二月，日本人宮內府顧問開始進行對於皇室財產與國有財產的整理及宮內府管理的冗員整理等的調查。<sup>18</sup>

關於地方制度，一九〇六年韓國政府接受伊藤統監的指示及日本人警視的建議，擬定改革方案，從十一月一

日起實施新的官制。其特徵爲，相當於日本的知事的觀察使（在全國十三道設置）由皇帝任命改爲由內閣會議任命，而郡守（在全國三三三郡設置）的任命也由內閣會議改爲內部大臣，強化了政府的監督權。其目的在削弱專制君主皇帝的權限，使政府成爲責任內閣制。

此外也提高觀察使、郡守的俸祿。這是因爲觀察使不僅擁有行政權，也擁有裁判權，而郡守也在行政權外擁有某種程度的裁判權，而這些都是被視爲「貪汙」的原因。

另外，徵稅向來是屬於郡守的任務，郡守之下有二十到六十名負責包攬徵稅的人，皆爲世襲。一九〇六年十月頒布租稅徵收規定，徵稅不再是郡守的工作，改爲直接向日本的通信管理局所管理的郵局繳稅。而被奪走工作的各郡徵稅包攬人則批評，韓國人的稅金被日本拿走，這多少對「助長排日思想」有所影響。<sup>19</sup>

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就在伊藤回日本前，他在第十二次施政改善協商會議上表示，不應滿足於目前爲止的政績；並提到稅制改革、加稅、增加關稅收入、節省冗費等的必要性。伊藤認爲，必須盡快在韓國找到財源，以推動韓國的近代化，這顯示了他的改革熱情。

### 「合併」（併吞）是目標嗎？

伊藤在日本過完新年，又過四個月後，一九〇七年（明治四〇）三月二十日才返回漢城。一回到漢城，伊藤馬上明白韓國的政情完全改變了。

那就是韓國人團體自強會、教育會、青年會與西友會，及兩、三家韓文報紙與英國人主持的《大韓每日新

聞》等，正到處攻訐韓國內閣。這是假藉抨擊政府之名所進行的排日行動。<sup>20</sup>

此外，爲了償還伊藤居中斡旋的國債，國債報償會也在韓國各地進行募款活動。<sup>21</sup>

即使在回到日本的這段期間，伊藤對於義兵的認知也只是只要派遣數十名日本警察，義兵立刻作鳥獸散；他們是「一群有如盜賊的貧民」，各種「小野心家」混雜其中，「模仿政治運動」而已，不覺得有什麼危險性。但伊藤也認知到，因爲長期以來韓國都是個獨立國家，因此獨立一國的觀念強烈，「人民猜疑心重」，因此很多人懷疑日本想要併吞韓國。<sup>22</sup>

對於韓國統治，伊藤的前提是韓國人信任他，理解他的想法，自主與他合作。而當伊藤了解到，現在不但沒有建立這個基礎，反而排日氛圍高漲時，他應該感到強烈的不安吧。此時，伊藤應當也有考慮到，在不得已的狀況下，合併韓國的可能性。對此，將於下面進行說明。

此時，第一次日俄協商正在進行。四月十三日，伊藤發電報給林董外相，其中提到，「最好的做法就是，清楚表明，日、韓兩國間的『將來發展』一詞中也包含『合併』（併吞）之意。」接著又說，如果韓國形勢照現在發展下去，「合併」將會逐年困難；因此，現在應該表明日本政府的想法，事先取得俄國的同意。亦即，伊藤提出了應取得俄國同意日本併吞韓國的意見。<sup>23</sup>

這封電報也可以解釋成伊藤積極思考併吞韓國一事\*。儘管兩年後的一九〇九年四月一〇日，伊藤向桂首相、小村外相表明同意併吞韓國（第二十三章），但目前卻沒有發現在這之前有任何史料足以說明伊藤對於併吞韓國，態度積極。

\* 將這封電報解釋成伊藤積極思考併吞韓國的研究有，森山茂德《日韓合併》（一〇六、一〇八、一二

一、三二頁）、海野福壽《伊藤博文與併吞韓國》（一〇三、一〇六、一七三、一七四頁）、小川原宏幸（伊藤博文的併吞韓國構想與第三次日韓協約體制的形成）等。只是，森山主張伊藤雖在一九〇七年四月已決心要併吞韓國，但未獲得俄國的同意，而在同年七月全盤掌握韓國內政的第三次日韓協約時，放棄了「併吞這一形式目標」，儘管如此，但該協約卻達到了「實質性的併吞」。<sup>24</sup>

主張這一見解的人對於一九〇九年四月一〇日以前，桂首相和小村外相認為伊藤反對併吞的此一事實幾乎都沒有做出說明。

從一九〇八年左右開始，伊藤與桂太即便在韓國統治上逐漸加強合作，兩人的意見溝通也相當良好。<sup>25</sup>而小村也因為身為外相，能掌握外務省的情報。若是伊藤真在一九〇七年四月就決意要併吞韓國時，那就是桂和小村誤解伊藤的真正意思，這點不太合理。

此外，若是一九〇七年四月時伊藤就決意要併吞韓國時，那麼為何沒有付諸實行，對於這點的說明也不夠徹底。只是在有關這一點的說明上，森山認為因為未能獲得俄國的同意；小川原則認為此舉會增加日本的財政負擔。但森山和小川原兩人都沒有提到，後來在一九〇九年四月，伊藤同意桂首相等人的併吞政策時，也沒有獲得俄國同意或者日本的財政狀況有特別好轉。換言之，伊藤不希望併吞的最大理由與兩人所說的不同，另有其因，而因為伊藤已經無法寄望於該條件，因此才同意併吞，惟有這樣思考才合理。而所謂該條件即是本書所論述的，期待韓國國民能逐漸理解伊藤的統治構想，自發性的予以支持。

## 使用「合併」的理由

從伊藤使用「合併」一詞來看，可知他對韓國國內的狀況產生了不安，較以前更從現實角度來思考併吞的可能性。但在這之後的二年間，他並沒有同意併吞，顯然伊藤未必就是以併吞為目標\*。

\*【第四版附記】本章乃是從〈伊藤博文的韓國統治〉（伊藤之雄）改寫而成。文中曾提及小川原宏幸認為，伊藤從一九〇七年四月左右開始就決定要併吞韓國，但因為怕增加日本的財政負擔，因此沒有立即進行。<sup>26</sup>對此，小川原反駁指出，除了財政問題，同時「指出伊藤也重視要獲得朝鮮社會對於統治的共識」，因而是伊藤之雄「明顯誤解」。<sup>27</sup>但在論文中，小川原言及「在併吞上，伊藤特別擔心的增加日本的負擔」等，特別強調財政負擔的增加，<sup>28</sup>同時強調到最後為止，都沒有獲得朝鮮社會對於統治的共識。那麼，伊藤為何在一九〇九年四月會同意併吞呢？小川原對此完全無法說明，針對伊藤博文所進行的論證，曖昧不清。而正如本書所敘述的，直到一九〇九年四月之前伊藤都不贊成併吞。

那麼為什麼伊藤要指示外相，要事先取得俄國對「合併」的同意呢？那是因為他想藉由這個指示讓陸軍或駐英大使小村壽太郎（前外相）等，將注意力局限於韓國或滿州南部吧。

陸軍或小村大使等思考，若承認蒙古為俄國的勢力範圍時，則想讓俄國承認滿州全境為日本的勢力範圍。只是俄國卻想把日本的勢力範圍局限在滿州南部和韓國。在有「合併」一語的同份電報中，伊藤認為對日本而言，「根本解決韓國問題乃當務之急」，所以建議「在蒙古問題上，要緊的是盡可能接受俄國的要求。」

伊藤爲了抑制日本領導人根深柢固的大陸擴張野心，與俄國維持協調以避免對決，因此才在韓國問題上使用「合併」一詞。<sup>29</sup>

### 建立李完用內閣，以和諧爲目標

正如前述，一九〇七年（明治四〇）春天以後，韓國國內的反政府、排日氣氛高漲，朴齊純參政（首相）因此再三向伊藤統監表示辭意。於是伊藤決定建立以學部大臣李完用爲參政的內閣，並與以韓國人爲中心的親日團體一進會合作，推動去年以來的「施政改善」。

學部大臣李完用曾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伊藤擔任全權大使，締結第二次日韓協約時，接受伊藤所提出的由日本掌握外交權的要求，認爲這是個「萬不得已的」辦法，是個態度合作的人。此後，伊藤就將李完用作爲韓國方面的合作對象而特別留意。

此外，伊藤還思考，以韓國舊有精英階層兩班爲中心，將信仰儒教的廣泛階層也納入自己的支持基礎。因此他並不考慮讓新興、近似暴發戶集團的一進會代表立刻進入內閣。

但預期將成爲參政（首相）的李完用卻向伊藤要求任用一進會會長宋秉畷爲農商工部大臣。

伊藤在拒絕宋秉畷入閣後，五月二十二日上奏高宗以李完用爲參政。但高宗拒絕。於是伊藤便舉出高宗暗中拿出鉅額經費，在荷蘭海牙召開的和平會議上，企圖推動恢復韓國國權一事，威脅要追究高宗違反日韓協約的責任。高宗「頗爲狼狽」，努力辯解，最後則批准了李完用的組閣。

但宋秉峻擔任農商工部大臣的消息已經傳開。伊藤考慮到宋秉峻及一進會的面子，不得不讓他入閣。五月二五日，李完用內閣成立。<sup>30</sup>

五月三十日，伊藤邀集李完用新內閣的閣員到統監官邸，做了講話。當中，伊藤首先指出，「如果還像現在一樣發展下去，韓國只有自取滅亡了」，暗示可能帶來併吞的危險性；並提及，對於韓國的生存最適當且重要的方針為誠實地與日本和睦相處，下定決心與日本共存亡。

其次，伊藤說道：「我不會欺騙別人，但也無法甘心受人欺騙」，強調自己的誠實，意在言外地強烈批判高宗陽奉陰違的態度。

最後，伊藤也表示了決心，若在韓日本人有為惡者，定會公平公正進行取締，將其驅離韓國或加以處罰等；他同時也對農商工部大臣宋秉峻提出警告說，既然成爲閣員，絕不容許有利用一進會的力量來威脅內閣的行爲。<sup>31</sup>

從上述伊藤的講話內容可以確認，與其說伊藤的態度是以併吞爲目的或前提，不如說他未取得韓國人自動自發的合作，盡可能減少日本的經費提供，有效率的推動韓國近代化。正如前述，伊藤確信這樣做對日本有利，其次也對韓國有利。

### 獲得臣子的最高榮典

一九〇六年（明治三九）四月一日，伊藤博文統監（長州）、山縣有朋元帥（長州）、大山巖元帥（薩摩）等一



起獲頒大勳位菊花章頸飾。這是最高級勳章，一八九〇年代中期以後曾頒授給德皇威廉二世等列強的元首級人物，也曾授給一九〇〇年五月十日成婚的皇太子嘉仁親王（後來的大正天皇）。頒授給臣子，這是首例。

接著，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一日，伊藤與山縣、大山兩元帥一起晉升為公爵。這是在頒授日俄戰爭相關的榮典時，授與伊藤、山縣、大山等人的。而伊藤所以獲得表揚是因為與韓國統治相關的日俄戰爭的善後工作，例如他在一九〇四年三月擔任特派大使出使韓國，次年十一月締結第二次日韓協約等。

其實在一八九五年八月時，伊藤就以臣子身分，最早獲頒大勳位菊花大綬章，這比山縣、大山更早七年。伊藤雖然與山縣、大山等人同時於一八九五年八月五日獲頒侯爵爵位，但在儀式等場合的宮中席次安排，是依勳章而決定。因此，在宮中席次上，伊藤經常居山縣、大山之上。<sup>32</sup>

但若從獲頒相同勳章一事來看，這意謂著日俄戰後，伊藤在榮典上已經被山縣與大山追趕上。山縣的權力逐漸增加，從一九〇〇年前後開始，伊藤與山縣幾乎變得不相上下。此外，受到這一影響，日清戰後，陸、海軍也逐漸脫離內閣的掌控。在大久保利通死後，面對薩摩派，長州派雖然居於優勢，但薩摩派掌握了海軍，同時在陸軍也還留有部份勢力，因此也必須顧慮到薩摩派。而授勳大山便是這種情形的具體呈現。這一榮典，可以說反映了伊藤體制的崩潰。

## 晚年的身體健康與家庭

伊藤的身體本來非常健康，但在一八九九年（明治三二）前後開始，腸胃不佳，還引起了腦貧血。<sup>33</sup>

伊藤本來嗜好杯中物，特別喜歡喝日本酒，但後來好像因為注意到健康而開始有所節制，在一八九九年五月的出遊中，他曾向夫人梅子提到，到今天為止一滴日本酒也沒喝。一九〇一年秋天到翌年三月初，伊藤赴歐尋求日俄協商的可能性，同行的醫師曾由倫敦回報，伊藤雖然沒有特別哪裡有病，但和三、四年前比較，似乎沒什麼精神。<sup>34</sup>

伊藤在快要邁入六十歲時，整體來說身體已不復當年健康。正如前述，一八九八年的第三次伊藤內閣以後，相較以前，伊藤的政治力量逐漸衰退，而這和他的健康問題也不無關聯。

雖然擔心健康，但要伊藤節制喝他喜愛的日本酒似乎有點困難。根據從日俄戰前開始就受到伊藤照顧的大阪藝妓「小吉」所說，雖然伊藤洋酒、日本酒都喝，但還是以日本酒為主；吃東西的口味則喜歡西洋料理等「重口味的食物」，日本料理則喜歡吃鰻魚。<sup>35</sup>

相形之下，在家的飲食則很簡單，最喜歡「番茶」與醃梅，也愛吃加鹽的茶泡飯。伊藤常說，自己即使窮也不會為吃飯傷腦筋。晚年胃腸較差，茶泡飯改以稀飯代替，也喜歡吃「湯豆腐」或「醋泡鰻魚」。「醋泡」的做法是將新鮮的鰻魚等魚斜切成小片後，用三杯醋調味。但根據曾經擔任伊藤家的廚師說，伊藤在家裡也喜歡吃西洋料理，尤其是法國菜。

此外，伊藤之女生子的夫婿末松謙澄（前內相）曾回想，伊藤家門口經常有許多公私、內外訪客，晚年尤盛；儘管已經回絕不少人，但會見人數還是非常之多，連一般精力或體力的人都難以負荷，但伊藤卻樂於接見談話，不以為苦。<sup>36</sup>

晚年的十年間，伊藤雖然健康有些衰退，體力消耗，但和山縣不同，還是繼續與很多客人會面。在家裡雖然喜歡吃簡單的食物，雖然已經六十多歲了，但在外面時，還是會吃喜歡的「重口味食物」。

日俄戰後，一九〇六年伊藤赴韓就任統監，之後梅子夫人認真寫信給伊藤，報告家中情形，而伊藤也在百忙之中勤快回信。

例如，一九〇六年九月，在十八天之內，梅子寫了三封信給伊藤，伊藤也在九月十八日到二十七日的十天內寄了三封信給梅子。梅子所寫的大多是家中之事，例如真一（伊藤與新橋藝妓「歌」生的小孩）上學順利，或寄去西洋梨等。

翌年四月二十六日，伊藤在給梅子的信中提道：「朝鮮情勢一直都很混亂，暗殺騷動等，人心不平靜，這是朝鮮原有的毛病，因此也無可奈何」等，說明了韓國情勢和本身的失望之情。此外也表現出對於梅子的關心，例如他說，我託回日本的人送去一些紫花地丁，不知收到了嗎？<sup>37</sup>

伊藤的心腹小松綠（歷任統監府書記官，統監府外務部外國課長等）有一次問伊藤，在現代人物中最尊敬誰，伊藤立刻回答：「當然是聖上」。於是小松又問，臣子中最尊敬的人物呢？伊藤想想之後說：「大概是我老婆吧」，「除此之外，現在沒有我尊敬的人」，特意提及梅子夫人。<sup>38</sup>

可知到了晚年伊藤和梅子夫人間的精神維繫還是很強，夫妻關係良好。

只是，伊藤住在「滄浪閣」的洋樓，而梅子則住在另一棟日式房子，兩人分開居住。這是因為梅子體弱多病，而伊藤的日常生活又不規則之故。

日俄戰爭期間，成為東京帝國大學學生的文吉（伊藤與接待見習生所生的小孩）還記得梅子曾經抱怨過，伊藤不管何時、不管在哪裡都睡得著，他是很好啦，但「家人」不行，實在傷腦筋。伊藤的睡眠時間極不規則。晚上很晚還不睡、深夜兩三點醒著也是鬆鬆平常，但早上卻又起得很早，而且一點不當一回事。<sup>39</sup>

日俄戰爭期間的一九〇四年，文吉和真一被接到伊藤家住，在此之前兩人都是在大磯伊藤家之外生活成

長。<sup>40</sup>因此，兩人也出席了一九〇八年十一月梅子夫人六十大壽慶祝會，也出現在慶祝會上所拍的伊藤家全體合照中。<sup>41</sup>這是因為梅子答應將伊藤和其他女性所生的兩個兒子接到伊藤家來。

一九〇七年一月十七日，明治天皇將舊臨時御所（赤坂皇居）的「會食所」賜給伊藤，並另外下賜二萬一千圓遷建費用。這種建築物曾經作為樞密院審議憲法之用，因此對於天皇、伊藤而言，都有著很深的回憶。而因為赤坂皇居將改建為皇太子的住所，因此將「會食所」賜給伊藤。

伊藤在東京大井村（現在的品川區）購地，將舊「會食所」移建到此，取名恩賜館，同時也蓋了自己和嗣子邦博（勇吉）的住宅（別邸）。<sup>42</sup>並在此地舉辦一九〇八年二月的憲法頒布二〇週年的慶祝宴會，<sup>43</sup>及上述同年十一月的梅子夫人六十大壽慶祝宴會等\*。

之後，一九一七年六月恩賜館由伊藤邦博捐贈給明治神宮奉贊會，之後，作為憲法記念館保存在神宮外苑。而別邸也在二〇〇一年遷建到秋市。<sup>44</sup>

\* 伊藤女婿末松謙澄撰寫的《孝子伊藤公》中指出，恩賜館的移建地為「大森」（頁四二〇）。也有報紙將恩賜館的移建地寫作「大森」。<sup>45</sup>當時或許有這樣子的通稱吧。

## 與藝妓一起度過的晚年

即使在日俄戰爭前後，伊藤六十多歲時期，他還是寵愛大阪的小吉（一八七八年生）、文公（安藤照口述的《阿

鯉物語》中作「文香」）及廣島的光菊等藝妓。小吉比伊藤小三十七歲。

伊藤甚至將小吉帶去「滄浪閣」，還將她介紹給梅子夫人。梅子微笑着打招呼，說道：「大人因為公務繁忙，妳來這裡慰勞他，最能讓大人寬心。大人很愛護妳，所以妳要常常來，讓他高興喲。」害得小吉很不好意思。

小吉住在「滄浪閣」期間，鮮少機會與梅子夫人見面，但小吉很清楚梅子夫人很用心款待她。或許覺得有點承受不起！或許是不勝惶恐！年輕的小吉反而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去到「滄浪閣」。

在小吉要回去時，梅子夫人一定會出來慰勞她說「實在辛苦妳了」，並讓小吉帶些禮物回去。小吉第一次去「滄浪閣」時，梅子送她的金色刻有水仙圖樣的腰帶飾品，小吉一直到後來都很珍惜。

經過幾十年後，小吉曾經很懷念的回想起昔日的伊藤：「伊藤公一身黑色無紋和服，上披繡有家徽的短掛，下著「」（日式褲裙，譯者注），抽著雪茄，眼神溫柔地看著我。令我產生錯覺，彷彿從前依偎在「大人」身旁。」<sup>46</sup>

## 與井上馨的友情

終其一生，伊藤交往最久、最親密的友人是井上馨。井上年長伊藤六歲。

一九〇八年（明治四二）八月底，伊藤一聽到在靜岡縣興津的井上，病情突然惡化，就慌忙趕去興津，親自照顧井上十多天。等到確認井上的病情略微好轉後才離開。翌年五月，井上在東京市內田山的宅邸舉辦慶祝康

復的園遊會時，伊藤回顧了這一生與井上的關係，發表以下的賀詞：

井上和我（伊藤）開始交往是在五十年前（安政六年），我十八歲（虛歲一九）到江戶去的時候。從那時以來五十年間，雖然時移世易，但我們兩人的友情絲毫沒有改變。

兩人一起偷渡倫敦又回到日本後，有一次我一接到「井上被斬殺」的緊急消息，就「夜以繼日」從下關（馬關）前往山口。井上雖然身負重傷奄奄一息，但卻對我提出忠告：「倘若我們兩個現在都死了，國事就完了，無論如何，至少你要活下去。山口很危險，片刻不可停留，趕快去馬關吧！」

五十年間，有無數次井上和我針鋒相對、激烈爭論，我甚至想過要絕交。但這是國政上的意見分歧，個人間的交往則依然是「最好的朋友」。

去年井上罹患重病，連醫生都想放棄。但今天能在這個席上再次看到已經恢復健康的他，我的歡喜高興，難以言喻。比起我個人的生死，在這個宴席上聽到他和從前一樣沒變的聲音，看到他一如往昔的身影，真是「萬感交集，心緒紛亂如麻。」

伊藤講到這裡，停下話來，舉座盡皆鴉雀無聲。一看，伊藤已是兩頰垂淚，似乎在哽咽抽泣。<sup>47</sup>五個月後，伊藤遭到暗殺。

## 晚年與山縣、大隈、桂的交往

山縣有朋與大隈重信兩人都比伊藤年長三歲。正如前述，伊藤曾協助山縣度過三次危機。

身為文官的伊藤一方面藉由井上馨的幫助，另外也透過山縣等人統制陸軍，形成並發展出伊藤體制。但從一八八八年二月任命大隈重信為外相讓其入閣開始，在如何因應政黨問題上，伊藤和山縣的關係出現裂痕。接著在一八九〇年初期議會開始以後，兩人的裂痕越來越深。

但山縣個性誠實，對於數次解救過自己的伊藤心存客氣，兩人沒有發生過正面衝突；也沒有變成互相憎惡的關係。

一九〇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伊藤在「滄浪閣」舉辦花甲慶宴。伊藤的生日換成陽曆是十月十六日，但壽宴常在每年十月下旬舉辦。山縣也被邀請，並朗讀賀詞。

賀詞中，山縣讚揚伊藤說到，伊藤在英期間，聽到長州藩與列強開戰，就和井上馨一起回國，闡述「世界大勢」，「制止了輕率的舉動」，為日後的開國論奠定基礎，「功勞很大」；並恭維伊藤，起草憲法、完成修約、日清戰爭時的功績等，數十年間，為皇室與國家勞心勞力。<sup>48</sup>

山縣雖然有時會與伊藤對立，但他也承認，若沒有伊藤，很難達成推動近代化及與列強抗衡的維新目的。

伊藤與大隈重信（佐賀出身）晚年的關係也值得玩味。正如前述，從明治初年開始伊藤和大隈就支持木戶孝允與大久保利通推動近代化。代表佐賀的大隈比伊藤更早成為參議，又比伊藤大三歲，在地位上，當初的大隈比伊藤更高。但從一八七〇年代中期開始，伊藤代理大久保，或取代生病的木戶成為長州最有力人物而崛起，權力逐漸超越大隈。

一八八一年在未與伊藤商議下，大隈上奏建議，應該在兩年後開設國會及採行政黨內閣制，事後才得知此

事的伊藤認爲他遭到大隈的背叛，因而將大隈及其一派逐出政府，這即是明治十四年政變。

約六年後，伊藤讓大隈擔任外相進入內閣，讓他負責修約，另外也是爲了懷柔大隈派在野勢力。在黑田內閣成立後，大隈還是擔任外相致力於修約事宜。但因爲大隈的修約案被認爲問題很多，輿論的抨擊也變得猛烈，因此伊藤與井上馨向大隈提出忠告，希望他中止修約談判。但大隈並沒有接受，甚至想採取對列強提出條約廢除論的危險手段，以利談判進行。爲此，伊藤提出樞密院議長的辭呈，迫使大隈辭職，連黑田內閣都垮台，迫使修約談判中止。

對於製造兩次大麻煩的大隈，之後伊藤是不是就一直對他抱著強烈的不信任感呢？事實上卻又不是。從伊藤在一八九八年（明治三二）六月向天皇推薦大隈與板垣退助兩人爲繼任首相，第一次大隈內閣得以成立來看，就能明白伊藤對大隈的看法。

此外，當東京專門學校改名爲早稻田大學，一九〇二年十月十九日舉行成立典禮時，伊藤受邀並進行演講。演講中，伊藤高度讚揚東京專門學校二十年來沒有任何的政府補助，卻又能如此興盛發展。<sup>49</sup>

伊藤死前五十天，在接受記者野依秀一的訪問時說到：「你說大隈嗎？當然也是個人物！乃公（我，伊藤自己）不說你也知道，不管說什麼都很有意思的就是大隈，聽大隈說話很有趣」，帶著善意在談論大隈。<sup>50</sup>對於大隈的改革構想，伊藤有時會從現實主義的立場採取批判性的行動，但對構想本身則是善意看待。

在伊藤去逝大約兩個月後，對於伊藤，大隈曾帶點批評的意味提到，伊藤有時會隨著事態的發展而改變想法。

「興辦大事時，開始時會建立規則，端正道理，秩序井然。但是否能夠就此貫徹到底呢？有時不免於雲中失道，變得不清不白了。」<sup>51</sup>



大隈曾在明治十四年政變中遭逐出政府，後來又被迫中止修約等，有著遭到伊藤壓制的痛苦回憶。因此大隈沒有辦法像伊藤給予大隈好評一般，誠實地評價伊藤。

對於桂太郎，伊藤心裡也有芥蒂。伊藤胸懷改革體制的遠大抱負，成立第四次伊藤內閣，但因元老們不合作，因而內閣被晚輩的桂太郎奪去。此外，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到翌年五月，伊藤雖然讓桂內閣與政友會達成妥協案，但一九〇三年七月，卻因桂首相與山縣，被迫就任樞密院議長而不得不辭去政友會總裁之職（第一九、二一章）。

但正如下章所述，在日俄戰後伊藤赴韓國擔任統監時，桂想脫離山縣元帥而自立，遂對伊藤表示善意，以首相或陸軍長老的地位協助伊藤進行韓國統治。

另一方面，桂太郎的愛妾「阿鯉」住在東京市榎坂。伊藤拜訪桂太郎時，常常會去「阿鯉」住處。關於此事，伊藤有其獨特的有趣作風。

首先會有兩三位新橋的年輕藝妓打電話到「阿鯉」那裡說：「昨晚在藝妓作陪的酒宴上見到伊藤大人，大人說明天要去姊姊那裡，叫我們也一起過去，我們明天去姊姊那裡可以嗎？」「阿鯉」原本也是新橋的藝妓。但伊藤卻都沒有通知桂和「阿鯉」。

翌日，「阿鯉」很早就準備好等候伊藤。不久伊藤就在衆多藝妓的簇擁下，來到「阿鯉」住處。當桂太郎和「阿鯉」到門口迎接時，伊藤就故意作出意外的表情，問說：「我又沒有說要來這裡，怎麼會這樣？」桂答說：「因為我嗅出了那一絲味道啊。」「阿鯉」則排解說：「既是不速之客，恐怕招待不周，總之先請進來吧！」伊藤說：「因為先約好的話，就會出現桂太郎這個主人，我可不喜歡。」在門口就開始開起玩笑來。一坐下來就問：「嘿，洗澡水燒好了沒？」<sup>52</sup>

伊藤便是以這般隨興的態度，讓桂太郎與阿鯉感到困窘，藉此取樂；伊藤可能是以此來平衡前面所提及的，他心裡深處對於桂太郎的芥蒂吧。

### 對已逝前輩的思念

伊藤對於他從明治維新以來到明治前半，跟隨他們做事、一起努力的前輩：三條實美、岩倉具視、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等四人，抱著崇敬與感謝的心。伊藤特別讚揚木戶、大久保兩人的「偉大性格」，他曾對古谷久綱談過：「終究非自己所能及，只有盡微薄之力，希望能不背離兩公的遺志而已。」古谷曾任伊藤的首相秘書官、統監秘書官、樞密院議長秘書官等，從一九〇〇年以來將近十年間在晚年的伊藤身邊做事。

古谷指出，伊藤不會揭露前輩的缺點，而只提他們的優點，並對於自己無法企及感到慚愧，這正是伊藤所以了不起的地方。<sup>53</sup>年少時脾氣暴躁的伊藤，到了接近六十歲時，才明白前輩們在維新前後動盪局勢中的辛苦和忍耐，因此才能誠懇地稱讚他們吧。此外，第三、四次伊藤內閣的失敗等的挫折經驗應該也起了一些作用。

正如前述，同屬長州的前輩，也是伊藤恩人的木戶，因為台灣出兵問題等而離開政府。因此伊藤和晚年的木戶保持距離，反而跟隨薩摩的大久保做事。這是因為伊藤認為大久保留在政府內，不辭勞苦，這樣的態度才是對的；這表現了伊藤的果斷性格。因為這個決斷，伊藤確保了作為大久保繼承人的地位，當一八七八年五月大久保遭到暗殺後，伊藤成了政府的核心（第五章～第七章）。

但到了伊藤人生生涯最後的十年間，比起大久保，他更對木戶感到親近。這或許是因為在木戶晚年，他反

而接近大久保，對此感到內疚吧！

根據古谷秘書官的說法，自從到伊藤身邊做事以來，伊藤每到京都一定會去位於東山靈山的木戶墳前祭拜，接著祭拜木戶夫人松子（原是藝妓「幾松」）之墓，然後沿著坡路稍微走下，去祭拜久坂玄瑞等維新前死於京都的數十位長州藩友人。

其間，一九〇二年七月到一〇月間，在大磯時伊藤曾寫過一首詩，內容如下。<sup>54</sup>

醉中天地濶，世事且相忘；不問滄浪水，功名夢一場。

（酒醉時則覺得天地遼闊，得以暫時忘掉世間的煩雜。不需問水是否湛藍清澈〔我因應現實，做了我認為應該要做的  
事〕，功名不過是場夢而已。）

日英同盟締結後，四月時俄國與清朝締結撤兵東三省（滿州）的協約。日俄關係還未到緊張狀態。伊藤相當滿意於「憲法政治」正要逐步實現，因而回顧了彷彿做夢般的前塵往事。由此也可以再次確認，伊藤已經邁入老境了。

伊藤的起居生活都在「滄浪閣」的洋樓，客廳中最早掛著三條、岩倉、木戶、大久保的肖像。之後，一九〇三年時在「滄浪閣」靠海邊的庭院東部的梅林中建造「四賢堂」，在東西兩面牆上高掛四人肖像。此外，在南面牆上高懸皇太子嘉仁親王親題的「四賢堂」匾額。

四賢堂內有一桌一椅，桌上的花瓶中供著「榊」枝（供神的樹枝，譯者注），每月一日、十五日予以更換。住在「滄浪閣」時，有時伊藤會手上夾著香菸進入堂內，輕鬆地坐在椅子上，朝著四賢像，沉浸於冥思之中。

伊藤死後，梅子夫人將東京市大井邸的伊藤之靈分祀到此堂中，早晚供奉酒食祭品。而四賢堂也因為加上伊藤，遂變成五賢堂。<sup>55</sup>

## 「滄浪閣」之夢——韓國人與大磯町民

### 海牙密使事件

一九〇七（明治四〇）年六月下旬，第二屆萬國和平會議於荷蘭海牙召開，會中韓國皇帝高宗所派遣的密使企圖讓列強確認保護條約無效。但會議主辦當局拒絕承認密使為正式代表。日本外務省在七月二日將此事通知伊藤統監。

伊藤雖然已經事先知悉密使一事（第三章），也警告過高宗，但高宗卻仍然付諸實行，伊藤認為自己的誠意並未傳達給韓國方面，變得相當情緒化。他在七月三日給林董外相的電報中提議，若證實密使是依高宗的命令派出時，則將是日本取得稅權、軍事權或裁判權等的大好機會。

之後，查明密使公開宣稱持有高宗的委任書，且在報紙上抨擊日本的對韓行動。七月七日伊藤寫信給西園寺首相，內容則是要求，在有關採取行動與韓國締結讓與內政上某些權利的條約等情事上，先由元老與大臣協議，然後取得天皇的同意後，將訓令送來。伊藤已經考慮到要讓高宗讓位。

七月十日，應伊藤要求，山縣元帥等元老與準元老桂太郎，及西園寺公望首相、原敬內相、林董外相、寺內正毅陸相等重要閣員開會研議。

根據《原敬日記》的記載，會議上決定：（一）日本實質接管韓國內政。（二）若有困難，則以日本人為內閣閣員，或者閣員（任免）必須經過統監同意。（三）大原則的實行上，全權交由伊藤處理。

原敬指出，若有必要可以讓高宗讓位，但此事應該完全交由伊藤處理，也模糊地說：「在讓韓國成爲保護國時，最終目的就已經決定了」，強調全權交由伊藤處理的主張。儘管原敬的發言似乎也可以解讀爲大家已經有了併吞韓國的共識，但因爲除此之外，別無其他佐證史料，因此應該解釋爲，這只是原敬爲了支持伊藤所提出的強調性說法。

山縣與寺內陸相雖然發言主張要「韓國皇帝」讓位給日本天皇，但也提及這並非現在立刻就能實行的事。山縣與山縣派官僚雖然已經開始考慮將併吞韓國作爲具體目標，但還是相當介意伊藤。

李完用內閣決定了高宗讓位一事；七月十六日，李完用參政（首相）上奏，強調此事不得不然。高宗雖然沒有立刻接受，但到十九日終於同意了。

小川平吉（對外強硬派衆議院議員）回憶，他在二十日，即高宗讓位的翌日，曾與伊藤會面，有以下對話。

對於小川主張應該立即予以併吞，（伊藤）回答說：「如果一定要這樣做的話，現在與各國間沒有什麼麻煩的事，當然很容易辦到；此外，讓韓國將主權全部委任給日本也不是什麼難事，很容易辦到。雖然辦得到，但若是需要併吞韓國時，首先就需要很大的一筆錢」，因為朝鮮自古以來自成一國，「若是在處置上操之過急，到後面時將會留下種種困難，這不是反而不好嗎？」等等。<sup>2</sup>

這份史料乍看之下可以解讀爲，伊藤所以不進行併吞的理由是因爲不予併吞則日本所提供的經費較省。

但這之後的一九〇九年四月，伊藤同意桂首相、小村外進行併吞時，日本經濟也未見好轉。因此，以上述伊藤與小川的談話爲依據，認爲伊藤雖然有意併吞韓國，但考慮到將增加財政負擔因而沒有實施的說法，並不

恰當。

換言之，伊藤的目的為避開併吞，取得韓國國民的自發性合作，在他的強大領導力下，達成韓國的近代化與經濟成長，擴大韓國國民對於統監府統治的支持。如此一來，統治成本也可降低。伊藤的談話只不過是為了讓主張併吞的小川信服，不讓他成為批判伊藤陣營的力量而已。

### 第三次日韓協約的締結

在海牙密使事件的善後處理上，一九〇七年（明治四〇）七月二十四日在伊藤統監的主導下，締結了第三次日韓協約。主要內容為：（一）詔敕須事先諮詢統監。（二）「施政改善」須受統監的指導。（三）法令的制定，或行政上的重要處置，須事先獲得統監的「同意」。（四）區別司法事務與一般行政事務。（五）官吏的任免須統監的「同意」。（六）統監所推薦的日本人得任命為韓國官吏。（七）未經統監同意，不得「傭聘」（招聘雇用）外國人。此外，在有關係約實際施行的備忘錄中，也決定解散韓國軍隊。

上述內容不僅是繼外交權之後，奪取了韓國的內政權，並且也與伊藤自擔任統監以來所推動的，重視韓國人自發性的統治政策大相逕庭。但正如前述，這並非是以併吞為目標，而是伊藤想在他的強力領導下推動「施政改善」的剩餘課題，例如削弱皇帝權力、區隔司法與行政等。

就在密使事件發生前，伊藤也曾對小川平吉說過：「到最近我才覺得我當初的想法有誤」，醒悟用當初的想法來「統治韓國，絕對無法達成目的」。<sup>3</sup>

高宗讓位，純宗繼位，第二次日韓協約締結，儘管如此，伊藤的焦慮依然不止。七月二十九日，在京城日本人俱樂部，伊藤對著報社記者們說：「全世界奉承我，稱我為統監，但面對那一群不懂事的傢伙推動政務，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我恨不得早點脫身。」伊藤以這樣可能被誤解為想辭去統監一職的語氣，批判韓國的儒生。<sup>4</sup>

從高宗讓位到八月一日韓國軍隊解散之後，抗日游擊隊的義兵運動蓬勃發展，而伊藤的焦慮也伴隨著對於韓國統治的不安而更加強烈。

之後義兵運動大約興盛了一年。日軍與警察傾全力鎮壓，一九〇八年七月為最高峰，到了一九〇九年初，義兵運動則僅局限在全羅南北道、京畿道、黃海道等特定區域內，到了同年中期，則大致平定。<sup>5</sup>

### 修改憲法體制失敗

伊藤擔任統監致力於韓國統治及與其有關的列強的關係之餘，對於國內問題，有件事很關心，那就是陸、海軍，特別是陸軍在日清戰後開始有獨立於內閣之外的傾向，日俄戰爭後，這一傾向更加明顯。在滿州撤兵的問題上，也是伊藤催促西園寺首相在一九〇六年（明治三九）五月召開「滿州問題協商會議」，才總算成功讓陸軍撤銷了軍政（第三章）。

對伊藤而言，他最想推動的是修改憲法，將陸海軍置於內閣控制之下。正如前述，在一九〇〇年前後，伊藤雖然謹慎選擇用語談到，在不能改變君主（天皇）體系這點上，日本有異於英國，但他表示了對英國政黨政



治的強烈關心以及意在言外的理想（第十九章）。

《大日本帝國憲法》第七三條對修憲有明文規定。依照該規定，修憲首先須以敕命向帝國議會提出修憲案，接著在貴族院及眾議院兩院各三分之二以上的議員出席下，開會審議，並獲得出席議員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贊成，才能通過。

正如前述，在伊藤的指導下，明治天皇理解君主機關說，而在憲法定後，其行動也符合君主機關說。因此，很難想像天皇僅因為個人的意思而向帝國議會提出修憲要求。日俄戰爭後，因為政黨抬頭，若爲了要符合這一狀況而修改憲法時，首先要由伊藤等元老中的一人或數人向天皇提出修憲要求。天皇再諮詢元老，由當時仍在世的伊藤、山縣、井上馨、松方正義、大山巖等五元老共同討論，若全員達成修憲共識時，再上奏天皇。若元老一致提議修憲時，天皇再將其提交帝國議會。這即是預計的修憲過程。

但即便在日俄戰爭後，最有力元老伊藤與在一九〇〇年左右成爲與伊藤分庭抗禮的最有力元老山縣，在有關政黨及陸海軍在國家中應居何種位置等問題上，兩人暗地裡相互對立。因此，在提出修憲的元老會議上要達成一致有其困難，天皇也無從將修憲一事提交帝國議會。此外，即便修憲案能在眾議院獲得全體議員三分之二的贊成，但在由山縣派官僚閥控制的貴族院，想取得三分之二的贊成有其困難。因爲如此，日俄戰爭後，就現實而言，修憲已經幾乎不可能。

於是伊藤想藉由制定補充憲法的新法令，以加強首相的權限。藉此讓以政黨爲支持基礎的內閣也可以強化對陸海軍，特別是對山縣派官僚閥所掌控的陸軍的控制。

而身爲帝室制度調查局總裁的伊藤便責成副總裁伊東已代治草擬公式令，以規定敕令的文書格式。所謂敕令是指爲了補充帝國議會通過的法律，而由天皇命令所發出的法令。公式令在一九〇七年二月一日頒布。

根據公式令，以前敕令只需天皇署名及主管大臣副署（簽在天皇署名左方的署名）即可，但現在也需要首相的副署。因爲如此，與陸海軍有關的敕令也需有首相的副署，因而即便文官首相，也能以不署名爲要脅，得以強化對於陸海軍的控制。這一法令企圖再次顯示，到日清戰爭爲止文官明確掌控陸海軍。

公式令得到明治天皇的批准，並且天皇沒有特別就此向山縣等軍方人員諮詢。由此也可以說，天皇理解伊藤的意圖並暗中予以支持。

令人難以相信的是，從元老山縣到寺內正毅陸相等山縣派官僚們，當時都沒有發覺到公式令所代表的意義。到五月中旬，公式令已經公布超過三個月以上，山縣才對寺內表達危機感，認爲首相的連署不能用於軍令相關的敕令上，一旦實施將會紊亂統帥系統，破壞軍政的根本。

於是山縣等人設法另行制定軍令，以取代有關軍事的敕令，即不需首相副署只要有主管大臣（陸相或海相）的副署即可實施。如此一來，公式令公布後，產生對立，天皇也感到痛心。但對於伊藤與山縣二巨頭的對立，天皇也不能隨便介入，除非兩人能找出妥協點，否則別無善策。天皇遂將這一問題諮詢伊藤、山縣二元老。

九月二日，伊藤與山縣見面，大致達成妥協，而細節方面山縣則交由寺內陸相處理。九月十二日，軍令第一號公布。因爲軍令制度的成立，公式令的制定目的，即首相也能統制軍事事務遂變得有名無實。

正如前述，伊藤以韓國統監身分，藉由海牙密使事件迫使高宗退位，並締結第三次日韓協約，也對於聲勢壯大的義兵運動感到煩惱。他在八月十一日離開漢城，十六日回到大磯，但到了九月就不得不馬上返回韓國（九月二十六日由大磯出發，二〇月三日回抵漢城任所）。

鎮壓義兵運動需要山縣元帥及陸軍的全面合作，或許因爲如此，在公式令問題上伊藤才會同意軍令，向山縣與陸軍做出讓步。若無海牙密使事件，或伊藤沒有擔任統監，應該就不會有軍令的產生；而若是沒有軍

令，首相就能藉由公式令加強對於陸海軍的控制，而新的明治憲法體制也能就此展開。

### 韓國的宮中改革與韓國皇太子留學日本

利用第三次日韓協約建立統監專制體制後，伊藤立刻推動韓國的宮中與府中（政府）的區隔，同時縮小宮中規模，正式啓動盼望已久的宮中改革。首先在一九〇七年（明治四〇）十二月一日的宮內府官制改革中，裁掉包括十八名敕任官、八十一名奏任官在內，總計四千四百名的韓國人官吏，同時採用十名日本人高等官。而日本人高等官人數最終將任用達二十五名。

同時又設置帝室財產整理局，任命二名日本人辦理韓國帝室財產的整理，十二月時將自一八九九年以來由宮內府管轄的開城人蔘專賣移交政府（年均收入三萬餘圓）。翌年六月，除去宮殿、大廟、皇陵核心部分的「內核字」外，其餘的帝室財產（二七〇〇餘萬圓）均移交政府。此外，也將每年舉行多達一千五百到一千六百次的宮中儀式減三百多次，簡化祭典，並裁撤五千餘名祭祀官。

另外，在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將皇帝純宗與皇太子李垠的居所遷至昌德宮，將其與太上皇（前皇帝高宗）分開，此時高宗雖住在漢城市內，但卻是住在相距最遠的慶運宮（改稱德壽宮）。並趁新舊二皇帝分開居住的機會，將太皇帝的經費限縮為一年三十萬圓。此舉旨在消滅太上皇的影響力，區別國家財政與宮中財政，同時一併削減宮中財政。

伊藤並以統監身分獲純宗與日本天皇的同意，在一九〇七年十月實現日本皇太子嘉仁親王（後來的大正天皇）

的韓國訪問。伊藤爲了準備迎接嘉仁親王事宜，一九〇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離開大磯，一〇月三日回到漢城任所。

在義兵運動聲勢壯大的當時，炸彈隨時都有可能降臨在嘉仁親王身上。對伊藤而言，迎接嘉仁親王訪問韓國是賭上性命之舉。這表現出伊藤想盡可能贏取韓國國民的支持，達成韓國近代化的強烈意願。

十月十日嘉仁親王由東京出發，在宇品港（廣島市）搭乘軍艦「香取」號，十六日自仁川上岸，入住漢城的統監宿舍。同行有天皇深爲信賴的有栖川宮威仁親王。桂太郎大將與日本海軍戰英雄東鄉平八郎大將等也隨行。嘉仁親王在一七日覲見韓國皇帝純宗與皇后，並會見皇太子李垠共進午膳。也覲見太上皇（高宗）。嘉仁親王在漢城完成訪問後，二十日出發，搭乘「香取」號於二十四日回到長崎，之後視察鹿兒島、宮崎、大分以及高知等四縣，十一月二十四日順利回到東京。皇太子出遊外國是日本史上破天荒之舉，而這也是因爲明治天皇非常信賴伊藤，才得以實現。

嘉仁親王訪韓也與韓國皇太子李垠留學日本有關。伊藤在該年春天開始考慮李垠的日本留學。首先在嘉仁親王離開漢城大約一個月後的十一月二三日，純宗任命伊藤爲輔導皇太子的太子太師。

成爲統監後的伊藤一向避開韓國的嚴冬，在日本過完新曆年後，春天時再回漢城。這不僅是健康方面的考量，在帝國議會開會時停留在日本，也有其政治意涵。統監第一年時是如此，第二年時也在一九〇七年十二月五日離開漢城。

這次則是有韓國皇太子李垠陪同。此次也搭乘軍艦「滿州丸」。伊藤認爲前皇帝高宗的行爲對統治韓國造成很大的妨礙，因此想以李垠作爲日韓合作的象徵。在伊藤與明治天皇的授意下，李垠在日本受到與皇太子嘉仁親王同等的高規格接待。

有李垠伴同回到日本的伊藤說：日本人雖在韓國做了一些壞事，但日本的皇太子都到韓國去了，因此可說韓國是日本的「分家」。<sup>10</sup>日本親屬關係中的本家與分家，在身分上本家居分家之上，握有指導權，因此分家有遵從本家的義務，但分家大致仍屬於獨立的狀態。此外，本家在分家沒落時，有協助分家的義務，更不用說本家是不可能去奪取分家的。締結第三次日韓協約後，伊藤也想利用其專制權力，視韓國為日本的分家，幫助韓國推動近代化與發展。<sup>11</sup>

### 韓國司法制度改革之進展

第三次日韓協約明確區隔司法與行政，也強化了伊藤統監介入韓國內政的權限，因此，司法制度的改革也與宮中改革及李垠留學日本一樣，迅速在進行。在前一年六月二十五日的第六次施政改善協商會議上，伊藤曾向大家介紹統監府法律顧問梅謙次郎博士，專責編纂法典的準備工作。<sup>12</sup>

一九〇七年（明治四〇）九月，法律專家、東京控訴院檢察長倉富勇三郎就任韓國法部副大臣。在第二次日韓協約簽定後的新體制下，完善法典、司法權獨立於行政權外、廢除治外法權等，也被列入內閣的工作重點。<sup>13</sup>

一九〇七年十月，裁判所（法院，譯者注）構成法、裁判所施行法、裁判所設置法等公布，翌年一月開始施行。韓國司法制度的基本架構就此確定。這大致上是以日本為範本，分別設置了大審院（最高法院，譯者注）、控訴院（高等法院，譯者注）、地方裁判所（地方法院，譯者注）及區裁判所。但裁判所構成法等在實際施行上並不容易，大審院、控訴院與地方裁判所及一百一十三個區裁判所中十六處，總算在該年八月一日起開始執行業務。<sup>14</sup>

二十年後法部副大臣倉富會回憶說，伊藤統監爲了改善韓國司法事務，向日本政府要求巨額經費，儘管阪谷芳郎藏相認爲無此必要，但最後還是屈服於伊藤的主張而同意了。<sup>15</sup>爲了獲得推動韓國近代化的財源，因而志在廢除治外法權，以便能向外國人課稅，因此伊藤才會要求西園寺內閣的阪谷藏相提供資金。西園寺首相是伊藤的接班人，元老伊藤又是西園寺內閣最有力的支持者，這點應該也影響了阪谷的決定。

此外，正如前述，伊藤赴任以來，即很重視增加韓國政府的租稅收入。相較於前一年，一九〇七年的租稅收入增加三百三十四萬圓，達到八百九十四萬圓，爲前一年的一點六倍。<sup>16</sup>在這方面，伊藤的構想也有了進展。

但對伊藤而言，最大問題在於多數韓國國民不相信他，不支持他的改革。

### 與桂太郎合作

從海牙密使事件的處理上，可以確認元老山縣元帥與寺內陸相爲韓國併吞論者。而伊藤雖然並不否定在不得已的狀況下有併吞的可能性，但卻希望盡可能避免此事。

伊藤雖然深受明治天皇的信賴，又以西園寺首相與政友會實力派人物原敬等，政友會相關的人爲支持基礎，但卻也無法期待西園寺內閣能長期執政。因此，有必要在國內尋求政友會以外能夠支持自己的人。另外，此時的伊藤雖然特別獲得對韓駐劄軍的指揮權，但對於日本國內的陸軍中樞幾乎不具任何直接的影響力。

另一方面，山縣派官僚的桂太郎正逐漸建立起相當於山縣的地位與實力。但在因應日俄戰後新情勢的認知

上，桂對山縣越來越感到不滿，與山縣的私下關係也逐漸變差。一九〇七年（明治四〇）五月桂甚至向原敬內相吐露對於山縣的批評。<sup>17</sup>

因為如此，桂太郎想獲得伊藤與政友會的支持，以強化自己在山縣派官僚閣內的地位。在繼承西園寺內閣方面，桂太郎被視為有力人選，而藉由伊藤與政友會的支持，更能鞏固此一態勢。另一方面，伊藤若能強化與桂的合作，在韓國統治上即可獲得政府在財政方面的穩定協助。而對於陸軍協助統治韓國方面，也可以期待桂能發揮影響力。就這樣，即便在韓國的統治上，伊藤與桂太郎也從一九〇八年開始展開合作。

首先進行的是，東洋拓殖會社前身的拓殖會社設立一事。拓殖會社的成立目的是為了韓國的農業開發等。拓殖會社的設立是由身兼東洋協會會長的桂太郎所提議的。在一九〇七年一〇月，隨同皇太子嘉仁親王訪韓時，桂就會向伊藤統監提起此事，對此伊藤沒有明確表態，只說「大體上有其必要吧」。及至十二月，大藏省案一完成時，隔年一月一〇日伊藤即向政府要求，讓韓國人能夠成為該公司的投資人、董事，以及兩國共同公布東拓法，由日韓共同管理該公司等。主要是因為伊藤認為，若無韓國政府及一般韓國國民的「同情與合作」時，拓殖會社並無法達成其目的。<sup>18</sup>副統監曾禰荒助也認為應以韓國法令來設立拓殖會社等。

桂太郎相當程度採納了伊藤與曾禰的意見，向大藏省提出意見書：（一）副總裁日、韓人各設一名；（二）日、韓的理事人數比例為二比一；（三）監事五人中二人為韓國人；（四）由日、韓雙方共同籌措資金，並同意韓國方面可以用土地出資等等。

同年二月，設立調查委員會依照相當程度反映了伊藤等要求的桂太郎意見書，擬定了報告書。大藏省案的擬定者多為帝國大學出身的一般官僚，而非山縣派官僚。與大藏省案相較，後來的方案被修改為韓國人得以積極參與，這顯示出伊藤統監個人權力的強大。但連一般的官僚在擬訂東拓法案時都不重視韓國或韓國人，這也

說明到了一九〇七年年底時，日本國內輕視韓國或韓國人的風潮已經增強。<sup>19</sup>

一九〇八年三月，東拓法案提交帝國議會。伊藤對於這份修改過提交國會的法案也不甚滿意。他在三月十日向桂太郎提出三點疑問：（一）此案似乎並不重視韓國政府及韓國人民。（二）就結果來看，實際上並未給韓國國民帶來利益。（三）日韓兩國在政治上的關係雖與他國有別，但在韓國當地的所有權（個人的權利義務）的關係上並無不同，因此，若只允許日本人擁有土地所有權，那麼當他國人民也要求同樣權利時，該如何處理呢？<sup>20</sup>伊藤批評，即便經過修正的法案也沒有考慮到韓國政府及其人民，也未對韓國國民帶來足夠的利益，因此，他站在韓國與韓國國民的立場要求做進一步的修改。

上述伊藤的意見只是寫在信中，並未對韓國人以及其他一般人公開表達，由此可知，伊藤向來公開宣稱以韓國近代化為目標的改革，是有益於韓國的，此話並非虛假。此外，包括注意與列強的關係在內，伊藤不以併吞為前提一事也再次獲得確認。

但法案並沒有按照伊藤的理想再做修改，只做些許修正即在國會通過，八月東拓法公布。正如上述，最早的大藏省案接受了伊藤的要求進行相當幅度的修改。伊藤雖然具有巨大影響力，但考慮到與桂太郎或西園寺內閣的合作時，若強勢要求進行更大的修改，與他們之間的關係恐怕會留下很大的傷害。此外，已步入老境的伊藤在前一年十二月回到日本，身體不適，一直未完全恢復，還在靜養中，因此其身體狀況也無法進行政界遊說，以促成東拓法的修改。

此時，應伊藤之邀，前來替皇太子嘉仁親王診療的貝爾茲（前東京帝大醫科教授）相隔二年半後再度來日，三月十六日他與伊藤見面。對於此時伊藤身體的變化他很吃驚，談到：「不管怎麼說，伊藤公真的老了。特別是聽他說話很吃力，就好像完全沒有牙齒的人一樣，發音都不清楚。」<sup>21</sup>



另一方面，同年十月一日東洋拓殖會社開始招股，十二月舉行設立大會，宇佐川一正出任第一任總裁。宇佐川爲陸軍預備役中將，長州出身的山縣派官僚。副總裁則是由吉原三郎（前內務次官）就任，他是與桂太郎關係良好的曾禰副統監向桂首相推薦的。<sup>22</sup>

此外，在鎮壓義兵方面，對於增強、維持兵力上，伊藤也重視與桂首相（大將）的合作，從而獲得解決。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與伊藤關係不睦的朝鮮駐劄軍司令官長谷川好道（山縣派官僚）實際上被解除職務。此事桂太郎也深入參與，而繼任的司令官也在尊重伊藤的意願下，選擇了非「高壓」性格的人。<sup>23</sup>

### 伊藤統監的辭意

一九〇八年（明治四一）六月十二日，伊藤統監招待韓國駐劄軍的陸軍軍官，敦請他們在鎮壓韓國義兵時應該注意：（一）「韓國的暴徒」絕非內亂，只不過是「騷擾」地方而已，因此討伐時時不應該危害到「良民」。（二）「一般國民」雖然「心中多少懷有排日思想，但並非公然執干戈（武器）反抗日本」；（三）「我等有責任愛護良民，令其心悅誠服，沐浴於我陛下德化之中」等等。<sup>24</sup>

儘管來到韓國擔任統監已經過了二年多，但伊藤卻也不得不承認，即便是一般的韓國人也抱持著排日思想。但對於能夠讓他們變得親近日本一事，他卻也沒有放棄希望。

然而在同年七月五或六日時，伊藤卻突然告訴朝鮮駐軍司令官長谷川他想辭職，並讓副統監曾禰繼任。長谷川立刻將此事報告寺內陸相，寺內再向山縣元帥報告。伊藤想辭職的原因之一大概是他從去年冬天到今年春

天一直生病，日韓兩地的奔波生活已逐漸讓伊藤的年老身體不堪承受了。此外，七月時達到最高峰的義兵運動已逐漸平息下來，這可能也讓伊藤覺得是引退的時候了。

伊藤在一九〇八年夏天到秋天的回國期間（七月二十一日到十月十四日）提出辭去統監之意。但薩摩派有力人士山本權兵衛（前海相）首先反對，桂首相與小村外相也希望伊藤留任。甚至連先前說過如果伊藤辭去統監回到日本，則將樞密院議長職位讓給他的山縣也贊成伊藤留任，因此伊藤就在沒有撤回辭職申請下，回到韓國。從之後伊藤的行動來看，伊藤之所以要辭去統監之職，並非是因為已經失去了統治韓國的熱情。即使辭去統監，伊藤還是元老，深獲明治天皇的信任。他企圖取得桂太郎與西園寺等人的協助，讓他們成爲繼任統監的支持者，讓繼任者得以持續施行其所推動的韓國統治政策。

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當伊藤一回到漢城時，約一個月內便出席了四次的施政改善協商會議，指導韓國閣員等積極從事工作。其中，在十二月八日的第六十三次施政改善協商會議上，伊藤提出方針，將逐漸減少日人警察，增加韓人巡查。

這是因爲若將警察從日本轉調來韓國時，在薪水與津貼等需要不少經費，當「三年後來自日本的補助」結束後，財政方面將會陷入困境。對於有意見認爲，韓國人巡查會「迫害人民」，伊藤反駁說，若鐵路、電信、郵政等交通便捷後，不管是日本人或韓國人，如有不法，立刻傳遍天下，因此差異不大。<sup>25</sup>

若是伊藤以併吞爲前提時，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的這一時間點，便不至於擔心三年後來自日本的補助是否結束等等之類的事。此外，從採用韓國人巡查這點，也可以再次確認，伊藤盡可能想將日、韓人拉近一起。

## 韓國皇帝的南北巡幸

伊藤在漢城度過一九〇九年（明治四二）的元旦，這是擔任統監以來的第一次。年邁之身，不在溫暖的大磯而是在嚴寒的漢城度過新年，其中隱含著依藤的決心。伊藤希望，在義兵運動逐漸平息的情況下，韓國人沒辦法只好轉而積極支持伊藤的韓國統治政策，逐漸變得尋求改革。伊藤則將這一契機寄予在純宗皇帝身上。

一九〇九年一月二日，伊藤找來李完用首相，舉出明治初年日本天皇巡幸各地的例子，提議讓純宗巡幸國內，並告知自己也會陪同。李完用贊成此議，並上奏，純宗也同意，一月四日遂下詔巡幸。

一月七日到十三日首先巡幸韓國南部。從漢城出發，巡視了大邱、釜山、馬山等地。大邱約五萬人、釜山約七萬人、馬山約三萬人，沿途或車站及其附近也有大約千餘到數千人恭迎或觀看。

純宗皇帝已經剪掉舊式長髮，在大田，對於傳統文人指導階層的兩班等，純宗下達詔諭，伊藤統監也給予訓誡，之後剪掉長髮的人增多。有部分韓國人擔心皇帝是否將遠去日本，也有部分人批評，前所未有的巡幸破壞了慣例，但整體而言未見有明顯的排日動作。<sup>26</sup>

伊藤因此心情很好，奏請皇帝也巡幸韓國北部（西韓），獲准。於是在一月二七日到二月三日間，再次巡幸。在此之前，一月二五日伊藤寫信給桂首相，很高興的表示，皇帝精神飽滿，氣色好，迥異於以前，表現出真正信賴日本的神情等。雖說還不十分清楚這次南北巡幸的效果，「但願能夠讓南北韓民認識到，除了一舉信賴我們（日本）之外，別無他途」，談到他期待此舉能擴大韓國人民在韓國統治上的合作。<sup>27</sup>

另外，日本人中也有人批評南北巡幸，那就是親日團體一進會的顧問內田良平（統監府囑託）。一進會因受一般韓國人厭棄，因此伊藤在一九〇八年一月時曾考慮要解散它，也將這一想法告訴了內田。<sup>28</sup>內田對於不靠一進會而企圖在韓國人之間擴大基礎的南北巡幸，表示了他的不悅。

因此，內田曾寫信給大力支持者之一，信中提到去程在大邱時人民對皇帝與統監「同樣地歡迎」，但回程時則只向皇帝高呼萬歲，而統監則無等等。<sup>29</sup>

北韓巡幸巡視了平壤、新義州、開城等地。即便戒備森嚴，但還是發生了炸彈騷動與伊藤統監暗殺計畫等排日運動。此外，儘管統監府命令學生要手持日韓兩國的國旗歡迎，但韓方不拿日旗，日方不拿韓旗的地方也不少。而當巡幸行列通過後，也不乏韓國人只將韓旗帶走，丟掉日旗的例子。<sup>30</sup>

像這樣，在北韓的巡幸中，相當程度可以察覺到韓國人對於日本統治的反感。與南韓巡幸相比，北韓巡幸較不平靖，這部分連在韓的日文報紙都做了報導。伊藤在陪同北韓巡幸後，二月一〇日離開漢城，一七日回到大磯。或許是在經過北韓巡幸後，伊藤再次思考，韓人並不積極支持他的統治政策，因此，才會考慮不得不併吞韓國了吧。<sup>31</sup>

### 同意併吞，辭去統監之職

一九〇九年（明治四二）三月三十日，小村壽太郎向桂太郎首相提出併吞韓國的方針。四月十日桂與小村拜訪伊藤談論併吞之事，「很意外地」，伊藤竟回答說對於併吞並無異議。只要伊藤同意併吞韓國，則與迄今為止的發言產生矛盾，勢必要辭去統監之職。

最晚在四月一四日前，伊藤就向桂首相再次表達辭去統監的決心。桂首相雖然同意，認為寺內陸相適合接任，但他也向伊藤說，寺內是他在內閣中唯一可以諮商的人，因此無法放人。<sup>32</sup>

之後直到十月伊藤被暗殺爲止，與伊藤合作的桂首相，其權力也已經與山縣不相上下了。寺內雖是山縣的心腹，但對氣勢正旺的桂太郎卻也十分注意地行動，因此寺內才會這般受到桂的信任。

之後，桂首相以寺內陸相、小村外相等人也同意爲由，四月十七日就併吞韓國、伊藤辭職及以曾禰繼任等事與山縣商議。翌日，山縣回覆伊藤當然要辭職，而曾禰繼任也是沒辦法的事。<sup>33</sup>

如此一來，在桂的配合下，伊藤自去年七月以來希望由曾禰繼任一事，包括山縣在內，達成了共識。兩個月後，六月十四日伊藤辭去統監一職，原職則由副統監曾禰繼任。若伊藤與桂合作時，在一般政務方面，即便是山縣多數時候也難以反對。

對於大約三年半的伊藤統監時代，就連韓國統治觀點與伊藤對立的大隈重信派的報紙也評價說：各方面都認爲，未見到像殖民地台灣那樣有著官吏腐敗的現象，這是伊藤的「餘風」。<sup>34</sup>因爲包括自己在內，伊藤嚴格約束統監府的官吏。之後，在七月六日的內閣會議中桂內閣決定併吞方針，同一天，獲得明治天皇的批准。

方針內容爲：於適當時期「斷然實行併吞韓國一事」；在「併吞時期」到來之前，基於「併吞方針」，充分取得「保護之實權」，厚植實力等等。在方針上，是儘速以高壓手段予以併吞呢？或是充分準備，讓韓國人擁有某種程度的「自治」的併吞呢？含混不清，這種情形也有如一九一〇年八月實際實行時的狀況。所以如此，乃是因爲伊藤與山縣兩巨頭意見分歧之故，以下便就此進行說明。

## 另一種的併吞

當伊藤同意併吞，而併吞也成爲日本的政策方針後，一九〇九年（明治四二）八月十九日他在山形市演說提到，如今朝鮮與日本和睦，幾乎有如「一家」，<sup>35</sup>談話內容已經不存在保全韓國獨立的意思。這是因爲伊藤很誠實。

另一方面，雖說併吞是不得不然，但對於韓國統治伊藤並未完全拋棄迄今爲止所懷抱的理想。以併吞爲前提，伊藤構思了以下的新統治構想。

（一）從韓國八道各選出十名議員，組成「衆議院」。 （二）由文武兩班這一階級的人互選，選出五十名「元老」，組成「上議院」。 （三）由韓國人擔任「韓國政府大臣」，成立「責任內閣」。 （四）政府地位在「副王」之下。<sup>36</sup>

文章中接著提到以併韓爲前提的三條文：「既是完全併吞，因而無需協商，發表宣言即可」、「韓國皇室如何處理」、「對於各國應採取何種做法」。

有關（四）中「副王」之意，若從伊藤擅長英語，也很清楚英國的殖民地統治與印度統治等的事例，加以綜合考量時，應該是指日本人總督。因爲是以併吞爲前提的資料，應該是寫於一九〇九年四月以後\*。

\* 海野福壽《伊藤博文與併吞韓國》（一七三、一七四頁）與小川原宏幸《伊藤博文併吞韓國構想與第三次日韓協約體制的形成》，認爲伊藤決意併吞的時期爲較早之前的一九〇七年四月到七月間。因此，海野福壽將這份史料的時間推定爲一九〇七年十二月到翌年四月暫時回日本時，小川原宏幸則認爲是一九〇七年七月後不久，兩者皆較本書認定的時期要早一年到一年九個月。但誠如本書所述，伊

藤同意併吞的時期在一九〇九年四月，因此兩人的推論並不正確。

在決定不得不併吞韓國後，伊藤考量在韓國設置「責任內閣」與殖民地議會，藉由給予某種程度的地方「自治權」，以緩和韓國人對於併吞的批判。

伊藤的這種態度，類似於擔任統監時的伊藤的構想。亦即不進行併吞，取得韓國人民的自發性合作，日本則盡可能降低經費的提供而能達成韓國的近代化。藉此，日本在獲得利益的同時，也能比照日本謀求韓國的利益。併吞後，爲了設立殖民地議會等，允許韓國人擁有某種程度「自治」的制度，需要準備時間，因此併吞的時間就不可能是一九一〇年八月這個時間點，因爲那太早了。

十幾年後的一九二〇年代前半，朝鮮總督府內務局長大塚常三郎對於能否在朝鮮施行衆議院議員選舉法進行研議。大塚雖然提議有必要設置朝鮮議會作爲殖民地議會，但對於國政的參政權方面，卻做出不賦予的結論，因爲他惟恐朝鮮人會像英國的愛爾蘭人一樣，集結一起，創立政黨，要求獨立，造成重大影響。<sup>37</sup>

伊藤所考量的是，首先在地方自治上賦予韓人參政權，之後再逐漸擴及國政。伊藤對於英國歷史及其殖民地愛爾蘭等，知之甚詳。伊藤是日本最早具體思考在朝鮮設置殖民地議會的人，雖然是相當後來的事，但是也有可能已經考慮到讓韓國人參與日本的國政。結果，因爲伊藤之死，後來在朝鮮連殖民地議會也無法成立。

### 振奮精神，為司法權的委任而奔走

伊藤在一九〇九年（明治四二）六月十四日辭去統監一職後，便接任由山縣所讓出的樞密院議長職位。而山縣則降級成爲一般的樞密顧問官。但伊藤並沒有想要將自己的活動限制在樞密院上。

伊藤爲了要讓韓國將其司法權委任日本而展開行動。亦即日本政府企圖代爲行使韓國的司法權。從韓國的立場來看，就是司法權被日本奪走。伊藤在一九〇九年二月回國以後便放棄了在韓國建構獨自法典的路線。這與前面所提及的伊藤決心不得不併吞韓國有關。

七月三日，伊藤告訴桂首相與小村外相，韓國政府應該不會輕易答應將司法權委任給日本，接著他表示強烈的決心提到，打算告知韓國，若韓國拖延不做明確答覆，則只將做宣言性發表，不管是否答應，日本都不得不實施。<sup>38</sup>

約兩個星期後的七月十七日，伊藤對日本記者說，若司法權得到委任，當然就能夠廢除韓國賦予各國的治外法權了。

這是因爲，同意併吞韓國的伊藤最擔心的事情之一就是，韓國與列強間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長期存在。合併後，若要推動伊藤理想中的韓國殖民地經營，經費不在少數。爲了確保財源，有必要早日廢除列強在韓國（或是被併吞後的韓國）的治外法權，以便對在韓外國人課稅。

若韓國的司法制度沒有近代化，便強硬通知列強其治外法權無效時，與列強間的關係將會惡化。即便讓日本的司法制度適用於居留韓國的外國人，也必須儘快補全執行時所需要的法官與法院。

爲此，即便是使用比以前更加強硬的手段，也有必要儘快完善韓國的司法制度，讓列強得以承認。因爲這



樣，伊藤才開始心急起來。

伊藤以交接統監事務爲名義，七月四日從下關出發，翌日抵達漢城。七月十二日，伊藤成功的讓韓國政府與統監府之間簽訂了備忘錄，將韓國司法及監獄事務委託予日本。韓國的司法權就此委託日本。

在漢城停留期間，雖然夏日炎炎，伊藤還是精力十足的各處活動。接受各方招待，進行各種有關韓國的演講。在其中的一兩次演講中，伊藤將他與會統監的關係比喻爲「養父與養子」。<sup>39</sup>亦即伊藤公開表示，今後他會繼續關心韓國事務。七月一四日伊藤離開漢城回到日本。

伊藤的親信小松綠曾說，伊藤回日本後，有如「大風過後，萬事歸於平靜」，尤其是外務部的事務告一段落後，「閒散至極」。<sup>40</sup>

一回到日本，伊藤不畏盛暑，從八月一日到二十三日間伴隨韓國皇太子李垠巡啓東北、北海道。這不僅只是想增廣李垠的見聞，也表示政界有力人士、深受明治天皇信任的伊藤重視李垠，同時也想向各地的日本國民呈現出併吞韓國後日韓和睦相處的形象。

因此，李垠的正式待遇，比照日本皇太子嘉仁親王（後來的大正天皇）。例如，一九〇九年十月李垠十二歲生日時，皇太子嘉仁親王與皇族們前往李垠位在東京市鳥居坂的府邸祝賀。在慶祝的宴會上，皇太子嘉仁位居正中席次，第二重要席次，即左邊的位子先是李垠，接著是東久邇宮、竹田宮。而皇太子之右依序爲朝香宮、北白川宮。<sup>41</sup>

## 與大磯町民眾的接觸

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八）伊藤首相接受陸奧外相的建議，在大磯西端的小磯起造別墅，翌年落成。伊藤將過去李鴻章所題贈，原本掛在小田原「滄浪閣」的滄浪閣匾額改掛新別墅，並命名為「滄浪閣」。五月十三日舉行落成宴會，從那時開始便將「滄浪閣」作為主要住處。<sup>42</sup>

一八九七年十月一日，伊藤將戶籍由東京遷來大磯町，並向町長宮代謙吉說，今後將為大磯町善盡心力，因此若有任何有助於大磯町的事，請勿客氣，但說無妨。<sup>43</sup>約在一年又一個月後，第二次伊藤內閣結束，伊藤五十六歲，在那個時代這個年齡已經是進入老年了。伊藤決定此後將落腳在氣候怡人的大磯，沉穩地從事政治。

之後，大磯小學有擴充的需要，因而將學校由北本町遷到東小磯町，但因為需要大筆經費，大磯町深感困擾。當宮代町長與伊藤商量時，伊藤便在捐款芳名簿第一行寫上五百圓（約現在八百萬圓），並親自拜訪住在大磯的名流賢達，進行勸募。三井公司與三菱公司各捐一千圓等，因為住在別墅的人們的呼籲，獲得許多捐款。就這樣，一九〇一年，幾乎可以成為當時全國模範的精美二樓建築的校舍，就此落成。

從大磯車站通往「滄浪閣」所在海岸的小磯的道路，狹窄又不方便，之後因為伊藤的盡力，修成了寬大的馬路。宮代町長將其命名為「統監道」，至今尚存。除此之外，伊藤還捐贈不少錢作為大磯町的公共事業經費。

此外，在一九〇四年五月，日俄戰爭期間，伊藤覺得應該要養成儲蓄習慣，因此替大磯小學全體學生製作了裡面存有十錢（約現在二千五百圓）的郵局存摺，拿到學校送給學生。之後，當自己有喜慶或值得記念之事時，也曾數度捐款。

大磯小學的學生也會造訪「滄浪閣」，進行交流。每年四月左右，小學低年級生會由老師帶領拜訪「滄浪閣」。學生們穿過懸掛著寫有「滄浪閣」的細長匾額的門，從外面參觀伊藤的起居室及陳設在壁龕的鎧甲、頭盔，與明治天皇賞賜的，描繪八幡太郎義家攻打奧州的彩繪。

此外，當天皇或皇族賞賜祝賀的酒時，伊藤會邀請大磯町主要人士到「滄浪閣」，與梅子夫人一起招待他們。此外，小磯有祭典時，伊藤會送去能裝四斗酒的大酒桶，請地方民眾喝酒，或者邀集小磯的漁民來到宅邸前的松林，敲開酒桶蓋請大家喝酒，並且與梅子夫人一起加入漁民的歌舞之中，開心暢談。<sup>44</sup>

伊藤大概就是藉著與大磯民眾的交流，緩和了對於中央政治的種種憤懣，或是韓國國民遲遲不願支持自己的韓國統治的焦躁吧。當然，「滄浪閣」有梅子夫人，有庭院，也有恬靜的太平洋風光。這些加在一起，毫無疑問定是讓伊藤一抵達大磯車站後，便會心情放鬆吧。

在伊藤被暗殺後，「滄浪閣」成為梅子夫人的住處，之後她將此處獻給李王世子（李垠）。<sup>45</sup>這也符合了伊藤將韓國皇太子李垠作為日韓和睦象徵的遺志。

李垠將在關東大地震中受災的老舊「滄浪閣」拆掉，一九二四年重建新的「滄浪閣」。二次大戰後「滄浪閣」的產權歸王子大飯店所有，一九九二年進行大改建，但也使用伊藤時代的木材（米澤榮三談）。

## 沒有順道造訪的兩處故鄉

伊藤博文最後一次順道探訪出生故里的東荷村是在一八六五年（慶應元），他擔任使者由位於萩的長州本藩

前往岩國支藩，當時他曾在母親琴子的娘家秋山家中住過一晚。伊藤當時二十三歲，在兩年前已被提拔為近於準士的身分，騎馬衣錦還鄉。當晚來聚的人們，請他講一些西洋的事情，伊藤淺顯易懂地講了倫敦動物園飼養獅子的情形。

對於從一八四九年（嘉永二）三月，七歲以來的第二故鄉萩，明治維新後伊藤也只回去過二、三次。<sup>46</sup>

一八九九年（明治三二）伊藤為創建新政黨（後來的政友會）所進行的全國巡迴演說的途中，六月二日他在萩町歡迎會上演說時曾回想談到，維新後僅有兩次順道訪問萩，一是在興建毛利忠正公銅像時，另外就是這次。<sup>47</sup>

成為最有力政治家的伊藤為何不想訪問這兩處故鄉呢？對其原因迄今有數種說法：（一）忙於日本的近代化。（二）維新後，特別是在萩這個地方，正如前原一誠發動萩之亂所代表的，反中央政府及攘夷的氣氛濃厚，拜訪此地很危險，不是個感覺舒服的地方。（三）伊藤出身卑微，即使維新後回到故里，但考慮到會因為過去的身分以致不太被人尊重，覺得不愉快等等。

（一）是事實，伊藤自己在萩或是在離出生地束荷村最近的柳井津的歡迎會上，也曾如此說過。但在途經下關或山口時，順道一遊這兩個故鄉，也並非難事。關於（二）方面，一八八〇年代以後，當近代化的成功已是指日可待時，攘夷氣氛已經消散。只是，因為廢藩置縣導致萩與武士階級式微，留在當地的人仍然心存怨恨。據傳，直到最近當地還有人以親人或祖先參加萩之亂為榮。但即便在萩這個地方，伊藤也在表面上受到盛大的歡迎，因此將其做為伊藤一生與故鄉緣淺的理由，並不充分。

至於（三）方面，伊藤出身卑微，全國皆知，即便如此，其強大的威信也及於全國。就是山口縣也不例外。例如，出生於德山藩下級武士之家的仲小路廉（後為山縣派官僚，任職農商務大臣）在虛歲十、十一歲時（一八七五或七六年左右），便常聽到母親提起，伊藤雖然出身「寒微」，但大約在這個年紀時便立定志向，終於成為偉

大的人物。<sup>48</sup>三十幾歲即成爲參議進入內閣的伊藤，成了地方人士嚮往的對象。

此外，一八九九年六月九日，在山口縣德山町的歡迎會上，伊藤在感謝大家招待之餘言及，日本應該做的事情仍多，自己「完全沒有衣錦還鄉的心情」，但「因爲諸君的款待、禮遇，覺得自己彷彿披上一件沒有穿來的錦衣」。同一天在柳井津的歡迎會上，伊藤也對「三郡有志之士」提到，「我也是出生於這三郡中的一郡，因此與這三郡的人最是親近」，表達了親近的情感。<sup>49</sup>

明治維新乃是所謂以下克上的時代，誇耀過去的身分，反而會被認爲是過時落後的風氣非常強烈。

即使維新後社會秩序安定，伊藤所以沒有特別回去兩個故鄉，乃是因爲中央政府內部仍存在著長州與薩摩的對立，同時也被民權派或政黨方面批評爲薩長藩閥之故。若伊藤常常拜訪束荷村或萩町這兩個故鄉時，便會強化他做爲長州閥一員的印象，而這可以說是伊藤想避免的事。伊藤盡可能不拘泥於薩、長或藩閥，致力於建構新的近代國家。一八九三年第二次伊藤內閣時，公布文官任用令與文官試驗規則，便是這一象徵。結果，要想成爲高級官僚跳板的奏任官，就非得通過考試不可，切斷了藩閥等利用人脈再生產派閥之路。

但到了一八九〇年代後半以後，因爲薩摩藩衰退，政黨抬頭，藩閥問題相對變得不重要了。而伊藤也已經進入在當時已是老年的五十歲後半了。再加上，日清戰爭前後維持內閣四年之久，完成了相當多事業的成就感，伊藤的思鄉情懷似乎逐漸變得濃烈。

## 思鄉

一八九六年（明治二九）九月十二日，伊藤寫信給束荷村的親戚林文太郎\*，同意買下他出生長大的束荷村舊宅地的條件。林文太郎接到委託後，便開始行動。<sup>50</sup>

\*《孝子伊藤公》所引用的九月十二日伊藤寫給林文太郎的信，並未記載年份。但因為信中有「小子也在上月底蒙獲聖允，獲准辭職，閒散至極，消磨時日」等語，可知寫於第二次伊藤內閣下台的一八九八年八月三一日後不久。

一八九九年，伊藤順道回萩，重修收養自己父親十藏的伊藤直右衛門夫婦與孩子們的墳墓。將位在萩町報恩寺的墳墓，移到面向大殿前左邊醒目的地方，也換成更好的墓碑。<sup>51</sup>

之後一九〇六年二月，伊藤以統監身分首次前往韓國就任途中，在距離出生故鄉束荷村東邊十二公里的柳井津車站，遇到當地小學生列隊歡送。伊藤拿了一張一百圓的鈔票給校長，請他當作小學生的儲蓄基金。<sup>52</sup>伊藤還是很關心故鄉。

此外，一九〇九年在韓國皇帝的南北巡幸結束，二月十七日一回到大磯時，因為身體不舒服，在復命後，獲得休養的假期。三月十一日從大磯出發，來到愛媛縣道後溫泉，停留了大約二十天，期間，探訪了祖先河野氏的遺跡，似乎有所收穫。<sup>53</sup>河野氏乃是伊藤遠祖淡路守林通起的祖先之家族。六十七歲的伊藤，即使忙著進行韓國統治上尚未完成的事業，但是對自己的祖先也漸漸關心了。

同年三月一日，伊藤在束荷村的出生地及其周圍動工興建四十四坪的二層洋樓伊藤博文別邸。伊藤所以在

此興建別邸，乃是因爲一九一〇年正值遠祖淡路守林通起逝世三百週年，他想招集林家與伊藤家，在此舉行三百週年紀念典禮。紀念典禮結束後，則想將其作爲圖書館等公共設施使用。

兩位建築師以伊藤自己的構想爲基礎負責設計，山口縣知事渡邊融等人擔任監督。工程由清水店（現在的清水建設）承攬，總建設費約二萬一千三百圓（約現在三億三千萬圓）。一九〇九年十月二十三日舉行上樑儀式，但伊藤卻在三天後於哈爾濱遭到暗殺。<sup>54</sup>

到了日俄戰爭後，在帝大學習法律，擁有專門知識的官僚取代了藩閥官僚，甚至晉升爲各省內的局長或次官，藩閥更進一步受到限制。伊藤即使加深與故鄉的關係，也不會有人把他的行動視爲長州閥了。在認清這種狀況後，對於隨著步入晚年而日漸增加的鄉愁，伊藤想用舉辦祖先林淡路守三百週年紀念典禮的機會來將其具體呈現。

如果伊藤沒有被暗殺，再多活約十年時，應該會和大磯町一樣，逐漸深化他與束荷村、萩町等山口縣地方的關係吧。

另一方面，伊藤雖然被暗殺，但其嗣子伊藤博邦（勇吉）繼承遺志，於一九一〇年五月完成別邸，十一月十三日舉辦林淡路守三百週年紀念典禮。

之後，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三日伊藤邦博將土地、房屋捐給山口縣。現在在石城山縣立自然公園內，別邸作爲舊伊藤博文邸，與伊藤博文出生的家（一九一九年復原）等一起開放供人參觀。

## 到京都木戶孝允墓前祭拜

一九〇九（明治四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在東京的木戶孝正公爵府舉行了木戶孝允逝世三十三週年祭。在這之前的四月下旬，木戶家已經完成掃墓，木戶孝允的墓位在京都市東山的靈山。

但伊藤、井上馨與杉孫七郎（長州，樞密顧問官）等並未參加東京的儀式，而是在五月二十六日這天，前往靈山的木戶孝允墓前祭奠。相較於井上馨身穿傳統日式禮服，伊藤則是穿著統監禮服，配戴日、韓勳章，在古谷秘書官等人伴隨下，來到墓前。

在本願寺的僧侶誦經完畢後，諸人各自在墓前上香，儀式即告結束。之後伊藤與兩、三人一起到入江九一、久坂玄瑞、寺島忠三郎、有吉熊次郎等，禁門之變中戰死的舊友墳前，逐一虔誠祭拜。當天木戶家借用高台寺的「方丈」（禪宗寺院中的住持或長老等的居處，譯者注）作為祭拜者的休息室，讓祭拜者參觀與木戶孝允有關的物品等。<sup>55</sup>

正如前述，伊藤在四月十日同意併韓，六月十四日辭去統監一職，但他卻特意穿著統監禮服，配戴日、韓勳章到木戶孝允墓前祭拜，這應該是伊藤在向木戶報告，說明他決心朝著一條困難的道路前進，那就是在韓國設立殖民地議會與責任內閣，逐漸賦與韓國人參政之權，最終達到日韓融和，並祈求木戶能給予庇佑。這也與木戶晚年急著要一步步地賦與日本國民參政權，以圖官民和諧的態度是相通的。



## 暗殺

### 關心遠東問題與滿州之行

一九〇九年（明治四二）八月，桂內閣的後藤新平遞相建議伊藤，若能遊歷歐洲列國，會晤列強的領導人時，對於讓他們了解日本的真實想法效果甚大。此外，後藤也提議是否在那之前，伊藤先會晤俄國主管遠東事務的最有力閣員財政大臣科科夫佐夫（Vladimir Nikolaeovich Kokovsov），就遠東問題，特別是關於韓國的處理，先行暗示日本的方針。

伊藤同意後藤的建議，後藤則透過外務省安排，十月下旬在哈爾濱，伊藤與科科夫佐夫會晤。對於他與科科夫佐夫會晤一事，伊藤也在九月底時先獲得桂首相與小村外相的同意。

十月十一日，山縣有朋元帥拜訪伊藤在靈南坂的住處，兩人討論了此後的事。當晚，伊藤在桂太郎主辦的晚餐會上回答英國記者的提問說：（一）不論何時，我都身處危險之中。（二）從前還有些愛惜性命，現在餘生已經不多，若是爲了國家，不管何時都能從容赴義。（三）最後掛心的問題是韓國，只要能處理好此事就放心了。<sup>1</sup>

伊藤回答說韓國是他最後掛心的問題有其理由。伊藤一直爲完成「憲法政治」（立憲政治）的目標而努力到現在，而他作爲理想政黨模範而創立的立憲政友會克服了數次危機，在西園寺公望總裁的領導下，由原敬負責黨務，發展順利。日俄戰爭後，展開了兩年半以上的第一次西園寺內閣。取而代之的第二次桂內閣雖是由山縣

派官僚所組成的內閣，但也承認政友會的實力，與政友會合作經營政權。

正如上述，「憲法政治」逐步落實，在一九〇九年十月這一階段，若去掉擬定控制軍方的法律制度這個麻煩問題時，目前沒有伊藤特別放心不下的內政問題。伊藤雖然自己說掛心的是韓國問題，但擔任伊藤的秘書官，跟隨他到最後的古谷久綱回憶說：如果伊藤沒被暗殺，再多活幾個月的話，「他接下來想做的，我有理由相信一定是到北京去吧」。<sup>2</sup>另外，伊藤也對親信室田義文說過：「明年要到北京擔任清朝的顧問」，你也一起去吧。<sup>3</sup>

可以推斷伊藤要去北京的理由，其證據為該年八月二八日，伊藤在東京市大井村的恩賜館設午宴送別清國憲政大臣李家駒。李家駒結束在日本的憲政考察，即將回國。對於李的憲法考察，樞密顧問官伊東巳代治、穗積八束博士（東京帝大法科教授）、有賀長雄博士等人代替伊藤，提供協助。<sup>4</sup>

清國在日俄進入議和的一九〇五年七月，決定派遣出洋考察團，以備引進立憲制度。一九〇五年十二月，載澤等出洋考察團的隊伍來到日本，翌年一月四日伊藤與團長載澤進行會談。

伊藤向載澤說明，天皇雖然具有大權，但實際的行政上的責任在內閣。伊藤似乎建議載澤，清國也應該和日本一樣，最初的國家目標應該是君主抑制君權，而讓行政權強大。此外，清國的考察大臣們似乎有著在十到十五年後轉型為立憲國家的構想。

就這樣，伊藤在成為韓國統監的時候開始，便對清國籌備立憲制抱持關心。到一九一〇年時，伊藤預定要与伊東巳代治一起前往中國。<sup>5</sup>

在饒別李家駒等人的午宴上，出席者除伊藤、李、伊東、穗積、有賀之外，陪客有桂首相、寺內陸相、小村外相等人。在回應伊藤的致詞時，李家駒也對於伊藤在憲法上的指導，表達感謝之意。

散會後，伊藤邀請李家駒到另一房間，並請桂首相與伊東列席，對有關清朝在實施憲政方面，給予確切的提醒。李家駒感謝伊藤周到的提醒，隨後賦歸。

同年八月十九日與二十日，伊藤在演講時，對於清國所展開的「改革論」或「立憲政體論」曾評論，中國幅員過於廣闊，交通、徵稅、地方自治尚未十分發達，因此，若發生「內攻內亂」，對於全世界將會是個大問題；由此可知，他對清朝的前途不甚樂觀。伊藤還進一步提到，假如「遠東的和平」破裂，日本將會第一個受害，因此不能將其視為「與己無關，而隔岸觀火」，但日本的行動不能被質疑為無視列強的利益，而是為了「維持和平」所必需採取的行動。<sup>7</sup>

約兩年後，中國爆發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朝滅亡。

伊藤對於清朝的憲政改革感到危機，因此想親自到北京去協助進行改革。伊藤雖然認為不得不併吞韓國，但想先在殖民地設立「責任內閣」與殖民地議會，希望至少能將「憲法政治」推及於韓國。此外，他還想幫助清國引進「憲法政治」。雖然任務艱鉅，但伊藤有著遠大的理想，那就是將「憲法政治」從日本推廣到遠東，有助於「遠東之和平」。

但對於清朝的指導若不謹慎進行時，將招致列強懷疑日本連中國都想列入保護國。因此，伊藤打算到歐洲會晤相關列強的領導人，說服他們相信，將「憲法政治」引進清國，推動近代化一事，能安定並擴大列強或日本在中國的貿易，對彼此都有利。

## 在滿州決心追求和平

一九〇九年（明治四二）十月十四日，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帶著室田義文（貴族院議員）、村田惇中將（築城本部長，前韓國統監府配屬武官）、古谷久綱（樞密院議長秘書官）等以及醫師小山善、漢詩詩人森槐南（森泰二郎，宮內大臣秘書官）等人，從大磯坐火車出發。十五日在馬關（下關）春帆樓一宿，十六日從門司（今北九州市門司）乘船。<sup>8</sup>十八日抵達大連，伊藤第一次來到滿州。十九日，出席大連官民的歡迎會，伊藤做了以下的演講。

最近清國終於「專心致力於文明之治」了。我「熱切希望清朝的各項改革能夠成功」。萬一不幸失敗時，「恐怕會對遠東的和平造成很大的影響」。相信日本政府為了讓清國改革成功，即便無法給予直接的援助，也應當間接予以援助。<sup>9</sup>

在踏上滿州後不久，伊藤便再度表明要協助清國引進立憲制度的熱忱。

二十日，伊藤到旅順，四處參觀戰爭遺跡，心有所感，作了三首漢詩。<sup>10</sup>其中一首以日俄戰爭激戰之地「二百三高地」為題。

久聞二百三高地，一萬八千埋骨山；今日登臨無限感，空看嶺上白雲還。

（從前就聽說了二百零三高地，這是一座埋葬了一萬八千具屍骨的山。今天登臨眺望四野，感慨無限，徒然望著嶺上白雲歸來。）

伊藤詩中蘊涵了那些爲了佔領二零三高地而戰死的一萬八千名日兵的遺恨。

另一首詩也是詠嘆激戰之地「二龍山」。血跡混合在泥土中，戰爭情景歷歷在目。第三首詩則是詠歎，在「俄國忠魂碑」前獻花，想到數萬死去的無名俄國戰士，不由得潸然淚下。伊藤除了對戰爭的無情有著極深的感受外，對於日本人、甚至連俄國士兵的犧牲也深表同情。這也與前述伊藤追求韓國循序漸進的近代化與發展，並且包含中國在內的「遠東和平」的心情相通。

當天，伊藤出席旅順官民的歡迎會，演講時提及，戰爭頻仍，不僅於國家無益，也不利於人道。進一步他談到，和平時期建立必要的設備，謀求「國運的伸張」，乃是最應該努力的事，但現在的世界，一邊主張和平，實際上卻競相加強軍備，藉此謀求「國運的發達」，以致造成「武裝的和平」；結論時，他認爲，「鉅額的軍費」是國民不得不負擔的義務。”

儘管伊藤開始萌發的思想，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後的國際協調時代，或現代的和平論與世界觀相通，但當前的世界並非處於那種狀態，因此從現實主義的立場出發，提倡「武裝的和平」。

之後，二十一日伊藤由旅順乘坐火車，經遼陽、奉天、撫順，二十五日上午七點抵達長春。當天，伊藤從車中欣賞滿州風光，吟詠了以下的絕筆詩。

萬里平原南滿州，風光闊遠一天秋；當年戰迹（跡）留餘憤，更使行人牽暗愁。

（南滿平原廣闊無涯，景色開闊，天空正當秋色，迄今戰爭遺恨未消，更讓旅人陷入不為人知的憂愁中。）

這一天，伊藤也想到了日俄戰爭中的犧牲。而對於出席明天預定與財政大臣科科夫佐夫的會談，伊藤也重

新下定了決心，那就是再也不讓這種事情發生了。

### 十月二十六日早上的哈爾濱火車站前

俄國財政大臣科科夫早在十月二十四日即先行到達哈爾濱等候伊藤。二十六日上午九點，伊藤乘坐的火車抵達哈爾濱車站，科科夫佐夫立刻進入車廂迎接伊藤，兩人進行初次見面的寒暄。

之後，兩人出了車廂下到月台。應科科夫佐夫的要求，伊藤一行校閱了俄軍守備隊，並前進到各國領事團列隊的位置，相互握手。<sup>12</sup>接著，伊藤等人走到日本人隊伍的最前面，一邊向右看著軍隊與歡迎的人群，又往前走了兩、三步後，前頭的伊藤卻單獨轉身要折回原來的地方。

此時正是上午九點三十分，從軍隊一邊的後方突然出現一名青年，接近伊藤，用手槍開了數槍，這個青年就是安重根\*。有三發子彈從右邊命中伊藤，隨員中，秘書官森泰二郎、川上俊彥總領事、滿鐵理事田中清二郎等三人各被從左邊射來的一發子彈擊中。伊藤立刻被人抱入車廂內，由主治醫生小山善與到車站迎接的俄國醫生共同進行搶救，但有兩顆子彈貫穿肺臟成爲致命傷，伊藤遂在上午十點不治死亡\*\*，享年六十八歲。其他三人則只是手腕或肩膀、腳部中彈，並無生命危險。<sup>13</sup>

\*關於伊藤的暗殺，有人主張除了安重根之外還有其他槍擊犯存在。伊藤的隨員之一室田義文認為，有人用卡賓槍從車站二樓餐廳斜斜往下射擊。<sup>14</sup>此外，上垣外憲一認為，因為反對伊藤與列強的

協調政策，右翼分子杉山茂丸、明石元二郎（韓國駐劄軍參謀長）為計畫的核心，寺內正毅陸相、田中義一大佐（陸軍省軍事課長）等人也知悉這一計畫。<sup>15</sup>大野芳則認為，杉山茂丸與後藤新平才是籌畫狙擊的人。<sup>16</sup>對於這些說法，海野福壽認為，上垣外、大野等兩書揭開了日本權力犯罪上的雙重狙擊的事實，提供了新觀點與線索，並認為「伊藤被狙殺而獲利的人是山縣、桂、寺內、明石等併韓推動派」大陸侵略派」。<sup>17</sup>

存在著數人暗殺者的這些說法，都只是以《室田義文翁譚》中，「小個子男人（安重根）以穿過大個頭俄兵胯下的姿勢，伸出手槍」，「射擊伊藤的並非是這個小個子男人。有人用卡賓槍從車站二樓餐廳斜斜向下射擊，那個人就是暗殺伊藤的真兇」等記述（二七〇到二七一頁）為前提，再結合室田所說的子彈射入角度為斜下方的證詞（一九〇六年一月二〇日，事發快一個月後），來尋找安重根以外的「真兇」而已。而《室田義文翁譚》是室田義文在將近三十年後集結回想而成的書。

事發當天下午六點，跟隨伊藤的古谷秘書官發電報，將小山醫生的診斷書與古谷自己對事件的證言向桂首相報告。根據這份資料，有一位青年接近伊藤，開槍射擊，子彈呈水平射入狀態。<sup>18</sup>因為是伊藤的隨行醫師與隨行秘書官在事件發生後不久所寫成的資料，小山醫師與古谷的訊息相對於室田的回憶更為可信。此外，主張有數人暗殺兇手的作者，並不了解本書中所論述的基本的權力結構，例如，（一）伊藤與桂一直在合作；（二）伊藤與山縣兩人雖在韓國併吞政策上意見相左，但山縣一生受伊藤幫助度過三次危機，出自於山縣的認真實在的性格，他相當尊重伊藤，因此兩人是相互理解、互補的關係；（三）因此，接近山縣或桂的人理當不會策劃暗殺伊藤，萬一有此策劃而風聲走漏時，他們將會失去一切，因此應該不會進行這種計畫。會造成這種問題的原因在於，他們並沒有仔細研讀那些包

含韓國問題以外，伊藤、山縣、桂、寺內等人之間來往的書信等第一手史料，而只是在尋找暗殺伊藤的「真兇」而已。

\*伊藤博文遭暗殺時身上穿的，沾有血跡的襯衫與衛生褲現在保管在山口縣立山口博物館。室田義文在一九三六年七月曾在裝有這些遺物的木箱的蓋子內側寫字。因此有人誤以為這些東西當初是室田所有。但這些原來是在伊藤喪禮中代理喪主的伊藤文吉家中舊物，在文吉死後約一年的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山口縣知事田中龍夫的斡旋下，伊藤家將這些捐給了山口博物館（伊藤博昭談，及山口縣立山口博物館簿）。

科科夫佐夫根據俄國警方的偵訊報告，向古谷久綱秘書官說明以下幾點：（一）「犯人」（安重根）的「行兇」目的是，因為伊藤「玷汙了韓國在政治上的名譽」，殺害伊藤，希望藉此多少挽回一些名譽。（二）犯人個人對伊藤沒有任何「怨恨」，但自己的朋友中有數人被伊藤判了重刑。（三）「犯人」雖然供述，他與任何政黨都沒有關係，這次行兇完全是個人行為，沒有與任何人同謀，但其言不可信。有消息顯示，昨天深夜在距離本地數里南方的「賽卡柯」車站，逮捕到另外二名韓國人，都配有手槍。（四）「犯人」為「天主教」徒，身上戴著十字架，在被帶到檢察官前面時，他跪下並因為達成的目的而感謝「上帝」。由此來看，在狙擊後安重根也很冷靜，可說是個意志堅強的政治犯。

科科夫佐夫還向古谷說，「犯人」國籍很清楚是韓國人，因此會經由日本引渡回韓國，報告也會送交日本的總領事。<sup>20</sup>



## 伊藤之死的衝擊

二十六日上午十時，跟隨伊藤的古谷久綱發電報給桂首相與大磯的梅子夫人，提及伊藤在哈爾濱車站遭韓國人以手槍襲擊，身中數發子彈，「生命垂危」。接著又在上午十時三十分發電報給桂，報告伊藤在十時傷重不治，因此要立刻返回長春等，而發給梅子夫人的電報中則只提到伊藤不治與將返回長春。<sup>21</sup>這些電報送達大磯的「滄浪閣」時，正是梅子夫人罹患全身性皮膚病一個多月，臥床二十幾天，終於快要痊癒的時候。嫁給末松謙澄的生子也因來探病而在「滄浪閣」。梅子夫人在接到伊藤遭狙擊的第一封電報時，顯得驚慌失措。

天皇侍醫岩井禎三曾與西源四郎（伊藤女兒朝子夫婿）一起在晚上七點過後拜訪「滄浪閣」，據他說，梅子夫人與前來吊問的元老井上馨等人很堅強地商量後事，一點也沒有慌亂，佩服她「剛強勝過男人」，當天他並沒有給梅子夫人看病。

而伊藤的嗣子博邦（勇吉，宮內省式部次長）與妻玉子及博精（博邦之子，十歲）等伊藤的六個孫子一起住在大井村的恩賜館，但博邦因為皇族的事務到歐洲出差，才剛抵達義大利的熱那亞。

此外，伊藤的兒子文吉於前一年畢業於東京帝大法科，成為農商務省的官員，已經與桂首相之女壽滿子訂婚了。<sup>22</sup>

十月二十六日，伊藤被迫贈為從一位。次日二十七日，伊藤的喪禮決定以國葬方式舉行。在位階上，伊藤死後與岩倉具視（前右大臣）、長州藩王公爵毛利元德並列。此外，迄今為止，以國葬之禮舉行的，岩倉是第一，其他有栖川宮熾仁、北白川宮、小松宮、三條實美（前太政大臣）、島津久光（前左大臣）、毛利元德公爵等，若不是親王家即是最有力的公卿大臣，及薩摩長州的諸侯等。而出身諸侯陪臣者，伊藤是第一人，為破格待遇。在這些事情上，明治天皇對於伊藤的評價應該有著很大的影響。此外，桂首相雖是山縣派官僚，但與伊藤

關係良好，甚至有些崇拜伊藤，這也促成了最後決定伊藤的國葬吧。

或許是因為伊藤的死，情緒大受影響吧，桂太郎甚至對新聞記者說要繼承伊藤的遺志。<sup>23</sup>這是個會讓山縣對桂提高戒心的發言。

另一方面，伊藤的遺體以特別列車運到大連，在大連移到「秋津洲」軍艦，十一月一日抵達橫須賀港。等在橫須賀港迎靈的除了末松謙澄（前內相，伊藤女兒生子女婿）、伊藤文吉、西源四郎等近親外，還有桂首相、齋藤海相等閣員。

此外，當天明治天皇與皇后大力讚揚伊藤生前的功勳，在讓嗣子伊藤博邦承襲公爵爵位前，特授文吉為男爵。

## 國葬

伊藤的國葬由國庫支出四萬五千圓（約現在五億九千萬圓），十一月四日於日比谷公園舉行。治喪主任由長州出身，與伊藤關係親近的樞密院顧問官杉孫七郎擔任。<sup>24</sup>嗣子博邦（勇吉）無法返國，因而喪事由文吉代理。前一天為明治天皇誕辰，即天長節，秋日天空萬里無雲，彷彿在為五十七歲的天皇祝賀。但十一月四日，從早上開始，雲幕低垂，風吹蕭瑟，上天似乎也在為伊藤的死而悲傷。

上午九點，載運安置遺體的棺柩的車子由靈南坂的宮內省官邸出發。陸海軍軍樂隊、近衛步兵一個連隊、第一師團步兵二個連隊、海軍槍隊二個大隊等，數千名陸海軍人跟隨在靈車前後，或者在途中列隊送行。十時

過後，靈車隊伍的先頭進入日比谷公園。

當寫著「樞密院議長從一位公爵伊藤公柩」十四字的旌幡來到在喪禮會場等候的遺屬前面時，女兒生子始終以手帕遮眼，淚流不止；梅子夫人似乎堅強地壓抑情感，雙唇緊閉，悄然而立。<sup>25</sup>與伊藤最合得來、最受寵愛的生子應該是想到再也見不到父親了，因此忍不住悲從中來。

之後，當靈柩由五十人抬著，靜靜進入喪禮會場時，生子承受不住，站著就突然前俯，連堅強的梅子夫人也開始流淚。博邦的夫人玉子與伊藤另一個女兒朝子也淚溼衣袖。

十一時十分喪禮開始。明治天皇派侍從為敕使來到會場，皇后也派皇后宮的官員代為祭奠，並獻上玉串。當時二時十分喪禮一結束時，低垂的雲間突然下起傾盆大雨。<sup>26</sup>

根據伊藤之子真一的說法，許多列席者與群眾都爭先恐後地躲進附近的帳篷或屋簷下，只有乃木希典大將一人，任憑雨淋，穿著軍服筆直地站立在雨中，嚴肅真摯的樣子，不愧是「高貴的軍神」，令人感動。<sup>27</sup>主張近代化、合理主義者的伊藤，與乃木大將的思想大相逕庭。即便如此，伊藤還是有著吸引乃木的強烈精神性。

儀式一結束，下午一時靈柩由日比谷公園出發，下午二時四十分抵達選定在大井村谷垂的墓地，面積一千四百多坪。誦經完畢後，遺屬們做最後的告別，之後下葬。全部儀式在傍晚四時左右結束。

伊藤的喪禮受到東京市民的強烈關注。例如，從靈柩出發地的靈南坂官邸一直到榎坂、溜池、葵橋方面，從早上五時左右開始出現人牆，到處人山人海，非常混亂。甚至被評論為，超過日俄戰爭時的「凱旋狂歡」。而從日比谷公園到大井村墓地間，也有小、中、專門學校、大學等各級學校學生、消防隊、町內會等團體列隊送行。墓地內的空地幾乎擺滿了數千對致祭的鮮花與人造花。沿途各地販賣伊藤明信片的攤子不到十時就都銷售一空。<sup>28</sup>

從伊藤喪禮的情形來看，可知不只是天皇與高官，伊藤也是個受許多日本國民敬愛的政治家。正如本書一開始所敘述的，特別是從日俄戰後以來，各界對伊藤的評價逐漸變高。

### 因伊藤被暗殺而改變的事

直接受到最大影響的是併吞韓國的方式與時機。

在伊藤被暗殺前約一個半月左右，在桂首相、杉山茂丸、一進會顧問內田良平之間，已經開始討論要讓親日團體一進會、大韓協會與西北學會等韓國三個政派合併一起。但是因為各人、各個政派的想法各自不同，因此三派合併並非意味著可以直接與「併吞」、「合邦」等連接一起。此外，正如前述，桂雖然是山縣派官僚，但已經在進行行動，欲脫離山縣。

之後，十月二十六日伊藤被暗殺，約一個月後，一進會打算向日本政府提出日韓「合邦」的請願書，導致與同為韓國人政派的大韓協會、西北學會間的對立變得激烈。乘此機會，李完用內閣也從維持現狀的立場，企圖壓制一進會。而由副統監升任為伊藤後任的曾禰荒助統監，基於一進會深受韓國有識之士等的厭惡，因此也未特別予以支持。

對此，一進會顧問內田良平等人向元老山縣有朋請求支援一進會。山縣與山縣派官僚的寺內正毅陸相合作，指示曾禰統監要接受一進會的「合邦」請願訴求。山縣等人的方針在十二月三日通知了曾禰。但曾禰卻打算與想從山縣身邊自立的桂首相合作，企圖避開山縣的指示。曾禰取得桂首相對於不受理一進會請願的同意，

讓李完用內閣退回請願。

在伊藤生前，山縣因為尊重伊藤，因此一直以來都自我節制，避免直接介入韓國統治政策。伊藤與山縣之間，甚至連對於併吞韓國這個韓國統治政策上的大方向，都沒有達成共識，但伊藤獲得桂首相等人的支持，從而主導了韓國的統治政策。

但在伊藤被暗殺後，山縣指示寺內，發動了攻勢。而在山縣與桂之間，寺內也不再維持中立態度，轉而追隨山縣。如此一來，面對一進會的「合邦」請願，出現了山縣—寺內陸相與桂首相—曾禰統監的兩條路線，主導日本統治韓國政策的中樞，產生了對立與混亂。

因此，到一九〇九年十二月十日之前，山縣以寺內陸相的支持為前提，決心支持一進會的日韓「合邦」主張，視情況而定，不排除讓曾禰統監辭職。這個階段，韓國政策變成由山縣與寺內在主導了。

因此，伊藤原先的構想，亦即在併吞後的朝鮮設立公選制的殖民地議會，給予朝鮮人一定程度的「自治」，成立由朝鮮人構成的「責任內閣」，日本則進行間接統治等，其實施的可能性近乎於零。而這也意謂著，儘快以高壓方式併吞韓國的路線強大起來了。

直到一九一〇年一月初前，對於併吞韓國一事，山縣與寺內陸相並未特別考慮一進會等韓國人政派，或僑居韓國的日僑的意向，而是決定視韓國情勢，由日本政府獨自判斷，並予以實行。此外，似乎也決定方針，將盡可能解散一進會等韓國人政派或漢城的日本人記者團等。<sup>29</sup>

對此，桂首相與曾禰統監對山縣—寺內路線感到不滿，兩人甚至想取得明治天皇的協助以為對抗。

從一九一〇年一月到二月間，山縣元帥與寺內陸相將不久後要併吞韓國一事作為重要課題，山縣非常關心韓國的情勢。同年冬天到春天，因為曾禰統監的病情惡化，這就注定了桂與曾禰等要居於劣勢了。

到了四月，山縣表達了要撤換曾禰統監的意思。因此，五月三十日寺內（兼任陸相）成爲統監，而山縣的養子、前遞相山縣伊三郎則擔任副統監。就以這樣的新體制，八月二十九日日本合併韓國。這樣的併吞是朝鮮總督府只透過官僚機構來統治殖民地朝鮮，與伊藤的併吞構想迥然有別。<sup>30</sup>

另一個受到影響的課題是，伊藤在最晚年所思考的，建議清國實施「憲法政治」，以安定遠東秩序，維持和平。事實上，即便伊藤前往北京提供清國建言，依伊藤的指示，日本派遣顧問團，但中國還是會因爲過於巨大而無法完全改變，兩年後同樣會發生辛亥革命，清朝滅亡的可能性還是很高。但在清朝（中國）方面，假定在伊藤主導下，清朝（中國）與相關列強進行協調，伊藤在辛亥革命後對於日本的對中政策也能發揮巨大的影響力時，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到戰後的日中關係或與列強間的關係，應該可以更加平穩吧。

另一方面，因爲生活習慣病的關係，日俄戰爭以後明治天皇的身體變得更差，加上伊藤被暗殺而心生沮喪，更使得身體逐漸惡化。<sup>31</sup>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官方爲七月三十日），明治天皇因尿毒症引發心臟麻痺而去逝，享年五十九歲，比伊藤還年輕九歲。

因爲伊藤與明治天皇的死去，便失去了推動修改兩人所建立的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的人了。此外，因爲贏得日清、日俄兩次戰爭，在天皇死後，大日本帝國憲法因爲是偉大的明治天皇所頒布的憲法，因而有了過大的權威，即便連思考修憲，在政治上都是危險的事。

正如在日俄戰後，伊藤想藉由公式令強化首相對於陸海軍大臣的權限（第三章），他已經意識到明治憲法的部分缺失。結果，這部憲法就在沒有被修改，也沒有以其他法令做實質上的修正下，日本進入了昭和初期。因爲憲法上的問題沒有獲得解決，這成爲日本一路從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到日中戰爭，而後步入太平洋戰爭的原因之一。<sup>32</sup>

## 伊藤博文與日本、東亞——結語

### 政黨內閣與議會政治之父

正如本書開頭所說，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伊藤博文成爲被批判的對象，因爲他被認爲是保守主義者，制訂德式憲法，成爲戰爭原因之一，以及擔任首任韓國統監的殖民地主義者。

然而，伊藤在慶應三年（一八六七）初期就已經超越藩意識，在明治元年（一八六八）最先建議廢藩置縣。此外，在明治初年甚至對英國的立憲君主制與美利堅合衆國的共和制都抱持關心，是個急進派人物。包括上述英美制度在內，伊藤是當時最理解歐美社會的日本人之一。

其源頭乃是偷渡到英國倫敦所停留的半年、及擔任大藏省官僚期間從明治三年秋天到四年春天奉派到美國的半年。這兩次的出洋合計約一年，要想理解西歐，這樣的時間不能說足夠。而補其不足的應該是他在那段期間與巴夏禮公使、薩道義、哥拉巴等英國公使館館員或商人們之間的密切交流。

此外，偷渡英國之後，到明治四年春天從美國返國的這段期間，包括閱讀英的能力在內，伊藤已具備足夠的英語實力。

但伊藤在加入明治四年（一八七二）年十一月出發的岩倉使節團後，痛感日本與西歐間的文明差距。在一八八〇年左右，他就理解到只是模仿西歐憲法來制訂條文的憲法，無法在日本順利發揮作用。在當時的日本人中，伊藤是唯一注意到這點的人，在此之前這一事實並未受到注目。

伊藤氣憤的是，以英式憲法為理想的大隈重信、福澤諭吉、民權派，甚至以德式憲法為目標的岩倉具視或法制官僚的井上毅，都像大隈在兩年後提倡開設國會一般，以為能輕易制定憲法。

伊藤認為，不只是制定憲法條文而已，為了讓其發揮作用，國民意識的成熟、官僚制、教育制度、地方制度等，種種改革都必須同時並舉。此外，除了制定這些制度的困難度外，他也事先看出其運用上的困難。特別是對於背負著日本的歷史與傳統包袱的天皇，應賦予其何種角色，也必須慎重檢討。

由於一八八一年的明治十四年政變，伊藤等人，亦即日本政府遂不得不承諾在一八九〇年召開國會。於是，一八八二年到次年，伊藤以德國為中心進行了大約一年半的憲法考察。伊藤主要是在奧地利向史坦恩學習抑制君權的君主機關說思想。之後也在英國停留了兩個月進行考察，由此可知，伊藤並沒有堅持議會權限較弱的德國模式，議會權限強大的英國模式也在未來的規劃之中。

一八八九年制定大日本帝國憲法（明治憲法），在理解伊藤以及伊藤想法的明治天皇的努力下，克服了數次憲法停擺的危機，憲法一直發揮著作用。一八九九年，伊藤所稱的「憲法政治」（立憲政治）迎來了十週年。於是在隔年伊藤創立了理想中的政黨——立憲政友會。當迎接制憲二十週年時，伊藤的繼任者西園寺公望、政友會，甚至已經成長到與山縣派的桂太郎（長州）及山縣派官僚交替執掌政權，政友會的勢力變強大了。「憲法政治」一直在持續發展。

連德國都曾一度停止過憲法，因此在英國等西歐各國，對伊藤的評價持續增高。



## 從學習到創造國際秩序

本書也已經闡明，對於國際秩序，伊藤不僅養成現實主義的外交觀，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正如伊藤在萬延元（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寫給恩師長州藩士來原良藏的信上所說的，自己從前一年以來就有「學習英學的願望」，從十七、十八歲左右即對歐美抱持關心了。之後，二十一歲時偷渡英國，在倫敦只停留了半年就在翌年回國。伊藤原本是個攘夷主義者，但看到英國那種具壓倒性的國力，爲了說服長州藩拋棄攘夷論，冒著生命危險回國。

但是從幕末到明治維新後的數年間，伊藤的列強觀與外交觀，還不成熟。例如，幕末時他曾建議木戶孝允（桂小五郎），如果幕府發動第二次長州征討時，可以請英國軍艦協助防守馬關（下關）；正如此事所顯示的，他還不了解讓列強涉入幕府與長州藩之間戰爭的危險性。明治四年（一八七二）十一月奉派前往西歐的岩倉使節團中，副使伊藤等乃是最精通西歐情形的一群人，最初也是過分樂觀的認爲，不平等條約的修約談判馬上就能達成。

透過岩倉使節團的經驗，伊藤等日本政府要人除了深深體會到日本國力與西歐諸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外，同時也明白與列強之間的外交的嚴峻。

自從培理來航之後，日本人先是認爲列強很可怕，接著以爲西歐有「萬國公法」（國際法），只要好好地與西歐各國接觸往來，「萬國公法」就能保護日本。岩倉使節團時，甚至還想請美國對於修約提供建言。這是因爲日本沒有領悟到，列強希望讓日本盡可能長期處於不平等條約下，以攫取貿易利益。

一八八一年的明治十四年政變後，從一八八二年三月到次年八月，伊藤到德國等歐洲國家考察憲法。那時，除了考察憲法的成果之外，伊藤還首次瞭解到，西歐諸國雖是基督教國家，但卻並非結合在一起企圖統治

非基督教世界的東亞。就這樣，伊藤克服了岩倉使節團以來對於列強的不信任。

伊藤終於理解，若日本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等，完成近代化後，能遵守列強的規範，不屈不撓、合理地與列強交涉時，就有可能達成修約協議。此時，從伊藤偷渡英國以來，已經過了將近二十年。就連精通英語，善與西歐人交往的伊藤，要理解西歐的國際規範都必須花費這麼長的時間。

之後，在一八八〇年代伊藤將修約工作託付給盟友井上馨參議（外務卿，外相，長州）、大隈重信外相（佐賀）等，但因外國人判事的任用問題，不僅是在野人士，連政府內部都予以攻擊，兩次都只好自行取消。

接著，第二次伊藤內閣時期，伊藤將修約談判委由心腹陸奧宗光外相（和歌山）處理，在日清戰爭發生前的一八九四年，成功地與英國達成修約交涉，撤除治外法權，也讓關稅增加。再者，伊藤也與陸奧外相合作，以現實主義外交成功因應了從日清戰爭議和到三國干涉遼遼等一連串問題。

日俄戰爭獲勝的結果，當一九〇五年列強承認日本有將韓國做為保護國的權利時，伊藤即立刻要求擔任第一任韓國統監，也獲得任命。在人生五十年的當時，邁入老境、已經六十四歲的伊藤，為何要選擇一條到冬季嚴寒的韓國赴任，統治異民族的艱難道路呢？

那是因為，對於列強設有公使館，也有利害關係的韓國，一方面伊藤想要避免山縣派陸軍軍人、官僚等推動無視列強國際規範的統治，導致對立；另一方面則是想進行理想統治，在謀求日本的利益的同时，也尋求韓國的利益。伊藤的信念為，即使依恃軍事力量暫時擴張了領土，但若是列強不承認時，還是無法長久擁有。

伊藤想要全面性控制朝鮮駐劄軍。儘管在日清戰爭後，文官變得無法介入軍方的統帥與人事，但只有伊藤獲得朝鮮駐劄軍的指揮權。

伊藤希望韓國能循序漸進地達成近代化。但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很困難，許多韓國人反抗、警戒伊藤

的韓國統治，因為他們認為，那是攫取、併吞韓國的第一步。儘管伊藤盡可能想避免併吞韓國，但在一九〇九（明治四二）四月還是同意了，因此六月辭去統監一職。

之後，伊藤還是思考，即使併吞韓國，但還是要在殖民地朝鮮設立韓國人的責任內閣與地方議會（殖民地議會）。

但十月二十六日，伊藤在哈爾濱遭到安重根狙擊身亡。結果，併韓時間提早到一九一〇年八月，在殖民地朝鮮則以山縣派軍人與官僚為中心，由新設置的總督府進行直接統治。

其間，伊藤爲了前往哈爾濱初次訪問滿州（中國東北地方）時，反省因日俄戰爭所造成的日俄兩國的犧牲，認爲有必要從現在列強間所進行的「武裝和平」蛻變出來，讓中國等國家也以「憲法政治」為目標，進行近代化，與日俄兩國共同構築真正的和平。這種思考甚至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和平思潮一脈相連。

再者，正如上述，伊藤推動政治改革，在熟悉國際規範後，讓修約得以成功，而其背景則有賴，從一八八一年到一八九六年持續約十五年，可稱之為伊藤體制的權力掌握。此外，伊藤甘冒自己在藩閥官僚中權力衰退的危險，容許政黨勢力抬頭，促成「憲法政治」的發達。

## 「剛凌強直」的生涯

本書推翻了般人所普遍認知的，為人圓滑、輕浮的伊藤博文形象，讓大家看到如同木戶孝允所形容的，爲人「剛凌強直」（剛強、嚴肅、誠實）的伊藤。

顯示伊藤性格剛強的例子不勝枚舉。例如，爲了讓長州藩放棄攘夷，從偷渡之地的倫敦與井上馨一起抱著必死之心回國；爲了打倒「俗論派」，最先響應高杉晉作的舉兵請求；抱著即便在長州藩內都會被嫌惡的覺悟，在明治元（一八六八）年比誰都先建議廢藩；明治四年強硬主張改革大藏省，甚至把大久保利通都變成了敵人；在征韓論政變過程中，爲了阻止派遣使節到朝鮮，甚至向以好強出名的岩倉具視大力呼籲，強行推翻原議，讓岩倉反而感謝他；木戶因爲出兵台灣事件辭去參議一職，伊藤並未跟著辭職；在一八八一年政府內外都要求應該立刻制憲的濃厚氣氛中，伊藤堅持自己的信念，認爲制憲並非那麼簡單的事等等。

像這樣剛毅的個性，應該是伊藤與生俱來的特質，然後看著因破產而嘗到跌進谷底的滋味但最後克服慘境的父親的身影，在少年時期培養而成的吧。加上，受到來原良藏嚴格的教育訓練，對於遭到幕府斬首的吉田松陰的慘狀感到憤慨，偷渡英國備嘗辛苦等等，歷經這些經驗而得到強化吧。另外與此同樣重要的是，伊藤由於出國或在日本國內與西歐人接觸，因而對於自己的理想或因應現實的構想有著自信吧。

再者，這也跟某種責任感有關，即對於在維新過程中犧牲的仁人志士，活下來的人所應該抱持著的一種責任感吧。正如本書所述，直到一八八九年制定憲法前後爲止的危機中，伊藤提到繼承維新成果一事，正是表達了這件事情。

## 伊藤博文與安重根

對於評價伊藤的著作，即便是詳細考證的作品，多數韓國人一般都會表現出警戒之心。被安重根暗殺的伊

藤，一直被批判是領頭推動併吞韓國的殖民主義者。因為若非如此，那作為韓國獨立運動的英雄、韓國民族主義基礎的安重根不就要遭到貶抑了嗎？

結果就是，韓國人以讚揚安重根、批判伊藤而滿足；而多數的日本人則因為伊藤與日本的近代受到韓國人批評而感到挫折。另一方面，韓國人對於日本人沒有充分承認安重根是提倡「東洋和平」，正義感強烈的知性青年而抱有挫折感。

但重要的是，即使安重根沒有充分理解伊藤的理想而暗殺了伊藤，也無損於安重根身為韓國獨立運動家的評價。一般而言，不同文化間的相互理解非常困難。一個獨立運動家，即使不理解統治國的最高權力者伊藤的想法或其為人，那也不是安重根的責任。

另一方面，關於安重根暗殺伊藤的動機則是，「為那些在祖國受壓迫、虐待的人復仇，他們因為統監府的命令而被處刑」等，報導相對客觀。但對於安重根本身則常用「兇漢」之類的標題做報導。<sup>1</sup>

伊藤死後已經過了一百年，首先，盡可能根據史料詳實地描寫包含殖民地統治在內的伊藤的一生；重要的是，也在明年（二〇二〇年）安重根死後一百週年時，對他進行同樣的工作。在這之後，日韓兩國國民會比以前更加理解伊藤與安重根，而我們也應該去思考，因為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地統治而身影交錯的，兩人的生意義，不是嗎？

較奇特的是，在寫伊藤傳記的過程中，隨著了解安重根的為人，漸漸明白，儘管立場不同，但在正義感或堅強意志等方面，安重根與伊藤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為如此，覺得暗殺伊藤的安重根是一位堅持信念而活的人，甚至感到一股與伊藤共通的親近感。

本書不僅只是為了解伊藤博文與日本的近代化，也希望能有助於日韓或東亞的相互理解與永遠的合作。

從開始關心伊藤博文到現在已經快二十年了。而其時間點則是在我研究新課題大約經過一、二年的時候；我當時的新課題為，初期議會到日俄戰爭間政黨的發展與議會政治的確立，以及與其有關的近代外交的展開。現有的研究對於那時期的伊藤並未提出一個明確的形象。我感到奇怪的是，儘管伊藤應該是主角，但卻被擺在配角的位置。此外，像伊藤這樣的知名政治人物卻沒有一本使用第一手史料所寫成的正式傳記，這也讓我覺得不可思議。

之後，一九九四年我由名古屋大學文學部（擔任日本近代史）轉任到京都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擔任日本政治外交史）。加強與研究憲法學等法學教授們的來往，對於大日本帝國憲法等更加深入學習，想撰寫伊藤的傳記等，也是應聘的原因之一。

在那之後，我在法學院的授課上，伊藤博文即作為重要主題之一，每年都要談到。此外，在研究所的討論課上，運用各種已出版的資料，就伊藤或以伊藤為中心所建構的明治國家的誕生到二戰戰敗為止，或有關改革之事，進行探討。此外，在與研究所學生一起研讀當時尚未出版的《山縣有朋關係文書》、以及目前也還沒出版的《桂太郎關係文書》、《寺內正毅關係文書》、《陸奧宗光關係文書》等的草體書信時，也會就伊藤與明治國家進行討論。瀧井一博（現為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就是最早上我這門課的學生之一，之後他便持續發表具時代意義的伊藤博文研究。

與此同時，我也到國立國會圖書館等地的文書館，收集伊藤相關的史料。幾年後，儘管對開頭所提到的新題目，出版了兩本專書，但一想到伊藤博文多采多姿的一生時，便難以下定決心撰寫伊藤的傳記。

那時，我的同事、憲法學教授大石眞以京都為據點，設立「憲法史研究會」，我也加入。在討論當中，對於伊藤的憲法制定，也有了自信，敢於討論。

此外，在同一時期，好友高橋秀直（當時爲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副教授）陸續發表了有關幕末、維新期的研究，透過與他的討論，覺得自己對於幕末、維新时期，也有了一定的認識。但非常遺憾的是，高橋生病，二〇〇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才五十一歲就與世長辭。

整理高橋遺著《幕末維新的政治與天皇》（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七年）時，正值大學的工作極爲忙碌的時期，加上爲了趕上一週年忌，也沒有太多的時間，是個幾乎達到身心極限的辛苦作業。但爲了編輯他的巨著，在閱讀相關文獻時，漸漸感到似乎已經形成自己的幕末、維新觀。

此外，在三十歲前後，針對明治前期的政治史，與坂野潤治老師（現爲東京大學名譽教授）、御厨貴（現爲東京大學尖端科學技術研究中心教授）、三谷博（現爲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等人的討論的感覺又回來了。

更幸運的是，獲得二〇〇六到二〇〇八年度的科研費，與李盛煥（韓國啓明大學校國際學部教授）合作，日韓共同研究，進行了爲期三年的「伊藤博文與韓國統治」研究會，而這也給了我撰寫這本傳記很大的勇氣（研究成果上，出版了伊藤之雄、李盛煥編著《伊藤博文與韓國統治》，ミネルヴァ書房，二〇〇九年）。研究會的成員、負責事務局的奈良岡聰智（現爲京都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副教授）廣泛收集了與伊藤博文相關的史料，他也將他個人收集到的史料提供了一部分給我。

其他像是，飯塚一幸（現爲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副教授）轉任到大阪大學，又再次來參加「吉田清成關係文書研究會」，也對本書有所貢獻。藉著與他對於明治前期政治史的討論，對自己的伊藤博文觀更加有了信心。

正如上述，在撰寫本書時，準備期相當長。但一旦動起筆來，卻碰上許多與寫作無關的種種不盡情理的事情。那個時候，最能激勵我的人就是在研讀史料當中逐漸成形的伊藤博文本人。

連曾經被木戶孝允形容爲「剛凌強直」的伊藤博文，因爲明治十四年政變而不得不答應國民要制定憲法，以及在一八九〇年前開設國會後，在要去歐洲考察憲法前，都變得精神不安定。

其原因在於，日本的歷史文化發展與西歐完全不同，要讓西歐式憲法在日本生根茁壯是多麼艱困的事，能了解這點的只有伊藤一人。以英式憲法爲理想的大隈重信、福澤諭吉等人，以及以德式憲法爲理想的岩倉具視、盟友井上馨、井上毅等人都認爲，只要制定憲法，根據憲法的政治很簡單就可以確立。就算是伊藤，也差點被孤獨與責任感所壓垮。當發覺到這點時，便決定要毅然決然打開自己的處境。

伊藤作爲一個領導人的資質，可以說就在於：(1)以扎實的學識爲基礎，具有長期的願景；(2)非常了解日本當時所處現實環境的嚴峻程度；(3)即便如此，還是有著不因現狀嚴峻而絕望的樂天性格，以堅強的決心，並且現實的手段逐步解決問題。

當我們要改革情況嚴峻的現代日本時，與伊藤博文一起走過日本近代，我非常認爲可以從中找到一些啓示，即政治人物等領導人或我們的生命應該如何。

最後，我要謝謝講談社，允許讓我自由撰寫這本書，因爲以最近出版的傳記而言，此書可謂巨著，以及全身投入、負責編輯的阿佐信一先生。此外，我也要感謝我的妻子，經常是筆者手寫原稿的解讀者，在完成本書之前，二十四小時待命協助。

二〇〇九年九月

處於荻市舉行的「伊藤博文公故後一百年紀念研討會」的餘韻中



## 學術文庫版後記

首先就本書《伊藤博文——創建近代日本的男人》於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出版後，日韓兩國對於伊藤博文的評價及伊藤博文形象的變化等，在與拙著相關的範圍內，做一回顧。

二〇一四年四月，瀧井一博出版了《伊藤博文——知性政治家》（中公新書）。相較於拙著乃是包含憲法制定在內，有關伊藤的外交、內政構想、政治活動，甚至連私生活都包含其中的伊藤一生的傳記，瀧井則是以憲法及公式令等的制定等為中心，探討創建日本近代架構的伊藤。此外，對於伊藤，雖然我是以知性為前提，但重視其具有的「剛凌強直」性格；相形之下，瀧井則是強調伊藤做為「知性政治家」的一面。

瀧井一博是我在京都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的最早的聽講生之一，在出版《伊藤博文》一書後，已經升等為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從瀧井一博的研究生時代我便與他共同深入探討伊藤博文，兩人對於伊藤的大致評價並無不同。請一定要一併閱讀瀧井此書。

有關伊藤方面，二〇一〇年時還有件令人高興的事，那就是我與李盛煥編著的《伊藤博文與韓國統治》（ミネルヴァ書房，二〇〇九年）韓文版，獲得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相當於日本的文部科學省）選定為優秀學術圖書。這本書是包含瀧井一博在內的十位日本學者與五位韓國學者所組成的研究會的成果。

也因爲這一緣分，爲了向韓國人介紹伊藤博文的理想與一生，我又寫了一本新的伊藤博文傳記。此書承蒙先前研究會的主要成員李盛煥教授（韓國啓明大學國際學部教授）譯為韓文。這本《伊藤博文》也於二〇一四年十二月由韓國的先仁出版社出版。

此外，有關我或瀧井一博所提出的新的伊藤博文形象，與部分以研究韓國統治期為中心的日本殖民地史學者間，發生一些爭論。關於我這部分的見解，請參照我所寫的《圍繞伊藤博文的日韓關係——韓國統治的夢想與挫折一九〇五——一九二二》（ミネルヴァ書房，二〇一一年）及《伊藤博文的「筆記」是親筆「筆記」的翻刻——對於水野直樹說法的反駁》（《日本史研究》，六一一號，二〇一三年七月）。

其間，司馬遼太郎原著的《坂上之雲》由NHK改編成連續劇時，出現了加藤剛所扮演的伊藤博文為了避免日俄發生戰爭，拼命與俄國交涉的場景。連續劇中常常被演成輕佻膚淺的伊藤博文，在NHK傾全力製作的大型連續劇中，我覺得我們所提出的伊藤形象似乎被間接採用了，這令人感到高興。

最後想談談伊藤所懷抱的「憲法政治」的理想，後來的情形。一九〇九年伊藤被暗殺，其內政、外交的理想實現，也就中途嘎然而止。但其遺志卻由原敬所繼承，藉由一九一八年真正的政黨內閣的成立，相當程度實現了這一理想。鑑於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分界點，美國成為世界領袖，原敬將基於國際法與國際規範的國際協調外交轉換為以美國為中心的新模式。此外，原敬所率領的內閣，實現了主導政治及行政的英國式的立憲政治，其中甚至包含陸軍、宮中及宮內省在內，並且因應國際環境的變化，進行內政改革。我在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出版了描寫原敬生涯的傳記，書中也特別注意到他與伊藤間的關係（《原敬——外交與政治的理想》上下卷，講談社選書メチエ）。

此次，在結束文庫版出版的若干修改工作，回想起《伊藤博文》出版後所發生的種種事情時，終於有種伊藤博文傳記寫作，真正結束了的感覺。

二〇一五年正月

伊藤之雄

## 註釋：

### 前言

1. 錄於《近代日本の政治家》舊版、文藝春秋新社、一九六〇年。

2. 一五卷一五號、一九〇九年二月一〇日新版、若被書店一九七九年所收

3. 良岡聡智「イギリスから見た伊藤博文統監と韓国統治」

4. 藤之雄「昭和天皇と立憲君主制の崩壊」第Ⅱ部第二章

1・4節。水野直樹「植民地期朝鮮における伊藤博文の記憶」

### 第一章

1. 『伊藤博文伝』上卷、五頁。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復刻版、二二一―二三頁。

2. 『伊藤博文伝』上卷、四―一五頁。古谷久綱『藤公余影』二〇―三二頁。末松謙澄『孝子伊藤』二二―一八頁。

3. 『藤公余影』二六―三二頁、五二―五四頁。

4. 『藤公余影』五四―五六頁。『孝子伊藤公』三〇―三五

頁。

5. 『伊藤博文伝』上卷、一三三頁。

6. 『吉田松陰全集』五卷、一八一頁。

7. 同前、八卷、六四―六五頁。

8. 「轟木武兵衛」同前、四卷、四二七―四二八頁。

9. 馬場恒吾『伊藤博文』一一頁。

10. 「木戸孝允」〔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三〇頁。

11. 『伊藤公直話』、二八四頁。

12.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五七―五八頁・『伊藤博文伝』上卷、三一―三二頁。

13. 桐原健真「吉田松陰における『忠誠』の転回」。

14. 井上勝生『幕末維新政治史の研究』、一八一頁。

15. 川口雅昭、〈吉田松陰の天皇観〉。

16. 「木戸孝允」〔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一四頁。

17. 『伊藤博文伝』上卷、八四―八六頁。

18. 佐々木克『幕末政治と薩摩藩』第二章：高橋秀直、『幕末維新の政治と天皇』、第一・三章。

19. 「恩師来原良藏」〔逸話〕、『伊藤公全集』三卷、八―一頁。

20. 木戸宛伊藤書状、文久二年閏八月二日、『木戸孝允閔係文書』〈東〉一卷。

21. 「吉田松陰・長井雅楽」〔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

四三頁。

22. 小松緑宛田中光頭書狀、一九三三年一月三二日、『伊藤博文伝』上卷、九七七〜九七八頁。
23. 『山縣有朋関係文書』一卷、九〇〜九三頁。
24. 『世外井上公伝』一卷、四二〜八六頁。
25. 『伊藤博文伝』上卷、八六頁。『伊藤公直話』一二二〜一二四頁。
26. 木戸宛伊藤書狀、文久三年五月二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卷。
27. 『伊藤博文伝』上卷、九四〜一〇四頁。『世外井上公伝』一卷、八六〜九〇頁。『伊藤公直話』一二二〜一二八頁。
28. 『伊藤博文伝』上卷、一〇五〜一四四頁。『世外井上公伝』一卷、九〇〜九九頁。
29. 宮地ゆう『密航留学生「長州ファイブ」を追つて』一七頁。
30. 『伊藤博文伝』上卷、一一五〜一二〇頁。『世外井上公伝』一卷、九九〜一〇二頁。『伊藤公直話』一三〇〜一三二頁。

## 第二章

1. 萩原延壽『遠い崖』一卷、九〇〜一四七頁、二卷、一一八〜一三六頁。『伊藤公直話』、一三二〜一三六、一五九頁。『伊藤博文伝』上卷、一二〇〜一二五頁。
2. 萩原延壽『遠い崖』二卷、一三八〜一四二頁。『伊藤公直話』、一二六〜一四一頁。
3. 「伊藤博文履歴」、『伊藤博文伝』下卷、一頁、同上卷、一三〇〜一三二頁。
4. 木戸宛伊藤書狀、元治元年七月一〇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卷。
5. 萩原延壽『遠い崖』二卷、一四三〜一七五頁。『伊藤公直話』一五九〜一六一頁。『伊藤博文伝』上卷、一五三〜一六〇頁。
6. 萩原延壽『遠い崖』二卷、一八三〜一九二頁。『伊藤博文伝』上卷、一六五〜一七一頁。
7. 萩原延壽『遠い崖』二卷、二〇六〜二〇九頁。
8. 梅子宛伊藤書狀、年月未詳、二日、伊藤公資料館所蔵。
9. 『伊藤公直話』一六五〜一六六頁。
10. 伊藤之雄『山縣有朋』二八〜四二頁。
11. 『伊藤博文伝』上卷、一九四〜二〇〇頁。『伊藤公直話』一九四頁。萩原延壽『遠い崖』二卷、二三二〜二三三

七頁。

12. 『伊藤公直話』一九四頁。
13. 『松菊木戸公伝』上卷、「木戸孝允年譜」〔其二〕、四六五～四七四頁。『伊藤公直話』一八二頁。
14. 『伊藤公直話』一八二～一八三頁。
15. 保谷徹『戊辰戦争』四〇～四三頁。
16. 『伊藤博文伝』上卷、二〇八～二一九頁。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元年六月二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卷。
17. 木戸ら宛井上馨・伊藤書状、慶応元年七月一九日、二六日、二七日〔二通〕、『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卷。『伊藤博文伝』上卷、二二〇～二二九頁。
18. 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元年八月九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卷。
19. 高橋秀直『幕末維新の政治と天皇』一部五章。
20. 『伊藤博文伝』上卷、二四九～二六〇頁；伊藤宛木戸書状、慶応二年三月一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卷。
21. 木戸・井上馨宛伊藤書状、慶応二年四月一八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卷。
22. 荻原延壽『遠い崖』三卷、三〇〇～三〇四頁。
23. 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二年六月一八日、『木戸孝允関係

文書』〈東〉一卷。

24. 『伊藤博文伝』上卷、七四～一八九頁。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八九～一三六頁。
25. 中尾定市『伊藤博文公と梅子夫人』三～六、一〇～一一頁。
26. 『孝子伊藤公』一五六～一六二頁。
27. 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二年三月一四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卷。
28. 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二年四月二八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卷。
29. 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二年六月一八日、同前、一卷。
30. 『孝子伊藤公』九〇頁。

### 第三章

1. 「年度別書翰集」山口県文書館所蔵。
2.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一六八～一七五頁。
3. 木戸宛伊藤書状、慶応三年二六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卷。
4. 『伊藤博文伝』上卷、二九四～二九五頁。
5. 『伊藤・井上二元老直話 維新風雲録』、一一二頁。
6. 高橋秀直『幕末維新の政治と天皇』、第七・八章。

7. 萩原延壽『遠い崖』第五卷、二九四～二九七頁。
8. 佐々木克『幕末政治と薩摩藩』第六章三。
9. 木戸宛伊藤書狀、慶応三年九月二二、二二日、『木戸孝允關係文書』〈東〉一卷。
10. 『伊藤博文伝』上卷、三〇七～三二五頁。
11. 梅宛伊藤書狀、「伊藤博文書狀」、慶応三年一〇月六日、伊藤公資料館所蔵。
12. 『伊藤博文伝』上卷、三二五～三三三頁。
13. 『伊藤・井上二元老直話 維新風雲録』一一四頁。
14. 『伊藤博文伝』上卷、三二三～三三五頁。
15. 鈴木由子「慶応四年神戸事件の意味」。
16. 『伊藤公直話』二〇〇～二〇二頁、『伊藤博文伝』上卷、三三五～三三七頁。
17. 鈴木由子「慶応四年神戸事件の意味」。
18. 伊藤宛木戸書狀、慶応四年一月一九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四卷。
19. 伊藤宛木戸書狀、慶応四年二月二〇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四卷。
20. 伊藤宛木戸書狀、慶応四年二月二〇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四卷。
21. 『伊藤博文伝』上卷、三六三～三六八頁。『伊藤公直話』、二〇四～二〇六頁。

#### 第四章

1. 『伊藤博文伝』上卷、三八〇～三九五頁。
2. 伊藤宛井上馨書狀、慶応四年七月二〇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一卷。
3.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一七三、二〇一頁。
4. 『伊藤博文伝』上卷、三九六～四〇八頁。
5. 伊藤宛井上馨書狀、慶応四年三月二八日、宛先不明、同年月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一卷。
6. 「岩倉具視」〔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六～七頁。
7. 『伊藤博文伝』上卷、四一五～四一九頁。
8. 木戸宛伊藤書狀、明治元年一〇月二二日、『木戸孝允關係文書』〈東〉一卷。
9. 伊藤宛井上馨書狀、明治二年二月二二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一卷。
10. 『伊藤博文伝』上卷、四五一頁、下卷「伊藤博文履歷」三～四頁。
11. 伊藤宛木戸書狀、明治二年六月一三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四卷。
12. 伊藤宛木戸書狀、明治二年七月七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四卷。

13. 伊藤宛木戸書状、明治二年七月七日、八月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卷。
14. 『木戸孝允日記』明治元年九月二三日。
15. 『木戸孝允日記』明治二年七月一月。
16. 伊藤宛木戸書状、明治二年八月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卷。
17. 『伊藤博文伝』上卷、四八二〜五一二頁。
18. 伊藤之雄『山縣有朋』七八〜八〇頁。
19. 伊藤宛木戸書状、明治二年八月五日、明治三年二月五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卷。
20. 木戸宛伊藤書状、明治三年一〇月九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卷。
21. 木戸宛伊藤書状、明治三年一〇月九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卷。
22. 「改名の事情」〔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一六七〜一六八頁。
23. 『伊藤博文伝』上卷、五一六〜五一九頁。
24. 「憲法立案の経過と其の理論との概説」〔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一八一〜一八二頁。
25. 『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卷。
26.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一九九〜二〇二頁、『伊藤博文伝』上卷、四七五〜四七七、四九一〜四九二頁。

27.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二〇三〜二〇四頁。
28. 伊藤宛井上馨書状、明治六年一月二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29.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二一一〜二一五頁。
30. 梅子夫人宛伊藤書状、一八七三年一月二九日、同前、二二三〜二二四頁。
31. 同前、一七四〜二七二頁。
32. 伊藤宛井上馨書状、一八七三年一月二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33. 伊藤宛井上馨書状、一八七四年七月八日、伊藤宛木戸書状、明治七年七月一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四卷。

## 第五章

1. 伊藤之雄『山縣有朋』八〇〜八九頁。
2.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明治四年七月一四日、「井上馨文書」。
3. 大隈・井上馨・渋沢栄一宛伊藤書状、明治四年八月二日、「井上馨文書」。
4. 伊藤宛木戸書状、明治四年八月一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卷。

5. 井上馨宛木戸書狀、明治四年九月一七日、『木戸孝允文書』四卷。
6. 笠原英彦『明治国家と官僚制』九六頁。
7. 大橋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一六八頁。
8. 中西洋『日本近代化の基礎過程』中卷。
9. 柏原宏紀『工部省の研究』九二〜九六頁。
10. 高橋秀直『廢藩政府論』。瀧井一博『文明史のなかの明治憲法』二〇〜二五頁。
11. 「岩倉具視」〔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八〜九頁。
12. 岩倉宛大久保書狀、明治四年九月一七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13. 伊藤宛木戸書狀、明治四年九月一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卷。
14. 伊藤之雄『山縣有朋』九五頁。
15. 田中彰『岩倉使節団の歴史的研究』四三頁。
16. 瀧井一博『文明史のなかの明治憲法』二七〜四六頁。
17. 石井孝『明治初期の国際関係』三八、五〇頁。
18. 『木戸孝允日記』明治五年六月一七日。
19. 『木戸孝允日記』明治五年二月一八日、三月八日。
20. 『木戸孝允文書』四卷。
21. 杉山孝敏宛木戸書狀、明治五年二月一日、『木戸孝允文書』四卷。
22. 「木戸孝允」〔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一五〜一七頁。
23. 西宛大久保書狀、一八七三年一月二七日、『大久保利通文書』四卷。
24. 「大久保利通」〔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三一〜四〇頁。
25. 「岩倉具視」〔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八〜九頁。
26. 芳川頭正宛伊藤書狀、年月日未詳、「芳川頭正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27. 寺島宛伊藤書狀、年未詳、七月八日、「伊藤博文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28. 高橋秀直「征韓論政変の政治過程」。
29. 岩倉宛伊藤書狀、一八七三年九月二三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30. 木戸宛伊藤書狀、一八七三年九月二五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卷。
31. 伊藤宛岩倉書狀、一八七三年九月二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卷。
32. 『大久保利通文書』五卷、五〜三五頁。
33. 外史宛大久保書狀、一八七三年一〇月一七日、「岩倉具



視文書」〈対岳〉。

34. 伊藤宛岩倉書狀、一八七三年一〇月一八日、『伊藤博文

関係文書』三卷。

35. 木戸宛伊藤書狀、一八七三年一〇月一九日、『木戸孝允

関係文書』〈東〉一卷。

36.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一四八〜一四九頁。「敕語」

〔写〕一八七三年一〇月二〇日、「岩倉具視文書」〈対

岳〉。

37. 『大久保利通文書』五卷、八二頁。

38. 伊藤宛岩倉書狀、一八七三年一〇月二二日二通、『伊藤

博文関係文書』三卷。

39. 『明治天皇紀』三卷、一五〇頁。「宸翰」〔写〕一八七

三年一〇月二四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40. 大久保宛伊藤書狀、一八七三年一月二日、『大久保

利通関係文書』〈立〉一卷。

41. 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の研究』、同『明治六年政

変』。

## 第六章

1.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一一〇〜一二六頁。

2. 木戸宛伊藤書狀、一八七四年一月七日、伊藤宛木戸書

狀、一八七四年一月一九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

〈東〉一卷、『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四卷。

3. 大久保宛伊藤書狀、一八七四年二月一〇日、『大久保利

通関係文書』〈立〉一卷。

4. 柏原宏紀『工部省の研究』一九八〜二二二頁。

5. 伊藤宛井上馨書狀、一八七四年五月一八日、『伊藤博文

関係文書』一卷。

6.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一一九〜一二二頁。

7. 木戸宛伊藤書狀、一八七四年四月二二日(二通)二二

日、五月一四、二四日、『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一

卷。

8.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一二二〜一二三頁。

9. 大久保宛伊藤書狀、一八七四年六月二二日、二九日、

『大久保利通関係文書』〈立〉一卷。

10. 木戸孝允宛伊藤書狀、一八七四年八月一三日、『木戸孝

允関係文書』〈東〉一卷。

11. 伊藤宛大久保書狀、一八七四年七月三〇日、『伊藤博文

関係文書』三卷。

12.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一二五〜一二六頁。

13. 大久保宛伊藤書狀、一八七五年一月二七日、『大久保利

通関係文書』〈立〉一卷。

14. 木戸宛伊藤書狀、一八七四年二月一日、『木戸孝允  
關係文書』〈東〉一卷。
15. 松尾正人『木戸孝允』一七五〜一八〇頁。
16. 木戸宛伊藤書狀、一八七四年二月一日、『木戸孝允  
關係文書』〈東〉一卷。
17. 木戸宛井上馨書狀、一八七四年二月一日、五日、一八  
日、同前、一卷。
18. 松尾正人『木戸孝允』一七九〜一八五頁。
19. 松尾正人『木戸孝允』一八五〜一九六頁。
20. 伊藤宛木戸書狀、一八七五年七月二日、八月一日、  
『伊藤博文關係文書』四卷。
21. 榎村正直宛木戸書狀、一八七五年九月二日、伊藤宛木  
戸書狀、一八七五年九月二日、九月二日、『木戸孝  
允文書』六卷。
22.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一六八〜一七七頁。
23.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一二九頁。
24. 井上馨宛木戸書狀、一八七五年二月三〇日、『伊藤博  
文關係文書』一卷、一四二〜一四三頁。
25.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一三〇頁。
26. 伊藤宛井上馨書狀、一八七六年一月二六日、『伊藤博文  
關係文書』一卷。
27. 伊藤宛井上馨書狀、一八七六年三月一日、『伊藤博文  
關係文書』一卷。
28. 伊藤宛井上馨書狀、一八七六年七月一日、『伊藤博文  
關係文書』一卷。
29. 岩倉宛木戸書狀、一八七六年七月二日、『岩倉具視文  
書』〈对岳〉。
30. 伊藤宛井上馨書狀、一八七六年七月一日、八月二八  
日、九月二〇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一卷。木戸宛伊  
藤書狀、一八七六年七月二日、『木戸孝允關係文書』  
〈東〉一卷。伊藤宛木戸書狀、一八七六年七月二日。  
井上馨宛木戸書狀、一八七六年九月三日、『木戸孝允文  
書』七卷。
31.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一三二〜一三三頁。
32.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五章。小川原正道、『西南戰  
争』。
33. 山県宛伊藤書狀、一八七七年六月五日、『山県有朋關係  
文書』一卷。
34. 井上馨宛伊藤書狀、一八七七年一〇月六日、『井上馨文  
書』。
35. 「岩倉具視文書」〈对岳〉。

## 第七章

1. 伊藤宛岩倉書狀、一八七八年五月一六日、三条実美宛岩倉書狀、一八七八年五月二〇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卷。岩倉宛伊藤書狀、一八七八年五月一六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2. 伊藤之雄『山泉有朋』一三〇〜一三一頁。
3.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二二一〜二二六頁。
4. 山泉宛伊藤書狀、一八七八年七月一九日、『山泉有朋関係文書』一卷。
5. 『保古飛呂比』一〇卷、一八八一年一〇月二〇日。
6. 大木宛伊藤書狀、年月未詳、三〇日、「大木喬任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7. 伊藤宛岩倉書狀、一八七九年六月、「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8. 伊藤之雄『山泉有朋』一七〇〜一八三頁。
9. 藤田嗣雄『明治軍制』(一)、『一四四〜一六〇頁。梅溪昇』増補版明治前期政治史の研究』補論(二)。
10. 「琉球島見込案」『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11. 伊藤宛松田道之書狀、一八七九年一月三日、一月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七卷。
12. 山泉宛伊藤書狀、一八七九年四月一七日、『山泉有朋関係文書』一卷。
13.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一六〇〜一七七頁。
14. 伊藤・井上馨宛岩倉書狀、一八八〇年二月一〇日、伊藤宛岩倉書狀、一八八〇年二月一八日、二〇日、二六日、二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卷。『明治天皇紀』五卷、二五〜二八頁。
15. 三条宛伊藤書狀、一八八〇年五月二一日、「三条家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16. 『明治天皇紀』五卷、七〇〜七五頁。
17. 伊藤宛岩倉書狀、一八八〇年六月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卷。
18. 山泉宛伊藤書狀、一八八〇年六月一〇日、『山泉有朋関係文書』一卷。
19. 伊藤宛岩倉書狀、一八八〇年六月九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卷。
20. 伊藤宛岩倉書狀、一八八〇年六月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三卷。
21. 岩倉宛伊藤書狀、一八八〇年八月二九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22. 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上卷、四二七頁。

23. 伊藤宛井上毅書狀、一八八〇年一月一九日、二九日、井上毅宛伊藤書狀、一八八〇年一月二二日、『井上毅伝史料篇』四卷、五卷。
24. 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上卷、四三〇～四三二頁。
25. 伊藤宛井上毅書狀、一八八〇年一月一九日、『井上毅伝史料篇』四卷。
26. 伊藤宛井上毅書狀、一八八〇年一月二二日、同前、五卷。
27. 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上卷、三三二頁。
28. 「憲法立案の経過と其の理論との概説」〔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一八一～一八八頁。
29. 「憲法立案の経過と其の理論との概説」〔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一九四頁。
30. 同前、一九二～一九三頁。
31. 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上卷、三三三～三三七頁。
32.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二四八～二五一、四一五～四一六頁。
33. 大庭みな子『津田梅子』一三九～一四七頁。
34.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三一九頁。

## 第八章

1. 大隈・井上宛伊藤書狀、一八八一年一月五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早〉一卷、『伊藤博文伝』中卷、二〇二頁。
2. 慶應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五卷、六四五～六四八頁。
3. 井上馨・伊藤博文宛福沢書狀、一八八一年一月四日、同前、一七卷。
4. 伊藤宛井上馨書狀、一八八一年一月六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5. 福沢宛井上馨書狀、一八八一年一月六日、『福沢諭吉全集』一七卷。
6.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三八～四七頁。
7. 大隈宛福沢書狀、一八八一年三月一〇日、『福沢諭吉全集』一七卷。
8. 『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卷、二三〇～二四六頁。
9. 大隈宛岩倉書狀、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三二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卷。
10. 「岩倉具視日記」、一八八一年七月一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卷。
11. 三条宛伊藤書狀、一八八一年七月一日、『三条家文書』。

12. 「岩倉具視日記」、一八八一年七月二五日、『大隈重信  
関係文書』四卷。
13. 『保古飛呂比』一〇卷、一八八一年一〇月四日。
14. 『保古飛呂比』一〇卷、一八八一年一〇月四日。
15. 岩倉宛井上毅書状、一八八一年七月五日、『井上毅伝史  
料篇』四卷。
16.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四一〜五七頁。
17. 笠原英彦『天皇親政』。
18.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二二一〜四三〇頁。
19. 井上毅宛岩倉書状、一八八一年六月二九日、二八日、岩  
倉宛井上毅書状、一八八一年六月二四日、一六日、二二  
日、『井上毅伝史料篇』四卷、五卷。
20. 井上毅宛伊藤書状、一八八一年六月二九日、井上毅「憲  
法制定意見」一八八一年六月、『井上毅伝史料篇』五  
卷、一卷。
21. 岩倉宛井上毅書状、一八八一年七月五日、『井上毅伝史  
料篇』四卷。
22. 伊藤博文「民権を以て皇室の尊厳を傷けざるべき意見  
書」、『伊藤博文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23. 『井上毅伝史料篇』四卷。
24. 『井上毅伝史料篇』一卷。
25. 清水伸『明治憲法制定史』上卷、二五四等頁。
26. 伊藤宛井上馨書状、一八八一年七月二七日、『伊藤博文  
関係文書』一卷。
27.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一八八一年八月六日、「井上馨文  
書」。
28.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五七〜五九頁。
29. 『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卷、四七五〜四八二頁。
30. 井上毅宛松方書状、一八八一年八月二日、『井上毅伝史  
料篇』五卷。
31. 「岩倉具視日記」、一八八一年九月一八日、『大隈重信  
関係文書』四卷。三条宛岩倉書状、一八八一年九月二七  
日、『岩倉具視関係文書』七卷。
32. 「岩倉具視日記」、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四日、『大隈重信  
関係文書』四卷。前掲、三条宛岩倉書状、一八八一年九  
月二七日。
33. 伊藤宛松方書状、一八八一年一〇月三日、五日、七日、伊  
藤宛井上馨書状、一八八一年一〇月五日、伊藤宛山県有  
朋書状、一八八一年一〇月六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  
七卷、一卷、八卷。三条宛伊藤書状、一八八一年一〇月五  
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卷。
34. 「岩倉具視日記」一八八一年一〇月六日〜七日、同前、  
四卷。
35. 岩倉宛伊藤書状、一八八一年一〇月八日、「岩倉具視文

書」〈対岳〉。

36. 「小野梓意見書」一八八一年九月二九日、大隈宛北畠治房書状、一八八一年一〇月三日、『大隈重信関係文書』

四卷。

37. 『保古飛呂比』一〇卷、一八八二年一〇月一三日。

38. 岩倉具視宛伊藤書状、一八八二年一二月一四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39. 岩倉宛伊藤書状、一八七八年一月一五日〈二通〉、一月二四日、五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 第九章

1. 「憲法立案の経過と其の理論との概説」〔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一七九〜一八〇頁。

2. 伊藤博文、国会及憲法に対する意見手簡案〕、『伊藤博文書』一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3. 『伊藤博文伝』中卷、三三三頁。

4. 「井上馨文書」。

5. 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上卷、五六五〜五六六頁。

6. 瀧井一博『ドイツ国家学と明治国制』一七一〜一七三頁。

7. 伊藤之雄『元老西園寺公望』第二・三章。岩倉宛三条書

状、一八八二年一月二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8. 「岩倉具視」〔直話〕、『伊藤公全集』三卷、九頁。

9.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一八八二年七月五日、『井上馨文書』。

10. 同前。

11. 瀧井一博『ドイツ国家学と明治国制』一七七〜一七九頁。

12. 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上卷、五八三〜五八四頁。

13. 『日本歴史大系』四卷、六一二〜六一三頁。

14. 大石真「井上の憲法私案について」。家永三郎・松永昌三・江村栄一編『新編明治前期の憲法構想』、四六一〜四六七頁。

15. 『伊藤博文伝』中卷、二九四〜二九九頁。

16. 山県有朋宛伊藤書状、一八八二年九月三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卷。

17. 瀧井一博『ドイツ国家学と明治国制』一七五〜一八二頁。

18. 瀧井一博『ドイツ国家学と明治国制』第五章、補論。同『文明史のなかの明治憲法』第二章。

19. 『伊藤博文伝』中卷、三三二〜三三五頁。

20.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一八八三年四月二七日、『井上馨文

書」。

21. 松方正義宛伊藤書狀、一八八三年一月八日、『伊藤博文傳』中卷、二三四～三三九頁。
22. 井上馨宛伊藤電報、一八八三年一月三〇日、『伊藤博文傳』中卷、二四八～三四九頁。
23. 井上馨宛伊藤書狀、一八八三年一月八日、四月二七日、「井上馨文書」。
24. 『東京日日新聞』一八八三年八月六日。
25. 『明治天皇紀』六卷、頁九四。
26. 『東京日日新聞』一八八三年八月六日。
27. 『東京日日新聞』、一八八三年八月三日、二四日。

## 第十章

1. 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二九～七四頁。
2. 同前、一四二～一六二頁。
3. 黒田宛伊藤書狀、一八八五年一月二九日、「黒田清隆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4. 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一六三～一七二頁。
5. 『明治天皇紀』六卷、三六六～三六九頁。
6. 伊藤宛井上馨書狀、一八八五年二月一五日、一六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7. 内閣諸公宛伊藤書狀、一八八五年三月六日、「三条家文書」。

8. 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一七六頁。
9. 同前、一六七～一七七頁。
10. 『原敬日記』一八八五年三月一七日～四月一九日。
11. 山本四郎『評伝原敬』上卷、一六〇～一六五頁。
12. 『原敬日記』一八八五年八月一〇日、一一日。
13. 『原敬日記』一八九〇年一月一三日。
14. 岩倉・井上馨・徳大寺実則宛伊藤書狀、一八八三年一月二八日、「三条家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15. 井上馨宛伊藤書狀、一八八四年三月一九日、「井上馨文書」。伊藤宛井上馨書狀、一八八四年三月一九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明治天皇紀』六卷、一八四頁。
16. 三条宛伊藤書狀、一八八四年七月七日、一四日、「三条家文書」。
17. 伊藤宛井上馨書狀、一八八五年二月二日、伊藤宛山県書狀、一八八五年二月八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八卷。
18.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一二二～一三二、二〇〇頁。

19. 瀧井一博、『ドイツ国家学と明治国制』二五二～二五四頁。清水唯一朗、『政党と官僚の近代』二四～二九頁。
20. 『明治天皇紀』六卷、四三六～八二七頁。
21. 同前、六卷、四三七頁。
22. 三条実美宛伊藤書状、一八八三年一月二九日、一月四日、「三条家文書」。
23.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七章。
24. 寺島宛伊藤書状、一八七七年二月二八日、「寺島宗則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25. 藤原明久『日本条約改正史の研究』四七頁。
26. 『明治天皇紀』五卷、六五六～六五八頁。
27. 寺島宛岩倉書状、一八八二年三月一〇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28. 伊藤宛岩倉書状、一八八二年六月二二日、「岩倉具視文書」〈対岳〉。
29. 藤原明久『日本条約改正史の研究』一二二～三五五頁。
30.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一八八七年七月二三日、「井上馨文書」。
31. 末松謙澄宛伊藤書状、一八八九年二月七日、「伊藤博文書状」萩博物館藏。
32. 三条宛伊藤書状、一八八七年六月一日、「三条家文書」。

33. 黒田宛伊藤書状、一八八七年七月五日、「伊藤博文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34.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二〇八～二一八頁。
  35.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二二三～二二六頁。
  36. 五百旗頭薫『大隈重信と政党政治』七四～九五頁。
- ### 第十一章
1. 大石真『日本憲法史』第二版、一一七～一一七頁。
  2. 『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3. 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下卷、六五～二二三頁。
  4. 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下卷、一三二頁。
  5. 同前、下卷、四四五～四五六頁。
  6.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二二二～二五五頁。
  7. 堀口修「侍従藤波言忠とシユタイン講義」。『明治天皇紀』談話記録集成』一卷、四七八～四八〇頁。
  8. 堀口修編著「侍従藤波言忠とシユタイン講義」一二九～三五九頁。
  9.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二六一～二六四頁。
  10. 『明治天皇紀』七卷、六一～六二頁。
  11. 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下卷、五六七～五六八頁。



12. 稻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下卷、五八八〜六二三頁。
13. 稻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下卷、七九八〜八四九頁。
14.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二七〇〜二七二頁。
15. 大庭みな子『津田梅子』一二三〜一五一頁。
16. 大庭みな子『津田梅子』一五二〜一五三頁。
17. 山口玲子『女優貞奴』一七〜一八、二五〜二六頁。レズリ・ダウナー『マダム貞奴』四一〜四二頁・藤井宗哲編、『自伝音二郎・貞奴』一一、一二二頁。
18. 藤井宗哲編『自伝音二郎・貞奴』一二〜一六頁。
19. 山口玲子『女優貞奴』二九〜三二頁。
20. レズリ・ダウナー『マダム貞奴』六〇〜二九二頁。
21. 梅子宛伊藤書狀、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二五七〜二五八頁。
22. 同前、二五八〜二七〇頁。
23. 大庭みな子『津田梅子』一三六〜一三七、一四六〜一四七頁。

## 第十二章

1. 伊藤之雄『山県友朋』第八章。
2. 大石一男『條約修正交渉史』三五〜四〇頁。
3. 同前、四〇〜四二頁。

4. 大石一男『條約修正案交渉史』八一〜八二、一二三〜一二六頁。『明治天皇紀』七卷、三三二〜三三三頁。
5. 伊藤博文宛井上馨書狀、一八八九年八月三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一卷。
6. 井上毅宛元田永孚書狀、一八八九年七月二四日、『井上毅伝史料篇』五卷。
7. 井上馨宛伊藤書狀、一八八九年八月一日、『井上馨文書』。
8. 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狀、一八八九年九月六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二卷。
9. 松方正義宛黒田清隆書狀、一八八九年九月一日（元田永孚宛伊藤博文書狀、一八八九年九月二三日同封）、『元田永孚關係文書』。
10. 『明治天皇紀』七卷、三五一〜三五四頁。
11. 元田永孚宛伊藤書狀、一八八九年九月二三日、二四日、『元田永孚關係文書』。
12. 井上毅宛元田永孚書狀、一八八九年九月二二日、『井上毅伝史料篇』五卷。
13. 元田永孚宛伊藤書狀、一八八九年九月二四日、『元田永孚關係文書』。
14. 伊藤宛元田書狀、一八八九年九月二五日、『元田永孚關係文書』。

15.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八章。
16. 井上毅宛元田永孚書狀、一八八九年一〇月四日、『井上毅伝 史料篇』五卷、『明治天皇紀』七卷、三七二頁。
17.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八章。
18. 井上毅宛元田永孚書狀、一八八九年一〇月一〇日、『井上毅伝 史料篇』五卷。
19.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的確立與伊藤博文』一六〇一七頁。
20. 『明治天皇紀』七卷、三七八〇頁。
21. 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狀、一八八九年一〇月一六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二卷。
22. 井上毅宛元田永孚書狀、一八八九年一〇月一七日、『元田永孚關係文書』。
23.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八章。
24. 『官報』號外、一八八九年十一月一日。
25. 伊藤之雄「元老の形成と変遷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
26. 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狀、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一七日、伊藤博文宛末松謙澄書狀書信、一八八九年十二月一日、一八日、『伊藤博關係文書』二卷、五卷。
27.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七章、第八章。

### 第十三章

1. 井上馨宛伊藤書狀、一八九〇年一月一二日、「井上馨文書」。
2. 井上毅宛伊藤博文書狀、一八九〇年二月一二日、『井上毅伝 史料篇』第五卷。
3. 徳大寺実則書取の詔書、一八九〇年五月一四日、「伊藤博文遺書」伊藤博雅氏所藏。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二四六〇二四八頁。
4. 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狀、一八九〇年七月一八日、八月三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二卷。
5. 青木周藏外相〈条約改正記事〉、「陸奥宗光文書」九二一六、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6. 青木周藏〈条約改正記事〉。
7. 『明治天皇紀』七卷、四六六〇四六八頁。
8.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二四九〇二五〇頁。
9. 元田永孚宛伊藤博文書狀、一八九〇年七月六日、『元田永孚關係文書』。
10. 小林和幸『明治立憲政治と貴族院』。内藤一成『貴族院と立憲政治』。
11. 伊藤博文宛井上毅書狀、一八九〇年七月一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一卷。

12. 徳大寺實則・元田永孚宛伊藤博文書状、一八九〇年七月一七日、『元田永孚関係文書』。
13. 伊藤博文宛元田永孚書状、一八九〇年七月一九日、『元田永孚関係文書』。
14. 伊藤博文宛元田永孚書状、一八九〇年一〇月三日、『元田永孚関係文書』。
15. 元田永孚宛伊藤博文書状、一八九〇年一〇月四日、『元田永孚関係文書』。
16. 土方吉井宛伊藤書状、一八九〇年一〇月四日、「吉井有実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17. 伊藤博文『憲法義解』一一二頁。
18. 佐佐木隆『藩閥政府と立憲政治』三一〜四七頁。
19. 伊藤博文宛井上毅書状、一八九〇年二月二六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20.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第二章。
21. 有泉貞夫『星亨』一四七〜一四八頁。
22. 山県有朋宛井上毅書状、一八九〇年一〇月一〇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23. 伊藤博文宛井上毅書状、一八九一年一〜三月、『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四二〜四四頁。
24. 井上毅宛伊藤博文書状、一八九一年二月一九日、『井上毅伝史料篇』五卷。

25. 伊東巳代治自筆「憲法第六十七條に関する井上毅子の意見」、『井上毅伝史料篇』二卷、三三三〜三三七頁。
26. 前掲、「憲法第六十七條に関する井上毅子の意見」。
27. 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状、一八九一年三月二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卷。井上馨宛伊東巳代治書状、一八九一年一月四日、『井上馨文書』。
28.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第一部第一章。
29. 大江卓宛竹内綱書状、一八九一年一九日、「大江卓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30. 佐佐木隆『藩閥政府と立憲政治』一〇二〜一〇四頁。
31.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第一部第一章。

#### 第十四章

1. 青木周藏「条約改正記事」。「陸奥宗光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2. 青木周藏「条約改正記事」。
3. 大石一男『条約改正交渉史』一六四〜一七〇頁。
4. 坂根義久『明治外交と青木周藏』一四六〜一四八頁。
5. 『大阪朝日新聞』一八九一年五月二日。
6. 『明治天皇紀』七卷、八一〇〜八一四頁。「土方久元日記」一八九一年五月一日、首都大學東京・図書館情報

センター所蔵。

7. 『明治天皇紀』七卷、八一五～八一六頁。
8. 須賀博志「大津事件という『神話』」。『明治天皇紀』七卷、八一五～八一六頁。
9. 須賀博志「大津事件という『神話』」。
10. 『明治天皇紀』七卷、八一六頁。
11. 松方正義宛伊藤博文書状、一八九一年五月一七日、我部政男等編『大津事件関係史料集』上巻、三五八～三六一頁。
12. 『大阪朝日新聞』一八九一年五月一四日。
13. 坂根義久校注『青木周藏自傳』二五九頁。
14. 『明治天皇紀』談話記録集成』二巻、頁九五～九七。
15. 『大阪朝日新聞』、一八九一年五月二二日。
16. 山川雄巳編注『兒島惟謙 大津事件手記』、一五～二〇、二九～三五、七四～八六頁。
17. 前掲、松方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一年五月一七日。
18. 井上馨宛杉孫七郎書状、一八九一年五月三〇日、「井上馨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明治天皇紀』七巻、頁八三六～八五〇。
19. 山川雄巳編注『兒島惟謙 大津事件手記』五五～五八頁。
20. 伊藤宛井上馨書状、一八九一年五月二五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21. 井上馨宛伊藤博文書状、一八九一年六月六日、「井上馨文書」。
22. 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状、一八九一年八月二九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
23. 井上馨「条約改正に関する意見」、「井上馨文書」。
24. 佐佐木隆『藩閥政府と立憲政治』一五七～一六九頁。
25. 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状、一八九一年一〇月二八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巻。
26. 井上馨宛伊藤博文書状、一八九一年一二月一四日、「井上馨文書」。
27. 伊藤博文宛井上馨書状、一八九一年一〇月二二日、一月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28.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八五～八六頁。
29. 杉原品川書状、一八九一年一二月二七日、「杉孫七郎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
30. 『明治天皇紀』八巻、頁三。
31. 「徳大寺実則日記」〔写〕一八九二年一月二六日、早稻田大學図書館所蔵。
32. 佐佐木高行「佐佐木高行日記」〔写〕一八九二年三月一九日、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蔵。「徳大寺実則

- 日記」〔写〕一八九二年一月一六日。
33. 『明治天皇紀』八卷、一〇〇—一頁。
34. 伊藤之雄『立憲國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八九頁。
35. 「佐佐木高行日記」〔写〕、一八九二年三月一九日。
36. 伊藤之雄『立憲國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一五七頁。
37.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二六〇—二六一頁。
38. 陸奥宛伊藤書狀、一八九二年二月一日、「陸奥宗光文書」。
39. 松方正義宛伊藤博文書狀、一八九二年二月四日、「松方家文書」、「憲政史編纂會收集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40. 伊藤之雄『立憲國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八九—九〇頁。
41. 「松方正義文書」第五二冊の八、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42. 伊藤之雄『立憲國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九〇頁。
43. 『明治天皇紀』八卷、二四頁。
44. 伊藤之雄『立憲國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九〇—九一頁。
45. 同前、九三—九四頁。
46. 井上馨宛伊藤博文書狀、一八九二年三月一日、「井上馨文書」。
47. 「佐佐木高行日記」〔写〕一八九二年三月二〇日。
48. 「佐佐木高行日記」〔写〕一八九二年三月二〇日。
49.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二六二—二六三頁。
50. 稻生典太郎『条約改正論の歴史展開』四六四頁。
51. 大石一男『条約改正交渉史』二二二—二二三頁。
52. 末松宛伊藤書狀、一八八九年七月一七日、荻博物館所藏。
53. 伊藤博文宛伊東巳代治書狀、一八八九年八月二二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卷。伊藤勇吉宛伊藤博文書狀、一八八九年一〇月一五日、「伊藤博文書狀」伊藤公資料館所藏。
54. 井上馨宛伊藤博文書狀、一八九〇年一月二二日、「井上馨文書」。
55. 伊藤宛井上馨書狀、一八九〇年二月七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56. 伊藤宛末松書狀、一八九六年八月二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五卷。
57. 伊藤宛伊東巳代治書狀、一八九〇年八月二二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卷。
58. 伊東巳代治宛伊藤博文書狀、一八九二年三月二五日、「伊東巳代治文書」。
59. 伊藤宛井上馨書狀、一八九〇年二月七日、伊東巳代治致伊藤書信、一八九一年一三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二卷。

## 第十五章

1. 『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二、五卷。「井上馨文書」等。
2.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一〇六～一〇七頁。
3. 伊藤・山県・井上馨宛井上毅書状、一八九二年八月二九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4. 伊藤宛井上毅書状、一八九二年八月二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5. 井上毅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二年八月八日、『井上毅伝史料篇』五卷。
6.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一三～一四、三二～三四、一〇七～一〇八頁。
7. 同前、二二～三一、四三～四四、一〇八頁。
8. 室山義正『近代日本の軍事と財政』一八五～一八六頁。
9. 有泉貞夫『星亨』一七八～一七九頁。
10. 伊藤宛井上馨書状、一八九三年一月一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11.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三年一月一日、『井上馨文書』。
12. 伊藤宛井上毅書状、一八九三年一月二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13. 伊藤宛井上毅書状、一八九二年三月八日、同前、一卷。
14. 伊藤宛伊東巳代治書状、一八九三年一月二日、同前、二卷。
15.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一一～一二二頁。
16. 伊藤内井上毅書状、一八九三年二月九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17. 『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18. 山県宛井上毅書状、一八九一年二月三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卷。
19. 伊藤宛井上毅書状、一八九三年三月三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20. 伊藤宛井上毅書状、一八九三年八月二五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21. 伊藤宛井上毅書状、一八九三年一月九日、『井上毅伝史料篇』四卷。
22. 井上毅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三年一月一日、『井上毅伝史料篇』五卷。
23. 伊藤宛井上毅書状、一八九三年一月一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卷。
24. 陸奥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三年一月六日、『陸奥宗光文書』。

25. 高橋秀直「防毅令事件と伊藤内閣」。
26. 大山梓・稻生典太郎編『條約改正調書集成』下卷、五〇三頁。
27. 同前。
28. 大石一男『條約改正交渉史』二七一〜二七四頁。
29. 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外硬運動の研究』四八〜五三頁。佐佐木隆『藩閥政府と立憲政治』三四〇〜三四六頁。
30. 伊藤宛陸奥書狀、一八九三年一月二五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七卷。『明治天皇紀』八卷、三二三〜三二四頁。
31. 『明治天皇紀』八卷、三三九〜三四二頁。
32. 陸奥宛伊藤書狀、一八九三年二月一日、「陸奥宗光文書」。
33. 伊藤宛陸奥書狀、一八九四年一月三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七卷。
34. 大石一男『條約改正交渉史』二八六〜二八七頁。
35. 大石一男『條約改正交渉史』二九二〜二九四、二九九頁。
36. 伊藤宛陸奥書狀、一八九四年四月六日、「伊藤博文關係文書」七卷。
37. 陸奥宛伊藤書狀、一八九四年七月一四日、「陸奥宗光文書」。
38. 中田敬義編「日英條約改正記事」、大山梓・稻生典太郎編『條約改正調書集成』下卷、三三三〜三四一頁。
39. 陸奥宛伊藤書狀、一八九四年七月二〇日、「陸奥宗光文書」。
40. 井上馨宛原保太郎書狀、一八九四年六月一日、「井上馨文書」。
41. 伊藤之雄「立憲國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一四四〜一五一頁。
42. 高橋秀直『日清戰爭への道』三二七〜三三六頁。
43. 井上馨宛芳川頭正書狀、一八九四年六月二日、「井上馨文書」。
44. 陸奥宛伊藤書狀、一八九四年六月二七日、「陸奥宗光文書」。
45. 陸奥宛伊藤書狀、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八日、同前。
46. 陸奥宛伊藤書狀、一八九四年六月三〇日、同前。
47. 陸奥宛伊藤書狀、一八九四年七月一、二日、同前。
48. 陸奥宛伊藤書狀、一八九四年七月一六日、「陸奥宗光文書」。
49. 高橋秀直『日清戰爭への道』三四九〜三五七、四二六〜四三三頁。檜山幸夫「明治天皇と日清開戦」。

## 第十六章

1. 伊藤宛徳大寺実則書状、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六日（二通）、『明治天皇紀』八卷、四六九頁。
2.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六・七章。
3. 西郷従道（山本権兵衛）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四年七月二八日、「山本権兵衛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4. 伊藤宛徳大寺實則書状、一八九四年八月二三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六卷。
5.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一七二〜一七三頁。
6.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四日、「井上馨文書」。
7. 伊藤之雄『元老西園寺公望』第二・三章。
8.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四年九月二四日、「井上馨文書」。
9.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四年一〇月一二日、「井上馨文書」。
10. 井上馨宛陸奥宗光書状、一八九四年一〇月一八日、「井上馨文書」。
11. 森山茂徳『近代日韓關係史研究』二三〜五二頁。
12.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二七一〜二七三頁。
13. 『伊藤博文伝』下卷、八九〜九一頁。『明治天皇紀』八卷、五〇一〜五二二頁。
14. 井上馨宛陸奥宗光書状、一八九四年一〇月二六日、「井上馨文書」。
15.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四年十一月一日、「井上馨文書」。
16. 井上馨宛陸奥書状、一八九四年一〇月二六日、「井上馨文書」。
17.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二七三〜二七九頁。
18. 『東京日日新聞』一八九四年二月二〇日。
19.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四年二月一六日、「井上馨文書」。
20. 大谷正『近代日本の対外宣伝』第二部第四章。
21. 伊藤宛陸奥書状、一八九四年一月二六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七卷。
22. 伊藤宛伊東巳代治書状、一八九五年二月一五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卷。
23. 伊藤之雄『山縣有朋』二七九〜二八〇頁。
24. 『東京日日新聞』一八九四年二月一九日。
25.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二八〇〜二八三頁。



26. 『佐佐木高行日記・かざしの桜』一八九五年七月二九日。
27. 陸奥宗光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五年三月一九日、「陸奥宗光文書」。
28.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五年四月一五日、「井上馨文書」。
29. 陸奥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五年四月一六日、「陸奥宗光文書」。
30. 陸奥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五年四月一九日、「陸奥宗光文書」。
31. Andrew Mo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32. Ian H. Nish, *The Anglo-Japanese Alliance*.
33. 伊東巳代治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五年四月二五日、「伊東巳代治文書」。
34. 陸奥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五年五月三日、「陸奥宗光文書」。
35. 『伊藤博文伝』下巻、二二九〜二三〇頁。
36. 陸奥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五年八月七日、「陸奥宗光文書」。
37. 同前。
38. 同前。
39. 『明治天皇紀』八巻、八七五〜八七六頁。
40.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一九二〜一九四頁。
41. 井上馨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五年一〇月八日、「井上馨文書」。
42. 「伊東伯爵家文書・朝鮮王妃事件関係資料」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收藏。
43. 根據Digital Chosunbo, Japanese Edition。
44. 陸奥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五年六月一七日、「陸奥宗光文書」。
45. 伊藤之雄『元老 西園寺公望』九〇頁。
46. 陸奥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六年五月五日、「陸奥宗光文書」。
47. 『日本外交文書』二九巻、七四五頁。
48. 伊藤之雄『元老 西園寺公望』九一〜九二頁。
49.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一九五〜一九六頁。
50. 山県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六年二月二九日、「井上馨文書」。
51. 同前。
52.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一九六〜一九九頁。
53.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一七七〜一八五頁。

54. 同前、一八六〇—一八九頁。  
 55. 陸奥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六年二月二七日、「陸奥宗光文書」。  
 56. 室山義正『近代日本の軍事と財政』二二四—二四八頁。  
 57. 坂野潤治『明治憲法体制の確立』一二五頁。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一八八頁。  
 58. 野村靖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六年一月二九日、「野村靖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收藏。  
 59. 『原敬日記』一八九五年八月二六日。  
 60. 陸奥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六年六月四日、「陸奥宗光文書」。  
 61. 『原敬日記』一八九〇年一月一三日。  
 62.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二二三—二二四頁。  
 63. 伊藤宛末松書状、一八七六年一月一六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五卷。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二七六、四一五頁。  
 64. 『孝子伊藤公』三九六頁。  
 65. 同前、二四九—二五〇頁。  
 66. 同前、二七七—二七八頁。  
 67. 同前、三二七頁。

68. 『伊藤博文伝』下巻、二九一—二九二頁。  
 69. 古谷久綱『藤公余影』二三九—二四〇頁。  
 70. 『孝子伊藤公』三三三頁。  
 71. 徳富蘇峰『東西史論』一〇〇頁。  
 72. 伊藤之雄『元老 西園寺公望』一〇二—一〇四頁。  
 73. 古谷久綱『藤公余影』二四〇—二四二頁。  
 74. 『孝子伊藤公』三三三頁。  
 75. 『伊藤文吉』吉野信次所收。伊藤真一「父・博文を語る」『日本文化を考える』村松剛 対談集』三〇—三二頁。  
 76. 『伊藤文吉君を偲ぶ』一七頁。  
 77. 『伊藤文吉』吉野信次所收。  
 78. 「父・博文を語る」『日本文化を考える』村松剛 対談集』三〇—四六頁。  
 79. 中尾定市『伊藤博文公と梅子夫人』四二、五七、一七五頁。  
 80. 『京都日出新聞』一九二〇年五月二二日。

## 第十七章

1.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二二四—二二六頁。

2. 伊藤宛伊東巳代治書状、一八九六年一〇月二〇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卷。
3. 野村治一良『米寿閑話』一七九〜一九八頁。
4. 山県宛清浦奎吾書状、一八九六年一月一四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二卷。
5. 陸奥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六年二月五日、「陸奥宗光文書」。
6. 陸奥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六年二月一五日、「陸奥宗光文書」。
7. 陸奥宛伊藤書状、一八九七年二月二〇日、「陸奥宗光文書」。
8.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二二八〜二三三頁。
9. 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四卷、三九九〜四〇〇頁。
10. 伊藤之雄『元老 西園寺公望』三章四章。
11. 『明治天皇紀』九卷、二五八頁。
12. 『伊藤博文伝』下卷、三〇三〜三二二頁。
13. 伊藤宛伊東巳代治書状、一八九七年七月八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二卷。
14. 『大阪毎日新聞』一八九七年九月八日。
15.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二二六〜二二七、二二六〜二三〇頁。
16. 『明治天皇紀』九卷、三六一〜三六三頁。
17. 『徳大寺実則日記』(写)、一八九七年二月二九日。
18. 『明治天皇紀』九卷、三六三〜三六五頁。
19. 伊藤宛井上馨書状、一八九七年二月三日、『伊藤博文関係文書』一巻。
20. 『徳大寺実則日記』(写)、一八九七年二月三一日。
21. 大津淳一郎『大日本憲政史』四卷、七四三〜七四五頁。
22. 山県宛芳川顕正書状、一八九八年一月八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三巻。
23. 伊藤之雄「元老制度再考」。
24. 『徳大寺実則日記』(写)、一八九八年一月一〇日。
25.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二三三〜二三四頁。
26. 『国民新聞』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
27.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一三六〜一三七頁。
28. 山県有朋宛芳川顕正書状、一八九八年四月一六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三巻。
29. 同前。
30. 平田東助、「伊藤内閣交迭事情」(未定稿)、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收藏。

31. 伊藤之雄「立憲政友会創設期の議會」。
32.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二三八～二四〇頁。
33. 平田東助「伊藤内閣交迭事情」〔未定稿〕。同「山県内閣」〔未定稿〕。
34.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二四一～二四七頁。
35. 平田東助「伊藤内閣交迭事情」〔未定稿〕。井上馨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八年六月二五日、「井上馨文書」。
36. 原敬「山県侯爵との対話筆記」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八日、『原敬関係文書』六卷。
37. 井上馨宛伊藤博文書状、一八九八年六月二五日、「井上馨文書」。
38. 平田東助「伊藤内閣交迭事情」〔未定稿〕。同「山県内閣」〔未定稿〕。
39. 原敬「松方伯との対話要概」一八九八年七月二日、『原敬関係文書』六卷。
40. 伊藤之雄「山県系官僚閣と天皇・元老・宮中」。
41. 井上馨宛伊東巳代治書状、一八九七年五月五日、「井上馨文書」。
42. 前掲、「山県系官僚閣と天皇・元老・宮中」。
43. 『明治天皇紀』九卷、三九〇～三九四頁。

44.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三六九～三七〇頁。
  45. 山県宛伊藤書状、一八九八年一月五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卷。
  46. 伊藤之雄「日清戦後の自由党の改革と星亨」。
  47. 「伊藤博文遺書」伊藤博昭氏收藏。
  48. 「伊藤博文遺書」伊藤博雅氏收藏。
- ## 第十八章
1.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二四三～二四九頁。
  2. 『東京日日新聞』一八九八年七月一五日。
  3. 『東京日日新聞』一九〇九年一〇月二八日。
  4. 『伊藤博文伝』下巻、三九四～三九五頁。
  5.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三四五～三四八頁。
  6. 同前、三四八～三五四頁。
  7.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二四六～二五九頁。
  8.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三〇～三四頁。
  9.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三〇八～三〇九頁。
  10. 『伊藤公演説全集』三三四～三三五頁。
  11. 伊藤之雄『元老西園寺公望』一〇一頁。

12. 同前、一〇二〜一〇三頁。
13. 『日刊人民』一八九九年三月一六日、一七日、一九日、五月二七日。
14. 伊藤之雄『元老西園寺公望』一〇三頁。
15.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三四〜三六頁。
16. 『帝國議會貴族院議事速記録』一五卷下、七一四〜七一六頁。
17. 『明治天皇紀』九卷、六四一〜六四五頁。
18.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三六二〜三六九頁。
19. 『明治天皇紀』九卷、六四一〜六四四頁。
20.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二四二〜二四四、二七三〜二八〇、三六二〜三七一、四二二〜四二六頁。
21. 『明治天皇紀』九卷、六九五頁。『伊藤博文伝』下卷、四一七〜四二六頁。
22. Ian Nishi,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pp. 60〜61
23. 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一五四〜一五五頁。
24. 『日本外交文書』三三卷、七一六〜七一八頁。
25. 伊藤博文「清国事件に關し大命を奉したる以来の事歴」。
26.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四八頁。
27. 伊藤博文「清国事件に關し大命を奉したる以来の事歴」。
28. 伊藤博文「清国事件に關し大命を奉したる以来の事歴」。
29. 小林道彦『日本の大陸政策』三六〜三七頁。

30. 齊藤聖二『北清事変と日本軍』第五章。

## 第十九章

1.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三一九〜三二五頁。
2.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五二、一〇六頁。升味準之輔『日本政党史論』二卷、三四五〜三五八頁。山本四郎『初期政友会の研究』二九〜五七頁。
3. 八月二五日演説。
4. 八月二五日演説。
5. 「欧州選挙法の変遷と我が改正案」『伊藤公全集』二卷。
6. 『原敬日記』一九一四年九月一七日。
7.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五四〜五七頁。
8. 伊藤之雄「日本政党政治研究の課題」。
9. 伊東巳代治『翠雨莊日記』一九〇一年一〇月六日。
10.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五七〜五九頁、第二部第二章。
11. 「徳大寺実則日記」(写)一九〇〇年九月一日。
12. 伊東巳代治『伊東巳代治日記・記録 未刊翠雨莊日記 憲政史編纂会旧藏』一九〇一年一〇月六日。
13. 野崎広太『らくがき』一八四頁。

14. 伊東巳代治『伊東巳代治日記・記録 未刊翠雨莊日記 憲政史編纂会旧藏』一九〇一年一〇月六日。
15. 伊藤之雄「立憲政友会創立期の議会」。
16.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三二四～三二六頁。
17. 奈良岡聰智『加藤高明と政党政治』三六～六二頁。
18.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六〇～六一頁。
19. 渡辺宛伊藤書状、一九〇〇年一〇月十五日、「渡辺国武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20. 山本四郎『初期政友会の研究』八〇～九〇頁。
21. 「井上伯財政整理意見」、「井上馨関係文書」。
22. 山本四郎『初期政友会の研究』九六～一三四頁。「徳大寺実則日記」〔写〕一九〇二年二月二七日～三月一日。
23. 『原敬日記』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六日、三月一日。
24.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四五～四六、一〇八頁。
25. 「徳大寺実則日記」〔写〕、一九〇〇年二月一四日。
26. 『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卷。
27. 伊東巳代治『翠雨莊日記』、一九〇一年四月一二日。
28. 『原敬日記』一九〇一年四月六日。
29. 同前、一九〇一年四月九日。

30. 『原敬日記』、一九〇一年四月五日、七日。
  31.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七二～七三頁。
  32. 『原敬日記』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五日。『中央新聞』一九〇一年四月一六日。『政友』一九〇一年五月一〇日。
  33. 『原敬日記』一九〇一年四月一六日～四月三〇日。
  34.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七三～七四頁。
  35. 『原敬日記』一九〇一年五月二日。
  36.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一一七～一二〇頁。
  37.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一二〇頁。
  38. 『原敬日記』一九〇一年六月二日。
- ## 第二十章
1.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七五～八二頁。
  2.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七五～一三〇頁。
  3. Keith Nelson, *Britain and Last Tsar*, pp.205～219
  4.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九三～九五、一二二～一二〇頁。
  5. 『原敬日記』一九〇一年六月二二、二三二日。
  6. 「桂太郎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7. 森山茂徳『近代日韓関係史研究』一二七～一三〇頁。
  8.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一三一～一四二頁。

9.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一三九〜一四六頁。
10.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一四六〜一五五頁。
11. 『原敬日記』一九〇一年九月一七日。
12. 井上馨宛原敬書状、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六日、「井上馨文書」。
13. 桂太郎宛山本權兵衛書状、一九〇二年一〇月二九日、「桂太郎文書」。
14. 児玉源太郎宛伊藤博文書状(写)、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四日、「伊藤博文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原敬日記』一九〇二年二月二日〜二五日。
15. 「徳大寺実則日記」(写)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四日。
16. 山県有朋宛桂太郎書状、一九〇三年五月一九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一卷。
17.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一七七〜一七八頁。

## 第二十一章

1. Andrew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1881-1904*, pp.182-207, Dominic Lieven, *Russia's Rulers Under the Old Regime*, pp.141-145
2.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一二五〜一二七、一七二〜一七四頁。『伊藤博文伝』下巻、五八三〜五八九

頁。

3.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二〇五〜二〇七頁。
4. 『日本外交文書』第三六卷第一冊、一一〜一四頁。
5. 井上馨宛都筑馨六書状、一九〇三年六月二五日、「井上馨文書」。
6.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一八〇〜一八五頁。
7. 山県有朋宛伊藤書状、一九〇三年一〇月五日、『山県有朋関係文書』第一巻。
8.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二〇七〜二〇六頁。同『山県有朋』三二六〜三三三頁。
9.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二二四〜二二六頁。同『山県有朋』三四二〜三四三頁。
10. 松村正義『日露戦争と金子堅太郎』。松村正義『ポーツマスへの道』。
11.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二五〇〜二五二頁。
12. 『伊藤博文伝』下巻、六三九〜六四二頁。
13.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巻、「文書」二二四〜二二五頁。
14. 山辺健太郎『日韓併合小史』等。
15. Raymond A. Eastu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 pp.42-46
16.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二四七〜二六一頁。

17.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二六四～二六七頁。

## 第二十二章

1. 松方宛伊藤書状、一九〇五年一月五日、「牧野伸顯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2. 『伊藤博文伝』下巻、六八〇～六九〇頁。

3. 『伊藤博文伝』下巻、七〇二頁。

4. 『伊藤公演説全集』二七七～二七八頁。

5. 同前、二七八～二八一頁。

6. 『明治天皇紀』第一巻、四三五～四六一頁。

7. 古谷久綱宛明石元二郎書狀、一九〇八年二月一八日、

「古谷久綱文書」東京大學大学院法學政治學研究科付屬近代日本法政史料原資料部所藏。

8. 『朝鮮新報』一九〇八年四月一六日、九月一四日。

9. 齋藤実宛伊藤書狀、一九〇七年六月九日、「齋藤実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10. 『日韓外交資料集成』第六巻上、一二一～一二二頁。

11. 阪谷芳郎宛伊藤書狀、一九〇六年一〇月六日、「阪谷芳郎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

12. 林外相宛伊藤統監通報、一九〇六年六月四日、『日本外交文書』四〇巻第一冊、五六三頁。

13.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

14. 栗原健『対滿蒙政策史の一面』一二～一四頁。

15. 『明治天皇紀』一一巻、五三八～五四一頁。

16. 度支部「韓國財政概況」(一九〇八年二月一日調査)、「勝田家文書」七〇冊、財務省財政史室藏。

17. 『日韓外交資料集成』八巻、一三七～一三九、一七六～一七七頁。松田利彦『日本の植民地支配と警察』第一部第一章。

18. 『日韓外交資料集成』六巻上、二四二～二四四頁、同八巻、二二三～二三三頁。

19. 韓國駐劄軍司令部「韓国暴動ノ景況」一九〇八年一月、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研究センター史料室所藏。

20. 『日本外交文書』四〇巻第一冊、五五六～五六一頁。

21. 李盛煥「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ナシヨナリズム」。

22. 『朝鮮新報』一九〇七年二月二日、七日、八日。

23. 『日本外交文書』四〇巻第一冊、一二四頁。

24. 『日韓合併』一四〇頁。

25.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26. 本書五二～五三頁参照。

27. 小川原宏幸「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朝鮮社会——皇帝巡幸」。



28. 小川原論文八九頁。
29.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
30.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
31. 『日本外交文書』四〇卷第一冊、五六一～五六五頁。
32. 伊藤之雄「山県系官僚閣と天皇・元老・宮中」。
33.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四一一頁。
34. 同前、三四〇～三四一、三五五頁。
35. 樋田千穂（小吉）『草もみち』七二頁。
36. 『孝子伊藤公』三三三、四〇九～四一〇頁。『東京日日新聞』一九〇九年一〇月二十九日。
37. 『孝子伊藤公』三八〇～三八三頁。
38. 小松緑『春畝公と含雪公』二九～三一頁。
39. 伊藤文吉「父博文の私生活」『中央公論』六一七号、一九二七年二月号。
40. 伊藤真一「父・博文を語る」『日本文化を考える（村松剛 対談集）』三〇～三九頁。
41. 『伊藤博文傳』下巻、写真五〇。
42. 稻葉和也「伊藤博文公の大井別邸について」。
43. 『孝子伊藤公』四一八～四二〇頁。
44. 萩市歴史まちづくり部文化財保護課柏本秋生「伊藤博文別邸移築に係る経緯」。稻葉和也「伊藤博文の大井別邸

について」。

45. 『報知新聞』、一九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46. 樋田千穂『草もみち』六五～七一頁。
47. 伊藤博文口述『伊藤公直話』二八三～二八八頁。
48. 『伊藤博文伝』下巻、五六七～五七〇頁。
49. 『伊藤博文伝』下巻、五五九～五六六頁。
50. 野依秀一『短刀直入録』一四三頁。
51. 「我輩伊藤井上両友比較論」『実業の日本』一九一〇年一月一日。『大隈重信は語る——古今東西人物評論』八六～八七頁。
52. 安藤照述『お鯉物語』四五四～四五六頁。
53. 古谷久綱『藤公余影』一六九～一七〇頁。
54. 末松謙澄『増補 藤公詩存』。
55. 古谷久綱『藤公余影』二〇三～二〇八頁。

### 第二十三章

1. 『原敬日記』一九〇七年七月一〇日。
2. 小川平吉文書研究會編『小川平吉関係文書』一巻、五五～五五頁。
3. 『小川平吉関係文書』一巻、五五〇頁。

4. 『伊藤公演説全集』二二三頁。
5. 韓國駐劄憲兵隊「賊徒ノ近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研究センター史料室所藏。
6.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三五七～三五八頁。
7. 「李王職財産整理大要」一九二五年、「斎藤実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8. 「金子子爵謹話」、『明治天皇紀』談話記録集成』四卷、一六頁。
9. 『伊藤博文傳』下卷、七七二～七七八頁。
10. 『報知新聞』一九〇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11.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12. 李英美『韓国司法制度と梅謙次郎』第一章～第三章。
13. 淺野豊美『帝國日本の植民地法制』第II編。
14. 李英美『韓国司法制度と梅謙次郎』一〇四～一一二頁。
15. 「倉富勇三郎日記」一九二八年八月六日、「倉富勇三郎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16. 度支部「韓國財政概況」(一九〇八年二月調査)、「勝田家文書」七〇冊、財務省財政史室所藏。
17. 『原敬日記』一九〇七年五月二六日。伊藤之雄『山県有朋』第二章。小林道彦『桂太郎』第五章。
18. 黒瀬郁二『東洋拓殖会社』一七～五〇頁。
19.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20. 桂太郎宛伊藤書状、一九〇八年三月一〇日、「桂太郎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21. 『ベルツ日本再訪』日記篇』一九〇七年一月一日、一九〇八年三月二六日。
22. 桂太郎宛曾禰書狀、一九〇八年一月二七日、「桂太郎文書」。
23.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24. 「陸軍將校招待席上伊藤統監演説要領筆記」一九〇八年六月一二日、「倉富勇三郎文書」。
25. 『日韓外交資料集成』六卷下、一一九～一二三頁。
26. 「南韓巡幸の部」、松田利彦監修『韓國「併合」期警察資料』。
27. 「桂太郎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28. 杉山茂丸宛内田良平書狀、一九〇八年二月九日、「内田良平関係文書』一卷。
29. 内田良平致杉山茂丸信、一九〇九年一月二〇日、「内田良平関係文書』一卷。
30. 「西韓巡幸の部」、「公立普通学校教監の西南韓巡幸ニ対スル民情及對教育ニ対スル影響調査」、松田利彦監修『韓國「併合」期警察資料』。

31.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32. 『原敬日記』一九〇九年四月一四日。
33. 桂太郎宛山縣書状、一九〇八年四月一八日、「桂太郎文書」。
34. 『報知新聞』一九〇七年七月一七日。
35. 『伊藤公演說全集』三二七頁。
36. 『公刊明治天皇御紀編修委員會史料末松子爵家所藏文書』下卷、二八九頁。
37. 大塚内務局長私案、「朝鮮議會（參議院）要綱」、「齋藤実文書」。
38. 桂・小村宛伊藤書状、一九〇九年七月三日、「桂太郎文書」。
39. 『報知新聞』一九〇九年七月一七日。
40. 古谷久綱宛小松書状、一九〇九年八月一六日、「古谷久綱文書」東京大學大学院法學政治學研究科付屬近代日本法政史料センター原資料部所藏。
41. 『報知新聞』一九〇九年一〇月二一日。
42.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三三二～三三三頁。
43. 進藤玄敬『明治の元勳伊藤博文公と我大磯』一〇頁。
44. 『伊藤博文と我大磯』一一～二二頁。高橋光『ふるさと大磯探訪』九五～九八頁。古谷久綱『藤公余影』二五一～二五三頁。

45. 『東京日日新聞』一九二四年四月一六日。
46. 古谷久綱『藤公余影』三六～三八頁、中尾定市『伊藤博文公と梅子夫人』一九〇二〇、七八頁。
47. 『伊藤公演說全集』七九四頁。
48. 仲小路廉『新旧一新』四一〇～四一二頁。
49. 『伊藤公演說全集』八〇六～八一七頁。
50.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四二二～四二三頁。
51. 伊藤博文公記念事業実行委員會事務局秋市企画課「伊藤博文公没後一〇〇年記念 伊藤公建立の伊藤家先祖の墓碑の修復について」。
52. 『藤公餘影』一八八～一九二頁。
53. 『伊藤博文傳』下卷、八三六頁。
54. 山口県熊毛郡大和町『旧伊藤博文邸 保存修理工事報告書』、一～二、一〇二頁。
55. 『京都日出新聞』一九〇九年五月一四日、二六日、二七日。

## 第二十四章

1. 『伊藤博文傳』下卷、八五五～八六四頁。
2. 古谷久綱『藤公余影』二七七頁。
3. 『室田義文翁譚』二五七頁。

4. 『報知新聞』一九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5. 曾田三郎『立憲国家中國の胎動』二九〇〜八六頁。
6. 『報知新聞』一九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
7. 『伊藤公演說全集』三二六〜三二五頁。
8. 『伊藤博文伝』下卷、八六四頁。『藤公余影』二八〇頁。
9. 『伊藤公演說全集』八六七〜八六八頁。
10. 『藤公余影』二八三頁。
11. 『伊藤公演說全集』八六八頁。
12. 『伊藤博文伝』下卷、八七〇〜八七二頁。
13. 小山善談「臨終の光景」『伊藤公全集』三卷、二九二〜二九三頁。古谷久綱『藤公余影』二八八〜二九四頁。
14. 『室田義文翁譚』。
15. 『暗殺・伊藤博文』。
16. 『伊藤博文暗殺事件』。
17. 『伊藤博文與併吞韓國』一四四頁。
18. 『藤公余影』二八七〜二九四頁。
19. 桂太郎首相宛古谷久綱電報〔写〕、一九〇九年一〇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五〇分長春發、「故樞密院議長公爵伊藤博文國葬書類」下、一九〇九年、國立公文書館所藏。
20. 同前。

21. 古谷久綱『藤公余影』二八四〜二八五頁。
  22. 『報知新聞』一九〇九年一〇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
  23. 『報知新聞』一九〇九年一〇月三十一日、「桂侯の宣言」。
  24. 「故樞密院議長公爵伊藤博文國葬書類」上、一九〇九年。
  25. 『報知新聞』一九〇九年一月五日。
  26. 同前。
  27. 中尾定市『伊藤博文公と梅子夫人』七七頁。
  28. 『報知新聞』一九〇九年一月五日。『東京日日新聞』一九〇九年一月五日。
  29. 大久保春野宛寺内正毅書狀、一九〇九年一月三日（推定）、「寺内正毅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藏。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30.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
  31.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第七章<sup>3</sup>。
  32. 伊藤之雄『昭和天皇と立憲君主制の崩壊』第一部。
- 結語**
1. 『東京日日新聞』1909年10月28日、11月1日、2日、3日、5日等。

## 主要參考文獻

### 史料

以下所列出的『日本外交文書』與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及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図書館所收藏的史料等、部分僅見於我的著作與論文中、本書並未直接言及

#### 【未刊行史料】

- 青木周藏外相「条約改正記事」收入「陸奥宗光關係文書」(本文中略稱為「關係文書」的「關係」)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伊東伯爵家文書・朝鮮王妃事件關係資料」(「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所收)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伊藤博文「清国事件に關し大命を奉したる以来の事歴」(「伊藤博文關係文書」所收)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伊藤博文遺書」一八九八年、伊藤博昭氏所藏
- 「伊藤博文遺書」一九〇七年、伊藤博雅氏所藏
- 「伊藤博文書狀」伊藤公資料館所藏
- 「伊藤博文書狀」博物館所藏
- 「伊藤博文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伊東巳代治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井上馨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井上伯財政整理意見」(井上馨関係文書)所收)

「岩倉具視関係文書」(写)(川崎本)微縮資料、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岩倉具視関係文書」(写)(岩倉公旧蹟保存会对岳文庫所藏)(本文中省略為「岩倉具視文書」)微縮資料、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料室所藏

「大江卓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大木喬任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大山巖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寄託

「桂太郎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韓国駐箭軍司令部「韓国暴動ノ景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研究センター史料室所藏

韓国駐箭憲兵隊「賊徒ノ近況」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戰史研究センター史料室所藏

「倉富勇三郎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黒田清隆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故枢密院議長公爵伊藤博文国葬書類」上・下、国立公文書館所藏

「斎藤実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阪谷芳郎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佐佐木高行「佐佐木高行日記」(写)(憲政史編纂会収集文書)所收)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三条家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杉孫七郎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寺内正毅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寺島宗則関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德大寺実則日記」(写)(旧渡辺文庫所藏)早稻田大學図書館所藏
- 度支部「韓国財政概況」(勝田家文書)所收)財務省財政史室所藏
- 中田敬義記「条約改正事件日記」第一冊(陸奥宗光關係文書)所收)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年度別書翰集」山口県文書館所藏
- 「野村靖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平田東助「伊藤内閣交迭事情」(未定稿年)(憲政史編纂会收集文書)所收的「平田東助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平田東助「山県内閣」(未定稿年)(憲政史編纂会收集文書)所收的「平田東助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古谷久綱文書」東京大學大学院法學政治學研究科附屬近代日本法政史料センター原資料部所藏
- 「牧野伸顕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松方家文書」(憲政史編纂会收集文書)所收)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松方正義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三島通庸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陸奥宗光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山本権兵衛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吉井友実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芳川顕正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 「渡辺國武關係文書」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室所藏

【已出版史料】

安在邦夫、望月雅士編『佐佐木高行日記・かざしの桜』（北泉社、二〇〇三年）

伊藤博邦監修、平塚篤編『続伊藤博文秘録』（原書房、一九八二年）〔原本春秋社、一九三〇〕

伊藤博文編『秘書類纂・兵政関係資料』（原書房、一九七〇年）

伊藤博文関係文書研究会編『伊藤博文関係文書』全九卷（瑞書房、一九七三～一九八一年）

伊東巳代治、広瀬順皓監修『伊東巳代治日記・記録 未刊翠雨莊日記 憲政史編纂会旧藏』全七卷（ゆまに書房、一九九九年）

伊東巳代治自筆「憲法六十七条に関する井上毅子の意見」（『井上毅伝 史料編』二卷、三三三～三三七頁）

伊東文書を読む会『伊東巳代治関係文書』所収伊藤博文書翰翻刻「上・下」（『参考書誌研究』四七、四八号、一九九七年三月・一〇月年）

井上馨関係文書購読会『井上馨関係文書』所収伊藤博文書翰翻刻——明治一五年三月から明治二六年四月まで「正・続」（『参考書誌研究』五六・六八号、二〇〇二年三月・二〇〇八年三月）

井上馨談話・末松謙澄編『伊藤井上二元老直話 維新風雲録』（哲學書院、一九〇〇年）〔復刻は、マツノ書店、一九九四年〕

井上毅伝記編纂委員会編『井上毅伝 史料篇』四・五卷（国學院大學図書館、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五年）

内田良平文書研究会編『内田良平関係文書』一卷（芙蓉書房、一九九四年）

エルヴィン・ベルツ著、若林操子監修・池上弘子譯『ベルツ日本再訪——草津・ビーテイハイム遺稿／日記篇』（東海大學出版会、二〇〇〇年）

大山梓編『山県有朋意見書』（原書房、一九六六年）

大山梓・稻生典太郎編『条約改正調書集成』上・下（原書房、一九九一年）

小川吉平文書研究会編『小川吉平関係文書』一卷年（みすず書房、一九七三年）

小川吉平文書研究会編『小川吉平関係文書』一卷年（みすず書房、一九七三年）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原書房、一九六五年）

我部正男他編『大津事件関係史料集』上・下（山梨學院大學社会科学研究所、一九九五、一九九九年）

神川彦松監修・金正明編『日韓外交史料集成』六卷上・中・下、八卷（巖南堂書店、一九六四～一九六七年）

木戸孝允関係文書研究会編『木戸孝允関係文書』一～四卷（東京大學出版会、二〇〇五～二〇〇九年）（本文中省略為『木戸孝允関係文書』（東））

木戸公伝記編纂所編『木戸孝允日記』全三卷（日本史籍協会、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

慶応義塾編『福沢諭吉全集』全二卷（岩波書店、一九五八～一九六四年）

坂根義久校注『青木周蔵自伝』（平凡社、一九七〇年）

尚友俱樂部山県有朋関係文書編纂委員会編『山県有朋関係文書』全三卷（山川出版社、二〇〇五～二〇〇八年）

末松謙澄『増補 藤公詩存』（博文館、一九二一年）

妻木忠太編『木戸孝允文書』全八卷（日本史籍協会、一九二九～一九三一年）

東京大学史料編纂所編『保谷飛呂比——佐佐木高行日記』四～二二卷（東京大學出版会、一九七三～一九七九年）

日本史籍協会編『大久保利通日記』全二卷（日本史籍協会、一九二七年）

日本史籍協会編『大久保利通文書』全一〇卷（日本史籍協会、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

日本史籍協会編『大隈重信関係文書』四卷（日本史籍協会、一九三四年）

沼田哲・元田竹彦編『元田永孚関係文書』（山川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野村治一良『米寿閑話——言論の自由と「二十六世紀」事件』（私家本、一九六三年）

原奎一郎（寛）編『原敬日記』全六卷（福村出版、一九六五～一九六七年）

原敬「山県公爵との対話筆記」、「松方伯との対話要概」（原敬文書研究会編『原敬関係文書』六卷、日本放送出版協会、一九八六年）

原田熊雄述『西園寺公と政局』全九卷（岩波書店、一九五〇～一九五六年）

堀口修監修・編集『明治天皇紀談話紀錄集成』全九卷（ゆまに書房、二〇〇三年）

堀口修・西川誠監修・編集『公刊明治天皇御紀編修委員會史料・末松子爵家所藏文書』下（ゆまに書房、二〇〇三年）

松田利彦編監修『松井茂博士記念文庫旧藏 韓国「併合」期警察資料』二、五、八卷（ゆまに書房、二〇〇五年）

山川雄巳編注『児島惟謙 大津事件手記』（関西大學出版部、二〇〇三年）

山口県教育会編『吉田松陰全集』全一一卷（大和書房、一九七二～一九七四年）

立教大学日本史研究室編『大久保利通関係文書』全五卷（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五～一九七一年）（本文中省略為『大久保利通関係文書』〈立〉）

早稲田大学史資料センター編『大隈重信関係文書』一～五卷（みすず書房、二〇〇四～二〇〇九年）（本文中省略為『大隈重信関係文書』〈早〉）

係文書』〈早〉）

### 〔報紙・雜誌〕

『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毎日新聞』／『時事新報』／『京都日出新聞』・『日出新聞』／『東京朝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報知新聞』／『東京横浜毎日新聞』／『官報』／『国民新聞』／『日刊人民』／『中央新聞』／『朝鮮新報』／『朝鮮日報』／『実業 日本』

／『太陽』／『中央公論』／『二十六世紀』／『日本』

## 直接提及伊藤博文的資料

- 阿部眞之助『伊藤博文』(同『近代政治家評伝』文藝春秋新社、一九五三年)  
「伊藤博文公」『太陽』臨時増刊号一五卷一五号、一九〇九年十一月一〇日  
剛義武「初代首相・伊藤博文」(同『近代日本の政治家』旧版、文藝春秋新社、一九六〇年、新版は岩波書店、一九七九年、所收)  
伊藤眞一「父逝いて五十年」(伊藤博文追頌会、一九五九年)  
伊藤眞一「父・博文を語る」(松村剛他『日本文化を考える』村松剛対談集』(日本教文社、一九七九年)  
内藤憲輔編『伊藤公演説全集』(博文館、一九二〇年)  
伊藤博文述、小松緑編『伊藤公直話』(千倉書房、一九三六年)  
伊藤文吉「父博文の私生活」『中央公論』一九三九年二月号  
金子堅太郎述『伊藤公を語る』(興文社、一九三九年)  
小松緑編『伊藤公全集』全三卷(昭和出版社、一九二八年)  
春畝公追頌会編『伊藤博文伝』上・中・下卷(同会、一九四〇年)  
末松謙澄『孝子伊藤公』(復刻版、マツノ書店、一九九七年、初版は、博文館、一九二一年)  
鈴木安藏『評伝伊藤博文』(昭和刊行会、一九四四年)  
中村菊男『伊藤博文』(時事通信社、一九五八年)  
馬場恒吾『伊藤博文』(潮文閣、一九四二年)  
古谷久綱『藤公余影』(民友社、一九一〇年)

## 単行本

- 浅野豊美『帝國日本の植民地法制——法域統合と帝國秩序』（名古屋大學出版会、二〇〇八年）
- 浅野豊美・松田利彦編『植民地帝國日本の法的構造』（信山社、二〇〇四年）
- 有泉貞夫『星亨』（朝日新聞社、一九三八年）
- 安藤照述、小久江成子稿『お鯉物語』（福永書店、一九二七年）
- 李英美『韓国司法制度と梅謙次郎』（法政大學出版局、二〇〇五年）
- 家永三郎・松永昌一・江村榮一編『新編 明治前期の憲法構想』（福村出版、二〇〇五年）
- 五百旗頭薫『大隈重信と政党政治——複教政党制の起源 明治一四年〜大正三年』（東京大學出版会、二〇〇三年）
- 石井孝『明治初期の國際關係』（吉川弘文館、一九七七年）
- 伊藤博文『憲法義解』（丸善、一八八九年）
- 「伊藤文吉」（吉野信次追悼録刊行会『吉野信次』同会、一九七四年）
- 『伊藤文吉君を偲ぶ』（日本鉱業株式会社、一九五二年）
- 伊藤之雄『立憲國家の確立と伊藤博文——内政と外交 一八八九〜一八九八』（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九年）
- 伊藤之雄『立憲國家と日露戰爭——外交と内政 一八九八〜一九〇五』（木鐸社、二〇〇〇年）
- 伊藤之雄『昭和天皇と立憲君主制の崩壊——睦仁・嘉仁から裕仁』（名古屋大學出版会、二〇〇五年）
- 伊藤之雄『明治天皇——むら雲を吹く秋風にはれそめて』（ミネルヴァ書房、二〇〇六年）
- 伊藤之雄『元老西園寺公望——古希からの挑戦』（文春新書、二〇〇七年）
- 伊藤之雄『山県有朋——愚直な権力者の生涯』（文春新書、二〇〇九年）
- 伊藤之雄・李勝煥編著『伊藤博文と韓國統治——初代韓國國統監をめぐる百年目の検証』（ミネルヴァ書房、二〇〇九年）

- 稲田正次『明治憲法成立史』上・下卷(有斐閣、一九六〇～一九二六年)  
 稻生典太郎『条約改正論の歴史的展開』(小峯書店、一九七六年)  
 井上馨侯伝記編纂会『世外井上公伝』全五卷(内外書籍、一九三三～一九三四年)  
 井上勝生『幕末維新政治史の研究―日本近代国家の生成について』(塙書房、一九九四年)  
 井上光貞他編『日本歴史大系』四卷(出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海原徹『高杉晋作』(ミネルヴォ書房、二〇〇七年)  
 梅溪昇『増補版 明治前期政治史の研究―明治軍隊の成立と明治国家の完成』(未來社、一九七八年)  
 海野福寿『伊藤博文と韓国併合』(青木書店、二〇〇四年)  
 大石一男『条約改正交渉史 一八八七～一八九四』(思文閣出版、二〇〇八年)  
 大石眞『日本憲法史 第2版』(有斐閣、二〇〇五年)  
 大磯町教育委員会『伊藤博文と大磯町(逝去五十年に当つて)』(大磯町教育委員会、一九五九年)  
 大谷正『近代日本の対外宣伝』(研文出版、一九九四年)  
 大津淳一郎『大日本憲政史』全一〇卷(宝文館、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  
 大野芳『伊藤博文暗殺事件』(新潮社、二〇〇三年)  
 大庭みな子『津田梅子』(朝日新聞社、一九九〇年)  
 大橋昭夫『後藤象二郎と近代日本』(三一書房、一九九三年)  
 小川原正道『西南戦争』(中公新書、二〇〇七年)  
 笠原英彦『天皇親政―佐々木高行日記にみる明治政府と宮廷』(中公新書、一九九五年)  
 笠原英彦『明治国家と官僚制』(芦書房、一九九一年)

- 柏原宏紀『工部省の研究―明治初年の技術官僚と殖産興業政策』(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九年)
- 桂太郎著、宇野俊一校注『桂太郎自伝』(平凡社東洋文庫、一九九三年)
- 上垣外憲一『暗殺・伊藤博文』(ちくま新書、二〇〇〇年)
- 木戸公伝記編纂所編『松菊木戸公伝』上・下巻(明治書院、一九二七年)
- 木村毅監修『大隈重信は語る―古今東西人物評論』(早稲田大学出版部、一九六九年)
- 楠山永雄『伊藤博文と金澤別邸』(金澤郷土史愛好会、二〇〇九年)
- 宮内庁編『明治天皇紀』全一三冊(吉川弘文館、一九六八―一九七七年)
- 栗原健編著『対滿蒙政策史の一面』(原書房、一九六六年)
- 黒瀬郁二『東洋拓殖会社―日本帝国主義とアジア太平洋』(日本経済評論社、二〇〇三年)
- 小林和幸『明治立憲政治と貴族院』(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二年)
- 小林道彦『日本の大陸政策 一八九五―一九一四―桂太郎と後藤新平』(南窓社、一九九六年)
- 小林道彦『桂太郎―予が生命は政治である』(ミネルヴォ書房、二〇〇六年)
- 小松緑『春畝公と含雪公』(学而書院、一九三四年)
- 財団法人文化財建造物保存技術協会編『山口県指定有形文化財 旧伊藤博文邸 保存修理工事報告書』(山口県熊毛郡大和町、二〇〇四年)
- 齋藤聖二『北清事変と日本軍』(芙蓉書房出版、二〇〇六年)
- 坂根義久『明治外交と青木周蔵』(刀水書房、一九八五年)
- 坂本一登『伊藤博文と明治国家形成』(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一年)
- 酒田正敏『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対外硬運動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八年)

- 佐々木克『幕末政治と薩摩藩』（吉川弘文館、二〇〇四年）
- 佐々木隆『藩閥政治と立憲政治』（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 佐々木隆『伊藤博文の情報戦略』（中公新書、一九九九年）
- 清水伸『明治憲法制定史』上・中・下（原書房、一九七一—一九七四年）
- 清水唯一朗『政党と官僚の近代——日本における立憲統治構造の相克』（藤原書店、二〇〇七年）
- ジョージ・アキタ『明治立憲政と伊藤博文』（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一年）
- 進藤玄敬『明治の元勳伊藤博文公と我大磯』（私家本、一九三八年）
- 曾田三郎『立憲国家中国への始動——明治憲政と近代中国』（思文閣出版、二〇〇九年）
- 高橋光『ふるさと大磯探訪』（郷土史研究会、一九九一年）
- 高橋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東京創元社、一九九五年）
- 高橋秀直『幕末維新の政治と天皇』（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七年）
- 瀧井一博『ドイツ国家学と明治国制——シュタイン国家学の軌跡』（ミネルヴァ書房、一九九九年）
- 瀧井一博『文明史のなかの明治憲法——この国のかたちと西洋体験』（講談社、二〇〇三年）
- 田中彰『岩倉使節団の歴史的研究』（岩波書店、二〇〇二年）
- 田谷広吉・山野辺義智編『室田義文翁譚』（常陽明治記念会東京支部、一九三八年）
- 徳富蘇峰『東西史論』（民友社、一九三三年）
- 内藤一成『貴族院と立憲政治』（思文閣出版、二〇〇五年）
- 中尾定市『伊藤博文公と梅子夫人』年（亀山八幡宮社務所、一九九六年）
- 仲小路廉『新旧一新』（紅陽社、一九一九年）

- 中西洋『日本近代化の基礎過程——長崎造船所とその労資関係 一八五五〜一九〇〇』(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三年)
- 中原邦平『井上伯伝』全三卷(マツノ書店、一九四四年)〔原本は著者刊行、一九〇七〕
- 奈良岡聡智『加藤高明と政党政治——二大政党制への道』(山川出版社、二〇〇六年)
- 野崎宏太『らくがき』(宝文館、一九三一年)
- 野依秀一『短刀直入録』(実業の世界社、一九一〇年)
- 萩原延壽『遠い崖——アーネスト・サトウ日記抄』一〜六卷(朝日新聞社、一九九八〜一九九九年)
- 坂野潤治『明治憲法体制の確立——富国強兵と民力休養』(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七一年)
- 樋田千穂(小吉)『草もみぢ』(生活百科刊行会、一九五四年)
- 藤井宗哲編『自伝音二郎・貞奴』(三一書房、一九八四年)
- 藤田嗣雄『明治軍制(一)』(藤田嗣雄、一九六七年)
- 藤原明久『日本条約改正史の研究——井上・大隈の改正交渉と欧米列国』(雄松堂出版、二〇〇四年)
- 保谷徹『戊辰戦争』(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七年)
- 堀口修編著『明治立憲君主制とシユタイン講義——天皇、政府、議會をめぐる論議』(慈学社出版、二〇〇七年)
- 前田愛『幻景の明治』(朝日選書、一九七八年)
- 升味準之輔『日本政党史論』全七卷(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六五〜一九八〇年)
- 松尾正人『木戸孝允』(吉川弘文館、二〇〇七年)
- 松田利彦『日本の朝鮮植民地支配と警察 一九〇五〜一九四五』(校倉書房、二〇〇九年)
- 松村正義『日露戦争と金子堅太郎——広報外交の研究』(新有堂、一九八〇年)
- 松村正義『ポーツマスへの道』(原書房、一九八七年)



御厨貴『明治国家をつくる―地方経営と首都計画』(藤原書店、二〇〇七年)(原本は、同『明治国家と地方経営』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〇年)

宮地ゆう『密航留学生「長州ファイブ」を追って』(萩ものがたり、二〇〇五年)

室山義正『近代日本の軍事と財政―海軍拡張をめぐる政策形成過程』(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四年)

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の研究』(有斐閣、一九七八年)

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変』(中公新書、一九七九年)

森山茂徳『日韓合併』(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二年)

森山茂徳『近代日韓関係史研究―朝鮮植民地化と国際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一九八七年)

山口玲子『女優貞奴』(新潮社、一九八二年)

山辺健太郎『日韓併合小史』(岩波新書、一九六六年)

山本四郎『初期政友会の研究―伊藤総裁時代』(清文堂出版、一九七五年)

山本四郎『評伝原敬』上・下(東京創元社、一九九七年)

レズリー・ダウナー『マダム貞奴―世界に舞った芸者』(集英社、二〇〇七年)

Andrew Malozemoff, *Russian Far Eastern Policy: 1881~1904*, Octagon Books, New York, 1977

Dominic Lieven, *Russia's Rulers Under the Old Regim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Ian Nish, *The Origins of the Russo-Japanese War*, Longman, 1985

Keith Neilson, *Britain and Last Tsar: British Policy and Russia, 1894-1917*, New York: Oxford, 1995

Raymond A. Esthus, *Theodore Roosevelt and Japa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7

## 論文

李盛煥「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ナショナリズム——愛国啓蒙運動と伊藤の挫折」

(伊藤之雄・李盛煥編著『伊藤博文と韓国統治』ミネルヴァ書房、二〇〇九年)

伊藤博文公記念事業実行委員会事務局荻市企画課「伊藤博文公没後一〇〇年記念 伊藤公建立の伊藤家先祖の墓碑の修復」

(二〇〇九年九月)

伊藤之雄「元老の形成と変遷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史林』六〇巻二号、一九九七年三月)

伊藤之雄「立憲政友会創立期の議会」(古屋哲夫他編『日本議会史録』第一巻、第一法規出版、一九九一年二月)

伊藤之雄「日清戦後の自由党の改革と星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論集・史学39』一一六号、一九九三年三月)

伊藤之雄「元老制度再考——伊藤博文・明治天皇・桂太郎」『史林』七七巻一号、一九九四年一月)

伊藤之雄「山県系官僚閣と天皇・元老・宮中——近代君主制の日英比較」『法学論叢』一四〇巻一・二号、一九九六年一

月)

伊藤之雄「韓国と伊藤博文」『日本文化研究』一七輯、二〇〇六年一月(韓国)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韓国併合——ハグ密使事件以降」『法学論叢』一六四巻一〜六号、二〇〇九年三月)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ハグ密使事件以前」(前掲、伊藤之雄、李盛煥編著『伊藤博文と韓国統治』)

伊藤之雄「伊藤博文の『は真筆の』の翻刻——水野直樹氏の所説の「反論」」『日本史研究』六一号、二〇一三年七月)

稲葉和也「伊藤博文公の大井別邸について」(萩市役所所蔵)

大石眞「井上の憲法私案について」『国学院法学』一九巻二号、一九八一年九月)

小川原宏幸「伊藤博文の韓国併合構想と第三次日韓協約体制の形成」『青丘学術論集』二五集、二〇〇五年三月)

小川原宏幸「伊藤博文の韓国統治と朝鮮社会——皇帝巡行をめぐる」『思想』一〇二九号、二〇一〇年一月)

